# 中華全史演義



吕安世原辑
蔡东藩增订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
# 中華全史演義




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

# 出版说明

《中华全史演义》又名《历朝史演义》，吕世安原辑，蔡东藩增订。作者用演义的笔法，记述了自上古迄清末这几千年的史事。

《中华全史演义》共四十八回。作者用简洁的文字，概括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。叙述虽然简略，但对历代的重大事件和人物都已提及，因此，可以说这部书是蔡东藩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》的提要。全书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思想。他对抗御外患的民族英雄和谋求社会改革的有识之士备加赞扬，对那些荒淫无耻、昏庸无能的封建贵族，给予无情的鞭笞。而对遭受封建压迫的人民群众，则寄予一定的同情。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作者的偏见，书中也有一些糟粕，如对农民起义的诋毁，宣扬因果报应、封建迷信等等。当然这些同全书的民主精华相比，仍然是次要的。我们希望读者加以分析和鉴别。

本书系根据一九二六年上海大东书局《历朝史演义》本整理排印。由蔡福源同志校点。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# 序

听古乐则惟恐卧，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。夫郑卫之音，乱世之音也，远非古乐比，而时好偏趋之，虽禁之不能止，良可慨已！不宁惟是，阅书亦然。今试对后生小子，告以刚日读经，柔日读史，彼非不知经史之有用也，顾读未终帙，即昏然思睡，往往有屡戒勿悛者。迨静而察之，则彼所日夕嗜阅流连忘倦之书，非淫词，即艳说。其览及列国、三国诸演义，虽非应读，犹为不诡，于正则甚矣，俗尚之，日漓而靡所底止也。主持教育者忧之，爰严申禁令，命取坏人心术之小说，铲而毁之，不使误人。而坊间书侩阳奉阴违，或改头换面，或变本加厉，五花八门之杂志丛报，多半为导淫鬻奸之邪说。世无祖龙，谁与收拾净尽，付诸一炬乎！窃谓强人遵禁者难为力，因势利导者易为功。就庸耳俗目倾向之稗史，逐加改良，因革损益，勿纳于邪，未始非通俗教育之一助也。

鄙人橐笔有年，犹苦未逮。偶于敝箧中检得二十四史通俗演义，为新昌吕氏原著。数年不暇观，复展阅一周，觉事依正史，语若新闻，约而能赅，俗不伤雅，得失为之了然，妇孺亦能通晓，深有合于通俗教育之宗旨者。

独惜吕氏此书，迄于有明。自明至今，中隔清代，相距又二百七十余年，其间沿革变迁更仆难数。古人有言，知今不知古，谓之盲瞽；知古不知今，谓之陆沈。有吕氏之二十四史演义以饷后生小子，盲瞽之病，庶几可免，其如尚患陆沈何也！

窃不自揣，取有清一代之事实，依次成编，赓续于后。复因原书之起迄数回，内容词意为二百年前之学说，与时宜或未尽协者，改而窜之，删而节之，非敢僭易古人，殆取穷久变通之义云尔。吕子有知，应亦不我责也。书成载数语于卷首，以作弁言。

己未仲春古越蔡成东帆氏识



# 例　言

吕氏原书，名二十四史通俗演义。本编续入清代，不能仍沿旧称，改名中华全史演义。

本编增入清史，分辑七回。视原书叙历朝事详略相较，不啻倍蓰。斯由清代事实较前为繁，且前代纂史已多，不妨从略，清代尚无正史，私家著述亦不数觏，为广益见闻计，不得不搜录近著，稍求赅备，故体例一仍其旧，而记录特别从详。

原书开卷数回，叙述上古史事，如盘古开辟天地、共工头触不周、娲皇炼石补天、夏禹遣神治水以及后羿射日、嫦娥奔月等类，虽属有所依据，究之事涉荒唐，徒滋迷信，本编多从删节；即载入旧谈，亦加辩驳。盖援史以传信之义，无取浮夸荒诞之词。

原书叙录明史，于万历后列入清初各主，务尚尊崇。至述及清史二回，仅申祝颂，有目无文。在当时尊王主义，不得不尔。今则故帝退位，政尚共和，于旧例抬头字样，固应变更；即有目无文之二回，亦概从删去。

原书于四十二回后，或谈神鬼，或录格言，或志物源，或纪天变人异之类。推吕子本意，无非为益人知识起见。但学术思想，文物风俗，随时变迁，昔以为是，今以为非，不若史乘之第陈往事，一成不易，故本编一律从删。但录古今历数年号，殿诸卷末，作为全书之结束。

坊间贩售之吕氏原书，辗转翻印，字迹多讹，且有从中裁节省帙牟利者。本编校订鱼豕，改讹存真。且原书卷帙，除声明删改外，不敢无故省节，希阅者鉴之。

# 历代统系表

表例说明：

正统相承者用——，传世有间者用……，割据称雄及中遭篡夺者用旁注。

盘古——天皇——地皇——人皇……有巢……燧人……伏羲——女娲……神农——黄帝——少昊——颛顼——帝喾——帝挚——唐——虞——夏 其间羿浞篡国共四十年 ——商——周——东周 春秋 战国——秦——汉 新莽篡国十四年——东汉——蜀汉 魏吴 ——晋——东晋 五胡十六国——南北朝（宋 后魏 齐 西魏、东魏 梁 北齐、后周、后梁 陈）——隋——唐——五季（后梁——后唐 辽 后晋 辽 后汉 辽 后周）五季之世割据者十二国 辽 ——宋 辽 夏 金 南宋——元——明——清 太平天国——中华民国

按：自盘古至黄帝，其时书契未兴，无史可征。据春秋元命苞云，天地开辟至鲁哀公获麟之岁，凡三百二十六万七千年，分为十纪：一曰九头纪；二曰五龙纪；三曰摄提纪；四曰合雒纪；五曰连通纪；六曰叙命纪；七曰循蜚纪；八曰因提纪；九曰禅通纪；十曰疏仡纪。九头纪自人皇氏起至叙命纪，凡八十三君。循蜚而下，始有世次可考。循蜚纪始于巨灵，终于次民，计二十二氏。因提纪始于辰放，始于庸成，计十三氏，有巢、燧人亦与焉。禅通纪凡十七世，伏羲、神农厕其列。疏仡纪则自黄帝以迄于周，其言之可信与否，吾不敢知。惟胡氏皇王大纪，则人皇以后，即继以有巢、燧人，今从之。伏羲氏后女娲嗣立，女娲氏后复有柏皇、大庭、栗陆、赫胥等十四氏，及考伏羲命官，则十四氏又多与焉。或者当时分封建国，各君一方亦未可知，是不得不存为疑案！神农氏传七氏，乃至黄帝，因七传世胤皆神农血统，故表例中直接黄帝，如商之承夏，周之承商然。黄帝以下，代有史乘，国统相传，信而有征，爰列表如前，幸阅者鉴之！

# 目　录

# 第一回

## 谈天地　稽人物　盘古首出

诗曰：

天地由来自造成，漫言斧凿奏升平。

愿将秃笔删陈史，留与时人仔细评。

天地人谓之三才，有天地，即有人。荒古之世，未尝无人类，不过起呿呿，卧吁吁，茹毛饮血，与鸟兽无别，听其自生自灭而已。后人称之曰浑沌时代。或以浑沌二字，训为蒙昧，其实不然。小子管见，以为浑沌二字，左旁从水，含有洪水意。谅以开辟之初，江海虽成，未加浚凿，有时大雨浸淫，山水暴发，则平原皆成泽国，居民易遭沉溺，以此死亡相继，孳生不蕃。相传伏羲之时，洪水乃退，世有居人。至于帝尧时所记洪水，乃泛滥之余波，非水之极盛也。

西国最古之史，存犹太国，名创世纪，抱残守缺之士，珍若连城。今耶稣教旧约，亦多本此书，内载天主创造天地人物等事。谓首造一男曰亚当，取亚当之肋，和土造成一女曰夏娃，为亚当之配。其说不经，未足取信。惟云亚当数传至诺蔼，诺蔼生三子，曰生、曰冈、曰亚弗得。其时大雨不息，洪水横流，人多淹毙。惟诺蔼一家，以预避高山得免。水退后，下山分居，复将所携动植各物，散布四方。于是生居亚细亚洲，冈居阿非利加洲，亚弗得居欧罗巴洲。斯言似非无因，中国所谓盘古氏，疑即指诺蔼言。所谓天皇、地皇、人皇，疑即诺蔼

三子。当时人寿甚长，要皆八九百岁。但文字未兴，不知载笔，只赖记忆流传，久而失据，故西史所载，亦在疑似之间。

中史谓大荒山中，受天地灵秀，蕴日月光华，遂孕有灵通之性，内育人胎，生下盘古，龙首人身，长百尺，遍体皆毛。偶寻得一斧一凿，皆先天金石之精，各一千斤。盘古右手持斧，左手执凿，斧之凿之，砉然一声，天地两分。轻清者上升而为天，重浊者下凝而为地。故后人称之曰开辟。小子以为天地未分，山河自载，所生盘古，何自立足。是与西史所载亚当、夏娃之造作，同一虚诬，不待辩而自明矣。

天体太空，浑穆无际。前人言天有九重，或言有三十三天者，全属臆造。天之上无所谓天，天之外亦无所谓天。不过附丽天空者，有行星、恒星两种。恒星常居一处，永不变易；行星随时行动，周而复始。世人常见之日，一恒星也。恒星不止一日，经天文家查得者，谓约一百五十兆有奇。有大有小，有远有近，皆自能发光。惟日为最大，亦最远。行星随时环行，有绕恒星者，有绕行星者。绕日者谓日之行星；绕行星者，谓行星之行星，数不胜数。各行星本体，皆不能生光，须借日光以为光。其绕日而行者，有八大行星。最近为水星，在第一层。次层为金星，第三层为地球，第四层为火星，第五层为木星，第六层为土星，第七层为天王星，第八层为海王星。近日者过热，远日者过冷，均无生物。惟地球在第三层间，冷热适均，万物由此生焉，人亦一动物耳，既生物，自生人。

地形椭圆，南北两极，平凹如橘，中心如轴，为两极枢纽，安然不动。外体自能旋转，如车轮然，轮转而轴不转也。每日地球绕轴一周，称为自转，适合二十四小时，成一昼夜。每岁地球绕日一周，称为公转，适当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，成为一年。当地球旋转时，常自右向左，故早见日轮出于

东方，晚见日轮下于西方。至地球再旋而左，右首不能见日，遂为昏夜。然此处正当昏夜，对面适在日中，如吾国处东半球，对面为西半球美国，吾国昼，则美国夜；美国昼，则吾国夜。游历外洋者，多能言之。若如从前日出日没之说，则大地以上，昼夜从同，何有中美之分乎！

其所以有寒暑之别者，地球绕日，有一定之轨道，其轨道成椭圆形。地球依轨道而行，距日近则日光直射球面，气候自热；距日远则日光斜射球面，气候或温或凉，寒暑自此分。春夏秋冬四季，亦自此异焉。

地面又分五带。言地理者，尝虚设经纬线，以作区画。直为经，横为纬。全球经线，画为三百六十度，劈分东西两半球，各得一百八十度。纬线亦如之，中为赤道。自赤道向北二十三度半，称夏至线；自赤道向南二十三度半，称冬至线。此两线间，为日光往返之处，终年恒热，称曰热带。自夏至线向北四十三度，自冬至线向南四十三度，日轮未尝正射其上，亦不至一日无光，故气候温和，称曰温带。在北者名北温带，在南者名南温带。若自北温带以北，及自南温带以南，各二十三度半，各半年不见日光，寒冷最甚，称曰寒带。在北者名北寒带，在南者名南寒带。吾国在东半球之北温带内，故人文荟萃，物产丰饶。

至于月，则为地球上之行星，绕地而行，即所谓附丽行星之行星者。月体小地球四十九倍，离地七十二万里，不能生光，借日光以为光。月与日地相掩映，人望之若有盈有亏。当月在日与地之间，人在地面，正见其背，故其光晦而为朔。迨月行至地球之左，人望见其半面，光向西，魄向东，名为上弦。月行至地球之后，明面对于地球，光即圆而成望。月行至地球之右，人又只见其半面，光向东，魄向西，名为下弦。俟

月又行至日与地之间，其光全晦，复为朔矣。吾国所用阴历，即以月光之晦明一次，谓之一月，历十有二月而成一年。凡月光晦明一次，约二十九日有奇，不足三十日，故阴历月建有大小之别，大月三十日，小月二十九日，适符其数。惟月光晦明十有二次，地球绕日犹未毕一次，积有羡余，三年余一月，五年余两月，故有归余于闰之制。阳历从日不从月，有闰日无闰月，盖因地球绕日一周，为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。阳历以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年，留其余数以为积，积至四年，适得一日，乃置一闰，遇闰之年，都三百六十六日。中国近时，亦仿行之。日月之蚀，恒在朔望。其遇望也，月与日隔地相对，有时日为地掩，是为月蚀。其遇朔也，月在日与地之间，有时日为月蔽，是为日蚀。日蚀有见有不见，因月体较小，不能全掩地球，故所见有不同。月蚀则四海同观，不过时刻有先后耳。古人以日蚀月蚀，视为灾变，不过借以示警，其实理所当然，无足怪也。

若夫风云雨露，雷电霜雪等类，皆经空气变幻而成。空气因热上升，他处冷空气流来补之，即成为风。风之大小，由于空气补让之徐疾，徐则风必小，疾则风必大。旋风飓风之起，无非因空气补让之过疾，冲荡搏击所致耳。云之由来，缘地面之水，为日光所蒸，化气上浮，遇冷凝聚，弥漫氤氲，即为云。冷愈甚，凝结愈密，密则重而下堕，即为雨。云厚雨大，云薄雨稀。夏日多奇云，亦多狂雨，盖热多汽重故也。春秋二季，水在日间饱受日光，入夜热退，冷空气触之，凝为水点，着于草木及瓦石之上，点点如珠，是谓之露，露遇冷，又凝成冰点，是谓之霜。雨下坠时，如与最冷之空气相遇，则凝成冰颗形，冰颗形与冰颗形相遇，则凝成白花，形状不一，大抵多成六角，是谓之雪，故雪必极寒而始下。若雷电之作，夏季最

多，春秋二季亦间有之。其故因雨云之中，含有电气，两电相遇，迸发生光，即为电；轰动成声，即为雷，雷电实一物耳。人物触电则立毙，俗呼为雷殛是也。他如虹为雨气映日而生，霞为日光隔射而成。云之低掩为雾，雪之初凝为霰。雹则多降于暑天，热气骤升，忽遇冷气，凝为水粒，降为雹点。此皆天文中应有之现象，昔人未明原委，睹天地间之形形色色，辄以为有神主之。好事者且创风师雨伯，杂雷神电母，素娥青女诸名目，以证实之。于是术数家、谶纬家、卜筮家迭出不穷。齐谐志怪，干宝搜神，皆就历代相传之杂说，附会成书耳。

地球之外面称地壳，为水与陆所构成。水多陆少，大约水得四分之三，陆得四分之一。水之最大者曰洋，小于洋而附近大陆者曰海。海之旁有湾、有港、有峡、有岔。海水为日月所吸，则生潮汐，昼曰潮，夜曰汐。其为洋海之支流者，曰江、曰河。江河之上流，曰溪、曰涧、曰滩。四面皆陆地，中独潴水者曰湖，或曰浸、曰泊、曰荡、曰泽、曰池、曰沼。雨水渗入地中，渐积渐多，流于地面者曰泉。陆之最高者曰山，次曰岭，又次曰丘陵。两山间之洼地曰溪谷。山中有热质蕴藏，破岩石之隙喷出地面，成为火焰者曰火山，地震常因之而起。平地曰平原，较高者曰高原，较低者曰低原。四面皆高，中独广平者曰平地。其有砂碛不能生草木者曰沙漠。其有小陆高出海面，形成孤立，四面环水者曰岛。三面环海，一面连陆地者曰半岛。狭小之陆地，为锐角形而伸出海中者曰土角。两陆相连之处，地形极狭，有似人腰者曰土腰，亦名地狭。江河之间，有小陆可居人者曰小洲。海洋之内，地面甚广，物产繁息，交通便利者曰大洲。全球分五大洲。在东半球者凡三：曰亚细亚洲，省文曰亚洲，五洲中之巨擘也，立国凡十，中国最大。亚洲之西曰欧罗巴洲，省文曰欧洲，立国二十余，英、德、俄、

法四国为最大。欧洲之南曰阿非利加洲，省文曰非洲，多外人殖民地，只四小国自立而已。在西半球者凡一：曰亚美利加洲，省文曰美洲，纵占西大陆之南北，地甚宽广，地理家或分称南美洲、北美洲，全洲立国二十余，以北美洲之美国为最大。在东西两半球之间者凡一：曰海洋洲，合大小各岛而成。为欧美各国所分领，最大之岛曰澳大利亚，英属也，往时尝呼为澳大利亚洲。附近南极，别有大地，在澳大利亚之南者，曰墨瓦兰；在美洲之南者曰戈赖罕，世人以南大陆称之，地荒而寒，尚有人迹未到处，无名可述云。五大洲之外，有五大洋：一曰太平洋，介于亚洲、美洲及海洋洲之间。二曰大西洋，居欧洲、非洲之西，美洲之东。三曰印度洋，在亚洲南，非洲东，直至澳大利亚大岛。四曰北冰洋，绕北极。五曰南冰洋，绕南极。五洋面积，太平洋最广，航行颇险，名曰太平，寓颂祷之意焉。

自人种肇生，散处四方，气候不齐，形色各变，于是有黄种、白种、红种、黑种、棕色种之别。所谓黄种者，肤黄色，面平鼻低，颧高目斜，发黑而直，多居亚洲，欧洲亦间有之，人数约六万万。所谓白种者，肤白眼碧，额阔鼻高，毛发鬈曲，多居欧洲，近则美洲、非洲及海洋洲等处，尝有移居者，人数与黄种相同。所谓红种者，铜色深目，发疏而黑，面广而平，多居美洲，人数约一千五百万。所谓黑种者，肤黑如墨，唇厚鼻缩，多居非洲，人数约二万万。所谓棕色种者，肤带棕色，鼻阔发粗，口大可容拳，多居海洋洲，人数约五千万。五种之中，白种势力，今为最强，黄种次之，其他三种，已日就衰亡，仅存残喘而已。

本编所述，为中国历史事，于五洲各国情形，不暇详述，但就中国而论，则中国之位置，亚洲东北也。中国之人类，黄色

种也。相传首出御世者曰盘古氏，又曰浑敦氏。盘古氏之履历无自考，或谓发迹于帕米尔高原。帕米尔三字，为波斯国语，犹屋顶之意。此高原在中国西偏，系世界第一高原，不啻一屋顶然。盘古氏居此高原，谅因趋避水灾之故，与犹太创世记所传，隐相符合。嗣其后者即为天皇、地皇、人皇，后世称为三皇是也。三皇之世，始有制度可稽，欲知大略，请观下回便知。

# 第　二　回

## 历三皇　经多氏　乃及羲娲

词曰：

细想三皇五帝，一般锦绣江山。风调雨顺万民安，不见许多公案。后世依他样子，齐家治国何难。流芳百世在人间，万古称扬赞叹。

却说天皇氏作，一姓十三人。继盘古氏立极，是曰天灵，被迹在西北柱州昆仑山下，澹泊无为，而俗自化，以木德王。乃作天干地支。天干者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。甲曰阏逢，乙曰旃蒙，丙曰柔兆，丁曰强圉，戊曰著雍，己曰屠维，庚曰上章，辛曰重光，壬曰玄黓，癸曰昭阳。地支者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。子曰困敦，丑曰赤奋若，寅曰摄提格，卯曰单阏，辰曰执徐，巳曰大荒落，午曰敦牂，未曰协洽，申曰涒滩，酉曰作噩，戌曰阉茂，亥曰大渊献。天干地支，轮流配合，周而复始，是谓六十甲子，以定岁时所在。自是五运始兴，大化始立，兄弟共一万八千岁。

继之者为地皇氏，以火德王。一姓十一人，兴于熊耳龙门之山。此二山在今河南省，居国中而御四方。爰定三辰，三辰者何？日月星也。先是天皇氏虽创立干支，然日之循环，月之盈虚，星之明灭，俱莫名其妙，无得而称。地皇氏乃特为定名，明于昼者为日，明于夜者为月，自朝至暮，日光东现西没，

名为一日。月光自一线起，至于大圆，复归一线之光，至无而止，凡二十九日，或三十日为一月。其三三两两，散见于天空者为星，星之空处为辰。并日月星辰，谓之三辰。三辰既定，以十二月为一岁，周而复始。于是日月之转旋，星辰之躔次，昼夜之所以然，逐渐发明，民智乃日开矣。兄弟共治天下，合一万八千岁。

人皇氏继之，一姓九人，出于刑马之山，提地之谷。相厥山川，分为九区。九人各居一方，自为之长，故又号曰居方氏。此时风气渐开，时序颇著，万物群生，淳风沕穆，遍处皆山林鸟兽，人民与木石居，与鹿豕游，各遂其生，不相忮害。惟男女渐蕃，肉欲乃炽，且其时未作衣服，彼此裸体，既知交媾之欢，自觉孳生之盛。有男女，斯有父子，有父子，斯有君臣，政教所自起，礼义所自出焉。兄弟九人，合一万五千六百年。或曰四万五千六百年。非也。

人皇氏后，有五龙氏，兄弟五人。一曰皇伯，二曰皇仲，三曰皇叔，四曰皇季，五曰皇少。五姓同治，宰五方，司五行，无为自化。今陕西肤施县有五龙山，盖其出治之所也。

继五龙氏而治者，曰巨灵氏。巨灵氏出于汾脽，汾脽二水名，在今河南省。巨灵氏握大象，持大权，召集壮士，使之开山通道，以五人为一排，号曰五丁，躬为指挥，所历皆险峻之地，有隙可通，必施开凿。蜀地最多大山，巨灵氏尝凿治之，故其居虽无恒处，而迹躔于蜀。迄今称开山之祖，自巨灵始，有由来也。

厥后者句疆氏、谯明氏、涿光氏、钩陈氏、黄神氏、巨神氏、犁灵氏、大騩氏、鬼騩氏、弇兹氏、泰逢氏、冉相氏、益盈氏、大敦氏、灵阳氏、巫常氏、泰壹氏。泰壹氏开图挺纪，调大鸿之气，正神明之位，茫无形，尝无味，操法久视而长存

者。后如黄帝、老子，尝以泰壹氏为法，有泰壹书传于世。泰壹后为空桑氏，今河南陈留县南有空桑城，闻即空桑氏所都。空桑后有神民氏，盖使民神异业，而精气通行者。至猗帝氏、次民氏、辰放氏，相继并作。辰放氏教民搴木茹皮以御风霜，绹发敛首以去灵雨，人民从之，号曰衣皮之民，传四世。蜀山氏出，踵巨灵遗迹，广辟蚕从，并导治江河，垂为民利。又有豗傀氏传六世，浑沌氏传七世。浑沌氏生而不杀，予而不夺，盖执中涵和，无内而无外者。东户氏承之，拱默而治。当是时，禽兽成群，竹木遂长，道不拾遗，传十七世。此后为皇覃氏，亦名离光氏，教民以信，死生同兆而不相凌，传七世。启统氏传三世，吉夷氏传四世，几蘧氏传世无考，豨韦氏传四世，有巢、燧人氏继兴，易穴居为巢居，改生食为熟食。宫室饮食，由是兴焉。有巢之先，人民穴处，与物相友，尚有与禽兽同宿同食者。及后人民渐有机智，凌虐禽兽，禽兽始与人敌。手足之力，不敌爪牙之利，人民争感不便。有巢氏构木为巢，教民居之，以避物害。然犹未知熟食也，渴饮禽兽之血，饥则带毛而食禽兽之肉，故相传为茹毛饮血时代。燧人氏仰观列宿，俯察五行，知空中有火，丽木则明。一日游于南垂，有木焉，鸟啄其枝，见磷磷火出，乃创为钻木取火之法，教民烹饪，置于石上，炙而食之，以免腥臊，民大利之。时未有文字，燧人氏作结绳之政，大事大结，小事小结，借以记事。又立传教之台，设日中之市，兴交易之道，人情以遂，故又称遂皇。有四佐焉，曰明由、曰必育、曰成博、曰陨邱，辅燧人氏治天下，传八世。

继治有庸成氏，再继伏羲氏出焉。总计伏羲以前诸君长，无一定疆土，无一定法制，但以智役愚，以强驭弱，人民尊而奉之，如鸟之戴凤，兽之戴麟然。至于伏羲御宇，乃有总会人

民之所，称为国都。伏羲所都之地，曰宛邱，即今河南淮阳县地。其母尝居华胥之渚，履巨人迹，意有所动，虹复绕之，乃有娠，怀妊十六月，生伏羲于成纪。华胥今陕西蓝田县地，成纪今甘肃天水县地。伏羲有圣德，以木德继天而王，象日月之明，因称太昊。首正姓氏，自姓为风。次定官制，以共工为上相，柏皇为下相，朱襄、昊英居左右，栗陆居北，赫胥居南，昆吾居西，葛天居东，阴康居下，分理宇内。教民作网罟，习为渔猎，以赡民用。养马牛羊鸡犬豕六畜，以充庖厨，且以为牺牲，享祀神祇。复以民间男女无别，知有母不知有父，淫黩太甚，为之定男婚女嫁之制。凡欲婚嫁，必先正姓氏，遣媒妁，说合议定，然后以俪皮为礼。俪皮者，双兽皮也，古者衣服用皮，故用之以合配偶。民始知有父子，男女有别而不相渎焉。会文明渐启，瑞应亦兴，孟津河中，忽现一瑞兽，其为物也，马身而龙鳞，高八尺五寸，形类骆驼，左右有翼，波中踏水，如履平地，背负图点，其文后一六，左三八，右四九，中五十，人民有见之者，竞目为怪物。独伏羲至河，默视而悟曰："此文明之兆也。"遂依其背上图文，用烀炭画于石上。再取竹木之板，画于板上。由是则而象之，推而广之，画成乾坤震艮离坎巽兑之八卦。乾三连，象天；坤六断，象地；震仰盂，象雷；艮覆碗，象山；离中虚，象火；坎中满，象水；巽上缺，象风；兑下断，象泽。八卦既成，每卦三爻，互相配合，重为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。教民决嫌疑，定犹豫，使民不迷于吉凶悔吝之途，开物成务之学，天地闷藏之机，至此而遂泄矣。于是因龙马负图之瑞，以龙纪官，各官皆以龙名。命朱襄为飞龙氏，造书契，刻木为文，以代结绳之政。昊英为潜龙氏，作甲历，起于甲寅，支干相配，六甲而天道周，纪岁月，志昼夜，标明东西南北中五方。大庭为居龙氏，治室庐，编槿

为宅，缉荻为扉。浑沌为降龙氏，除民害，驱逐毒虫，扫荡猛兽。阴康为土龙氏，治田里，经画疆界，整理土宇。栗陆为水龙氏，繁殖草木，疏导泉流。又增置五官，观象四时，春官为青龙氏，夏官为赤龙氏，秋官为白龙氏，冬官为黑龙氏，中官为黄龙氏。创制利民，分职立极，宇内大治。伏羲氏功成作乐，斲桐为琴，以绳丝为弦，弦二十有七，命之曰离徽，又组桑为瑟，弦三十有六，通神明之贶，合天人之和，修身理性，返其天真，乐音自是兴焉。伏羲在位一百十五年崩，寿一百九十有四，葬于陈。

女弟女娲氏立。女娲与伏羲为同母所生，生而神灵，相传为人首蛇身。蛇身云者，谓其形状修削，姿态袅娜也。尝劝兄伏羲，正婚姻媒妁嫁娶之理，以重万民之判，伏羲从之。令其订定制度，是谓神媒。伏羲殁，群臣推之为主，号为娲皇，以云为姓，建都于中皇之山。时有镇守冀方诸侯共工氏名康回者，发似朱砂，面如黑漆，身长多力，遍体皆毛。闻伏羲氏崩，负嵎自固，窃称尊号，僭设百官，自谓水德，以水纪官，任智自神，散乱天常。娲皇命祝融氏征之，共工氏壅塞川河，隳高堙卑，引水灌敌，以阻祝融氏之兵。祝融氏聚芦焚灰，塞住水源，亟进兵与共工氏战。共工战败，向北窜去，至不周山，以首触石，石为之裂，共工氏亦毙。或谓共工氏头触不周山，山崩，天柱折，地维缺，娲皇炼五色石补天，天体乃固。是实不经之说，共工氏之力虽大，何至举首触山，山被崩坼；娲皇虽明，不过一妇人耳，岂能飞上太空，炼石补天。且天为空气所凝聚，恢恢浩浩，覆帱无垠，试问何从补起。是皆后世谀颂太过，谬为神奇，不值一辩。只自盘古以后，以妇女治世，能拨乱反正者，第一要推娲皇，信千古以来奇妇人也。娲皇命群臣随作笙簧，又作二十五弦之瑟，郊天侑神，乐乃和洽。在位一

百三十年而殂，一时乏主，五方诸侯，各独立自治者数十百年。神农氏起，列侯乃群尊为帝，是为炎帝神农氏，制作之隆，不亚伏羲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 三 回

## 五帝起 亶聪明 大兴制度

诗曰：

天启文明出圣人，黄农御宇万方春。
高阳以后高辛继，同是神灵福庶民。

却说炎帝神农氏，名石年，为少典国君之子。其母有峤氏女，曰安登，生二子焉。石年居长，生于烈山，育于姜水，故以姜为姓，亦号烈山氏，以火德王天下，故称炎帝。始都于陈，迁都曲阜，曲阜即今山东省曲阜县是也。古者民茹草之实，食鸟兽之肉，未知稼穑。神农氏思禽兽有限，人民众多，一旦禽兽食尽，民将无以为生。若草木一年可生一次，源源无穷。而草木之可以养人者，莫如五谷。乃因天时，相地宜，斲木为耜，揉木为耒，作陶冶，制锛镈，教民树艺五谷而农事兴矣；教民治麻为布而衣服起矣。时民有疾病，未知药石，故多死亡。神农始尝百草，察其温平寒热之性，辨其君臣佐使之宜。尝一日遇七十毒，神而化之，遂作方书，以疗民病。始列廛于国，为日中之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而不相争。作蜡祭，以赭鞭鞭草木，作扶黎之乐，制丰年之咏。有火瑞，以火纪官，如春官为大火，夏官为鹑火，秋官为西火，冬官为北火，中官为中火之类。诸侯夙沙氏叛，煮海为盐，自恃其富，不受帝命，其臣箕父谏而被杀。神农氏修德益勤，夙沙之民，自攻杀其君，来归其地。于是南至交

趾，北至幽都，东至旸谷，西至三危，莫不从其化。在位一百四十年，南巡至长沙之茶乡，无疾而逝。长沙今属湖南省，茶乡即茶陵县是也。寿一百六十八岁。

神农氏纳莽水氏女，曰听诙，生帝临魁，在位八十年。临魁生帝承，在位六十年。承生帝明，在位四十九年。明生帝宜，在位四十五年。宜生帝来，在位四十八年。来生帝里，在位四十三年。帝里生节茎，节茎生克及戏，皆不在位。克生子榆罔立，居空桑，为政苛急，好勇斗狠，群臣怨望，诸侯携贰。九黎大酋蚩尤氏，乘炎帝世衰，作刀戟大弩，并吞各部，帝榆罔不能制。命居少颢以临四方，蚩尤跋扈益甚，横行无忌。出洋水，登九淖，攻帝榆罔于空桑。榆罔被逼，遁居涿鹿，蚩尤又进攻之。有熊国君轩辕氏，征集列侯，会师于涿鹿之野，合围蚩尤。适连日大雾，军士昏迷，不能取胜，且疑雾为蚩尤所作，益惶惧。轩辕氏独构巧思，造指南车以示四方，乃战败蚩尤。追至中冀，擒而戮之，因名其地曰绝辔之野。帝榆罔淫暴如故，且侵凌诸侯，群侯不能忍，推轩辕氏为天子，伐榆罔，战于阪泉，胜之。榆罔逊位，安置于潞。计榆罔在位五十五年，而神农氏之血胤以亡。

初神农氏之母安登，生二子，长为炎帝神农氏，其弟则世嗣少典氏为诸侯。至帝榆罔时，少典国君之妃曰附宝者，祈于野，见大电绕北斗枢星，感而怀妊，阅二十四月，乃生轩辕氏。因产于轩辕之丘，名曰轩辕。轩辕丘，在今河南省新郑县境。轩辕氏姓公孙，长于姬水，又以姬为姓。生而神灵，弱即能言，幼而徇齐，长而敦敏，聪明绝世。国于有熊，故号有熊氏。以土德王天下，土属黄色，爰号黄帝。自即帝位后，都涿鹿，即今直隶省涿鹿县治是也。黄帝始制阵法，设旌旄，内用刀锯，外用甲兵，有不顺者征之。披山通道，虽定都涿鹿，未


黄帝
嫘祖


少皞
帝嚳
顓頊

尝宁居，随处巡狩，征抚并施。东至海，西至崆峒，南至江，靡不悦服。独北方有异族日獯鬻，不奉王化，黄帝驱之出塞。遂大会诸侯于釜山，合符示信。釜山在今直隶安肃县，与涿鹿相近。返而整顿内治，因受命时有云瑞，以云纪官。春官青云，夏官缙云，秋官白云，冬官黑云，中官黄云。黄帝尝梦大风四吹，尘垢皆去。又梦人执千钧之弩，驱羊万群，寤而叹曰："风为号令执政者也，垢去土而后在也，天下或有姓风名后者乎？千钧之弩，异力者也，驱羊万群，能牧民为善者也，天下或有姓力名牧者乎？"遂依二占求之，果得风后于海隅，进以为相。得力牧于大泽，进以为将。又得太山、苍龙、祝融、太鸿、后土诸贤，分授各职，治化大兴。又梦两龙授图，斋戒而往，临河求之，有大鱼溯流而上，负图文以进。黄帝窥破机缄，得其五要。乃设灵台，立五官以叙五事。命羲和占日，常仪占月，鬼臾区占星，车区占风。命大挠探五行之情，占斗纲所建。始作甲子，干支相配，而定之以纳音。命容成作浑天仪，名曰盖天，以象周天之形，定气运，造神历，积余分以置闰，于是时顺而辰从焉。命史官仓颉作文字，踵羲皇刻木成文之迹，推而演之。适有灵龟负书，出于洛水之汭，丹甲青文，仓颉受之，益穷天地之变，仰观俯察，以指画掌，纠绕蟠屈，制成象形文字。所谓象形者，如山作 凶，水作 巛，日作 ⊙，月作 Ɒ，象山水日月之状，模仿成字。其字音，即就当时之语言而生焉。厥后以事物甚繁，不能尽以象形括之，于是有指其事以成字者，曰指事。如人在一上为上，人在一下为下是也。有会合人意以成字者，曰会意。如止戈为武，人言为信是也。有形声合一以成字者，曰谐声。如江从工声，河从可声是也。最后又以文字之不足，因义近而有转注，如考老之类，一意两注。由字阙而有假借，如令长之类，一字两用。是为六

书。六书之备，非全由仓颉所成，然仓颉实基础之。相传仓颉制字，天为雨粟，鬼为夜哭，说未足据，要之一巨制也。命隶首作算数，伶伦造律吕，荣猿铸十二钟，协月筒以和五音，大容作咸池之乐，鼓吹盛德，以谐六律。又作冕旒，为玄衣黄裳，染五采为文章，以表贵贱，衮冕衣裳之制兴，朝仪自此尊焉。命宁封为陶正，赤将为木正，作杵臼而谷粟始凿，作釜灶而民始粥，作甑而民始饭，以烹以炰，以为醴酪。泽有桥梁，行有屦舄，死有棺椁。命挥作弓，夷牟作矢，岐伯作鼓吹铙角灵鞞神钲，以扬武德。共鼓化狐刳木为舟，剡木为楫，以济大川。作合宫以祀上帝，接万灵，为宫室所自始。作大辂以备法驾，巡四方，为车驾所自始。制金刀，立五币，范金为货，权衡轻重，以制国用，为货币所自始。又以人生负阴抱阳，食味被色，寒暑荡于外，喜怒攻于内，夭昏凶札，君民代有。乃上穷下际，静究天人性命之微，咨于岐伯作内经。复命俞跗，雷公究息脉，巫彭、桐君处方饵，人乃得以尽年。四海以内，咸戴圣德。乃为之画野分洲，得百里之国万区。命匠营建国邑，置左右大监，监于万国。更经土设井，立步制亩。使八家为井，井一为邻，邻三为朋，朋三为里，里五为邑，邑十为都，都十为师，师十二为州。此疆彼界，不相侵夺。由是民不习伪，市不预价，城郭不闭，风雨时若。人无夭札，物无疵疠。凤凰巢于阿阁，麒麟游于苑囿。有瑞草生于庭，见佞即指，名曰屈轶，佞人不敢进，世称极治。中华文化早于各洲，赖黄帝一人而已。帝有四妃。元妃西陵氏，名嫘祖，始教民育蚕，治丝帛以供衣服，天下无皴瘃之患，后世祀为先蚕，即嫘祖也。黄帝在位百年，至首山采铜，铸三鼎于荆山之阳，鼎成帝崩。后世传帝得仙术，驾龙升天，群臣后宫，从者七十余人。小臣不得上，悉持龙髯。时挂弓于髯，髯拔弓堕，仰扳莫及，乃抱弓而

号，时名其地曰鼎湖，弓曰乌号。是亦与神话相类，荒诞可知。

群臣葬帝于桥山，立其子玄嚣为天子。玄嚣，名挚，以己为姓，嫘祖所生也。嫘祖感大星生虹，下临华渚而生挚。挚曾邑于穷桑，故号穷桑氏。国于青阳，又号青阳氏。以金德王天下，遂称金天氏。移都曲阜，能修太昊之政，因名少昊。少昊金天氏立，凤鸟适至，即以鸟纪官。有凤鸟氏、玄鸟氏、伯赵氏、青鸟氏、丹鸟氏及祝鸠氏、雎鸠氏、鸤鸠氏、爽鸠氏、鹘鸠氏诸官名。其下又有五雉九扈，职掌二农，治功颇盛。少昊乃书鸾凤，立建鼓，制浮磬，以通山川之风。作大渊之乐，和神人，谐上下。及晚年，九黎又作乱。天下之人，相惧以神，相骇以怪。家为巫史，民渎于祀。少昊不能讨，德浸衰矣。初黎酋蚩尤，为黄帝所戮，其遗族窜居南方，隐伏不敢出。及少昊氏衰，复收公余众，争长中原，大为世患。少昊以忧疾崩，在位八十四年，寿一百岁。其兄昌意之子高阳氏立，是谓颛顼。

颛顼之生也，实在若水，母为蜀山氏女，曰昌仆，亦号女枢，感瑶光贯月之祥，乃生之。年十一岁，能佐少昊理政事。二十即帝位，以水德继少昊为天子。初国高阳，故号高阳氏。少昊有四子：曰重、曰该，曰修、曰熙。颛顼帝使重为木正，号句芒。该为金正，号蓐收。修、熙相代为水正，号玄冥。又以炎帝后裔勾龙为土正，号后土。帝孙黎为火正，号祝融。分司五行，以治五方。乃兴师征九黎，诛其酋长，流其子孙居西裔。分为三部，号曰三苗，言九黎之苗裔也。

按九黎初居九州，人色黑，因曰黎。与伏羲、神农、轩辕各氏，族系不同，疑羲、农之先，已有此种人民，散居中国。及轩辕氏战胜蚩尤，九黎渐衰。颛顼帝复逐其苗裔，于是后世别名之曰苗族，而特称羲轩遗胄为华族，亦曰汉族。由古迄

今，蕃衍中华，占全国最大之势力者，即此汉族是也。此外尚有满蒙回藏诸族，多托始于黄帝。实则黄帝之世，已有獯鬻，被逐北徙，满蒙二族，殆为獯鬻支系，厥后渐盛。回族与蒙族，同源异流。藏族即古时西羌，意者与回蒙亦夙有关系欤。或谓满蒙回藏诸族，俱属后起。满洲源出肃慎，肃慎系自颛顼，是满族实为颛顼之子孙。蒙古之先，与匈奴同种。史称匈奴之祖名淳维，为夏后氏苗裔，是蒙族之肇生，更在满汉之后。回藏系出氐羌，晋书载羌戎姚弋仲，为舜少子裔，氐酋西凉王吕光，系出单父，为齐太公裔，是回族似在蒙族之先。独藏族由来最晚，小子且无暇详考。

单说颛顼帝既讨逐九黎，增拓版图，北至幽陵，南至交趾，西至流沙，东至蟠木，无不服属。帝乃更定历数，以建寅之月为岁首。适于正月朔立春，五星会于营室，冰冻始泮，蛰虫始发，鸡始三号，鸟兽万物皆得其序，故世称颛顼帝为历宗。又作五基六英之乐，名曰承云。在位七十八年崩，寿九十一岁。

少昊之孙帝喾高辛氏立，姬姓，名夋。父曰峤极，祖即少昊金天氏。生而祥灵，年十五，佐颛顼帝，受封于辛。年三十，以木德代高阳氏为天子。因其肇基于辛，故号高辛氏，都于亳，今河南偃师县是也。帝普施利物，不私其身。聪以知远，明以察几，仁而威，惠而信，修其身而天下服。帝四妃。元妃有邰氏女，曰姜嫄与帝禋祀上帝，感巨人迹而生稷，即为周之始祖。次妃陈锋氏女，曰庆都，有赤龙之祥，孕十四月，生尧于丹陵，即帝尧陶唐氏。三妃有娀氏女，曰简狄，祈于高谋，吞燕卵而生契，即为商之始祖。四妃娶訾氏女，曰常仪，生子挚。帝喾在位七十年崩，寿一百五岁。子挚嗣立。挚荒淫无度，不修善政，居九年，诸侯废之，尊其弟尧为天子。尧亦五帝中之一也。欲知帝尧治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四回

## 尧禅舜 舜禅禹 天下为公

诗曰：

人生富贵等浮沤，轩冕尘攖反惹忧。
我溯唐虞禅让事，果然圣量不凡俦。

却说帝尧陶唐氏，生于丹陵，育于母家伊侯之国，后徙祁，以祁为姓，故曰伊祁氏。尧年十二，佐挚封植，封于陶。年十五，改封唐，故又号陶唐氏。年十八，代兄挚为天子，以火德王，都平阳，即今山西平阳县是也。帝尧仁如天，智如神，就之如日，望之如云。茅茨不剪，朴桷不斲，大路不画，越席不缘，太羹不和，粢食不凿，饭于土簋，饮于土铏，金银珠玉不饰，锦绣文绮不展，奇怪异物不视，布衣掩形，鹿裘御寒，衣履不敝尽，不更为也。命羲氏、和氏治历象，置闰法，定四时成岁，以授民时。会庭生瑞草，名曰蓂荚，每月十五日以前，日生一叶，十五日以后，日落一叶，月小尽，则一叶厌而不落，观之可知旬朔焉。又尝置谏鼓，立谤木，大开言路，修明庶政。越裳氏亦重译来朝，献有大龟，背列科斗文，相传为记开辟以来事，未知确否。帝巡狩方岳，观于华。华封人祝以多富多寿多男子。帝曰："多男多惧，多富多事，多寿多辱。"封人曰："天生烝民，必授之以职，多男而授之职，何惧之有？有富使人分之，何事之有？天下有道，与物皆昌，天下无道，修德就间，千岁厌世，去而上仙，乘彼白云，归于帝


唐堯
虞舜
娥皇
女英

乡，何辱之有？”帝又游于康衢，有童歌曰：“立我烝民，莫匪尔极，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”有老人击壤而歌曰：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何有于我哉！”帝益修仁政，每巡狩，必恤鳏寡，赈荒札。一民饥，曰我饥之；一民寒，曰我寒之；一民罹辜，曰我陷之。以此天下无怨民。帝在位四十载，虞舜生。至六十载，舜以孝闻。

舜为黄帝八世孙，其先世国于虞，系出虞幕。父名瞽瞍，母名握登。握登见大虹，意有所感，遂生舜于姚墟，以姚为姓。舜母早丧，瞽瞍更娶妻壬女。生象，象傲。瞍惑后妻，爱少子，尝欲杀舜。使完廪，舜循梯而上，瞍去梯焚之，舜以雨笠自捍而下，得不死。又使穿井，俟舜既下，掩之以石，适井旁有穴，舜自穴出，又获免。瞍无如何，舜益尽子道。年二十，以孝闻。尝耕于历山，人皆让畔；渔于雷泽，人皆让居；陶于河滨，器不苦窳。作什器于寿邱，负贩于负夏，所居一年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。帝尧因舜德，更因四岳之荐，访求之，得舜于服泽之阳。问曰：“我欲致天下，奈何？”对曰：“执一无失，行微无怠，忠信无倦，而天下自来。”曰奚事，曰事天。曰奚任，曰任地。曰奚务，曰务人。曰：“人情奈何？”对曰：“妻子具而孝衰于亲，嗜欲得而信衰于友，人之情也。能从道则吉，反道则凶。”帝尧深然之。帝娶散宜氏女曰女皇，生九男二女。长子名朱，封于丹，有智辩，好漫游，不肖帝德。余子亦庸碌，未足授天下。帝乃注意于舜，使九男与处，以观舜行。又因舜年三十，尚未有室，即以二女妻之。二女娥皇、女英也。二女受舜德化，皆执妇道。帝尧知其内外咸修，更历试以诸般艰难之事，皆能胜任，乃授以相位。时高阳氏有才子八人，曰苍舒、陨敳、梼戭、大临、庞降、庭坚、仲容、叔达，世称八恺。高辛氏有才子八人，曰伯奋、仲

堪、叔献、季仲、伯虎、仲熊、叔豹、季狸，世称八元。尧未及举，舜于是举之。帝鸿氏有不才子曰浑沌，少昊氏有不才子曰穷奇，颛顼氏有不才子曰梼杌，缙云氏有不才子曰饕餮，尧未及去，舜皆投之四裔。

是时洪水复兴，颛顼之孙鲧，受帝尧命为崇伯，专治水患。鲧大兴徒众，作九仞之城以御水，聚民居之。水至，民尽漂没。鲧又力事堙塞，九载无成。舜摄政，谴鲧罪，殛诸羽山。又以司徒驩兜，巧言令色，放诸崇山。共工亦不称职，流诸幽州。特命鲧子禹为司空，付以治水之任，益、稷二人辅之。益亦颛顼后裔，稷即帝喾子也。禹伤父鲧，功不成而受诛，乃劳身焦思，以洪水之患，莫大于河，济次之，淮与江又次之。乃先治河，自壶口始。壶口山名，在今山西省吉县西南，与平阳相近。其时中国已分为九州，曰冀、曰兖、曰青、曰徐、曰杨、曰豫、曰荆、曰雍，曰梁。平阳时属冀州，国都所在，敷治为先。禹陆行乘车，水行乘舟，泥行乘橇，山行乘辇。相地势之高下，定疏凿宣泄之法。时洪水泛滥，已十余年，居民多无定所，上者为巢，下为营窟，借避水灾。平原大泽中，恶禽猛兽，愈聚愈众。禹使益为掌火之官，率役前行，多备干柴火把，凡遇林深草密之处，尽行焚毁。当下烟焰蔽天，轰声震地，禽兽股栗，四散奔匿。舜又使羿司射，引弓弩手若干名，随处堵截，遇有恶禽猛兽走避之，悉数射死，以绝祸根。有猰貐焉，状类虎，大如牛，猛不可当，食人无算。此时走出，被羿先射伤双目，众兵用矢继之，猰貐遂死。又有封豨，大如豕，身有毛如箭，能射人，伏居桑林，辄射毙人畜，以供咀嚼。羿亦乘其趋避，发矢殪之。陆地既靖，遂从事导河。河有水怪名巫支祁者，状如青猿，身长五丈余，鼓水则水涌，触岸则岸崩。又有水神名天吴者，虎身人面，八首八足八

尾，青黄色，以八口喷水，八足鼓水，八尾扇水，水势因之奔涌，势更滔天。禹自冀州壶口山起手，治至吕梁山，遇巫支祁、天吴为患，骇浪奔腾。乃命益、羿二人，督率治水兵役，以火弓火箭射之。巫支祁、天吴等，负痛而遁，水患渐平。遂将吕梁山及岐山一并凿通，河水顺流而下。至龙门山，又为所阻，复凿破之，如大门然。水至此一泻无余，即今鱼鳖不能上，故称龙门，今在山西河津县。龙门既下，复有底柱山挡住河流，禹更督兵役，凿成三门，畅通水道。又治汾水、漆水、淇水，清浊二漳水，俱导之入河，而冀州之水治矣。冀州既治，禹以兖州居河下流，继治之。巫支祁、天吴方自冀遁兖，见禹至，又窜去。巫支祁窜入扬州，天吴窜入豫州。禹乃疏河为九，使分其势，以入于海。九河者，徒骇、大史、马颊、覆釜、胡苏、简、洁、钩盘、鬲津是也。又治济水、漯水、沮水，俱使之安流，而兖州之水患亦息。兖州治毕，乃至青州。青州有怪物能鼓风，风愈大，水亦愈涌。禹命羿蹑怪物后，缴矢射之，应弦而倒，风恬浪静。禹有船，破不堪载，弃之石室中，今山东济南大湖山上石室内，有败漆船一艘，相传为禹时所弃者。又治潍水、淄水，导之入海。青州之大患已除，遂至徐州，治淮水、沂水诸流。事毕，竟至扬州。扬州为江水下游，亦水患之大者。北条莫如河，南条莫如江。江之下流有洞庭山，即在今太湖中。洞庭山中有修蛇，身长千尺，不论人畜，遇之无不被吞。禹令益纵火焚山，至洞庭，修蛇果出，逢人欲噬，羿射伤其目，蛇负痛乱滚，乃射杀之。由洞庭溯江而上，至彭蠡湖。彭蠡湖，即鄱阳湖也。巫支祁适避匿此湖，益与羿等又攻之，巫支祁又遁，追至涡水中，获之。刀锯斧钺，俱不能入。禹乃为大铁索，锁其怪于龟山下。今安徽盱眙县东北三十里龟山西南，上有绝壁，下有重渊，即其处。唐永泰中

李汤，以牛五十，引索出之。索末锁一青猿，高五丈许，水浪大作，复拽牛入水。明太祖时，复以千人拽观之，水随涌起，大吼而入，此是后话。禹既平定彭蠡湖，复凿硖石山以通淮水，顺道而南，逐去水怪相柳氏。相柳氏有九首，人面蛇身。其色青，能作大浪。或谓相柳氏系共工氏之臣，因共工被流，愤投诸河，变为水怪，斯亦一讹传也。淮水旁流有羽渊，中有黄熊。或云系鲧所化，亦未知真伪。禹以其未兴水患，听之而已。既而又凿宛委山，得赤圭如日，碧圭如月，又藏书于石匮山，二山在今浙江绍兴县。寻注水于越东，湍急势猛，积沙成岩，是为海门，今在新昌县南岩山，山下岩洞中有佛寺。又凿丫溪，引水入海。丫溪，今在嵊县。禹置余粮于丫溪山上，今化为禹余粮，可供药饵，且以名山。返济大江往荆州，遇水怪罔象，驱之出海。山遇巴蛇，身长三千尺，腰大数十围，能吞人马驼象。禹又使羿射杀之。蛇死，积骨成丘，今湖广巴邱山是也。禹乃平定九江之水。九江即沅、渐、辰、无、叙、酉、湘、资、澧诸流汇合而成。又导沱、潜诸水，使之安澜，荆州水患遂平。禹于岣嵝山下，勒碑以记其事，凡七十二字，字皆科斗文，非后人所能尽识，今在湖南衡山县。由荆至豫，见天吴尚在作崇，波浪大作，乃率兵役擒治。以待巫支祁之法待之，并铸铁牛一头，首在河南，尾在河北，以镇河患。凿阙塞山，导伊水入河，又导洛水。有神龟负文出于洛，其文自一至九，戴九履一，左三右七，二四为肩，六八为足。禹叙之为洪范九畴，凡天下之义理，尽具于是矣。禹又导瀍水、涧水、荥水俱入于河。遂从豫至梁州，导汉水、沱水、潜水之上源，使入于江。再往北疏通渭水，沿河而西，又遇相柳氏腾踔，追蹑入雍州，至昆仑山北，河源所在之区，始擒斩之。其血腥臭，不可艺五谷，乃以其地为众帝之台。再导江源至岷山，见长

人，授禹以黑玉圭，禹拜受之。乃疏凿江流，抵白帝城，见其悬崖削壁，水门逼窄，令兵役凿之，日久无功，熘之又不开。兵役曰："此不可为也。"禹曰："岷山周围千里，惟此一道，若不安流，其害更有甚于大河者。"乃斋戒祷天，翌日兴工，崖崩如雷，上起西陵峡，中巫峡，下至归峡止。三峡共七百余里，顷刻疏通。至今西陵峡壁岸，犹有迹未泯，故人皆称神禹焉。禹导弱水西流，复导泾水、漆水、沮水、澧水俱入于河。雍州本系诸水上流，治之最后。雍州之水治，九州之水尽治矣。

初禹承命治水时，娶于涂山氏，才经四日，遂出外治水，凡三过家门不入。涂山氏有娠，生子名启，启已四岁，适禹过家，涂山氏抱启出视，启呱呱而泣，禹不之顾，在外十三年，卒平水患。遂令稷教民稼穑，相地择种，无旷土，无游民。乃任土作贡，则壤成赋。乃返告成功，以岷山所得元圭为贽，帝尧仍赐之。改九州为十二州，分冀东为并州，东北为幽州，青州之东北为营州。每州封表一山，以为之镇。禹功最大，封于夏，赐姓姒氏，统领州伯，以巡十二部。稷封邰，赐姓姬氏。益赐姓嬴氏。羿亦受封有穷，其子孙袭爵。夏后相时有后羿之乱，乃其后裔而袭祖名者也。羿世善射，故以善射闻。后人且穿凿附会，设为夸诞之词。谓尧时有十日并出，羿登之崾山，射落其九，惟一日连射不落，乃照耀至今，可嗤孰甚！又谓羿治水时，遇仙人西王母，给以长生不死药，羿怀归，藏诸家，羿妻窃而吞之，身轻若云，飘然而上，奔入月宫内，羿急揽其祛，随之上升，其妻为嫦娥，羿化为蟾蜍，此尤无稽之谈，有识者固目笑存之矣。

舜摄位后，作璇玑玉衡之浑天仪，以齐日月五星之七政，祭天地寒暑日月星辰水旱，及山川岳渎之神。以时巡狩于四

方，闻洞庭、彭蠡两湖间，犹有三苗余孽，时出时没，乃更兴师征之，俘其桀骜不驯者，放诸三危。三危山名，在今甘肃敦煌县南，三峰耸峙，如危欲坠，故名之。摄位二十八载，帝尧游于成阳，忽沾疾，数日而崩，在位一百载，寿一百十七岁，百姓如丧考妣，三年遏绝八音。舜避尧子丹朱于南河之南。天下之人，不归尧之子而归舜。舜乃俟三年服阕，即天子位，号有虞氏。

舜目重瞳，世称重华。即位后，以土德王，色尚赤，移都蒲坂。明四目，达四聪。遇国家大政，必询四岳及十二州牧，为集思广益之助。内设九官。命禹作司空，宅百揆。弃作后稷，播百谷，弃即稷也。契作司徒，敷五教。皋陶作士，明五刑。垂作共工，理百工。益作虞，治山泽。伯夷作秩宗，典三礼。夔典乐，教胄子。龙作纳言，出纳帝命。是为九官。封尧子丹朱于丹渊，以奉尧祀，称为虞宾而不臣。养国老于上庠，养庶老于下庠。贵德尚齿，恭己无为，弹五弦之琴，歌南风之诗，天下大治。又作九韶之乐，凤凰来仪，景星出，庆云兴，百官歌颂帝德。帝乃倡之曰："卿云烂兮，纠缦缦兮，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！"八伯咸进，稽首相和曰："明明在天，烂然星陈。日月光华，弘于一人。"帝载歌曰："日月有常，星辰有行。四时顺经，万姓允诚。于予论乐，配天之灵。迁于贤圣，莫不咸听。鼚乎鼓之，轩乎舞之。精华以竭，褰裳去之。"舜之子商均亦不肖。在位三十二载，即命禹摄位。禹让于皋陶，舜曰："惟汝谐。"遂命之曰："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"禹乃受命于尧之庙，统率百官，如舜之初。会有苗又复逆命，舜命禹往征。禹誓众伐罪，历三旬，苗民不服。益劝禹班师振旅，愈修文德。舞干羽于两阶，七旬而有苗来归。乃考其善恶而分别之，善者仍居故土，恶者迁之

他乡。禹摄位十七年，舜南巡，至苍梧之野，忽染病不起，乃召禹及群臣至苍梧，后娥皇、女英亦至。舜以帝位禅禹，复与二后永诀，遂崩。舜在位五十载，寿一百十岁。娥皇、女英大恸，泪尽继之以血，洒于竹上，皆成斑痕。今之湘妃竹，谓即其遗种云。禹同群臣，即行殡礼。旋葬帝舜于九嶷山，奉二后还朝。三年丧毕，禹避舜之子于阳城，天下诸侯不归商均而归禹，禹乃即位为天子。五帝事迹，自此告终。五帝云者，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是也。帝后为王，禹为三王之首。欲知后事，请阅下回。

# 第五回

## 夏后氏　四百年　一十七世

词曰：

天上乌飞兔走，人间古往今来。沈吟屈指数英才，多少是非成败。富贵歌楼舞榭，凄凉废冢荒台。万般回首化尘埃，只有青山不改。

却说夏禹王姓姒氏，字高密，黄帝玄孙也。黄帝生昌意，昌意生颛顼，颛顼生骆明，骆明生鲧。鲧娶有莘氏之女曰志，是为修己，感流星贯昴，梦接意感而怀孕，孕十有四月，以帝尧之五十五年六月六日，生禹于僰道之石纽乡。年十七，舜闻其贤，举之使续父业治水。在外十三年，水患皆息。禹为人，敏给克勤，其德不违，其仁可亲。声为律，身为度。都安邑，以金德王，色尚黑。以建寅之月为岁首，以年为岁。封尧之子丹朱于唐，封舜之子商均于虞。南巡狩，会诸侯于涂山。承唐虞之盛，执玉帛者万国。立贡法，作乐曰大夏，悬钟、鼓、磬、铎、鞀以待四方之士。曰："教寡人以道者击鼓，谕以义者击钟，告以事者振铎，语以忧者击磬，有讼狱者摇鞀。"一食而十起，一沐三握发，以劳天下之民。古有杜康造醴酪之酒，饮之不能醉人。至是帝女仪狄作酒进于禹，禹饮而甘之。遂疏仪狄，绝旨酒曰："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。"禹任皋陶、伯益以国政。后皋陶卒，禹荐益于天，天雨金三日。禹复改十二州为九州，收天下之美铜，铸为九鼎，以象九州。每州之舆

图贡赋，山川草木，奇禽异兽，并诸神怪，俱载于鼎。夏商周三代相传，至秦灭周，迁九鼎于咸阳，其一沉于泗水，其八项羽焚阿房，同为灰烬。禹出巡狩，见罪人，下车问而泣之。左右曰："罪人不顺道，君王何为痛之？"禹曰："尧舜之人，皆以尧舜之心为心，故不犯法。今寡人为君，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，因而犯法，是以痛之。"禹巡狩于江南，致诸侯于会稽，防风氏后至，禹戮之。防风氏长大而勇，其骨节专车，后为长狄种。禹崩于会稽，摄位一十七岁，在位十岁，寿一百六十岁。古以天下为家，故不载还都，遂葬之会稽。苇席桐棺，穿圹七尺，上无泻池，下无邸水，坛高三尺，土阶三等，延袤一亩。

命以益为王。三年之丧毕，益避禹之子启于箕山，天下之人不归益而归启。曰："吾君之子也。"启乃即天子位。或曰："禹初行于涂山，有九尾白狐，瑞狐也，化为美女。造于禹，天姿国色，百媚千娇。因是狐足小而不能变大，遂为弓鞋装，美冠一时。聪俊有德，禹乃纳而爱之，是为女娇。生三子。长曰启，承其本姓。次曰宰，为顾氏。三曰罕，封余庆王，即姓余氏。涂山氏能明训教，而致其化，三子皆贤明。禹王治水，其黄帝水经，与降龙伏魔，穿山透地之书，俱授于涂山氏，故天下不归益而归启也。启命益为辅佐，不一岁而益殁，启岁牺牲以祭之。时有扈氏无道，不奉正朔，启召六卿征之，大战于甘不胜。六卿请召诸侯伐之，启曰："吾地非浅也，民非寡也，今兹不胜，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，何以伐为？"于是班师。琴瑟弗张，钟鼓弗考，不茵席，不仍味，亲亲长长，尊贤委能，行之期年，而有扈自服。在位九岁而崩。

子太康立，厥弟五人，分封于卫。太康荒逸，不理国事，大权归于有穷国之君后羿。王愈盘游无度，出猎于洛水之外，


夏禹王
商湯王
周武王

至百日之久，尚不思返国，民大怨恨。后羿因民心弗忍，乃作起乱来，拒之于河外，不得归国。厥弟五人，御其母，同待其兄于洛水之汭。五人待兄不至，见后羿作乱，乃述大禹之戒，作歌五章以怨之。太康既不得归，遂弃旧都，都于夏阳，在位二十九岁，崩于夏阳。

后羿迎立王之弟仲康。仲康即位之初，首命允侯掌六师，以收羿之兵权，羿犹为相。时掌天文之官羲和，党于羿，至日蚀大变，竟不奏闻救护。意谓日者君象，有难，欲使天下莫救也。王命允侯征之，剪羿之羽翼，以潜消其逆志。故终仲康之世，而不得逞其恶。王在位十三岁崩，子帝相立。相既立，微弱，不能制服后羿。后羿专权，逐相居于商邱，依同姓诸侯斟灌、斟鄩氏。羿因代夏为政，恃其善射，不治民事，专好畋猎，弃贤臣而用寒浞。浞行媚于羿之宫人，施赂于羿之左右，愚弄其民，使称羿之功德，娱羿于畋，内外咸服浞。羿犹弗悛，将归自畋，家众逢蒙等杀而烹之，以食其子。子弗忍食，亦杀之。浞自立为王，夏旧臣靡奔有鬲氏。浞因奸宿后羿之妻，生浇及豷。浇即奡是也，力能陆地行舟。至是浞使奡灭斟灌、斟鄩氏，而弑帝相。相后缗方娠，逃出自窦，归于有仍，生少康于有仍。

少康既长，如仍牧正。奡使其臣椒求之，逃奔有虞，为虞庖正。虞君思妻之以二姚，而邑诸纶，有田一成，有众一旅，能布其德而兆其谋，以收夏众，抚其官职，谋中兴焉。潜通信于旧臣靡，靡自有鬲氏，收斟灌，斟鄩二国之烬，以灭浞而立少康为王。王使其臣女艾，灭浞长子奡于涡。使太子季杼，灭浞次子豷于戈。乃归故都即位，夏道复兴，诸侯无不悦服。后羿专权八岁，寒浞篡位六十岁。少康封庶子无余于越，春秋祀禹墓于会稽，享国极久，至汉武帝时乃亡。或曰：“相后之

逃，少康之奔，与旧臣靡之举兵，皆狐后涂山氏为之通信，为之主宰。然史册并无其说，恐系小说家附会，兹不敢从。

少康在位二十二岁崩，子季杼立。杼在位十七岁崩，子槐立。槐在位二十六岁崩，子芒立。芒在位十八岁崩，子泄立。泄在位十六岁崩，子不降立。不降在位五十九岁崩，弟扃立。扃在位二十一岁崩，子廑立。廑在位二十一岁崩，不降之子孔甲立。

孔甲无道，好鬼神之事，肆行淫乱，夏政始衰。时天降二龙，一雌一雄。王求养龙者，昔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，甚好龙，能求其嗜欲而饮食之，龙多归焉，于是有豢龙氏。陶唐氏衰，后有刘累者学扰龙于豢龙氏，事王，能饮食之，赐氏曰御龙。龙一雌死，累潜醢以食王，王食之甘美，既而使求之。累无以应，又虑龙死之事发觉，惧而迁于鲁县。其雄龙见雌死，又无豢之者，流漦于庭曰："余褒国之神也，还我雌来！"孔甲卜杀之留之，俱勿吉。卜请其漦而藏之，吉。乃布币而策告之。漦者龙之精气也。龙亡漦在，椟而藏之，传及殷周至厉王之末，又有一段奇闻出来，且待后话不题。孔甲在位三十一岁崩，子皋立。皋在位十一岁崩，子发立。发在位十九岁崩，子履癸立，是为桀，尤为无道，暴虐荒淫。

有赵梁者，教之贪狠，天下怨恨，诸侯或不朝。桀有力，能伸铁钩使直，铁索使断。诸侯有不朝者伐之，伐有施氏。有施氏以妹喜女焉。喜有宠，所言皆从。为琼宫瑶台，殚百姓之财，将肉砌于糟堤，将脯悬于林间。酒池可以行船，糟堤可望十里。宫女三千人，尽去其衣，闻鼓声一响，俱使之将头倒扑在池上饮酒，将阴器高耸献出，如牛一般。又闻鼓声一响，俱使之就林食脯，将一足踏地，一足踏树，俱要献出阴物。又一鼓饮酒，又一鼓倒在堤上食肉，如牛一般，纷纷忙乱。桀与妹喜观之，大笑取乐。凿山穿陵以通于河，有谏者即杀之。凿池

为夜宫，张灯饮酒，男女俱使之杂处而裸体，观交接之势，桀与妹喜大以为乐，因作女乐。太史终古执其图法泣谏，不听，遂出奔商。

时商汤为夏方伯，得专征伐。邻国葛伯，放而不祀。汤使人问之曰："何为不祀？"答曰："牺牲不给故耳！"汤使遗之牛羊，葛伯食之，又不以祀。汤又使人问之曰："何为不祀？"答曰："粢盛不供故耳！"汤使亳众往为之耕，老弱馈食，葛伯率其民夺之，其不与者杀之。时有童子以黍肉饷耕者，葛伯欲夺之，童子死不肯与，葛伯乃杀而夺之。汤大怒，起兵征之，民大悦服，惟恐汤师之不至。曰："徯我后，后来其苏。"汤尝外出，见人张网四面，而祝之曰："从天坠者，从地出者，从四方来者，俱入吾网。"汤曰："噫，尽之矣！"乃解其三面，止留一面，更祝曰："欲左者左，欲右者右，欲高者高，欲下者下，不用命者乃入吾网。"汉南诸侯闻之曰："汤德至矣，恩乃禽兽。"归之者四十余国。桀穷其宗族，辱其勋旧，轻其贤良，弃其礼义。关龙逢谏曰："人君谦恭敬信，节用爱人，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庙固。今君用财若无穷，杀人若不胜，民惟恐君之后亡矣。人心已去，天命不佑，盍少悛乎！"桀曰："吾之有天下，犹天下有日，日亡吾乃亡耳。"遂因龙逢而杀之。商汤闻之叹息，使人哭之。桀怒，囚汤于夏台，已而得释。时星陨地震，伊洛竭，泰山崩，灾异迭见。桀暴虐愈甚，伊尹佐汤，帅师伐桀。桀起九夷之师，不至。曰："吾悔不杀汤于夏台，使至于此！"及战不胜，奔于三朡之国。汤又从而伐之，放于南巢，在位五十二岁。后三岁，死于亭山。夏亡，凡十七王，并羿浞共四百三十九岁。汤因代夏为王，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 六 回

## 商汤氏　三十世　六百余春

词曰：

携酒上吟亭，满目江山列画屏。赚得英雄头似雪，功名，虎啸龙吟几战争？一枕梦魂惊，落叶西风别换声。谁弱谁强都罢手，伤情，打入渔樵话里听。

却说商王成汤，名履，又名天乙，黄帝之后，姓子氏。初帝喾商辛氏，第三妃有娀氏女名简狄，祈嗣于高禖，适有紫燕堕卵于地，简狄知是祥瑞，拾而吞之，遂孕而生契。契事唐虞为司徒，教民有功，封于商。十一传至主癸，娶扶都氏，感白气贯月而生汤。汤既伐桀，诸侯大会，汤退就诸侯之位。曰：“天下者，天下人之天下也，惟有德者可以处之。”三让，诸侯皆推汤，于是即天子位，以水德王，色尚白，国号商，都于亳，今河南商邱县是也。王既即位，除桀虐政，以宽治民，用人惟己，改过不吝，远近归之。乃改正朔，以建丑之月为岁首，以年为祀。立助法，以六百三十六亩之田，画为九区，形如井字，是为一井。区七十亩，中一区为公田，其外八家各授一区，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，而不复税其私田。其国君及卿大夫列士之禄，各取给于公田有差，是为助法。以伊尹、仲虺为相。二十一祀，大旱，伊尹言于王，发庄山之金铸币，通有无于四方，以赈救之，民是以不困。时大旱七年，太史占之曰：

“当杀人以祷。”汤曰：“吾所以请雨者，为民也，若以人祷，吾请自当之。”遂斋戒，剪发断爪，素车白马，身婴白茅，以为牺牲，祷于桑林之野。祝曰：“无以予一人之不敏，伤万民之命。”以六事自责，曰：“政不节欤？民失职欤？宫室崇欤？女谒盛欤？苞苴行欤？谗夫昌欤？”言未已，大雨数千里。岁则大熟，天下欢洽。遂作桑林之乐，名曰大护。作诸器用之铭，以为警戒。王在侯位十七祀，在王位十三祀，共三十祀而崩，寿一百岁，葬于济阴之桐宫。

太子太丁早卒，太子之子太甲立。百官总己，以听冢宰，国事俱听伊尹处分。太甲恃有伊尹，不明厥德，颠覆汤之典刑。伊尹屡次诰戒，王未克变。伊尹因谅阴之制，居太甲于汤墓所桐宫，使思祖业之艰难，无终身迷惑也。太甲居桐宫三年，果能顾乃祖而兴，自怨自艾，处仁迁义，伊尹乃以冕服迎太甲复位。

太甲增修厥德，诸侯咸服。在位三十三祀而崩，子沃丁立。八祀，伊尹薨，年百有余岁，大雾三日。沃丁葬以天子之礼，亲终其丧。任贤臣咎单为相，一顺伊尹所行之事。在位二十九祀崩，弟太庚立。庚在位二十五祀崩，子小甲立。甲在位十七祀崩，弟雍己立。己在位十二祀崩，弟太戊立。太戊即位，以伊尹之子陟与臣扈为相，巫咸佐之。时有祥，桑谷共生于朝，七日而大拱。王惧，以问伊陟，陟曰：“妖不胜德，君之政其有阙欤？”王于是修先王之政，明养老之礼，早朝晏退，问疾吊丧，三日而祥桑枯死，诸侯毕朝，远方重译而至者七十三国，商道复兴。在位七十五祀崩，子仲丁立。时亳都有河决之患，乃迁都嚣，在位十三祀崩。国内乱，弟外壬立。壬在位十五祀崩，弟河亶甲立。时嚣都又有河决之害，乃迁都于相，在位九祀崩，子祖乙立。时相都又有河患，乃迁都于耿，

复迁于邢。以巫咸之子贤为相，诸侯宾服，商道复兴。在位十六祀而崩，子祖辛立。辛在位十六祀崩，弟沃甲立。甲在位二十五祀崩，国乱，祖辛之子祖丁立。祖丁在位三十二祀崩，国乱，沃甲之子南庚立。庚在位二十五祀崩，国乱，祖丁之子阳甲立。甲在位七祀崩，弟盘庚立。时邢都又有河决之患，乃复迁都于亳，复汤之故都，改国号曰殷，复行成汤之政，商道复兴，诸侯来朝。在位二十八祀崩，弟小辛立。辛在位二十一祀崩，弟小乙立。乙在位二十八祀崩，子高宗武丁立。初武丁为太子时，小乙欲其知民疾苦，使居民间，以知稼穑之艰难。及即位，以甘盘为相，恭默思道，居丧三年，不言，政事皆决于冢宰。既免丧，亦弗言。群臣咸谏曰："不言无所禀命。"王曰："朕梦上帝赐我以良弼，其代予言。"乃以梦中所见形像，画为图，使人持其像，旁求于天下。见傅说在傅岩之野筑墙，与画中人无异，遂聘请以见武丁。武丁与语大悦，用以为相，天下大治，殷道复兴。在位五十九祀崩，子祖庚立。庚在位七祀崩，弟祖甲立。初高宗欲废祖庚而立祖甲，祖甲以为不义，逃于民间。及即位，爰知小人之依，能保惠于庶民，不敢侮鳏寡，国大治，在位三十三祀崩，子廪辛立。辛在位六祀崩，弟庚丁立。丁在位二十一祀崩，子武乙立，迁都河北。武乙无道，为木偶人，谓之天神，与之博戏，行双陆，令人代为天师行博，不胜，乃戮辱之，为革囊，盛血其中，悬于空际，仰射之，使血流下，名曰射天。在位四祀，猎于河渭之间，暴雷震死。子太丁立。丁在位三祀崩，子帝乙立。乙在位三十七祀崩，子帝辛立。初帝乙三子，同母所生，其母初为妾时，生微子启及仲衍。后立为后时，乃生帝辛。帝乙与后欲立启为太子，太史据法争之曰："有妻之子，不可立妾之子。"乃立帝辛，即纣也。

纣资辩捷疾，闻见甚敏，材力过人，手格猛兽，智足以拒谏，言足以饰非，以为天下皆出己之下。纣闻有苏氏有女妲己，甚美，因伐有苏氏，有苏氏以妲己进献。或曰："妲己本一贤慧女子，因禹后涂山氏忿成汤取桀之天下，屡决河水以窘之。至是因冀州侯苏护进女，乃遣千年粉面妖狐，于恩州驿舍，魅死妲己，脱其形容而卧帐中。苏护不知，以进于纣。其足仍小而不能变大，亦为弓鞋装，娇媚无比，卒以亡商。"此系小说家话，无据，不敢擅入。纣宠妲己，所言皆从，所好者贵之，所憎者诛之，作奇伎淫巧以悦之。使师涓作朝歌北鄙之音，北里之舞，靡靡之乐，淫乱无比。造鹿台为琼室玉门，其大三里，高千尺，七年乃成。厚赋税以实鹿台之财，盈巨桥仓之粟，狗马奇物，充满后宫。广沙邱苑台，为离宫别馆。以酒为池，悬肉为林，男女俱要脱去衣服，精着身子，相逐于其间，使相遇即交，又使纷纷乱交。纣与妲己，观其交接之势以为乐。宫中九市，为长夜之饮。百姓怨望，诸侯有叛者，妲己以为罚轻，乃重刑辟。为熨斗，内燃以火，以熨人手，即时糜烂。更为铜柱，外涂以膏，内燃以火，缚罪人于柱，号叫之声不忍闻，糜烂见骨而后毙。纣与妲己，大以为乐，名曰炮烙之刑。纣诏天下诸侯，各进美女。九侯进女于纣，貌美无比，肤如凝脂。纣王亦尝幸御，但见其畏畏怯怯，无甚风情，与妲己大不相同。纣王心生一计，要此女精着身子，与人交接，纣与妲己纵观为乐。此女不肯，纣杀之而醢九侯。鄂侯争之，并杀鄂侯。又裸孕妇于前，剖开其腹，视其胎之或男或女。又在鹿台之上，于寒天霜朝，见老幼二人涉水，而老者反不畏寒，乃使人拿来，砍斫其足胫，视其骨髓，谁盈谁虚。

西伯昌闻之，叹息。崇侯虎以告纣曰："西伯昌与子发及旦，皆圣人也，三圣合谋，君其虑之！"纣乃囚西伯于羑里，

将杀之。西伯曰："吾唯明于无人之道，以顺受之耳。"因取庖羲氏八卦，重为六十四卦，演成爻辞，垂世立教而筮吉凶焉。时西伯长子伯邑考，质于殷，进谏于纣，纣烹为羹，以赐西伯。曰："圣人当不食其子羹。"西伯食之。纣曰："谁谓西伯圣者，食其子羹，尚不知也。"因有欲赦之意。西伯之臣闳夭、散宜生，求有莘氏之美女，骊戎之文马，有熊之九驷，及奇怪之物，因纣嬖臣费仲献之。纣大悦，指有莘氏之美女曰："此一物足以释西伯，况其多乎！"乃赦之。西伯既释，献洛西之地，请除炮烙之刑，许之。遂赐西伯弓矢鈇钺，得专征伐。西伯退而修德，诸侯多叛纣归昌，昌率殷之叛国以事纣。西伯将出猎，卜之曰："非龙非彲，非熊非罴，非虎非貔，所获霸王之辅。"及出猎，果遇吕尚于渭水之滨，在水边垂钓。与语，大悦。曰："自我先君太公曰：'当有圣人适周，周因以兴。'子真是耶，吾太公望之久矣！"故号之曰太公望。载与俱归，立为师，谓之师尚父。

时西伯化行江、汉、汝、坟之间，四方诸侯，皆来决平。有虞芮二君，相与争田，久不决，乃相与朝周。入其境，耕者让畔，行者让路；入其邑，男女异路，斑白不提挈；入其朝，士让为大夫，大夫让为卿。二君惑而相谓曰："我之所争，周人之所耻，我等小人，不可以履君子之庭，何往为？只取辱耳！"遂还，俱让其田而不取。汉南诸侯闻之，归之者四十国。西伯伐密须，伐耆，伐邘，伐崇，作丰邑，徙都之。西伯立灵台，凿灵沼，掘地得死人骨。西伯曰："葬之。"吏曰："此无主矣。"西伯曰："有天下者，天下之主也，有一国者，一国之主也，寡人固其主矣。"遂以衣冠更葬之。天下闻之曰："西伯泽及枯骨，况其人乎！"于是归者三十国，三分天下，奄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终身不贰。西伯寝疾，五日而地

动，只国都，不出四郊。有司请曰："地动不出四郊，人主当之，请兴事动众以增国城，可以移之。"西伯惧其劳民，不可。及疾甚，谓世子发曰："见善勿怠，时至勿疑，去非勿处，此三者，道之所以止也。"世子再拜受教。西伯昌薨，寿九十七岁，子发嗣为西伯。

西伯发以太公望为师，周公旦为辅，召公奭、毕公高之徒，皆在左右，率修父之绪业。时殷地山鸣河绝，两日见女子化为丈夫，宫中夜闻哭声而不见其人。黎侯近于王畿，不恭王命，纣不知治，西伯发戡黎，殷人大震。祖伊恐，奔告于王。王曰："我生不有命在天！"勿听。西伯发观兵于孟津渡河，至中流，有白鱼跃入舟中，西伯俯取以祭。既渡，有火自上而下，至于西伯所居之屋，流为乌，其色赤，其声魄，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国。皆曰："纣可伐矣！"西伯曰："吾观兵，冀其悔悟耳！天命有在，未可伐也。"乃还师而归。纣愈淫乱不止。有梅伯者，性忠直，数谏诤，纣怒杀而菹醢之。有雷开者，性阿佞，进谄言，纣赐之金玉而封之，赏以夏田。微子数谏不听，乃与太师箕子、少师比干谋，遂去之，抱祭器以归于周。箕子谏亦不听，或劝之去，箕曰："知不用而言，愚也。杀身以彰君之恶，而自悦于民，吾不忍为也。"乃佯狂为奴，纣又囚之，遂隐而鼓瑟以自悲。比干乃陈先王创业之艰难，天命之不易，国家将亡之征，优于象魏之门。纣大怒曰："比干自以为圣人矣，吾闻圣人心有七窍，信有之乎？"遂杀比干，刳视其心。太师疵，少师彊，抱其乐器奔周。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："殷有重罪，不可不伐。"乃东伐纣。

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也。其父将死，遗命立叔齐。及父卒，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："父命也！"遂逃去，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至是武王伐纣，载西伯昌木主以行。伯夷、叔

齐叩马谏曰："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谓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谓忠乎？"左右欲杀之。太公曰："此义士也。"扶而去之。

武王大会于孟津，己卯正月戊午，师毕渡，陈师牧野。纣发兵七十万人拒之，皆无战心。武王使师尚父，以百夫致师。纣前徒倒戈，反攻其众，自相残杀。武王驰之，纣兵皆崩叛。纣衣珠衣，登鹿台，自燔而死，在位三十三祀。武王斩妲己。殷亡，凡二十八王，共六百四十四祀。诸侯尊周为天子。

伯夷、叔齐耻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。野有妇人曰："子义不食周粟，此亦周之草木也。"遂饿而死。未知武王治周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　七　回

## 周室兴　至平王　迁都洛邑

诗曰：

世上生灵作业多，功名富贵反成魔。
常怀杞国忧天闷，不见康衢击壤歌。
仗剑提刀争日月，伏尸流血换山河。
白头钓叟秋江上，笑指清鸥下碧波。

却说周武王，姓姬，名发，黄帝之后。初帝喾高辛氏元妃有郃氏之女姜嫄，出野，见巨人迹，悦而迹之，心动有娠，期年而生子。以为不祥，弃之隘巷，马牛过者皆避之；徙置林中，适山林多人，迁之；又弃之渠中冰上，飞鸟以翼覆之。姜嫄以为神，遂收养之。初欲弃之，因名曰弃。弃为儿时，屹如成人，其游戏，好种植麻菽。及为成人，遂好耕农，尧举为农师。天下得其利，有功。封于郃，号曰后稷，别姓姬氏。稷之曾孙公刘迁邠。又九世曰古公亶父，避狄人之难，去邠迁岐。古公三子：长泰伯、次仲雍、次季历。季历生昌，有圣德。古公欲传位于季历以及昌，泰伯知之，与仲雍逃之荆蛮。古公卒，季历立，是为王季。王季卒，子西伯昌立，是为文王。文王娶有莘氏女曰太姙，不妒忌，有圣德，生十子。长伯邑考，早卒。次发。文王薨，子发立，是为武王。遂伐商而有天下，封纣子武庚为殷侯。王为殷初定未集，乃使其弟管叔鲜、蔡叔度，为之监，相武庚治殷。命召公释箕子之囚，命毕公释百姓

之囚，表商容之闾。命南宫适、散宜生散鹿台之财，发巨桥之粟，以赈贫弱。命閎夭封比干之墓，微子、胶鬲为臣。殷人大悦。改正朔，以建子月为岁首，改祀曰年，色尚赤，服以冕。乃祀于周庙，追王古公亶父曰太王，季历曰王季，文考曰文王。立彻法，一夫受田百亩，其法与助法略同。王践祚三日，召士大夫而问曰："恶有藏之约，行之博，万世可为子孙恒守者乎？"师尚父对曰："黄帝、颛顼之道，在丹书有之。曰敬胜怠者吉，怠胜敬者灭，义胜欲者从，欲胜义者凶。凡事不强则枉，弗敬则不正。枉者废灭，敬者万世。藏之约，行之博，可以为子孙恒守者此也！"王闻言，惕若恐惧，退而为戒。书于席之四端，及几鉴盥盘楹杖带履觞豆户牖剑弓矛各有铭焉。王虚己问箕子，殷所以亡。曰："吾杀纣，是欤非欤？"箕子不忍言。王乃问以天道，箕子陈洪范，遂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。武王追思元圣，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，黄帝之后于祝，少昊之后兹舆于莒，帝尧之后于蓟，帝舜之后胡公妫满于陈，大禹之后于杞，祝融之后于郲，四岳之后文叔于许，仲虺弟雍滑之后于薛。又封功臣同姓，而师尚父为之首，封于营邱曰齐；封周公于曲阜曰鲁，封召公奭于北燕，封毕公高于毕，封弟叔鲜于管，封叔度于蔡，封叔振铎于曹，封叔武于郕，封叔处于霍，封康叔封于卫，封叔绣于滕，封虢仲于西虢，封虢叔于东虢，封泰伯之后周章于吴，封仲雍之后于虞。兼制天下，立七十一国，封兄弟之国十五人，姬姓之国四十人，周之子孙，不狂惑者，即为诸侯，班赐宗彝，分殷器物于诸侯。王威德远飏，遂通道于九夷八蛮，各以其方物来贡。肃慎氏贡楛矢石砮，西旅贡獒。王迁都于镐，是为镐京。建学养老，作乐曰大武。王有疾，周公旦为坛，祝告太王、王季、文王求以身代王死，史录其册祝之文，藏于金縢之匮。王翌日乃愈。后五年王

崩，在西伯位十三年，在王位七年，寿九十三岁。

初武王暮年，纳吕望之女曰邑姜，亦有圣德，生子诵，至是立，年方一十三岁。周公旦位冢宰，乃摄政，代王当国，南面负扆以朝诸侯。管叔、蔡叔、霍叔乃流言于国曰："公将不利于孺子。"王亦疑公。周公乃避位，出居东土。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，各系以辞。周公居东，忧武庚必叛，王室必摇，乃作鸱鸮之诗以贻王。三年秋，大熟未获，天大雷电以风，禾尽偃，大木斯拔，邦人大恐。王与大夫尽弁，以启金縢之匮，考往古事迹，以占验其吉凶，乃见周公请祷代武王之事。王执书以泣，乃出郊迎周公。周公仍相成王，天乃雨，反风，禾则尽起。毕公、召公命邦人尽竖起所偃大木，以土筑之，依然无恙，岁则大熟。奄君薄姑谓禄父曰："武王既死，今王尚幼，周公见疑，此百世一时也，请举事。"武庚从之，与管叔、蔡叔、霍叔等同反，奄及淮夷、徐戎皆叛。周公乃作大诰，晓谕天下，奉王命以讨武庚、管叔，诛之。放蔡叔于郭邻，降霍叔为庶人。命子鲁侯伯禽伐淮夷、徐戎，遂定奄及淮夷，东上以宁。封微子于宋，以绍殷后。用殷礼乐，于周为宾而不臣。

王渐长，能听政，周公归政于王。王中立听政，四圣维之。周公常立于前，太公常立于左，召公常立于右，史佚常立于后，是以虑无失策，事无过举，天下大治。定鼎于郏鄏，郏鄏即洛邑，以其居天下之中，四方入贡，道里均也，是为东都，又为成周。迁殷顽民于成周，使周公分治之。复封蔡叔之子蔡仲于蔡，封弟叔虞于唐，后为晋国。王在位三十七年崩，子钊立，是为康王。成康之际，天下太平，人不犯法，刑措四十余年不用。在位二十六年崩，子瑕立，是为昭王，在位五十一年，周道渐衰。王巡狩，返济汉，楚使汉滨人以胶舟乘王，王至中流，胶液船散，王及祭公皆溺死。子满立，是为穆王。

穆王得八骏马，造父以善御得幸，王欲肆其心，周行天下。徐戎作乱，率九夷以伐宗周，西至河上。穆王威其逼，分命东方诸侯徐子主之。徐子，嬴姓也，国方五百里，行仁义，得朱弓矢，自以为天瑞，乃称偃王。诸侯陆地而朝者，三十六国。王正西巡狩，乐而忘返，闻徐子僭号，乃命造父为御而归，以救偃王之乱。命楚伐徐，徐子爱民无权，不忍斗，乃北走彭城，百姓随之万数。徐子将死，曰："吾赖于文德，而不明武备，故至此。"穆王乃以赵城封造父，其族由此为赵氏。命吕侯作祥刑。王在位五十五年崩，寿一百四岁。子共王繄扈立，在位十二年崩。子懿王囏立，在位二十五年崩。弟孝王辟方立。时有商蜚廉、恶来之后，曰非子者，好马，善养息之。王命主马汧、渭之间，马大蕃息，王封为附庸之君，邑于秦，使续伯翳之后。天大雨雹，牛马冻死，江汉冰。王在位十五年崩。懿王之子夷王燮立，始下堂而见诸侯，在位十六年崩。子厉王胡立，以荣夷公为卿士，专以聚敛图利为事，国人谤王。召公曰："民不堪命矣！"王怒，得卫巫，使监谤者，以告，则杀之。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。王喜，告召公曰："吾能弭谤矣。"召惠公曰："是障之也，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，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，民亦如之。今王塞天下之口，而遂上之过，恐为社稷忧。"弗听，于是国人莫敢出言。王心戾虐，万民弗忍，乃相与叛袭王。王出奔于彘，太子靖匿召公家，国人围之。召公以其子代太子，太子竟得脱。王在彘不敢归，二相周真公、召惠公以太子靖尚幼，乃相与和协，共理国事，号曰共和。王崩于彘，在位五十一年。子靖立，是为宣王，周公、召公辅王修政，法文武成康之治，任申伯、仲山甫、张仲，顺天下之人心，而更改其失理之事，兴德教，举逸士，海内翕然向风，诸侯复宗周，王化复行。王尝晏起，姜后脱簪珥，待罪于永巷，使其傅

母，通言于王曰：“妾不才，至使君王乐色而忘德，失礼而晏起，乱之兴，自婢子始，敢请罪。”王曰：“寡人不德，实自生过，非夫人罪也。”自是勤于政事，早朝晏罢，卒成中兴之名。时有马化为人，有兔舞于镐京之异。王欲杀其臣杜伯而非其罪，伯之友左儒争之。王不听，杀杜伯，左儒死之。因出猎，见杜伯、左儒以朱弓矢射王，中心，王病心痛而崩，在位四十六年。子幽王宫涅立。

初夏孔甲时，卜藏龙漦于椟，传及商周，莫敢发也。厉王之末，发而观之，漦流于庭，不可除也。王使妇人裸体噪之，化为鼋，入于王府。府有童妾，龀齿尚未尽，遭之。既笄而怀孕，积至多年。至宣王时，乃生一女，以其不夫而育，惧而弃之。时童谣曰“檿弧箕服，实亡周国。”山桑曰檿，弧弓也。箕草名，似荻而细，可结为服，以盛箭。王禁国人，不得鬻是器。有夫妇不知，仍鬻檿弧箕服者，王使执而戮之。弃而逃，于道见前者后宫童妾所弃之妖子，夫妇哀其夜号而取之，逸逃于褒。褒人褒姁有狱，入是女于王，王置是女于后宫，而舍褒姁之罪。弃女子出于褒，龙漦肇于夏。夏姒姓，是为褒姒。生得两颊芙蓉，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。因是龙精所生，双弯瘦小，为弓鞋装，与妲己一般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王往后宫，见而爱之，宠幸无比，生子伯服。褒姒与虢石父相比，而谗申后及太子宜臼。王废申后及太子宜臼，以褒姒为后，以其子伯服为太子。宜臼出奔申，西周地震，三川竭，岐山崩。太史伯阳父曰：“周将亡矣，祸成矣，无可奈何矣！”褒姒好闻裂缯之声，王日发缯裂之，以适其意，而不得一笑。盖褒姒一笑嫣然，媚人肠胃，王百计诱之而不能得。先王尝置烽火，与诸侯约，有寇至，则举火，诸侯各引兵来援。王欲褒姒笑，乃无故举烽火，诸侯悉至，至而无寇，褒姒乃大笑。时

王欲杀太子宜臼，求之于申，申侯弗与，王伐申。申侯与鄫人，召西夷犬戎入寇。王举烽火征兵，无一人一骑至者，犬戎遂弑王于骊山下，在位十一年。犬戎虏褒姒，并杀郑桓公，尽收周宝赂而去。秦襄公力战却戎，卫武公和，晋文侯仇，将兵救周逐戎。郑世子掘突，收父散兵，从诸侯迎故太子宜臼于申，归即王位，是为平王。王以丰镐，逼近犬戎，乃东迁洛邑以避之。秦襄公以兵送王，王始命秦为诸侯，赐以岐丰之地，秦于是始大。命卫侯和为公，赐晋侯仇以河内附庸，而晋始大。西周遂亡，凡十二主，共三百五十二年而东。自王室东迁，天子微弱，号令不行，政由方伯。未知五霸之起，起自何人，继自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八回

## 齐桓公　晋重耳　五霸称尊

词曰：

滚滚龙争虎斗，匆匆兔走乌飞。席前花影坐间移，百岁光阴有几？说古谈今话本，图王霸业兵机。要知成败是和非，都在渔樵话里。

却说幽王时，郑桓公友为王司徒，甚得周众。后犬戎入寇，桓公友死于犬戎之难，平王命其子掘突为司徒，是为武公。及武公卒，子庄公寤生，复为王卿士。王贰于虢，郑伯怨王，王曰无之。故周郑交质，王子狐为质于郑，郑公子忽为质于周。平王崩，周人将畀虢公政，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，秋复取成周之禾，周郑交恶。桓王夺郑伯政，郑伯不朝。王以诸侯之师伐郑，郑伯御之，战于繻葛，蔡卫陈皆奔，王卒大败。祝聃射王中肩，王尚能军。祝聃请从之，郑伯曰："君子不欲多上人，况敢凌天子乎？苟自救也，社稷无陨足矣。"乃遣祭足劳王，且问左右。

时郑兵强政举，齐僖公禄甫，欲以其女文姜妻郑公子忽，忽辞。人问其故，曰："人各有耦，齐大非吾耦也。诗云：'自求多福，在我而已。'大国何为？"及北戎伐齐，郑公子忽帅师救齐，大败戎师。齐侯又请妻之，固辞。齐侯乃以文姜妻鲁桓公。文姜生得秋水为神，芙蓉以面，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，真乃绝世佳人，古今国色，兼且通今博古，出口成

章，因此号为文姜。只是举动轻浮，妖淫成性。鲁桓公宠爱无比。及齐僖公卒，子襄公诸儿立。鲁桓公欲与文姜如齐。申缟曰："女有家，男有室，无相渎也，谓之有礼，易此必败。"公不听，与夫人文姜会齐侯于泺，遂与文姜如齐。文姜入宫，与齐襄公叙饮，四目相视，两下动情，不顾兄妹之亲，竟成苟且之事。色欲昏迷，日上三竿，尚相抱未起。早有宫人报与鲁桓公，桓公谪文姜，文姜以告于襄公。鲁桓公辞行，齐襄公享鲁桓公。桓公醉，襄公使公子彭生抱桓公登车，搯其阴，鲁桓公死于车。鲁人立桓公之子庄公。齐襄公政令无常，复因鲁人之请，杀彭生以悦于鲁。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。襄公猎贝邱，逐豕，忽变彭生。夜宿离宫，弟无知弑之。

管夷吾、召忽奉公子纠奔鲁。齐雍廪杀无知。鲁纳公子纠。小白自莒先入，立为桓公，发兵拒鲁，大败鲁师。鲍叔牙使言于鲁曰："子纠亲也，请君讨之。管仲仇也，请受而甘心焉。"乃杀子纠于生窦，召忽死之，管仲请囚。桓公欲使鲍叔为相，辞曰："臣不若管夷吾，君必欲治国家，非管夷吾不可！"公曰："夷吾射寡人中钩，是以滨于死。"鲍叔牙曰："彼各谓其主尔，君若宥而用之，亦犹是也。"乃请管仲于鲁，鲁庄公以问施伯，时曰："管子，天下才也，所在国，必得志，请杀而以其尸授之。"庄公将杀之，齐使者请曰："寡君愿生以为戮。"于是使缚以与齐，鲍叔牙受之，至堂阜而脱之。比至，三衅三浴之，桓公亲迎之郊，解其缚而问之，对辄称善，乃以为相，号曰仲父。制国为二十一乡。工商之乡六，不从征役；士农之乡十五，作内政而寄军令。五家为轨，轨有长；十轨为里，里有司；四里为连，连有长；十连为乡，乡有良人；五乡一师。桓公师十一乡，高子、国子各帅五乡。勿使迁徙，世同居，少同游，耳目足以相识，欢欣足以相死，守则同固，战则同强。

又使重罪赎以犀甲，轻罪赎以皮甲，小罪赎以金。复官山海盐铁之利。为女闾三百，专居美妇，日事颜华脂粉，务为妖淫娇媚，以迷各国之商贾宾旅，征其夜合之资，以足国用。于是国富兵强，诸侯畏服。初桓公出亡过谭，谭不礼焉，齐师灭谭。齐桓公会诸侯于北杏，以平宋乱，遂人不至，齐人灭遂。齐桓公与诸侯会于鄄，宋服也。与诸侯同盟于幽，陈郑服也。山戎伐燕，齐桓公救燕，伐山戎克之，至孤竹而还。狄人伐邢，管仲言于桓公以救邢，迁邢于夷仪，邢迁如归。狄人灭卫。

初卫公子州吁，弑其君桓公而自立，石碏与国人共杀之，而立桓公之弟宣公。宣公尝烝其父妾夷姜，生子伋。为伋娶于齐而美，宣公遂自取之，是为宣姜。夷姜失宠而自缢。宣姜生公子寿、公子朔。宣姜与朔构伋子，宣公伪使伋子于齐，使盗待诸莘而杀之。寿子知之，以告伋子，使逃奔他国以避难。伋子曰："弃父之命，恶用子矣。"勿听。寿子不忍，饮伋子以酒而醉之，载其旌以先，冀盗杀己，可以免兄之死。盗果杀之。伋子酒醒追至，曰："我之求也，此何罪，请杀我乎！"盗又杀之。国人痛忿。及宣公卒，惠公朔立。左公子泄、右公子职等，攻逐之，而立公子黔牟。宣姜年少而寡，齐人使宣公庶子顽，烝其庶母宣姜，生齐子、戴公、文公、宋桓夫人、许穆夫人。迨惠公朔逐黔牟而自立，传子懿公赤，性最喜鹤，鹤有乘轩者。狄人伐卫，将战，国人受甲者，皆曰："使鹤，鹤实有禄，予何能战！"战于荥泽，卫师败绩，杀懿公，遂灭卫。宋桓公迎其遗民，渡河而南，立戴公以庐于漕，未期而卒。齐桓公帅诸侯救卫，立戴公之弟毁，是为文公，城楚邱而迁焉。卫国忘亡，卫文公衣大布之衣，大帛之冠，训农通商，劝学任能，卒以兴卫。齐与诸侯会于阳谷，谋伐楚也。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，蔡溃。遂伐楚，与楚盟于召陵而还。

初周惠王娶于陈，生太子郑及叔带。王爱叔带，欲立之。齐桓公帅诸侯会太子郑盟于首止，以定其位。惠王使周公召郑伯曰："吾抚汝以从楚。"郑伯喜于王命，逃归不盟。齐桓公会诸侯伐郑，围新城，郑人乞盟。惠王崩，太子郑立，是为襄王。齐桓公会诸侯于葵邱，襄王使宰孔赐齐侯胙，曰："以伯舅耋老，加劳，赐一级，无下拜。"对曰："天威不违颜咫尺，小白敢贪天子之命，无下拜，恐陨越于下，以遗天子羞。"下拜登受。宰孔先归，路遇晋献公，将来与会。宰孔谓晋侯曰："可无会也。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，其在乱乎！君务靖乱，无勤于行。"晋侯乃还。王子叔带欲与戎狄伐周，王知之，将诛叔带。叔带奔齐，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。戎侵王室，王以戎难告齐，齐侯使诸侯各发卒戍周。齐管仲卒，桓公用易牙、开方、竖刁，霸业稍衰。初桓公好内，姑姊妹因美貌不嫁者七人，内嬖如夫人者六人。及桓公薨，五公子争立，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，尸虫出于户。易牙与寺人貂，因内宠以杀群吏，而立公子无亏。孝公奔宋。

初齐桓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，至是宋襄公以诸侯伐齐，齐人杀无亏。四公子之徒，与宋人战，宋败齐师，立孝公而还。宋人执滕子婴齐，宋公盟诸侯于曹南。鄫子会盟于邾，邾人执鄫子，宋公使杀鄫子，用为牺牲，祭于次睢之社，欲以属东夷。于是诸侯患宋之虐。宋人为鹿上之盟，以求诸侯于楚，楚人许之。诸侯会宋公于盂，楚执宋公以伐宋。诸侯为会于薄以释之。宋伐郑，楚救之，宋及楚人战于泓。宋人既成列，楚人未既济。司马请击之，公曰："不可，君子不困人于厄。"既济而未成列，又以告。公曰："未可。"既陈而后击之，宋师败绩，公伤股，门官歼焉。国人皆咎公。公曰："君子不重伤，不禽二毛，寡人虽亡国之余，不鼓不成列。"司马

子鱼曰："若爱重伤，不如勿伤，爱其二毛，不如服焉，君未知战。"襄公以伤股故，遂薨，子成公立。

时周天子不能驾御诸侯，诸侯悉遵霸主号令。自齐桓公薨，宋襄公欲图霸而不能成，诸侯正苦无所告诉，而晋文公重耳出矣。初晋献公并吞各国，而国日强，烝于父妾齐姜，生太子申生。又娶二女于戎，大戎狐姬生重耳，小戎生夷吾。公伐骊戎，骊戎女以骊姬，生得如花似玉，娇艳异常，公甚嬖之，生奚齐，其娣生卓子。骊姬欲立己子，赂外嬖梁五与东关嬖五，使言于公曰："若使太子主曲沃，而二公子主蒲与屈，则可以威民而惧戎，且旌君伐。"公乃使申生居曲沃，重耳居蒲城，夷吾居屈。晋献公将立奚齐，与中大夫成谋。骊姬谓申生曰："君梦齐姜，必速祭之。"太子祭于曲沃，归胙于公，公方出田猎，姬置之宫中六日。公至，毒而献之。公祭之地，地坟；与犬，犬毙；与小臣，小臣亦毙。姬泣曰："贼由太子。"太子闻之，奔新城。公杀其傅杜原款。或谓太子辩之，君必明焉。申生曰："君非姬氏，居不安，食不饱，我辩明，姬必有罪。君老矣，吾又使君不乐，何以为孝？"或曰："子其行乎？"申生曰："君实不察其罪，被此名也以出，人谁纳我。"缢于新城。姬遂谮二公子曰，皆知之。重耳奔蒲，复奔翟；夷吾奔屈，复奔梁。献公使荀息傅奚齐。晋献公疾，谓荀息曰："以是藐诸孤，辱在大夫，其若之何？"荀息对曰："臣竭其股肱之力，加之以忠贞，其济，则君之灵也；不济，则以死继之。"公卒，里克以申生之死，及二公子出亡之故，结党杀奚齐，荀息将死之。或曰："不如立卓子而辅之。"荀息立公子卓，以葬里克，又杀卓子，荀息死之。秦穆公、齐桓公遣兵纳公子夷吾，立为晋侯，是为惠公。惠公杀里克、丕郑及七舆大夫，许秦河东五城，以求返国。归而背约不与其在秦也。秦穆

夫人嘱以贾君，贾君色未衰，归而烝于贾君，贾君泣从之，而请葬其太子申生，晋侯许之，改葬太子。狐突往新城，遇太子于路，使之曰："夷吾无礼，吾得请于帝矣，敝于韩。"晋饥，乞籴于秦，秦输之粟。秦饥，乞籴于晋，晋闭之籴。秦伐晋，晋惠公与秦穆公战于韩，秦获晋侯。秦穆公夫人姬氏，惠公之姑也，为之请于穆公，不杀而仍归之，以惠公子、子圉为质。是岁晋又饥，秦又馈之粟。曰："吾怨其君，而矜其民。"秦穆公以女妻子圉，子圉自秦逃归。晋惠公卒，子圉立，是为怀公。其妻在秦，是为怀嬴。

初晋公子重耳，自翟奔齐，齐桓公妻以宗女姜氏。居五年，无去心。赵衰与舅犯谋行，齐女侍者闻之，以告其主姜氏，姜氏杀侍者，与赵衰等谋，醉重耳，载之以行。及曹，曹共公闻其骈胁，使之浴，迫而观之。僖负羁之妻曰："吾观晋公子之从者，皆足以相国，若归，必得志于诸侯，得志于诸侯，而诛无礼，曹其首也。子盍早自贰焉。"乃馈盘飧，置璧焉，公子受飧返璧。及宋，宋襄公赠以马二十乘。及郑，郑文公亦不礼焉。去之楚，楚子飨之，送诸秦。秦穆公纳女五人，怀嬴与焉。秦纳重耳，怀公圉奔高梁，杀之。重耳立，吕甥、却芮将弑之，寺人披以告。晋侯潜会秦伯于王城，秦伯诱吕、却而杀之。晋侯逆夫人嬴氏以归，即侄妇怀嬴也。因归文公为妻，以后复号文嬴。周王子叔带以戎兵入寇王室，襄王出适郑，处于氾，秦穆公师于河上，将纳王。狐偃言于晋侯曰："求诸侯莫如勤王，诸侯信之，且大义也。"晋侯辞秦师而下逆王入于王城，取叔带于温，杀之。晋侯朝王，王与之阳樊温原攒茅之田。原不服晋，晋侯围原，命三日之粮，原不降。命去之，谍出曰："原将降矣。"军吏请待之。公曰："信，国之宝也，民之所庇也，得原而失信，何以庇之？"所亡滋多，退一舍而

原降。

初晋文公为公子出亡时，过卫过曹，曹卫俱不礼焉。过宋，宋襄公礼之。宋以其善于晋侯也，叛楚即晋。楚令尹子玉，帅师伐宋，围缗。鲁以楚师伐齐，取谷。宋公孙固如晋告急，晋先轸曰："报施救患，取威定霸，于是乎在矣！"狐偃曰："楚始得曹，而新婚于卫，若伐曹卫，楚必救之，则齐宋免矣。"于是搜于被庐，作三军，侵曹伐卫。楚人入卫，晋人救曹，执曹伯以畀宋人，令无入僖负羁之家，而免其族。楚师子玉请战，晋侯会齐师、秦师、宋师，与楚师战于城濮。楚师败绩，晋献楚俘于周王。王策命晋侯为诸侯伯。晋侯召周王，会于河阳，诸侯毕朝，郑贰于楚，晋侯、秦伯围郑，郑使烛之武夜见秦穆公曰："郑在晋之东，秦在晋之西，越国鄙远，君知其难也。焉用亡郑以倍邻，邻之厚，君之薄也。"秦伯悦，与郑人盟，使杞子、逢孙、杨孙戍之，乃还。及晋文公薨，子襄公立。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："郑人命我掌此门之管，若潜师以来，国可得也。"穆公访诸蹇叔，蹇叔曰："劳师以袭远不可。"公辞焉。召孟明视、西乞术、白乙丙，使出师。蹇叔送其子白乙丙曰："晋人御师必于崤，崤有二陵焉，其南陵，夏后皋之墓也；其北陵，文王之所避风雨也。子必死是间，予收尔骨焉。"秦师遂东行，及滑，郑商人弦高遇之，以乘韦先，以牛十二犒师，曰："寡君闻吾子将步师，出于敝邑，敢犒从者。"且使遽告于郑。孟明视曰："郑有备矣，不如还也。"灭滑而还。晋原轸曰："秦违蹇叔，而以贪勤民，天奉我也，奉不可失，敌不可纵，必伐秦师。"遂发命，遽兴姜戎，败秦师于崤，获百里孟明视、西乞术、白乙丙以归。文嬴请释三帅，使归就戮于秦，乃舍之。既而使追之，则在舟中矣。孟明稽首曰："君之惠，不以累臣衅鼓，使归就戮于秦，若从君之

惠而免之，三年，将拜君赐。”秦伯素服郊次，向师而哭曰："孤违蹇叔，以辱二三子，孤之罪也，大夫何罪！且孤不以一眚掩大德。”复使孟明视为政。秦穆公复使孟明视伐晋，济河焚舟，取王官及郊，晋人不出。遂自茅津济，封崤尸而还。秦穆公用由余之谋伐戎，并国十二，开地千里，遂霸西戎。周天子使召公过贺秦穆公以金鼓，命为西方诸侯伯。穆公任好薨，子康公罃立。自是秦与晋为仇，而与楚相好矣。

却说楚自熊通僭号称王，并吞诸小国，而国日强。至穆公商臣卒，子庄王旅立，三年不出号令，日夜为乐。伍举入谏，王左抱郑姬，右抱越女，坐钟鼓之间。伍举进曰："有鸟于此，三年不蜚不鸣，是何鸟也？”王曰："三年不蜚，蜚将冲天；三年不鸣，鸣将惊人。”举退曰："吾知之矣。”居数月，淫益甚。大夫苏从又谏。乃罢淫乐听政，所诛者数百人，所进者数百人。任伍举、苏从以政，国人大悦。楚大饥，戎伐楚。庸人帅群蛮以叛楚，麇人率百濮聚于选，将伐楚，楚人谋徙于阪高。蒍贾曰："不可，我能往，寇亦能往，不如伐庸。夫麇与百濮，谓我饥，不能师，若我出师，必惧而归。”乃出师，遂灭庸。群蛮从楚子盟。宋昭公无道，弟公子鲍礼于国人。宋饥竭其粟而贷之，养老尊贤，亲自桓以下，无不恤也。鲍美而艳，鲍嫡祖母宋襄公夫人王姬欲通之，鲍不可，乃助之施。国人奉公子鲍以通于夫人，昭公将田孟诸，未至。夫人使卫伯帅郊甸之师，攻而杀之。公子鲍立，是为文公。晋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宋，宋及晋平。楚庄王伐宋，宋告急于晋，晋师不出，宋及楚平。楚子伐萧，巫臣曰："师人多寒，王巡三军，抚而勉之，三军之士，皆如挟纩。”遂灭萧。楚灭舒蓼而疆之，及滑汭，盟吴越而还。

时有夏姬，郑女也，貌极美而善淫，淫其兄子蛮，子蛮夭

死。嫁于陈夏御叔，生征舒，御叔亦为淫死。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，皆藏其近体亵服以戏于朝，饮酒于夏氏，公谓仪行父曰："征舒似汝。"对曰："亦似君。"征舒病之。公出自其厩，射而杀之。孔宁仪行父奔楚，楚入陈，杀夏征舒，虏夏姬，因县陈。申叔时曰："合诸侯以伐陈，讨有罪也。今县陈，贪其富也。以讨始而以贪终，无乃不可乎！"庄王曰："善。"乃复封陈，立成公。庄王将纳夏姬，申公巫臣止之，王乃止。子反欲娶之，巫臣又止之。乃以与连尹襄老，襄老战死于邲，不获其尸。其子黑要烝于夏姬。巫臣使谓夏姬曰："归郑，吾聘汝。"夏姬遂以求襄老之尸为名，归于郑。巫臣因谋聘齐之役，遂适郑，娶夏姬以奔于晋。子反怨巫臣之娶夏姬也，遂杀巫臣之族，而分其室。巫臣乃通吴于晋，教吴乘车，教吴战阵，教吴叛楚，蛮夷属于楚者，吴尽取之，而吴于是始大，通吴于上国。盖夏姬善彭祖接交之术，以故老而复少者之，巫臣必欲娶之，以传其术。归巫臣后，又生男女数人，至百余岁，犹如二三十岁时。后与巫臣皆仙去。所著有夏姬秘诀二十七卷，皆言男女采补交接之事，其书不传，即今妖狐术也，此系闲话不题。

却说郑既受盟于楚，又二于晋。楚子围郑，晋荀林父救郑，与战于邲，晋师大败，郑属于楚。初庄王宴群臣，命美人行酒。日暮，酒酣烛灭，有引美人衣者，美人援绝其冠缨，请趣火视之。王曰："奈何显一妇人之节，而辱士乎？"命曰："今日与寡人饮，不绝缨者，不欢。"群臣尽绝其缨，而火，极欢而罢。及围郑之役，有一臣常在前，五战五获首，遂得胜。询之，则夜绝缨者也，因以美人赐之，人心悦服，遂楚大霸诸侯。楚庄王旅卒，子共王审立。晋悼公周复霸，三驾而楚不敢与之争。春秋之世，自晋文公后，晋霸于北，北方诸侯，

晋主之；楚霸于南，南方诸侯，楚主之。齐服于晋，秦服于楚，而郑为必争之地。郑服于晋，则楚伐郑，郑服于楚，则晋伐郑。所谓伐者，入其乡邑，淫其妇女，掳其民人，服则盟而还之，不甚杀人。故郑风不过妇女淫乱，犹可以为国也。如是者八十余年，郑几于亡，后赖子产为政，善于治国，又善于事大国，乃四十余年不被兵。宋向戌善于晋执政赵文子，又善于楚令尹子木，请合二国之好，弭兵释争。为会于宋，除齐秦外，使二国之属国，交相见。于是晋楚分霸。楚属国陈侯、蔡侯，北燕、杞伯、胡子、沈子、白狄朝于晋；晋属国宋公、鲁侯、郑伯、许男朝于楚，如是者十八年。

自晋会诸侯于平邱，而晋不复主诸侯。是年，楚公子比弑灵王，公子弃疾杀比自立，是为平王。平王使伍奢为太子建师，费无极为副。为建娶妻于秦，无极与迎，先归，谓平王曰："秦女极美，王可自娶之。"平王遂自娶建妻，置建于城父。费无极复谗建将叛，王执伍奢，使司马奋扬杀子建。奋扬告建使行，建奔宋。平王使召伍奢二子，伍尚来归，弟伍员奔吴。楚杀奢、尚，伍员欲报之，求用于吴。吴自巫臣教战以来，而吴渐强，至寿梦称王。寿梦四子：长诸樊，次余祭，次夷昧，次季札。札最贤，寿梦欲立札，札让不可，乃立诸樊，约以次相传，必致国于札。三兄俱以酒色狂乐，自促其寿。及夷昧卒，以国授札，札逃去，吴人立夷昧之子僚。诸樊之子光使专诸弑僚而自立，是为阖闾。用伍员，复以孙武子为将而伐楚，五战及郢，楚昭王奔随。吴人入郢，以班处宫，而淫其妇女，孙子乃去。伍员使人取平王之尸，鞭之三百。申包胥乞师于秦，秦伯使就馆，包胥依庭墙而泣，勺饮不入口者七日。秦哀公为赋无衣，秦师乃出，申包胥以秦师救楚。于越乘吴兵在楚，兴师入吴。阖闾闻有越师，又与秦战不胜，乃弃楚归，楚昭王入郢

复位。吴伐越，越子勾践御之，败吴于槜李。阖闾伤将指卒，子夫差嗣位。夫差使人立于庭，苟出入，必叫曰："夫差尔忘越王之杀尔父乎？"则应曰："唯，不敢忘！"三年乃报越。吴伐越，败越于夫椒，遂入越。越勾践以甲楯五千栖于会稽，用范蠡计，使大夫种，因吴太宰嚭以行成于吴。夫差将许之，伍员不可，勿听。员退而告人曰："越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二十年后，吴其为沼乎！"吴及越平。勾践反国，劳身焦思，卧薪尝胆，养士爱民，与范蠡、文种谋吴。以古今绝色如花似玉国色天香之美女西施馈吴，西施得宠，教之荒淫失政。吴内荒于色，外荒于兵，而国日危矣。伍员数谏，反赐之死。吴伐齐，败齐师于艾陵。与晋定公会于潢池，而吴霸诸侯。越勾践日夜谋吴，生聚教训，知众可用。因吴与晋会，乘虚伐吴。吴王兵败，栖于姑苏，使人行成于越。勾践欲许之，范蠡不可，勾践听之，夫差自杀。勾践以众北渡淮，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，致贡于周天子。周王使人赐以胙，命为伯，使使号令齐楚秦晋，歃血盟而去，横行江淮，诸侯毕贺。迨范蠡去而文种诛，势稍弱。其后六卿分晋，并为韩赵魏三国，田和篡齐，新国四，加旧国秦楚燕，是为战国七雄。至秦孝公用商鞅之计，而秦渐强，并吞之势成矣。夫春秋之世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，不得保其社稷者，不可胜数。男女乱伦，恬不为怪，公卿大夫，易室饮酒。先师孔子为世道人心忧惧，乃因鲁史以作春秋，为百王之大法，而物则民彝，赖以不坠。不知孔子之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　九　回

## 简王后　至灵王　时生孔圣

诗曰：

孔子孔子，大哉孔子。孔子之前，未有孔子。

孔子之后，未有孔子。孔子孔子，大哉孔子。

却说孔子，名丘，字仲尼，鲁人，今为山东曲阜县。宋微子启弟微子衍之后也。衍号微仲，五传至弗父何，逊国于其弟厉公，世为宋卿。何生宋父周，周生世父胜，胜生正考父，考父生孔父嘉，五世亲尽，别为公族，始以孔为氏焉。宋华督见孔父之妻于路，目逆而送之曰："美而艳。"遂攻杀孔父而娶其妻。嘉生金父，金父生睾夷，睾夷生防叔，防叔避华氏之乱而奔鲁。生伯夏，伯夏生叔梁纥。娶施氏，生九女而无子。其妾生孟皮，孟皮病足。纥乃求婚于颜氏，颜氏有三女，其幼曰徵在。颜父问三女曰："陬大夫虽父祖为士，然其先圣王之裔。今其人身长十尺，武力绝伦，吾甚贪之。虽年长性严，不足为疑，三子孰能为之妻？"二女莫对。徵在进曰："从父所制，将何问焉！"父曰："即尔能矣。"遂以妻之。徵在求子，祷于尼丘之山。徵在升山时，草木之叶皆上起，及祷毕而下，草木之叶皆下垂。是夜梦黑帝见召，嘱曰："汝有圣子。"觉而有孕。于周灵王二十一年，庚戌十月庚子，夏正八月二十七日，生孔子于鲁昌平乡。先是未生时，有麒麟吐玉书于阙里，其文曰："水精之子，继衰周而为素王。"颜氏异之，以绣绂

系麟之角，信宿而去。怀妊十一月生，诞生之辰，有二龙绕室，五老降庭。颜氏房中，闻钧天之乐，空中有声云："天生圣子。"孔子有异相，牛唇虎掌，鸳肩龟脊，海口辅喉，项门状如反宇，中低而四旁反高。胸有文曰："制作定世符。"父纥曰："此儿秉尼山之灵。"因名曰丘。

孔子生三岁，父叔梁纥卒，葬于鲁东防山。六岁为儿嬉，尝陈俎豆，设礼容。十七岁，鲁大夫孟僖子，病且死，戒其嗣懿子与其弟南宫敬叔，往学礼焉。十九岁，娶宋亓官氏。二十岁，为鲁委吏，料量平。二十一岁，为乘田，养蓄蕃息。是岁子鲤生，其生也，鲁君适以鲤赐孔子，孔子荣君之赐，因名曰鲤，字伯鱼。二十二岁，始教于阙里，颜闵之徒，皆受学焉。二十四岁，母颜氏卒，合葬于防。二十七岁，郯子来朝，夫子见而问官。二十八岁，见郯子而学礼，既而告人曰："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，信哉！"二十九岁，闻师襄善琴，往学焉。三十一岁，齐景公遣使聘孔子，孔子遂适齐。齐有一足之鸟，飞集于公朝，舒翅而跳。齐侯使问孔子，孔子曰："此鸟名商羊，水祥也。昔童儿屈于脚，振肩而跳，且谣曰：'天将大雨，商羊鼓舞。'将有大水为灾。"顷之，大霖雨，水溢。景公曰："圣人之言，信有徵矣。"三十二岁，景公欲以廪邱之邑为养，辞不受。谓子弟曰："吾闻之，君子当有功受赏，今吾言而君未行，先赐邑，其不知某亦甚矣！"三十四岁，谓南宫敬叔曰："吾闻周有老聃，博古知今，通礼乐之原，明道德之归，则吾师也，今将往学焉。"敬叔言于鲁君，赐之车马侍御，与敬叔俱适周，见老聃而学礼焉。老聃曰："子所言，其人与骨，俱已朽矣，独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时则驾，不得时则蓬累而行。吾闻之，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。凡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，好议人者也，博辩弘远而危其身者，好

发人之恶者也。为人子者，无以有己，为人臣者，无以私己，归而求之于身，则道不远矣。”子曰：“敬受教。”又访乐于苌弘。孔子观乎明堂，睹四门墉，有尧、舜、桀、纣之象，又有周公抱成王，负扆朝诸侯之图。谓从者曰：“夫明镜所以察形，往古所以知今，人主不务袭其所以安，而忽其所以危，是犹却走而求及前人也，岂不惑哉！”又入后稷之庙，有金人，三缄其口，而铭其背曰：“古之慎言人也，诫之哉！无多言，多言多败。无多事，多事多患。安乐必戒，无行所悔，勿谓何伤，其祸将长，勿谓何害，其祸将大，勿谓不闻，神将伺人。焰焰不灭，炎炎若何，涓涓不塞，流为江河，绵绵不绝，或成网罗，毫末不扎，将寻斧柯，诚能慎之，福之根也。口是何伤，祸之门也。强梁者不得其死，好胜者必遇其敌，盗憎主人，民怨其上。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，故下之，知众人之不可先也，故后之。温恭慎德，使人慕之，执雌持下，人莫逾之，人皆趋彼，我独守此，人皆惑之，我独不徙，内藏我智，不示人技，我虽尊高，人莫我害。江海虽左，长于百川，以其下也。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，诫之哉！”顾谓弟子曰：“小子识之，此言实而中情。”夫子自周返于鲁，而道益尊，弟子弥众，远方来受业者，盖三千焉。三十五岁，昭公出奔，孔子适齐，舍于外馆。景公造焉，宾主之使既接，而左右白曰：“周使适至，言先王之庙灾。”公问曰：“何王之庙？”孔子曰：“必釐王之庙。”公曰：“何以知之！”子曰：“釐王变文王之政，而作玄黄华丽之饰，宫室高崇。舆马奢侈，而勿可振，天灾所宜加也。”俄顷果报釐王庙灾。公曰。“善乎圣人之智，过人远矣。”三十七岁，在齐闻韶，三月不知肉味，齐人称之。景公问政，大悦，将以尼溪之田封孔子，晏婴沮之，孔子遂行，返于鲁。四十二岁，在鲁，季桓子穿井，得土缶中若

羊，问仲尼云得狗。仲尼曰“以丘所闻，羊也。某闻之，木石之怪，夔、罔俩；水之怪，龙、罔象；土之怪，羵羊。”吴伐越，堕会稽，得骨节专车。吴使使问仲尼：“骨何者最大？”仲尼曰：“禹会群臣于会稽，防风氏后至，禹杀而戮之，其骨节专车，此为大矣。”吴使曰：“谁为神？”仲尼曰：“山川之神，足以纲纪天下，其守为神。”吴使曰：“防风何守？”仲尼曰：“汪罔氏之君，厘姓，在虞夏商为汪罔，在周为长翟，今谓之大人。”客曰：“人长几何？”仲尼曰：“僬侥氏三尺，短之至也，长者不过十倍之，数之极也。”使曰：“善哉圣人。”四十四岁，在鲁，时季氏强僭，阳虎专政，孔子不仕，退而修诗书礼乐，弟子益众。四十六岁，在鲁，观于鲁桓公之庙，有欹器焉。问于守朝庙者，此为何器。对曰：“此宥坐之器。”子曰：“吾问宥坐之器，虚则欹，中则正，满则覆，明君以为至诚，故常置之于坐侧。”顾谓弟子曰：“试注水焉。”乃注水，中则正，满则覆。夫子喟然曰：“呜呼，夫物乌有满而不覆者哉！”子路进曰：“敢问持满有道乎？”子曰：“聪明睿知，守之以愚；功被天下，守之以让；勇力振世，守之以怯；富有四海，守之以谦，损之又损，所谓道也。”四十七岁，鲁定公以为中都宰，制为养生送死之节，长幼异食，强弱异任，男女别途，路不拾遗，器不雕伪，市不二价。为四寸之棺，三寸之椁，因邱陵为坟，不封不树，行之一年，四方则之。公曰：“学子之法以治鲁国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虽天下可也，何但鲁国哉！”于是定公以为司空，乃别五土之性，而物各得所生之宜。五十一岁，为鲁司寇，摄行相事，理朝政，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于两观之下。子贡进曰：“夫少正卯，鲁国之闻人也。今夫子为政，而始诛之，或者太过乎？”夫子曰：“天下有大恶五，而窃盗不与焉，心逆而险；行僻

而坚；言伪而辩；记丑而博；顺非而泽；五者有一于身，则不免君子之诛，而少正卯兼有之，此乃人之奸雄者也，不可以不除也。”五十二岁，齐大夫犁锄言于景公曰：“鲁用孔子，其势危齐。”乃使使告鲁，为好会，会于夹谷。鲁定公将以乘车往，孔子摄相事，曰：“臣闻有文事者，必有武备，请具左右司马以从。”定公曰：“诺。”会齐侯于夹谷，为坛位，土阶三等，以会遇之礼相见，揖让而登，献酬之礼毕。齐有司趋而进曰：“请奏四方之乐。”景公曰：“诺。”于是旍旄羽袚，矛戟剑拨，鼓噪而至，孔子趋而进，历阶而登，不尽一等，举袂而言曰：“吾两君为好会，夷狄之乐，何为于此，请命有司。”景公心怍，麾而去之。有顷，齐有司请奏宫中之乐，景公曰：“诺。”优倡侏儒，为戏而前。孔子趋而进，历阶而登，不尽一等，曰：“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，请命有司。”齐人莫应。孔子曰：“齐鲁一也，鲁左右司马何在？”鲁左右司马加以法焉，手足异处。景公惧而动，知义不若，乃返所侵鲁之郓、汶阳、龟阴之田以谢过。五十四岁，孔子言于定公曰：“臣无藏甲，大夫无百雉之城，今三家过制，请损之。”使仲由为季氏宰，将堕三都。于是叔孙先堕郈，季氏将堕费，公山弗狃叔孙裸率费人袭鲁。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，登武子之台，费人攻之弗克，孔子命申句须、乐颀下伐之。费人北，国人追之，败诸姑篾。二子奔齐，遂堕费。将堕郕，公敛处父谓孟孙曰：“堕郕齐人必至北门，且我孟氏之保障，无郕，是无孟氏也，我将弗堕。”十二月，公围郕，弗克。五十五岁，孔子相鲁，鲁大治。齐人闻而惧，用犁锄谋，馈女乐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听政，郊，又不致膰肉于大夫。孔子遂行，适卫，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。五十六岁，在卫，卫灵公致粟六万，居顷之。或赞孔子于灵公，灵公使以兵仗卫孔子，孔子恐获罪

焉。居十月去卫，将适陈，过匡，颜刻为仆，以其策指之。曰："昔吾与阳货入匡，彼缺处，被攻之所也。"匡人闻之，以为鲁之阳虎。阳虎曾暴于匡，孔子貌似阳虎，遂拘孔子五日。弟子惧，孔子曰："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"乃使从者，求解于卫臣宁武子。匡人曰："吾以为阳虎，故围之。今非也，释之去。"过蒲，时子路治蒲，孔子善其政。月余，返乎卫，主蘧伯玉家。卫灵公夫人南子，甚有美色，旧通于宋朝。宋朝者，男子中之美色者也。既通于灵公之母襄姜，复通于灵公夫人南子。宋朝惧，遂作乱，奔晋。自晋归宋，南子思之不置。灵公复为南子召宋朝，男女并宠焉。南子虽有淫行，而复贤慧。尝与灵公夜坐，闻车声辚辚，至阙而止，过阙复鸣，南子曰："此必蘧伯玉也。"灵公曰："何以知之？"南子曰："君子不为昭昭饰节，不为冥冥堕行。吾闻之，蘧伯玉君子也，是以知之。"公使人问之，果伯玉也。孔子主伯玉家，南子使人谓孔子曰："四方君子不辱，欲与寡君为兄弟者，必见寡小君，寡小君愿见。"孔子辞谢，不得已入见之。孔子入门，北面稽首，夫人答拜，环珮之声璆然，隔帘相见而出。居月余，灵公与夫人同车，宦者雍渠参乘，使孔子为次乘，招摇市过之。孔子丑之，去卫适曹。又去曹适宋，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下。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，伐其树。孔子遂微服宋，适郑，与弟子相失，孔子独立东郭门。郑人或谓子贡曰："东门有人，其额似尧，状类皋陶，肩类子产，自腰以下，不及禹三寸，累累若丧家之狗。"子贡以实告。孔子欣然笑曰："形状末也，而似丧家之狗，然哉！"遂至陈，主司城贞子家。五十九岁，自陈过蒲，会公叔氏以蒲叛，蒲人止孔子。弟子有公良孺者，以私车五乘，从孔子，贤而勇。曰："吾昔从夫子，遇难于匡，今又遇难于此，命也！吾与夫子再罹难，宁斗而死。"斗甚疾，蒲

人惧，谓孔子曰："苟无适卫，吾出子。"与之盟，出孔子东门，孔子遂适卫。子贡曰："盟可负耶？"孔子曰："要盟也，神不听。"卫灵公闻孔子来，郊迎问曰："蒲可伐乎？"对曰："可！"灵公曰："晋大夫以为不可，今蒲，卫之所以待晋楚也，以卫伐之，无乃不可乎！"孔子曰："其男子有死之志，妇人有保西河之志，吾所伐者，不过与公叔氏同叛者四五人。"灵公曰："善。"乃不伐蒲。晋佛肸为中牟宰，赵简子攻范中行，伐中牟。佛肸叛，使人召孔子，孔子欲往，子路不悦，已而竟不行。将西见赵简子，至河，闻窦鸣犊、舜华二人见杀。临河叹曰："美哉水，洋洋乎，某之不济此，命也夫！"子贡曰："何谓也。"孔子曰："二人皆贤大夫也，赵氏未得志时，用此二人，而后从政，君子恶伤其类，故余云然。"遂反乎卫，主蘧伯玉家。他日，灵公问陈，孔子对以未学。明日与孔子语，见飞鸿仰视之，色不在孔子，孔子遂行，复如陈。六十岁在陈，夏鲁桓僖之庙灾，南宫敬叔救火，孔子在陈，闻之曰："灾必桓僖庙乎！"已而果然。秋季桓子病，谓其嗣康子曰："我死，汝必相鲁，相鲁必召孔子。"康子立，欲召仲尼。公之鱼曰："昔吾先君用之不终，为诸侯笑，今又用之不能终，是再为诸侯笑矣。"康子曰："然则谁召而可？"曰："必召冉求。"于是使使召冉求，冉求将行，孔子曰："鲁人召求，非小用之，将大用之也。"是日，孔子有归与之叹。归与六十一岁，自陈如蔡。六十二岁，自蔡如叶。叶公问政，既而反乎蔡，有问津诸章。六十三岁，孔子在陈蔡之间，楚使人聘孔子，孔子将往拜礼，陈蔡大夫谋曰："孔子用于楚，则陈蔡危矣。"相与发徒兵，周孔子于野。孔子曰："诗云：'匪兕匪虎，率彼旷野。'吾道非耶，吾何为于此？"子贡曰："夫子之道至大，天下莫能容。"颜回曰："不容何病，不容然后见君子。"

孔子遭围，讲诵弦歌不衰，使子贡至楚。楚昭王兴师来迎，然后得免。时楚昭王渡江，有一物触王舟，使使问孔子。孔子曰："此萍实也，其甘如蜜。"使曰："何以知之？"子曰："吾昔之郑，适乎陈之野，闻小儿谣曰：'楚王渡江得萍实，大如斗，赤如日，剖而食之甘如蜜。'得无是乎！"验之果然。楚昭王将以书社之地七百里封孔子，楚令尹子西沮之，昭王乃止。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。六十四岁，在卫，先时卫灵公夫人南子，淫于宋朝，灵公之太子蒯聩，献地于齐，过宋野，宋野人歌曰："既定尔娄猪，盍归吾艾豭。"太子羞之，谓戏阳速曰："从我朝少君，我顾，乃杀之。"速曰："诺。"乃朝夫人，太子三顾，速不进，夫人见其色，啼而走曰："蒯聩将杀余。"公执其手以登台，太子奔宋，尽逐其党。及灵公薨，蒯聩之子辄立，蒯聩欲入，辄兴兵拒之，诸侯数以为让。卫君欲得孔子为政，子路曰："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"子曰："必也正名乎！"子路曰："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，奚其正。"故子路仕于卫。六十六岁，夫人亓官氏卒。期年，伯鱼犹哭，孔子闻之曰："谁与哭者？"门人曰："鲤也。"子曰："嘻，其甚也！"伯鱼闻之，遂除之。六十八岁在卫，冉有为季氏将，与齐师战于郎克之，季康子曰："子于军旅，学之乎？性之乎？"冉有曰："学之于孔子。"康子曰"我欲召之可乎？"对曰："欲召之，则无以小人间之，斯可矣！"康子遂以币迎孔子。孔子至鲁，哀公馆焉。哀公问政，终不能用，乃序书，上自唐虞，下至秦缪。删古诗三千，为三百五篇。晚而喜读易，韦编三绝，修礼记。六十九岁，子伯鱼卒。七十一岁，鲁哀公十四年春，西狩于大野，叔孙氏之车子锄商获麟，伤其左足，见其麇而角，以为不祥，以赐虞人，仲尼观之曰："麟也，孰为来哉！"反袂拭面，涕泗沾袍。曰："麟出而死，

吾道穷矣。”乃因鲁史作春秋，自隐至哀十二公，自王至敬十四王，凡二百四十二年，而绝笔于获麟。笔则笔，削则削，文学如游夏之徒，不能赞一辞。弟子三千，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。颜回、闵损、冉耕、冉雍、端木赐、宰予、仲由、冉求、言偃、卜商、颛孙师、曾点、曾参、澹台灭明、高柴、宓不齐、樊须、有若、公西华，原宪、公冶长、南宫适、公皙哀、颜高、商瞿、漆雕开、公良孺、秦商、颜刻、司马耕、巫马期、梁鳣、琴牢、冉孺、颜辛、伯虔、公孙龙、曹卹、陈亢、叔仲哙、秦祖、奚藏、公祖兹、廉洁、罕父黑、公西箴、壤驷赤、冉季、石处、左郢、狄黑、商泽、任常、郑邦、乐欣、颜之仆、孔忠、漆雕哆、颜哙、颜无繇、公夏首、申枨、邬单、荣旗、悬成、燕伋、原亢、邽巽、施之常、秦非、句并疆、步叔乘。七十二岁，子路死于卫。初卫孔文子圉之妻伯姬，蒯聩之姊也，素通于家人浑良夫。圉卒，子悝执政。蒯聩因浑良夫求入，伯姬劫孔悝，立蒯聩，辄出奔鲁。仲由入，石乞、孟黶以戈击之，断缨，子路结缨而死。悝立蒯聩，孔子在鲁闻卫之乱，叹曰："柴也来，由也其死矣。"七十三岁，壬戌四月己丑，夏正二月十八日，孔子卒。先时七日，蚤作，负手曳杖，逍遥于门，歌曰："泰山其颓乎！梁木其坏乎！哲人其萎乎！"既歌而入，当户而坐。子贡闻之曰："泰山其颓，吾将安仰！梁木其坏，哲人其萎，吾将安仿！夫子殆将病也。"遂趋而入，孔子曰："赐，余畴昔之夜，梦坐奠于两楹之间，此殷礼也。某殷人也，夫明王不兴，无下其孰能宗予！殆将死也。"寝疾七日而没。哀公诔之曰："旻天不吊，不憖遗一老，俾屏余一人以在位，茕茕余在疚，呜呼哀哉尼父，无自律！"子贡曰："君其不没于鲁乎！夫礼失则昏，名失则愆，生不能用，死而诔之，非礼也。称一人，非名也。君两失之。"五月，葬鲁城北泗水

上，弟子皆服心丧三年而去，惟子贡庐于冢上，凡六年。鲁人从冢而家者百余，因名曰孔里。

孔子之弟子颜回最贤，先孔子卒，其传道有曾子。曾子名参，字子舆。父点，学于孔子之门。曾参年十六，孔子在楚，命参之楚，受学焉。参性至孝，尝出薪于野，客至其家，母以手扼臂，参即驰至。问母曰："臂何恙乎？"母曰："今有客至，扼臂以呼汝。"参母死，后母遇参无礼，而供养不衰。尝芸瓜，误斩其根，曾皙怒援杖击之，参仆地，有顷而苏。蹷然而起，进曰："大人用力教参，得无疾乎！"退鼓瑟而歌，欲父听其歌，而知其平也。孔子闻之，告门人曰："参来，勿纳也。昔舜事瞽瞍，索而使之，未尝不在侧，索而杀之，未尝可得。故小杖则受，大杖则走。今参委身待暴怒，以陷父不义，安得为孝乎！"曾子曰："参之罪大矣。"遂造孔子谢过。曾子每读丧礼，泣下沾襟，曰："往而不可还者亲也，子欲养而亲不在，是故椎牛以祭，不如鸡豚之逮亲存也。初吾为吏，禄不及釜，尚欣欣而喜也，非以为多也，乐其逮亲也。既没之后，吾尝南游于楚，得尊官焉，犹北面而涕泣者，非以为贱也，悲不逮吾亲也。"孔子以其能通乎道，故授以一贯之传。曾子以大学圣经一章教弟子，弟子记其意为十传，为千古儒学之宗。

其弟子孔伋，字子思，子鲤之子，孔子之孙也。逮事孔子，而受业于曾子。子思年十六，适宋，宋大夫乐朔，与之言学而怒，遂围子思。宋君闻之，驾而救子思，子思既免。曰："文王拘于羑里，作周易；尼父厄于陈蔡，作春秋；吾困于宋，可无作乎？"于是述父师之意，作中庸。古云：子伋穷居于宋，惧家学不明，作大学以经之，中庸以纬之。学庸皆子思作，甚为近理。初伯鱼卒，其妻转嫁于卫之庶氏。其后死于庶

氏之家，讣于子思，子思哭于庙，门人至曰："庶氏之母死，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？"子思曰："吾过矣，吾过矣！"遂哭于他室，见礼记。

子思之弟子孟子，名轲，字子舆，鲁孟孙之后，邹人也。父激，字公宜，娶仉氏，梦神人攀龙凤，自泰山来，将止于峄，凝视久之，忽见片云坠而寤。时吕巷皆见五色云，覆孟氏居，而孟子生焉。孟子三岁丧父，母有贤德，挟其子以居。始舍近墓，孟子之少也，嬉游为墓间事，踊跃筑埋，孟母曰："此非所以居子也。"乃去，舍近市，嬉戏为贾炫事。母曰："又非所以居子也。"遂徙舍学宫旁，其嬉戏，乃设俎豆，揖让进退。母曰："此真可以居子矣。"遂居之。稍长，就学而归，母纺绩，问曰："学何所至矣？"轲曰："自若也。"母以刀断织，轲问其故，母曰："君子学以立名，问以广知，皆由积累而成，亦犹织之待积而成也，若废学无成，与断机何异！"柯惧，旦夕勤学不息，受业于子思。道既通，值梁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，乃至梁。既而去梁适齐，齐宣王以为客卿。当是时，天下务于合从连衡，以攻伐善战为贤，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不合。退而与万章之徒，序诗书仲尼之道，作孟子七篇，以诏来世。娶由氏，生子名仲子。孟子曰："人皆知以食愈饥，不知以学愈愚。夫学者，崇名立身之本也。"孟子之学，尊孔子，而辟杨墨。曰："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；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。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。"故杨墨之害，亦自是灭息，此孟子不世之功也。或曰佛老之教，甚于杨墨，不知孟子之时，虽未知有佛，而老子生于孔子之前，其害流传已久，何孟子初无一语辟之也！今之人，以儒释道为三教。欲知佛老之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　十　回

## 李老子　释迦氏　说法谈经

诗曰：

图利贪名满世间，不知破衲道人闲。
笼鸡有食汤锅近，野鹤无粮天地宽。
富贵百年难保守，轮回六道易循环。
劝君早觅修行路，一失人身万劫难。

却说佛老二教，与儒家不同。儒家尚诚实，佛老二教尚玄虚。故佛老二教，好托神异之说以自夸。相传自洪荒以来，已有男仙东王公，姓木，名倪，字君明。女仙西王母，姓杨，名回，字婉妗。男子得道者，名隶东王公；女子得道者，名隶西王母。周时仙已八万余人。夫仙家之宝三，曰精、神、气。其入门之诀三，曰炼精、养神、运气。运气之法，叩齿按摩，以鼻吸东南方生气，周身转运，人亦多能为之。但恐或助或忘，为之久而有作辍耳。若炼精，人多惑于释氏之戒，疑而不信，以为真仙宜从苦修得，不知生子继嗣，岂从苦中得乎！且物采人精，尚能神通，况于人乎！夫男女媾精，大易垂焉，采补不过拾女子之余精以自益。又妇女身中，恒结有金丹，譬如草上露时热故取之，则寿而仙，其法无损于女，若有损者，即属傍门外道，天诛之所必及者也。至于养神，乃修天仙正路，无上至真之道，最上一乘之法，不特道家用此而飞升，即佛家亦由此而得度。盖佛氏之教多端，纵苦行劝修俱属皮毛影响，其有

得道者，修法与仙家同。佛家明心见性，即仙家养神法。又鬼得汞而成仙，太阴炼形术，大抵少妇为多。三教俱本于易。道教则兼先后天，其言幻，言尸解飞升，以炼精养神运气为丹头，难学而易成，成则为仙。释教本乎先天，其言寂，言前生来世，以明心见性为觉悟，易学而难成，成则为佛，为菩萨。儒教本乎后天，其言庸，言伦常修齐治平，极其至为圣为贤，所以经世，有大忠、大孝、大贞及有功德于民者，则为神。

儒教前回已经表过，佛教回末便见，今先将道教叙明。孔子云："窃比于我老彭。"彭祖姓篯，名铿，帝颛顼之孙，陵终氏之仲子。陵终氏娶鬼方之女，孕而不育，十一年，开左右胁而出六人，其三曰老彭，封于大彭之墟，即彭城也。至殷之末，年七百余岁，而有少容，好恬静，惟以养神治生为事，善于补导之术，御女多多益办。周穆王闻之，以为大夫，称疾不与政事。王使采女乘辎軿，往问以道，彭祖与采女交，悉授以诸般秘法。采女归，转以教王。王试为之，有验。彭祖知之，乃去，不知所往。彭祖以善御女致寿，尝丧四十九妻，生五十四子，而婢妾不与焉。所著有房中秘术，一百八十六卷。彭祖尚未仙去，天又续生老子。孔子尝问礼于老聃，又曰："吾见老子，其犹龙乎！"老子者，即太上老君也。于商阳甲时，分神化气，始寄胎于玄妙王女理氏腹中。理氏食李而孕，八十一年。暨武丁庚辰二十四祀，二月十五日卯时，降生于楚之苦县濑乡曲仁里。从母左腋而生于李树下，指树曰："此吾姓也。"生时白首，面黄白色，额有参午达理，日月角悬，长耳短目，鼻纯骨，双柱，耳有三漏门，美须广额，疏齿方口。姓李名耳，字伯阳，号老聃。周文王为西伯，名为守藏史。武王时，为柱下史。成王时，游西极大秦竺乾等国，号古先生，化导其国，后流为佛。康王时，还归于周，复为柱下史。昭王时，复欲开

化西域，驾青牛车，过函谷关，关令尹喜知之，求得其道，与尹喜同度流沙。穆王时复还中国。敬王十七年，孔子问礼于老聃。烈王时，过秦，秦献公问以历数。秦时，降峡河之滨，授道安期生。汉文帝时降，文帝遣使问之，老子曰："道德尊贵，非可遥问！"帝即命驾诣之。帝曰："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城，城中有四大，王居一焉，子虽有道，犹朕民也，不能屈，何乃高乎！朕足使富贵贫贱人。"老子乃拊掌坐跃，冉冉在虚空中，如云之升，去地百余丈，良久俯而答曰："今上不至天，中不类人，下不居地，何民之有？陛下焉能令之富贵贫贱乎！"帝下辇，稽首礼谢，授帝以道德二经。汉桓帝时降天台，授葛孝先上清灵宝大洞诸经。唐高祖时，降羊角山，语吉善行，唐公受命符。玄宗天宝初，降丹凤门，帝亲享于兴庆宫。宋政和二年，降华阳洞天，授梁先生加句天童护命经。盖无世不出，先尘劫而行化，后无极而常存，隐显莫测，变化无穷，普度天人，不可具述。

老子于汉顺帝时，传道法于张道陵。张道陵字辅汉，子房八世孙，身长九尺二寸，庞眉广颡，朱顶绿睛，隆准方颐，目有三角，伏犀贯顶，玉枕峰起，垂手过膝，美髭髯，龙蹲虎步，丰下锐上，望之俨然，汉光武建武十年，生于天目山。初母氏梦大人，自北斗魁星中降至地，长丈余，衣绣衣，以蘅薇香授之。既觉，衣服居室，皆有异香，经月不散。感而有孕。及生日，黄云笼室，紫气盈庭，室中光气如日月，复闻昔日之香，浃旬方散。七岁通道德经，天文地理，河洛图纬之书，举贤良方正，身虽仕而志在修炼。无何，隐北邙山，有白虎衔符文，置座旁。和帝徵为太傅，封冀县侯，三诏不就。入蜀，爱蜀中溪岭深秀，遂隐于鹤鸣山。山有石鹤，每鸣，则有得道者。道陵居此，苦节学道，啬气养神，鹤乃鸣。弟子有王长

者，相与炼龙虎大丹。一年，有红光照室；二年，有青龙白虎绕护丹鼎；三年丹成。真人年六十余，饵之，若三十许人，行及奔马。与王长入北嵩山，遇绣衣使者告曰："中峰石室，藏上三皇内文，黄帝九鼎，太清丹经，得而修之，乃升天也。"于是真人斋戒七日，入石室，足所履处，蛩然有声，即掘其地取之，果得丹书。精思修炼，能飞行遥听，得飞形散影之妙。每泛舟池中，诵经堂上，隐几对客，杖藜行吟，一时并赴，人莫测其灵异。西域房陵间，有白虎神，好饮人血。每岁，其乡杀人祭之。真人召其神戒之，遂灭。又梓州有大蛇，鸣则山石振动，时吐毒雾，行人中毒辄死。真人以法禁之，不复为害。顺帝壬午岁，正月十五夜，真人在鹤鸣山，闻鸾佩珊珊，天乐隐隐，香花覆地，紫云满空。瞪目东瞻，见紫云中，素车一乘，驾五白龙，车旁旌旗仪卫甚盛，车中一神人，仪容若冰，玉手执五明宝扇，项负八景圆光，身长丈六，神光照人，不可正视。车前一人，敕真人曰："子勿惊怖，吾即太上老君也。"真人礼拜，老子授真人三洞经箓，雌雄二剑，都功印一枚，冠衣方裙朱履各一副。且曰："与子千日为期，后会阆苑。"真人乃叩头领讫。日味秘文，按法遵修千日，内顾五脏，外集三万六千神。又感玉女教以吐纳清和之气，摄伏精邪隐遁出没，皆得自然，乃还阳平山。以飞仙轻举之法，付嗣，师仍还鹤鸣山。上帝遣使者，持玉册，受道陵以正一真人之号，谕以行当飞升。真人乃以盟威都功等诸品秘箓，斩邪二剑，玉册玉印，以授其长子衡，戒之曰："此文总统三五步罡，正一之枢要，驱邪诛妖，佐国安民，世世子孙，绍吾之位，非吾家子孙不传。"谓弟子王长、赵升曰："尚有余丹，二子可分饵之，今日当随吾上升矣。"亭午，群仙仪从毕至，玉女二人，引真人夫人雍氏，升登黑龙紫舆，天乐拥导，于云台峰，白日升天。

时真人年一百二十三岁。今其子孙，世袭真人，居于江西广信府贵溪县之龙虎山。

道陵之后，至唐时，又有吕洞宾。洞宾名岩，唐蒲州永乐县人。祖渭，礼部侍郎。父让，海州刺史。贞元十四年，四月十四日巳时生，因号纯阳子。初母就蓐时，异香满室，天乐浮空，一白鹤自天而下，飞入帐中不见。生而金形木质，道骨仙丰，鹤顶龟背，虎体龙腮，凤眼朝天，双眉入鬓，颈修颧露，额阔身圆，鼻梁耸直，面色白黄，左眉角一点子，足下纹起如龟。少聪明，日记万言，矢口成文，身长八尺二寸。游庐山，遇火龙真人，传天遁剑法。唐会昌中，两举进士不第，时年六十四岁，游长安酒肆，见一道士，青巾白袍，相与吟诗，谈论甚洽。道士曰："吾云房先生也，居终南鹤岭，子能从吾游乎？"洞宾未应。云房因与同憩肆中，云房自为执炊，洞宾忽就枕昏睡，梦以举子赴京，状元及第，始自郎署，擢台谏翰苑秘阁，及诸清要，无不备历。两娶富贵家女，生子婚嫁蚤毕，孙曾振振，簪笏满门。如此几四十年，又独相十年，权势薰炙，偶被重罪，籍没家资，分散妻孥，流于岭表，一身孑然，穷苦憔悴，立马风雪中，方兴浩叹，恍然梦觉，炊尚未熟。云房笑吟曰："黄粱尚未熟，一梦到华胥。"洞宾惊曰："先生知我梦耶？"云房曰："子适来之梦，升沉万态，荣悴千端，五十年间一瞬息耳！"洞宾感悟，遂拜云房，求度世之法。云房凡十试洞宾，洞宾不为动。云房授以黄白之术，洞宾曰："所作金银有变乎？"云房曰："三千年后，复还本质耳！"洞宾曰："误三千年后人，吾不为也。"云房笑曰："子推心如此，三千功行，即此在矣。"悉传以上真秘诀。洞宾既得云房之道，兼火龙真人无遁剑法，始游江淮，试灵剑，除蛟害，隐显变化，四百余年。常游湘潭、岳、鄂及两浙间，时时济度人。

其余诸仙颇多，不能尽述。

又中国川陕云南之西曰西藏，西藏之西曰西域，西域大秦、天竺等国，凶顽暴虐，创为锉烧舂磨等刑。老子悯其人类将尽，因至其地，用手一指，其锉烧舂磨等具，或断或折，俱无所施。因教国王以仁慈，遂开化于西域，号古先生。其后大茅草王，老而无子，传位大臣，出家学道，得成正果。弟子以笼盛尸，悬树上，猎人射之，滴血于地。出二甘蔗，日炙，出一男一女，即善生与妃，后为甘蔗王。甘蔗王斥四子于雪山北，以德化人，成大国。于中国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，山川震动，五色光贯太微。太史苏田奏曰："有大圣人生于西方，一千年后，声教及此。"时天竺迦维卫国，净饭王妃摩耶氏，梦天降金人，遂有孕。是日生太子于右胁，姓刹利，名悉达多。初生时，放大智慧光明，照十方世界。地涌金莲，捧住双足。东西南北，各行七步。分开玉指，指上天下地。作狮子吼声，曰天上地下，东西南北，惟我为尊。至周昭王四十二年二月八日，年十九，欲求出家。是夜子时，有一天人，名曰净居，于窗牖中叉手曰："太子出家，时至，可去矣！"太子闻言，心生欢喜，即逾城而去，于檀特山中修行。又至象头山，日食麻麦，参悟性灵，经一十六年，而道成。入水火，贯金石，乘虚不坠，触实不碍，千变万化，不可穷极。既而于鹿野苑中，论道说法。又于灵山会上，拈花示众，以灯喻法，住世四十九年。于周穆王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，天地震动，西方有白虹十二道，连夜不灭。太史扈多曰："西方有大圣人死，衰相现耳。"遂圆寂于拘尸那城。既圆寂后，复从棺起，为母说法。既返，金光直透。忽空中化三昧火，将棺自焚，是为世尊，又号如来，化为金身丈六，圆光七尺，顶上肉髻，光明显照。其根长广而绕于耳，眉间有白毫，其毫中空右旋，宛转如

琉璃筒。释迦传一祖摩诃迦叶，迦叶传二祖阿难，至菩提达摩，凡二十八传，是为西天二十八祖。

达摩于梁武帝普通元年，自西土泛海至金陵，与武帝语，师知几不契，遂去梁，折芦渡江，止嵩山少林寺，终日面壁而坐。九年，形入石中，拭之益显。达摩以法宝袈裟授慧可曰："如来以正法眼藏付迦叶，展转至我，今以付汝。吾灭度后二百年，衣钵无传。自初祖达摩，始至中国，以钵盂、锡杖、袈裟，传二祖慧可，慧可传三祖僧灿，僧灿传四祖道信，道信传五祖宏忍，宏忍传六祖慧能，是为中原六祖。"慧能姓卢，初五祖欲传衣钵，令寺僧各述一偈。上座神秀曰："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不会染尘埃。"时慧能在碓坊杵臼之间，夜书于秀偈旁曰："菩提本非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用拂尘埃。"五祖来观，心契其语，法嗣遂定，传以衣钵。池州使君问曰："会中五百僧，不付衣钵，为恁付与卢行者？"五祖曰："虽五百人，四百九十九人会佛法，惟卢行者不会佛法，他则悟道，谓之过量人，方传得衣钵。"六祖于韶州曹溪说法，乃置衣钵而不传。于是言佛法者，群推道场教主观世音矣。

观世音者，乃鹫领孤竹国祇树园施动长者第三子，施善化身，托生于北阙国中，今并归日本国。父妙庄王，姓婆，名伽。母伯牙氏。初妙庄王无嗣，祝于其国西岳香山寺，天帝以其父好杀，夺其嗣而与之女。长曰妙清、次曰妙音、三曰妙善。妙善生时，异香满座，霞光遍室。幼而聪敏，便欲了人间事。至九岁，力阻父命，誓不成姻。后因长次二女，招二郎。父乃强妙善毕偶，妙善不从，乃禁于后园中。善守净弥笃，再舍入汝州龙树县白雀寺为尼，暗命僧头夷优寺劝化之，百计不从，无奈善何！乃厄以苦行，妙善朝汲水，暮听经，晨焚扫，

昼柴炊，毫无难色。诚感上天，使三千八百天龙持护，伽蓝扫地，东海龙王扫尘，六丁上香，游奕点烛，伽雀进茶，飞猿进菜，白虎衔柴，飞走毛墙滋化，八洞神仙献果。夜夜风雷喧吓，鬼神走动，众僧惧，而复命于妙庄王。庄王遣五城兵马忽必力，驱兵围寺焚之。而妙善口叩灵山世尊，齿啮玉指，喷血成红雨，灭火救寺，五百僧咸无恙。忽必力再火再息，三火三息。无奈奏闻庄王，庄王怒，命必力捆押妙善入法场，阴以母旨救之。盖深爱三女之慈顺，欲其完聚成婚，以摄国政也。岂意妙善色不变，而志愈坚。乃囚于冷宫，日夜宫娥父母苦劝不听，反出语激父。父大怒，立命必力斩讫回报。土神忙奏玉帝，赐以红光罩体，刀砍刀断，枪刺枪截，乃赐红罗绞死。时有一虎跳入法场，负善而去。庄王曰："不孝儿，当得恶报。"不知天使猛虎负善入于黑松林中，正所以完善之正果也。善一时昏晕，真灵杳杳，不知去向。忽一童子，手执幢幡，请曰："阎君有命迓公主，闻公主大慈惠，十王恭候于步天桥。"善如命行，只见鬼门关上，牛首跪门，夜叉秉烛，铁头扫地，诸王于桥上盖锦，紫云布地，玉辇相迎，歌女侍侧。善谢之曰："妾有何德，敢辱宠招。"诸王曰："闻大慈悲，愿侍经筵。"善曰："阿弥，善哉，善哉！"不意一诵，而天花乱坠，地拥金莲，铁狱铜枷，尽为齑粉。凡诸造业者，都脱离地狱，八千余部之地狱尽空。诸判官奏曰："从来赏善罚恶，非地狱无以待凶人。今大慈悲说法，而地狱颓矣！似此久留，则铁无坚狱，天帝闻之，必有罪责矣，急请邀返阳间。"诸王乃车送于孟婆亭而别，命狱卒引至黑松林还魂。善醒曰："吾以升天界矣，奈何复至此乎！"沉吟芳草，不知去向。已而释伽如来，驾云和南而揖，因戏之曰："草芦中堪并坐，吾与汝并坐片时以聊生也。"善曰："奈何以披毛之语渎我耶！"释伽曰：

“愿带往香山可乎？”善不答。释伽曰：“吾戏汝耳！汝心坚矣，吾非别者，乃佛祖释伽是也，特来示汝去处。”善稽首称谢曰：“何处？”释伽曰：“越国南海中间普陀岩是汝去处，吾代呼地龙，化一座莲台，渡洋而过。”于是白虎为之衔木，龙王为之拥土，四部天王为之柱石。善坐普陀岩九载功成，割手目以救父病，持壶中甘露以救万民。上帝封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菩萨，左善才，右龙女，一家骨肉，俱升天界。父妙庄王，为善胜仙官。母伯逻氏，为劝善菩萨。大姊妙清，为大善文殊菩萨，青狮骑坐。次姊妙音，为大善普贤菩萨，白象骑坐。

又陕西肃州之外，千五百里曰哈蜜，哈蜜之外曰土鲁番，土鲁番城西百里有灵山，相传辟支佛尝领兵十万修行于此，其十八尊者，乃其下领兵大将，五百尊者，乃其下领兵官也，皆成罗汉，涅槃于此。近山有石，青黑，纷若毛发者，罗汉发也，是十万罗汉削发处。有石成堆似玉，文理明析，颜色光润，状若人骨者，乃罗汉骨，是十万罗汉涅槃处。群山悉五色，砂石光焰灼人，峻壑穷崖，天巧奇绝。其余诸佛，诸菩萨，诸罗汉禅师，不胜载。今西藏蒙古诸地，迷信喇嘛教，殆即因旧说相传，以幻为真，执迷而不知悟者欤！

其入中国，自汉明帝梦金人，身长丈余，外有日光，飞空而至。于是遣蔡愔、张骞、秦景、王遵等十二人往天竺，写取心经、大悲咒等四十二章。及沙门，摩腾、竺法兰以来，帝令藏经兰台石室，起白马寺于雍门外，以处摩腾。由是化流中国，其后晋僧西游，唐僧取经，得心经写本，所谓佛母心经也。其余经忏，多出于后人所附会。晋谢灵运，宋苏东坡甚好于此，每托佛意造经，犹今之文章也。佛家千言万语，总不越于收放心三字。盖放心收，自能明心见性，而成正觉，所谓即

心是佛，见性成佛也。夫佛者觉也，菩萨者，觉有情也，南无者，归依也，阿弥陀者，无量寿也。盖性灵亘万古而常存，常常念之，则能自觉其性灵，得无量寿，身虽坏，而性灵不坏也。故学佛者，必以习静养神，参悟性灵为主。性灵即元神，即魂也。人能习静养神，参忆本来面目，则能自觉其神魂。既能自觉其神魂，渐渐使魂离身，由黍米大，渐养至与身等，则身外有身，能神游万里之外，出定入定而道成。若朝夕勤修，参拜土木神象，诵经礼忏，皮毛事耳，何益之有！故学佛者，但当求佛于我，不当求佛于佛也。

儒佛道三教流传中国，儒教以孔子为主，而孟子继之。道教以老子为主，而张道陵继之。佛教以释伽如来为主，而观世音继之。三教皆起于周室东迁之后，可见极乱固莫如东周，而极盛亦莫如东周也。周室东迁，及相传事迹，因讲五霸三教，尚未说明，下回便见。

# 第十一回

## 周社稷　八百年　三十七世

诗曰：

成败兴亡古至今，飞云去鸟入消沉。

荒郊废冢伤心处，不待田文听鼓琴。

却说平王迁洛之事，已于第七回之末叙明。其即位迁洛之后，不思申侯杀父之仇，反怀申侯全已之功，遣畿内之民，戍申及许，以防戎患。又不能自强于政治，晚年失道滋甚，日渐衰微，诸侯背叛。故孔子作春秋，托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，而王人遂下同列国矣。在位五十一年崩，孙桓王林立。王伐郑，郑人御之战于繻葛，郑射王中肩。楚子熊通侵随，因使随请爵于王，王不许。通怒曰："吾先君鬻熊，文王之师也，成王举我先公居楚，蛮夷慑服，而王不加位，我自尊耳。"乃自立为武王，而王不能问。

桓王在位二十三年崩，子庄王佗立。周公黑肩欲弑庄王，而立王弟克，辛伯以告于王，遂与王杀周公黑肩，克奔燕。

庄王在位十五年崩，子釐王胡齐立，亦曰僖王。时齐桓公创霸，自后权归霸主。釐王在位五年崩，子惠王阆立。初王姚嬖于庄王，生子颓，蔿国为之师，欲立为太子而未克。及惠王即位，取蔿国之圃以为囿。边伯之宫，近于王宫，王取之。王又夺子禽、祝跪与詹父田，而收膳夫之秩。二年，蔿国等五人，因苏氏以作乱。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，不克，奔温。苏子

奉子颓奔卫，卫师、燕师伐周，立王子颓。三年，郑伯和王室不克，遂以王归，处王于栎。王及郑伯入于邬，遂入成周，取其宝器而还。冬，周子颓享五大夫，乐及遍舞。郑伯闻之，见虢叔曰："寡人闻之，哀乐失时，殃咎必至。今子颓歌舞不倦，是乐祸也。夫司寇行戮，君为之不举，而况敢乐祸乎！奸王之位，祸孰大焉，盍纳王乎？"虢公曰："此寡人之愿也。"四年夏，虢公、郑伯纳王，杀子颓及五大夫。郑伯飨王，王与之虎牢以东之地界。虢公为王宫于玤，王与之酒泉。请器，王与之爵。与郑伯以后之鞶鉴，郑伯是始恶于王。

惠王在位二十五年崩，子襄王郑立。初惠王娶陈妫，生太子郑及叔带。带食邑于甘，有宠，惠后欲立带而不克。襄王立，叔带欲与戎狄伐周。王知之，将诛叔带。叔带奔齐，齐使管夷吾和戎于王，又使诸侯各发卒戍周。其后富辰请召太叔带。王从之，召叔带于齐。郑人伐滑，王使伯服、孙伯如郑请滑。郑文公不听，而执二子。王怒，将以狄伐郑。富辰谏曰："不可，太上以德，其次亲亲，今天子不忍小忿而弃郑亲，其若之何？"王弗听，使颓叔桃子出狄师，伐郑取栎。王德狄人，又闻狄女叔隗，如花似玉而有艳色，将以其女为后，富辰又谏曰："狄固贪婪，王又启之，女德无极，妇怨无终，狄必为患。"勿听，既而狄女叔隗，戎装出猎，与叔带较射。叔带因通于隗氏，王知之，因废隗后。颓叔桃子曰："我实使狄，狄将怨我。"遂奉叔带以狄师伐周，大败周师。王出适郑，处于氾，狄人立叔带为王。叔带以隗后为后，居于温。王使告难于诸侯，晋文公迎王复位，入于王城，杀叔带于温。

襄王在位三十三年崩，子顷王壬臣立。在位六年崩，子匡王班立。亦在位六年崩，弟定王瑜立。楚子伐陆浑之戎至于洛，观兵于周郊，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，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

焉，满对曰："在德不在鼎，周德虽衰，天命未改，鼎之轻重，未可问也。"楚庄王惭惧而退。

定王在位二十一年崩，子简王夷立。简王在位十四年崩，子灵王泄心立，生而有髭，在位二十七年崩，子景王贵立。景王在位二十五年崩。初景王太子圣早卒，王立次子猛为太子，又庶子朝有宠于王，王欲立之未果。至是卒，单子、刘子立猛为王，子朝因旧官之丧职秩者，帅甲以逐刘子，刘子奔扬。单子奉王猛于庄宫，子朝之徒，夜使人取猛以归。单子出奔，子朝之徒，举王猛以追单子。晋人帅师纳王猛于王城。

猛卒，诸大夫奉王猛之弟丐，是为敬王，居于狄泉，称为东王。大夫尹氏立子朝为王，称为西王。单子、刘子与晋师攻之，未克。晋顷公使士司景伯莅问周故，子朝辞曲。乃辞子朝，不纳其使。四年冬，晋师及刘子、单子之师，进攻子朝，克之。尹氏召伯、毛伯以子朝出奔楚，王入于王城。其后吴入郢，王人因楚之乱，杀子朝于楚。敬王三十九年春，鲁西狩获麟，孔子作春秋终此。以前为春秋，以后为战国。

敬王在位四十四年崩，子元王仁立，在位七年崩，子贞定王介立，在位二十八年崩，子哀王去疾立。三月，弟叔弑之而自立，是为思王。秋八月，少弟嵬杀叔自立，是为考王，在位十五年崩，子威烈王午立。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。在位二十四年崩，子安王骄立。十六年初命齐田和为诸侯。安王在位二十六年崩，子烈王喜立，在位七年崩，弟显王扁立。八年，彗星见西方。卫公孙鞅入秦，秦孝公用其计，而遂为天下莫强之国矣，秦初称王。

显王在位四十八年崩，子慎靓王定立，在位六年崩，子赧王延立，在位五十九年。秦庄襄王伐赵，赧王畏秦之强，欲与诸侯伐之，秦遂入寇，赧王入秦，顿首受罪，尽献其邑，三十

六城，口三万户，秦受其献，赧王归周而卒。

先时王子朝之乱，余党多在河南王城，敬王避都成周，考王封其弟揭于王城，以续周公官职，在城周之西，亦号西周，三传而至惠公。别以巩邑，封少子班于王城之东，亦号东周。其后赧王徙都西周，西周武公依焉，至是并亡。惟东周君尚存，传子杰。又七年，东周君与诸侯谋伐秦，秦使相国吕不韦帅师灭之，迁东周君于阳人聚，周遂不祀。

周比亡，凡有七邑。以上东周起平王辛未，至东周君壬子，凡二十五王，计五百二十二年。通西周共三十七王，八百七十四年。其后汉封周之后嘉为君，又为侯，又为公，至晋犹不废，其列国之兴何如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二回

## 九州中　诸列国　并入强秦

诗曰：

野草闲花遍地愁，龙争虎斗几时休。

贤愚千载知谁是，贵贱同归土一丘。

词曰：

捡尽残编断简，细评千古英雄。功名富贵笑谈中，回首一场春梦。昨日香车宝马，今朝禾黍秋风。谁强谁弱总成空，傀儡棚中搬弄。

却说武王克商，封建诸侯，爵五品而土三等，公侯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，不满为附庸，盖千八百国。周室既衰，转相吞并，数百年间，列国耗尽。其见于春秋经传者，总一百二十四国。自夷王之世，卫康叔七世孙顷侯，首坏王制，并邶、鄘之地。春秋晋灭十二国，耿、霍、魏、虢、虞、焦、杨、韩、偪阳、肥、陆、浑鼓；楚灭二十一国，息、弦、黄、夔、邓、权江、六、蓼、庸、赖、陈、舒、鸠、蔡、唐、顿、胡、申、随、杞、莒；齐灭四国，谭、遂、纪、鄣；秦灭四国，梁、滑、蜀、义渠，又灭西戎十二国；吴灭二国，徐、州来；越灭二国，吴、郯。又鲁灭项，郲灭须句，卫灭邢，莒灭鄫，郑灭许，蔡灭沈，狄灭温，宋灭曹。又赵无恤灭代，晋荀瑶灭夙繇，赵灭中山。春秋之世，其见于征伐会盟。最著者十二国，而莫强于晋，北方诸侯，惟晋之号令是听。

初成王九年，封弟叔虞于唐，号为晋，姬姓，侯爵。叔虞谓之唐侯，传晋侯燮，武侯宁族，成侯服人，厉侯福，靖侯宜臼，僖侯司徒，献侯藉，穆侯费。穆侯生太子仇及成师。穆侯薨，弟殇叔篡立，仇袭杀殇叔而自立。犬戎之难，晋文侯仇将兵救周，平王赐以河内附庸，而晋始大。传子昭侯伯，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，号为桓叔。晋都于翼，曲沃日强，而翼渐弱。于是翼与曲沃分为二，昭侯传孝侯平，鄂侯郄，哀侯光，小子侯，晋侯缗，为曲沃武公所灭。曲沃自桓侯成师始封，传庄伯鳝，武公称，乃灭翼而继晋统。传献公诡诸，并吞各国，而晋日强。传奚齐卓子，惠公夷吾，怀公圉。而文公重耳立，大霸诸侯，其事迹已见第八回中。自后世为霸主，传襄王驩，灵公夷皋。灵公不君，厚敛以雕墙，从台上弹人，而观其避丸也。赵盾骤谏，公屡使人杀之，不果。盾出奔，盾弟赵穿攻灵公于桃园而弑之，盾未出境而复返，迎立文公之少子成公黑臀。成公传景公据。初晋献公使赵夙御戎，毕万为右，灭耿、灭霍、灭魏。赐赵夙耿，毕万魏，以为大夫。夙为赵氏之祖，万为魏氏之祖。文公时，先轸将中军，后为范氏。荀林父将中行，盖改中军为中行也，后为中行氏。林父之弟荀首食邑于智，后为智氏。曲沃桓叔之子庄伯，封弟韩万于韩原，后为韩氏。谓之六卿，诸卿不必多叙。惟赵氏有存孤之事，不得不详其实。据左传赵盾之子朔，娶晋成公之女庄姬，生赵武。朔早卒，盾之弟赵婴，通于侄妇庄姬，赵同、赵括以为讨，放之于齐。婴曰："我在，故栾氏不作；我去，吾二昆其殆哉！且人各有能有不能，舍我何害！"勿听，婴梦天使谓己："祭余，余福汝！"祭之，明日而行。庄姬为赵婴之亡，故谮之于晋侯曰："赵同、赵括将为乱，栾书、却至为证。"晋杀赵同、赵括，武从姬氏畜于公宫，因以其田与祁溪。晋景公梦大厉，被发及

地，拷膺而踊曰："杀余孙不义，余得请于帝矣！"坏大门及寝门而入。公惧，入于室，又坏户，公觉。召桑田巫占之，巫言如梦。公曰："何如？"曰："不食新麦。"公疾病，求医于秦，秦使医缓治之，未至。公梦疾为二竖子曰："彼良医也，惧伤我，焉逃之。"其一曰："居肓之上，膏之下，若我何！"医至，曰："病不可为也，在肓之上，膏之下，攻之不可，针之不及，药不至焉。"公曰："良医也。"厚为礼而归之。六月丙午，晋侯欲麦，使甸人献麦，馈人为之，召桑田巫示而杀之。将食，腹胀如厕，陷而卒。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，及日中，负晋侯出于厕，遂以为殉。景公之未薨也，韩厥言于晋侯曰："成季之勋，宣孟之忠，而无后，为善者其惧矣！"乃立武而反其田焉。孔子春秋，载晋杀其大夫赵同、赵括，并不及朔，此圣经之班班可据者也。乃史记载有屠岸贾为难，及程婴、公孙杵臼存孤事，不知何据。或曰此汉韩信存孤故事。信当钟室难作，信家有客，匿其三岁儿，知萧何素与信善，不得已为吕后所劫。客私往见之，微示信无后意。萧何仰天叹曰："冤哉，冤哉！"泪淫淫下。客见其诚，以情告何。惊曰："若能匿淮阴侯儿乎！中国不可居矣，急逃南粤赵佗，必能保此儿。"遂作书遣客，匿儿于佗曰："此淮阴侯儿，公善视之。"佗养以为子，而封之海滨，赐姓韦，用韩之半也。今其族豪于广南海濡间，因汉人为之立传，不便明言，遂以吕后为屠岸贾，以韩为赵，以萧何家为公宫，而程婴、公孙杵臼，乃韩信客名，司马迁作史记因之，遂为千古之疑案，若今之小说然，非实录也。景公传厉公州蒲，为栾书中行偃所弑，使迎襄公曾孙悼公周于京师而立之。悼公甚贤明，任用魏绛，重兴霸业，三驾而楚不敢与之争。悼公传平公彪，昭公夷，六卿渐强而专权，晋侯渐弱而不能制。再传顷公去疾、定公午、

出公凿，智瑶与韩赵魏灭范氏中行氏而分其地。晋出公告于齐鲁，请伐四卿，四卿反攻其君，晋侯奔齐，道死。智伯立昭公之曾孙骄，是为哀公，而专其政。及智伯宣子卒， 智襄子为政，求地于韩魏，韩魏皆与之。又求地于赵，赵襄子不与，遂率韩康子、魏桓子以攻赵。初赵简子使尹铎治晋阳，铎请曰："茧丝乎？保障乎？"简子曰："保障哉！"铎因省赋税以舒民力，至是襄子思其言，乃走晋阳。三家决水灌之，城不浸者三板，沈灶产蛙，民无叛意。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韩魏二子曰："臣闻唇亡则齿寒，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，赵亡，则韩魏为之次矣。"二子乃阴与张孟谈约，赵夜使人杀守堤之吏，反决水以灌智伯军，二子翼而击之，大败其众，尽灭其族，而三分其地。威烈王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藉、韩虔为诸侯，晋哀公传幽公柳，为其夫人秦嬴所弑。魏文侯立烈公止，传孝公颀、靖公、俱酒于周安王二十五年甲辰。三晋共废其君，俱酒为家人，而三分其地。晋亡，凡四十君，共七百二十二年。自后晋分为三：一曰魏，文王庶子毕公高之后。威烈王命魏斯为诸侯，传武侯击，至惠王罃称王，即孟子书梁惠王也。再传襄王、昭王、安釐王、景湣王，至魏王假凡八世，共一百七十七年，秦始皇灭之。一曰赵，与秦同祖，蜚廉之后。威烈王命赵藉为诸侯，是为烈侯。传武侯、敬侯、成侯、肃侯，至武灵王雍称王，再传惠文王、孝成王、悼襄王，至幽穆王迁，秦始皇灭之。其兄嘉自立于代，号代王，六年秦又灭之，凡十一世，共一百八十二年。一曰韩，与晋同祖，曲沃伯桓叔之后。威烈王命韩虔为诸侯，是为景侯。传烈侯、文侯、哀侯、懿侯、昭侯，至宣惠王称王，再传襄王、僖王、桓惠王，至韩王安，秦始皇灭之，凡十一世，共一百七十四年。

其历来与晋为敌，分霸于南者曰楚，凡南方诸侯，惟楚之

号令是听。芈姓，子爵，颛顼之后。高祖鬻熊事文王，成王以旧恩，封其玄孙熊绎以子男之田曰楚。传熊艾、熊䵣、熊胜、熊扬、熊渠、熊挚红。挚红弟熊延，弑挚红而自立。延传熊勇、熊严、熊霜、熊徇、熊愕、熊仪（即若敖）、熊坎（即霄敖）、熊眴（即蚡冒）。冒弟熊通，杀冒子而自立，乃僭号称王，并吞各国，日渐强大。传文王熊赀、杜敖熊囏。杜敖为其弟威王熊恽所弑，恽立四十六年，为其子穆王商臣所弑。穆王传庄王旅，大霸诸侯，事见第八回中。庄王传共王审、康王昭、郏敖员，郏敖为康王弟灵王围所弑。围立十二年，为公子比、公子弃疾所弑。弃疾立，是为平王，奸娶子妇而杀伍奢、伍尚，伍员奔吴。及平王卒，子昭王轸立，伍员以吴师伐楚，五战及郢，楚昭王奔随，申包胥以秦师救楚，吴师大败而归。昭王复位，传惠王章、简王中、声王当、悼王疑。悼王以吴起为将，捐公族不急之禄以养勇士，楚国大强。及悼王卒，贵戚共攻杀起。再传肃王臧、宣王良、威王商、怀王槐。秦昭王伐楚，取八城，秦遗楚王书，愿为会武关而罢兵。怀王信而入秦，屈平止之，勿听。秦令一将军诈为王，伏兵武关，执怀王以归。怀王病发，卒于秦。子顷襄王横立，传考烈王完无子。春申君黄歇，以李园之妹为妾，既有孕，园说春申君进之王，遂生男。考烈王卒，春申君子幽王悼立，李园欲专权，伏甲宫门，刺杀春申君，而灭其家。幽王在位十年卒，弟哀王犹立。五月而为庶兄负刍所篡，负刍立。五年，而为秦始皇所灭，楚亡，传四十世，共八百八十余年。

其次曰齐，姜姓，又吕姓，侯爵。太公望股肱周室，武王十三年己卯，封之营邱曰齐。传丁公伋、乙公得、癸公慈母、哀公不辰，为周懿王所烹。弟胡公靖立，癸公子献公山，袭杀胡公而自立。传武公寿、厉公无忌、文公赤、成公脱、庄公

购、僖公禄甫，而国渐强。子襄公诸儿，淫乱无道，为从弟公孙无知所弑。弟桓公小白立，大霸诸侯，事见第八回中。及薨，易牙、竖刁立无亏，为齐人所弑。宋人纳孝公昭，及薨，子为开方所弑。弟昭公潘立，昭公薨，子舍为懿公商人所弑。懿公为邴歜、阎职所弑。国人立懿公之兄惠公元，传顷公无野、灵公环、庄公光。庄公通于崔杼之妻棠姜，宣淫无忌，为崔杼所弑。景公杵臼立，而陈氏日盛，景公嬖子荼，立之。陈乞弑之，而立悼公阳生。悼公为鲍牧所弑，齐人立悼公之子简公壬。简公为陈恒所弑，恒立壬之弟平公骜，而专其政。传宣公积，至康公贷，田和乃迁其君于海上，而夺其国。姜氏之齐亡，凡二十九世，共七百四十四年，为后齐田和所篡。田和请为诸侯，周安王许之。和亦号太公，子午亦号桓公。午子因称王，是为齐威王。威王之子宣王辟疆，即孟子书齐宣王也。时燕相子之与苏秦弟苏代婚，子之欲得燕权，适苏代使齐还。燕王哙问曰："齐其霸乎？"对曰："不能。"燕王曰："何故？"对曰："不信其臣。"于是燕王专任子之。鹿毛寿复以尧舜之让天下说燕王，燕王乃让国于其臣子之，而哙反为臣。燕国大乱，齐宣王伐燕，取子之醢之，遂杀燕王哙。三年，燕人共立哙之子平，是为昭王。尊贤养士，与百姓同甘苦，卑身厚币以招贤者，于是乐毅自魏往，剧辛、邹衍等俱自各国往。昭王以乐毅为亚卿，任以国政。齐宣王传子湣王地，湣王既灭宋而骄，乃南侵楚，西侵三晋，欲并二周以为天子。燕昭王悉起国中兵，以乐毅为上将，连结秦魏韩赵之兵以伐齐。齐湣王悉起国中兵，拒战于济西，大败，乐毅长驱入临淄，呼吸间下齐七十余城，独莒、即墨未下。湣王走莒，求救于楚。楚使淖齿将兵救之，因为齐相，亦在莒城。齿欲与燕共分齐地，乃擢湣王筋，悬之庙梁，隔宿而死。湣王子法章变姓名为太史敫家

溉园，敫女奇其貌，怜而窃衣食之，因与私通焉。王孙贾纠合市人，攻杀淖齿，求法章，立为襄王，复保莒城以拒燕。燕乐毅围即墨，即墨大夫出战而死。即墨人共推田单为将，以拒燕。燕围二邑，三年不下。会燕昭王薨，惠王立。惠王自为太子时，素不快于乐毅。田单闻之，乃纵反间计，以间乐毅。燕王疑之，使骑劫代将，而召乐毅，毅奔赵。田单诳言神师下助，而复伪请降，阴收城中牛，得千余，为绛缯衣，画以五彩龙文，束兵刃于其角，而灌脂束苇于其后，凿城数十穴，夜纵牛烧其尾，牛怒，尽力而奔燕军，燕军大败。齐人杀骑劫，七十余城皆复焉。乃迎襄王于莒，入临淄复位，以太史敫女为后，是为君王后，生子建。襄王薨，君王后当国，君王后薨，齐王建为秦始皇所灭。后齐亡，凡七世，共一百六十六年。

其次曰燕姬姓，伯爵。武王十三年己卯，封召康公奭於燕。传三十六世，至文公子易王始称王。子燕王哙让国於其臣子之，为齐所杀，齐遂灭燕，哙子昭王平复燕，几灭齐。传惠王、武成王、孝王，至燕王喜，为秦所伐，避秦居辽东。又四年，秦始皇灭之，凡传三十四世，共九百有一年。

已上晋自春秋时，合为一国。自战国时，分为魏赵韩三国，而韩仍为晋之支派。齐自春秋时为姜齐，自战国时为田齐。及楚与燕，凡六国。俱起自周初，日渐强盛，历春秋战国而灭於秦始皇，所谓并吞六国也。

此外文献之邦，首推鲁国，姬姓，侯爵。武王封弟周公旦於曲阜，曰鲁国。传鲁公伯禽、考公酋、炀公熙、幽公宰，於昭王时，弟魏公濞弑幽公而自立。传厉公擢、献公具、真公濞、武公敖、懿公戏，侄伯御弑懿公而自立,周宣王讨诛之。懿公之弟孝公称立，传子惠公弗涅。惠公元妃孟子，孟子卒，继室以声子，生隐公息姑。宋武公生仲子，仲子生而有文在其

手，曰为鲁夫人，故仲子归於鲁。生桓公轨，惠公以手文之故，欲传位於轨。惠公薨，桓公少，兄隐公权国。桓公既壮，隐公遵父志，将让国於桓公，桓公反听羽父之谗，弑隐公而自立。桓公生四子，长庄公同、次庆父、次叔牙、次季友。季友之将生也，公使卜之，曰："男也。"其名曰友，在公之右，季氏亡，则鲁不昌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，因以名之。及桓公与夫人文姜如齐，齐襄公因兄妹通奸，而杀桓公。鲁人立庄公，庄公娶齐襄公之生代哀姜，无子，其娣叔姜，生启方，即闵公也。又纳党氏女孟任，生子般，欲立之。公疾，问嗣於叔牙，对曰："庆父材，问季友。"对曰："臣以死奉般。"乃以鸩赐叔牙死，而以其子公孙兹为大夫，是为叔孙氏。庆父通於哀姜，及子般立，庆父弑之，而立闵公，又弑闵公而谋自立。季友奉公子申立之，是为僖公。哀姜奔邾，齐桓公取而杀之，以尸归鲁。庆父奔莒，季友以赂求之於莒，归而缢之，亦以其子公孙敖为大夫，是为孟孙氏。季友贤，卒定鲁国，遂相鲁，是为季孙氏。三家俱出桓公之后，谓之三桓。僖公传文公兴，文公长妃齐女出姜，亦曰哀姜，生恶及视。次妃敬嬴，生宣公倭。敬嬴嬖，而私事孟孙氏襄仲，即公子遂。文公薨，襄仲杀恶及视，而立宣公。自是三桓专权，四分公室，季氏取其二，孟孙、叔孙各取其一，皆尽征之而贡於公。宣公传成公黑肱、襄公午、昭公稠。昭公欲去季氏，为季平子所逐，薨於乾侯。昭公弟定公宋立，传哀公蒋，请兵於越，欲因越伐鲁而去三桓。三桓攻公，公奔於卫，去如邹，遂如越，国人迎公归，卒於有山氏之家。子悼公宁立，鲁君如小侯，卑於三桓。再传元公嘉、穆公显、共公奋、康公屯、景公匽、平公叔、文公贾、顷公仇，为楚考烈王所灭，凡传三十四世，共八百六十八年。

又有郑，姬姓，伯爵。周宣王封母弟桓公友於郑，死幽王犬戎之难，已见第八回中。郑处晋楚之间，晋楚争霸，交伐郑，郑几於亡。至子产当国，而国大治，且善事大国，而兵争少息，自后差可粗安。时公孙黑、公孙段与驷带强杀伯有，子产已杀公孙黑。至七年后，郑人忽相惊曰："伯有至矣。"则皆走，不知所往。或梦伯有介而行曰："壬子，余将杀带也；明年壬寅，余又将杀段也。"及壬子，驷带卒；明年正月壬寅，公孙段卒。国人大惧，子产立公孙泄及伯有子良止以抚之，乃止。子太叔问故，子产曰："鬼有所归，乃不为厉，吾为之归也。"太叔曰："并及公孙泄何为？"子产曰："若为鬼而立后，恐惑民，故并及公孙泄。"盖为大义存绝者然，以自解说於民也，余不尽述。至康公乙，韩哀侯灭其国，徙都之，凡传二十三世，共四百三十二年。

又有宋，子姓，公爵。成王三年，戊子，既诛武庚，封微子启於宋，以继殷祀。弟微仲嗣位，十七传而至襄公兹父，亦霸诸侯，事见第八回中，传子成公、孙昭公。宋襄公夫人王姬，因与孙文公鲍通，遂弑昭公而立文公。又十传而至宋公剔成，弟偃弑兄自立，灭滕、灭薛，败齐楚魏之师，乃僭称王。淫於酒色，齐滑王与楚魏共灭之。凡传三十二世，八百二十八年。

又有卫，姬姓，侯爵。武王十三年，封弟康叔於卫。七传而至顷侯，首坏王制，并邶鄘二国。又二传而至武公和，将兵救周，辅平王东迁，始命为公。传庄公、桓公。桓公为州吁所弑，石碏与国人共杀州吁，而立宣公晋。宣公奸娶子伋之妻宣姜，而生寿及朔，复听惠公朔之谗，而杀伋及寿。及宣公薨，惠公立，宣公庶子顽，又烝其庶母宣姜而生戴公、文公。及惠公薨，子懿公赤立，为狄所灭。齐桓公帅诸侯之师救卫，立戴

公及文公。文公毁，以勤俭兴卫。七传而至灵公元，宠夫人南子，复为南子并召宋朝，男女并宠，太子蒯聩丑之，欲杀南子不果，出奔。灵公薨，蒯聩之子辄立，是为出公。蒯聩欲入，辄兴兵拒之。蒯聩因孔悝之母以入，辄出奔，蒯聩立，是为庄公。父子争国，辄出而复入，入而复出，蒯聩亦再出再入。晋赵鞅逐蒯聩，立灵公之侄般师，齐人执般师而立灵公之子起，石圃复逐之，而立灵公之子悼公黔。八传而至成侯速，贬号曰侯，服属三晋。又二传而至卫嗣君，贬号曰君。又三传而至卫君角，秦并六国，惟卫尚存。至始皇三十六年，始废为庶人。凡传四十世，共九百零二年。

又有陈，妫姓，侯爵。武王封舜后胡公满於陈，十八传而至灵公平国，以淫夏徵舒之母，为徵舒所弑。楚入陈，已而复封。再五传而至闵公越，楚惠王灭之。凡传二十四世，共六百四十五年。其后复盛於齐，是为后齐田氏。

又有蔡，姬姓，侯爵。武王封弟叔度於蔡，度以乱诛。子蔡仲复封，至蔡侯齐，楚惠王灭之。凡传二十五世，共六百六十二年。

又有曹，姬姓，伯爵。武王封弟振铎於陶邱，曰曹，至伯阳为宋景公所灭。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於社宫，而谋亡曹，曹叔振铎请待公孙疆，许之。旦而求之，曹无之，戒其子曰："我死，尔闻公孙疆为政，必去之。"及曹伯阳即位，好田弋，曹鄙人公孙疆好弋，获白雁献之，有宠，使为司城以听政。梦者之子乃行，疆言霸术於曹伯，曹伯从之。乃背晋而奸宋，宋人伐之，晋不救，宋灭曹。凡传二十五世，共六百三十六年。

秦见后。夫晋、楚、齐、燕、秦、鲁、郑、宋、卫、陈、蔡、曹，是为春秋十二国。秦、楚、齐、赵、魏、韩、燕，是为战国七雄。此外又

有吴，姬姓。泰伯造吴，弟雍继之。雍传子季简，简传叔达，叔达传周章，武王封为吴伯。十四传而至寿梦称王，传诸樊、余祭、夷昧、王僚、阖闾，至夫差以强暴霸中国，为越王勾践所灭。凡传二十六世，共七百六十年。

又有越，夏少康封子无余於会稽，以奉禹祀，号於越。至允常称王。允常子勾践，灭吴而国强。六传而至越王无疆，伐楚，为楚所败而地削。再七传而至闽君摇，佐诸侯平秦，汉高祖封为越王。至汉武帝三十一年，始平东越。东越繇王居股，杀东越余善以降，共一千九百五十九年而亡。

又有郲，曹姓，子爵，颛顼之后。武王讨曹侠於郲，战国时，改号邹，灭於楚。

又有杞，姒姓，公爵。武王封禹后东楼公於杞，战国时，灭於楚。

又有滕，姬姓，侯爵。武王封弟叔绣於滕，战国时，灭於宋。

又有薛，任姓，侯爵。夏禹封奚仲於薛，凡一千九百余年，为宋王偃所灭。

其有起自附庸，日渐强大，卒之吞二周而亡诸侯，并天下为一者，曰秦。嬴姓，伯爵。舜时伯益赐姓嬴氏，其后为蜚廉。蜚廉子恶来极有力，同事纣。武王伐纣，俱杀之。恶来五世孙非子者，居太邱，好马，善养息之。周孝王命主马於汧渭之间，马大蕃息。孝王封为附庸君，而邑於秦。传秦侯、公伯、秦仲、庄公。至襄公，因周幽王被犬戎之难，力战却戎，卫平王东迁，尽取周之弃地，而国始大。传文公、宁公、出子。三叔弑出子，而立武公，传德公、宣公、成公。至穆公任好，并国十二，开地千里，大霸西戎，而国始强，事见第八回中。传康公、共公、桓公、景公、哀公、惠公、悼公、厉共

公、躁公、怀公。怀公为庶长晁所弑，躁公之孙，灵公立。传简公、惠公、出公。出公为庶长改所弑，灵公之子献公立。献公传子孝公，时诸侯皆以夷狄遇秦，摈斥之，不得与中国之会盟。於是孝公发愤修政，令国中曰："宾客群臣，有能出奇计强秦者，吾尊其官而封之土。"卫公孙鞅闻之，西入秦，因秦嬖臣景监以见孝公，说以富国强兵之术。孝公大悦，与议国政。卫鞅欲变法，秦人不悦。鞅言於孝公曰："夫民不可与虑始，而可以乐成。论至德者，不和於俗；成大功者，不谋於众。智者作法，愚者拘马。"公曰："善。"以鞅为左庶长，定变法之令。令民为什伍，而相连坐。告奸者赏；不告奸者罚。有军功者，各以其功受上爵。为私斗者，各以轻重被刑。务本业耕织，致粟帛多者，复其身。事末利及怠而贫者，收为奴婢。其有军功，荣显。无军功者，虽富无所芬华。严刑厚罚，驱民於战。令具未布，恐民不信，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，募民能徙置北门者，与十金。民怪之，莫敢徙。曰："能徙者，与五十金。"有一人徙之，辄与五十金。乃下令。令行期年，秦民言新令不便者以千数。於是太子犯法，鞅曰："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，太子嗣君也，不可施刑，刑其傅公子虔，黥其师公孙贾。"明日，秦人皆趋令，秦国大治。民勇於公战，怯於私斗，战必胜，攻必取。周王致霸於秦，诸侯毕贺。时魏使庞涓伐韩，韩乃求救於齐，齐以田忌为将，以孙膑为军师，伐魏以救韩，直走魏都。庞涓还战，是夜至马陵道，齐伏兵射杀之，虏太子申。秦卫鞅因魏败，说孝公曰："秦与魏同壤，非魏并秦，则秦并魏，莫若因其败而取之。"公从之，使鞅将兵伐魏，魏使公子卬将兵御之。鞅乃诱公子卬会盟乐饮而罢兵，卬信之。因伏甲虏公子卬，开地七百里。魏惠王去安邑，徙大梁，秦封卫鞅以商於十五邑，号曰商君。鞅用法严酷，尝临渭

论囚，渭水尽赤，人多怨之。秦孝公在位二十四年薨，子惠文王立。公子虔之徒，告卫鞅欲反，发吏捕之。鞅出亡，欲止客舍，舍主人曰："商君之法，舍人无验者坐之。"鞅叹曰："为法自弊，一至於此哉！"去之魏，魏不受，纳之秦，秦人车裂以殉。

是时秦人蚕食诸侯，诸侯俱患秦之强。初洛阳人苏秦与魏人张仪，俱师事鬼谷先生。苏秦出游数岁，大困而归，昆弟妻嫂皆笑之。秦乃闭室不出，出其书遍观之。得太公阴符之法，伏而诵之，揣摩期年。曰："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！"乃去游燕，说燕文公以合纵之术，文公从之，资以车马，使说赵魏韩齐楚。各国皆从之，赐赉甚厚，以苏秦为纵约长，并相六国。北报赵，车骑辎重，拟於王者。苏秦恐秦伐赵，而纵约败，乃阴遣张仪入秦，使无攻伐各国，以坚其约。楚赵燕韩魏同伐秦，攻函谷关，秦出兵逆之，五国之师皆败走。秦惠王使公孙衍欺齐魏，使伐赵。赵肃侯让苏秦，秦恐，请使燕以报齐。苏秦至燕，通於燕文公之夫人，惧得罪，复奔齐，与齐大夫争宠，为贼所杀。张仪乃说各国，连横以事秦，而纵约解。秦惠文王在位二十七年薨，子武王立。武王在位四年，因与力士赌举鼎，绝脉而卒。弟昭襄王立，时秦攻伐诸侯，取其都邑，诸侯畏秦如虎。

初齐王封田婴於薛，婴有子四十余人，其贱妾之子曰文，通侻多智略，说婴散财养士，婴使文主家待客，宾客争誉其美。婴立文为嗣，号孟尝君，招致诸侯，游士食客尝数千人，名重天下。秦王闻孟尝君之贤，使泾阳君为质於齐，而请孟尝君。孟尝君入秦，秦王以为丞相。或谓秦王曰："孟尝君相秦，必先齐而后秦，秦其危哉！"秦王乃以楼缓为相，而欲杀孟尝君。孟尝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，姬曰："愿得君狐白裘。"孟尝

君有孤白裘，已献之秦王，无以应姬求。客有善为狗盗者，入秦藏中，盗孤白裘以献於姬，姬乃为之言於王而遣之。王后悔，使追之。孟尝君至关，关法鸡鸣乃出客，时尚早，追者将至。客有善为鸡鸣者，野鸡闻之皆鸣，孟尝君乃得脱归。及归，率齐与韩魏攻秦，败其军。入函谷关，渭河绝一日。秦使公子池割河东三城以讲和，三国乃退。历来伐秦之得志，无有逾於此者。战国策，载孟尝君之客，有与其夫人相爱者，或告孟尝君曰："为君之客，而内与夫人相爱，亦不义甚矣！其杀之，勿赦也！"孟尝君曰："睹色而相悦者，人之情也，其措之，勿言也。"待客如此，故能得人之死力，而所向有功。时秦以白起为将，所战无不胜，所攻无不拔，杀人以数十百万计，而诸侯日削矣。

初楚之野民卞和，得璞於楚山中，献之楚武王。王使玉人相之，玉人曰："石也。"刖其左足。文王立，和又捧璞献，玉人又曰："石也。"刖其右足。成王立，和抱璞泣。王使玉人破之，得宝，因名为和氏璧。后为赵王所得，秦昭王欲之，请易以十五城。赵王以问蔺相如，对曰："秦以城求璧，而王不许，则曲在我；与之而秦不与我城，则曲在秦。臣愿为使，奉璧而往，秦城不入，臣请完璧而归。"相如至秦，秦王无意偿赵城，相如乃绐秦王，复取璧，遣使者怀璧归赵，而以身待命於秦。秦王贤之而弗诛，礼而归之。后秦并六国，得和氏璧，李斯刻文其上曰："受命於天，既寿永昌。"遂为传国玺。赵王以相如为上大夫。秦王赵王会於渑池，秦王请赵王鼓瑟，赵王鼓之，相如亦强请秦王击缶以报之。会罢，秦终不能有加於赵，赵王归，以相如为上卿，位在廉颇右。廉颇曰："我见相如必辱之。"相如闻之，每朝常称疾，出而望见，辄引车避匿，其舍人以为耻。相如曰："以秦之强，相如尚廷叱

之，岂独畏廉将军哉？顾吾念之，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赵者，以吾两人在也，今两虎共斗，誓不俱生，吾所以避之者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。”廉颇闻之，肉袒负荆，至门谢罪，遂为刎颈之交。时赵以赵奢、廉颇为将，蔺相如为相，国势稍强。及赵奢卒，廉颇为将，秦使王龁伐赵，赵军数败。廉颇坚壁自守，秦人患之，范睢使人行反间曰："秦独畏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，若廉颇易与，且降矣。”赵王信之，遂以赵括代廉颇为将。秦亦潜以白起代王龁为将，战於长平，大败赵师，斩其将赵括，坑赵卒四十万，赵人大震。

时秦昭王用范睢为相，说以远交而近攻。曰得尺则王之尺，得寸则王之寸，故三晋被兵尤甚。秦忌武安君白起功，贬而杀之，使王龁围邯郸。赵使平原君赵胜，求救於楚。胜求门下文武备具者，二十人与俱，毛遂自荐。至楚，见楚王，楚王未决。毛遂劫楚王，说以合纵之利，楚王从之。使春申君将兵救赵，平原君又求救於魏，魏使晋鄙将兵救赵。秦王使谓魏曰："吾攻赵，旦暮且下，诸侯敢救者，必移兵先伐之。”魏王恐，止晋鄙壁邺，不敢进。使将军新垣衍说赵王，欲共尊秦为帝，以却其兵。鲁仲连闻之，往见衍曰："彼秦者，弃礼义而尚首功之国也，彼若肆然为帝，则连有蹈东海死耳，不愿为之民也。况彼既为帝，魏亦何能晏然已乎！”衍乃不敢言帝秦。赵平原君夫人，魏公子信陵君无忌之姊也。无忌礼贤下士，食客三千人。平原君使者，冠盖相属於魏，让公子无忌曰："胜所以自附於婚姻者，以公子之高义，能急人之困也。今邯郸旦暮下，而魏救不至，岂所望於公子哉！”公子数请魏王敕晋鄙救赵，魏王终不听。无忌乃以所属宾客，约车骑百余乘，欲赴难，斗死於赵，过见侯生。侯生者，隐士也，名嬴，年七十，家贫为夷门监者。无忌引为上客，礼之甚恭。生曰：

“公子无他计，而欲赴秦军，如以肉投馁虎，何功之有？”信陵君再拜问计。生曰：“吾闻晋鄙兵符，在王卧内，如姬最幸，力能窃之。公子尝为报其父仇，如姬欲为公子死，诚一开口，则得虎符，夺晋鄙兵，北救赵，西却秦，此五霸之功也。”无忌从其计，得兵符。侯生曰：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有如鄙疑而复请之，则事危矣。臣客朱亥力士，可与俱，鄙不听，使击之。”信陵君至邺，晋鄙合符，果疑之，举手视无忌曰：“吾举十万之众，屯之境上，国之重任，今单车来代之，何如哉？”亥袖四十斤铁椎，椎杀鄙。无忌下令曰：“父子在军中者，父归；兄弟俱在军中者，兄归；独子无兄弟者，归养。”得选兵八万人，将之而进，大破秦军於邯郸下。王龁败走，郑安平以二万人降。信陵君不敢归，遂留赵，使将将其军以还。平原君欲官鲁仲连，仲连曰：“与其富贵而诎於人，宁贫贱而轻世肆志哉！”遂隐而不复见。

时周赧王献地於秦，秦取其宝器九鼎以归。韩王入朝於秦，魏举国听令。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薨，子孝文王立。初孝文王为太子时，妃曰华阳夫人，无子。夏姬生子异人，质於赵。秦数伐赵，赵不礼之，因不得意。阳翟大贾吕不韦，适邯郸见之曰：“此奇货可居也。”乃说之曰：“秦王老矣，太子爱华阳夫人而无子，子之兄弟二十余人，子居中，不甚见幸，不得立为嗣矣。”异人曰：“奈何？”曰：“能立嫡嗣者，独华阳夫人耳！不韦虽贫，请以千金为子西游，立子为嗣。”异人曰：“必如君策，秦国与子共之。”不韦乃与五百金，令结宾客。复以五百金，买奇物玩好，自奉而西。见夫人姊，而以献於夫人。因誉异人之贤，宾客遍天下，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。夫人喜，不韦因使其姊说曰：“夫人爱而无子，不以繁华时，早自结於诸子中贤孝者，举以为嗣。倘色衰爱弛，虽欲开

一言，尚可得乎？今异人贤，自知中子，不得为嗣。诚以此时拔之，则异人无国而有国，夫人无子而有子矣！”夫人以为然，乘间言之。太子约以为嗣，因请不韦傅之。不韦娶邯郸美女，绝色者与居，知其有娠，而且男也。见之异人，异人悦而请之，不韦佯怒。既而饮之缓乐而献之，期年生子政，异人遂以为夫人。邯郸之围，异人亡赴秦军，逃归秦。华阳夫人，楚人也。异人因楚服以见夫人，更名楚。至是孝文王遂以为太子，孝文王在位三日而薨。子庄襄王楚立，以不韦为相国，封文信侯。秦蒙骜帅师伐魏，魏师数败。魏王请信陵君於赵，信陵君畏得罪，不肯还。毛公、薛公曰：“公子所以重於诸侯者，以有魏也，今魏急，而公子不恤，一旦秦人克大梁，夷先王之宗庙，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？”语未毕，信陵君色变，趋驾还魏。魏王持信陵君而泣，以为上将。信陵君求援於诸侯，诸侯闻信陵君复为魏将，皆遣兵救魏。信陵君帅五国之师，大败蒙骜於河外，追至函谷关而还。历来秦伐之不得志，无有逾於此者。秦患信陵君，捐金行间，言信陵君欲为魏王，魏王信之。信陵君称病，淫於酒妇人，日夜为乐，四岁卒。

秦庄襄王在位三年薨，子政立，是为始皇，国事皆决於文信侯，号称仲父。以前之秦为嬴，以后之秦为吕。嬴秦凡三十五君，共六百五十一年，不韦用一女子，从容谈笑，以吕易嬴，斯亦奇矣。后来始皇并吞六国，恣为无道，未知其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三回

## 秦无道　四十年　止传二世

词曰：

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　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

诗曰：

记得东周并入秦，回头楚汉闹乾坤。
时来骤雨推潢潦，势败狂风卷片云。
富贵一场鸳枕梦，是非千载马蹄尘。
残山剩水年年在，不见图王争霸人。

却说秦吕政立为秦王，时年十三岁，吕不韦当国。不韦因与太后有旧，时入宫，与太后私通。既而王渐壮，不韦恐事觉及祸，乃以嫪毐诈为宦者进之。生二子，封毒为长信侯，政事皆决於毒。后有人告毒实非宦者，王下吏治毒。毒矫御玺，发兵作乱，王使昌平君、昌文君攻毒。获之，夷三族，迁太后於雍，杀其二子。不韦徙蜀自杀，后以茅焦谏，迎太后归，复为母子如初。

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，於是楚赵魏韩燕合纵以伐秦，以楚王为从长。春申君用事，至函谷关，秦师出，五国之兵皆败


秦始皇
趙高

走。秦王政十七年，秦使内史胜灭韩，虏王安，初置颍川郡。十八年，秦王翦伐赵，赵使李牧御之。秦与赵嬖臣郭开金，使言牧欲反。赵王使赵葱、颜聚代之，牧不受命，遂杀之。秦灭赵，虏王迁，初置邯郸郡。赵公子嘉，自立为代王，与燕合兵，军上谷。初燕太子丹，尝质於赵，与秦王善。及秦王即位，丹质於秦，秦王不礼焉。丹怒，亡归，欲报秦王。秦将军樊於期得罪，亡之燕，丹受而舍之。闻卫人荆轲贤，卑辞厚礼请见，使劫秦王，反诸侯侵地，不可，则刺杀之。轲曰："行而无信，秦未可亲，愿得樊将军首，及燕督亢地图，以献秦王。秦王必悦，见臣，臣乃有以报。"丹曰："樊将军穷困来归，丹不忍也。"轲乃私见樊於期而说之，於期涕泣自刎，乃函盛其首。又尝豫求天下之利匕首，使工以药焠之，以试人，血濡缕，无不立死者。乃遣入秦，太子及宾客，送至易水上，慷慨悲歌，白虹贯日。轲至咸阳，秦王设九宾而见之。轲奉图以进，图穷而匕首见，把王袖而揕之。未至身，王惊起，袖绝。轲逐秦王，王环柱而走。秦法，群臣侍殿上，不得操尺寸兵，左右以手共搏之，侍医夏无且以药囊提轲。左右曰："王负剑，王负剑！"王遂拔剑击轲，断其左股。轲引匕首掷王，不中，自知事不就，叹曰："事所以不成者，欲生劫之，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。"遂体解以殉。王怒，益发兵就王翦於中山，与燕代战易水西，大破其军，遂围蓟，拔之，燕王走辽东，斩丹以献於秦。二十二年，秦王贲伐魏，引河灌大梁城。魏王假降，杀之，遂灭魏。

二十四年，秦王问李信曰："吾欲败荆，度用几何人？"信曰："不过二十万。"问王翦，翦曰："非六十万人不可。"王曰："将军老矣，何怯也！"乃使信及蒙恬将二十万人伐楚。翦谢病归频阳。信败楚军，引兵西与蒙恬会，楚人随之，

三日不顿舍，秦军大败，信奔还。王怒。自至频阳谢翦，强起之。翦曰："大王必不得已用臣，非六十万人不可。"王许之。於是将以伐楚，王自送至霸上。翦请美田宅甚众，王曰："将军行矣，何忧贫。"既行，又数使使者归请之。或曰："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！"翦曰："王恒乃而不信人，今空国委我，不有以自坚，令王坐而疑我矣！"翦至平舆，坚壁不战，日休士洗沐，而善饮食抚循之，亲与士卒同食。久之，问："军中戏乎？"对曰："方投石超距。"翦曰："可矣！"因击楚，大破之，杀其将项燕，遂灭楚，虏其王负刍，悉定荆江南地，降百越之君，置会稽楚郡。

二十五年，秦遣王贲灭燕，虏燕王喜；还灭代，虏代王嘉。二十六年，初齐王建年少，政事皆决於君王后。君王后事秦谨，与诸侯信。齐亦处东边海上，秦日夜攻五国，五国各自救，以故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。及君王后死，后胜相齐，与宾客多受秦王间金，劝王朝秦，不修战备，不助五国攻秦，秦以故得灭五国。至是王贲攻齐，民莫敢格，建遂降，秦迁之共，处之松柏之间，饿而死。齐人歌曰："松耶柏耶，住建共者，客耶！"疾建用客之不详也。

秦王初并天下，自以为德兼三皇，功过五帝，乃更号曰皇帝。命为制，令为诏，自称曰朕。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。除谥法，曰："死而以生平所行之事为谥，则是子议父，臣议君也，甚无谓。自朕为始皇帝，二世、三世，以至万世，传之无穷。"定为水德王，以十月为岁首，衣服旌旗皆尚黑。变封建为郡县，分天下为三十六郡，置守、尉、监。收天下兵器，聚之咸阳，销以为钟，铸为金人十二，高二丈，重各千石，每石重一百二十斤，置宫庭中。徙天下豪杰十二万户於咸阳，更名民曰黔首。始皇东行郡县，上邹峄山，立石颂功。上泰山，筑

土祭祀，立石，既下，风雨暴至，休松树下，封五松为五大夫。禅於梁父，遂东游海上。南登琅琊，作台刻石。浮江至湘山祠，逢大风，几不能渡。问湘君何神，对曰："尧女舜妻。"始皇大怒，使伐湘山树，赭其山，遂游阳武。韩人张良，五世相韩，及韩亡，良散千金之产，欲为韩报仇。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，张良令力士操流星铁椎，狙击始皇，误中副车。始皇惊，令天下大索十日，不得。遂登之罘山，巡北边。卢生入海还，因奏录图书曰："亡秦者胡也。"始皇乃遣蒙恬发兵三十万，北伐匈奴，收河套地，为四十四县，筑长城，西起临洮，东至辽东，延袤一万余里，威振匈奴。李斯以儒生多是古而非今，奏请史官非秦记者悉焚之。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，皆诣守尉杂烧之。有偶语诗书者弃市，以古非今者族。所不去者，医药、卜筮、种树之书。若欲有学法令，以吏为师。诏从之。侯生、卢生相与讥议始皇，因亡去。始皇大怒曰："卢生等，吾尊赐之甚厚，今乃诽谤我。诸生在咸阳者，我使人廉问，或为妖言以乱黔首。"使御史悉按问，诸生传相告引。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，皆坑之咸阳。长子扶苏谏曰："诸生皆诵法孔子，今上以重法绳之，臣恐天下不安。"始皇怒，使扶苏北监蒙恬军於上郡。以先王宫庭小，乃营朝宫渭南上林苑中。先作前殿阿房，东西五百步，南北五十丈，上可以坐万人，下可以建五丈旗。周驰为阁道，自殿下直抵南山。表南山之巅以为阙，为复道渡渭，属之咸阳。役隐宫徒刑者，七十余万人，乃分作阿房宫，关中计宫三百，关外四百余。咸阳旁三百里内，宫观复道相连。帷帐钟鼓，美人充之。各按署，不移徙，所行幸，有言其处者死。群臣决事者，悉於咸阳宫。时有石陨於东郡，或刻之曰："始皇死而地分。"使御史按问，莫服，乃尽诛石旁居人，燔其石。

三十六年冬十月，始皇东巡，至云梦，祀虞舜，上会稽，祭大禹，立石颂德。秋七月，至沙丘崩。丞相李斯，宦者赵高，矫遗诏，立少子胡亥为太子，杀故太子扶苏及将军蒙恬。还至咸阳，胡亥袭位。九月，葬骊山，以后宫无子者殉。赵高奏曰："沙丘之谋，诸公子大臣多不服，请严刑治之。"乃杀公子十二人于咸阳市，裂公主十人于杜。赵高、李斯教以愈为严刑以治天下。

元年七月，楚人陈胜、吴广起兵于蕲。陈胜字涉。时发贫民戍渔阳，九百人屯大泽乡，胜、广为屯长。会天大雨，道不通，度已失期，乃召令徒属曰："公等皆失期当斩，且壮士不死则已，死则举大名耳，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！"众皆从之。乃诈称公子扶苏，楚将项燕，为坛而盟，称大楚。胜自立为将军，广为都尉。攻蕲下之，入据陈。大梁陈余、张耳上谒，胜素闻其贤，大喜。因陈中父老请，遂自立为王，号张楚。郡县苦秦法，争杀长吏以应之。使从东方来，以反者闻，二世大怒，下之吏。后至者曰："群盗鼠窃狗偷，郡守尉捕且尽，不足忧也。"乃悦。张耳、陈余说张楚陈王略赵地，陈王以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，张耳、陈余为左右校尉，与卒二千人徇赵。使魏人周市徇魏，使陈人周文西击秦。周文行收兵，得数万人至戏。二世乃大惊，少府章邯请赦骊山徒，悉发以击楚军，大破之。周文败死，张耳、陈余辅武臣行收兵，得数万人，号武臣为武信君，下赵三十余城。闻诸将为陈王徇地者，多以谗毁诛。乃说武臣自立为赵王。后赵将李良弑其君武臣，张耳、陈余逃脱，收散兵击良，良败走。张耳、陈余立赵后歇为赵王。

楚人刘邦起兵于沛，自立为沛公。邦字季，沛人，今江南沛县是也。季隆准龙颜，左股有七十二黑痣，爱人喜施，有大度。不事家人生业，为泗上亭长。亭中无所不狎侮，尝以供役

至咸阳，观秦始皇，喟然太息曰："嗟乎，大丈夫当如是矣！"单父人吕公，奇其貌，以女妻之。女名雉，字娥姁，有美色，即吕后也。秦始皇尝以东南有天子气，因东游厌之。季即自疑亡匿，隐于芒砀山泽间。吕后与人俱求，常得之。季怪问之，吕氏曰："季所居，上尝有云气，故从往，常得季。"沛中子弟闻之，多欲附者。时始皇葬骊山，郡县皆送徒士役作，季为县送徒骊山，徒多道亡。到丰西，乃解纵所送徒曰："公等皆去，吾亦从此逝矣！"徒中壮士，愿从者十余人。季被酒，夜径泽中，有大蛇当径，季拔剑斩之。后人来至蛇所，有老妪夜哭曰："吾子，白帝子也，化为蛇当道，今赤帝子斩之。"妪忽不见。后人告季，季心喜。自负，诸从者日益畏之。及陈胜起兵，沛令欲应之，掾主吏萧何、曹参曰："君为秦吏，今欲背之，恐子弟不从，愿召诸亡在外者以劫众。"乃令樊哙召季，季众已数十百人矣。令悔，闭城。季乃书帛射城上，遗沛父老，为陈利害。父老乃率子弟，杀令迎季，立为沛公。旗帜皆赤，由所杀蛇者，言赤帝子故也。萧、曹等为收沛子弟，得三千人，以应诸侯。

楚人项梁起兵于吴，梁下相人，今江南淮安府邳州是也。楚将项燕之子。尝杀人，与兄子籍，避仇吴中。吴中贤士大夫，皆出其下。籍字羽，长八尺余，力能扛鼎，才器过人，少时学书不成，去学剑，又不成，梁怒之。籍曰："书足以记姓名而已，剑一人敌不足学，请学万人敌。"梁乃教以兵法，籍大喜，略知其意。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，梁与籍俱观。籍曰："彼可取而代也。"梁掩其口曰："毋妄言，族矣！"梁以此奇籍。会稽守殷通，欲应陈胜，使梁将。梁因使籍斩通。梁持守头，佩其印绶，击杀数百人，遂举吴中兵，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。梁自为会稽守，以籍为裨将，籍年二十四岁。

时有田儋者，故齐王族也，与从弟田荣、田横，皆豪健得人，起兵，略定齐地，自立为齐王。后儋救魏，败死于章邯。齐人立故齐王建之弟假为王，假弟荣逐王假，立儋子市为齐王，而已相之。赵将韩广，略定燕地，遂背赵，自立为燕王。楚将周市略定魏地，立魏后公子咎为魏王，而市为相。后章邯击魏，市败死，咎自杀，楚立咎弟豹为魏王。

二年冬，秦益遣兵击楚，楚庄贾弑其君陈胜，以降于秦。吕臣讨贾杀之，复以陈为楚，谥胜曰隐王。秦攻陈下之，吕臣败走。陈人秦嘉，起兵于郯，立景驹为楚王。项梁以八千人，渡江而西，众至六七万。击景驹，驹走死。至薛，沛公往从之。梁召诸将问计，居鄛人范增，年七十，好奇计。说梁曰："楚自怀王入秦不反，楚人怜之至今，故楚南公曰：'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'陈胜不立楚后而自立，其势不长。今君起江东，楚蜂起之将，皆争附君者，以君世世楚将，能复立楚后也。"梁然其言，乃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，都盱眙。梁自号武安君。时张良从沛公在楚，良亦说梁曰："君已立楚后，韩诸公子，成最贤，可立为王，益树党。"梁从之，立成为韩王，以良为司徒，略定韩地。

时盗贼日迫，赵高教二世愈为无道。左丞相李斯，右丞相冯去疾，以忠言谏二世，请止阿房宫作者，减四边戍转。二世怒，下吏按罪，去疾自杀，李斯就狱。赵高诬其欲反，遂腰斩斯，夷其三族。以赵高为中丞相，政事皆决于高。高欲专秦权，乃持鹿献于二世曰："马也。"二世笑曰："丞相误耶！谓鹿为马。"问左右，或默，或言鹿，或言马。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，后群臣皆畏高，莫敢言其过，而秦之亡决矣。

楚项梁击破章邯军于东阿下，引兵至定陶，再破秦军。项羽、沛公又与秦军战于雍丘，大破之，斩其将李由，梁益轻

秦，有骄色。宋义谏曰："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，臣为君畏之。"勿听。二世悉起兵益章邯击楚，大破之于定陶。梁死，怀王徙都彭城，并项羽、吕臣军自将之。以沛公为砀郡长，封武安侯。项籍为长安侯，号为鲁公。章邯已破项梁，乃北击赵，破邯郸。张耳以赵王走巨鹿，王离围之。陈余军其北，章邯军其南，赵请救于楚。楚怀王问宋义，先策武安君必败。召与计事，大悦之，因以为上将军。项羽为次将，范增为末将。以救赵，诸别将皆属义，号为卿子冠军。宋义至安阳，留四十六日不进。项羽劝义疾引兵渡河，义曰："今秦攻赵，战胜则兵疲，我乘其敝，不胜则我鼓行而西，必举秦矣。"因下令曰："有猛如虎，狠如羊，贪如狼，强不可使者，皆斩之。"遣其子襄相齐，送之无盐，饮酒高会，天寒大雨，士卒冻饥。羽曰："今岁饥民贫，卒食半菽，将戮力攻秦，乃饮酒高会，不引兵渡河，与赵并力，乃曰承其敝。夫以秦之强，攻新造之赵，其势必举，何敝之承，且国兵新破，王坐不安席，扫境内而属将军，国家安危，在此一举，今不恤士卒，而徇其私，非社稷臣也。"十一月，羽晨朝义，即帐中斩之。出令军中曰："宋义与齐谋反，王阴令籍诛之。"诸将莫敢支吾，遣使报命怀王，王以羽为上将军。羽悉引兵渡河，沉船破釜，烧庐舍，持三日粮，示士卒以必死。与秦军遇，九战，皆大破之。章邯败走，遂虏王离。时诸侯救巨鹿者十余壁，莫敢战。及楚击秦，皆从壁上观。楚军无不一当十，呼声动天地，诸侯军人人惴恐。既破秦军，项羽召见诸将，皆膝行而前，莫敢仰视。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，诸侯兵皆属焉。

章邯既败，军棘原，使司马欣奏事咸阳。赵高匿不使见，欣恐，还报邯。邯以军降项羽，羽立章邯为雍王，以司马欣为上将军，将秦军为前行。初楚怀王与诸侯约，先入关者王之。

时秦兵尚强，诸将莫敢先入关，独项羽怨秦之杀项梁，愿与沛公西。诸将曰："羽残暴不可遣，乃遣沛公伐秦。"

三年，春二月，沛公击昌邑，彭越以兵从。沛公过高阳，高阳人郦食其，年六十余，家贫落魄，为里监门。其里人有为沛公骑士者。食其曰："吾闻沛公，慢而易人，多大略，此真吾所愿从游。"骑士曰："沛公不好儒，诸客冠儒冠来者，沛公辄解其冠，溲溺其中，不可以儒生说也。"郦生曰："第言之。"骑士从容言。至高阳传舍，使人召郦生。生至入谒，沛公方踞床，使两女子洗足，而见郦生。生长揖不拜，曰："足下必欲诛无道秦，不宜倨见长者。"于是沛公，辍洗而起，延生上坐问计。生曰："足下兵不满万，欲以径入强秦，此所谓探虎口者也。夫陈留天下之冲，又多积粟，臣善其令，请得使之，令下足下，即不听，举兵攻之，臣为内应。"乃遣生行，沛公引兵随之，遂下陈留。号生为广野君。其弟商亦举兵四千人，来属沛公。沛公攻颍川，取之。因张良遂略韩地，良引兵从沛公。略南阳郡，引兵而西，无不下者。所过禁卤掠，秦民皆喜。八月，沛公攻屠武关。赵高前言关东盗无能为，至是二世使责高。高惧，乃与其婿咸阳令阎乐，谋立新君。乐将吏卒入望夷宫，二世召左右，皆惶扰不斗，乐前数二世曰："足下骄恣，诛杀无道，天下皆叛，其自为计。"二世曰："吾愿得一郡为王。"弗许。"愿为万户侯。"又弗许。"愿与妻子为黔首。"乐曰："吾受命丞相，为天下诛足下，足下虽多言，臣不敢报。"麾其兵进，二世自杀。赵高乃立二世兄之子子婴为秦王。子婴称病不行，高自往请。子婴遂刺杀高，夷其三族。遣将将兵拒峣关，沛公欲击之。张良曰："秦兵尚强，未可轻。"乃遣人益张旗帜于山上，为疑兵。使郦食其、陆贾往说秦将，啖以利，秦将果欲连和。沛公欲许之，张良曰："此

独其将欲叛，恐其士卒不从，不如因其懈怠击之。”沛公遂击秦军，大破之。逐至蓝田北，又破之。冬十月，沛公至霸上，秦王子婴，素车白马，系颈以组，封皇帝玺符节，降轵道旁。诸将或言诛秦王。沛公曰：“始怀王遣我，固以能宽容，且人已服，杀之不祥。”乃以属吏。

秦凡三主，自秦王政二十六年庚辰，并天下为一统。至二世乙未，子婴为君四十六日，共一十六年而亡，通共四十二年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四回

## 刘项起　分楚汉　逐鹿争衡

诗曰：

前人创业非容易，后代无贤总是空。
回首汉陵并楚庙，一般潇洒月明中。

词曰：

落日西飞滚滚，大江东去滔滔。夜来今日又明朝，蓦地青春过了。千古风流人物，一时多少英豪。龙争虎斗谩劬劳，落得一场谈笑。

却说子婴既降，沛公入咸阳，诸将争取金帛财物。萧何独先入丞相府，收图籍藏之。以此得具知天下厄塞，户口多少强弱之处。沛公见秦宫室帷帐，重货妇女，欲留居之。樊哙谏曰："凡此奢丽之物，皆秦所以亡也，公何用焉！愿急还霸上。"不听。张良曰："秦为无道，故公得至此。夫为天下除残贼，宜缟素为资。今始入秦，即安其乐，此所谓助桀为虐也。且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愿听哙言。"乃还军霸上，召父老谓曰："父老苦秦苛法久矣，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，吾当王关中。与父老约法三章耳，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，余悉除去。"吏民皆安堵如故。秦民大喜，争持牛羊酒食飨军。沛公又让不受，民益喜，惟恐沛公不为秦王。

项羽既降章邯，定河北，率诸侯兵欲西入关。秦降卒多怨

言，羽乃夜击，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。而独与章邯及长史司马欣、都尉董翳入秦。或说沛公守函谷关以拒羽，沛公从之。羽至关，关门闭。大怒，使黥布等攻破之。进至戏，沛公左司马曹无伤，使人言于羽曰："沛公欲王关中，珍宝尽有之，欲以求封。"羽大怒，飨士卒，期旦日击沛公军。时羽兵四十万，号百万，在新丰鸿门。沛公兵十万，号二十万，在霸上。范增说羽曰："沛公居山东时，贪财好色。今入关，财物无所取，妇女无所幸，此其志不小。吾令人望其气，皆为龙成五采，此天子气也，急击勿失。"时有项伯者，项羽叔父也。素善张良，夜驰约良走。良曰："臣为韩王送沛公，沛公有难，不可不告。"遂入告沛公，固要项伯入见沛公。沛公奉卮酒为寿，约为婚姻曰："吾入关，秋毫不敢有所近，籍吏民，封府库，而待将军，所以遣将守关者，备他盗也，岂敢反乎？愿伯明言，不敢背德。"项伯许诺。谓沛公曰："旦日，不可不早自来谢。"项伯仍夜去，具以沛公言报羽。因言沛公不先破关中，公岂敢入乎？今人有大功而击之，不义，不如因善遇之。项羽许诺。沛公旦日，从百余骑来见羽于鸿门。谢曰："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，将军战河北，臣战河南，不自意先入关，能破秦，得复见将军于此。今者有小人之言，令将军与臣有隙。"项羽曰："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。不然，籍何以至此？"羽因留沛公饮，范增数目羽，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。羽不应。增出谓项庄曰："君王为人不忍，汝入为寿，寿毕，请以剑舞，因击杀沛公。不者，汝属皆为所虏。"庄入，为寿毕，拔剑起舞。项伯亦拔剑起舞，常以身翼蔽沛公，庄不得击。良出，见樊哙曰："项庄舞剑，其意常在沛公也。"哙曰："此迫矣！"即带剑拥盾而入，瞋目视羽，头发上指，目眦尽裂。羽曰壮士。赐之斗卮酒，一生彘肩。哙立饮，拔剑切

而啗之。羽曰："壮士能复饮乎？"哙曰："臣死且不避，卮酒安足辞。夫秦有虎狼之心，天下皆叛，怀王与诸将约，先入咸阳者王之。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，毫毛不敢有所近，还军霸上，以待将军，劳苦功高，未有封爵之赏，而听细人之言，欲诛有功之人，此亡秦之续耳，窃为将军不取也！"羽无以应。须臾沛公起如厕，因招哙出。将亡去曰："今者出未辞也，奈何？"哙曰："人方为刀俎，我方为鱼肉，何辞为！"遂间行趋霸上，留张良谢羽，因以白璧一双献羽，玉斗一双与增。羽受璧，增拔剑撞破玉斗曰："唉，竖子不足与谋，夺将军天下者，必沛公也！"沛公还军，立诛曹无伤。居数日，羽引兵屠咸阳，杀秦降王子婴，烧秦宫室，火三月不息。掘始皇冢，收宝货妇女而东归。秦民大失所望。项羽使人致命怀王，王曰："如约。"羽曰："怀王者，吾家所立，非有功伐，何以得专主约。"乃阳尊怀王为义帝，徙都郴，实不用其命。项籍自立为西楚霸王，都彭城，管梁楚地九郡。羽与范增疑沛公，业已讲解，又恶负约。以巴蜀道险，乃曰："巴蜀亦关中地也。"立沛公为汉王，王巴蜀汉中。立秦降将章邯为雍王，司马欣为塞王，董翳为翟王，三分关中，以距塞汉路。又分王诸王侯将相，凡十四人，并三秦楚汉义帝，共二十国。

夏四月，诸侯各罢兵，就国。张良归韩，良劝汉王，烧绝所过栈道，以备诸侯盗兵，且示羽无东意。齐相田荣，以不将兵从楚，故不封。荣大怒，遂击走齐王田都，弑胶东王田市，自立为齐王。寻击杀济北王田安，并王三齐。陈余以与张耳不合，弃将印去，不从入关，故不封。余怒，使人说齐王荣，以兵共袭常山，张耳亡走汉。余迎代王歇，复王赵地，歇立余为代王。项羽废韩王成而杀之，张良间行归汉。

初淮阴人韩信家贫，寄食于新昌亭长。亭长妻患之，乃晨

炊蓐食，食时，信往，不为具食。乃钓于城下，有漂母见信饥，饭信，信喜。谓母曰："吾必有以重报母。"母怒曰："大丈夫不能自食，吾哀王孙而进食，岂望报乎！"淮阴少年尝众辱之曰："若虽长大，好带刀剑，中情怯耳。能死，刺我。不能死，出我胯下。"信熟视之，俯出胯下，市人皆笑为怯。项梁渡淮，信仗剑从之。梁败，复以策干羽，不用，亡归汉。为连敖，坐法当斩。信仰视，适见滕公曰："上不欲就天下乎，何为斩壮士？"滕公奇其言，壮其貌，释不斩。与语悦之，言于王。王以为治粟都尉，亦未之奇也。信数与萧何语，何奇之。王至南郑，将士皆思归，多道亡者。信度何等已数言，王我不用，遂亡去。何闻信亡，追之。人言于王曰："丞相何亡。"王怒，如失左右手。居一二日，何来谒王。王且怒且喜，骂曰："若亡，何也？"对曰："臣追亡者耳！"王曰："追者谁？"何曰："韩信。"王曰："诸将亡者以十数，公无所追，追信，诈也。"何曰："诸将易得耳，如信国士无双。王欲长王汉中，无所事信。必欲争天下，非信不可。顾王策安决耳？"王曰："我亦欲东耳，安能郁郁久居此乎！"欲召信，拜大将。何曰："王素慢无礼，今拜大将，如呼小儿，此信之所以去也。王必欲拜之，择良日，斋戒设坛具礼，乃可耳。"王许之。诸将皆喜，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。至拜大将，乃韩信也，一军皆惊。信拜礼毕，上坐。王曰："丞相数言将军，将军何以教寡人？"信辞谢，因曰："今东向与王争天下者，非项王耶？"汉王曰："然。"信曰："大王自料勇悍仁强，孰与项王？"汉王良久曰："不如也。"信曰："信亦以大王为不如也。然臣尝事之，请言项王之为人也。项王喑哑叱咤，千人自废，然不能任贤将，此匹夫之勇耳。见人慈爱，言语煦煦，至人有功，当封爵者印角敝，忍不能与，此妇人之仁也。不居关中，

而都彭城，放逐义帝，所过无不残灭，名虽为霸，实失天下心。今大王诚能反其道，任天下武勇，何所不诛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，何所不服；以义兵从思归之士，何所不克。且三秦王为将，欺其众降诸侯，至新安，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，唯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得脱，秦人怨此三人，痛入骨髓。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，秦民莫爱也。大王入关，秋毫无所害，除秦苛法，秦民无不欲得大王，王秦者。今大王举兵而东，三秦可传檄而定也！”于是汉王大喜，自以为得信晚。遂部署诸将，留萧何收巴蜀租，给军粮食，令人修栈道，引兵暗从陈仓故道出。雍王章邯败走，塞王欣、翟王翳皆降，遂定三秦。

张良遗项王书曰：“汉王失职，欲得关中，如约而止，不敢东。”又以齐梁反书遗之，项王以故无西意，而北击齐。西楚霸王项籍，使吴芮、黥布、共敖击弑义帝于江中。汉王至洛阳，新城三老董公遮说王曰：“臣闻顺德者昌，逆德者亡，兵出无名，事故不成，故曰名其为贼，敌乃可服。项羽无道，放弑其主，天下之贼也。大王宜率三军，为之素服，以告诸侯而伐之，此三王之举也。”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，军皆缟素。告诸侯曰：“天下共立义帝，今项籍杀之，大逆无道。寡人悉发关中兵，收三河士，南浮江汉而下，愿从诸侯王，击楚之弑义帝者。”

初楚击齐，齐王荣与楚战败，走死。项羽复立田假为齐王。时荣弟田横，收散卒得数万人，立荣子广为齐王，以拒楚。项王因留，连战未能下。虽闻汉东来，欲遂破齐而后击汉。汉王以故得率五诸侯兵，凡五十六万人伐楚，彭越将兵归汉，汉遂入彭城，收其宝货美女，日夜置酒高会。项王闻之，自将精兵三万人，还至彭城，大破汉兵于睢水上，死者二十余万，睢水为之不流，围汉王三匝。会大风昼晦，楚军大乱，王乃因与

数十骑遁去。欲过沛，收家室，道逢子盈，即惠帝，及女鲁元公主，载以行。楚骑追至，王急推堕二子于车下。滕公为太仆，亟下收载之，如是者三，卒保护脱二子。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道行，求汉王，反遇楚军，项王虏置军中为质。诸侯复背汉归楚。齐田横因楚与汉战，进攻田假，假走楚，楚杀之。汉王至荥阳，收集散卒，诸败军皆会。萧何亦发关中老弱，悉诣荥阳。汉复大振，击破楚军于荥阳东，楚以故不能过荥阳。汉军筑甬道属之河，以取敖仓粟。

时韩信东击魏。魏盛兵塞临晋，信为疑兵，陈船欲渡临晋，而伏兵徙夏阳，以木罂渡军，袭安邑，虏魏王豹，传诣荥阳，悉定魏地。木罂者，以罂瓶千百，塞其口，以木缚之，浮于水面为船也。韩信既定魏，使人请兵三万，愿以北举燕赵，东举齐，南绝楚粮道，西与汉王会于荥阳。汉王许之。乃遣张耳与俱。遂破代兵，擒夏说。韩信、张耳以兵数万，东击赵，赵王及成安君陈余闻之，聚兵井陉口，号二十万。广武君李左车说陈余曰："韩信、张耳乘胜远斗，其锋不可当。臣闻千里馈粮，士有饥色，樵苏后爨，师不宿饱。今井陉之道，车不得方轨，骑不得成列，粮食必在后，愿假臣奇兵三万，从间道绝其辎重，足下深沟高垒，勿与战。不十日，而两将之头可致麾下，否则必为二子所擒矣。"陈余尝自称义兵，不用诈谋奇计。韩信使人间视，知其不用广武君策，大喜。乃引兵下，未至井陉口，三十里止舍。夜选精兵二千人，持一赤帜，从间道望赵军。诫曰："赵见我走，必空壁逐我，汝疾入赵壁，拔赵帜，立汉赤帜。"合裨将传餐立食曰："今日破赵会食。"诸将未信，佯曰："诺。"乃使万人先行，出背水阵，赵军望见大笑。信引兵鼓行，出井陉口，赵开壁击之，大战良久。信佯走水上军，赵果空壁逐之。水上军皆殊死战不可败，信所遣

骑，驰入赵壁，拔赵帜，立汉帜。赵军归壁，见帜大惊！遂乱遁走。汉兵夹击，大破之，斩陈余于泜水上，擒赵王歇。信募生得广武君者与千金，有缚致麾下者，信解其缚，东向坐，师事之。问曰："仆欲北攻燕，东伐齐，何若而有功？"左车辞让。信固问之。左车曰："将军虏魏王豹，诛成安君，威震天下，然欲举倦疲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，旷日持久，粮食殚竭，燕既不服，齐必距境自强。将军莫若按甲休兵，北首燕路，遣辩士举书于燕，燕必不敢不听从。燕从而东临齐，虽有智者，不能为齐计矣。"信从其策，燕从风而靡，遣使报汉。信请以张耳王赵，汉王许之。汉使谒者随何，说九江王黥布归汉。汉益其兵，与俱屯成皋。

初阳武人陈平，家贫，好读书。因魏无知求见汉王，汉王与语，悦之，拜为都尉，使骖乘，典护军，诸将皆欢。周勃等言于王曰："陈平虽美如冠玉，其中未必有也。平居家时，尝盗其嫂，今为护军，多受诸将金，愿王察之。"王让无知，无知曰："臣所言者，以其人才智计谋足用耳，盗嫂受金，何足论乎！"王益厚平，拜护军中尉。至是谓平曰："天下纷纷，何时定乎？"平曰："项王骨鲠之臣，亚夫钟离昧龙且之属，不过数人耳。项王意忌信谗，诚能捐金行间，疑忌其心，破楚必矣。"王乃出黄金四万斤与平，不问其出入，平多纵反间，言昧等功多，不得裂土而王，欲与汉灭楚而分其地。羽果疑昧等，及楚围荥阳急，汉王请和。羽使至汉，平为太牢具进，见使佯惊曰："吾以为亚父使也。"乃持去，更以恶草具进。楚使归以报项王，王果大疑亚父。亚父欲急下荥阳，王不听。亚父怒曰："天下事，大定矣，王自为之，请以骸骨归。"未至彭城，疽发背死。楚围荥阳益急，汉将军纪信曰："事急矣，臣请诳楚，王可以间出。"于是陈平夜出女子二千余人于东

门，楚方掳掠女子。纪信乃乘王车出东门，曰："食尽，汉王降楚。"楚人皆呼万岁，往城东观看。汉王乃令周苛守荥阳，而与数十骑出西门，遁去。羽烧杀信。汉王至成皋，收兵欲复东，辕生说汉王，深壁勿战，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。汉王从其计，出军宛、叶间，与黥布行收兵。羽闻汉王在宛，果引兵来，汉王坚壁不与战。彭越在梁地，为汉将游兵击楚。羽乃使终公守成皋，而自东击彭越，汉王破终公，复军成皋。羽已破走彭越，乃引兵西拔荥阳城，烹周苛，遂围成皋。汉王逃去，北渡河，宿小修武，晨自称汉使，驰入赵壁。张耳、韩信未起，即卧内，夺其兵符以麾召诸将，易置之。信、耳起，乃知汉王来，大惊。汉王既夺两人军，即令张耳循行，备守赵地。拜韩信为相国，收赵兵未发者击齐。使刘贾、卢绾渡白马津，佐彭越击楚，烧其积贮，以破其业。

时楚兵拔成皋欲西，汉使兵拒之于巩，令不得西。彭越击楚，下梁地十七城。项羽闻之，使曹咎守成皋，戒曰："即汉欲战，慎勿与战，勿令得东而已。"遂自引兵东击彭越所下城，围外黄数日，乃降。羽欲尽坑之，外黄令舍人儿，年十三，说羽曰："彭越强劫外黄，外黄恐，故且降以待大王。今尽坑之，则从此以东十余城，莫可下矣。"羽从之，所下城皆复为楚。汉王欲捐成皋以东，屯巩洛以拒楚。郦食其劝王急取荥阳，据敖仓之粟，塞成皋之险，示天下形势，乃复谋取敖仓。时楚大司马曹咎，谨守成皋勿战，汉军数挑之，终不出，乃使人辱之。数日，咎怒，渡兵汜水，士卒半渡，汉击之，大破楚军，尽得其宝货。咎及司马欣自刭。汉王引兵渡河，复取成皋，军广武，就敖仓食。羽闻之，还军广武，相守数月，楚军食少。羽为高俎，置太公其上，告汉王曰："今不即下，吾烹太公。"汉王曰："吾与羽，俱北面受命怀王，约为兄弟，吾翁即若翁，

必欲烹而翁，幸分我一杯羹！”项王怒，欲烹之。项伯曰：“为天下者不顾家，虽杀之无益也！”乃止。或谓吕后多智而色美，项王召吕后于月下，使佐酒，每带在军中为质，与虞姬为伴，尝被宠幸。审食其有密书达汉王，汉王知吕后才智，必能脱太公，故为是隐语。若曰："吾妻即若妻，则吾翁即若翁矣。"使闻之自止，非真欲烹太公也。附考，项羽谓汉王曰："天下匈匈数岁，徒以吾两人故，愿与王挑战以决雌雄，毋徒苦天下父子为也。"汉王曰："吾宁斗智，不能斗力。"因数羽十罪。羽怒，伏弩射汉王，伤胸，王扪足曰："虏中吾指。"王病疮卧，张良请王强起劳军，从之。王疾甚，因驰入成皋。

初郦食其谓汉王，请说齐王使降，以为东藩。王许之。郦生至齐，果说齐降汉，罢守备，日与郦生纵酒为乐。蒯彻说韩信曰："将军受诏击齐，而汉独发间使下齐，宁有诏止将军乎？且郦生以一士下齐七十余城，将军将数万众，反不如一竖儒功乎！"信然之。遂袭破齐，齐王以郦生卖己，乃烹之。引兵东走高密，使求救于楚，楚使龙且将兵二十万救齐，与汉夹潍水而陈，韩信夜令人为万余囊，盛沙壅水上流，引军半渡击龙且，佯不胜还走，龙且追信，信使人决壅，沙水大至，龙且军分为二，急击之，杀龙且，虏齐王广，田横遁走，尽定齐地。信请为假王以镇之，汉王大怒。张良、陈平蹑王足，王悟，遂以信为齐王，张耳为赵王，征其兵击楚。项王闻龙且死，大惧，使盱眙人武涉，说信反汉，与楚连和，三分天下而王之。蒯彻亦劝信背汉，信不从。项羽自知地小少助，食尽兵微，韩信又进兵击楚，甚患之。汉因遣侯公说羽，请太公。羽乃与汉约，中分天下，割鸿沟以西为汉，以东为楚，归太公吕后，引兵解而东归。汉王欲西归，张良、陈平说曰："汉有天下大半，楚兵疲食尽，今释而勿击，此养虎自遗患也。"汉王从之，追羽

至固陵，与齐王韩信、魏相国彭越，期会击楚。信、越不至，楚击汉军大破之。汉王坚壁自守，谓张良曰："诸侯不从，奈何？"对曰："楚兵且破，二人未有分地，其不至固宜。若能捐睢阳以北至谷城，以王彭越，捐陈以东至海，以与齐王信，使各自为战，则楚败矣。"汉王从之，于是韩信、彭越皆引兵来。刘贾诱楚大司马周殷叛楚，与黥布皆将兵来会。羽至垓下，与汉战，不胜，入壁。汉及诸侯兵围之数重，羽夜闻汉兵四面皆楚歌，大惊曰："汉皆已得楚乎？是何楚人之多也！"乃夜起，饮帐中。有美人名虞，常幸。骏马名骓，常骑。乃悲歌慷慨，自为诗曰："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，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！"泣数行下，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视，美人自刎。羽乃乘其骏马，从八百余骑，直夜溃围南出，驰至阴陵，遂失道。问一田父，田父绐曰："左。"左乃陷大泽中，汉骑将灌婴追及之。至东城，乃有二十八骑，汉追者数千人，羽谓其骑曰："吾起兵八岁，大小七十余战，未尝败北，今卒困此，此天亡我，非我战之罪也。今日固决死，愿为诸君决战，必溃围斩将，令诸君知天亡我。"乃分其骑为四队，四向，汉军围之数重。羽大呼驰下，斩汉一将，一都尉，杀数十百人，复聚其骑，亡其两骑耳。羽曰："何如？"诸骑皆服。羽欲东渡乌江，乌江亭长舣舟以待曰："江东虽小，地方千里，亦足王也，愿大王急渡！"羽笑曰："天之亡我，我何渡为？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，渡江而西，今无一人还，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，我何面见江东父老乎！"乃令骑皆下马步行，持短兵接战，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，身亦被数十余枪，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："若非吾故人乎？"马童指王翳曰："此项王也。"项王乃曰："吾闻汉购我头千金，邑万户，吾为若德。"乃自刎而死，楚地悉定。独鲁不下，汉王欲屠之，至城

下，犹闻弦诵之声，为其守礼义之国，为主死节，因持羽头示之，乃降。以鲁公礼，葬羽于谷城，亲为发丧，哭之而去。项氏支属皆不诛，封项伯为列侯，赐姓刘氏。

西楚亡，凡五年。楚自二世元年陈胜起兵，自立，历吴广、景驹、怀王、项籍，凡五主，共八年。汉王还军，至定陶，驰入齐王韩信壁，夺其军。己亥二月，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西，都洛阳，追尊母先媪曰昭灵夫人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五回

## 汉高祖　定江山　一十二帝

诗曰：

　　虎斗龙争势若何？百年豪气苦无多。
　　将军老去秋江上，手捻银髭作浩歌。

却说汉太祖高皇帝，姓刘，名邦，帝尧之后。母刘媪，尝息大泽之中，梦与神遇，雷电大作。太公往视，见蛟龙踞其上，遂产高祖。高祖既夺韩信军，改封信为楚王，封彭越为梁王，以黥布为淮南王。韩信至楚，召漂母，赐以千金。召辱己少年，以为中尉。告诸将相曰："此壮士也，方辱我时，宁不能杀之耶？杀之无名，故忍而就此耳！"齐田横闻项羽已灭，惧诛，与其徒五百余人，入居海岛中。帝恐其为乱，使人赦其罪而召之曰："横来，大者王，小者侯。不来，且举兵加诛。"横乃与其客二人，乘传诣洛阳，至户乡，谓其客曰："横始与汉王，俱南面称孤，今汉王为天子，而横为亡虏，其耻固已甚矣！"遂自刭，令客奉其头，从使者驰奏。帝以王礼葬之。二客自刎，余五百人在岛中者，闻之，皆自杀。

齐人娄敬戍陇西，过洛阳，因虞将军求见上，说上迁都关中，上是之。即日车马西幸长安，徙都之，号敬为奉春君，赐姓刘氏。张良谢病辟谷。赵王张耳卒，子敖因其相贯高、赵午等谋反，事觉，坐废。楚王韩信之国，陈兵出入，人有告信反者，帝用陈平谋，伪游云梦，信谒上，上令武士缚信，械系信


漢高祖
呂后

以归。至洛阳，赦之，封为淮阴侯。封萧何酂侯，张良为留侯，陈平为户牖侯。封从兄贾为荆王，弟交为楚王，兄喜为代王，微时外妇之子肥为齐王。帝微时，其嫂戛羹恨之，不封伯氏之子，太公累言之，乃封其子戛羹侯。帝大封诸功臣为列侯。五日一朝太公，太公家令说曰："皇帝虽子，人主也。太公虽父，人臣也。奈何令人主拜人臣，而使威令不行乎！"后上朝太公，太公拥彗，迎门却行。上大惊，下扶太公。太公曰："帝人主，奈何以我乱天下法！"上乃诏尊太公为太上皇，赐家令金五百斤。帝起草莽，礼从简易，群臣饮酒争功，醉或妄呼，拔剑击柱，帝益厌之。叔孙通说上起朝仪，于长乐宫成，朝贺行之。帝曰："吾乃今知皇帝之贵也。"拜通为太常。

匈奴单于头曼，欲杀太子冒顿，而立少子。冒顿遂弑头曼而自立，因妻其母，以强暴雄于诸国，屡入寇边。上自将击之，悉兵三十万众，北至平城。冒顿以四十万骑，围帝于白登。七日，用陈平计，使画工画美女，遣人遗阏氏云："汉有女如此，今皇帝困厄，欲献之。"阏氏畏其夺己宠，因说冒顿使解围去，上乃得脱。单于，犹中国所称皇帝。阏氏，皇后也。

代相国陈豨反，帝自将击之。太尉周勃，从太原入代地，陈豨兵败。淮阴侯舍人弟谢公著，尝获罪于信，信欲杀之，于是告信欲反。吕后与萧相国谋，诈令人从上所来，言豨已得死，列侯群臣皆贺。相国给信曰，虽疾，强入贺。信入，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。信方斩，曰："吾悔不用蒯彻之言，乃为儿女子所诈，岂非天哉！"遂夷信三族。上之击陈豨也，征兵于梁，梁王称疾，使将将兵诣邯郸。上怒，使人让之，梁王恐。扈辄劝王反，王不听。上使使掩缚王，囚之洛阳。有司治反刑已具，上赦为庶人，传处蜀。至郑，逢吕后从长安来，彭越为

吕后泣，自言无罪，愿处故昌邑。吕后许诺，与俱来，至洛阳，白上曰："彭王壮士，今徙之蜀，此自遗患，不如遂诛之，妾谨与俱来。"遂夷越三族，醢其肉，以赐诸侯。淮南王黥布大恐，发兵反。上自将击之，与布兵遇于蕲西，布兵精甚，大战良久，布兵败走。吴臣诱与走越，杀之。上为流矢所中，行道疾甚，及还长安，崩于长乐宫。在王位四年，在帝位八年。寿六十三岁，葬长陵。

太子盈即位，是为孝惠皇帝。尊吕后为皇太后。初高帝最宠戚夫人，生赵王如意，欲立之不果。吕后最怨戚夫人，至是太后鸩杀赵王如意，断戚夫人手足，去眼熏耳，饮喑药，使居厕中，号曰人彘。居数日，乃召惠帝观人彘。帝见之，问而知其为戚夫人，乃大哭。因病，岁余不能起，使人请于太后曰："此非人所为，臣为太后子，终不能治天下。"帝以此日饮酒，为淫乐不听政。在位七年崩，无子。

初吕太后命张皇后取他人子，养为惠帝子，而杀其母，至是即位，谓之少帝。吕太后临朝称制，拜吕台、吕产、吕禄为将，将南北军，诸吕皆居中用事。以审食其为左丞相，食其自少通于太后，高祖知而不问，太后最宠幸之，至是公卿皆因而决事焉。少帝年浸长，自知非皇后子，乃曰："后安得杀吾母而名我，我壮，即为变。"太后废而幽杀之，立恒山王义为帝，更名宏，宏亦他人子。太后封吕台、吕产、吕禄俱为王。于上巳日，太后祓禊而返，见物如苍犬，撠太后掖，忽不见。卜之云："赵王如意为祟。"遂病掖伤而死，临朝者八年。越二百年后，赤眉贼发掘诸陵，见有水银玉匣殓者，卒皆颜色如生，四肢柔软，乃裸吕后尸，众行淫秽讫，弃地腐烂无存。庙祀改薄后，其凶恶之报与！

时诸吕欲为乱，而未敢发。朱虚侯刘章，以吕禄女为妇，

知其谋，告其兄齐王襄，令发兵讨诸吕。吕产等遣灌婴将兵击之，婴至荥阳与齐连和。右丞相陈平，太尉周勃，使郦商之子郦寄，说吕禄，使以兵属太尉，而身归国，高枕而王千里。禄从之。太尉周勃得入军门，乃以兵千余人，与朱虚侯章，将之入宫，击斩吕产、吕更等，尽诛诸吕，无少长皆斩之。遣章告齐王罢兵，灌婴亦罢兵归。

群臣迎薄姬所生高祖之中子代王恒即位，是为文帝。宽仁恭俭，专务以德化民，定赈穷养老之令，除收孥连坐，诽谤妖言之法，亲耕籍田，除肉刑，除天下田租。上每朝，郎从官上书疏，未尝不止辇受其言，言不可用置之，言可用则采之，未尝不称善。是以海内富庶，兴于礼义，断狱数百，几致刑措焉。在位二十三年崩，寿四十六岁，葬霸陵。

太子启立，是为景帝。御史大夫晁错，见诸王强盛，几分天下之半，屡劝上削其地。方议削吴，吴王濞约胶西王卬、胶东王雄渠、淄川王贤、济南王辟光、楚王戊、赵王遂俱反，罪状晁错。帝用袁盎言，斩错于东市，父母妻子，无少长皆弃市。而七国仍反，乃以周亚夫将三十六将讨之。亚夫言于上曰："吴楚兵轻剽，难与争锋，愿以梁委之，绝其饷道，乃可制也。"上许之。亚夫乘六传，会兵荥阳，至霸上。赵涉说曰："吴王知将军且行，必置人于崤渑之间，兵事尚神密，何不右去走蓝田，出武关，抵洛阳，直入武库。诸侯闻之，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。"太尉然其言，至洛阳，使人搜崤渑间，果得吴伏兵。吴攻梁急，亚夫坚壁不出，使轻骑出淮泗口，绝吴楚兵后，塞其饷道，吴粮绝，卒饥，数挑战不出，吴楚士卒多饥死叛散，乃引去。亚夫出精兵追击，大破之。吴王弃军走，渡淮，保东越，东越杀之，楚王自杀，齐王饮药死，胶西王自杀，胶东、济南、淄川王皆伏诛。帝恭行节俭，一遵孝文之

业，移风易俗，黎民淳厚。周云成康，汉言文景，美矣！然景帝废薄后，废太子乐而立胶东王彻。弟梁王以忧卒，绌申屠嘉，戮晁错，杀功臣周亚夫，则不如文帝远矣。在位十六年崩，寿四十八岁。

孝武帝彻立，时始有年号，曰建元元年。初景帝妹长公主嫖，陈午尚之，以女嫁胶东王彻，遂誉彻之美，劝景帝立为太子。及彻即位，立陈氏为后，陈后骄妒擅宠而无子，宠浸衰。上尝过姊平阳公主家，悦妓女讴者卫子夫，主奉送入宫，恩宠日隆。皇后怒恨，几死者数矣。子夫同母弟卫青，青本姓郑，父郑季，为县吏，给事平阳侯家，与侯妾卫媪通而生青，故冒姓卫。为侯家骑奴，召为侍中。既而以子夫为夫人，青为大中大夫。后陈后以魔媚事觉，收玺绶，退居长门宫，长公主惭惧，稽颡谢。上慰谕之，公主有私人董偃，使侍上酒，上悦之。因为主置酒宣室，使谒者引纳偃。以东方朔谏，改置北宫。至是公主贵人，多逾礼制矣。卫子夫生皇子据，上立卫氏为皇后。

上自初即位，招选天下文学才智之士，待以不次之位，四方上书者以千数，上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。庄助最先进，后又得吴人朱买臣，赵人吾邱寿王，蜀人司马相如，平原东方朔，吴人枚皋，济南终军等，并在左右，每令与大臣辩论，大臣数屈焉。内惟东方朔，观上颜色，时时直谏，有所补益。时汲黯数直谏，上每优容之，称为社稷臣。每不冠，不见黯。上表章六经，置五经博士，而天下之人，始得以五经公相授受，无所秘藏。始行夏之时，以正月为岁首。上慕长生之术，始亲祠灶，遣方士求神仙，起柏梁台，作承露盘，铸铜为仙人，高二十丈，以掌承露，和玉屑饮之，云可长生。宫室之修，至此日盛。通南夷，置犍为郡，今四川宜宾县等地。通西夷，置一都

尉，今四川邛崃清溪等县地。通西南夷，置苍海郡，今辽东地。使将军路博德、杨仆等平越南，置南海、苍梧、郁林等九郡，今广西、广东及琼州安南等地。击东越，东越以众降，上以闽地崄岨反复，悉徙其民于江淮间，遂虚其地，东越即今福建地。使车骑将军卫青等，击匈奴，取河南地，立朔方郡，募民居之，即今河套地。时卫青数击匈奴，斩获甚众，上宠幸之无比。青姊卫少儿，与家奴霍仲孺私通，生子去病，年十八，从大将军击匈奴，以八百骑，弃大军趋利，所杀过当，封冠军侯。自后去病日见亲幸，匈奴浑邪王降。上以汲黯言，徙之陇西，朔方、云中、北地、上郡之外，置为五属国。帝又遣卫青、霍去病、李广等征匈奴，李广失道自杀，青亦少功，惟去病擒匈奴贤王将相等八十余人，斩首七万四百四十余级，封狼居胥山，禅于姑衍，登临浣海。于是匈奴远遁，漠北无王庭。置武威、酒泉、张掖、敦煌等郡，今皆甘肃省属县。而去病宠过卫青矣。上将封禅，乃亲帅师幸边，出长城，北登单于台，勒兵十八万，旌旗千余里。单于大恐远遁，乃还。使张骞通西域、大夏、大宛、大月氏、康居、乌孙、于阗、安息、身毒等，凡三十六国，于是自陕西玉门关，西达葱岭，直穷河源矣。遣中郎将郭昌、卫广平南夷，为牂牁郡，今四川乌蒙等地。又置越隽、沈黎、汶山、武都等郡，今四川越隽、青溪、茂县及甘肃、武都等地。遣将军郭昌，中郎将卫广，击灭劳深、靡莫，以兵临滇，滇王举国降，乃以为益州郡，今云南地。遣将军荀彘等击朝鲜，置乐良、临屯、元菟、真番四郡，又辟交趾，置十三部刺史。上遣苏武等至匈奴，匈奴留之，上复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匈奴，别将李陵以五千兵深入，先胜后败，遂降虏。司马迁为之辩白，上以奸律，下迁腐刑。上求长生，喜延方士，公孙卿言见仙人迹于缑氏城上。上幸缑氏，观

大人迹，礼祭中岳，东游海上，求神仙，封泰山，禅肃然，至碣石而还，周行一万八千里。又广为宫室，高作楼台，东征西讨，国用不足，乃任用酷吏义纵、王温舒、赵禹、张汤等。又任桑弘羊等，利析秋毫，置平准于京师，受天下委输，贵则卖之，贱则买之，使富商大贾，无所牟大利。又令天下入粟补官，及罪人赎罪，使世家子弟富人，更相牵引，名株送徒，入财者得补为郎，不入财者罪之。又禁民酿酒，官自开置而取其利。昔高祖封功臣为列侯，凡百四十有三人，至是令其献金助祭，悉以金色不熟夺爵，见侯才得四人。于是民愁盗起，帝使范昆、张德、暴胜之等，衣绣衣，持虎符，发兵击之，散亡复聚，无可奈何。乃作沈命法，曰："盗起不发觉，发觉而捕弗满数者，二千石以下，至小吏主者皆死。"一时二千石以下，诛杀殆尽。上居建章宫，见一男子，带剑入中龙华门，命收之勿获。上怒，斩门侯，发三辅骑士，搜上林，索长安中，十一日乃解，而巫蛊事起矣。

初上立皇子据为太子，后卫后宠日衰，然太子仁恕温谨，卫后善于防间，虽无宠而礼遇不废。时方士女巫，多聚京师，率皆左道惑众。而女巫徒来宫中，教诸美人度厄，每屋辄埋木人，祭祀之，因妒恚骂，更相讦以为咒咀。上尝昼寝，梦木人数千，持杖欲击上。上惊寤，因是体不平。江充与太子有隙，因言祟在巫蛊。上遣充治其事，充言于太子宫，得木人尤多，又有帛书，所言不道，当奏闻。太子惧，充持之急，因用石德谋，收捕充等斩之。上大怒，使丞相将兵捕太子，太子亦勒兵自卫，合战五日，太子兵败出亡。卫后自杀，太子东逃至湖，匿泉鸠里。主人家贫，卖履以给太子。事觉，吏围捕，太子自经。皇孙二人，皆并遇害。一时太子妻妾男女皆遇害，独孙宣帝，以年幼系狱，得不死，留待后话。田千秋上书讼太子冤，

上悟，怜太子无辜，族江充家。乃深悔从前之非，省靡费，凡方士之候神仙，及有害于民生者，悉罢之。有司请于轮台东，募民屯田，以威西国。上曰："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，前击车师，因道远，死者数千人，况益西乎！朕不忍闻，从今务在禁苛暴，止横敛，无乏武备而已。"自是不复出军，惟以养民为事，而民得休息矣。初钩弋夫人赵氏，生皇子弗陵，时年一十四岁。上以事遣钩弋夫人赐死，而立弗陵为太子，使霍光、金日磾、上官杰等辅之。上在位五十四年崩，寿七十一岁。

太子弗陵立，是为昭帝。或曰昔武帝巡狩过河，见青紫气，自地属天，帝使求之，见一女子，在空屋空棺中，姿貌殊绝，两手皆拳，帝令开其手，数百人擘莫能开，上自擘，手即开，能言语，由是得幸，号为拳夫人，进为婕妤，居钩弋宫。解黄帝素女之术，善采补法，因以教帝，大加宠幸，孕十有四月，而生昭帝，因命其门曰尧母门。后至甘泉，因幸，告帝曰："妾当尸解，在前途侯帝。"上怪其言语不伦，呵叱之，夫人遂卒。既殡，上哀思之，又疑其非常人，发殡视之，空棺无尸，惟衣履存，香闻十余里。帝亦随尸解去，盖皆仙也。传载武帝崩后，能于陵寝，幸御宫人，玉箱玉杖随葬，书随殓者，复能出在人间，则成仙可知矣。

昭帝既立，霍光秉政。霍光知时务之要，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，至是匈奴和亲，百姓充实，稍复文景之旧焉。苏武杖汉节，牧羊于匈奴十九年。至是得还，上以为典属国。初霍光女为上官杰子安妻，生女，年甫五岁。安欲因光纳之宫中，光以为尚幼，不听。杰因盖长公主私客丁外人，言于公主，立安女为后。杰因为外人求封侯，不许，怨霍光。燕王旦自为帝兄，不得立，常怀怨望。御史大夫桑弘羊，为子弟求官，不得，亦怨霍光。于是盖主、杰、安、弘羊，皆与旦通谋，诈令人为燕王上

书，言霍光大阅武备，拣宿卫之士于道上，僭用天子警跸之制，擅调益幕府校尉，专权自恣，疑有非常，候光出沐日奏之。杰欲从中下其事，弘羊与大臣，共执退光书奏，帝不肯下。明旦，光闻之，不敢入。上问大将军安在，杰曰："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。"诏召大将军光入，免冠顿首谢。上曰："将军冠，朕知是书诈也，将军无罪。"光曰："陛下何以知之？"上曰："将军往广明都门，大习郎官，调校尉以来，未能十日，燕王何以得知！且将军为非，不须校尉。"是时帝年方十四，尚书左右皆惊。而上书者果亡，捕之甚急，杰等惧，谋益急，会盖主舍人父燕仓知其谋，以告大司农杨敞，敞以告杜延年。延年以闻，诏捕上官杰、上官安、桑弘羊、丁外人等，并宗族悉诛之。盖主、燕王皆自杀。皇后以年幼不与谋，亦霍光外孙，故得不废。时泰山有大石自起立，上林有僵柳自起生，有虫食柳叶曰："公孙病已立。"又有流星大如月，众星皆随西行。帝在位十三年，寿二十二岁而崩，无嗣。

大将军光承皇后诏，迎武帝之孙，昌邑哀王髆之子贺，入即位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王居丧无礼，淫戏无度，霍光与田延年、张安世等，以太后诏废之，议立贤嗣。初卫太子纳史良娣，生子，号史皇孙。皇孙纳王夫人，生子病已，号皇曾孙。曾孙生数月，遭巫蛊事系狱。丙吉受诏治狱，心知太子冤，哀皇曾孙，择谨厚女徒收养之。望气者，言狱中有天子气。武帝遣使者治狱，无轻重欲皆斩之，使者至，吉闭门不纳，曰："他人无辜，犹不可杀，况亲曾孙乎！"使者还以闻，武帝亦悟，乃赦之。张安世之兄张贺，尝事卫太子，为之聘暴室啬夫许广汉之女为妻，至是丙吉言皇曾孙之美材，年十八，通经术，行安而节和。光然之，因白太后，立为昭帝嗣，是为宣帝，立许氏为后。

初年霍光秉政，天下称治，光夫人显，欲贵其少女成君，会许后怀孕而病，女医淳于衍者入侍疾，显谓衍曰："将军素爱成君，今皇后当娩身，若投毒药去之，成君即为后矣，事成，富贵共之。"遂合药丸以饮后，后曰："我头岑岑，药中得无有毒乎？"对曰："无有。"遂加烦懑而崩。会有人上书，告诸医侍疾无状者，皆收系诏狱，显恐急，即具语光曰："既失计为之，无令吏急衍。"光大惊，欲自发举，不忍。奏上，光署衍勿论。显因劝光，纳其女入宫，遂以为后。及光薨，上始亲政。霍显及霍禹、霍山、霍云自见日侵削，数相对啼泣。谋令太后置酒，召丞相平恩侯以下斩之，因废天子而立禹。事觉，云、山明友自杀，禹腰斩，显及诸女昆弟，皆弃市，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十家。皇后霍氏废，封告者为列侯。帝之少也，实赖丙吉而生，而吉绝口不道前恩。会掖庭宫婢，自陈尝有阿保之功，辞引使者丙吉知状，上亲见问，然后知吉有旧恩，而吉终不言，上大贤之。封张贺子彭祖及丙吉等皆为列侯。宣帝励精图治，信赏必罚，综核名实，政平讼理，吏称其职，民安其业，郡县久于其任。用赵充国为将，而羌虏平。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，而边患息。以朱邑、龚遂、尹翁归、黄霸、张敞等为太守，而汉世良吏，于此为盛。惜以赵广汉之廉明，盖宽饶之清直，韩延寿之恩信，杨恽之廉洁，而不免于见杀，则上用申韩之刻也。皇太子仁柔好儒，见上多用文法吏，以刑名绳下，尝侍晏，从容言陛下宜用儒生，帝作色曰："汉家自有制度，俗儒不达时宜，好是古非今，使人眩于名实，不知所守，何足委任！"乃叹曰："乱我家者，太子也。"以太子出于许后，故得不废。帝寝疾，以史高、萧望之、周堪，受遗诏辅政。上在位二十五年崩，太子奭即位，是为元帝，立婕好王氏为皇后。

初宣帝时，皇太子奭所幸司马良娣病死，太子忽忽不乐。帝令王皇后，择后宫家人子，得元城王政君，送太子宫。政君故绣衣御史王贺之孙女也。是岁，生成帝骜，至是立为后。骜为太子，而王莽之祸始此。元帝牵制文义，优柔不断。时萧望之、周堪与刘更生，及侍中金敞等，同心转政。宦者宏恭、石显忌之，奏望之、堪、更生朋党相称誉，欲以专擅权势，请召致廷尉，上不省召致廷尉为送狱，可其奏。后上召堪、更生，左右对曰："系狱。"上大惊，令出视事。恭显等复谗之，竟罢免。上器重萧望之不已，欲以为相。恭、显等谗之，复召下狱，望之自杀。元帝却食涕泣，哀动左右，然终无如显等何，是岁恭卒，遂以显为中书令。时京房学易于焦延寿，屡言灾异有验，天子悦之。尝晏见，与上语，微言石显之乱天下。上曰："已谕。"显知而谗之，遂下京房狱，坐弃市，妻子徙边。匈奴郅支单于杀汉使者，西走康居。西域副校尉陈汤，矫制发兵，与都护甘延寿，袭击匈奴郅支单于于康居斩之，传首京师。匈奴呼韩邪单于闻郅支既诛，且喜且惧，入朝，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。上以后宫良家子王嫱，字昭君赐之。单于称谢，归号昭君为宁胡阏氏。甘延寿、陈汤至京师，将论功行赏，石显加以矫制擅兴师之罪，刘向上疏力辩，乃赦其罪而录其功。上在位十六年崩。

太子成帝骜立，以皇后王氏为皇太后，以元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。石显以罪免官，归故里，道死。成帝以许广汉之侄女为后，与班婕妤并有宠。班婕妤甚贤，常辅上以正。后上过阳阿主家，悦歌舞，妓女赵飞燕，召入宫，大幸。女娣合德复召入，姿性尤秾粹，姊妹俱为婕妤，贵倾后宫。谮告许后，班婕妤诅咒上，许后坐废，考问班婕妤。对曰："妾闻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修正尚未蒙福，为邪欲以何望！使神鬼有知，

不受不臣之愬，如其无知，凭之何益！”上善其对，赦之。班婕妤恐久见危，乃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，帝许焉。遂立赵飞燕为后，合德为昭仪，帝内惑于淫后妖妃，外制于外家奸佞，政事皆决于王凤。王凤卒，以王音为大司马秉政。音卒，以王商为大司马秉政。商卒，以王根为大司马秉政。王根以病免，遂以王莽为大司马秉政。时有大风如血，又有两月相承，晨见东方，岷山崩，壅江三日，江水竭之异。莽欲名誉彰著，愈折节为俭约，赏赐邑钱，悉以享士。刘向屡为上言之，上不能用。帝素强无疾，以赵合德淫之过度而崩，在位二十六年。

皇太后诏王莽杂治皇帝起居病状，赵昭仪自杀，寻废皇后为庶人，后亦自杀。上无嗣，以元帝之孙定陶王之子欣入继为嗣，是为哀帝，追尊定陶共王为定陶共皇，尊定陶王太后傅氏，曰定陶共太后，尊生母丁姬曰定陶共皇后，立傅太后从侄女傅氏为后，封丁明傅晏皆为列侯，俱官拜大司马，掌朝政。遣新都侯王莽，罢官就国。侍中董贤，年少美丽，得幸于帝，赏赐巨万，封高安侯，贵震朝廷。贤妻及贤妹，俱有美色，帝召贤妻，得通籍入宫，又召贤妹为昭仪，夫妻兄妹并宠，言无不听，至有法尧禅舜之语。丞相孔光等，趋承拜谒，而权与人主侔矣。帝欲收揽威权，屡诛大臣，然内制于傅太后，外过宠于董贤，信谗疾忠，汉业遂衰。

在位六年崩，无嗣。太皇太后王政君，召新都侯莽，佐理丧事，收董贤印绶，罢归第，即日与妻皆自杀，家属徙合浦。太皇太后以王莽为大司马，领尚书事，迎元帝庶孙中山王箕之子衎即位，是为平帝。太师孔光，大司徒马宫等，盛称莽功德比周公，于是群臣咸颂莽功德，号莽安汉公。平帝聘安汉公莽女为后。莽长子宇，劝莽归政。帝外家卫氏，私与卫宝通书，事觉，莽杀其子宇，尽灭中山王后家卫氏，又杀敬武公主，及

氾乡侯何武，故司隶鲍宣等数百人，海内大震。以安汉公莽为宰衡，加新息、召陵二县，及新野田，伪辞不受，加九锡。

时帝益壮，以母家卫氏为莽所害，常不悦，莽因腊日上椒酒，置毒酒中。帝有疾，莽作策命于泰畤，愿以身代，藏策金縢，置于殿前，敕诸公莫敢言。帝在位五年，为王莽所弑而崩，寿十四岁。

前辉光郡谢嚣，奏武功长孟通浚井，得白石，上圆下方，有丹书。曰："告安汉公莽为皇帝。"于是群臣请太后，请安汉公践祚，谓之摄皇帝。太后不可。太保王舜谓太后，事已如此，无可奈何。太后力不能制，诏曰可。莽遂南面朝群臣，郊祀天地，赞曰假皇帝。平帝无嗣，莽立宣帝玄孙广成侯勋之子婴为皇太子，年方二岁，号曰孺子。安众侯刘崇与相张绍，起兵讨莽，从者数百人，进攻宛，不克，死之。东郡太守翟义，与都尉刘宇、陈丰等，举兵西诛不当摄者，立宗室子孙严乡侯刘信为天子，移檄郡国，众十余万。莽闻之，惶惧不能食，乃使王邑等击义。莽曰："昔周公摄政，而管蔡挟禄父以叛，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。自古大圣犹惧此，况臣莽之斗筲。"群臣皆曰："不遭此变，不章圣德。"莽依周公作大诰，谕天下以反位孺子之意。于是吏士攻义，破之。义战死，信逃亡，三辅豪杰赵朋、霍鸿，起兵应翟义，王级等击灭之，诸县悉平。莽自谓威德日盛，大获天人之助，遂谋即真矣。梓潼人哀章，游于长安，素无行，作铜匮以献。署其一曰天帝行玺，其一曰赤帝玺，谓上帝与高祖传位于莽也。莽遂即真天子位，定有天下之号曰新，自称新皇帝。时孺子未立，玺藏长乐宫太皇太后处，莽使王舜请玺于太后，太后不肯与，怒骂之曰："汝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，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时利便，夺取其国，不顾恩义，天下岂有汝兄弟耶！我汉家老寡妇

旦暮且死，欲与此玺俱葬。”终不可得。舜谓太后：“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？”太后恐莽胁之，乃出玺投之地。曰：“我老将死，知汝兄弟，今灭族也。”莽更号太皇太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，废孺子为定安公，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。孺子未立，在虚位三年。西汉凡十三帝，二主，起高祖乙未，终孺子婴戊辰，共二百一十四年，而为王莽所篡。徐乡侯刘快，起兵讨莽，不克，死之。东汉光武建武元年，平陵人方望等起兵，立孺子婴为天子，淮南王遣将击斩之。此是后话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六回

## 西汉衰　遭王莽　篡国鸩君

**诗曰：**

一自沙场战罢归，剑华生涩马空肥。
风憔伏虎莲花帐，尘销蟠龙帅字旗。
战策兵书慵再展，龙韬虎略有谁知？
昨宵梦想相持处，血并金枪污铁衣。

却说汉自高祖开基，传至二百年后，被王莽用鸩酒毒杀平帝，篡孺子婴而自立。乃执孺子手流涕唏嘘，孺子反北面称臣，百僚莫不感动。莽女安定太后，常称疾不与朝会。时年未二十，莽欲嫁之，乃更号曰黄皇室主，欲绝之于汉。后大怒，坚卧不起，莽亦不复强。废汉庙，立王氏九庙，方四十丈，高十七丈，费数百余万，卒徒死者数万。废汉诸侯王为民，废诸刘为吏者。莽母功显君死，莽无哀意，自以为身承汉宗为天子，为服缌麻，如天子吊诸侯之服。以孙新都侯宗为丧主，服丧三年。其后太皇太后王政君崩，莽反为之服丧三年，立庙，以元帝配食，坐于床下。莽又以谗杀其嫂，及其兄子光。莽孙宗自画容貌，被服天子衣冠，发觉，自杀。莽妻死，莽太子临谋杀莽，事觉，自杀。莽性躁扰，不能无为，每有所兴造，动欲慕古，不度时宜，每狭小汉家制度。乃曰："古者一夫百亩，十一而税，秦坏圣制，废井田，强者规田以千数，弱者曾无立锥之居。"又置奴婢之市，与牛马同，昧于天地人为贵之义。今

更名天下田曰王田，奴婢曰私属，皆不得买卖。其男口不盈八，而田过一井者，分余田以与九族。敢有非井田圣制者，投诸四裔，以御魑魅。于是富者不自保，贫者不聊生，天下謷謷，陷刑者众，民大愁怨思乱。

初莽之谋篡也，吏民争为符命，皆得封侯，其不为者相戏曰："独无天帝持书乎？"久而莽亦厌之。元年秋，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，班符命二十四篇于天下，外及蛮夷。其后言符命，非五威将所颁者罪之。莽好空言，慕古封建之制，多封爵人，而性实吝啬，托以地理未定，故且先颁菁茅四色之土，用慰封者，于是诸侯食用皆乏。莽恃府库之富，欲立威匈奴，乃遣孙建等，率十二将分道并出击匈奴。严尤切谏，勿听，转兵谷如故。内郡愁于征发，始流亡为盗贼。北边自宣帝以来，数世不见烟火之警，人民炽盛，牛马满野。及莽扰乱，单于怒曰："先单于受汉宣帝恩，不可负也。今天子非宣帝子孙，何以得立。"乃遣兵分道入塞，杀守尉，略吏民，边民死亡，系获殆尽。莽遣五威将王骏、李崇等，出西域，使诸国郊迎送兵谷。焉耆诈降，而聚兵自备。骏等至，伏兵袭杀之。西域遂绝。莽大募兵击匈奴，下令曰："敢有趋避违令者，即时斩首。"于是杀人无算，百姓倒悬，道路以目，彗星见。时黄雾四塞，大风拔木飞瓦，雨雹杀牛羊，大雪深一丈余，竹树皆枯死。民间讹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，走观者万数，莽悉收捕斩之。飞蝗蔽天，大饥，人相食。夏陨霜，杀草木。莽法令烦苛，民摇手触禁，不得耕桑，于是并起为盗贼。临淮人瓜田仪等依阻会稽长洲，聚众为盗。琅邪女子吕母，聚党数千人杀海曲县令，入海作乱，众至数万人。荆州饥馑，更相侵夺。新市人王匡、王凤，聚众数百人。诸亡命者马武、王常、成丹等，皆往从之。藏于绿林山中，数月间，至七八千。琅邪樊崇起兵于

莒，众百余人。群盗以崇猛勇，多附之。一岁间，至万余人。东海刁子都，起兵钞击徐兖，莽遣兵击之不能克。关东大饥，人相食，南郡秦丰兵起，平原女子迟昭平，亦聚众数千人，在河阻中。樊崇等众浸盛，乃相与约，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偿创。莽遣太师王匡，更始将军廉丹征之。崇等恐其众，与莽兵乱，乃皆朱其眉，以相识别，由是号曰赤眉。藤将王匡、廉丹共领锐卒十余万人，所过放纵淫掠，东方为之语曰："宁逢赤眉，不逢太师。太师尚可，更始杀我。"赤眉破莽，更始将军廉丹杀之。新市兵王匡等进攻随，平林人陈牧、廖湛复聚众千余人，号平林兵以应之。

初汉景帝第十子，长沙定王发，三世孙曰钦。钦娶湖阳樊重女，生三子：縯、仲、秀。縯字伯升，性刚毅慷慨，威名素著。仲初起兵时，战死于小沛。秀隆准日角，性勤稼穑。縯常非笑之，比于高祖兄仲。秀尝过穰，穰人蔡少公颇学图谶，言刘秀当为天子。或曰："是国师公刘秀乎？"此刘秀乃刘向子歆更名秀，时为王莽国师，封嘉新公者。秀戏曰："何由知非仆也！"坐者皆大笑。宛人李守，好星历谶记，尝谓其子通曰："刘氏当兴，李氏为辅。"及新市平林兵起，南阳骚动。通从弟轶谓通曰："今四方扰乱，汉当复兴，南阳宗室，独刘伯升兄弟，泛爱容众，可与谋大事。"通笑曰："吾意也。"会秀卖谷于宛，通遣轶迎秀，与秀约归南阳白水乡，起兵南阳，今河南南阳府是也。刘縯召诸豪杰计议，分遣亲客于诸县起兵。縯自发白水乡子弟，子弟皆恐惧亡匿，及见秀绛衣大冠，皆惊曰："谨厚者亦复为之。"乃稍相安。凡得子弟七八千人，部署宾客，自称柱天都部。秀时年二十八，縯使族人招降新市平林兵，杀湖阳尉，进拔棘阳，李轶、邓晨皆将宾客来会。又与下江兵王常合，夜袭蓝乡，尽获其辎重。时汉兵已十

余万，诸将议立汉后，以从人望。南阳豪杰欲立刘縯，而景帝五世孙元在平林军中，号更始将军。新市平林将帅，惮縯威名，贪元懦弱，先定策立之，然后召縯示其议。縯以为宜且称王，待破莽降赤眉后，然后举尊号，众不从。立刘元为皇帝，大赦，改元，号更始元年。南面朝群臣，羞愧流汗，举手不能言。置公卿，拜縯为大司徒，偏将军刘秀等。徇昆阳、定陵、郾，皆下之。王莽遣王邑、王寻发兵，平定山东，征诸明兵法者六十三家，以备军吏。以长人巨无霸为垒尉，无霸身长丈二，腰大十围，辂车不能载，三马不能胜，能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，号百万。围昆阳，诸将见兵盛，惶怖，皆欲散归诸城。刘秀曰："今兵谷少而敌强，并力御之，功庶可立。如欲分散，势无俱全。昆阳即拔，诸部亦灭矣。今不同心共举功名，反欲守妻子财物耶！"诸将怒曰："刘将军何敢如是！"秀笑而起。会莽兵至城北，诸将窘迫，乃更请秀计之。秀复为图画成败，皆曰诺。时城中唯有八九千人，秀使王凤、王常守昆阳，夜与李轶等十三骑出城南门，于外收兵。时莽兵至城下者且十万，秀等几不得出。王邑、王寻纵兵围昆阳，严尤谓王邑曰："昆阳城小而坚，不如先击宛，宛败，昆阳自服。"不听，遂围之数十重，钲鼓之声，闻数十里。凤等乞降不许。严尤又曰："兵法围城必阙，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。"又勿听，刘秀至郾，定陵悉发诸营兵俱进，自将步骑千余为前锋，王邑、王寻亦遣兵数千来战，秀奔之，斩首数千级。诸将喜曰："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，今见大敌勇，甚可怪也！"乃复进。王邑、王寻兵却，都部共乘之，胆气益壮，无不一当百。初莽兵恃巨无霸召神怪助胜，而秀军中有侏儒郅君章，能役鸦禽破之，遂杀王寻。城中亦鼓噪而出，中外合势，震呼动天地。莽兵大溃，死者数万。会大风雷，屋瓦皆飞，雨下如

注，强川盛溢，士卒溺死者又数万。王邑、严尤，渡水逃去，尽获其军实辎重。于是海内豪杰，翕然响应，皆杀其牧守，自称将军，用汉年号，以待诏命。岑彭以宛城降汉，更始入都之。宛，即今河南南阳府是也。刘秀徇颍川，冯异以五县降。莽闻之大惧，欲外示自安，乃染其须发，进所征淑女杜陵史氏为皇后。史氏有美色，莽亲迎，成同牢之礼。是日大风拔木，群臣上寿，莽日与方士，考验方术，纵淫乐焉。莽闻汉兵言莽鸩杀平帝事，乃会公卿于王路堂，开所为平帝请命金縢之策，泣以示群臣。王莽卫将军王涉，与国师刘秀，大司马董忠等，谋劫莽降汉。此刘秀，乃刘向子歆，阿附王莽，为莽国师。复因图谶有刘秀名，因改歆为秀。事觉，莽召忠寸斩之，秀、涉自杀。莽以军师外破，大臣内叛，忧懑不能食，但饮酒，啗鳆鱼，读军书，倦因凭几寐，不复就枕矣。更始遣上公王匡攻洛阳，大将军申屠建攻武关，三辅震动。析人邓晔、于匡起兵应汉，开武关，迎汉兵。诸县大姓，各起兵称汉将，四会城下。莽愈忧，不知所出。莽大司空崔发曰："古者国有大灾，则哭以厌之，宜告天以求救。"莽乃率群臣至南郊，陈其符命本末，仰天大哭，气尽，伏而叩头。诸生小民，旦夕会哭，为设餐粥，甚悲哀者，除以为郎，郎至五千余人。又拜将军九人，皆以虎为号。时省中黄金，尚六十余万斤，莽赐九虎士每人钱四千，众无斗志。又赦城中囚徒，杀豨饮其血，与誓曰，"有不为新室者，社鬼记之。"既而皆败走，众兵发掘莽妻子父祖坟，烧其棺椁，及九庙明堂辟雍，火照城中。汉兵攻长安，从宣平门入，火及掖庭，黄皇室主曰："何面目以见汉家！"自投火中而死。莽避火宣室前殿，火辄随之。时值九月，莽绀色单衣持虞帝匕首，旋席随斗柄而坐曰："天生德于予，汉兵其如予何？"庚戌旦平明，群臣扶掖莽之渐台，众兵围之。晡时

上台，商人杜吴杀莽，校尉斩莽头，军人分莽身，节解脔分，争相杀者数十人。传莽头诣宛，悬于市，百姓共提击之，或切食其舌。王莽年三十八为大司马，五十一居摄，五十四即真，六十八诛死，窃位一十八年。

汉上公王匡拔洛阳，斩莽将王匡、哀章。成纪人隗嚣与周宗等起兵应汉，移檄郡国，勒众十万，攻下陇西武都等地。茂陵公孙述起兵成都，自称辅汉将军，兼益州牧。淮南李宪起兵据庐江称王。安定三水人卢芳，诈称武帝曾孙刘文伯，据平凉等地，与匈奴和亲，匈奴立为汉帝。更始封梁孝王八世孙刘永为梁王，即据国起兵，攻下济阴、山阳等地，以董宪张步为将军，遂专据东方。汉新市、平林诸将，以刘縯兄弟威名日盛，因劝更始除之。縯部将刘稷闻更始立，怒曰："本起兵图大事者，伯升兄弟也。今更始何为者耶？"更始收稷将诛之，縯固争，李轶、朱鲔因劝更始，并执縯杀之。秀自父城驰诣宛谢，司徒官属迎吊秀，秀不与私交一语，惟深引过而已，未尝自伐昆阳之功，又不为縯服丧，饮食言笑如平常。更始以是自惭，乃拜秀为破虏将军，封武信侯。更始将迁都河南洛阳，以刘秀为司隶校尉，使前整修宫府。秀乃置僚属，作文移从事司察，一如旧章。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，见诸将过，皆冠帻而服妇人衣，莫不笑之。及见司隶僚属，皆欢喜不自胜。老吏或垂涕曰："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。"由是识者皆心属焉。更始拜刘秀行大司马事，持节北渡河，镇慰州县。秀至河北，即今北直隶等地，所过郡县，考察官吏，黜陟能否，平遣囚徒，除王莽苛政，复汉官名，吏民喜悦，争持牛酒迎劳，秀皆不受。南阳邓禹杖策追秀，及于邺。秀曰："我得专封拜，生远来，宁欲仕乎！"禹曰："不愿也，但原明公威德加于四海，禹得效其尺寸，垂功名于竹帛尔！"秀笑，因留宿。禹进说曰："今山东

未安，赤眉青犊之属，动以万数，更始既是常才，不自听断，诸将皆庸人崛起，志在财帛子女，非有忠良明智，深虑远图，欲尊主安民也。明公素有盛德大功，为天下所响服，军政齐肃，赏罚明信。为今之计，莫如延揽英雄，务悦民心，立高祖之业，救万民之命，以公而虑，天下不足定也。”秀大悦，因令禹常宿止于中，与定计议。每任使诸将，多访于禹，皆当其才。秀自兄縯之死，每独居，辄不御酒肉，枕席有涕泣处。主簿冯异独宽譬之。秀止之曰："卿勿妄言。”异因进说曰："更始政乱，百姓无所依戴。夫人久饥渴，易为充饱，今公专命方面，宜分遣官属，循行郡县，宣布惠泽。”秀从之。骑都尉耿纯，谒秀于邯郸，退见官属将兵法度，不与他将同，遂自结纳。

初王莽时，长安中有自称成帝子子舆者，莽杀之。邯郸卜者王郎，缘是诈称真子舆，百姓多信之，立郎为天子。赵国以北，辽东以西，皆望风响应。时上谷太守耿况遣其子弇诣长安。弇年二十一，至宋子，会王郎起。从吏曰："子舆成帝正统，舍此不归，远行安之？”弇按剑曰："子舆敝贼，卒为降虏耳！我至长安，陈渔阳上谷兵马，归发突骑，以辚乌合之众，如摧枯折朽耳！公等不识去就，灭族不久也。”弇闻大司马秀在卢奴，乃北驰上谒。秀留署长史与俱北。至蓟，秀将南归。弇曰："今兵从南方来，不可南行。渔阳太守彭宠，公之同邑人上谷太守，即弇父也。发此两郡，控弦万骑，邯郸不足虑也！”秀官属皆曰："死尚南首，奈何北行入囊中！”秀指弇曰："是我北道主人也。”大司马秀在蓟，会王子接起兵蓟中，以应王郎城内扰乱。秀趣驾而出，不敢入城邑，舍食道旁，至芜蒌亭，时天寒冽，冯异上豆粥。至下曲阳传舍，闻王郎兵在后，从者皆恐。至滹沱河，候吏还曰："河水流澌，无

船不可济。”秀使王霸往视之。霸恐惊众，即还诡报曰：“冰坚可渡。”遂前至河，河水亦合，乃渡。未毕数骑而冰解。至南宫，遇大风，秀引车入道旁空舍，冯异抱薪，邓禹热火，秀对灶燎衣。冯异复进麦饭，驰赴信都。是时郡国皆降王郎，独信州太守任光、和戎太守邳彤，不肯从。光闻秀至，大喜。邳彤亦自和戎来会。议者，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，西还长安。邳彤曰：“吏民歌吟，思汉久矣，今卜者王郎，假名因势，驱集乌合之众，遂振燕赵之地，无有根本之固，明公奋二郡之兵以讨之，何患不克！今释此而归，岂徒空失河北，必更惊动三辅，堕损威重，非计之得者也！”秀乃止。任光发傍县，得精兵四千，众稍合至万人。移檄边群，共击邯郸，郡县还复响应。耿弇以上谷渔阳兵，行定郡县。会大司马秀于广阿，秀以其将寇恂、吴汉等为将军，进军拔邯郸。王郎出走，追斩之，收郎文书，得吏民与郎交关，毁谤者数千章。秀不省，会诸将烧之曰：“令反侧子自安。”更始遣使立秀为萧王，悉令罢兵。耿弇进曰：“王郎虽破，天下兵革乃始耳。今使者从西方来，欲罢兵，不可听也！铜马、赤眉之属数十辈，辈数十百万人，所向无前，圣公不能辩也。败必不久，百姓患苦王莽，复思刘氏，今更始为天子，而诸将擅命，贵戚纵横，掳掠不慾，元元叩心。更思莽朝，是以知其必败也。公功名已著，以义征伐，天下可传檄而定也。天下至重，公可自取，毋令他姓得之。”萧王乃辞以河北未平，不就征，始贰于更始。时诸贼铜马、铁胫、尤来、大抢、上江、青犊、富平、获索等各令部曲，众约百余万，所在寇掠。萧王击铜马于鄡。吴汉将幽州十郡突骑来会，士马甚盛，铜马食尽夜遁，萧王追击于馆陶，悉破降之。封其渠帅为列侯，诸将未能信贼，贼降者亦不自安，王敕令降者各归营勒兵，自乘轻骑按行部陈，降者更相与曰：

"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，安得不投死乎！"由是皆服。悉以降人分配诸将，众遂数十万，南徇河内。太守韩歆降萧王，北击尤来、大抢、五幡于元氏，追至北平连破之。贼退入渔阳，所过掳掠，强弩将军陈俊曰："贼无辎重，宜令轻骑出贼前，使百姓各自坚壁以绝其食，可不战而殄也。"王遣俊如其策，贼无所得食，遂散败。吴汉率耿弇、景丹等十三将军，追尤来等，斩首万三千余级。贼散入辽西、辽东，为乌桓貊人所抄掠殆尽。萧王还至中山，诸将请上尊号，勿听。耿纯、冯异力劝王从众议，以收人望。至鄗，会诸生强华奉赤伏符诣王曰："刘秀发兵捕不道，四夷云集龙斗野，四七之际火为主。"群臣因复奏请，王乃即皇帝位于鄗，且待后话不提。

单表更始既都洛阳，复从洛阳迁都于长安。时长安惟未央宫被灾，其余宫室供帐仓库官府皆如故。更始居长乐宫，升前殿，郎吏以次列庭中。更始羞惭，俯首刮席不敢视。诸将后至者，更始问携掠得几何。左右侍官，皆宫省久史，惊愕相视。更始纳赵萌女为夫人，以萌为大司马，委政于萌，日夜饮宴后庭。群臣欲言事，辄醉不能见。萌专权自恣，群小膳夫，皆滥官爵。长安语曰："灶下养，中郎将；烂羊胃，骑都尉；烂羊头，关内侯。"由是关中离心，四海怨叛。赤眉樊崇等，将兵攻长安。以名为群贼，不可以久，议立宗室，挟义诛伐。先是赤眉掠得故式侯萌之子盆子，在军中主牧羊。时年十五，被发徒跣，敝衣赭汗，至是立为上将军。见众拜，恐畏欲啼。赤眉至宏农，更始遣兵击之，大败。赤眉入长安，更始奔高陵，将相皆降。更始遣刘恭请降于赤眉，赤眉封为长沙王。三辅苦赤眉暴虐，皆怜更始欲盗出之，张邛使谢禄缢杀之，刘恭夜收藏其尸。光武帝诏邓禹葬之于霸陵，封为淮阳王，更始在位二年而亡。光武中兴，其话颇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七回

## 汉光武　复中兴　世称东汉

词曰：

豪杰千年往事，渔樵一曲高歌。乌飞兔走疾如梭，眨眼风惊而过。妙算龙韬虎略，英雄铁马金戈。争名夺利竟如何？必有收成结果！

却说世祖光武皇帝，姓刘，名秀，字文叔，景帝第十子长沙定王发之后。发生春陵节侯买，春陵即南阳白水乡也。买长子戴侯熊渠，袭爵。买少子外为郁林太守，生钜鹿都尉回，回生南顿令钦，钦生秀于南顿。有嘉禾一茎九穗之瑞，故名曰秀。乙酉六月，即皇帝位于鄗南。大赦，改元建武元年。上以寇恂文武备足，有牧民御众之才，拜恂为河内太守。恂调糇粮，治器械以供军，未尝乏绝。时朱鲔为更始守洛阳，帝遣诸将围之数月，朱鲔坚守不下。帝以廷尉岑彭常为鲔校尉，令往说之。鲔曰："大司徒被害时，鲔预其谋，又谏更始毋令萧王北伐，自知罪深，不敢降。"彭还报。帝曰："举大事者，不忌小怨。鲔降，官爵可保，况诛罚乎！河水在此，吾不食言！"彭复以告鲔，鲔面缚，诣河阳降。帝解其缚，拜平狄将军，封扶沟侯。十月，车驾入洛阳，遂定都焉。立祖庙于洛阳。

刘恭知赤眉必败，密教盆子，归玺绶，习为辞让之言。及正旦，大会。盆子下床，解玺绶，叩头曰："今设置县官，而为贼如故，四方怨恨，此皆立非其人所致，愿乞骸骨，避贤圣


嚴光


東漢光武帝

路，必欲杀盆子以塞责者，无所离死。”因涕泣欷歔。崇等避席顿首曰：“臣无状，负陛下，请后不敢。”因共抱持盆子，带以玺绶。既罢，出。各闭营自守，三辅翕然。称天子聪明，百姓争还长安，市里且满。后二十余日，复出大掠如故。长安城中粮尽。赤眉纵火杀掠，遂入安定北地。

邓禹引兵至长安，军昆明池，谒高庙，收十一帝神主，送诣洛阳。赤眉欲西至上陇，隗嚣击破之，又遇大雪，士多冻死，乃复还，发掘诸陵，取其宝货，污辱吕太后尸。邓禹击之，不利。禹乃出之云阳，赤眉复入长安。邓禹威名日损，又乏粮食，数战不利。帝乃遣偏将军冯异代禹，征禹还。禹惭受任无功，要异共攻赤眉。异曰：“赤眉尚多，可以恩信倾诱，难猝用兵破也。”禹不听，遂战，大败。禹以二十四骑脱归宜阳。异弃马奔回溪，归营坚壁自守。冯异再整兵，与赤眉约期会战，使壮士变服，与赤眉同，伏于道侧。旦日赤眉攻异，异纵兵大战，日昃，贼气衰，伏兵猝起，衣服相乱，赤眉惊溃，追击大破之。赤眉余众东向宜阳，帝视勒六军，严阵以待之。赤眉惊震，乃遣刘恭乞降，曰：“盆子将百万众降，陛下将何以待之？”帝曰：“待汝以不死耳！”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余人，肉袒降。上所得传国玺绶，积兵甲宜阳城西，与熊耳山齐。赤眉尚十余万人，帝令县厨皆赐食。明日，大陈兵马临洛水，令盆子君臣列观，帝谓樊崇等曰：“得无悔降乎？”徐宣叩头曰：“今日得降，犹去虎口归慈母，诚惧诚喜，无所恨也。”帝曰：“卿所谓铁中铮铮，庸中佼佼者也。”帝怜盆子，以为赵王郎中。赐樊崇等洛阳田宅，其后樊崇逢安以反诛。徐宣、杨音卒于乡里。刘恭为更始报仇，杀谢禄，自系狱。帝赦不诛，后为更始子寿光侯鲤所杀。盆子后病失明，赐荥阳均输地，使食其税终身。

初帝之讨王郎也，渔阳太守彭宠，发突骑以助军粮食，前后不绝，帝以为大将军，封列侯。及帝追铜马至蓟，宠自负其功，意望甚高，帝接之，不能满其意，以此怀不平。吴汉、王梁皆宠所遣，并为三公，而宠无所加，愈怏怏。至是有诏征宠入朝，其妻及所亲信吏，皆劝勿就征，遂发兵反。幽州牧朱浮以书责之曰："往时辽东有豕，生子白头，异而献之，行至河东，见群豕皆白，怀惭而返。以子之功，论于朝廷，犹辽东豕也。今乃愚妄，自比六国，岂不误哉！"宠不听，攻朱浮于蓟。宠又遣使诱耿况同反，况斩其使。涿郡太守张丰反，与彭宠连兵。朱浮上疏求救，浮城中粮尽，会耿况遣骑来救，浮乃得脱，蓟遂降宠。宠自称燕王，攻拔右北平、上谷数县，北连匈奴，南结张步，及富平获索诸贼，声势大张。征虏将军祭遵等，讨张丰斩之。帝诏建威大将军耿弇进击弇宠，使其子舒砻击匈奴，斩匈奴两王，宠退走。宠斋居便室，苍头子密等三人，因宠卧寐，共缚著床，矫宠命，使诸吏归休，缚其奴婢。又以宠命呼其妻，妻入，惊曰："奴反。"奴击其颊，宠急呼曰："趣为诸将军办装。"两奴将其妻入取宝物，使妻缝两缣囊装之。昏夜后，解宠手，令作记，告城门校尉速开门。书成，斩宠及妻头，驰出城，诣阙。宠尚书韩立等立其子午为王，国师韩利斩之，诣祭遵降。帝封子密为不义侯，燕地悉定。

淮南李宪，王莽末，为庐江连帅，因据庐江，称王四年，称帝三年。杨武将军马成破走之，其军士帛应斩之以降。

初梁王刘永之叛更始也，使沛人周廷等，攻下济阴、山阳、沛楚、淮阳、汝南等地。又遣使拜西防贼帅佼僵为横行将军，东海贼帅董宪为翼汉将军，琅琊贼帅张步为辅汉将军，遂专据东方。未几，称帝于睢阳。更始将苏茂降永，张步治兵于剧，

遣将徇泰山、东莱、城阳、胶东、齐南、齐郡、北海，皆下之。帝遣虎牙大将军盖延克睢阳，刘永走保湖陵，延遂定沛楚临淮等地。帝使大中大夫伏隆持节使青、徐二州，招降郡国。青、徐群盗闻永败，皆惶怖请降。张步献鳆鱼，帝以步为东莱太守。刘永立董宪为海西王，张步为齐王。步贪王爵，降而复叛，执杀伏隆而受永封，据郡十二。刘永将庆吾斩永首以降。苏茂、周建复立永子纡为梁王，帝遣捕虏将军马武，骑都尉王霸，围刘纡、周建于垂惠。时吴汉、耿弇击富平获索于周原，大破之，因诏弇进讨张步。平敌将军庞萌，为人逊顺，帝信爱之，尝称可以托孤寄命，使与盖延共击董宪。时诏书下延而不及萌，萌疑延谮己，遂反，袭延军破之，与宪连和，攻破彭城。帝怒，自将讨之，与诸将书曰："吾尝以庞萌为社稷臣，将军辈得无笑其言乎！其各厉兵秣马会睢阳。"董宪使苏茂、佼僵助庞萌，围桃城。帝时幸蒙，自将轻兵驰赴之。去桃城六十里，休士养锐以挫其锋。时大司马吴汉等在东郡，驰使召之。萌等悉兵攻桃城，城中闻东驾至，众心益固，二十余日不下，萌众疲困，吴汉等军皆至，帝乃帅兵，亲自搏战，大破之。萌等走从董宪，帝四面攻宪，大破之。佼僵降，苏茂奔张步，董宪、庞萌走郯。吴汉拔郯，宪、萌走朐；吴汉拔朐，斩董宪、庞萌，刘纡军士高扈，斩纡以降。耿弇进讨张步，拔祝阿，破其军，斩其将费邑，攻下四十余城，遂定济南，进军破临淄。张步将兵二十万攻弇，弇与步战，飞矢中弇股，以佩刀截去之，左右无知者，遂大破之。时帝在鲁，闻弇为步所攻，自往救之。未至，强弩将军陈俊谓弇曰："剧虏兵盛，可且闭营休士，以须上来。"弇曰："乘舆且到，臣子当击牛酾酒，以待百官，反欲以贼还君父耶！"乃出兵大战，复大破之。弇知步困，将退，豫置左右翼，伏以待之。人定时，步果引去，伏兵起纵击，追至

巨洋、昧水上，僵尸相属，收其辎重二千余辆。步还剧，帝至劳军，进幸剧。弇复追张步，步奔平寿，苏茂救之。帝遣使告步、茂，能相斩以降者，封为列侯，步遂斩茂以降。弇入据其城，众尚十余万，辎重七千余辆，皆罢遣归乡里。封步为安邱侯。后步逃奔临淮，谋亡入海，陈俊击斩之，江淮、山东悉平。耿弇降五校余党，齐地悉平。弇为将平郡四十六，攻城三百，未尝挫折焉。

伪汉卢芳，诈称武帝曾孙，立为平西王，又称汉帝，十三年，奔入匈奴，越三年来降，封代王。时天下大定，惟陇蜀未下。初隗嚣据陇，今陕西临洮巩昌、甘肃等地。公孙述据蜀，今四川成都等地。又南郑人延岑，起兵据汉中。汉中王嘉击降之，有众数十万。未几，延岑反，汉中王嘉败走。岑据汉中，因寇顺阳，邓禹击破之，延岑奔蜀。

时公孙述称帝，以岑为大司马，封汝宁王。隗嚣降于汉，帝报以殊礼，言称其字季孟而不名。嚣遣马援奉书诣洛阳，觇帝动静。援还，盛道上威德，嚣不之信。初更始时，平陵窦融据河西，自称五郡大将军。五郡者，酒泉、张掖、金城、武威、敦煌也，俱在陕西行都司。融欲事汉而未能自通，乃从隗嚣受建武正朔，遣长史刘钧等奉书诣洛阳，帝赐以玺书，授融为凉州牧。公孙述使田戎出江关，招其故众，欲取荆州，不克。帝诏隗嚣伐蜀，嚣不从。帝遣耿弇等七将军，从陇道伐蜀。先使中郎将来歙喻旨于嚣，嚣犹预，歙欲刺嚣，嚣起，勒兵将杀歙，歙徐杖节，就车而去，嚣遂反。诸将与嚣战，大败，各引兵下陇，退而东。帝诏耿弇军漆，冯异军栒邑，祭遵军汧。初马援闻嚣欲贰于汉，数以书责譬之，嚣怒。及嚣反，援上书请诣行在，极陈灭嚣之术。帝召之，援具言谋画，帝因使援将突骑五千，往来游说，离嚣支党。隗嚣乘胜，使王元行巡，将二

万人下陇。进而东，遣行巡取栒邑。冯异驰兵潜往闭城，偃旗鼓。巡不知，驰赴之。异建旗鼓而出，巡军惊乱，追击，大破之。祭遵亦破王元于汧。于是北地诸豪长，悉叛嚣来降。隗嚣称臣于公孙述，立嚣为朔宁王。来歙将二千余人，伐山开道，从回中，竟袭洛阳，斩其守将金梁。嚣大惊曰："何其神也！"帝闻得洛阳甚善，诸将争趋洛阳，帝皆追还。曰："嚣亡要城必来攻，旷日持久而城不下，乃可乘也。"嚣果悉以精锐围洛阳，歙固守不能下。帝乃自将征嚣，至高平第一。窦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氐等，与大军会。帝善之，置酒高会，待以殊礼，遂数道上陇，进而西。使王遵招嚣将牛邯，下之，拜邯大中大夫。于是嚣将十三人，属县十六，众十余万皆降。嚣将妻子奔西城，帝劳赐来歙，班坐绝席，在诸将之右，赐歙妻缣千匹。进幸上邽，诏告嚣曰："若束手自诣，父子相见，保无他。"嚣终不降，乃诛其子恂，使吴汉、岑彭围西城。封窦融为安丰侯，遣西还所镇。颍川盗起，帝还宫六日，自将讨平之。隗嚣病且饿，恚愤而卒，少子纯立为王。来歙帅冯异等五将军讨隗纯于天水，来歙等攻破落门，隗纯降，王元走蜀，陇右悉平。

帝因讨蜀，遣征南大将军岑彭攻田戎等，不克。遣吴汉发荆州兵，凡六万余人，骑五千匹，会荆门。岑彭装战船数十艘，直冲浮桥，顺风并进，蜀兵大乱，长驱入江关，军无掳掠，百姓大喜，争开门降。田戎走保江州，彭到江州，以城固粮多难猝拔，留冯骏守之，自引兵乘利，直指垫江，攻破平曲，遂收其米数十万石。吴汉留夷陵，装露桡继进。公孙述以王元为将军，使与领军环安拒河池。来歙等进攻元安，破之。蜀人大惧，使客刺歙，未死。歙驰召盖延，延悲哀不已。歙叱之曰："虎牙，何敢然！今使者中刺客，无以报国，故呼巨

卿，欲相属以军事，而反效儿女子涕泣乎！”延收泪受诫。歙自书表曰：“臣夜人定后，为何人所贼伤，中臣要害，臣不敢自惜，诚恨奉职不称，以为朝廷羞。夫理国以得贤为本，大中大夫段襄，骨鲠可任，愿陛下裁察！”投笔抽刀而绝。帝省书揽涕，诏以扬武将军马成代之。帝自将征公孙述，次长安。公孙述使延岑拒广汉，侯丹拒黄石。汉岑彭使辅威将军臧宫从涪水上平曲，拒延岑。岑彭自分兵下还江都，溯都江而上，袭击侯丹，大破之。因晨夜兼行二千余里，竟拔武杨，使精骑驰击广都，去成都数十里，势若风雨，所至皆奔散，蜀地震骇。述大惊，以杖击地曰：“是何神也！”延岑盛兵沈水，臧宫引兵猝至，纵击，大破之，王元降。或劝述降，述曰：“废兴命也，岂有降天子哉！”述使人诈为亡奴，降岑彭，夜刺杀彭，吴汉代领其军。冯骏拔江都，获田戎。吴汉乘胜，以步骑二万，进逼成都，去城十余里，阻江北为营，作浮桥，使副将刘尚将万余人，屯江南，相去二十余里。帝闻之大惊，使让汉曰：“公轻敌深入，又与刘尚别营，贼出兵缀公，而以大众攻尚，尚破，公即败矣，可急引兵还广都。”诏书到，述果使谢丰、袁吉出攻汉，使别将劫刘尚。汉飨士秣马，夜衔枚，与尚合军。丰等不觉，引兵攻江南。汉悉兵迎敌，大破之，斩丰吉，引兵还广都。自是汉与述战于广都、成都之间，八战八克。述危困，乃悉散金帛，募敢死士五千余人，以配延岑。岑于市桥，伪建旗帜挑战，潜遣奇兵，出汉军后，袭破汉。汉堕水，缘马尾得出。汉具船欲遁，蜀郡太守张堪止之，汉从之。臧宫拔绵竹，破涪城、繁郫，与汉会于成都。述自将攻汉，使延岑拒宫，大战，岑三战三胜。自旦及日中，军士疲乏，汉因使护军高午、唐邯将锐卒击之，述兵大乱。午刺述洞胸，左右舆入城，夜死。明旦，延岑以城降，蜀地悉平。诏窦融与五郡太守

入朝，赏赐恩宠，倾动京师。拜冀州牧。后融年七十有八而卒，谥曰戴侯。自是而天下复归一统矣。

吴汉自蜀振旅而还，大封功臣，邓禹等三百六十五人为列侯，已封者加邑，已没者封其子孙。邓禹有子十三人，使各习一艺，修整闺门，教养子孙，皆可为后世法。帝偃武修文，罢诸功臣，皆以列侯就第，不烦以政事，使不以吏职为过，而善全之。初起太学，帝亲幸之，稽式古典，修明礼乐，焕然文物可观。

严光，本姓庄，字子陵。少与帝同学，甚相善。及帝即位，光乃变姓名，隐身不见。帝思其贤，令以物色访之。后齐国上言，有一男子，披羊裘，钓泽中。帝疑是光，乃备安车元纁，遣使聘之，三反而后至。车驾即日幸其馆，光卧不起，帝即其卧所，抚光腹曰："咄咄子陵，不可相助为理耶？"光乃张目熟视曰："昔唐尧著德，巢父洗耳，士各有志，何相迫乎？"帝曰："子陵，我竟不能下汝耶？"于是升舆，叹息而去。复引光入，论道故旧，相对累日。因共偃卧，光以足加帝腹上。明日，太史奏，客星犯御座甚急。帝笑曰："朕故人庄子陵共卧尔。"除为谏议大夫，不屈，乃耕于富春山，以寿终于家。

帝如南顿，赐吏民南顿田租一岁，吏民固请十岁，帝复增一岁。帝如章陵，时改白水乡为章陵县，修园庙，祀旧宅，观田庐，置酒作乐，赏赐故旧。时宗室诸母，因酣悦相与语曰："文叔少时谨信，与人不款曲，惟直柔耳，今乃能如此。"帝闻之，大笑曰："吾治天下，亦欲以柔道行之。"

帝妹湖阳公主，嫁为邓晨之妻，新寡。帝与共论群臣，微观其意。至宋宏，主曰："宋宏威容德器，群臣莫及。"后宏被引见，帝令主在屏风后。因谓宏曰："谚言，贵易交，富易妻，人情乎？"宏曰："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

堂。”帝顾谓主曰：“事不谐矣。”湖阳公主苍头，白日杀人，因匿主家，吏不能得。及主出行，以奴骖乘。雒阳令董宣于夏门亭，候驻车，叩马以刀画地，大言数主之失，叱奴下车，因格杀之。主即还宫诉帝，帝大怒，召宣，欲捶杀之。宣叩头曰：“愿乞一言而死。”帝曰：“欲何言？”宣曰：“陛下圣德中兴，而纵奴杀人，将何以治天下乎！臣不须捶，请得自杀。”即以头击楹，流血被面。帝令小黄门持之，使宣叩头谢主，宣不从，强使顿之。宣两手据地，终不肯俯。主曰：“文叔为白衣时，藏亡匿死，吏不敢至门。今为天子，威不能行一吏乎？”帝笑曰：“天子不与白衣同。”因敕强项令出，赐钱三十万。宣悉以分诸吏，由是搏击豪强，京师莫不震栗。

帝欲封阴贵人兄兴为列侯，兴固辞，贵人问其故。兴曰：“外戚家，若不知谦退，富贵有极，人当知足”。贵人感其言，深自降抑，帝甚善之。

帝令天下州郡，检核垦田户口。于是刺史太守，多为诈巧，优饶豪右，侵刻羸弱。时诸郡各遣使奏事，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，视之云：“颍川宏农可问，河南南阳不可问。”帝诘问吏因由，吏不肯服，托言于长寿街上得之。帝怒。时皇子东海公阳，年十二，在幄后，言曰：“吏受郡敕，欲以垦田相方耳。”帝曰：“即如此，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？”对曰：“河南帝城，多近臣；南阳帝乡，多近亲，田宅逾制，不可为准。”帝令虎贲将诘问吏，吏乃首服，如东海公对。上由是益奇爱阳，遣谒者考实二千石长吏，阿枉不平者。

帝欲立东海公阳为太子，而未之发。会郭后宠衰，数怀怨怼，上怒之，遂废后，而立贵人阴氏为后。郭后既废，太子疆意不自安，辞太子位。帝废太子疆为东海王，而立东海王阳为太子，改名庄帝。以疆去就有礼，以鲁益东海，食二十九县，

赐虎贲旄头，设钟虡之乐，拟于乘舆。以郭后弟郭况为大鸿胪，帝数幸其第，赏赐金帛丰盛，京师号况家为金穴。后郭后及故太子疆俱得令终。

时天下太平，交趾女子徵则、徵贰反，拜马援为伏波将军，讨平之。帝每旦视朝，日昃乃罢。数引公卿郎将，讲论经理，夜分乃寐。总揽权纲，量时度力，事无过举，休养生息。恐勤兵于远，辞西域之请都护，身致太平，匈奴畏服，兵革不兴。其中兴之美，比少康焉。在位三十三年崩，寿六十二岁。太子庄立，是为明帝。以其定都洛阳，谓之东汉。至献帝而汉室三分，欲得其详，下回便见。

# 第十八回

## 传汉献　曹操起　汉室三分

**词曰：**

**飒飒西风渭水，萧萧洛叶长空。英雄回首北邙山，虎斗龙争过眼。闲看坝桥杨柳，凄凉露冷风寒。断蝉声里凭阑干，不觉斜阳又晚。**

却说东汉光武崩，太子庄立，是为明帝。立马援之女贵人马氏为皇后。后好读书，尚谦肃，为汉室贤后。明帝幸辟雍，行大射礼，又行养老礼，以李躬为三老，桓荣为五更。礼毕，引桓荣及弟子升堂，上自为辩说。诸儒执经问难于前，冠带缙绅之人，圜桥门而观听者，盖亿万计。诣孔子宅，亲御讲堂，命皇太子诸王说经，匈奴亦遣子入学。帝闻西域有神，其名曰佛，因遣使之天竺，求其道，得其书，及沙门以来，一时王公贵人，独帝弟楚王英最先好之。英光武第六子也，后以谋反自杀，穷治当羽，至数千人。

耿秉数请击匈奴，帝从之。遣秉与窦固等，分道并出。伐匈奴，固独有功。固使假司马班超，与从事郭恂，俱使西域。超行到鄯善，鄯善王广奉诏，礼敬甚备，后忽疏懈。超谓其官属曰："此必有北虏使来，明者睹于未萌，况已著耶！"乃会其吏士三十六人曰："不入虎穴，不得虎子！"因夜以火攻虏使营，斩其使及从者三十馀级，余众百许人，悉烧死。明日乃还，召鄯善王广，以虏使首示之，一国震怖。广叩首愿属汉无

二心，遂纳子为质。还白窦固，固大喜，具上超功。上以超为军司马，令遂前功。固复使超使于阗，其王广德降。于是诸国皆遣子入侍，西域与汉绝六十五载，至是复通焉。窦固、耿秉击西域，平车师复奏置西域都尉及戊己校尉。

益州刺史朱酺，宣示汉威德，怀远夷，自汶山以西，前世所不至，正朔所未加，白狼盘木等百余国，皆举首称臣奉贡。白狼王唐菆作诗三章，歌颂汉德，酺使译而献之。

明帝遵奉建武制度，无所变更，后妃之家，不得封侯与政。馆陶公主为子求郎，不许，而赐钱十万。谓群臣曰："郎官上应列宿，出宰百里，苟非其人，则民受其殃，何可滥也。"是以吏得其人，民乐其业，远近畏服，户口滋殖焉。在位十八年崩，太子炟立，是为章帝。

章帝继明帝，苛察之后，承之以宽大。奉承太后，尽心孝道。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。体之以忠恕，文之以礼乐，谓之慈祥长者，东汉贤君，不亦宜乎！然因窦后之谮而废太子，知后兄窦宪之恶而不能罪。所少者，略近优柔耳。在位十三年崩，太子肇立，是为和帝。

和帝年方十岁，窦太后临朝，窦宪当权用事。都乡侯刘畅，齐武王刘縯之孙也，来吊国忧，太后数召见之。窦宪惧畅分宫省之权，遣客刺杀之，而归罪于畅弟刚。尚书韩棱以为贼在京师，不宜舍近问远。何敞请独奏案之，具得事实。太后怒，窦宪惧诛，因自求击北匈奴以赎罪。时北匈奴饥乱，太后从之。窦宪将行，公卿诣朝堂，上书谏。以为匈奴不犯边塞，无故劳师远伐，损费国用，非社稷计。袁安、任隗免冠固争，前后十上章，众皆危惧，安隗正色自若。太后终听宪言，遣窦宪、耿秉，将精骑万余，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，大破之。降者前后八十一部，二十余万人。宪、秉出塞三千余里，登燕然山，

命中护军班固，刻石勒功，纪汉威德而还。窦宪以北匈奴微弱，欲遂灭之。遣耿夔、任尚围于金微山，大破之，出塞五千余里而还，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。窦宪既立大功，威名益盛，父子兄弟充满朝廷，专权谋逆。帝以朝臣上下，莫不附宪。独中常侍郑众，谨敏有心几，遂与众定议诛宪。帝以太后故，不欲明诛宪，迫令自杀。班固以窦氏宾客，收捕，死狱中。固尝著汉书，尚未就，诏固女弟曹寿之妻昭，踵而成之，所谓曹大家也。

初梁贵人即为窦后所谮，废死。宫省事秘，莫有知帝为梁氏出者。及至窦太后崩，舞阴公主子梁扈，奏记三府太尉张酺言状，帝感动良久。会贵人姊上书自讼，乃知贵人枉殁之状。三公请贬窦太后尊号，不宜合葬先帝。帝手诏曰："窦氏虽不遵法度，而太后常自减损，朕奉事十年，深惟大义。礼，臣子无贬尊上之文，恩不忍离，义不忍亏，其勿复议。"乃追尊母梁贵人为皇太后，封梁竦三子为侯。竦之孙商二女俱为后。梁氏自此盛矣。立邓禹女孙贵人邓氏为皇后，后性孝友，好读书，选入宫为贵人，恭肃小心，动有法度，虽宫人隶役，皆加恩借。帝深喜之。及为皇后，俭约谦逊，帝每欲官爵邓氏，后辄哀请退让，故兄骘终帝之世，不过中郎将。

孝和幼冲即位，年十四岁，即能诛锄窦宪，自是大柄在手，威权不失，尊信儒术，友爱兄弟，优礼贤者，克纳嘉言，四夷希侵，中国绥靖。方之章帝，实为过之，在位十七年崩。

长子有痼疾，少子隆始生百余日，迎立为太子，即位，是为殇帝。邓太后临朝，帝在位一年崩。太后迎立清河王庆之子祜入即位，是为安帝，太后犹临朝。夏旱，太后亲录囚徒。洛阳有囚，实不杀人，而被考，自诬服，羸困舆见，畏吏不敢言。将去，举头若欲自诉，太后呼还问状，具得枉实，即收令

抵罪。行未还宫，澍雨大降。立贵人阎氏为皇后。皇太后邓氏崩，帝始亲政。帝少号聪明，故邓太后立之。及长，多不德，稍不当太后意，故久不还政。

时中常侍樊丰、刘安、陈达及帝乳母王圣，圣女伯荣，煽动内外，竞为侈虐，出入宫掖，传通奸赂。司徒杨震上疏切谏，帝不听。封王圣为野王君，废太子保为济阴王。帝南巡，崩于叶，在位十九年。

皇后与阎显等谋，济阴王保在内，恐公卿立之。乃伪云帝疾甚，徙御卧车驰归。四日至洛阳，乃发丧。阎后临朝，欲久专国政，贪立幼年，与阎显等定策禁中。迎济北惠王子北乡侯懿为嗣，即皇帝位。济阴王保，以废黜不得上殿，亲临梓宫，悲号不食。内外群僚，莫不哀之。北乡乡侯懿，立数月而崩。中常侍孙程、王康等十九人，聚谋于德阳殿，迎故太子济阴王保即皇帝位，是为顺帝。时年十二，收阎显下狱诛之，迁太后于离宫。封孙程等皆为列侯，是为十九侯。帝朝太后于东宫，皇太后阎氏崩。帝生母李氏，葬城北，帝初不知，至是左右白之，感悟发哀，亲到葬所，更以礼殡葬恭陵北。帝征用处士樊英、杨厚等，而天下想望其风采。又李固、黄琼，相继登用。虞诩、左雄，直言时闻。然立梁商之女贵人梁氏为后，虽以德进，梁商颇贤，第商卒，而商之子梁冀专权，实自此始。又德十九侯之立已，而恁阉宦之弄权，虽无甚失德，汉祚实由之而衰矣。

帝遣杜乔、张纲等，分行州郡，表贤良，锄贪污。乔等各之部，张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，曰："豺狼当道，安问狐狸！"遂劾奏大将军梁冀，及冀弟河南尹梁不疑，无君之心十五事，京师震悚。帝虽知纲言直而不能用。梁冀恨张纲，思有以中伤之。时广陵贼张婴，寇乱扬、徐间，积十余年，二千石

不能制，冀乃以纲为广陵太守，前二千石，率多求兵马自卫。纲独单车就职，既到，径诣婴垒门。婴大惊，遽走闭垒。纲于门外，罢遣吏兵，独留所亲者十余人，以书谕婴，请与相见。婴见纲至诚，乃出拜谒，延置上坐。譬之曰："前后二千石，多肆贪暴，故致公等怀愤相聚，二千石信有罪矣！然公等所为者，又非义也。今主上仁圣，欲以文德服叛，故遣太守来，今诚转祸为福之时也！"婴闻，泣下曰："荒裔愚民，不能自通朝廷，不堪侵枉，遂相聚偷生，若鱼游釜中，知不可久。今闻明府之言，乃婴等更生之辰也。"乃辞还营，明日率所部万余人归降。纲单车入婴垒，置酒为乐，散遣部众，南州晏然。论功当封，冀遏之，在部一岁卒。婴等五百余人，为之制服行丧，送到犍为，负土成坟而去。

帝在位十九年崩，太子炳立。时方二岁，梁太后临朝，是为冲帝，在位一年崩。时清河王蒜，渤海孝王子缵，皆章帝曾孙。蒜为人严重，动止有法度，公卿皆心归焉。而缵年八岁，李固谓梁冀曰："立帝宜择年长有德，任亲政事者，愿将军详审之！"冀不从，与太后定策禁中，迎缵入南宫，即皇帝位，是为质帝。太后委政宰辅，李固所言，太后多从之。黄门宦官为恶者，一皆斥遣，天下咸望治平，而梁冀深忌疾之。

帝少而聪慧，尝因朝会，目梁冀曰："此跋扈将军也！"冀深恶之，使左右置毒于煮饼以进。帝苦烦甚，召李固，固入前问。帝曰："食煮饼腹闷，得水尚可活！"冀曰："恐吐不可饮水。"语未绝而崩，在位一年。固伏尸号哭，推举侍医，议立嗣。李固与杜乔，欲立清河王蒜。冀白太后，策免固，迎章帝曾孙蠡吾侯志，入南宫即位，是为桓帝。时年十五，太后犹临朝听政，立太后之妹梁氏为后。京师地震，杜乔以灾异策免。会清河刘文等，谋立清河王蒜。事觉，蒜坐徙贬自杀。梁

冀因诬李固、杜乔与文等交通。太后素知乔忠，不允。冀遂收固下狱，死于狱中。冀使人胁杜乔曰："早自引决，妻子可得全。"乔不肯，遂收系之，亦死狱中。

四年正月，太后归政于帝，二月崩。至十年七月，皇后梁氏崩。八月，大将军梁冀伏诛。冀一门，前后七侯，三后，六贵人，二大将军，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，尚公主者三人，其为卿将尹校五十七人。冀专擅威柄二十年，天子拱手，不得与政，帝不平之。又遣客刺杀议郎邴尊，并欲杀尊妻母宣，宣以女猛在宫为贵人，驰白帝，帝大怒，呼中常侍单超、徐璜，黄门令具瑗，小黄门左悺、唐衡，定议诛之。瑗等请剑戟士千余人，共围冀第，收大将军印绶，冀与妻孙寿皆自杀，悉收梁氏、孙氏，无少长皆弃市，宾客故吏免黜者三百余人，百姓莫不称庆。收冀财货，合三十余万万，以充王府之用，减天下租税之半，散其苑囿以业穷民。封单超、徐璜等五人为列侯，世谓之五侯。

梁冀新诛，用黄琼、陈蕃，琼辟范滂，蕃辟徐稚等，而海内翕然望治。立贵人窦氏为皇后，乃窦融之玄孙窦武女也。时太学诸生三万人，郭泰及颍川贾彪为之冠，与李膺、陈蕃、王畅，更相褒重，于是中外承风，竟以臧否相尚，自公卿以下，莫不畏其贬议，屣履到门。河南张成善风角，推占当赦，教子杀人。司隶李膺，督促收捕，既而逢宥获免，膺愈怀愤疾，竟案杀之。张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，帝亦颇信其占，宦官教成弟子牢修告膺等养太学游士，交结诸郡生徒，互相驱驰，共为部党，诽讪朝廷，疑乱风俗。于是天子震怒，班下郡国，逮捕党人，布告天下，使同忿疾。案经三府，太尉陈蕃却之曰："今所案者，皆海内人誉，忧国忠公之臣，此等犹将十世宥也，岂有罪名不章，而致收掠者乎！"不肯平署。帝愈怒，遂下膺等

于黄门北寺狱，其辞所连及，杜密、陈翔、陈实、范滂之徒二百余人，或逃遁不获，皆悬金购募，使者四出相望。陈实曰："吾不就狱，众无所恃。"乃自往请囚。范滂至狱，狱吏谓曰："凡坐系者，皆祭皋陶。"滂曰："皋陶古之直臣，知滂无罪，将理之于帝，如其有罪，祭之何益。"陈蕃上书极谏，帝讳其言切，托以蕃辟召非其人，策免之。陈蕃既免，朝廷震栗，莫敢复为党人言者。贾彪曰："吾不西行，大祸不解。"乃入洛阳，说窦武、霍谞等使讼之。窦武上疏极谏，霍谞为之表请，帝意稍解，使中常侍王甫，就狱讯党人。范滂等皆三木囊头，暴于阶下，甫以次辩。语曰："卿等更相拔举，迭为唇齿，其意何如？"滂曰："仲尼有言，见善如不及，见恶如探汤。滂欲使善善同其清，恶恶同其污。谓王政之所愿闻，不悟更以为党。古之修善，自求多福；今之修善，身陷大戮。身死之日，愿埋滂于首阳山侧。上不负皇天，下不负夷齐。"甫愍然，为之改容，乃得并解桎梏。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，宦官惧，请帝以天时宜赦。乃赦天下党人二百余人，放归田里，书名三府，禁锢终身。

桓帝在位二十一年崩，无嗣。窦后与窦武求宗室中之贤者，侍御史刘倏以章帝玄孙渎亭侯苌之子宏对。武白窦后，迎立之，是为灵帝，是年十二岁，窦太后临朝。初窦太后之立，陈蕃有力焉。及临朝，政无大小，皆委于蕃。蕃与窦武同心戮力，以奖王室。征天下名贤，李膺、杜密、尹勋、刘瑜等，皆列朝廷。天下之士，莫不延颈，想望太平。而中常侍曹节、王甫等，共相朋结，谄事太后，太后信之，蕃、武疾焉。会有日食之变，蕃谓武曰："昔萧望之困一石显，况今石显数十辈乎！可因日食，罢斥宦官，以塞天变。"武乃白太后，请诛曹节等，太后犹预未忍。曹节召尚书，胁使作诏板，拜王甫为黄

门令，持节捕收武等。陈蕃闻难，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，并拔刃，突入尚书门，攘臂呼曰："大将军忠以卫国，黄门反逆，何云窦氏不道耶？"王甫使剑士收蕃，送北寺狱，即日杀之。时张奂征还，节等以奂新至，不知本谋，矫制使奂率五营士讨武，甫将千余人，出与奂合，围武，武自杀。遂迁太后于南宫。张奂迁大司农，封侯。奂深病为节等所卖，固辞不受。于是群小得志，士大夫皆丧气。宦官深恶李膺等，复申党人之禁。侯览怨张俭尤甚，诏捕俭，及李膺、杜密、朱寓、荀昱、翟超、刘儒、范滂等，请下州郡考治。时上年十四，问节等曰："何以为之钩党？"对曰："钩党者，即党人也。"上曰："党人何恶而欲诛之？"对曰："欲为不轨。"上曰："不轨欲如何？"对曰："欲图社稷。"上乃可其奏。或谓膺曰："可去矣！"对曰："事不辞难，罪不逃刑，臣之节也。吾年已六十，死生有命，去将安之！"乃诣诏狱，考死。汝南督邮吴道，受诏捕范滂，至征羌，抱诏书，闭传舍，伏床而泣，一县不知所为。滂闻之，曰："必为我也。"即自诣狱。县令郭揖大惊，出解印绶，引与俱亡。曰："天下大矣，子何为在此？"滂曰："滂死则祸塞，何敢以罪累君，又令老母流离乎！"其母就与之诀曰："汝今与李杜齐名，死亦何恨！既有令名，复求寿考，可兼得乎！"滂跪受教，再拜而辞。凡党人死者百余人，妻子皆徙边。天下豪杰，及儒学有行义者，宦官一切指为党人，其死徙废禁者，又六七百人。郭泰闻党人之死，私为之恸曰："诗云：'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。'汉室灭矣！但未知瞻乌爰止，于谁之屋尔。泰虽好臧否人物，而不为危言激论，故能处浊世而怨祸不及焉。张俭亡命，望门投止，所在重其名，莫不破家相容。"夏馥闻之，叹曰："孽自己作，空污良善，一人逃死，祸及万家，何以生为！"乃自剪

须变形，入林虑山中，隐姓名为治家佣，人无知者，党禁未解而卒。及党禁解，张俭仍还乡里。初申屠蟠见范滂等，诽讦朝政，叹曰："昔战国之时，处士横议，列国之王，至为拥篲先驱，卒有焚书坑儒之祸。"乃绝迹于梁、砀之间。因树为屋，自同佣人。二年，滂等果罹党锢之祸，惟蟠超然无事。初中常侍张让父死，归葬颍川，虽一郡毕至，而名士无往者。让耻之，陈实独往吊焉。及诛党人，让以实故，多所全宥。

立贵人何氏为皇后，后本南阳屠家，以色选入掖庭。生皇子辨，欲立之，征其兄何进为侍中。后王美人生皇子协，后鸩杀美人。帝怒，欲废后，中官固请，乃止。开西邸卖官，二千石二千万，四百石四百万，其县令随县分之大小为贵贱。又令左右卖公卿，公千万，卿五百万。

时有青蛇见于御座上，侍中寺雌鸡化为雄。又有黑气堕温德殿庭中，气如龙，长十余丈，青虹见玉堂殿庭中。巨鹿张角，奉事黄老，以妖术教授，咒符水以疗病，众共神之，徒众数十万。置为三十六方，名立渠帅，讹言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以中常侍封谞、徐奉等为内应，约以三月五日，内外俱起。角弟子唐周上书告之，诏捕角等。角敕诸方俱起，皆着黄巾为识。旬月之间，天下响应，京师震动。帝召群臣会议，北地太守皇甫嵩，以为宜解党禁。中常侍吕强亦曰："党锢之积，人情怨愤，若不赦宥，转与张角谋，为变滋大。"帝惧而从之，乃赦天下党人。张让谮吕强与党人共议朝廷，数读霍光传，强自杀。遣中郎将卢植讨张角，皇甫嵩、朱儁讨颍川黄巾。朱儁与贼战败。会骑都尉曹操将兵适至，嵩、操与朱儁合军，更与贼战，大破之。时汝南许劭，好核论人物，操往造劭而问之。劭曰："子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。"操大喜而去。卢植破张角，垂当拔之。宦官诬植抵

罪，诏皇甫嵩讨角。嵩与角弟梁战，大破之，斩梁。角先以病死，剖棺戮尸，传首京师。

帝在位二十三年崩，皇子辨立，何太后临朝。封皇子协为陈留王。中军校尉袁绍劝何进悉诛诸宦官，进白太后，太后不听。绍又为画策，多召四方猛将，使并引兵向京城，以胁太后。进然之。主簿陈琳谏曰："此事但当速发，行权立断，则天人顺之。若征外助，则大兵聚会，强者为雄，只为乱阶耳！"勿听。典军校尉曹操闻而笑曰："宦者之祸，古今有之，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。既治其罪，当诛元恶，一狱吏足矣，何至纷纷召外兵乎！欲尽诛之，事必宣露，吾见其败也！"何进召并州牧董卓，使将兵诣京师。卓即时就道，上书曰："中常侍张让等，幸承恩宠，浊乱海内，臣辄鸣钟鼓如洛阳，请收让等，以清奸秽。"卓故意迟延不至。进为中常侍张让等矫诏所杀。袁绍闻进被害，乃勒兵捕诸宦者，无少长皆杀之。张让困迫，遂将帝与陈留王协出谷门。让等见捕之急，悉投河而死。帝独乘一马，从雒舍南行，失传国玺。董卓闻乱即至，闻帝在北，迎于北芒阪下。卓与帝语，语不分明。乃更与陈留王语，语言明白。卓大喜，以王为贤，有废立之意。袁绍不可，卓按剑叱绍曰："竖子敢然，天下事，岂不在我！"绍遂出奔冀州。卓废少帝为宏农王，奉陈留王协即位，是为献帝。遂弑太后何氏，又弑宏农王。初蔡邕因宦官之祸，亡命江海，积十二年。卓闻其名而辟之，称疾不就。卓怒詈曰："我能族人。"邕惧而应命。到则署为祭酒，甚见敬重，三日之间，周历三台，迁为侍中。董卓自为太尉，加节钺虎贲，更封郿侯，又自为相国，赞拜不名，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。董卓购求袁绍甚急。袁术奔南阳。曹操变姓名，间行东归，至陈留，散财合兵，得五千人。关东州郡，起兵讨卓，推袁绍为盟主。绍自号车骑将

军，与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，曹操屯酸枣，袁术屯鲁阳，众各数万。董卓以山东兵盛，欲迁都以避之，遂烧焚宫庙官府，劫迁天子，弃洛阳，车驾入长安。

初灵帝时，会稽妖贼许生作乱，起句东，即今宁波府，称阳明皇帝。吴郡富春人孙坚，字文台，少为县吏，召募精勇，助州郡讨平之，又助朱儁讨黄巾有功，屡官至参军。又长沙贼区星作乱，拜孙坚为长沙太守，讨平之，封乌程侯，至是亦起兵讨董卓。至南阳，众已数万人，前到鲁阳，与袁术合兵。术由是得据南阳。表坚为破虏将军。孙坚进屯阳人，与董卓战，大破之。坚进至洛阳，扫除陵庙，祀以太牢，得传国玺于城南甄宫井中，分兵邀卓，卓奔长安，坚遂军鲁阳。时关东州郡，务相兼并，袁绍、袁术，亦自离贰。术遣孙坚击董卓未返，绍遣周昂袭夺坚阳城。坚叹曰："同举义兵，将救社稷，逆贼垂破，而各若此，吾当谁与戮力乎！"引兵击昂，走之。袁术遣公孙越助坚攻昂，越为流矢所中而死。公孙瓒怒曰："予弟死，祸起于绍。"遂出军屯磐河，数绍罪恶，进兵攻之，冀州诸城多叛从瓒。

北直涿郡刘备，字玄德，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后也。少孤贫，以贩履为业。有大志，少语言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尝与瓒同师事卢植，因往依瓒，至是瓒使与其将田楷，徇青州有功，因以为平原相。备少与河东关公，讳羽，字云长；涿郡张飞，字翼德，友善。以关公、张飞为别部司马，分统部曲。备与二人寝则同床，恩若兄弟。而稠人广坐，侍立终日，随备周旋，不避艰险。常山赵云，为郡将，将兵诣瓒。刘备见而奇之，深加接纳。云遂从备至平原，为备主骑兵。刘表时为荆州刺史，袁术使孙坚击表，表遣黄祖逆战，射坚杀之。

董卓凶恶日甚，选民间美女八百人为侍妾，车服僭拟天

子。司徒王允，与司隶校尉黄琬，仆射士孙瑞，密谋诛卓。中郎将吕布，膂力过人，卓爱信之，拜为义子，出入扈卫。王允有义女貂蝉，其颜色之美丽，冠绝一时，兼之聪明歌舞，巧会人意，而才更过之。允因设谋，以貂蝉先许吕布，后许董卓，竟送貂蝉归卓。卓宠爱貂蝉，貂蝉复与布私，于中取事，使布与卓成仇隙。一日吕布戏貂蝉于凤仪亭，卓见之，掷戟杀布，布避得免。允结布为内应。布曰："如父子何？"允曰："君自姓吕，本非骨肉，掷戟时，岂有父子情耶？"布遂许之。卓入朝，伏勇士于北掖门刺之。卓堕车，大呼吕布何在。布曰："有诏讨贼臣。"应声持矛刺卓，趋斩之。即出怀中诏板，令吏士曰："诏讨卓耳，余皆不问。"吏士皆称万岁，百姓歌舞于道，暴卓尸于市。卓素肥，吏为火炷置脐中燃之，光达曙者数日。卓之死也，蔡邕在王允坐，闻之惊叹。允勃然怒曰："董卓国之大贼，而君怀私遇，反相伤痛，岂不共为逆哉！"即收付廷尉，遂死狱中。董卓部将李傕、郭汜、张济等，将兵在陕，遣使至长安求赦，王允不许，李傕、郭汜等举兵西向，收卓故部曲樊稠等，众至十余万，杀入长安城，收王允与黄琬杀之。吕布自武关奔南阳，投袁术，袁术待之甚厚。士孙瑞归功不侯，故得免于难。李傕、郭汜争权，治兵相攻。傕迎帝幸其营，遂烧宫殿官府。杨奉、董承等，将兵送乘舆东归，乘舆居棘篱中。

初青州黄巾贼寇兖州，杀刺史刘岱，曹操部将陈宫谓操曰："州今无主，而王命断绝，宫请说州中纲纪，明府往牧之，资之以收天下，此霸王之业也。"宫因说济北相鲍信等，迎东郡太守曹操领兖州刺史，进击黄巾，悉降之，得精兵三十余万。杨奉、韩暹奉车驾弃长安，还洛阳。时州郡各自分据土宇，朝廷政令不行。又洛阳宫室，前为董卓烧尽，百官披荆

棘，依墙壁间。曹操在许，谋迎天子而未决。荀彧曰："昔晋文纳周襄王，而诸侯景从；汉高祖为义帝缟素，而天下归心。诚因此时，奉主上以从人望，大顺也；秉至公以服天下，大略也；扶大义以致英贤，大德也。四方虽有逆节，其何能为？"操遣曹洪西迎天子而不得入，议郎董昭作操书，结杨奉。值董承患韩暹矜功肆恣，因潜召操。操至，诛有罪，赏有功，矜死节，封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。曹操问计于董昭，昭曰："此中诸将，人殊意异，今留匡弼，事势不便，惟有移驾幸许耳！夫行非常之事，乃有非常之功，愿将军熟思之！"操曰："此孤本志也！"乃奉车驾东迁，始立宗庙社稷于许。自是政归曹氏，天子惟守位而已。其后遂分为三国，欲得其详，下回便见。

# 第十九回

## 三国志　乱纷纷　五十余载

诗曰：

剩水残山古又今，达时人物此登临。
诗吟杜牧孤鸿句，泪落雍门一操琴。
老去深藏经济手，病来灰却战争心。
残篇捡到兴亡处，闲闷闲愁海样深。

却说曹操，字孟德。父嵩，为中常侍曹腾养子，实夏侯氏子也。操少机警，有权术，任侠放荡，不治本业。初举孝廉，为议郎。余见前。曹操既迁天子于许，自为大将军，封武平侯。以荀彧、荀攸、郭嘉等为谋士。募民屯田许下，州郡各置田官。所在积谷，军食以足。初曹操之攻徐州牧陶谦也，平原相刘备将兵救之。会谦病笃而卒，遂以备代领徐州，袁术攻刘备以争徐州。备使张飞守下邳，自将拒术。吕布袭下邳，张飞败走。备降于布，布复以备为豫州刺史，布自为徐州牧。刘备在豫州，合兵得万人，吕布恶之，攻备，备败走，归曹操。操厚遇之，仍以为豫州牧，东屯沛。时陈宫归布，袁术帝于寿春。布与术通，遣高顺、张辽攻备，破沛城，虏备妻子。备单身走。荀攸劝操自击布，围下邳。操围下邳久，疲敝欲还。荀攸、郭嘉曰："吕布勇而无谋，陈宫有智而迟。今及布气之未复，宫谋之未定，急攻之，布可拔也。"乃引沂水、泗水灌城。月余，布益困迫，乃降。布见操曰："明公之所患，无过


蜀漢昭烈帝
魏文帝
吳主孫權

于布，今已服矣。若令布将骑，明公将步，天下不足定也。”操命缓布缚，刘备曰：“不可，明公不见吕布尝事丁建阳与董卓乎？”操颔之。宫请死，操曰：“奈卿老母妻子何？”宫曰：“宫闻以孝治天下者，不害人之亲；施仁政于天下者，不绝人之祀。老母妻子之存否？在明公，不在宫也。”操因涕泣。并吕布、高顺皆缢杀之。召宫母，养之终身，嫁宫女，抚视其家，皆厚于初。张辽、臧霸等皆降。刘备从操还许，操以备为左将军，礼之愈厚。袁术既称帝，淫侈益甚。既而资实空虚，不能自立，欲奔袁绍。操遣备邀之，复走寿春，至江亭，坐箦床，叹曰：“袁术乃至此乎！”因愤慨，呕血而死。袁绍既灭公孙瓒而骄，简精兵十万，遣郭图、审配等攻许。操进军黎阳，遂还许，分兵守官渡。

车骑将军董承女为献帝贵妃，受帝衣带中密诏，与刘备密谋诛操。操一日偶与备饮，闲论英雄。操曰：“今天下英雄，惟使君与孤耳！袁本初之徒，不足数也。”备惧张其言。适遇雷震，备方食，伪失匕箸。备曰：“圣人云，迅雷风烈必变，良有以也！”操心轻之，使邀袁术。备邀袁术还，闻操出，遂杀徐州刺史车胄，留关公守下邳，行太守事，身还小沛。郡县多叛操为备，传众数万人，遣使与袁绍连兵。操遣长史刘岱击之，不克。董承谋泄，操杀承等，皆夷三族。求贵妃于宫中，杀之。帝以贵妃有孕为请，不许。

操欲自讨刘备，诸将皆曰：“与公争天下者，袁绍也。今绍方来，而弃之东，绍乘公后，若何？”操曰：“刘备人杰也。今不击，必为后患！”郭嘉曰：“绍性迟而多疑，来必不速。备新起，众心未附，急击之，必败。”操师遂东。田丰说袁绍曰：“曹、刘连兵，未可猝解，公举军袭操后，可一往而定。”绍辞以子疾。丰举杖击地曰：“嗟乎，遭难遇之时，而

以婴儿病失其会，惜哉，事去矣！”曹操击刘备，破之，获其妻子。进拔下邳，擒关公。操使张辽说公降。公谓张辽曰：“吾有三约：与皇叔誓扶汉室，降汉不降曹，一也；二嫂在彼给养，上下人等，不得到门，二也；知吾主去向，不分千里，便当辞去，三也。如其不允，吾必不降。”操从之，封公为汉寿亭侯。操欲乱其臣主之义，使公与备妻甘、糜二夫人共室。公避嫌，秉烛侍立至天明。刘备既败，奔青州，归袁绍。绍去邺二里迎之，操还军官渡。

袁绍议攻许，进军黎阳，遣其将颜良攻刘延于白马。曹操北救刘延，颜良来逆战，操使张辽、关公、尤登击之。公望见良麾盖，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，斩其首而还，遂解白马之围，徙其民而西。绍渡河追之，至延津南，操陈辎重饵敌，遣将纵击，大破之，斩文丑。良、丑皆绍良将，两战斩之，绍军夺气。

关公既斩良、丑，方知刘备在袁绍军中，乃尽封曹操所赐，拜书告辞，奔刘备于袁军。左右欲追之，操曰：“彼各为其主，勿追也。”袁绍军阳武，操与战不利，粮食且尽。与荀彧书，欲还许。彧报曰：“今谷食虽少，未若楚汉在荥阳、成皋间也。是时刘项莫肯先退者，以先退则势屈也。公以弱当强，若不能制，必为所乘，此用奇之时，不可失也。”操乃坚壁持之。荀攸言于操曰：“绍运车旦暮且至，其将韩猛，锐而轻敌，击可破也。”乃遣偏将军徐晃，缴击绍运车，烧其辎重。绍复遣车运谷。沮授请遣支军以绝曹操之抄，绍不从。许攸曰：“操兵少而悉师拒我，许下空弱，若遣轻车，星行掩袭，许可破也。许破则奉天子以讨操，操成擒矣！如其未溃，可令首尾奔命，破之必也。”绍亦不从。会攸家犯法，治中审配收系之，攸遂奔操，操跣出迎之，抚掌笑曰：“子卿远来，吾事济

矣！”攸因言袁氏辎重万乘，在故市乌巢，军无严备，轻兵击之，燔其积聚，不过三日，袁氏败矣。操大喜，乃留曹洪、荀攸守营，自将步骑五千人，皆用袁军旗帜，间道衔枚，人抱束薪，既至，围屯放火，营中大乱，遂大破之，焚其粮谷，杀士卒千余人，皆取其鼻，牛马割唇舌以示绍军。绍军恟惧，大溃。绍及子谭等，辐巾乘马，与八百骑渡河，操追之不及，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。余众降者，操尽坑之。乃击刘备于汝南，备奔荆州刘表。表闻备至，自出郊迎，以上宾礼待之，益其兵，使屯新野。袁绍军既败还，以不听田丰言，恐为所笑，遂杀之。惭忿发病，吐血而亡。绍为人，宽雅有局度，喜怒不形于色，而性矜愎自高，短于从善，故至于败。

绍有三子：谭、熙、尚。绍后妻刘氏爱尚，绍在日，欲立为后。众以谭长，欲立谭。审配矫绍命立尚，谭不得立，自将屯黎阳，欲攻尚。谭别驾王修谏曰："兄弟者，左右手也。今与人斗，而断其右手，曰，我必胜，其可得乎！夫弃兄弟而不亲，天下其谁亲之！"谭不听。袁谭、袁尚治兵相攻。时曹操击刘表，军西平。谭遣辛毗诣操请救，操群下多以为刘表强，宜先平之，谭、尚不足忧也。荀攸曰："天下方有事，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，其无四方之志可知矣。袁氏据四州之地，带甲数十万，使二子和睦，天下之难未息也。今及其乱而取之，天下定矣。"操从之。袁尚攻袁谭，曹操攻邺，尚还战，败走幽州，投袁熙。操遂入邺，自领冀州牧。袁谭复背操，操攻平原，拔之。谭走保南皮，曹操攻南皮，克之，斩袁谭。幽州刺史袁熙，为其将焦触、张南所攻，与尚俱奔辽西乌桓。触自号幽州刺史，驱率守令降曹。其后曹操击乌桓，袁熙、袁尚奔辽东。辽东太守公孙康斩熙、尚之首献操，袁氏遂亡。

却说琅玡诸葛亮，字孔明，寓居襄阳隆中，每自比管仲、

乐毅，时人莫之许也。惟颍川徐庶与崔州平，谓为信然！刘备访士于襄阳司马徽，徽曰："儒生俗士，岂识时务，识时务者，在乎俊杰，此间自有伏龙凤雏。"备问为谁。曰："诸葛孔明、庞士元也。"徐庶亦谓备曰："诸葛孔明卧龙也，将军岂愿见之乎？"备曰："君与俱来。"庶曰："此人可就见，不可屈致，宜枉驾顾之。"备诣亮，凡三往乃见。因屏人曰："汉室倾颓，奸臣窃命，孤不度德量力，欲伸大义于天下，君谓计将安出？"亮曰："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此诚不可与争锋。孙权据有江东，已历三世，国险而民附，贤能乐为之用，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。荆州北据汉沔，利尽南海，东连吴会，西通巴蜀，此用武之国，而其主刘表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！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地，刘璋暗弱。张鲁在北，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，思得明君，将军既帝室之胄，信义著于四海，若跨有荆、益，结好孙权，内修政治，外观时变，则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！"备曰："善。"于是与亮情好日密。关公、张飞不悦，备解之曰："孤之有孔明，犹鱼之有水也，愿诸君勿复言。"公、飞乃止。

曹操自为丞相，奏封功臣二十余人为列侯，引兵击刘表。初刘表二子琦、琮，表为琮娶其后妻蔡氏之女侄，蔡氏遂爱琮而恶琦。琦不能自守，与诸葛亮谋自安之策。亮曰："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，重耳居外而安乎！"琦意感悟。会孙权报父仇，击江夏太守黄祖，破斩之。琦求代其任，表乃以琦为江夏太守。表卒，琮嗣。未几，曹操兵至，蒯越等劝琮降。操至新野，琮举州降，操遂进兵。时刘备屯樊城，琮降，不以告备，及觉，则操已在宛矣。备大惊，呼部曲共议。或劝备攻琮，荆州可得。备曰："刘荆州危亡，托我以孤，背信自济，吾所不

为。”备将其众去，过襄阳，州人多归备。比到当阳，众十余万人，辎重数千辆，日行十余里。别遣关公，乘船数百艘，使会江陵。或谓备曰："宜速行保江陵。”备曰："夫济大事，必以人为本。今人归吾，吾何忍弃去！”曹操以江陵有军实，恐刘备据之，乃释辎重，轻军至襄阳，闻备已过，操将精兵五千，往追之，一日一夜，行三百余里，及于当阳之长坂。备乃弃妻子，与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等数十骑走。徐庶母为曹操所获，庶辞备，指其心曰："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，以此方寸也。今已失老母，方寸乱矣，无益于事，请从此别。”遂诣操。张飞拒后，据水断桥，瞋目横矛曰："身是张翼德也，可来共决死！”操兵无敢近者。云抱备子禅，与关公船会，得济沔，遇刘琦众万余人，与俱到夏口。

初孙坚为袁术攻刘表，为黄祖所杀。坚四子：策、权、翊、匡。坚死，策年十七，乃渡江，居江都，结纳豪杰，有复仇之志。至寿春，见袁术，术奇之，以坚余兵还策，许为九江太守，已而更用陈纪，又使策攻庐江太守陆康。谓曰："庐江拔，真卿有也。”策攻拔之。术复用其故吏刘勋，策大失望。术以吴景为丹阳太守，扬州刺史刘繇逐之，遣将屯横江、当利以拒袁术。孙坚旧将朱治，见袁术政德不立，劝孙策归取江东，策从之。说术曰："家有旧恩在江东，愿助舅吴景讨横江，横江拔，因投本土召募，可得兵三五万，以佐明使君定天下。”术素知其事，又以策未必能定刘繇，且不叛己，乃许之。表策为折冲校尉。策行收兵，至历阳，周瑜从父尚为丹阳太守，将兵迎之，助以资粮。策进攻横江，拔之。渡江转斗，所向皆破，莫敢当其锋者。百姓闻孙郎至，皆失魂魄。及策至，军士奉令，不敢掳掠，鸡犬菜茹，一无所犯，民乃大悦，竞以牛酒劳军。遂破秣陵，攻刘繇于曲阿，繇败走豫章。策美

姿颜，能笑语，阔达听受，善于用人，是以士民见者，莫不尽心，乐为致死。旬日之间，得二万余人，马千余匹，威震江东。孙策引兵渡浙江，会稽功曹虞翻说太守王郎避之，郎不从，为策所破，郎乃降。策自领会稽太守，复命翻为功曹，待以交友之礼。策好游猎，翻谏曰："白龙鱼服，困于豫，且愿少留意。"策善之而不能改。袁术有逆谋，闻孙坚得传国玺，拘坚妻而夺之，策遂与术绝。袁术县长周瑜、鲁肃，知术无成，皆弃官从策。策擒刘繇将太史慈，复解其缚而用之。会刘繇卒，众万余人，属豫章太守华歆。孙策袭庐江太守刘勋，取之，得袁术妻子，善遇之。因徇豫章，使虞翻说华歆降。策军至，歆葛巾迎策，策礼为上宾。

时袁绍与曹操相持于官渡，策欲乘虚袭许，部署未发。会先所杀吴郡太守许贡奴客，因其出猎，伏篁竹中，射之中颊，创甚。召张昭等谓曰："中国方乱，以吴越之众，三江之固，足以观成败，公等善相吾弟。"呼权，佩以印绶。谓曰："决机于两阵之间，战胜攻取，卿不如我。举贤任能，以保江东，我不如卿。"遂卒，年二十六。权悲号未视事，张昭曰："孝廉，此宁哭时耶！"权易服巡军。张昭、周瑜等，谓权可与共成大业，遂委心事焉。孙权报父仇，击江夏太守黄祖，破斩之。曹操下书责孙权，任子为质。周瑜曰："将军承父兄之余资，兼六郡之众，兵精粮足，将士用命，铸山煮海，境内富饶，有何逼迫，而欲送质！质一入，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；与相首尾，则命召不得不往，往则见制于人，极不过一侯印，岂与南面称孤同哉！"吴夫人曰："公瑾议是也。公瑾与伯符同年，小一月耳，我视之如子，汝其兄事之。"遂不送质。

鲁肃闻刘表卒，言于孙权曰："荆州与国邻接，江山险固，沃野万里，士民殷富，若据而有之，此帝王之资也。请往

说刘备，使抚表众，共治曹操。”权遣肃行。会备南走，肃迎之于当阳、长坂，谓备曰：“孙讨虏敬贤礼士，兵精粮足，足以立事。今为君计，莫若遣心腹自结于东。”备用肃计，由夏口进住鄂县之樊口，自江陵将顺流东下。诸葛亮曰：“事急矣，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。”遂与鲁肃诣孙权，见于柴桑，说曰：“海内大乱，将军起兵江东，刘豫州收众汉南，与曹操并争天下。今操芟夷大难，略已平矣，遂破荆州，威震四海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故豫州逃遁至此，愿将军量力而处之。若能以吴越之众，与中国抗衡，不如早与之绝，若不能，何不北面事之！”权曰：“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？”亮曰：“田横齐之壮士耳，犹守义不辱，况刘豫州，王室之胄，英才盖世，安能为之下乎！”权勃然曰：“吾不能举全吴之地，受制于人，吾计决矣！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，然豫州新败之后，安能抗此难乎？”亮曰：“操众远来疲弊，闻追豫州，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，此所谓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鲁缟者也。且北方之人，不习水战，将军诚能与豫州协力同心，破操必矣！操军破，则荆吴之势强，鼎足之形成矣。成败之机，在于今日。”权大悦。是时曹操遗权书曰：“近者奉辞伐罪，旌麾南指，刘琮束手。今治水军八十万众，方与将军会猎于吴。”权以示群下，莫不响震失色。张昭等曰：“操得荆州，长江之险，已与我共之矣，不如迎之。”鲁肃密谓权曰：“使肃迎操，犹不失下曹从事，累官，故不失州郡也。将军迎操，欲安所归乎？”因劝权召周瑜定计。瑜至谓权曰：“操虽托名汉相，其实汉贼也。将军割据江东，兵精足用，当为汉家除残去秽，况操自送死，而可迎之耶！今北土未平，马超、韩遂尚为后患，而操舍鞍马，仗舟楫，驱中国士众，远涉江湖，不习水土，必生疾病，将军擒操，宜在今日。瑜请得精兵五万人，保为将军破之。”

权曰："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，徒忌二袁、吕布、刘表与孤耳。今数雄已灭，惟孤尚存，孤与老贼，势不两立。"因拔刀砍案曰："诸将吏敢复有言迎操者，与此案同。"遂以瑜督兵三万，与刘备并力御操，进与操遇于赤壁。

时操军已有疾疫，初战不利，引次江北。瑜部将黄盖曰："曹军方连船舰，首尾相接，可烧而走也。"乃取蒙冲斗舰，载燥荻枯柴，灌油其中。先以书遣操，诈云欲降。时诸葛亮祭祷祈风，东南风急。盖以十舰居前，中江举帆，余船以次俱进。操军吏士，皆出营立观，指言盖降。去北军二里许，同时发火，火烈风猛，船往如箭，烧尽北船，延及岸上营落，烟焰冲天，人马烧溺死者甚众。北军大溃，操引兵从华容道步走。刘备与周瑜水陆并进，追操至南郡，操军死者大半。操乃留曹仁、徐晃守江陵，引兵北还，于是将士形势自倍。瑜乃渡江屯北岸，与曹仁相拒。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，引兵徇武陵、长沙、桂阳、零陵四郡，皆降之。周瑜攻曹仁岁余，所杀伤甚众，仁委城走，瑜屯据江陵。

会刘琦卒，权以备领荆州牧，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，权以妹妻备。妹才捷刚猛，有诸兄风，侍婢百余人，皆执刀侍立。备每入，心常懔懔。周瑜还江陵，道病。与权笺曰："方今曹操在北，疆场未静；刘备寄寓，有似养虎。天下之事，未知终始。鲁肃忠烈，临事不苟，可以代瑜。倘所言可采，瑜死不朽矣！"卒于巴丘。权以鲁肃代瑜领兵。鲁肃劝权以荆州借备，相与共拒曹操，权从之。

曹操谋取巴蜀，据吴之上流，以伐吴。乃遣司隶校尉钟繇等讨张鲁。韩遂、马超在陕西陇地，疑为袭己，十部俱反。操自将击之，夹潼关而阵，遣徐晃、朱灵以兵四千人，渡蒲阪津，据河西为营。操乃北渡河，兵众先行而自断后。超将万余

人攻之，矢下如雨。操据胡床不动，及事急，都尉许褚扶操上船，船工中流矢死，褚左手举马鞍蔽操，右手划船。校尉丁裴，放牛马以饵贼，操乃得渡。超等挑战，不许。操与韩遂有旧，请与遂相见。交马语移时，但说京都旧话，拊手欢笑，而不及军事。既罢，超问遂曰："曹操何言？"遂曰："无所言也。"超等疑之。他日，曹操又与遂书，多所点窜，如遂改定者。韩遂、马超遂自相疑贰。操先以轻兵挑战，后纵虎骑夹击，大破之。遂、超奔凉州，操追至安定而还。操既还，马超复率羌、胡，攻陇上诸郡县，郡县皆应之。杨阜、姜叙等，起兵讨超，超大败，南奔张鲁，后三年降于刘备。西平金城诸将，共杀韩遂，送诣操降。

却说刘备以庞统为耒阳令，不治免官。鲁肃遗刘备书曰："庞士元非百里才也，使处治中别驾之任，始得展其骥足耳！"诸葛亮亦言之。备见统，与言谈，大器之。遂用统为治中，亲待亚于诸葛亮。

初刘焉为益州牧，见汉乱，阴蓄异志。沛人张鲁，自乃祖道陵以来，世为五斗米道，客居于蜀焉。以为督义司马，与合兵，掩杀汉中太守，断斜谷关。及焉卒，子璋立。张鲁以璋暗弱，遂据汉中、扶风。法正为璋军议校尉，璋不能用，悒悒不得志。益州别驾张松与正善，自负其才，度璋不足以有为，劝璋结刘备以讨张鲁。璋曰："谁可使者？"松乃举正，璋然之，遣正将四千人迎备。主簿黄权切谏，璋不听。法正至荆州，阴说刘备取益州，备疑未决。庞统曰："益州土沃财富，大业可成。逆取顺守，古人所贵，若事成之后，封以大国，何负于信！今日不取，终为他人利耳。"备以为然。乃留诸葛亮、关公等守荆州，备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。备至巴郡，太守严颜拊心叹曰："此所谓独坐穷山，放虎自卫者也。"备至

涪，璋往会之。增备兵，厚加资给，使击张鲁。备北到葭萌，未即讨鲁，厚树恩德，以收众心。刘备在葭萌，庞统言于备曰："今阴选精兵，昼夜兼道，经袭成都，一举便定，此上计也。杨怀、高沛，璋之名将，各拥强兵，据守关头，闻数谏璋，遣将军还荆州，将军遣与相闻，说荆州有急，欲还救之。二子喜，必来见，因而执之，进取其兵，乃向成都，此中计也。退还白帝，连引荆州，徐徐图之，此下计也。若沈吟不去，将至大困，不可救矣。"备然其中计，进据涪城。诸葛亮留关公守荆州，与张飞、赵云，将兵溯流，克巴东，破巴郡，获太守严颜。飞呵颜曰："何以不降？"颜曰："卿等无状，侵夺我州，我州但有断头将军耳，无降将军也！"飞壮而释之，引为宾客。分遣赵云，从外水，定江阳、犍为。飞定巴西、德阳。庞统中流矢卒。马超知张鲁无成，亦来降备。时刘璋城中，尚有精兵三万余人，谷帛支一年，吏民咸欲死战。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，无恩德于百姓，于心何安！遂开城出降。

备迁刘璋于荆州公安县，尽归其财物。备自领益州牧，政事悉听于诸葛亮。亮用人行政，事事咸宜。刘璋每事从宽，亮纠之以严，而蜀大治。孙权令诸葛瑾从备还求荆州诸郡，备不许。权遂置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长吏，关公尽杀之。权大怒，遣吕蒙取三郡。刘备闻之，自蜀亲至公安，遣关公争三郡。孙权进住陆口，鲁肃将万人屯益阳，以拒关公。会闻曹操将攻汉中，刘备恐失益州，使使求和于权。权令诸葛瑾报命，更寻盟好。遂分荆州，以湘水为界，长沙、江夏、桂阳以东属权；南郡、零陵、武陵以西属备。

初曹操之杀董贵妃也，操纳三女于献帝，俱为贵妃。帝之左右，皆操耳目。伏后大惧，与父完书，令密谋图操。至是事泄，操使郄虑持节策，收皇后玺绶。尚书令华歆，坏户发壁

牵后出。时帝在外殿，后被发徒行泣过，诀曰："不能复相活耶！"帝曰："我亦不知命在何时！"顾谓虑曰："郄公，天下宁有是耶？"操将后下暴室，以幽死，所生二皇子，皆鸩杀之。遂以操女贵人曹氏为皇后，以冀州十郡，封操为魏公，加九锡，位诸侯王上。又进爵为王，设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跸，以子丕为王太子。

操自将击张鲁，拔阳平。鲁奔南山，遂出降。操封鲁为阆中侯。法正说刘备曰："曹操一举而降张鲁，定汉中，不因此势而图巴蜀，身遽北还，而留夏侯渊、张郃屯守。今策渊、郃才略，不胜国之将帅，举众往讨，必可克之。"备善其策，乃率诸将进兵汉中，屯阳平关。夏侯渊、张郃、徐晃等与之相拒。备遣其将陈式等，绝马鸣阁道，徐晃击破之。备急书发益州兵，诸葛亮以问从事杨洪，洪曰："汉中，益州咽喉。无汉中，则无蜀矣，发兵何疑。"乃大发兵取汉中，夏侯渊战数胜，与备相拒逾年。备自阳平稍前，营于定军山，渊引兵追之。备使讨虏将军黄忠，乘高鼓噪攻之。渊兵大败，斩渊。曹操自长安出斜谷，军遮要，以临汉中。备敛众拒险，不与交锋。操运米北山下，黄忠引兵欲取之，过期不还。赵云将数十骑，出营视之。值操扬兵大出，云猝与相遇，遂前突其阵，且战且却，魏兵散而复合，追至营下。云入营，更大开门，偃旗息鼓。魏兵疑云有伏，引去。云擂鼓震天，惟以劲弩于后射魏兵，魏兵惊骇，自相蹂践，堕汉水死者甚众。操引军还长安，备遂有汉中，因自立为汉中王。

关公使糜芳守江陵，傅士仁守公安，公自率众攻曹仁于樊。仁使于禁、庞德屯樊北。秋，大霖雨，汉水溢，禁等七军皆没。禁与诸将登高避水，关公乘船攻之。庞德被获，不屈，关公杀之。禁等穷迫遂降。自许以南，往往遥应关公，公威震

华夏。曹操闻庞德死，流涕曰："吾知于禁三十年，何意临危反不及庞德耶？"操议徙都以避其锐，司马懿言于操曰："刘备、孙权外亲内疏，关公得志，权必不愿也。可遣人劝权蹑其后，许割江南以封权，则樊围自解矣。"操从之。

司马懿，字仲达，河内温人，今河南温县是也。少聪达英断而多大略。兄司马朗为操主簿，操闻懿才而辟之。懿辞以风痹，操怒，欲收之，即日就职。至是为操画害关公之计。

操通使于权，权与吕蒙密谋公。蒙伪称疾笃，而以陆逊代将。逊至陆口，为书与关公，称其功美，深自谦抑。公意大安，撤荆州守兵以赴樊。逊具启形状，权遂发兵袭公。权为笺复操，请以讨关公自效，且乞勿漏。董昭曰："军事尚权，宜露之，则樊围自解矣！"关公闻之，犹豫未决。蒙至浔阳，尽伏其精兵于船中，使白衣摇橹，作商贾人服，昼夜兼行。公所置江边屯侯，尽收缚之，故公不知。糜芳、傅士仁，素皆嫌公轻己，开门出降。蒙入江陵，释于禁之囚，得关公及将士家属，皆抚慰之，严禁军士，不得掳掠。公闻南郡破，还保麦城。因遁走，马忠获公及其子平，皆斩之，遂定荆州。

吕蒙未及受封，发病而死。曹操表孙权为骠骑将军，假节领荆州牧，封南昌侯。权上书称臣于操，群臣劝操宜正大位。操曰："若天命在吾，吾其为周文王矣。"及操卒，操子丕，以操妻王后卞氏之命，即王位。专篡汉，废献帝为山阳公。丕自即皇帝位，是为文帝，国号魏。追尊父操为武皇帝，庙号太祖。献帝在虚位三十一年。东汉凡十二帝，起光武乙酉，终献帝庚子，共一百九十六年，而分为蜀，即后汉魏吴三国，后五十余年，而并于晋，其年分多寡不同，下回便见。

# 第二十回

## 汉归曹　吴入晋　依次销沉

诗曰：

马力牛筋为子孙，龙争虎斗闹乾坤。
战尘摩擦英雄老，杀气熏蒸日月昏。
千载几人传后代，百年谁主调征魂。
孔明若晓其中意，高卧南阳紧闭门。

却说曹丕既篡汉，蜀中传言汉帝已遇害，于是汉中王刘备发丧，即皇帝位于武担之南。大赦，改元章武，是为昭烈皇帝。以诸葛亮为丞相，立宗庙，祀高祖以下。立夫人吴氏为皇后。吴氏，系将军吴懿之妹，刘璋兄瑁之妻也。立子禅为皇太子。帝耻关公之没，将击孙权。翌军将军赵云谏曰："国贼曹操，非孙权也。今曹丕篡位，众心未附，当因此时，早图关中，居河渭上流，以讨凶逆，则关东义士，必有应者。不应置魏，先与吴战，兵势一交，不得猝下，非良策也。"群臣谏者甚众，帝皆不听。留诸葛亮辅太子守成都，而自率诸军东下。车骑将军张飞，雄猛亚于关公。公善待卒伍，而傲于士大夫。飞爱礼士大夫，而不恤军人。帝常戒之，飞不悛。至是当率兵万人，会江州。临发，为帐下张达、范强所杀，以其首奔孙权。帝闻飞营都督有表曰："噫嘻，飞死矣！"孙权遣诸葛瑾使蜀求和，帝不许。帝遣吴班、冯习攻破权将李异等于巫县，进军秭归。权以陆逊为大都督以拒之。帝进军猇亭，自巫峡、

建平连营至夷陵界，立数十屯，连营七百余里。自正月与吴相拒，至六月不决。帝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。吴将卒皆欲击之，陆逊曰："此必有谲，且观之。"帝知其计不行，乃引伏兵八千，从谷中出。逊曰："所以不听诸军击之者，揣之必有巧故也。"陆逊将进攻汉军，诸将皆曰："攻备当在初时，今乃令入五六百里，相守经七八月，其诸要害皆已固守，击之必无利矣！"逊曰："备是猾虏，更事尝多，其军始集，思虑精专，未可干也。今驻已久，不得我便，兵疲计沮，诈不复生，犄角此寇，正在今日。"乃先攻一营，不利。诸将皆曰："空杀兵耳！"逊曰："吾已晓破之之术。"乃敕人各持一把茅，每间一营，攻一营，以火攻拔之。斩张南、冯习等，破其四十余营。汉将杜路、刘宁等，穷逼请降。帝升马鞍山，陈兵自绕。逊督诸军四面蹙之，死者万数。帝夜遁，仅得入白帝城。其舟船器械，水步军资，一时略尽，尸骸塞江而下。帝大惭恚曰："吾乃为陆逊所折辱，岂非天耶？"帝疾笃，命丞相亮辅太子。帝谓亮曰："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国，终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辅则辅之，如其不才，君当自取，无为他人有也。"亮涕泣曰："臣敢不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贞之节，继之以死！"帝又敕太子曰："勉之，勉之！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惟德惟义，可以服人。汝父德薄，不足效也。汝与丞相从事，事之如父。"遂崩于白帝城。在位三年，年六十三岁。

丞相亮奉丧还成都，太子禅即位，时年十七，是为后主。尊皇后曰皇太后，立张飞女张氏为皇后。其后张后崩，复立其妹为后。封丞相亮为武乡侯，领益州牧，事无巨细，咸决于亮。亮乃约官职，修法制，开诚心，布公道，集众思，广忠益。谓有忠虑于国者，但勤攻吾之短。亮尝自校簿书，主簿杨颙谏曰："为治有体，上下不可相侵。今明公自校簿书，汗流

终日，不亦劳乎！”亮谢之。及颙卒，亮垂涕三日。

帝遣尚书邓芝修好于吴，吴使张温来聘，复遣邓芝报之，吴遂绝魏，专与汉连和。魏主丕，大兴师伐吴。为水军，亲御龙船，至广陵。吴将军徐盛列舟舰于江，而植木衣苇，为疑城假楼。时江水盛长，丕临望叹曰："魏虽有武骑千群，无所用之，未可图也。”丕御龙舟，会暴风漂荡，几至覆没，乃旋师归。

南蛮雍闿，与郡人孟获乱煽。丞相亮率众南征，讨雍闿。参军马谡送之曰："南中恃其险远，不服久矣。今日破之，明日复反。夫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次之，愿公服其心而已。”亮纳其言，至南中，所在战捷。由越隽入，斩雍闿。孟获收闿余众以拒亮。获素为夷汉所服，亮募生致之。既得，使观于营阵间。获曰："向者不知虚实，故败。今蒙赐观营阵，若只如此，即易胜耳！”乃纵使更战。凡七纵七擒，而亮犹遣获，获止不去。曰："公天威也，南人不复反矣。”时四郡皆平，亮即其渠帅而用之。或以谏亮，亮曰："留外人，则当留兵。兵留，则无所食，必成祸患。今吾欲使不留兵，不运粮，纲纪粗定，夷汉初安耳。”于是悉收其俊杰孟获等，以为官属。终亮之世，夷不复反。

丞相亮率兵屯汉中，上出师表伐魏。初魏以夏侯楙镇长安。至是丞相亮将伐魏，与群下谋之。魏延曰："夏侯楙怯而无谋，今假延精兵五千，直从褒中出，循秦岭而东，当子午谷而北，不过十日，可到长安。楙闻延奄至，必弃城逃走。比东方相合，尚二十许日。而公从斜谷来，亦足以达，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。”亮以此为危计，勿听，乃身率大众攻祁山。魏以昭烈既崩，数载寂然，略无预防。猝闻亮出，朝野恐惧。于是天水、南安、安定皆叛魏应亮。天水参军姜维诣亮降，亮

美其胆智，使典军事，关中响震。魏群臣不知计所出，魏主睿曰：“亮阻山为固，今者自来，破亮必矣！”乃勒兵，步骑五万，遣右将军张郃督之，西拒亮。亮以马谡议论军计，深加器异。乃不用旧将魏延、吴懿等为先锋，而以谡督诸军在前，与张郃战于街亭。谡违亮节度，舍水登山，不下据城。张郃绝其汲道，大破之。亮进无所据，乃拔西县千余家，还汉中。收谡下狱，亮自临祭，为之流涕，斩之。于是考微劳，甄壮烈，引咎责躬，自贬为右将军。厉兵讲武，戎事简练，民忘其败。

吴主使鄱阳太守周鲂，诈以郡降魏。魏扬州牧曹休率步骑十万以应鲂，与陆逊战于石亭，大败而还。汉右将军亮，闻曹休败，复上出师表伐魏，引兵出散关，围陈仓。陈仓已有备，亮不能克。魏主睿召张郃于方城，使击亮。魏主睿问郃曰：“待将军到，亮得无已得陈仓乎？”郃知亮深入无谷，屈指计曰：“比臣到，亮已走矣。”郃晨夜进军，未至，亮以粮尽引还。将军王双追亮，亮击斩之。魏遣曹真、司马懿等寇汉中，丞相亮出次成固，魏师还。丞相亮伐魏，围祁山，魏遣司马懿西屯长安，督将军张郃等以御之。懿敛军依险，兵不肯战。贾诩、魏平曰：“公畏蜀如虎，奈天下笑何？”懿病之，乃出战，魏兵大败，懿还保营。亮以粮尽，引军还。懿遣张郃追之，至木门道，中伏弩而死。丞相亮劝农讲武，作木牛流马，运米于斜谷口，悉众十万，由斜谷伐魏。遣使至吴，约同时大举，共伐魏。丞相亮至郿，军于渭水之南。司马懿引军渡渭，背水为垒以拒之。亮以前者六出祁山，皆以粮运不继，引还。乃止于五丈原，分兵屯田，为久驻之计。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，而百姓安堵，军无私焉。懿与亮相守百余日，亮数挑战，懿不出。亮乃遗懿巾帼妇人之服。懿怒，上表请战。亮曰：“彼本无战情，所以固请战者，以示武于其众耳。”亮遣使者至懿

军，懿问其寝食，及其事之烦简，不问戎事。使者对曰："诸葛公夙兴夜寐，罚二十已上，皆亲览焉。所啖食，不至数升。"懿告人曰："诸葛孔明，食少事烦，其能久乎？"亮病笃，帝使尚书仆射李福省侍，因谘以国家大计。亮曰："公所问者，公琰其宜也。"复问蒋琬之后，谁可任，亮曰："文伟可以继之。"又问费祎之后，亮不答。是日卒于军中。长史杨仪整军而还。百姓奔告司马懿，懿追之。姜维令仪反旗鸣鼓，若将向懿者，懿敛军退，不敢逼，于是仪结阵而回。入谷，然后发丧。百姓为之谚曰："死诸葛，走生仲达。"懿闻之，笑曰："吾能料其生，不能料其死也。"亮尝推演兵法，作八阵图，至是懿按行其营垒，叹曰："天下奇材也。"追至赤岸，不及而还。

蜀前军帅魏延，勇猛过人，尝叹亮不能尽用己才，又与杨仪不协。及亮卒，杨仪主兵，延遂反。仪遣将斩之，夷延三族。初亮表于帝曰："臣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顷，子孙衣食，自有余饶。臣死之日，不使内有余帛，外有赢财，以负陛下。"至是卒如其言。亮之为政也，赏不遗远，罚不阿近，爵不可以无功取，刑不可以贵势免，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也。谥曰忠武。后主以蒋琬为大将军，录尚书事。费祎、董允相继为尚书令，虽无诸葛亮之盛，而蜀亦大治。自蒋琬、董允之卒，而宦官黄皓始预政事，以姜维为卫将军，与费祎并录尚书事，而姜维始屡次伐魏。维攻魏西平，获中郎郭循，以为左将军。循欲刺帝，不果。至是祎与诸将，大会沉醉，循刺杀之。祎泛爱不疑，待新附太过，故及于难。

初姜维自负其才武，每欲大举伐魏，费祎尝裁抑之，与兵不过万人。曰："丞相犹不能定魏，况吾等乎！不如且保国治民，谨守社稷，无为侥幸。若有不及，悔不可追。"及祎卒，

维遂大举伐魏，屡为魏将邓艾所败。维不悛，前后凡九伐魏，蜀人愁苦，大怨姜维。

司马昭患姜维之北伐无已也，欲大举寇汉。朝臣多以为不可，独司隶校尉钟会劝之。乃以钟会为镇西将军，都督关中。姜维奉表于帝曰："闻钟会治兵关中，欲规进取，宜并遣左右车骑将军张翼、廖化，督诸军，分护阳安关口及阴平桥头，以防未然。黄皓信巫鬼，谓敌终不敢至，启帝寝其事，群臣莫知。魏遣邓艾督三万余人，自狄道趣甘松沓中，以绊缀姜维。诸葛绪督三万余人，自祁山趣武街桥头，绝维归路。钟会统十余万众，分从斜谷、骆谷、子午谷趣汉中。以廷尉卫瓘持节监军事。会平行至汉中，使护军胡烈为前锋，攻关口，汉守将傅佥格斗而死，会遂长驱而前。姜维闻钟会诸军，已寇汉中，引兵与廖化、张翼、董厥等，合兵守剑阁以拒会。姜维列营守剑阁，会攻之不能克，粮道险远，欲引还。邓艾上言，汉兵摧折，宜遂乘之。自阴平行无人之地，七百余里，凿山通道，造作桥阁，山高谷深，至为艰险。艾以毡自裹，推转而下，将士皆攀木缘崖，鱼贯而进。先登至江油，蜀守将马邈降。以书诱汉将诸葛瞻，瞻斩其使，列阵以待，艾大破之，斩瞻。瞻子尚曰："父子荷国厚恩，不早斩黄皓，使败国殄民，用生何为？"策马冒阵而死。诸葛瞻，诸葛亮之子也。汉人不意魏兵猝至，不为城守调度，闻艾已入平土，百姓扰扰，皆并山野，不可禁制。谯周请降，乃遣使奉玺绶诣艾降。北地王谌怒曰："若理穷力屈，祸败将及，便当父子君臣，背城一战，同死社稷，以见先帝，奈何降乎？"帝不听，谌哭于昭烈之庙，先杀妻子，而后自杀。艾至成都城北，帝率太子诸王及群臣，面缚舆榇，诣军门降。姜维得帝敕命，乃与廖化、张翼、董厥等，同诣钟会降。邓艾收黄皓将杀之，皓赂左右得免。后主禅凡在位四十

年而亡，并先帝昭烈，凡二主，共四十三年。三汉合二十六帝，通共四百六十九年。

邓艾在成都，颇自矜伐，欲因平蜀之势，乘势灭吴。钟会有异志，姜维知之，说之使反。会忌邓艾，乃与监军卫瓘，密白艾有反状。魏以槛车征邓艾父子赴京师，会独统大众，遂与姜维决计谋反。适郭太后卒，会乃矫太后遗诏，使会将兵废司马昭。姜维欲使钟会尽杀北来诸将，已因杀会尽坑魏兵，复立汉帝。适会众兵作乱，格斩姜维，争前杀会。邓艾本营将士追出艾于槛车中，迎还。卫瓘自以与会共陷艾，恐其为变，乃遣护军田续袭邓艾父子于绵竹西，斩之。艾余子在洛阳者悉被诛，后以其孙朗为郎中。

后主禅举家迁洛阳，秘书郎郤正从行。正相道适宜，举动无阙。禅慨然叹息，恨知正之晚。魏封禅为安乐公，他日与宴，为之作蜀技。旁人皆感怆，禅喜笑自若。昭谓贾充曰："人之无情，乃至于是，虽使诸葛亮在，不能辅之久全，况姜维耶！"他日问禅曰："颇思蜀否？"禅曰："此间乐，不思蜀也。"正闻之谓曰："若王复问，宜泣而答曰：'先人坟墓，远在岷蜀，乃心西悲，无日不思。'"适昭复问。禅对如正言，不能泣，因闭其目。昭曰："何乃似郤正语耶？"禅开目惊视曰："诚如尊命。"左右皆笑之。

蜀汉之事已约略叙完，其魏国之事尚未讲明。却说魏主曹丕，既篡汉即皇帝位，废汉献帝为山阳公。山阳公子，俱为操所杀，无子，奉二女以嫔于魏。又十四年，善终于魏，葬禅陵。魏主丕营洛阳宫室，遂如洛阳都焉。丕视兄弟如仇雠，而信任强臣司马懿。丕妻郭后无子，使母养平原王睿为子。睿母甄夫人，本袁熙妻也。甚有美色，为郭后谮死。睿事郭后甚谨，后亦爱之。丕在位七年殂，子睿立，是为明帝。曹真、陈

群、司马懿并受遗诏辅政。

睿性好土木，既治许昌宫，又作洛阳宫，浚胥阙，徙长安钟虡、橐驼、铜人承露盘于洛阳，盘折，声闻数十里。铜人重不可致，乃大发铜。铸铜人二，列坐于司马门外，号曰翁仲。起土山于芳林园，植杂木美草，捕禽兽致其中。谏者皆不纳。睿性严急，督修宫室，有稽限者，亲召问之，言犹在口，身首已分，而人心离二。睿使太尉司马懿，击辽东公孙渊。渊使大将军衍杨祚屯辽隧，懿曰："贼大众在此，巢窟空虚，直指襄平，破之必矣。"乃多张旗帜，欲出其南，衍等尽锐趣之。懿潜渡水出其北，直走襄平，衍等引兵逆战。懿击，大破之，遂围襄平。渊窘急，粮尽，人相食，突围走，懿击斩之，辽东悉平。有星孛于大辰，又孛于东方。张掖柳谷口水溢，涌宝石负图，有石马七，及牺牛之象，有文曰："大讨曹。"睿以为瑞。岂知自后司马氏专权，凡曹氏之所以欺汉者，一一还报之于司马氏，所谓大讨曹也。牛者，谓以牛易马也。魏主睿病笃，司马懿还军至洛阳，懿入见，睿执其手曰："吾以后事属君，君与曹爽共辅少子。死乃可忍，吾忍死以待君，得相见无恨矣！"乃召二王示懿，别指齐王芳曰："此是也，君谛视之，勿误也！"于是芳年八岁，即日立为太子。

明帝沉毅善断，优礼大臣，虽犯颜极谏，无所摧戮。其人君之量，亦伟矣。然不思建德垂风，以固维城之基，至使大权偏据，遂为司马所篡，惜哉！在位十三年殂，太子芳嗣位。芳明帝养子，莫知所出，曹爽、司马懿并录尚书事，受遗诏辅政。

魏大将军曹爽，用何晏、邓飏、丁谧之谋，迁郭太后永宁宫，专擅朝政，多树亲党，屡改制度。太傅司马懿与爽有隙，称疾不预政事。曹爽骄奢无度。时魏主芳谒高平明帝陵，爽与弟曹羲、曹训、曹彦皆从。懿与子司马师、司马昭谋诛之。以

太后令，召司农桓范。范欲应命，其子曰："车驾在外，不如南出。"懿谓蒋济曰："智囊往矣。"济曰："驽马恋栈豆，爽必不能用也。"范劝爽以天子诣许昌，发四方兵自辅。爽疑未决，自甲夜至五鼓，爽乃投刀于地曰："我亦不失作富家翁。"范哭曰："曹子丹佳人，生汝兄弟，豚犊耳，何图今日坐汝灭族也。"子丹，曹真字也。懿遂以太后令，闭诸城门，勒兵据武库，奏爽与何晏、邓飏、桓范等谋逆，俱夷三族。何晏以貌自喜，粉白不去手，虽被诛，而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，遂成风流之俗。司马懿既诛曹爽，自后大权悉归司马，魏主徒拥虚名而已。及懿卒，以其子师为大将军，录尚书事，执魏国柄。魏中书令李丰，及太常夏侯元，与皇后之父光禄大夫张缉，谋杀司马师，不克，师并杀之。遂废其后张氏。魏主芳意殊不平，而不敢发。司马师勒兵废魏主芳为齐王，迁之河内，在位十四年，后又二十一年卒。

师迎高贵乡公髦立之。扬州刺史文钦，镇东将军毋丘俭，起兵讨师。时师新割目瘤，疮甚，舆疾征之，斩毋丘俭，夷其族。钦子鸯勇甚，夜劫师营，追骑莫敢逼，遂降于吴。及司马师卒，弟昭自为大将军，录尚书事。魏征东将军诸葛诞，起兵寿春讨昭，昭奉魏主髦征之。诞求救于吴，吴使全怿、文钦等救之。诞素与钦有隙，因斩钦。钦二子文鸯、文虎复归司马昭，昭表为将军，赐爵关内侯，使巡城下，人无固志，遂克之。斩诞，夷其三族。魏主髦见威权日去，不胜其忿，召尚书王经等曰："司马昭之心，路人所知也。吾不能坐受废辱，今日当自出讨之。"经谏不听，髦遂拔剑升辇，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，鼓噪而出。中护军贾充入，与战于南阙下。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："事急矣，当若何？"充曰："司马公畜养汝等，正为今日，今日之事，无所问也！"济即抽戈，前刺髦，殒于车

下，在位六年。昭闻之大惊，自投于地。昭叔太傅司马孚奔往，枕其股而哭甚哀。曰："杀陛下者，臣之罪也。"昭入殿中，召群臣会议。尚书仆射陈泰不至，昭使其舅尚书荀𫖮召之。𫖮，彧之子也。泰曰："论者以泰方舅，今舅不如泰也。"子弟逼之，乃入。见昭悲恸，昭亦对之泣曰："元伯，卿何以处我！"泰曰："独有斩贾充，少可以谢天下耳！"昭久之曰："更思其次。"泰曰："泰言惟有进于此者，不知其次。"昭乃不复言。收王经及其家属付廷尉斩之。经谢其母，母笑曰："人谁不死，正恐不得其所，以此并命，何恨之有？"昭以成济大逆不道，夷三族。昭以皇后令，使其子中护军司马炎，迎常道乡公璜于邺。璜，燕王宇之子，操之孙也，更名奂，以为明帝嗣，立之。

时司马昭遣钟会、邓艾等灭蜀汉。晋公司马昭，进爵为王。司马昭娶王肃女，生炎及攸，以攸继景王司马师之后。攸性孝友，多材艺，清和平允，名过于炎，昭爱之。昭欲以攸为世子。山涛曰："废长立幼，违礼不祥。"乃立炎为世子。司马昭卒，子炎嗣为相国晋公，遂废魏主奂为陈留王。炎即皇帝位，奂出舍于金墉城，司马孚拜辞流涕，歔欷不自胜。曰："臣死之日，固大魏之纯臣也。"魏主奂在位五年而被篡，至晋惠帝五年而善终，谥曰元帝。魏亡。右魏起文帝丕，终元帝奂，凡五世，共四十六年。炎既篡位，改国号曰晋，至太康元年灭吴。

却说吴自孙策开基，孙权继统，赤壁破操，秭归败汉，而后，见魏汉二国称帝，权亦称帝，建国号曰吴。追尊父坚为武烈皇帝，兄策为长沙桓王，迁都建业。使大将军陆逊，辅太子登守武昌。后登卒，以和为太子。潘夫人有宠于吴主权，生少子亮，权爱之，遂废和而立亮为太子。权在位三十一年殂，子

亮立，以诸葛恪为太傅辅政。魏司马昭遣王昶、胡遵、毋丘俭等三道击吴。诸葛恪与战于徐塘，魏人败走，吴获资器山积，振旅而还。恪遂有轻敌之心，兴兵伐魏，围新城，不克。会大暑，病死者过半，众大怨之。恪引军还建业，愈治严威，欲复兴兵向青徐。侍中孙峻，因民怨众怒构谋，吴主亮置酒伏兵，杀之，以苇席裹尸，投之石子冈，并夷三族。恪，诸葛瑾之子也。群臣共表奏峻为丞相大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峻骄矜淫暴，国人侧目。吴将军孙仪等谋杀孙峻，不克，死者数十人。时全公主与峻通，谮朱公主同谋，峻杀朱公主。及峻死，峻从弟偏将军孙綝，继之辅政。綝专权自恣，吴主亮聪明英察，孙綝忌之。亮与刘承、全纪谋诛綝，使全纪告其父卫将军尚，使密整士马。尚，亮后父也。亮戒纪曰："勿令卿母知之，綝堂姊也。"纪以告尚，尚语其妻，妻密语綝。綝夜执尚，杀刘承，全纪自杀，遂围宫，废吴主亮为会稽王，亮在位六年而被废。綝迎权第六子琅琊王休立之，是为景帝。綝又与休有隙，休乃与左将军丁奉，谋诛綝，夷其族。

休在位六年殂，吴人以蜀初亡而惧，欲得长君，乃白朱后，迎前太子和之子乌程侯皓立之。皓既得志，粗暴骄盈，多忌讳，好酒色。贬朱太后为景皇后，寻逼杀之。使黄门遍行州郡，选美女。其大臣家女，皆岁岁言名，年十五六者简阅，简阅不中，乃得出嫁。后宫数千，犹采择无已。作昭明宫，工役之费，以亿万计。左丞相陆凯谏，不听。及凯卒，以凯从弟抗都督荆州诸军事，治乐乡。

晋主有灭吴之志，以尚书左仆射羊祜，都督荆州诸军事，镇襄阳。祜绥怀远近，甚得江汉之心。与吴人开布大信，降者欲去，皆听之。减戍逻之卒，垦田八百余顷，粮有十年之积。其在军，常轻裘缓带，身不披甲，铃阁之下，侍卫不过十数

人。晋主与羊祜阴谋伐吴，祜以为伐吴，宜借上流之势。时益州守王浚迁大司农，祜密表留浚，复为益州刺史，使治水军，大作舟舰，木林蔽江而下。吴建平太守吾彦，取其柿以白吴主曰："晋必有攻吴之计，宜增建平兵以塞其冲要。"吴主不从。彦乃为铁锁，横断江路。吴主征西陵都督步阐，阐世在西陵，猝被征，自惧有谗，据城降晋。晋以阐都督西陵诸军，吴陆抗讨之。晋主遣羊祜救之，不克，抗遂拔西陵，诛阐。吴主既克西陵，自谓得天助，志益张，大使术士尚广筮取天下。对曰："吉，庚子岁，青盖当入洛阳。"吴主喜，不修德政，专为兼并之计。晋羊祜归自江陵，务修德信，以怀吴人。每交兵，刻日方战，不为掩袭之计。祜以军行吴境，刈谷为粮，皆计所侵，送绢偿之。每游猎，常止晋地。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，后为晋兵所得者，皆送还之。于是吴人悦服。祜与抗对境，使命常通。抗遗祜酒，祜饮之不疑。抗疾，求药于祜，祜以成药与之。抗即服之。人多谏抗，抗曰："岂有鸩人羊叔子哉！"抗告其边戍曰："彼专为德，我专为暴，是不战而自服也，各得分界而已，无求细利。"及陆抗卒，吴主使其子景、元、机、云分将其兵。晋羊祜面陈伐吴之策，晋主善之。以祜疾不宜数入，更遣张华就问计，祜曰："孙皓暴虐已甚，于今可不战而克。若皓不幸而没，吴人更立令主，虽有百万之众，长江未可窥也，将为后患矣！"华深然之。羊祜疾笃，举杜预自代。及祜卒，晋主哭之甚哀。南州民闻祜卒，为之罢市，巷哭之声相接。吴守边将士，亦为之泣。祜好游岘山，襄阳人建碑立庙于其地，岁时祭祀。望其碑者，无不流涕，因谓之堕泪碑。

益州刺史王浚上疏曰："孙皓荒淫凶逆，宜速征伐。若一旦皓死，更立贤王，则强敌也。臣作舟七年，日有朽败。臣年七十，死亡无日。三者一乖，则难图也。"杜预亦上表，请速

伐吴，张华赞成之。晋主意遂决。遣王伷、王浑、杜预、王浚、唐彬等，分道伐吴，东西两路进兵，凡二十余万。岁在庚子。杜预向江陵，王浑出横江，所向皆克。吴人于江碛要害处，并以铁锁横截之，又作铁锥，长丈余，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舰。浚作大筏数十万，令善水者，以筏先行，遇铁锥，锥辄着筏而去。又作火炬，长十余丈，大数十围，灌以麻油，在船前行，遇锁，燃炬烧之，须臾融液断绝，船无所碍，浚遂克西陵、荆门、夷通诸城。杜预遣周旨等，帅骑夜渡江，袭乐乡，多张旗帜，起火巴山。吴都督孙歆惧，曰："北来诸军，乃飞渡也。"预遂克江陵。预谓诸军曰："今兵威已振，譬如破竹，数节之后，皆迎刃而解，无复着手处也。"遂指授群帅方略，经造建业。吴主使丞相张悌、沈莹、诸葛靓，帅众三万，渡江逆战，大败。靓迎悌，欲共遁去。悌垂涕曰："仲思，今日是我死日也。"靓流涕而去。悌遂为晋兵所杀，并斩莹等。吴人大惧，分遣使者奉书于浑、浚、伷以请降。正月壬寅，王浚舟师过三山，王浑遣人要浚，急过论事，浚举帆直指建业，报曰："风利不得泊也。"是日，浚戎卒八万，舟方百里，鼓噪入于石头城。吴主皓面缚舆榇，诣军门降。吴主皓在位十七年而亡，又四年卒。吴起大帝权壬寅，终乌程侯皓庚子，凡四主，共五十九年。晋封皓为归命侯，自是而天下复归一统矣。王浑夺王浚功，久之，乃得迁为镇军大将军，杜预、王戎皆封侯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一回

## 司马氏　五十年　五胡大乱

词曰：

闲行闲坐，不必争人我。百岁光阴弹指过，成得甚么功果。昨日羯鼓催花，今朝疏柳啼鸦。王谢堂前燕子，不知飞入谁家！

诗曰：

燕子来时春雪消，几家留得旧窝巢？
风流王谢无踪迹，剩水残山似六朝。

却说晋世祖武帝司马炎，字安世，河南人，昭之子，懿之孙也。发长委地，手垂过膝。既篡魏，复灭吴为一统，都洛阳。武帝明达善谋，能断大事，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后，而矫之以仁俭，素冠蔬食，以终三年之丧，国富兵强，天下安。立子衷为太子，又为太子择妃，欲娶卫瓘女。贾充妻郭槐，赂杨后左右，使后说帝纳其女，从之。贾妃年十五，长太子二岁，妒忌多权诈，太子嬖而畏之。帝尝以才人谢玖赐太子，生皇孙遹。宫中尝夜失火，帝登楼望之。遹年五岁，牵帝裾入暗中曰："暮夜仓猝，宜备非常，不可令照见人主。"帝由是奇之。尝对群臣称遹似宣帝。帝知太子昏愚，然恃遹明慧，故无废立之心。尚书令卫瓘尝侍宴凌云台，佯醉，跪帝床前曰："臣欲有所启。"帝曰："公何所言耶？"瓘欲言而止者三，因以手抚床曰："此座可惜！"帝意悟，因谬曰："公真大醉耶！"


西晉武帝
東晉元帝

瓘由是不复言。帝于平吴之后，怠于政事，颇事游宴，罢州郡之兵，而武备虚，不能改大中正之选而人才失。又选吴孙皓宫女五千入宫，掖廷殆将万人，尝乘羊车，恣其所之。至便晏寝，宫人竞以竹叶插户，盐汁洒地，以引帝车。杨后将殂，荐其叔父骏之女芷有德色，以自代，帝从之，迎立为后。而后父杨骏及弟杨珧、杨济始用事，势倾内外，时人谓之三杨。旧臣多被疏退，山涛数有规讽，帝虽知而不能改。

武帝炎在位二十五年崩，太子衷立。尊杨后曰皇太后，立皇后贾氏。太后父杨骏，假黄钺，录朝政。而贾后凶悍多权略，每欲干预政事，而为太傅骏所抑，遂构骏以谋反，杀之。太后题帛为书，射之城外曰："有能救太傅者重赏。"贾后因宣言太后同反，矫诏送太后于永宁宫，寻废太后为庶人，诣金墉城。太后至金墉，尚有侍御十余人，贾后悉夺之，绝膳八日而卒。贾后恐太后有灵，或诉冤于先帝，乃覆而殡之，又施诸符药以厌之。

初晋惩魏氏孤立之弊，大封宗室二十有七人，皆以为王，各掌兵权，而授之以职任。贾后忌之，于是征汝南王亮及卫瓘秉政，而贾后族兄模，从舅郭彰，贾后女弟之夫韩寿，生子谧，贾后母无嗣，表请为嗣，故姓贾为贾谧，并预朝政。贾后复召楚王玮，使杀亮及瓘，寻复杀玮，委张华以朝政。华尽忠帝室，弥缝补阙，贾后虽凶险，犹知敬重张华。贾模与张华、裴頠同心辅政，故数年之间，虽暗主在上，而朝野安静，华等之功也。

初吴周鲂之子处，膂力过人，不修细行，乡里患之。处尝问父老曰："今时和岁丰，而人不乐，何也？"父老曰："三害不除，何乐之有？"处曰："何谓也？"父老曰："南山白额虎，长桥蛟，并子为三矣。"处曰："若所患止此，吾能除

之。"乃射虎杀蛟，身从陆机、陆云受学，笃志读书，砥节砺行，比及期年，州府交辟。至是秦雍、氐、羌、齐万年反，梁王肜、夏侯骏遣处以五千兵击之，斩获甚众，为主将所误，救兵不至，力战而死。后齐万年虽为孟观所破，然八王树兵。八王者，亮、玮、伦、冏、乂、颙、颖、越也。而刘渊之难起矣。

时崇尚清谈，专事虚无，任情放达，裴頠欲救之而不能改，风俗大坏，卒以此亡国。贾后淫虐日甚，私于太医令程据等。又以簏箱载外间美貌少男入宫，沐以香汤，饮以淫药，使极力淫乱，至于疲弊不能举，则杀而埋于宫中隙地以灭口。更换新者，常至三五人。裴頠与贾模、张华谋废后，而立太子遹生母谢淑妃为后。以诸王方强，朋党各异，不敢发。模以忧卒。惠帝为人憨呆，尝在华林园闻虾蟆之声，而曰："为官乎？为私乎？"时天下荒馑，百姓饥死，帝闻之曰："何不食肉糜？"由是权在臣下，政出多门，势位之家更相荐托，有如互市。贾后家，与贾后母郭槐家，听其恣横，货赂公行，而天下之乱成。太子遹幼有令名，及长，不好学，惟与左右嬉戏，名誉寖减。贾后使人诱之为非，强饮之酒，使为反书而废之。程据使孙虑赐之鸩酒，太子不肯饮，虑以药杵椎杀之。

赵王伦起兵讨后，废贾后为庶人，杀之。遂杀司空张华，仆射裴頠。伦自为相国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孙秀等，并据兵权。伦素昏愚，复受制于秀。秀为中书令，威权震朝廷，天下皆事秀而无求于伦。淮南王允起兵讨赵王伦，不克而死。

时石崇有美妾绿珠，孙秀求之，崇不与。及淮南王允败，秀因称石崇、潘岳助允为乱，收之。绿珠坠楼而死。崇叹曰："奴辈利吾财耳！"收者曰："知财为祸，何不早散之？"崇不能答。初潘岳母常诮岳曰："汝当知足，尚图利，乾没不已乎！"及败，岳谢母曰："负阿母。"遂皆族诛。

立皇后羊氏。赵王伦逼夺玺绶，备法驾入宫，即皇帝位。出帝居金墉城，尊为太上皇，而杀其皇孙臧，惠帝子孙俱尽。以孙秀为侍中，其余党羽虽奴卒，亦加爵位。每朝会，貂蝉盈坐。时人为之谚曰："貂不足，狗尾续。"齐王攸之子冏，及成都王颖、河间王颙等，举兵讨伦。伦、秀大惧，遣孙辅、张泓等帅兵拒之。成都王颖击败伦兵，帅师济河。左将军王舆内应，攻斩孙秀，迎帝于金墉城复位，伦伏诛。以齐王冏为大司马辅政，成都王颖、河间王颙各还镇。立武帝之孙清河王覃为太子。齐王冏骄奢擅权，起府第，与西宫等，期年不朝。河间王颙、成都王颖使长沙王乂讨冏，冏众大败，执冏杀之，党与皆夷三族。

乂在朝执政，河间王颙，成都王颖，嫌乂在内，不得逞其欲，遂举兵反。乂奉帝自将讨颖，颙将张方袭败之。张方入京城大掠，死者万计。乂再奉帝与颖都真陆机战于建春门，机军大败。机与宦者孟玖有隙，谮机有二心于长沙，斩之，并其弟云，夷其族。乂屡破颖兵，前后斩获七万余人，未尝亏奉上之礼。城中粮食日窘，士卒无离心。张方以为洛阳未可克，欲还长安。东海王越，恐城中不济，潜与殿中诸将，夜收乂，置金墉城，大赦改元。开城门，将士见外兵不盛，悔之，更谋劫出乂以拒颖。越惧，遣人密告方，方取乂炙杀之。颖入京师为丞相，如魏武故事。越为尚书令，颙为太宰。颖僭侈日甚，废羊后及太子覃，众大失望。东海王越，奉帝讨颖，复羊后及太子，征嵇绍诣行在。颖遣兵拒战于荡阴，乘舆败绩，绍以身卫帝，被杀，血溅帝衣。颖迎帝入邺，左右欲浣帝衣。帝曰"嵇侍中血，勿浣也。"陈眕、上官已奉太子覃守洛阳，越走东海。幽州都督王浚，与鲜卑、乌桓及越弟并州刺史东嬴公腾，共起兵讨颖。

初自汉魏以来，匈奴、鲜卑、羌、氐、羯五等胡人降者，多处之内地。其后数因忿争，杀害长史，渐为民患。武帝时侍御史郭钦上疏，请因平吴之威，渐徙杂胡于边地，弗听。时有巴西氐李特，起兵于蜀。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渊，幼而隽异，博习经史，膂力过人，有文武才略。为侍子在洛阳，齐王攸请杀之，武帝不听，以为左部帅。惠帝时，以为匈奴五部大都督。颖表渊为匈奴左贤王。渊子聪骁勇绝人，博涉经史，善属文，弯弓三百斤。弱冠游京师，名士莫不与交，颖以聪为积弩将军。及幽州王浚，并州司马腾兵起，渊说颖曰："今二镇跋扈，恐非宿卫及近郡士众所能御也。"渊请还，说五部赴国难。颖曰："吾欲奉乘舆还洛阳，何如？"渊曰："殿下，武帝之子也，有大功于王室。王浚竖子，东嬴疏属，岂能与殿下争衡耶？但殿下一发邺宫，示弱于人，洛阳不可得至，威权不复在殿下也。愿抚勉士众，静以镇之。渊为殿下，以二部摧东嬴，二部枭王浚，二竖之首，可指日而悬也！"颖悦，拜渊为北单于，使将兵如计行。及幽并兵至邺，颖奉帝还洛阳。王浚大掠邺中而还。张方拥兵，专制朝政，太弟颖不得复预事，诏太弟颖以成都王还第，更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。刘渊闻颖去邺，叹曰："不用吾言，遂自奔溃，真奴才也！然吾与之有言矣，不可以不救。"将发兵击鲜卑、乌桓，刘宣等谏曰："晋人以奴隶御我，今其骨肉相残，是天弃彼，而使我复呼韩邪之业也。鲜卑、乌桓，我之气类，可以为援，奈何击之？"渊曰："善，大丈夫当为汉高、魏武，呼韩邪何足效哉！"宣等稽首曰："非所及也！"遂举兵反，迁都左国城，胡人晋人归之者甚众。渊谓群臣曰："昔汉有天下久长，恩结于民，吾汉氏之甥，终为兄弟，兄亡弟绍，不亦可乎！"乃建国号曰汉，即汉王位，改元元熙，尊蜀汉安乐公禅为孝怀皇帝。渊有族子

曜，生而眉白，目有赤光，幼聪慧，有胆量。早孤，养于渊。及长，仪观魁伟，性落拓高亮，好读书属文，铁厚一寸，射而洞之。又武都羯人石勒，往从渊，渊因据有山西、陕西等地。

晋东海王越起兵讨张方，太宰颙杀方，送首于越以请和，越不许。成都王颖奔长安，长史刘舆诛颖，惠帝食毒饼而崩，乃太傅东海王越所鸩也，在位十七年。太弟炽入宫即位，是为怀帝。立清河王覃弟诠为太子，以琅琊王睿为安东将军，都督扬州，镇建业。帝虽欲图治，无奈太傅越专权秉政，杀故太子清河王覃，以诏征河间王颙为司徒。颙就征，南阳王模杀之于新安。

时汉王渊卒，刘聪代之。晋饥民王如寇南阳，汉刘聪遣石勒寇江夏，并王如兵，遂寇襄阳。太傅越率兵御之，次于项，越卒于项。王衍等奉越丧还葬，石勒遣轻骑追而尽执之。衍等乞生，勒不加以锋刃，夜使人排墙杀之，剖越柩，焚其尸。曰："乱天下者此人也，吾为天下报之。"汉刘聪使大将呼延晏，将兵一万七千，寇洛阳，比及河南，晋兵前后十二败，死者三万余人。

刘曜、王弥、石勒皆引兵来会。未至，晏先至洛阳。怀帝具舟于洛水，将东走，晏尽焚之。未几，弥及曜等继至，晏乃先克宣阳门入，帝出华林门，欲奔长安，汉兵追执之，杀太子诠等，迁帝于平阳，封平阿公。汉王聪遣始安王刘曜等攻长安，晋南阳王模出降，曜杀之。聪以曜为车骑大将军，镇长安。晋安定太守贾匹，与冯翊太守索綝，金城护军麴允等，谋兴复晋室，乃共帅众向长安。刘曜与匹等战于黄邱，曜众大败，于是匹等兵势大震，迎秦王业入于雍城。贾匹等围长安数月，汉中山王曜连战皆败，驱掠士女，奔于平阳。秦王业自雍入于长安，贾匹等奉秦王业，建行台于长安，汉王聪宴群臣于光极

殿，使怀帝着青衣行酒。庾珉、王隽等，不胜悲愤，因号泣，聪恶之，杀珉、隽等故晋臣十余人，怀帝亦遇害。怀帝凶问至长安，皇太子业举哀即帝位。

时贾疋为盗所杀，以麴允为左仆射，索綝为卫将军，军国之事，悉以委之。汉遣赵染寇长安，麴允射杀之。帝在位四年。汉遣刘曜寇长安，攻陷长安外城，麴允、索綝退守小城，内外断绝，城中饥甚。帝泣谓允曰："今穷厄如此，外无救援，当忍耻出降，以活士民。"使侍中宋敞，送降笺于曜，綝潜留敞，使其子说曜曰："若许綝以郡公者，请以城降。"曜斩而送之曰："帝王之师，以义行也，孤将兵十五年，未尝以诡计败人，今綝所言如此，天下之恶一也，辄相为戮之。"帝乘羊车，肉袒出降，群臣号泣攀车，帝亦悲不自胜。御史中丞吉朗叹曰："吾智不能谋，勇不能死，何忍君臣相随，北面事贼乎！"乃自杀。刘曜送帝于平阳，麴允自杀。晋亡，起武帝乙酉，终愍帝丙子，凡四主，共五十二年。

汉王聪以帝为光禄大夫，封怀安侯，以刘曜为太宰，假黄钺，都督陕西，封秦王。斩索綝于市。其后汉王聪出猎，以愍帝戎服，执戟前导。又宴群臣于光极殿，使之行酒洗爵，晋臣多涕泣失声。尚书郎辛宾起，抱帝大哭，聪命引出斩之，愍帝遂遇害。

时海内大乱，独江左差安，中国士民避乱者，多南渡江。镇东司马王导说琅玡王睿，收其贤俊，与之共事，睿从之。辟掾属百余人，时人谓之百六掾。刁协、卞壶、陈頵、庾亮、甘卓、周访、陶侃皆与焉。宏农太守宋哲，为汉所攻，弃郡奔建康，称受愍帝诏，令丞相睿统摄万机。睿素服出次，举哀三日，即位改元。置百官，立宗庙，建社稷。时有以牛易马之说，且待下回叙明。请将前五胡叙其大略，其后五胡，分叙于

二十四回索头魏之中间。

五胡之乱，起于巴西氐李特。初张鲁在汉中，賨人李氏自巴西往依之。及魏武曹操克汉中，李虎将五百余家归之，拜为将军。其孙特，于惠帝时，以流民入蜀，旬月间，众至三万，据广汉，进攻成都，为刺史罗尚所败，斩其首。弟流代领其众，势复盛。及流卒，特之子雄代之。以范长生为谋主，攻走罗尚，入成都，自称成都王，寻称帝，国号大成。雄僭位三十一年卒，舍子而立其侄班为君，僭位五月，为雄子越所弑。越以其弟期多材艺，有令名，立为君。僭位三年，为特季弟让之子寿所废，期自缢死。寿僭位六年，改国号曰汉，故世称为后蜀。寿子势僭位四年，势骄淫，不恤国事。晋安西将军桓温，举兵深入，直指成都，李势战败，遂面缚舆榇而降。成凡七世，共四十七年。后其地为前秦苻坚所得。

其次作乱，敢于灭晋者曰汉，后改号赵，匈奴人。初汉献帝时，南单于呼厨泉入朝，魏王操因留之于邺，分其众为五部，居并州。其弟左贤王豹最强，自谓其先汉氏外孙，因姓刘氏。豹生子渊，生而有文在左手曰渊，遂以为名。渊见司马氏八王树兵，骨肉相残，因叛晋起兵，据平阳称帝，国号汉。僭王位四年，僭帝位三年而卒。子和立一月，欲杀其弟聪，北海王乂以告聪，聪攻杀和，而立乂为皇太弟。聪两寇晋朝，执二帝，几灭晋，逐晋东居江左。时有流星入紫微垣，有光烛地，陨于平阳北，化为肉，长三十丈，广二十七步之异。

汉主聪专事女色，烝于渊后单氏。又中护军靳准有二女，月光、月华，色绝美。聪立月光为上皇后，刘贵妃与月华为左右皇后。及月光以秽行废，又立美婢樊氏为上皇后。三后之外，佩皇后玺绶者复七人，饮酒宣淫，百日不出。太弟乂数谏，聪子粲谗而杀之。聪僭位八年卒，子粲立，靳准专权用事。

刘聪诸后俱年少，粲淫于刘聪诸后，白昼宣淫，不听朝政。靳准勒兵升殿，执粲杀之，僭位者一月。刘氏男女，无少长皆斩东市。发渊、聪二陵，斩聪尸，焚其庙，自号大将军汉天王。渊族子刘曜闻乱，自长安起兵讨准；石勒自洛阳，率精骑五万讨准。准数挑战，勒坚壁以挫之。曜至赤壁，即皇帝位，以勒为大司马，加九锡，进封赵公。准将军乔奉等杀准，推准弟靳明为主，遣卜泰奉传国六玺，降于刘曜。石勒大怒，攻拔平阳，焚其宫室。靳明奔曜，曜族诛之。勒遣左长史王修，献捷于汉，修舍人曹平乐言于曜曰："勒遣修来，实觇强弱，俟其复命，将袭乘舆。"曜听平乐之言，遂斩王修于市。勒闻之，大怒曰："孤事刘氏，于人臣之职有加矣，彼之基业，皆孤所为，今既得志，还欲相图，赵王赵帝，孤自为之，何待于彼耶！"乃诛曹平乐三族。

汉主曜还都长安，立故惠帝后羊氏为皇后，改国号曰赵，世称为前赵。石勒背汉据襄国称赵王，世称为后赵。后赵石勒攻前赵蒲阪，前赵主刘曜，自将击破之。石虎奔朝歌，曜攻石生于金墉，围洛阳。后赵王石勒，自将救洛阳，卷甲衔枚，诡道兼行，帅步骑四万，入于洛阳城。石虎引步卒攻前赵中军，石堪以精骑击其前锋，大战于西阳门。勒出自阊阖门，夹击之。曜素嗜酒，至是将战，饮酒数斗，至西阳门挥阵就平。石堪因乘之，赵众大溃。曜马陷，为堪所执。勒下令曰："所欲擒者一人耳，今已获，余可纵其归命之路。"以曜归，杀之，曜僭位十二年而亡。前赵凡五主，共二十六年。于是长安、秦、陇等地悉归后赵石勒。

石勒者，上党羯人也。父周曷朱为部落小帅。勒有胆力，善骑射。晋东嬴公腾，执诸胡于山东，卖充军实。勒亦被掠，卖为奴，逃亡为群盗，往从汉主刘渊。渊以为将，众至十余万。以

张宾为谋主，每事咨之。呼为右侯而不名。

初勒为人所掠卖，与母王氏相失。晋并州刺史刘琨得之，遣使并其从子虎，送于勒。勒遗琨珍宝名马，谢而绝之。时虎年十六，残忍无度，为军中患。勒白母欲除之。母曰："快牛为犊，多能破车，汝小忍之。"及长，善弓马，勇冠一时。每屠城邑，鲜有遗类。然御众严明，莫敢犯者。指授攻讨，所向无前。勒遂宠任之。张宾劝勒进据襄国。襄国，今北直顺德府是也。分略冀州诸郡。

时晋幽州都督王浚，将欲叛晋自立。勒欲袭之，伪为寡弱，以臣子礼推戴浚，浚大喜，益骄怠。勒出兵袭浚，声言上礼，直入浚室，升其厅事。召浚妻共坐，执浚于前，送襄国斩之，幽州悉定。复败晋臣刘琨，定并州之地。因与刘曜有隙，遂自立为王。寻灭曜，尽有司豫、徐兖、并幽、秦雍、青冀之地，改称天王，即帝位，僭位共十五年卒，太子弘立。石虎使其子冀州刺史邃入宿卫，文武皆奔散。刘太后有胆略，佐勒建功业，与石堪、石生、石郎等，举兵讨虎，不胜，虎尽杀之，遂篡天王位。弘僭位者一年，为虎所杀。

虎既得志，大作宫室，穷极工巧，选民间美女以实之，服珠玉，披绮罗者万余人。教宫人习星象，习骑射，以女骑千人为卤簿，锦裤，金银带，羽仪鼓吹，游晏以自随。又作东西两宫，台观四十余所于邺。又治长安、洛阳诸宫，增置女官二十四等，大发民间美女三万余人以配之。民有美女美妇，其父与夫不自献者，罪至死。重刑厚敛，苦役百姓，死者以数十百万计。财物不足，尽发前代陵墓，取其金宝。赵太子邃素骁勇，虎爱之。邃骄淫残忍，好妆饰美女，与宾客传观。宣淫讫，即裸而剖其腹，去其肠胃，实以五味香料，蒸而共食之。虎既荒淫好色，喜怒无常，数诮责笞棰邃，邃谋杀虎。事觉，虎杀

邃，并男女二十六人，同埋一棺。立子宣为太子，宣又欲杀虎。以虎素爱秦公韬，使人先杀韬，欲因虎临丧，并以杀虎。事觉，虎肢解之，飞灰道中，杀其妻子夫人。宣幼子才数岁，虎素爱之，抱之而泣，欲赦之。大臣不听，取杀之，儿挽虎衣大叫，至于绝带，虎因发病。

初将军张豺，获赵主曜幼女，有殊色，纳于虎，虎嬖之，生齐公世。至是豺说虎立之。虎谓群臣曰："吾欲以纯灰三斛，自涤其肠，何为专生恶子，年逾二十，辄欲杀父。今世年方十岁，比其二十，我已老矣！"以其母刘昭仪为后。虎谪戍宣东宫卫士十余万人于凉州。其众梁犊等，遂纠众反，掠民间柴斧，施以一丈柯柄，攻战若神，所向奔溃，长驱而东。虎大惧，姚弋仲与蒲洪讨平之。虎以弋仲为西平公，后为后秦祖。以洪为秦雍都督，后为前秦祖。

虎僭位十五年卒，幼子世立一月，兄石遵杀之而自立。遵立六月，弟石鉴杀之而自立。鉴立四月，石闵废而杀之。闵本姓冉，杀石虎三十八孙，尽灭石氏。闵自立为帝，复姓冉，国号魏。时虎庶子石祗镇襄国，与姚弋仲、蒲洪连兵讨闵，遂自立于襄国。僭位二年，其将刘显杀之以降闵。后赵亡，凡七主，共三十三年。

后显又叛闵，为闵所杀。石琨奔晋，晋斩之，石氏遂绝。闵僭位三年。燕王俊遣慕容恪等击魏，魏主闵战数胜。恪择鲜卑善射者五千人，为方阵而前，闵直前击之，所乘骏马，日行千里曰朱龙，忽毙，为燕兵所执，俊鞭之三百，斩于龙城。前燕遂并有赵地。前燕者，曹魏时鲜卑莫护跋居辽西，从司马懿讨公孙渊有功，拜率义王，建国棘城之北，今直隶，卢龙县是也。

时燕代多冠步摇冠，护跋见而好之，乃敛发袭冠，诸部因

呼为步摇，遂讹步摇为慕容氏。四传而至慕容廆。自晋武帝时已为寇，既而降晋，以为鲜卑都督。廆称大单于，晋封辽东公。廆少子翰，骁勇有智略，佐廆取辽东，斩连津，攻高句丽。廆居位二十七年卒，子皝立。忌慕容翰，翰奔段氏，复奔宇文氏，宇文逸豆归不能用，皝潜召而归之，翰佐皝降服高句丽，破宇文逸豆归，辟地数千里。皝忌翰益甚，遂杀之。皝嗣辽东公，又晋封燕王，共十五年卒，子儁立。嗣王位三年，僭称帝十年，儁用慕容恪取中山，复遣击魏冉闵，并有后赵之地。惟三秦之地，为前秦所据，不能有。又遣恪破降段龛，定齐地。乃儁卒，子暐立，慕容恪受遗诏辅政。恪虚心待士，量才授任，燕国大治。及恪卒，晋桓温伐燕，燕求救于秦，秦王坚遣苟池、邓羌救之，温遁还。燕慕容垂追击，大破之。垂初名霸，燕主皝之子，皝奇其才，欲立为世子而不果。燕主儁恶之，以其尝坠马折齿，更名曰缺。又以缺名应谶文，更名曰垂。垂取段末怀女，才色兼全，与燕主儁后可足浑氏不合，后诬段氏诅咒，杀之。垂纳段氏之妹，色尤美，可足浑氏黜之，而以己妹妻垂。垂不悦，由是益恶之。至是垂建大功，威名益振，可足浑后与慕容评密谋诛之。垂闻之，遂自洛阳，与段夫人及世子令兄弟等俱奔秦。秦王坚素有图燕之志，惮垂不敢发。闻其至，大喜，以为冠军将军。秦王坚遣王猛伐燕，燕主暐忧惧，不知所为。太傅评畏猛不敢进。日鄣固山泉，卖水与军人，每绢一匹，得水二石，暐使人让之。评惧出战，大败还邺。猛破邺，暐与评等出走，秦追获之。暐僭位十一年而亡。右前燕起慕容廆，凡四世，共六十四年，而并于前秦。此后自应将前秦接叙，然前秦起于东晋，且后五胡颇多，待二十四回再叙。

此外起于西晋者，又有前凉。晋惠帝永宁元年，以散骑常

侍安定氐人张轨为凉州刺史，时方多难，轨有保据河西之志，以宋配、氾瑗为谋主，诸鲜卑为寇者，悉讨平之，威著西土。汉寇洛阳，轨遣兵入术，贡献岁时不绝，忠于晋，封西平郡公，居位十五年卒。子实立，勤于政事，忠于晋室，遣将军王该，帅步骑五千人，入援长安。及汉刘曜陷长安外城，内城饥，逃亡不可制，惟凉州义众，守死不移。时京兆人刘宏，客居凉州天梯山，以妖术惑众，实左右阎涉、赵印等皆事之。宏谓之曰："天与我神玺，应王凉平。"涉、印信之，谋杀实，而奉宏为主。实弟茂知其谋，请诛宏。实遣牙门将史初收之，未至，涉等乱作，杀实。初执宏，车裂之，尽诛其党。与左司马阴元等，以实子尚幼，推实弟茂为刺史。西平公茂以骏为世子。茂嗣位，四年卒，侄张骏立。骏勤修庶政，总御文武，兵强国富。西域诸国，皆来朝贺，遣使于晋，上疏，以为石勒、李雄既死，石虎、李期继逆，元老消落，日远日忘，乞敕司空郗鉴，征西庾亮等，泛舟江沔，首尾齐举，晋不能用。骏嗣位二十二年卒，子重华立。后赵主虎，遣兵击凉州。凉遣谢艾御之，大破之。虎叹曰："吾以偏师定九州，今以九州之力困于凉，彼有人焉，未可图也！"重华嗣位七年卒，子曜灵立。重华之庶兄祚废之而篡立，恣为淫虐，杀重华之妃裴氏，复杀谢艾，僭称凉王，用天子礼乐。嗣位一年，张瓘、宋混等，起兵讨祚，祚杀曜灵。混为发丧，立曜灵之弟元靓，斩祚，枭其首。张瓘猜忌苛虐，宋混性忠鲠，瓘欲杀混篡位，混击破之，瓘自杀。及混卒，元靓之叔父天锡秉政，遂弑元靓而代之。元靓居位八年。天锡居位十四年，荒于酒色，人情怨愤。秦主坚遣苟苌、梁熙等，将兵临西河，天锡使马建、常据拒之，建降秦，据战败自杀，秦兵大进。天锡面缚出降，凉州郡县，悉为秦有。右前凉凡八公，共七十六年。后前秦败，天锡

复归于晋。秦主苻坚，并吞各国，几致混一，自寇晋败还，群胡并起，所谓前五胡乱晋，后五胡乱秦也。后五胡，再叙于二十四回索头魏之中间，下回先将东晋、南朝（宋、齐、梁、陈）事迹叙明。盖以正朔在南，不得不先南而后北也。东晋元帝中兴之事如何？下回便见。

# 第二十二回

## 走江东　承旧统　百岁云奔

词曰：

暮鼓晨钟，春花秋月何时了。七颠八倒，往事知多少？　今朝昨日，镜里容颜老。一场谈笑，几个人知道。

却说东晋中宗元帝司马睿，字景文，宣帝司马懿曾孙，琅玡王觐之子，其实牛金子也。盖琅玡王觐之妃夏侯氏，生得千娇百媚，水性杨花。因小吏牛金入值，见是美貌少年，诱与私焉。往来既熟，因而有孕。觐虽不时幸御，以其年月不对，疑焉。以爱妃之故，不忍发。至生时，有神光之异，一室尽明，因育之。及长，隆准龙颜，目有精光，沈敏有大量，遂冒认为己子。及夏侯氏临终，明为元帝言之。元帝暗召牛金，牛金已死。元帝耻子复姓，遂冒姓司马氏，厚赐其子而遣之。初为安东将军，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，及闻愍帝遇害，乃即位于建康，立子绍为太子。以王导为谋主，拜为骠骑大将军。以王敦为荆州刺史，以祖逖为豫州刺史。逖范阳人，少有澄清中原之志。尝与刘琨同寝，中夜闻鸡鸣，蹴琨觉曰："此非恶声也。"因起舞。睿不给以兵仗，使自召募。逖将其部曲百余家渡江，中流击楫而誓曰："祖逖不能澄清中原，而复济者，有如大江。"遂屯淮阴，起冶铸兵，募得二千余人而后进。祖逖镇雍丘，数遣兵邀击后赵兵，后赵镇戍归逖者甚众。后赵境土渐蹙，自河以南，多叛后赵归晋。逖练兵积谷，为取河北之计。后赵主石

勒患之，乃下幽州，为逖修祖父墓，置守冢二家。因与逖书，求通使，及互市。逖亦禁诸将，不得暴后赵之民，边境之间，稍得休息。元帝以戴渊为征西将军，督六州，镇合肥。逖以戴渊虽有才望，无宏致远识，且已剪棘荆，收河南地，而渊雍容一旦来统之，意甚怏怏。又闻王敦将乱，知大功不遂，感激发病而卒，以逖弟约代领其众。

其刘琨初为并州刺史，及石勒破乐平，并州震骇降勒，琨奔段匹磾，应为匹磾所杀。

王敦举兵反。敦久蓄反谋，以惮祖逖，不敢发。及逖卒，遂反，罪状刘隗、刁协。湘州刺史谯王丞，梁州刺史甘卓，起兵讨之。敦遣魏乂寇长沙，长沙城池不固，资储又阙，人情震恐。或劝谯王丞出走，丞不可，乃婴城固守。王敦，王导从兄也。刘隗、刁协劝帝尽诛王氏。周𫖮上表救之甚力，而不使导知，导甚恨之。帝以王导为前锋大都督，讨敦。敦叹曰："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。"帝遣刁协、刘隗、戴渊帅众攻敦，为敦所败。协为人所杀，隗奔后赵。帝令百官诣石头城见敦，以敦为丞相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。敦欲杀周𫖮、戴渊，以问王导，导不答。遂收𫖮并渊，杀之。后导检中书，乃见𫖮表，执之流涕曰："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，幽冥之中，负此良友矣。"敦竟不朝天子而还武昌，举兵陷长沙，杀淮王丞，又遣襄阳太守周虑，袭杀甘卓。四方贡献，多入其府，将相岳牧，皆出其门。元帝忧愤成疾，在位六年崩。

太子绍即位，是为肃宗明帝。司空导受遗诏辅政。明帝仁孝，喜文辞，善武艺，好贤受谏，明敏有机断。初为太子时，王敦甚忌而欲废之，温峤阻之，遂不果。至是敦谋篡位，敦弟彬谏之甚苦。敦变色，目左右将杀之。彬正色曰："君昔岁杀兄，今杀弟耶！"敦乃止。王敦疾甚，敦无子，以兄含子应为

嗣。矫诏拜应为武卫将军，以自副。王导闻敦疾笃，率子弟为敦发表。众以为敦信死，戚有奋志。于是尚书腾诏下敦府，列敦罪恶，敦见诏甚怒，而病转笃，不能自将。以兄含率众五万，奄至江宁。导遗含书曰："兄安萌逆节，凡在人臣，谁不愤叹，导受国厚恩，今日之事，明目张胆，为六军之首，宁为忠臣而死，不为无赖而生矣。"含不答，帝帅诸军袭击，大破之。敦死众溃，其党钱凤、沈充等俱伏诛。乃发敦瘗出尸，跪而斩之。王含、王应奔荆州，王舒遣军沉其父子于江，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军事。明帝在位三年崩。司徒王导，中书令庾亮，尚书令卞壶，并受遗诏辅政。

时衍年五岁，即位，是为显宗成帝。庾太后临朝称制，以温峤都督江州军事。庾亮以太后故，年少专权。南顿王宗，初为肃宗所亲任，庾亮忿而杀之，由是大失众心。宗之死也，帝不知。久之问曰："当日白头公何在？"亮对以谋反伏诛。帝泣曰："舅言人作贼便杀之，若人言舅作贼，当何如？"亮惧色变。

时历阳内史苏峻，前守临淮，于王敦再犯阙时，入卫有功，威望渐著。及在历阳，卒锐器精，志轻朝廷，招纳亡命。庾亮修石头城以备之，复命温峤等为声援。亮以苏峻在历阳，终为祸乱，欲下诏征之。举朝以为不可，亮不听。征峻为大司马，峻曰："我宁山头望廷尉，不能廷尉望山头。"峻知祖约怨朝廷，乃遣使推崇约，请共起兵讨庾亮。约大喜，以兵会峻。苏峻帅众二万，济自横江，攻青溪栅，卞壶帅诸军拒击，力疾苦战而死。二子卞眕、卞盱随之，亦赴敌死。峻纵火烧台省及诸营署。峻兵入台城，称诏大赦，憔庾亮兄弟不赦。宣城内史桓彝起兵赴难，峻分兵陷宣城，执彝杀之。温峤有众七千，将起兵讨峻，邀陶侃同赴国难。侃即戎服登舟。郄鉴在广

陵，涕泣誓众，入赴国难，将士争奋。峻闻四方兵起，逼迁帝于石头城。王导密令张闿，以太后诏，谕三吴使起义兵。会稽内史王舒，吴兴太守卢潭，吴国内史蔡谟，义兴太守顾众等，皆起兵应诏讨峻。峤等率诸军同趋建康，戎卒四万，旌旗七百余里，峻望之大惧。陶侃、温峤等讨峻于石头城，相持不决。侃欲西归，峤曰："天子幽逼，乃臣子肝脑涂地之时，今之事势，譬如骑虎，安可中下哉！公若违众独返，义旗将回指于公矣。"毛宝等劝侃分米以饷峤军。侃督水军向石头，庾亮、温峤、赵孕等，帅步兵向白石，苏峻将八千人逆战。侃部将彭世、李干投之以矛，峻坠马，斩首脔割之，焚其骨，三军皆称万岁，余众大溃。峻司马任护等，共立峻弟逸为主，闭城自守。赵孕遣将击祖约于历阳，约奔后赵，后为后赵所族。诸军攻石头城，建威长史滕含，大破其兵，获苏逸、韩晃等斩之。含部将曹据抱帝奔温峤船，群臣见帝，顿首号泣请罪。时宫阙灰烬，众欲迁都，王导请镇之以静，收集散亡，京邑以安。

帝不豫，帝二子丕、奕皆在襁褓。庾冰说帝以国有强敌，宜立长君，请以世弟琅玡王岳为嗣，帝许之。帝在位十七年崩。琅玡王岳即位，是为康帝。亮阴不言，委政于庾冰、何充。帝在位二年崩。

太子聃即位，是为穆帝。时方二岁。太后褚氏临朝称制。何充加侍中，录尚书事。江州都督庾翼卒，何充以桓温英略过人，竟代翼。蜀汉主李势，骄淫不恤国事，桓温帅师伐之，拜表即行，将步卒直指成都。势战败，乃面缚舆榇，诣军门降。温送势及宗室十余人于建康，举贤旌善，蜀人悦之。诏封势为归义侯，桓温为临贺郡公。温既灭蜀，威名大振，朝廷惮之。会稽王昱，以扬州刺史殷浩累辞征辟，固征之乃起，有盛名，朝野推服，乃引为心膂以抗温。殷浩锐志北伐，王羲之、王彪

之以书劝之，不听。初姚弋仲之子姚襄降晋，诏屯谯城历阳，殷浩恶其强盛，屡遣客刺之，不谐。又潜遣魏憬袭襄，襄斩憬。至是北伐，又以襄为前驱。襄度浩将至，阴伏甲以邀之。浩至山桑，襄纵兵击之，浩大败而归。桓温上疏诸废之，免为庶人，徙之信安，自此大权悉归于温矣。

桓温帅师伐秦，大败秦兵于蓝田，进军霸上，三辅郡县皆来归，温抚谕居民，使安堵复业，民争持牛酒迎劳，男女夹路观之，耆老有垂泣者曰："不图今日复睹官军。"北海王猛，少好学，倜傥有大志，不屑细务，人皆轻之。猛悠然自得，隐居华阴。闻桓温入关，被褐诣之，扪虱而谈当世之务，旁若无人。温异之，徐曰："江东无卿比也。"初温指秦麦为粮，既而秦人悉芟麦，温军乏食。又数与秦战不利，乃徙秦中三千余户而归。温欲与猛俱还，猛不就。桓温率诸将讨姚襄，与寮属登平乘楼，北望中原，叹曰："遂使神州陆沈，百年丘墟，王夷甫诸人，不得辞其责。"温至伊水，姚襄迎战，连败而走。温屯金墉，谒诸陵，有毁坏者修复之，置镇戍而还。襄奔平阳，欲图关中，帅师伐秦，兵败为秦所杀。弟苌率其众降秦，后叛秦，为后秦祖。

时谢安少有重名，前后征辟皆不就，寓居会稽，以山水文籍自娱，虽为布衣，人皆以公辅期之。曰："安石不出，如苍生何？"安每游东山，常以妓女自随。会稽王昱闻之曰："安石既与人同乐，必不得不与人同忧，召之必至。"安妻刘惔妹也，见家门贵盛，而安独静退，谓丈夫不如此也！安掩鼻曰："恐不免耳！"年四十余，桓温请为司马，安乃赴召，温大喜，深礼重之。帝在位十七年崩，无嗣，大臣迎立成帝长子，琅玡王丕，是为哀帝。在位四年崩，无子，母弟琅玡王奕即位。

桓温帅步骑五万，伐前燕。燕主暐求救于秦，秦主坚遣邓羌救燕，温与战于枋头，不利奔还。燕吴王垂帅八千骑追之，及温于襄邑，大破之。温深耻丧败，乃归罪于袁真，奏免为庶人。真不伏，表温罪状，朝廷不报，遂据寿春叛降燕。及秦灭前燕，大司马温拔寿春，获袁真子瑾斩之。桓温恃其才略位望，阴蓄不臣之志，尝抚枕叹曰："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，亦当遗臭万年！"温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时望，还受九锡，及枋头之败，威名顿挫，既克寿春，谓参军郄超曰："足雪枋头之耻乎？"超曰"未也。""然则奈何？"超曰："明公不为伊霍之举者，无以立大威权，镇压四海。"温深以为然，遂与之定议。乃诣建康，宣太后令，废帝奕为东海王，迎元帝少子会稽王昱立之，是为太宗简文帝。帝奕在位六年，而被废，后得善终。

温威势翕赫，诏进温丞相大司马，留京辅政，温固辞，仍请还镇姑熟。帝在位二年崩，太子曜即位，是为烈宗孝武帝。

桓温入朝，都下恟恟，或云欲诛王、谢，因移帝室。王坦之甚惧，流汗沾衣，倒执手板。谢安神色不变，从容款曲，与温语移日。温尝以郗超为谋主，至是延见朝臣，使超卧帐中，听其言，适风动帐开，安笑曰："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。"温有疾还姑熟，疾笃，讽求九锡，安、坦之故缓其事。时天子幼弱，外有强臣，安与坦之尽忠辅卫，卒安晋室。及大司马桓温卒，温以世子熙才弱，使弟冲代领其众。冲称温遗命，以少子元为嗣，时方五岁，冲既代温居任，尽忠王室，以谢安素有重望，以扬州让安。桓氏族党，莫不苦谏，冲处之澹然。

时秦主坚，并吞各国，日渐强盛，遣兵寇晋梁、益二州，遂取成都。朝廷方以秦寇为忧，诏求文武良将，可御北方者。谢安以兄子玄对，诏以玄监江北诸军，镇广陵。玄得刘牢之等

为参军，战无不克，敌人畏之。秦主坚会群臣于太极殿，谋大举伐晋。群臣皆以为未可，惟慕容垂、姚苌心怀异志，劝之伐晋。阳平公苻融，以福德岁星在吴，天道不顺，谏之甚力。坚曰："以吾之众，投鞭于江，足以断彼之流，击之，犹疾风之扫秋叶耳！"坚所幸张夫人，亦谏。坚曰："军旅之事，非妇人所知。"坚遣阳平公融，督后诸军张蚝，冠军将军慕容垂等，帅步骑二十五万，又以姚苌为龙骧将军，督益、梁二州诸军为前锋。坚帅戎卒六十余万，骑二十七万，旗鼓相望，前后千里，为后继以伐晋。晋遣谢石、谢玄帅众八万拒之。秦兵至颍口，兵既盛，都下震恐。玄入，问计于谢安，安夷然答曰："已别有旨。"既而寂然。桓冲深以根本为忧，遣精锐三千，入援京师。谢安固却之曰："朝廷处分，兵甲无阙，西藩宜留以为防。"冲叹曰："今大敌垂至，谢安方游谈不暇，遣诸不经事少年拒之，吾其为左衽矣！"秦将军梁成等，帅众五万屯洛涧，谢石、谢玄去洛涧二十五里而军，惮成不敢进，苻融遣晋旧臣朱序来说谢石、谢玄等使降。序私谓石等曰："若秦百万之众尽至，此诚难与为敌，今乘诸军未集，宜速击之，若败其前锋，则彼夺气，可逐破也。"石等从序言，谢玄遣刘牢之帅精兵五千趣洛涧，梁成阻涧为阵以待之，牢之直前渡水击成，大破斩成，分兵断其归津。秦步骑崩溃，争赴淮水，士卒死者，一万五千人。石等诸军，水陆继进。秦主坚与阳平公融，登寿阳城望之，见晋兵部阵严整，又望见八公山草木，皆以为晋兵，顾谓融曰："此亦劲敌，何谓弱也！"怃然始有惧色。秦兵逼淝水而阵，晋兵不得渡，谢玄遣使谓平阳公融曰："君悬军深入，而置阵逼水，此乃持久之计，非欲速战者也。若移阵小却，使晋兵得渡，以决胜负，不亦善乎！"秦诸将皆曰："我众彼寡，不如遏之，使不得上，可以万全。"坚曰：

"但引兵少却，使之半渡，我以铁骑蹙而杀之，蔑不胜矣！"融亦以为然，遂麾兵使却。朱序在阵后呼曰："秦兵败矣。"众闻之不知其实，相传以为果败，众遂大溃，不可复止。谢玄、谢琰、桓伊等。引兵渡水击之。融驰骑略阵，欲以帅退者，马倒，为晋兵所杀。玄等乘胜追击，至于青岗，秦兵大败，自相蹈藉而死者，蔽野塞川，其走者闻风声鹤唳，皆以为晋兵且至，昼夜不敢息，草行露宿，重以饥冻，死者十七八。朱序与张天锡，皆奔还晋。秦主坚中流矢，单骑走，秦遂因而乱亡，详见二十四回。桓冲闻谢玄等成功，自悔失言，惭恨成疾而卒。

时北方大乱，而江左独偏安无事。帝溺于酒色，追谢安诸人卒后，委政于琅玡王道子。道子亦嗜酒，日与帝酣歌为事，又崇尚浮屠，穷奢极费，所亲昵者僧尼，近习弄权，贿赂公行。长星现，自须女至于哭星，帝心恶之，于华林园举酒祝之曰："长星，吾劝汝一杯酒，自古岂有万年天子耶！"帝嗜酒，流连内殿。张贵人宠冠后宫，年近三十。帝戏之曰："汝以年，亦当废矣，吾意更属少者。"已而醉寝清暑殿，贵人使婢，以被蒙帝面而弑之，在位二十四年。贵人重赂左右曰："因魇暴崩。"时太子暗弱，会稽王道子昏荒，遂不复推问。因立太子德，是为安帝。道子进位太傅。

安帝幼而不慧，口不能言，寒暑饥饱不辨，饮食寝兴皆非己出。母弟琅玡王德文，常侍左右，为之节适。初烈宗武帝，患母弟道子骄恣专权，以王恭都督青、兖等州诸军事，殷仲堪都督荆、益、宁州军事，以潜制之。桓温子桓玄，负其才地以豪杰自处，朝廷疑而不用。拜太子洗马，出为义兴守。玄郁郁不得志，叹曰："父为九州伯，儿为五湖长。"遂弃官归家，居江陵，使势豪强，士民畏之。殷仲堪以桓氏累世临荆

州，礼而用之。

时王国宝与王绪，依附会稽王道子，而恶王恭，恭遣使与殷仲堪，谋诛国宝等。桓玄亦说仲堪兴晋阳之甲，以除君侧之恶。仲堪然之，上表罪状王国宝及王绪，举兵讨之。道子欲求姑息，乃赐国宝死，斩绪于市，遣使谢恭，恭乃罢兵还京口。未几，王恭复举兵反，约殷仲堪、桓玄同反。玄陷江州。加会稽王道子黄钺，讨王恭。时恭仗刘牢之为爪牙，而以部曲将遇之，牢之负才怀恨。会稽王道子之子元显知之，遣人说使叛恭，事成，授以恭位号。牢之从之，执恭以降，斩之。以牢之都督青、兖七州军事。道子又以重利啗桓玄，及杨佺期，使讨殷仲堪。玄与佺期等虽喜于朝命，而资仲堪兵势，不得不与合，乃连名上疏，申理仲堪无罪。乃以桓玄为江州刺史，杨佺期为雍州刺史，复以殷仲堪为荆州刺史，敕使回军。殷仲堪恐桓玄跋扈，乃与杨佺期结婚为援。玄引兵击杀仲堪与佺期，克荆、雍二州，求领荆、雍、江三州牧，朝廷不能违。朝廷以会稽世子元显为扬州刺史，显性苛刻，生杀任意。孙恩因民心骚动，自海岛帅其党攻陷会稽，杀内史王凝之，自称征东将军，表奏会稽王道子及世子元显之罪，请诛之。于是内外戒严。朝廷加道子黄钺，命元显领中军，命徐州刺史谢琰，兼督吴兴、义兴军，以讨孙恩。刘牢之亦发兵讨恩，拜表辄行。琰与牢之转斗而前，所向辄克。

初彭城刘裕，勇健有大志，仅识文字，以卖履为业，好樗蒲，为乡闾所贱。刘牢之击孙恩，引裕参军事，使将数十人觇贼，遇贼数千人，即迎击之，从者皆死，裕坠岸下，贼临岸欲下，裕备长刀仰砍，杀数人，乃得登岸，仍大呼逐之，贼皆走，裕所杀伤甚众。刘敬宣怪裕久不返，引兵寻之，见裕独驱数千人，咸共叹息，因进击贼，大破之，斩获千余人。孙恩闻刘

牢之引兵济江，驱男女二十余万口，逃入海岛。朝廷以谢琰为会稽太守，琰不为武备，孙恩复寇会稽，太守谢琰败死。恩转寇临海，朝廷大震，遣兵讨之，不克，以刘裕为下邳太守，讨孙恩于郁州，大破之。孙恩复寇临海，太守辛景击破之。恩所掠三吴男女，死亡殆尽。恩赴海死，其党从死者以百数，谓之水仙。余众数千人，推恩妹夫卢循为主，循神采清秀，雅有才艺，而志存不轨。桓玄欲抚安卢循，以循为永嘉太守，循虽受命，而寇暴不已。

桓玄表其兄伟为江州刺史，镇夏口；司马刁畅为辅国将军，镇襄阳；遣其将皇甫敷、冯该戍溢口，厉兵训卒，专伺朝廷之隙。数使人上已符瑞，又致笺于会稽王道子，追论王恭之事，元显大惧。张法顺谓元显曰："桓玄始得荆州，人情未附，若使刘牢之为前锋，大军继进，玄可取也。"元显以为然。会武昌太守庾楷密使人自结于元显，请为内应。元显大喜，遣法顺至京口，说牢之，牢之以为难。法顺还，谓元显曰："观牢之言色，必贰于我，不如召入杀之。不尔，败人大事。"元显不从，大治水军，以刘牢之为前锋，谯王尚之为后部，讨桓玄。玄闻之大惊，遂举兵反。玄兵至姑熟，刘牢之叛，附于玄。元显军溃，玄入建康，自为太尉，总百揆，杀元显及谯王尚之等，以刘牢之为会稽内史。牢之曰："始尔便夺我兵，祸其至矣。"于是大集僚佐，议据江北以讨玄。参军刘袭曰："事之不可者，莫大于反。将军往年反王恭，近日反司马元显，今复反桓玄，一人三反，何以自立？"语毕趋出。僚佐多败走，牢之惧，帅部曲北走，至新州缢而死。道子等皆死。桓玄初至，黜奸佞，擢忠贤，京师欣然，冀得少安。既而奢豪纵逸，政令无常，朋党互起，凌侮朝廷，帝几不免饥寒，由是众大失望。

玄自为相国，封十郡，为楚王，加九锡，未几篡即皇帝位，国号楚。废帝为平固王，迁寻阳。玄登座而御床忽陷，群下失色。刘裕从桓修入朝，玄后刘氏有智鉴，谓玄曰："刘裕龙行虎步，瞻视不凡，恐终不为人下，不如早除之。"玄曰："我方平荡中原，非裕莫可用者，俟关河平定，然后别议耳！"刘裕与何无忌同舟还京口，密谋兴复晋室。刘毅家于京口，亦与无忌谋讨玄。无忌曰："天下草泽之中，非无英雄也。"毅曰："所见惟有刘下邳。"无忌笑而不答，还以告裕。遂与毅定谋。无忌夜草檄文，其母，刘牢之姊也，密窥之，泣曰："吾不及东海吕母明矣，汝能如此，吾复何恨！"裕问无忌曰："急须一府主簿，何由得之？"无忌曰："无过刘道和。"道和者，东莞刘穆之也。裕即驰信召焉，至则署为主簿。刘裕托以游猎，与何无忌收合徒众，得百余人。诘旦，京口城开，无忌着传诏服，称敕居前，徒众随之齐入，即斩桓修，以徇于众。刘毅等复帅壮士直入，斩桓宏。众推刘裕为盟主。玄时忧惧特甚，或曰："刘裕等乌合微弱，势必无成。"玄曰："刘裕足为一世之雄，刘毅家无担石之储，樗蒲一掷百万，何无忌酷似其舅，共举大事，何谓无成？"玄欲于覆舟山，按兵坚阵以拒之。桓谦等固请战，遂与裕战于覆舟山，裕大破之。裕与刘毅等，分为数队并进，裕以身先之。裕军与玄枭将吴甫之遇于江乘，斩之。进与玄将皇甫敷战，又斩之。将士皆殊死战，无不一当百，呼声动天地。时东北风急，因纵火焚之，烟火冲天，鼓噪之音，震动京邑，诸军大溃。玄帅亲信数千人，趋走石头城。裕入建康，帅百官奉迎乘舆，诛桓玄宗族之在建康者。裕始至建康，诸大处分，皆委于刘穆之，仓卒立定，无不允惬。时晋政宽弛，纲纪不立，豪族陵纵，小民穷蹙。穆之斟酌时宜，随方矫正。裕以身先物，威禁内外，百官肃然。刘毅

等与玄战于峥嵘州，大破之。玄复挟帝入江陵，宁州督护冯迁迎击之，抽刀而前。玄曰："汝何人？敢杀天子！"迁曰："我杀天子之贼耳！"遂斩之。乘舆反正于江陵。毅等传送玄首，枭于大桁，诛诸桓氏，特宥桓冲之孙孕。

安帝至建康，以刘裕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出镇京口，以卢循为广州刺史，循遣使贡献。遗刘裕益智粽，裕报以续命汤。时扬州刺史王谧卒，刘毅等不欲裕入辅政，议以谢琨为扬州刺史。穆之密白裕曰："晋命已移，公勋高位重，岂得遂为守藩将耶？扬州根本所系，不可假人。"裕从之，遂自领扬州牧。

刘裕抗表伐南燕。南燕起没，见二十四回。初苻氏之败，王猛孙镇恶来奔，骑射不能及人，而有谋略，善果断。或荐于裕，与语，悦之。曰："吾闻将门有将，信然。"裕帅舟师，自淮入泗。南燕主超，召群臣会议。公孙五楼曰："吴兵轻果，利在速战，宜据大岘，使不得入，沮其锐气，坚壁清野，简精骑循海而南，绝其粮道，敕段晖帅兖州之众，缘山东下，腹背击之，此上策也。"超不从。裕过大岘，举手指天，喜形于色。左右曰："公未见敌而先喜，何也？"裕曰："兵已过险，士有必死之志，余粮栖亩，人无匮乏之忧，虏入吾掌中矣。"进与燕兵战于临朐，燕众大败，斩段晖等大将十余人。超遁还广固，今在山东青州府城北。裕乘胜逐北，至广固，克其大城。超收众入保小城，裕筑长围守之。北方之民，执兵负粮归裕者，日以千数。南燕内城久不下，裕悉众攻之。南燕尚书悦寿，开门纳晋师，超突围出走，追获之，送超诣建康，斩之。

初卢循之姊夫徐道覆，闻刘裕北伐，劝循乘虚袭建康，循从之。朝廷急征刘裕，裕方议留镇下邳经营司雍，会得诏书，引兵还。以船载辎重，自帅精锐步归。至山阳，闻何无忌败

死，虑京邑失守，卷甲兼行，将济江，风急，众咸难之。裕曰："若天命助国，风当自息。不然，覆溺何害！"即命登舟，舟移而风止。及至建康，刘毅与卢循战于桑洛州，毅兵大败。卢循至淮口，中外戒严。裕谓将佐曰："贼若于新亭直进，其锋不可当，宜且避之，若回泊西岸，此成擒耳！"循回泊西岸，裕帅众军齐力击循，循大败走，趋豫章，收散卒，经还番禺，奔交州，刺史杜慧度斩之，送首建康。刘裕帅师袭荆州，杀都督刘毅，又杀豫州刺史诸葛长民，又击并司马休之，休之奔后秦。太尉裕戒严，将伐后秦。后秦起没，见二十四回。

刘穆之为左右仆射，总摄内外。穆之决断如流，宾客满座，求诉百端，目览辞讼，手答笺书，耳行听受，口并酬应，不相参涉，悉皆赡举。裕发建康，遣王镇恶、檀道济、沈田子等，数道并进。王镇恶、檀道济所向皆捷，进逼洛阳，克之。裕至潼关，秦主泓使姚丕守渭桥，王镇恶大破丕于渭桥，泓兵不战而溃，单马还宫，将妻子群臣，诣王镇恶军门降。镇恶抚慰，号令严明，百姓安堵。太尉裕入长安，送姚泓诣建康，斩之。裕欲留长安，经略西北，而诸将士皆久役思归。会刘穆之卒，裕以根本无托，遂决意东还，乃以次子桂阳公义真，都督雍、梁、秦三州诸军事。义真时年十二，以王镇恶为司马。是役也，镇恶之功为多，沈田子等忌之，屡言镇恶家在关中，不可保信。裕曰："古语云，猛兽不如群狐，卿等十余人，何惧镇恶。"裕发长安，自洛入河，开汴渠而归。夏主赫连勃勃闻之，大喜，使其子赫连璝，帅骑二万，向长安，勃勃自将大军为后应。沈田子将兵拒之，威其众盛，不敢进。王镇恶闻之，曰："公以十岁儿付吾属，当共竭力，而拥兵不进，贼何由得败乎？"遂与田子俱出。田子与镇恶，素有相图之志，至是益忿惧。勃勃独惧镇恶一人，闻二人不协，使人大播讹言，

言镇恶欲尽杀南人，据关中反。田子遂请镇恶至营中计事，矫称太尉刘裕之令斩之。义真与王修，披甲登门以察其变。修执田子，数以专戮而斩之。勃勃进据咸阳，长安樵采路绝。裕闻之，召义真东归，以朱龄石代镇长安。赫连瓒帅众三万追义真，力战连日，晋兵大败，义真仅得免归。勃勃克长安，朱龄石欲奔还，至潼关，夏兵追执送长安，勃勃杀之。宋公刘裕以谶文云，“昌明之后，尚有二帝”，乃使中书侍郎王韶之，与帝左右密谋弑帝，而立文德。文德常在帝左右，韶之不得间。会文德有疾，出居于外，韶之以散衣缢帝于东堂，安帝在位二十二年而被弑。裕因称遗诏，奉帝母弟琅玡王文德即位，是为恭帝。宋公裕进爵为已，移镇寿阳。

宋王裕欲受禅，而难于发言。乃集朝臣宴饮，从容言曰：“桓玄篡位，鼎命已移，我倡义兴复，功成业者，遂荷九锡。今年将衰暮，物忌盛满，非可久居，今欲奉还爵位，归老京师。”群臣莫喻其意，日晚坐散。中书令傅亮乃悟，叩扉请见曰：“臣暂宜还都。”裕解其意，无复他言。亮出，见长星竟天，拊髀叹曰：“我常不信无文，今始验矣。”亮至建康，征刘裕入辅。裕留子义康镇寿阳，以参军刘湛为长史，决府事。裕至建康，亮具诏草，使帝书之，帝欣然操笔曰：“桓玄之时，晋氏已无天下，重为刘公所延，将二十年，今日之事，本所甘心。”遂书赤纸为诏，逊于琅玡第，在位二年。裕为坛南郊即位，大赦改元，奉晋恭帝为零陵王，居于故秣陵县，以兵守之。裕以毒酒，使郎中令张伟鸩之，伟自饮而卒。裕令褚淡之伺王隙，令兵逾垣而入，以被掩而弑之。裕率百官，临于朝堂者三日。东晋亡，起元帝丁丑，终恭帝庚申，凡十一主，共一百四年。二晋通共一百五十六年。刘裕篡位，是为宋高祖武帝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三回

## 宋齐梁　传陈主　俱都江左

词曰：

一片残山并剩水，年年虎斗龙争。秦宫汉苑晋家营，川源流恨血。毛发凛威灵。白发诗人闲住马，感时怀古伤情。战场田地好宽平，前人将不去，留与后人耕。

诗曰：

诗向会家闲讲究，话逢知己细评论。
评论往事知贤否，讲究前贤说废兴。
东岸水流西岸响，南山风送北山云。
云容冉冉舒还卷，水势滔滔古又今。
流水浮云何日了，人生在世几回春。
消磨白发诗和酒，断送青春利与名。
盖世功名野马焰，掀天事业罔婆城。
半张故纸留踪迹，千古渔樵作话文。
阔论高谈依故典，长歌短曲吊英魂。
就中多少悲欢处，珍重相知勿倦听。

却说宋高祖武帝，姓刘，名裕，字德兴，小字寄奴，彭城人。汉高祖弟，楚元王交之后也。裕生而母死，父翘，侨寓京口，将弃之。从母救而乳之，长于后母。不读书，仅识字。尝行，遇大蛇，击伤之。后至其所，见有群儿捣药，裕问："何


宋武帝
齊高宗
陳武帝
梁武帝

为？”答曰："吾王为刘寄奴所伤。”裕曰："何不杀之？”答曰："寄奴王者不死。”裕叱之，即散不见。仕晋为太尉，封宋王，受恭帝禅，国号宋，仍都建康。在位三年，少嫔御，孝后母，严正有度。

帝疾甚，子义符年方九岁，徐羡之、傅亮、谢晦、檀道济同受顾命。在位一年，居丧无礼，狎昵左右。卢陵王义真，与谢灵运、颜延之等谋立。徐羡之等恶之，先奏废卢陵王为庶人，然后徐羡之、傅亮、谢晦、檀道济等，废其主义符为营阳王，迁于吴。即使邢安泰弑之，并杀卢陵王于新安，迎武帝第三子宜都王义隆立之，是为文帝。以谢晦为荆州刺史，徐羡之、傅亮上表归政。文帝下诏暴徐羡之、傅亮、谢晦杀营阳、卢陵王之罪。帝以檀道济初不予废弑之谋，止于胁从，豫抚而用之。至是乃命到彦之、檀道济收捕羡之等。羡之、傅亮伏诛，谢晦举兵反。文帝乃自将讨晦，斩之。立子劭为太子。

宋主有恢复河南之志，遣右将军到彦之，自淮入泗溯河西上。魏主以河南四镇兵少，命诸军收兵北渡，皆弃地北去。于是司、兖两州皆平。宋檀道济等进至济上，前后与魏三十余战，道济多捷。军至历城，魏将叔孙建等，纵轻骑邀其前后，焚烧谷草。道济等食尽，自历城引还。军士有亡降魏者，具以告之。魏人追之，众恟惧将溃。道济夜唱筹量沙，以所余少米覆其上。及旦，魏军见之，谓道济资粮有余，以降者为妄而斩之。道济乃全军而归。道济威名日盛，朝廷惮之。乃下诏诛之。道济见收，愤怒，目光如炬，脱帻投地曰："乃坏汝万里长城。”魏人闻之，喜曰："道济死，吴人不足复惮矣。”宋主大起军旅伐魏，使王元谟进围滑台。魏主自将救之，众号百万。元谟惧走，魏人追击，大破之。魏主引兵南下，所过无不残灭，郡县皆望风奔溃。魏军至瓜步，声言欲渡江，建康震

恐，民皆荷担而立。宋主登石头城，有忧色，叹曰："檀道济若在，岂使胡马至此耶！"魏人凡破南、兖、徐、豫、青、冀六州，杀掠不可胜计，丁壮即加斩戮，婴儿贯于槊上，盘舞以为戏，淫掠妇女，所过郡县，赤地无余，春燕无室可依，巢于林木。文帝命将出师，常授以成律，虽交战日期，亦待中诏，以至于败。初文帝仁厚恭俭，勤于政事，吏久于任，民安其业。在位三十年，户口蕃息，讲诵相闻，士敦操尚，乡耻轻薄，江左风俗，于斯为美。至是邑里萧条，元嘉之政衰矣。帝欲废太子劭，而议久不决。以其谋告潘淑妃，淑妃以告其子浚，浚驰报劭。劭乃为逆谋，帅张超之等入云龙门，拔刀上殿，帝举几捍之，五指俱落，遂弑帝，并杀潘淑妃。沈庆之辅文帝第三子江州刺史武陵王骏，起兵讨劭，诛劭及浚，骏遂即位，是为宋孝武帝。

帝于闺门无礼，不择亲疏尊卑，无所不至，狎侮群臣，奢欲无度，嗜酒好利，大兴土木。侍中袁觊，盛称高祖俭素之德以讽。宋主曰："田舍翁得此，已为过矣。"但为人机警勇决，学问博洽，文章华敏，又善骑射。每酣饮昏睡，或外有奏事，即肃然整容，无复醉态，由是内外畏之。在位十一年崩，太子子业立。

子业幼而狂暴，及即位，残暴淫虐，无所不至，淫其姊山阴公主，公主性喜淫，不遂其欲，帝为置面首三十人。面首者，面貌美男子也。又畏忌诸叔，皆拘于殿内，殴捶陵曳，无复人理。谓湘东王彧为猪王，建安王休仁为杀王，山阳王休祐为贼王，东海王伟为驴王。以木槽盛食，裸彧纳泥水中，使就槽食。少府刘曚妾，孕临月，迎入后宫，俟生男，以为太子。彧尝忤旨，裸之，缚其手足，担付大官。曰："今日屠猪。"休仁笑曰："不若待皇太子生，杀取肺肝。"乃释之。及曚妾生

子，为之大赦，彧乃得释。又诏诸王妃公主，命妇列于前，使左右自裸其衣，复尽强裸女衣，使共淫于一殿中。南平王铄妃江氏不从，遂杀其三子，裸鞭江妃一百，而复强淫之。诸女大惧，悉自去其衣，不留寸丝遮掩，宣淫无忌，纵帝观阅，以免其祸。宁朔将军何迈，尚帝姑新蔡长公主，帝纳主于后宫，谓之谢贵嫔。诈言主死，杀宫婢送迈嫔葬。迈素豪侈，多养士，谋废帝而立晋安王子勋，事泄见杀。帝欲杀子勋，时勋为江州刺史，举兵反于寻阳。帝游华林园竹林堂，使诸妃宫女与左右裸相逐。或使数女淫一男，或使数男淫一女。又裸宫人，使与羝羊猴犬交。又缚马，仰于地，使宫人裸与之交。一女子不肯裸衣从淫，斩之。夜梦在竹林堂，梦有女子骂曰："悖逆天道，明年不及熟矣。"乃于宫中，求得一人，似所梦者斩之。又梦所杀者骂曰："我已诉于上帝矣，行当杀汝。"宫中群言竹林堂有鬼，帝出华林园，至竹林堂，见有红袖相招，帝与群巫彩女，射鬼于竹林堂。寿寂之等抽刀直入，帝射之，不中而走，阮佃夫追杀之，在位一年。

迎湘东王彧即位，是为明帝。封寿寂之等十四人为侯。遣建安王休仁讨江州，台军克江州，杀子勋，传首建康。明帝无子，尝以宫人陈氏，赐嬖人李道儿，已有孕，复迎还，生子昱。又密取诸王姬有孕者，纳之宫中。生男，则杀其母，而使宠姬母之。帝每大宴，使诸妃妇女裸于前，与王皇后共观以为乐。后以扇障面，帝大怒之。帝与魏战败，使萧道成镇淮阴。道成收养豪杰，宾客始盛。帝恐诸王谋帝位，杀诸王十五六人，惟恐昱之不立。至是殂，在位七年。

太子昱立，年方十岁，以萧道成为中领军，入直决事。宋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，萧道成遣兵击斩之。宋主昱自京口既平，骄恣尤甚，诛戮大臣，惨裂其尸，以为欢笑。尝直入领军府，

道成方昼卧裸袒，昱令起立，画腹为的，引满将射之，道成敛极曰："老臣无罪。"乃更以骲箭，射中其脐，投弓大笑。道成忧惧，密与袁粲、褚渊谋废立。粲曰："主上幼年，微过易改，伊霍之事，非所宜行。"渊默然。道成命王敬则阴结帝左右杨玉夫等，使乘机便。会帝乘露车，晚至新安寺，偷狗饮酒，醉还。乃使杨玉夫弑帝，在位五年，追废为苍梧王。

道成以太后令，迎立明帝第三子安成王准即位，是为顺帝。沈攸之、袁粲、刘秉各起兵，谋诛萧道成，俱不克而死。顺帝在位三年，遂为萧道成所篡。帝曰："愿世世勿生帝王家。"卒为道成所弑，灭其族。宋亡，凡八主，共六十年。

齐高祖萧道成，字伯绍，萧何之后。姿表英异，龙颡钟声，鳞文遍体，肩有赤志，似日月状。初仕宋，以功封齐公，进爵齐王，竟伐宋，国号齐。帝深沉有大量，性清俭，博学能文，在位四年殂。

太子赜立，是为世祖武帝。世祖留心政事，务总大体，严而有断。郡县久于其职，长吏犯法，封刃行诛，故永明之世，百姓丰乐，盗贼屏息。然颇好游宴华靡之事，常言恨之，而未能改。太子长懋早卒。初太子素恶西昌侯鸾，尝曰："我殊不喜此人，不解其故。"及鸾得政，太子子孙无孑遗。

帝在位十一年殂，以朝事委其侄西昌侯鸾，鸾奉太孙昭业立之，在位一年，萧鸾弑其君昭业。以太后令，追废为郁林王，而立新安王昭文，自为骠骑大将军，录尚书事，封宣城公。昭文在位三月，萧鸾废为海陵王，寻弑之。萧鸾遂篡位，是为高宗明帝。

魏孝文帝宏大举伐齐，攻钟离不克，遣使临江，数齐主之罪而还。以萧衍为雍州刺史，明帝躬亲细务，纲目亦密，昧于为政之体。在位五年殂。太子宝卷立，每哭辄云喉痛。大中大

夫羊阐入临，无发，俯仰帻脱。宝卷辍哭大笑曰：“秃鹫啼来乎！”嬉戏无度。亲信宦官，始安王遥光与徐孝嗣、江祐、萧坦之、江祀、刘暄六人更直内省，分日贴敕。雍州刺史萧衍闻之，谓张宏策曰：“一国三公犹不堪，况六贵同朝，势必相图，乱将作矣！避祸图福，无如此州。”乃密与宏策修武备，聚骁勇以万数。齐主杀其仆射江祐、侍中江祀。始安王遥光起兵东城，右将军萧坦之讨平之。齐主又杀其仆射萧坦之，领军刘暄。初明帝临殂，戒宝卷曰：“作事不可在人后。”故齐主数与近习谋诛大臣，皆决于仓猝。于是大臣人人不自保。齐主杀其司空徐孝嗣、将军沈文季，自是无所忌惮。与近习大叫戏马，常以五更就寝，至晡乃起。台阁案奏，或不知所在。五省黄案，皆为宦者裹鱼肉还家。时时出外游走，驱斥所过人家，唯置空宅。司尉击鼓蹋围，鼓声所闻，奔走不暇衣履，犯者奋手格杀。常以三四更中，鼓声四出，火光照天，士民震惊，啼号塞路。尝有妇临产，不得去，剖腹视其男女。太尉陈显达举兵袭建康，败死。北豫州刺史裴叔业，以寿阳叛降魏。齐遣将军崔慧景，将兵讨寿阳。慧景还兵反。奉江夏王宝元向建康，鼓叫临城，台军惊散。宫门闭，慧景引众围之，将军左兴盛望风退走，擒杀之。时南豫州刺史萧懿在小岘，帝密遣使告之。懿方食，投箸而起。自采石济江，击慧景等，慧景等战败皆死。齐主昏淫益甚，嬖幸之徒，皆号为鬼。有赵鬼者，能读西京赋，因齐后宫火，言于齐主曰：“柏梁既灾，建章是营。”帝乃大起芳乐、玉寿等殿，后宫服御，极选珍奇。凿金为莲花以贴地，令潘妃行其上曰：“此步步生莲花也。”又于苑中立市，以潘妃为市令，自为录事，小有过失，妃则杖之。敕虎贲不得进大荆子，嬖幸因缘为奸利，课一输十，百姓困尽，号泣道路。夺萧懿兵权，以为尚书令。初懿之入援也，萧衍使所亲驰

说懿曰："诛贼之后，则有不赏之功，当明君贤主，尚难自立，何况乱朝。若灭贼之后，勒兵入宫，行伊霍故事，此万世一时也。如其不尔，便托外拒，遂还洛阳。若复释兵，受其高爵，必生后悔。"懿不从。至是齐主将杀之，长吏徐曜甫密具舟江渚，劝懿奔襄阳。懿曰："自古皆有死，岂有叛走尚书令耶！"帝赐懿药于省中，懿且死曰："家弟在雍，深为朝廷忧之！"懿既死，懿弟雍州刺史萧衍，起兵襄阳。荆州长史萧颖胄，亦以荆州刺史南康王宝融，起兵于江陵。乃以宝融教，署衍为都督前锋诸军事，移檄建康，数宝卷罪恶。称奉海陵王昭文之母宣德皇太后令，以南康王宜纂承大统，废宝卷为涪陵王。

上庸太守韦睿，帅郡兵二千，倍道赴衍。明帝第八子南康王宝融即位于江陵，是为和帝。加萧衍征东大将军，都督征讨诸军事，假黄钺。时尚书令巴东公萧颖胄卒，于是众望皆归于萧衍。衍引兵东下，宝卷与黄门及宫人习战，而吝于军赏，曰："贼来独取我耶，何为就我求物？"茹法珍、梅虫儿说以悉诛大臣。将军王珍国及其副张稷等大惧，弑宝卷于含德殿，以黄油绢掩宝卷首，送诣石头城。在位二年。萧衍入建康，以太后令，追废宝卷为东昏侯，自为大司马，承制下令大赦。凡昏制谬赋，淫刑滥役，悉皆除盈。潘妃有国色，衍欲留之。领军王茂曰："亡齐者此物也。"乃并茹法珍等诛之。以宫女二千人分赉将士。衍内有受禅之志。沈约进曰："齐祚已终，明公当承其运。今王业已成，迟延不取，若天子还都，公卿在位，则君臣分定，岂复有人同公作贼耶！"衍然之。

衍遂即皇帝位，国号梁，废和帝为巴陵王。和帝在位一年而被篡。迁太后于别宫，封拜其功臣有差。梁主欲以南海郡为巴陵国，徙巴陵王居之。沈约曰："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。"梁主乃使所亲郑伯禽诣姑孰，以生金进王。王曰："我死不须

金，醇醪足矣。”乃饮沉醉。伯禽摺杀之。摺杀者，败其阴而杀之也。御史中丞颜见远不食而死。齐亡，凡七主，共二十四年。

梁高祖武帝萧衍，字叔达，兰陵人，齐之疏族也。母张氏，见菖蒲生花，旁人皆不见，吞而生衍。状貌殊特，日角龙颜，舌文八字，顶有浮光，右手有文曰武。居室常有云气，长而英达，有文学。既篡齐，乃置谤木、肺石二函。曰："若有在位莫言，而下有欲言者，投谤木函。若有功劳才气，冤沉莫达者，投肺石函。”置五经博士，立州郡学，建孔子庙以重儒，善政颇多。及其中年，惑于佛教，禁文绮不得为人兽之形，为其剪裁，有乖仁恕，罢宗庙牲牢，荐以蔬果，牺牲皆以面为之，为其有累冥道，朝野喧传，以为宗庙不血食。沈约卧病，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，呼道士奏章，称禅代之事，不由己出。梁主大怒，谴责数四。约益惧，得恶疾而死。帝益信因果，三次舍身于同泰寺。设四部无遮大会，释御服，持法衣，亲为四众讲涅槃经、三慧经。群臣以钱亿万奉赎，表请还宫，三请乃许。至真佛祖达摩之言，反摈弃不用，达摩渡江而去。盖帝之所学者，佛中之皮毛，至于收放心，养性灵，真正法门，曾不知学也。同泰寺浮屠灾，帝为起十二层浮屠，值侯景乱而止。帝颇好边功，使其弟临川王宏伐魏，克梁城。魏遣邢峦与中山王英合攻梁城，宏惧，召诸将议施师。吕僧珍劝之退，魏人为之歌曰："不畏萧娘与吕姥，但畏合肥有韦虎。”韦虎者，韦睿也。会是夜暴风雨，军中惊，临川王宏与数骑逃去，将士皆散归，弃甲投戈，填满水陆，死者五万人。魏中山王英，与将军杨大眼，乘胜领众数十万，进攻钟离。梁曹景宗、昌义之随方抗御，魏人昼夜苦攻。梁主命韦睿救钟离，受景宗节度。人畏魏兵众盛，劝使缓行。睿曰："魏人已坠吾腹中，卿曹勿忧

也！”遂至邵阳，梁主预敕景宗曰：“韦睿卿之乡望，宜善敬之。”景宗见睿，礼甚恭，梁主闻之曰：“两将和，师济必矣！”睿等豫装高舰，与魏桥平，先以舰击其洲上军，尽殪。别以小船，载草灌膏，焚其桥栅，风怒火盛，烟尘晦冥，死士拔栅斫桥，倏忽俱尽。军人奋呼，声动天地。魏军大溃，英脱身走，大眼等亦焚营去。睿遣报昌义之，义之悲喜，不暇答语。但叫曰：“更生，更生！”魏降将王足献计，请堰淮水以灌魏寿阳，帝然之。使水工陈承伯、将军祖暅，发徐、杨民，假康绚都督诸军事，共二十万人，筑之。南起浮山，北抵巉石，长九里，下广百四十丈，上广四十丈，高二十丈，围以杨柳，军垒列居其上。至是淮水暴涨，堰坏，其声如雷，闻三百里。缘淮城戍村落，十余万口，皆漂入海。

时东魏西魏分为二，东魏大行台侯景，右足偏短，弓马非其所长，而多谋略。高欢使将兵十万，专制河南。景素轻高澄，及欢卒，遂以河南降西魏。复遣郎中丁和奉表于梁，请以十三州内附。梁主召群臣廷议，仆射谢举等曰：“顷与魏通和，今纳其叛臣非宜。”魏主曰：“得景则塞北可清，岂宜胶柱。”先是正月乙卯夜，梁主梦中原牧守皆以地来降，旦见朱异告之。异曰：“此宇内混一之兆也。”及丁和至，称景定计，以正月乙卯夜，梁主愈神之，然意犹未决。尝言我国家如金瓯，无一伤缺，今忽受景地，脱致纷纭，悔之何及！”朱异揣知梁主意，遂定议纳景。以景为大将军，封河南王。东魏大将军高澄，遣书于梁，复求通好。帝召群臣议，司农卿傅岐曰：“高澄何事须和，必是设间，欲令侯景自疑，图祸乱耳。许之，必堕其计。”朱异等曰：“静寇息民，和实为便。”梁主亦厌用兵，乃从异言。景果为反计。帝弟临川王宏之子临贺王正德，所至贪暴，屡得罪于帝，由是愤恨，阴养死士，储米

积货，幸国家有变。景知之，致笺于正德，请自效。正德大喜。景反于寿阳，引兵临江。尚书羊侃，请以二千人，急据采石。令邵陵王袭寿阳，则乌合之众自然瓦解。朱异曰："景必无渡江之志。"事遂寝。羊侃曰："今兹败矣。"帝以临贺王正德都督诸军事，屯丹阳郡。正德遣大船数十艘，诈称载荻，密以济景。景自横江济于采石，有马数百匹，兵八千人，至慈湖。时梁兴四十七年，境内无事，罕见兵甲。贼至猝迫，公私震骇。正德守宣阳门，帅众于张侯桥，迎景入宣阳门。至阙下，正德僭即皇帝位。景列兵绕台城既匝，百道俱攻。尚书令羊侃随方拒守，景亦不能克。侃子鷟为景所获，执以示侃，侃不为动。会羊侃卒，城中益惧。时诸王大臣，各处勤王兵俱集，景伪求和，使梁帝敕止诸路援军，而攻城益急。帝从释氏教，食唯菜羹粝饭，至时蔬茹皆绝，乃食鸡子。邵陵王纶因使上鸡子数百枚，侯景百道攻城，昼夜不息。梁主闻城已陷，安卧不动，叹曰："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亦复何恨！"俄而景入，见于太极东堂，以甲士五百自卫。景稽颡殿下，不敢仰视，汗流被面。退谓王僧贵曰："吾尝跨鞍对阵，矢刃交下，了无怖心。今见萧公，使人自慑。岂非天威难犯，吾不可以再见之！"景以临贺王正德为大司马，德谋杀景，景因杀之。景纵兵掠帝宫人服御皆尽。自后梁主所求，多不遂意，饮膳亦为所裁，忧愤成疾。五月丙辰，梁主卧净居殿，口苦索蜜，不得，再曰荷荷。遂殂。在位四十八年，寿八十六岁。

是日太子纲即位，是为简文帝。初武帝昭明太子统，五岁能通五经，读书一目五行俱下，善属文，孝谨宽和，喜怒不形。以宫监鲍邈之，诬告厌祷事，不能自明，忧愤而卒。生三子，欢、誉、察。武帝舍孙而立太子母弟晋安王纲为太子，朝野都以为不顺。武帝内愧，以岳阳王察都督雍、梁、益、秦、

郢、随诸军事，察既居形胜之地，折节下士，树恩百姓，勇侠之士，多附之，境内称治。值侯景乱，时湘东王绎不能讨景，乃与察交兵。邵陵王纶劝之不听，察乞师于西魏。西魏使杨忠救之，察降魏为附庸君。是为后梁，待后再序不题。

却说梁简文帝纲，六岁能属文，读书一目十行俱下，虽承父业，而受制于贼臣侯景。景与帝登重云殿，礼佛为誓，两无猜贰。以帝女溧阳公主为妻，请帝禊饮于乐游苑。帝闻丝竹之声，凄然泣下。景自称汉王，加宇宙大将军，都督六合诸军事。帝惊曰："将军乃有宇宙之号乎！"景性残忍，于石头城立大椎，有犯法者，捣杀之，化为肉粉。尝戒诸将曰："破栅平城，当尽杀之，使天下知吾威名。"又禁人偶语，犯者刑及外族，由是百姓不附。梁湘东王绎移檄远近，下令大举讨侯景，而兵仍不行。邵陵王纶大修铠仗，将讨景，湘东王绎恶之，遣王僧辩袭之。纶收散卒，遣使降于齐。梁始兴太守陈霸先讨景，投湘东王绎。绎遣大都督王僧辩讨侯景，次巴陵，景攻之，不克。绎复使胡僧祐击景，败之，获其将任约，景遁还。绎复遣僧辩引兵东下，克郢州，获景将宋子仙，杀之。

初景克建康，欲待平定中原，然后为帝。后娶溧阳公主，才貌兼全，景甚爱之，遂尔迟延。及江陵败还，欲早登大位。王伟因说景以废立，景从之。废帝为晋安王，帝在位二年。景杀太子大器等及王侯之在建康者二十余人。太子神明端嶷，于景党未尝屈意，临难不惧，从容就义。景复使王伟弑帝，迎昭明太子之孙豫章王栋立之。未几，景废帝为淮阴王，锁于密室，自称汉帝。湘东王绎遣王僧辩、陈霸先等击侯景，败景兵于江中，其将卢晖略以石头城降。霸先进军击景，众殊死战，景兵大溃。以皮囊盛其所生二子，挂之鞍后，与其党百余骑东走。将入海，羊侃之子鹍，为景都督，杀之。送尸建康，传首

江陵，暴尸于市，士民争取食之。溧阳公主以父兄之仇，亦欲食之，众以其阴与之，公主食之既。

湘东王绎，使朱买臣沉豫章王栋于水。绎即帝位于江陵，是为世祖元帝。遣王僧辩还建康，陈霸先还京口。元帝眇一目，性残忍。先是不赴父难，后也不奉简文正朔，忌弟杀侄，唯营己私。践祚江陵，好谈玄教，讲老子于龙光殿。侄察勾连魏伐梁，西魏遣于谨、宇文护、杨忠将兵五万伐梁，内外戒严。梁主尚以戎服讲老子，魏人百道攻城，反者开四门以纳魏兵。帝焚图书十四万卷曰："读书万卷，犹有今日。"遂以素车白马出降，在位三年，魏人杀之，及太子元良，子方诸、方略等。

元帝第九子晋安王方智，自浔阳即梁王位，时年十二。齐使邢子才纳梁武兄萧懿之子渊明于梁，与王僧辩书，以为嗣主幼冲，未堪负荷。贞阳侯渊明，以年以望，堪保金陵。僧辩纳渊明即皇帝位，以方智为太子。初僧辩与霸先共灭侯景，情好甚笃。至是霸先遣使争之，往返数四，僧辩不从。霸先叹曰："武帝子孙，唯孝元能复仇雪耻，其子何罪而忽废之，欲何为乎？"遂举兵袭僧辩，缢杀之。渊明凡称帝七月，逊位出就邸。晋安王方智复即皇帝位，是为敬帝，称藩于齐，政由霸先，在位二年，陈霸先自为相国，封陈公，加九锡，复进爵为王，遂称帝。梁主禅位于陈霸先，奉梁主为淮阴王，寻弑之。梁亡，凡四主，共五十六年。

陈霸先字兴国，吴兴人，汉太邱长陈实之后。少有大志，及长，涉猎史籍，好读兵书。既篡梁，国号陈，是为陈高祖武帝。陈主复信佛，舍身于大庄严寺。子昌初在江陵，江陵陷，掳入于魏。陈武帝既即位，请于魏，未得还。在位三年殂，乃召兄子临川王茜即位，是为世祖文帝。昌归，文帝沉之于江。

文帝起自艰难，知民疾苦，性明察俭约。每夜刺闺取外事分判者。前后相续。敕传更签於殿中者，必投签于阶石之上，令锵然有声。曰："吾虽眠，亦会惊觉。"在位七年殂，太子伯宗立。

伯宗柔弱，权尽归于其叔安成王顼。在位二年，顼废伯宗为临海王而自立，是为高宗宣帝。帝遣吴明彻攻齐，克寿春，擒刺史王琳斩之，遂取齐昌州、徐州等地。已而闻周灭齐，欲争徐、兖等地，遣吴明彻围周彭城。周遣王轨引兵蹙之，众溃，明彻为周人所执。在位十四年殂。

太子叔宝立，是为长城公。于光昭殿前，起临春、结绮、望仙三阁，各高数十丈，连延数十里，其窗牖栏槛，皆以沉檀为之，饰以金玉，间以珠翠，外施珠帘，内有宝床宝帐，其服玩瑰丽，近古未有。每微风渐至，香闻数里。其下积石为山，引水为池，杂植奇花异卉。陈主自居临春，张贵妃居结绮，龚、孔两贵嫔居望仙，复道往来，以宫人袁大舍等为女学士。时江总虽为宰辅，不亲政务，日与尚书孔范、散骑王瑳等文士十余人，侍宴后庭，谓之狎客。陈主每饮酒，使诸妃嫔及女学士与狎客，共赋诗，采其尤艳丽者，被以新声，选宫女千余人，习而歌之。其曲有玉树后庭花，临春乐等，大略皆美诸妃嫔之容色。君臣酣歌，自夕达旦，以此为常。张贵妃名丽华，本兵家女，为龚贵嫔侍儿，发长七尺，其光可鉴，性敏慧，有神采，进止闲华，每瞻视盼睐，光采溢目，照映左右，善侯人主颜色。帝见而悦之，因得幸。贵妃引荐诸宫女以悦于帝，百司启奏，并因宦者以进。陈主置妃膝上，共决之。由是宦官宗戚，内外连结，货赂公行。群臣谏者，辄罪斥之。沈后身居俭约，衣服无锦绣之饰，帝遇之素薄，未尝有所忌怨。唯寻阅图史，数上书谏诤，陈主欲废之而不果。时江南妖异特众，临平

湖草久塞，忽然自开，陈主恶之，乃卖于佛寺为奴以厌之。时隋已篡周，又灭后梁。

后梁者，昭明太子第三子察也。梁武帝以察都督雍、梁、益、秦、郢、随诸军事。侯景之乱，湘东王未能讨景，反与察连兵。察降西魏，西魏立为梁王，寻立为帝。资以荆州之地，屯兵守之，奉魏正朔，追尊父统为昭明皇帝。以蔡大宝为侍中尚书令，王操为五兵尚书。大宝严整有谋，雅达政事，文辞赡足，操亦亚之，后梁中兴，二人之功居多。后梁宣帝察，知人善任，御下有恩，称帝七年殂。子明帝岿立。孝慈俭约，有人君之量，嗣世二十四年殂。子琮立，嗣位二年。隋文帝征琮入朝，废为莒国公。后梁亡，凡三主，共三十三年，二梁通计八十五年。

时隋天下大定，惟陈未下。隋主问取陈之策于高颎，颎曰："江北地寒，田收差晚。江南水田早熟，量彼收获之际，微征士马，声言掩袭，彼必屯兵守御，足以废其农时。彼既聚兵，我便解甲，再三若此，彼以为常，后更集兵，彼必不信，犹豫之顷，我乃济师。攻其无备，自无不克。又江南土薄，舍多茅竹，所有蓄积，皆非地窖。密遣行人，因风纵火，待彼修立，复更烧之，不出数年，自可财力俱尽。"隋主用其策，陈人始困。隋主命大作战船，人请密之。隋主曰："吾将显行天诛，何密之有？"使投其木梯于江曰："彼若惧而能改，吾复何求？"戊申十月甲子，隋命晋王广、秦王俊、清河公杨素与韩擒虎、贺若弼等率兵五十一万，旌旗舟楫，横亘数千里。杨素出永安下三峡，顺流东下。陈主以萧摩诃等为都督，从容谓侍臣曰："王气在此，齐兵三来，周师再来，无不摧败，彼何为者耶！"孔范曰："长江天堑，虏岂能飞渡耶！"帝笑以为然。故不为深备，奏伎纵酒，赋诗不辍。己酉正月朔旦，陈主

朝会，大雾四塞。于是贺若弼自北道，韩擒虎自南道，并进，缘江诸戍，望风尽走。陈主通于萧摩诃之妻，故摩诃初无战意。任忠帅数骑迎降，引擒虎直入朱雀门。陈主惶遽，自投于井。盖井旁有穴，穴有地室，积有金银粮草，谓可避难也。既而军人窥井，呼之不应，欲下石，乃闻叫声，以绳引之，惊其太重，及出，乃与张贵妃、孔贵嫔同束而上，执送长安。在位七年，陈亡，凡五主，共三十三年。

晋王广驰书高颎，令留张丽华，高颎斩之，广由是恨颎。沈后与叔宝俱入长安。及叔宝卒，沈后每随炀帝驾，炀帝被弑，乃为尼而卒。初陈宣帝时，陈州刺史欧阳纥反，阳春太守冯仆之母冼氏，发兵擒送建康，陈封冼氏为石龙太夫人。及陈亡，而陈两广、岭南诸郡，奉冼氏为主，保境拒守，号为圣母。晋王广使陈叔宝为书招之，夫人恸哭尽日乃降，岭南悉定。

以上南朝之事，已经叙明。其北朝自前秦而后，至隋文帝如何兴废，如何得国，并未及序。故下二十四、二十五两回，单叙北朝之事，直至二十五回之末，隋文帝灭陈，合天下为一统，然后直接此回，未能遽尔讲明，且听逐渐分解。

# 第二十四回

## 索头魏　分齐周　北地称尊

词曰：

六代瓜分世界，五胡云扰中原。纵横三百有余年，几度交锋索战。马过生灵齑粉，血流河洛腥膻。耳闻犹自不堪言，有眼休教看见。

却说北朝拓跋氏，本东胡别部鲜卑，汉时李陵之后，世为酋长。至诘汾居匈奴故地。尝田于山泽，见辎軿自天而下，有美妇人，车从甚盛，自称天女，相与偶而去。明年，以所生男授诘汾，是为力微。力微立，部众浸盛。三国曹魏时，力微遣长子索头沙漠汗入贡。晋武帝时，复遣入贡。幽州刺史卫瓘，表奏留在并州，既而复遣归国。诸部大人谮杀之。力微年一百四岁卒。子悉禄、禄官相继立。禄官卒，汗次子猗卢立，善用兵，西击匈奴、乌桓，皆破之。与刘琨同破前赵，以前赵未可猝灭，大猎而还。晋怀帝封为代公，愍帝封代王。猗卢欲立其少子比延，为长子六修所弑。猗卢兄猗㐌之子普根，杀六修而自立。国中大乱，遂弱。普根卒，国人立其从父郁律，西取乌孙，东兼勿吉，雄于北方。猗㐌妻惟氏忌郁律之强，恐不利于其子，乃杀之，而立其子贺傉。郁律之子什翼犍，幼在繦褓，其母王氏，匿于袴中，祝之曰："天苟存汝，则勿啼。"久之不啼，乃得免，养于后赵。惟氏专制朝政。贺傉卒，子纥那立。初代王郁律之子医槐，居于其舅贺兰部，纥那求之不得，

引兵击之弗克。贺兰及诸部大人，共立医槐为代王，纥那奔宇文部。医槐卒，次弟屈刚猛多诈，诸大人杀之，而立其弟孤。孤不可，自诣赵，迎什翼犍，请身留为质。后赵主虎，义而许之。什翼犍立，分国之半以与孤。时代国浸衰，什翼犍雄勇有智略，国人附之。有众数十万，代国复强。后以继嗣不定，为子实君所弑，代国大乱。前秦主苻坚以兵伐代，取实君车裂之。分代为二部，使刘库仁、刘卫辰统之。贺氏以实之子珪依库仁，自是代并于前秦。

前秦者，略阳临、渭、氐蒲洪也，世为西戎酋长，始其家池中生蒲，长五丈，时咸谓之蒲家，因以为氏。洪骁勇多雄略，群氐畏服之。初服于晋，后降前赵，后赵遣石虎攻之，洪败降虎。洪说虎徙关中豪杰及氐羌以实东方，虎从之。徙秦、雍豪杰及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。以洪为龙骧将军，流民都督，使居枋头。枋头者，今直隶省浚县西南是也。及石虎卒，石遵篡立，罢洪都督。秦、雍流民，相帅西归。路由枋头，共拥洪为主，众至十余万。后赵石鉴畏洪之逼，以洪都督关中，秦、雍州刺史。洪遂据关右，自称大都督三秦王。以谶文有草付应王，又以其孙坚，字永固，背有草付字，遂改姓苻氏。洪为后赵降将麻秋所鸩，僭王位一年。世子健收秋斩之，据长安称天王一年，称帝三年。殂，子生立。生幼少一目，力举千钧，手格猛兽，走及奔马，击刺骑射，冠绝一时，残忍好杀。自皇后丞相而下，一言之误，立死无辜，及应天变族诛，与酒后被杀者，不可胜数。

初秦主健之弟东海王雄，位兼将相，谦恭汎爱，健甚重之。及卒，子坚袭爵。坚性至孝，博学多能，交结豪杰，与吕婆楼等善。生遣坚击姚襄，擒斩之。襄弟苌，以其众降。襄、苌皆姚弋仲之子。弋仲南安赤亭羌人，相传大舜之后。弋仲服

于前赵，后襄降晋，复叛晋而奔平阳，据襄陵，欲图关中。坚击斩之。生屡欲杀坚，赖李威营救得免。生好剥人面皮，使之歌舞，饮酒无昼夜，乘醉多所杀戮，奇淫异刑，群臣得保一日，如度十年。于是薛赞等劝坚为社稷计。坚问尚书吕婆楼，楼请咨于里人王猛。坚招猛与语，大悦，遂与吕婆楼等，帅麾下三百人，鼓噪直进。宿卫将士，皆舍仗归坚，生犹醉寐。

生僭位二年，坚杀之而自立。任用王猛，秦大治。秦主坚有图燕之志，会晋遣桓温伐燕，燕求救于秦，秦王猛密言与坚曰："燕虽强大，慕容评非温敌也。若使温灭燕，则势愈大，陛下大事去矣，不如与燕合兵以退温。温退，则燕亦病矣。我乘其敝而取之，不亦善乎！"坚从之。遣洛州刺史邓羌，帅步骑二万以救燕，战于枋头，桓温遁还。燕吴王垂追之，大败温兵。垂还邺，威名益震，太傅评忌之。垂与后妻段氏及子弟侄俱奔秦。秦主坚闻燕太宰慕容恪卒，久有图燕之志，惮垂威名不敢发。及闻垂至，大喜，以为冠军将军。秦遣王猛督军伐燕，克壶关，所过郡县，望风降附，燕人大震。燕长史申孕叹曰："邺必亡矣！然越得岁，而吴伐之，卒受其祸。今福德岁星在燕，秦虽得志，而燕之复建，不过一纪耳！"秦王猛入晋阳，大败慕容评于潞州，遂围邺。燕散骑侍郎徐蔚，夜开北门纳秦兵。燕主暐与慕容评奔龙城，秦追获之。前燕亡。

王猛知慕容垂必不能久为人下，数劝坚除之。而慕容垂后夫人段氏，有绝色，得幸于坚，坚每与之同辇游后庭，故不纳王猛之言，而任垂以兵柄有加。后垂得志，以段氏为后。秦伐晋，取成都，于是晋、梁、益三州入于秦。凉公张无锡荒于酒色，秦遣荀苌、姚苌将兵灭之，又灭代。于是高句丽、新罗、西南夷皆朝于秦。秦清河侯王猛寝疾，秦主坚亲至其第，视疾，问以后事。猛曰："晋虽僻处江南，然正朔在晋，愿勿以

晋为图。鲜卑慕容氏，西羌姚氏，我之仇敌，终为大患，宜渐除之。”言讫而终。坚谓太子宏曰：“天不欲使我平一六合耶，何夺吾景略之速也！”景略，猛字也。

时秦已并吞各国，惟晋未下，欲大举灭晋，群臣谏者皆不听，坚所幸张夫人与幼子诜皆谏，坚曰：“军旅之事，非妇人孺子所知。”遂统百万之众，大举伐晋，为晋谢石、谢玄等所破。诸军皆溃，惟慕容垂所将三万人独全。坚以千余骑赴之，垂世子慕容宝与垂弟慕容德皆请杀坚以复燕。垂曰：“我昔为太傅所不容，置身无所，秦王以国士遇我，恩不可忘。”悉以兵授坚。坚收集离散，北至洛阳，众十余万。慕容农劝垂乘机复燕，垂善其言。行至渑池，会北狄丁零国翟斌作乱。垂言于坚，请奉诏镇抚北方，坚许之，权翼、石越等言垂必为乱，坚勿听，曰：“朕已许之，何可食言，苟有此，奉天命也。”长乐公丕乃给以羸兵敝铠，又遣苻飞龙帅氐骑一千为之副。垂行之安阳，夜袭飞龙兵，尽杀之，而与翟斌兵合。垂自称燕王，是为后燕。遣使如邺，告慕容农等起兵相应。以弟德为车骑大将军，封范阳王，帅众二十余万，长驱向邺。慕容农起兵于列，人众至数万。长乐公丕，使石越将兵讨之，农大败秦兵，斩越。于是人情骚动，盗贼群起。垂至邺，农引兵会之，遂进攻邺。燕慕容泓起兵华阴，慕容冲起兵平阳。秦主坚谓权翼曰：“不用卿言，使鲜卑至此。关东之地，吾不复争，将若泓何？”乃遣苻睿都督诸军，以姚苌为司马讨之。泓惧，将奔关东。睿驰兵邀之，姚苌谏曰：“鲜卑皆有思归之志，故起为乱，宜驱令出关，鸣鼓随之，彼将奔败不暇矣。”睿弗从，与战果败，见杀。苌遣其长史诣坚谢罪，坚怒杀之。苌惧，奔渭北，纠煽羌豪五万余众，推苌为盟主，苌自称秦王，是为后秦。羌胡降者十余万。

秦窦冲击慕容冲于河东，冲奔慕容泓，泓众十余万，进向长安。泓谋臣高盖杀泓，泓僭王位一年。盖立冲为皇太弟，承制行事，置百官。未几，称帝于阿房，是为西燕。冲颇有自得之志，赏罚任情。慕容盛曰："十人之长，亦须才过九人，中山王才不逮人，而骄已甚，殆难济乎！"西燕主冲攻长安，秦主坚身自督战，飞矢满体，血流淋漓。冲纵兵大掠关中，士民流散，千里无烟。坚大惧。以谶书云："帝出五将久长得。"乃留太子宏守长安，遂出奔五将山。冲入长安，后秦主姚苌闻坚出奔，遣骁骑将军吴忠帅骑围五将山，秦兵皆败走。坚神色自若，忠执之，苌遣人弑坚于新平佛寺，在位二十九年。坚庶子长乐公丕，将西赴长安，至晋阳，始知长安不守，坚已死，乃发丧即位，传檄四方，讨慕容垂、姚苌，关、陇诸郡，复起为秦。

西燕左将军韩延，杀西燕主慕容冲。冲僭位一年。而主冲将段随为燕主。慕容永袭段随破之，率鲜卑男女去长安而东。众推永为河东王，于是长安空虚。后秦主姚苌自安定入长安，即皇帝位，国号大秦。西燕慕容永既去长安，击秦主丕于邺，杀之，丕嗣位一年。永遂进据长子，即帝位，将以秦后杨氏为夫人。杨氏引剑刺之，不克，为永所杀。永僭位九年。后燕主垂攻西燕，执慕容永斩之，西燕亡，凡三主，共十一年。

前秦南安王登，闻丕被杀，发丧即位。戎夏归之者十余万，伐后秦，所向无前。秦主登击安定，后秦主苌袭破其辎重，掠男女五万口。登后毛氏，美而勇，善骑射，兵入其营，犹弯弓跨马，帅壮士力战，杀七百余人，众寡不敌，为后秦所执。苌将纳之，毛氏骂且哭曰："姚苌汝已杀天子，又欲辱皇后，皇天后土，岂容汝耶！"苌杀之。苌疾甚，还长安，谓太子兴曰："汝抚骨肉以恩，接大臣以礼，待物以信，遇民以

仁，四者不失，吾无忧矣！”僭位八年卒，世子兴秘不发丧，自称大将军，帅师伐前秦，击前秦主登杀之。登嗣位八年殂，太子崇立，奔湟中。兴乃发丧即位。前秦主崇在湟中，为西秦主乞伏乾归所逐，死，前秦亡。凡六主，共四十五年。

后秦主兴，存问孤贫，恤刑狱，进贤退不肖，其贪残者诛之，远近肃然。兴在位二十二年殂，长子泓立。泓懦弱多病，僭位二年，晋太尉刘裕灭之。后其地为夏主赫连勃勃所得。

其西秦主乞伏乾归，先世为乞伏部主，服于赵，及赵亡，服于前秦。自苻坚之败，乾归兄国仁起兵叛秦，据凉州、临洮、河州，僭王位一年殂。子公府尚幼，群臣立其弟乾归，乾归杀前秦主崇，尽有陇西之地。僭王位十五年，为国仁子公府所弑。乾归子乞伏炽盘诛公府而自立，僭王位十六年殂。子暮末立，僭王位四年。夏主赫连定攻之，暮末穷蹙，舆榇出降，夏主定杀之，及其宗族五百人。西秦亡，凡四世，共四十七年。

夏国者，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，刘武于前赵刘聪时，以宗室封楼硕公，拜安北将军，雄据肆卢川。武生豹子，豹子生刘卫辰。前秦主苻坚，因代国之乱，分代为二部。自河以北属刘卫辰，屯代来城。及坚败国乱，遂有朔方，今陕西宁夏等地。魏主拓跋珪伐之，卫辰败，为其下所杀。魏诛其宗党五千余人，投尸于河。卫辰少子勃勃，奔薛干部，薛干送勃勃于前秦骠骑将军没奕干，奕干以女妻之，降于后秦。后秦主兴见勃勃而奇之，以为安北将军，使镇朔方。秦魏通好，勃勃大怒，遂叛秦，袭杀没奕干，并其众，自谓夏后氏之苗裔，自称大夏天王，改姓赫连氏。秦主兴自将击之，勃勃掩其不备，秦兵大败。勃勃筑都城于黑水云南，名曰统万，今宁夏卫是也。晋太尉刘裕伐后秦，既灭后秦而归。勃勃以兵取其地，而国始大。勃勃性骄虐，视民如草芥。凡造兵器成，呈之，工人必有死

者，箭射甲不入，则斩为弓矢人，入则斩甲匠，由是器物皆精利。勃勃僭位十八年殂，子昌立，僭位三年。魏太武帝焘伐夏，克夏都统万城。夏主有三女，皆绝色，魏主皆纳为贵妃。夏主奔上邽以兵来攻安定城，亲自搏战，军士识其貌，争赴之。夏主昌败走，马蹶被擒，送平城。魏主以女故，善遇之。以妹始平公主妻之，封为秦王。夏主昌弟平原王定奔平凉称帝，僭号四年。魏太武帝袭平凉，克之，以夏主定之后赐豆代田。夏主中重创，单骑走上邽。夏主畏魏之逼，整兵击西秦，败之。西秦王乞伏暮末，舆榇出降，夏主杀之，及其宗族五百人。又欲济河击北凉王蒙逊而取其地，吐谷浑王遣兵击败之，执夏主定以归，送于魏，夏亡。凡三主，共二十五年。其后秦、西秦、夏已经叙明，请再叙后燕及北燕事迹。

却说后燕慕容垂，既叛前秦苻坚，复前燕旧业，乃定都中山称帝。翟斌持功骄恣，徽求无厌，复与前秦苻丕通，垂杀之。魏王拓跋珪叛燕，燕主垂遣太子宝伐之，大败而还。垂因大举自将袭魏，克平城而还。至上谷而殂，僭位十二年。太子宝立，魏主珪从井陉趋中山击信都。燕主宝悉出珍宝及宫人，募群盗以击魏，夜袭魏师，大败奔还。尚书郎慕容舆皓谋弑宝，而立宝弟赵王麟，不克，奔魏。麟由是不自安，遂作乱。燕主宝出走，城中立开封公祥为主，麟杀之而自立。魏克中山，慕容麟奔邺。麟说范阳王德，南徙滑台，魏遂取邺。麟上尊号于德，德前燕主皝之子也，用兄垂故事，称燕王，寻称帝，更名备德，都广固，今山东青州府是也，是为南燕。麟复谋反，德杀之。备德僭位七年殂，无子，以兄子超为嗣。超僭位六年，猜虐日甚，政出权幸。晋太尉刘裕灭之，斩于建康市，南燕亡。凡二主，共十三年。

燕主宝在龙城。龙城，今北直永平府是也。欲调兵复取中

原，子长乐王盛谏不听，行至乙连，长上段速骨因众心惮征役，遂作乱。宝奔还龙城，尚书兰汗僭与速骨通谋，诱杀辽西王慕容农，速骨入城，纵兵大掠。宝、盛皆轻骑南走，兰汗遣使迎宝，宝以汗燕主垂之舅而盛妃之父，谓必无他，遂行。盛泣谏，不听。盛乃与将军张真下道避匿。宝去龙城四十里，汗遣弟加难弑之，并杀太子策，自称昌黎王，盛欲赴哀，张真止之。盛曰："今我穷困归汗，汗性愚浅，必不杀我，旬月之间，足以展我志矣！"遂往见汗，汗妻乙氏及盛妃，皆涕泣请盛，汗乃舍之，待之如初。盛内则离间其兄弟，外则潜结党与。汗与加难治兵相攻，引李旱、张真为心腹，旱、真，盛所素厚也。因汗醉，盛逾垣入，与李旱、张真等诛汗，内外帖然。盛下令即位，自贬号曰庶人天皇，务峻威刑，人不自保。前将军段机等作乱，盛帅左右讨之，被伤而殂，僭位四年。中垒将军慕容拔等白丁太后，以国多难，宜立长君，乃废太子，迎垂少子河间公熙立之。熙纳故中山尹苻谟二女，长曰娀娥，为贵人，次曰训英，为贵嫔，皆有绝色，熙极宠爱之。丁太后怨恚，熙逼杀之。娀娥寻卒。熙以训英为后，作龙腾苑，方十余里，筑景云山，高十七丈，起逍遥宫，连房数百，与苻后游宴其中，顷刻不能离。及后卒，熙哭之，绝而复苏。大殓既讫，复启其棺，与之交接。斩衰食粥。百官哭，无泣者罪之。及葬，丧车高大，毁北门而出，熙被发徒跣，步送二十余里。初燕中卫将军冯跋，得罪于熙，亡命山泽。至是因民之怨，潜入龙城，及熙出送葬，与左卫将军张兴等作乱，推夕阳公云为主，闭门拒守，熙军无故惊散。熙微服匿林中，为人执送云，并其诸子杀之。熙僭位七年。云遂即天王位，复姓高氏。后燕亡。凡四世，共二十四年。前后二燕，通共八十八年。

高云僭天王位三年，为幸臣离班、桃仁所弑。众斩班、

仁，推冯跋为主，是为北燕。跋勤于政事，轻徭薄赋，慎择守宰，燕人悦之，僭位二十二年。及病笃，命太子翼摄国事，勒兵听政。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，谓翼曰："上疾将瘳，奈何遽欲代父临天下乎？"翼性仁弱，遂还东宫。宋夫人矫诏绝内外，谋立受居。跋弟中山公宏，帅甲入禁中，宿卫皆散。夫人命闭东阁，宏家僮逾阁而入，射杀女御，跋惊惧而殂，宏遂即天王位。太子翼帅东宫兵，出战而败，为宏所杀。跋有子百余人，宏皆杀之。魏太武帝焘数伐燕，燕主宏屡败失地。魏拔燕白狼城，宏奔高丽，后为高丽所杀。宏僭位六年，而为魏所灭。北燕亡。凡二世，共二十八年。诸燕之事，已经叙完，请得而叙诸凉之事。

初前秦主苻坚，以吕光为骁骑将军，总兵十万，铁骑五千，伐西域。光略阳氐人，字世明，齐太公吕尚之后，吕婆楼字广平之子也。光等领兵行，越流沙三百余里，焉耆等国皆降。龟兹王帛纯，婴城固守，求救于狯胡。狯胡王遣骑及诸国兵，合七十余万以救之。光大破之，帛纯出走，光入其城。城如长安，市邑宫室甚盛。光抚宁西域，恩威甚著，远方诸国，前世所不能服者，皆来归附。光以龟兹饶乐，欲留居之。天竺沙门鸠摩罗什曰："此不足留，将军东归，自有福地可居。"光乃以驼二万余头，载外国珍宝奇玩，驱骏马万余而还。秦凉州刺史梁熙，谋闭境拒之，光擒斩熙，入姑藏，自领凉州刺史，郡县皆降。吕光得秦主坚凶闻，举军缟素，大赦改元，自称三河王，寻称天王，国号大凉。以秃发乌孤为河西都统。乌孤叛凉取金城，自称平西王，是为南凉。凉尚书沮渠蒙逊叛，据金山。建康太守段业叛后凉，蒙逊以众归之，是为北凉。此建康在陕西行都司，高台千户所。吕光疾甚，立太子绍为天王，自号太上皇帝。以庶长子太原公纂为太尉，常山公宏为司

徒，戒之曰："汝兄弟辑睦，则祚流万世，若内相自图，则祸不旋踵。"遂殂，僭位一十四年。太子绍立，吕光弟宝之子超，谓绍曰："纂为将多年，观其举趾，必将为变，请早除之。"绍曰："先帝言犹在耳，纵其图我，我视死如归，终不忍为此。"绍方立五日，庶兄纂及其弟宏，夜帅壮士攻广夏门而入，吕超帅卒二千赴难，大溃。超奔广武，绍自杀，纂即天王位。吕超自广武上疏陈谢，纂复其爵位。纂以宏为大司马，宏以功高地逼，遂以东苑兵作乱，纂击破之。宏将奔南凉，吕方执送纂，斩之。纂纵兵大掠，悉以东苑妇女赏军，而宏之妻女亦在其中。纂嗜酒好猎，与吕超等饮于内庭。超兄隆数劝纂酒，纂大醉，超取剑刺纂，洞胸而死，僭位三年。纂后杨氏，命禁兵讨超，杜尚止之，皆舍仗而降。超遂推其兄隆即天王位。杨氏有美色，超将纳之，后大骂，尽节而死。后凉主吕隆，多杀豪望，人不自保。焦郎等使人说后秦主姚兴，遣兵自金城济河，直趋姑藏，吕超等逆战大败。南凉王傉檀，及北凉沮渠蒙逊，互出兵攻吕隆，隆降于后秦主姚兴，僭位三年。后隆与子弼，以谋反诛，后凉亡。凡四世，共一十八年。

其自后凉分据者，有南凉秃发氏。秃发之先，河西鲜卑也，与拓跋魏同祖。西晋武帝时，秃发树机能陷凉州，武帝以马隆为武威太守击破之，树机能为部下所杀。从弟务丸立。务丸卒，子椎斤立。椎斤年一百一十岁卒，子思复鞬立。思复鞬卒，子乌孤立，雄勇有大志。吕光据凉，拜乌孤为冠军大将军，河西鲜卑大都统，封广武公。未几叛凉，取金城。金城，即今甘肃皋兰县是也。乌孤徙治乐都，自称平西王。湟河、浇河太守，皆以郡降。岑南、羌胡数万落，皆附焉。乌孤僭王位三年，因醉走马，伤肋而殂。弟秃发利鹿孤立，利鹿孤僭王位三年殂。弟秃发傉檀立。僭王位十三年。吐谷浑乙弗等部皆叛，

傉檀讨之，西秦王乞伏、炽盘袭乐都傉檀归，众散，傉檀降于炽盘，炽盘鸩杀之，南凉亡。起乌孤，凡三世，共十八年。

其自后凉分据者，又有北凉。北凉沮渠之先，世为匈奴左沮渠王，因以官为氏，世为部曲。后凉王吕光，以沮渠罗仇为尚书，从伐西秦而败。仇弟鞠粥，劝仇背凉，仇不从，仇与粥皆见杀。仇弟之子蒙逊，雄杰有策略，涉猎书史，以其丧归葬，会者万余人，蒙逊哭谓众曰："吕王无道，多杀无辜，今欲与诸部雪二父之耻，复上世之业，何如？"众称万岁，遂结盟起兵，攻凉临松郡，拔之，屯据金山。蒙逊从兄男成说太守段业叛凉，推业为凉州牧，蒙逊帅众归之。业自称凉王，以蒙逊为尚书左丞，是为北凉。北凉王段业，惮蒙逊勇略，蒙逊深自晦匿。蒙逊素惮索嗣、马权、男成，皆谮杀之，遂举兵反。业使将军田昂击之，昂以众降，业左右皆散，蒙逊杀之，擢任贤才，文武咸悦。伐南凉，南凉主傉檀奔乐都，蒙逊拔姑藏，徙都之，自称河西王，又灭西凉。蒙逊僭位二十九年殂，世子菩提幼弱，国人立其庶长子牧犍为河西王。魏太武帝焘，以其妹武威公主妻牧犍。牧犍之嫂李氏有绝色，牧犍兄弟三人，递传而争嬖之，李氏与牧犍之姐，共毒魏公主，魏主遣医乘传救之，得不死。魏主征李氏，牧犍不与，魏主伐凉，姑藏城溃，牧犍出降，僭位七年，后为魏主所杀。北凉亡，起段业。凡三主，共三十九年。

其起灭于北凉者，有西凉李暠。暠字元盛，敦煌胡人，汉前将军李广之后。好文学，有令名。北凉主段业，以为敦煌太守，都督镇西将军。寻叛北凉，自称西凉公。取沙州、秦州、凉州等地，取酒泉徙都之。酒泉，今肃州卫是也。暠僭位十八年殂。其后七世孙为唐高祖。世子歆立，歆僭位四年。北凉主蒙逊欲取西凉，诈引兵攻秦，而潜还师以待之。西凉主歆，果

将步骑三万袭北凉，北凉主蒙逊击杀之。歆弟敦煌太守李恂等奔北山，蒙逊以索元绪为敦煌太守。初李恂在敦煌，有惠政。索元绪粗险好杀，大失人和。郡人逐元绪，密信召恂，推恂为敦煌主。北凉主筑堤壅水以灌敦煌，李恂自杀，僭位一年。蒙逊屠敦煌，西凉亡。凡三世，共二十二年。

此外又有仇池，东汉献帝时，略阳清水氐杨驹，始居仇池。仇池山在陕西巩昌府成县西北百里，其城天然石角外向，如杂堞然，地方百顷。其旁平地二十余里，四面斗绝，为羊肠蟠道，三十六回而上。三国时，驹孙杨千万附于曹魏，魏封为百顷王。传杨飞龙、杨茂搜、杨难敌、杨毅、杨初、杨国、杨俊、杨世、杨纂、杨安、杨定、杨盛。盛闻晋亡，不改义熙年号，谓世子元曰："吾老矣，当终为晋臣，汝善事宋帝。"盛卒，元立。元卒，弟难当立，降于元魏，魏封为南秦王。再传杨保宗、杨文德、杨元和、杨僧嗣、杨文度、杨文宏、杨后起、杨集始、杨绍先。时杨集起、杨集义等立绍先为帝以叛魏。魏梁、秦二州刺史邢峦击破之，执送洛阳，灭其国，仇池亡。起汉献帝，终梁武帝，凡二十五世，共二百八十七年。五胡诸国，今已讲完，请得而再叙北朝元魏之事。

却说北朝元魏，初为代国，自前秦主苻坚灭代，分代为二，使刘库仁、刘卫辰统之。卫辰之后为夏国，见前不赘。库仁招抚离叛，恩信甚著。拓跋珪之母贺氏，以珪走依库仁，库仁事珪恩勤周备，不以废兴易意，常谓诸子曰："此儿有高天下之志，必能恢隆祖业，汝曹当谨遇之。"及前秦国乱，诸部大人，共推拓跋珪为主，大会于牛川，即代王位。自代灭后，至是十年而复兴。牛川，即今山西右玉县北边墙外是也。珪务农息民，国人悦之，改国号曰魏，初服于后燕，后与燕绝。破柔然，获马三十余万，牛羊四百余万，国用遂饶。又破后燕而

取燕地之半，迁都平城称帝，是为太祖道武帝。袭高车，破其众三十余部，获马三十余万，诸部大震。复败后秦之师，魏遂为强国。置五经博士，增国子大学生员三千人。珪问博士李先曰："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？"对曰："莫如书籍。"珪遂命郡县，大索书籍，悉送平城。初珪纳刘头眷女，宠冠后庭，生子嗣，即明元帝。及克中山，获燕主宝幼女，又宠之，将立后。用其国故事，铸金人以卜之。慕容氏象成，遂立为后。珪又见贺太后之妹美，请纳之。太后曰："不可，是过美，且已有夫。"珪密令人杀其夫而纳之，生清河王绍，凶狠无赖。时珪服饵丹药，躁怒无常，因怒杀人无算。欲立齐王嗣为太子，魏故事欲立嗣子，先杀其母，乃赐嗣母刘贵人死。召嗣谕之，嗣性孝，哀泣不自胜。珪怒，嗣还舍，日夜号泣。珪复召之，左右曰："上怒甚，入将不测，不如且避之。"嗣乃逃匿于外，惟帐下车头王洛儿随之。珪又以事谴责贺夫人，将杀之，夫人密求救于其子绍。先是有神巫，尝诫珪，当有暴祸，惟诛清河，杀万人，乃可免。珪乃杀清河一郡，常手自杀人，欲令满万厌之。珪寝处，人莫得知，惟爱妾名万人者知之。清河王年十六，万人与绍私通，至是绍欲救母弑父，令万人为内应。绍逾垣入宫弑珪，珪临死曰："清河万人之言，乃汝等耶！"太武帝在位二十二年。

嗣在外闻变，遣王洛儿夜入平城，告将军安同等，众翕然奉迎。卫士执绍送嗣，嗣并贺氏及万人等为内应者，皆脔食之，乃即位，是为太宗明元帝。任用崔浩，劝课农桑，人民安富。有事于太庙，助祭者数百国。在位十五年殂，太子焘立，是为世祖太武帝，仍用崔浩。

魏主为人，壮健鸷勇。临城对阵，亲犯矢石，左右死伤相继，神色自若，将士畏服，咸尽死力。明于知人，或拔于卒伍

之中，听察精微，下无遁情，赏不遗贱，罚不避贵，由是兵甲强盛，战无不克。灭夏，灭北燕，灭北凉，取仇池。灭朝诸国，皆并与魏。又平西域及柔然、马车等国，除江左南朝外，居然一统。振兴文学，垦田积粟，魏国大治。惜其不念崔浩之功，以其作史，暴扬国恶，诛及其族，为少过耳。太武帝以太子晃监国，中常侍宗爱构之，晃以忧卒。魏主追悼太子不已，宗爱惧诛，遂弑太武帝而立帝子南安王余。

太武帝在位二十九年。未几，宗爱复弑余。尚书源贺、陆鹿等，勒兵诛爱，奉太子晃之子皇孙浚即位，是为高宗文成帝。任用高允，静以镇之，怀集中外，魏国大治。立子宏为太子，使其母李贵人，条记所事，付托兄弟，然后依故事赐死。文成帝在位十四年殂。

献文帝弘立，年方十三，冯太后临朝称制。虽淫乱，而能任用高允，魏国无事。魏主李夫人生子宏，冯太后自抚养之，遂还政于献文帝。帝始亲政，刚毅有断，勤于政事，赏罚严明，拨清节，黜贪污，魏国称治。因好黄老浮屠之学，传位于太子宏，自号太上皇帝。子孝文帝宏立，生方五岁，幼有至性，显祖病痈，宏亲为吮之，及受禅，悲不自胜。显祖问其故，对曰代亲之感，内切于心。群臣奏曰："今皇帝幼冲，万机大政，犹宜陛下总之。"显祖从之。初太上嫡母冯太后，素幸李奕，太上怒，因事杀之。冯太后由是恨太上，密鸩杀之。在位六年，在太上位又五年而被弑。高祖孝文帝宏即位，冯太后复临朝称制。太后聪察，知书计，晓政事，多权数，减膳羞，被服俭素。然性喜淫，每多外交。魏主宏性至孝，承颜顺志，事无大小，皆仰成焉。太卜令睿，得幸于冯太后，迁尚书令，爵中山王。至是病，太后屡至其家。及卒，赠谥立庙，文士作诔者百余人。及葬，自称姻旧，衰绖哭送者千余人。魏主以睿

子代为尚书令。太后自以失行，畏人议己，群下语言，稍涉疑忌辄杀之。太后前后临朝，凡二十五年殂。孝文勺饮不入于口者五日，哀毁过礼。

初太后忌孝文英敏，恐不利于己，盛寒闭之冷室，绝食三日，欲废之，而立咸阳王禧。东阳王丕等，固谏乃止。魏主初无憾意，惟深德丕等。又有宦者，谮魏主于太后，太后杖魏主数十，至是亦不追问。魏咸阳公高允卒，允历事五帝，卒年九十八岁。孝文帝始禁同姓为婚，拜祀周公、孔子，行养老礼。以平城地寒，风沙常起，乃迁都洛阳，改姓元氏。初定族姓，兴礼乐，变华风，禁胡语，求遗书，立国子太学、四门小学于洛阳。魏主好读书，手不释卷，善属文，多于马上口占，既成，不更一字。自太和十一年以后，诏策皆自为之。好贤乐善，情如饥渴。所与游接，常寄以布素之意。友爱诸弟，始终无间。精勤庶务，从善如流。制礼作乐，蔚然可观，有三代之风焉。魏主宏连年在外，后冯氏私于幸臣高菩萨。魏主还，收菩萨等诛之，而不忍废后。时魏主因御齐师得胜，疾甚而还。至谷塘原，以嗣子恪，托其弟司徒彭城王勰。勰虑权宠震主，取罪必重，涕泣固辞。魏主手诏太子曰："汝叔父勰，清规懋德，松竹为心，吾百年后，其听勰辞蝉冕，遂其冲挹之性。"又谓勰曰："后宫久乖阴德，吾死后，可赐自尽，葬以后礼。"遂殂，在位二十九年。

太子恪至鲁阳，遇梓宫，乃发丧即位，是为世宗宣武帝。嬖幸擅权，幸臣赵邕及外戚高肇等用事，魏政始衰。高肇怨彭城王勰数谮于魏主，诬以谋反，以毒酒杀之，举朝莫不丧气。魏立子诩为太子。诩，胡贵嫔所生也，魏至是不杀太子之母。

宣武帝在位十六年殂，子肃宗孝明帝诩立，胡太后临朝称制。太后聪悟，好读书，善属文，射能中针孔，政事皆手笔自

决。作永宁寺浮屠高九十丈，极土木之美。僧房千间，珠玉锦绣，骇人心目。遣比邱慧生如西域，求佛书。慧生出魏境，西行二年，至乾罗国，得佛书一百七十部而还。胡太后弑故正宫高太后，以尼礼葬之。帝叔太傅清河王怿，美风仪，胡太后逼而淫之。然怿素有才能，辅政多所匡益。侍中元义，卫将军刘腾，持宠擅权，怿每裁抑之。义、腾诬怿欲毒杀魏主，闭永巷门，太后不得出，执怿杀之。还政魏主。幽太后于北宫，魏主不得省见。太后不免饥寒，义遂辅政，与腾表里擅权。义嗜酒好色，贪吝宝贿。牧守长令，率皆贪污，百姓穷困，人人思乱。及刘腾死，魏主与太后左右，防卫稍缓，母子仍得相见。太后定计，使义解兵权，复临朝摄政，因赐元义死。胡太后自再临朝以来，颇事妆饰，数出游。神轨、徐纥等，俱得幸于太后，郑俨尤为得幸，使领尚食典御，昼夜禁中。每休沐，太后常遣宦者随之，俨见其妻，唯得略言家事而已。嬖幸用事，政事纵弛，盗贼蜂起。葛荣肆乱，国号齐。封疆日蹙，国用耗竭。讨虏大都督尔朱荣，兵势强盛，魏朝惮之。魏主年浸长，太后自以所为不谨，凡魏主所亲信者，辄以事去之。于是母子之间，嫌隙日深。魏主及郑俨、徐纥等，逼于太后，不能去。密诏尔朱荣举兵内向，威逼胁太后。荣以高欢为前锋，行至上党，魏主复以私诏止之。郑俨、徐纥恐祸及己，阴与太后谋，鸩魏主。

孝明帝在位一十六年殂，立皇子为帝。既而下诏曰："潘嫔所生，实皇女也，故临洮王宝晖世子钊，高祖之孙可立。遂迎钊即位，年方三岁。尔朱荣闻之，抗表领兵赴阙，立彭城武宣王勰之孙子攸为帝，是为敬宗孝庄帝。以荣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封太原王。李神轨、徐纥、郑俨等俱远遁。太后及后宫，俱落发为尼。荣遣骑执胡太后及幼主钊，沉之于河，杀王公以

下二千人。尔朱荣之女，先为孝明帝嫔妃，至是荣欲魏主纳为后，魏主从之，荣甚悦。尔朱荣讨葛荣，擒之。冀、定、沧、瀛、殷五州皆平。尔朱荣虽身居外藩，遥制朝政。敬宗外逼于荣，内迫于后，怏怏不乐。唯幸寇盗未息，与荣相持，及荣告捷，殊不甚喜，密有图荣之意。乃用阳成王徽之计，声言皇子生，荣遂与元天穆俱入朝贺喜。光禄少卿鲁安，典御李侃晞等，俱抽刀入。荣起，趋御座，魏主先横刀膝下，遂手刃之，并杀天穆及荣子菩提等，赦其余党，内外喜噪，百僚入贺。是夜荣从弟尔朱世隆帅荣部曲，焚西阳门，出屯河阴，索太原王尸北遁。荣侄尔朱兆闻荣死，自汾州帅骑据晋阳。世隆至长子，兆来会之，推立太武帝五世孙长广王晔为帝，大赦改元。兆以轻兵，倍道兼行，从河桥西渡，直叩宫门，宿卫乃觉，弯弓欲射，矢不得发，一时散走。兆骑执魏主，锁于永宁寺楼上，在位二年。兆纵兵大掠，扑杀皇子，污辱嫔妃公主，杀临淮王彧等。魏主寒甚，就兆求头巾，兆不与，寻缢杀之。尔朱世隆兄弟，以长广王晔疏属，欲更立近亲以从人望，乃废晔，晔在位一年，而更立献文帝之孙广陵王恭，是为节闵帝。

初葛荣之乱，部众流入并、肆者二十余万，谋乱不止。尔朱兆患之，问计于高欢。欢曰："宜选王腹心使统之。"兆即以其众委欢，以为冀州刺史。欢自此得兵柄，不可复制矣。魏河北大使高乾与弟敖曹起兵讨兆，高欢起兵屯壶关，声言欲讨乾。乾潜往谒之，说欢讨兆。时赵郡太守李元忠亦说欢讨兆，欢大悦，起兵讨尔朱氏，立太武帝玄孙渤海太守元朗为帝，自为丞相。纵反间计，使尔朱世隆兄弟与兆互相猜疑，欢遂进战，大破兆军。欢又进击尔朱兆等于邺，复大破之。兆自杀，尽灭尔朱氏之党，遂幽节闵帝于崇训佛寺，寻弑之，在位二年。

欢又以元朗疏属，乃废朗。朗在位一年，而立孝文帝之孙平阳王修，是为孝武帝。雍州刺史贺拔岳，遣司马宇文泰诣晋阳，观高欢之为人。欢奇其状貌，将留之，泰固求复命，欢乃遣之。还谓岳曰："高欢所以未篡者，正惮公兄弟尔，宜潜为之备。"岳大悦。以夏州被边重要，乃表用泰以镇之。未几，岳为陈悦所杀，泰讨杀悦而代领岳众。魏大丞相高欢举兵反，中军将军王思政言于魏主曰："高欢之心，昭然可知。宇文泰乃心王室，今往就之，还复旧京，何虑弗克。"魏主从之。以五千骑西赴长安，泰备仪卫迎帝，谒见于东阳驿。魏主遂入长安，以泰为尚书令，军国之事，咸取决焉。魏主下制，数高欢罪恶，召荆州刺史贺拔胜赴行在所。胜迟延不决，后竟奔梁。高欢勒兵追魏主修，不及，遂还洛阳。集百官耆老，立孝文帝曾孙清河世子善见为帝，是为孝静帝，北迁都邺。时人谓之东魏。魏主修至长安，未几，复与宇文泰有隙，饮酒遇鸩而殂，在位三年。泰立孝文帝之孙南阳王宝炬即位，都长安，自为西魏文帝。自是而东魏西魏分为二矣。

魏自拓跋力微至什翼犍，国号代，凡十三主，起汉献帝庚子，至东晋孝武帝丙子，共一百五十七年而灭于秦。又自道武帝拓跋珪再建国起，改号魏，至梁武帝癸丑，共一百五十七年而分。其后东魏篡于齐，西魏篡于周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五回

## 周并齐　隋篡周　平陈一统

诗曰：

十遇征夫九皱眉，忘餐废寝有谁知？
中宵破梦兜铃举，顿饭惊心战马嘶。
剪发搓绳穿断臼，拆衣抽线补残旗。
风流宰相龙楼宴，翠袖双扶下玉梯。

却说东魏高欢，字贺六浑，蓨人，今直隶景县是也。在杜洛周党中，逃奔葛荣，既而亡归尔朱荣。尔朱兆授以兵柄，封为渤海王。高欢既灭尔朱兆，又逼魏主修奔宇文泰军。欢立清河世子善见为帝。以洛阳逼近西魏，乃还都邺。高欢多在晋阳，遣其世子澄在邺辅政。欢因宇文泰先杀其将窦泰，将兵至沙苑，西魏诸将皆惧。宇文深独曰："欢镇抚河北，甚得众心，未易可图。今悬师渡河，可一战擒也。"西魏宇文泰迎战于渭曲，东魏望见西魏兵少，争进击之，无复行列。泰鸣鼓，士皆奋起合战，李弼等帅铁骑横击之，东魏兵中绝，遂大败，欢乃驰去。泰还军渭南，乃于战所，人种柳一株，以旌武功。高欢悉众伐西魏，攻玉壁，西魏韦孝宽，随机御之，欢不能克。乃使祖挺说之使降，孝宽曰："攻者自劳，守者自逸。孝宽关西男子，必不为降将军也。"欢士卒死者七八万，有星坠欢营中，大惧而还。大丞相高欢病，使次子太原公高洋镇邺，征世子澄赴晋阳。欢性深密，终日俨然，人不能测，机权之

际，变化若神，制驭军旅，法令严肃，听断明察，不可欺犯，文武乐为之用。病笃，谓世子澄曰："侯景专制河南，十四年矣，常有飞扬跋扈之志，顾我能畜养，非汝所能驾御也。堪敌侯景者，惟有慕容绍宗。"及卒，澄秘不发丧，自出巡抚诸州，因朝于邺。东魏主与之宴，澄起舞，识者知其不终。澄还晋阳，以其弟洋为京畿大都督，留邺，遂归发丧。东魏主赠欢相国齐王，备九锡殊礼，以澄都督中外诸军，录尚书事。侯景素轻澄，诸将如高敖曹、彭乐等，皆勇冠一时，景皆轻之。及闻欢卒，遂以河南降西魏，后复降于梁。

东魏主孝静帝，善容仪，膂力过人，射无不中，好文学，从容沈雅，时人以为有孝文风烈。大将军澄深忌之。初高欢自病逐君之丑，事魏主礼甚恭。及澄当国，倨傲颇甚。尝侍饮，举大觞属魏主。魏主不胜。忿曰："自古无不亡之国，朕亦何用此生为？"澄怒骂曰："朕，朕，朕，狗脚朕。"使季舒殴魏主三拳，奋衣而出。魏主不堪忧辱，咏谢灵运诗曰："韩亡子房奋，秦帝鲁连耻。"乃与荀济等谋诛澄，事觉，澄勒兵入宫，见帝不拜而坐曰："陛下何意反。"乃幽帝于含章殿，烹济等于市，遂还晋阳。澄获衡州刺史兰钦子京，以为膳奴。钦请赎之，不许。京屡自诉，澄杖之曰："更诉，当杀汝。"京与其党谋作乱。澄嬖琅琊公主，公主美而善淫，流为妓，澄纳之。常在邺。澄不时往邺。侍卫者常遣出外，与公主百般淫乐。时澄在邺，与陈元康、杨愔、崔季舒屏左右，谋受禅。京置刀盘下，冒言进食，因杀澄。时变起仓猝，内外震骇。初澄弟太原公高洋，因澄忌之，深自晦匿，素以不慧闻。至时闻澄死，洋神色不变，指麾部分，入讨群贼，斩而脔之。东魏主闻澄死，窃谓左右曰："大将军死，似是天意，威权当复归帝室矣。"及洋入谒，从甲士八千，从登阶者，二百余人，皆攘袂

叩刃。令主者传奏曰："臣有家事，须诣晋阳。"再拜而出。东魏主失色，目送之曰："朕不知死在何日矣！"晋阳旧臣宿将，素轻洋。及洋走晋阳，大会文武，神彩英畅，言辞敏捷，众皆大惊。澄政有不便者，洋皆改之。东魏高洋，自为丞相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封齐王。洋以高德政为书记，甚亲昵之。徐之才、宋景业善图谶，因高德政劝齐王洋受魏禅，洋以告其母娄太妃。太妃曰："汝父如龙，汝兄如虎，犹以天位不可妄据，终身北面，汝独何人，欲行舜禹之事乎！"洋以告之才，子才曰："正为不及父兄，故宜早升尊位耳。"洋铸象卜之而成。使侍中张亮等，见东魏主，逼以禅位。魏主下御座，入与六宫别，举宫皆哭。洋废为中山王，在位一十七年，东魏亡。一主，十七年。

洋遂即位，国号齐，是为北齐显祖文宣帝。西魏太师宇文泰伐齐，齐主自将顿东城。泰闻其军容严盛，叹曰："高欢不死矣。"会久雨，畜产多死，乃还。于是河南自洛阳，河北自平阳以东，皆入于齐。齐主每出入，常以中山王自随。初静帝后太原公主为高欢女，至是降为中山王妃。太原公主恒为王尝饮食，护视之。齐主饮公主酒，使人鸩王，杀之，并其三子，葬于邺西。后忽掘出，投于漳水。逼太原公主，使为仆射杨愔妻。尽诛元氏，前后死者七百二十一人，悉弃尸漳水。

齐主之初立也，留心政务，坦于任使，人得尽力，又能以法御下，内外肃然。军国机策，独决怀抱，每临行阵，亲当矢石，故所向有功。至数年之后，渐以功业自矜，遂嗜酒淫佚，肆行狂暴，袒露形体，街坐巷宿。娄太后尝以其酒狂，举杖击之。齐主曰："即当嫁此老母与胡。"太后大怒。齐主欲太后笑，自匍匐，以身举床，坠太后于地，颇有所伤。既醒，大惭恨，口自责数，执杖脱背就罪。太后前自抱之，齐主流涕苦

请，乃笞五十，然后衣冠拜谢，悲不自胜。因戒酒一旬，又复如初。高氏妇女，不问亲疏，往往乱之。或以赐左右，不从者手刃之。齐主纳娼妇薛氏有宠。清河王岳，尝因其姊迎之至第，齐主鸩杀岳。久之，忽思薛氏与岳通，斩其首，藏之于怀，出东山宴饮。劝酬始合，忽出其首，投于盘上，支解其尸，弄其髀骨为琵琶，一座大惊。复命收取，对之流涕，载尸以出，被发步跣，哭而随之。仆射崔暹卒，齐主幸其第，哭之。谓其妻李氏曰："颇思暹乎？"对曰："思之。"齐王曰"然则盍往省之。"乃手斩其妻，掷首墙外。齐主杀其弟上党王涣，永安王俊，以其数谏也。以涣、俊妃赐左右之杀涣、俊者。齐主洋性残忍，醉辄杀人，以为戏乐。杨愔乃简死囚应用，谓之供御，三月不杀，则赦之。洋虽无道，而能委政杨愔，总摄机衡，是以主昏于上，政清于下，奖拔贤能，齐国亦治。

齐主洋殂于晋阳，在位十年。太子殷即位，洋第六弟常山王演，杀尚书令杨愔，侍中燕子献等，自为丞相。殷在位一年，常山王演废为济南王而自立，是为肃宗孝昭帝，未几弑殷，谥为闵悼王。齐主演许以第九弟长广王湛为太弟，既而立太子百年，以湛守邺。湛心怀不平。齐王演识度沈敏，明习吏事，励精图治，性孝友。太后不豫，衣不解带。太后尝心痛，齐主侍立帷前，以爪掐掌代痛，血流出袖。友爱诸弟，无君臣之隔。演在位一年，忽见文宣帝洋与杨愔、燕子献等为祟，遂病危笃，备极厌禳之事，诸厉歌舞自若。乃征长广王湛立之，又与书曰："百年无罪，可于乐处置之，勿效前人。"遂殂。

湛自邺驰赴晋阳即位，是为世祖武成帝，封故太子百年为乐陵王。娄太后殂，齐主服绯袍，置酒作乐如故。齐主逼通其嫂文宣帝洋之妻昭信宫李后曰："若不从，当杀尔子。"后惧而从之。既而有娠，其子太原王绍德至阁，不得见，有怨言。

后大惭，生女不举。齐主诟曰："尔杀我女，我何得不杀尔儿。"对后以刀镮筑杀绍德。后大哭，齐主怒。仆后鞭之。白虹贯日。齐主湛欲以故太子百年厌之，百年尝作数敕字，教书者封奏之。齐主怒，使召百年。百年知不免，割带玦，留与其妃斛律氏而入。齐主遣左右乱捶之，气息将尽，乃斩之，弃诸池，池水尽赤。妃把玦哀号，不食而卒，玦犹在手，拳不可开。齐主湛骄奢淫佚，赋役繁重，吏民苦之。后胡氏，尝幸和士开、娄定远等。时人号为朝中八贵。彗星见，齐主湛传位于太子纬，自称太上皇。湛在位四年，又在太上皇位四年殂。

齐主纬年少，多嬖宠，外宠高阿那肱、韩长鸾、和士开、祖挺等，内宠乳母陆令萱，宫婢穆舍利等，皆专权用事。胡太后出入不节，既与和士开等通，复与沙门统昙献通。诸僧至，有戏呼昙献为太上皇者。齐主闻而未之信。后朝太后，见二尼悦而召之，乃男子也。于是昙献事亦发，皆伏诛。齐主纬以斛律光之女为后，因以斛律光辅政。光性节俭，不贪权势，自结发从军，未尝败北，深为邻国所惮。周勋川刺史韦孝宽密为谣言曰："百升飞上天，明月照长安。"又曰："高山不推自崩，槲树不扶自举。"令谍传之于邺。幸臣祖挺，使其妻兄奏之。齐主杀光并其二子，废皇后斛律氏。周主闻之，大喜，为之大赦，而齐事不可为矣。齐主纬言语涩讷，不喜见朝士，非宠私狎昵，未尝交语。承武成帝湛奢侈之后，后宫皆宝衣玉食，竞为新巧，一裙值万匹，镜台值千金。盛修宫苑，穷极壮丽。每有灾异寇盗，辄多设斋，以为修德，自弹琵琶，为无愁之曲，民间谓之无愁天子。又于华林园，立贫儿村，自衣蓝褛之衣，行乞其间以为乐。宠任宦官，参预机权。官由财进，狱以贿成。苍头刘桃枝等，皆开府封王，其余歌舞巫觋人等，滥得富贵者，殆将万数。至狗马鹰及斗鸡，皆有仪同郡君开府之

号，而食其禄。一戏之赏，动辄巨万，府藏空竭。乃诏郡县卖官，守令率多商贾，竞为贪纵，民不聊生。周主邕谋伐之，遂自将伐齐，师入齐郡，攻河阳大城，拔之，进围洛口，拔东西二城。周主以有疾，夜引兵还。次年，复自将伐齐，攻平阳城，遂克晋州。初穆后爱衰，其侍婢冯小怜大幸，齐主纬以为淑妃，誓同生死。时方与妃猎于天池，告急者三至。丞相高阿那肱曰："大家正为乐，边鄙小事，何急奏为。"至暮使至，则平阳已陷矣。齐主将还，妃请更杀一围，从之。齐主自帅大军至平阳，周主使大将军梁士彦为晋州刺史，守平阳，自引兵还。齐师遂围平阳，梁士彦固守不下。齐大作地道攻城陷十步余，将士乘势欲入，齐主敕且止，召淑妃共观之。淑妃妆点不时至，周人以木拒塞之，城遂不下。周主邕复引兵至平阳，击齐师，齐主纬与冯淑妃并骑观战，东偏小却。淑妃怖曰："军败矣。"齐主遂与淑妃北走，齐师大溃。齐主奔晋阳，周师攻克之。齐主奔邺，周师趋邺，望气者言当有革易。齐主纬乃传位于太子恒，恒时年方八岁，纬自为太上皇，在位十二年。周师入邺，齐太上与穆后、冯淑妃及幼主恒等，奔青州。马阿那肱密召周师，擒齐太主与后妃幼主并胡太后等送邺，北齐亡。凡六主，起梁简文帝庚午，终陈宣帝丁酉，共二十八年。其后周主邕杀高纬，夷其族，太后后妃等，贫不能自给，有为尼、为娼、为人妾者。或曰，胡太后善彭祖夏姬采补之术，貌极美，年虽老，而有少容。后与穆后、冯淑妃等，俱为娼，日与长安诸少年游，得恣其欲。叹曰："为后何如为娼乐也！"至盛贯尚在，不见其老，事见小说。其东魏北齐之事，俱已叙完，请再叙西魏北周之事。

初高欢举兵反，魏主修奔宇文泰军。却说宇文氏，炎帝神农之后。其先曰葛乌兔，雄武多算略，鲜卑慕之，奉以为主，

遂总十二部落，世为大人。其后有普回者，因狩得玉玺，有文曰：“皇帝玺。”普回异之，以为天授。其俗谓天曰宇，谓君曰文，因号宇文国。并以为氏。普回子莫那，徙居辽西，九世至逸豆归，为前燕慕容皝所灭。其子陵仕燕，后归魏，徙居武川。陵曾孙肱，生子泰，生而有黑气如盖，下覆其身，故小字黑獭。及长，身长八尺，美须髯，发长委地，手垂过膝，轻财好施。年十八，为葛荣将，荣败入魏，为尔朱荣统军，寻为贺拔岳司马。及岳为陈悦所杀，泰讨杀悦，即代统贺拔岳军。及魏主修奔泰，以泰为大丞相，掌军国之政，尚孝武帝之妹冯翊长公主。魏主修闺门无礼，从妹不嫁者三人，皆封公主。平原公主明月，南阳王宝炬之同产也。淫于魏主，从入关。丞相泰使元氏及诸王，取明月杀之。魏主不悦，或时弯弓，或时椎案，由是复与泰有隙。魏主饮酒，遇鸩而殂。泰立南阳王宝炬为帝，是为西魏。大丞相泰置纸于阳武门，以求直言。时用苏绰，宠遇日隆。泰欲为富国强兵之术，度支尚书苏绰教以减官员，置贰长，并置屯田，以资军国，搜简贤才，以为守令，国内称治。及绰卒，宇文泰以其生平廉让，归葬武功，载以布车一乘，泰与群公步送。酹酒言曰：“尔知吾心，吾知尔意，方欲平定天下，奈何遽舍我去！”因举声恸哭，不觉卮落于手。

西魏文帝宝炬殂，在位十七年。太子钦立。宇文泰诸子皆幼，兄子章武公导，中山公护，皆出镇，唯以诸婿为心膂。魏主钦密谋诛泰，事泄，泰废魏主，在位二年。置之雍州，寻弑之，而立其弟齐王广，是为恭帝。平去号，唯称元年，复姓拓跋氏。泰以古制，降诸王爵皆为公，泰自为太师大冢宰。泰能驾驭英雄，咸得其用。性好质素，不尚虚饰，明达政事，崇儒好古，凡有施设，皆依仿三代而为之。魏太师泰北巡还，至牵屯山而病，驿召中山公护。护至泾州，泰谓曰：“吾诸子皆

幼，外寇方强，天下事，属之于汝，宜努力以成吾志。”遂卒。

初泰尚魏孝武帝妹，生觉，姚夫人生毓。毓于诸子最长，泰立觉为嗣，时年十五。以觉为周公，宇文护以周公觉幼冲，欲使早正位以定人心。以魏主诏，禅位于周，封魏主为宋公。魏恭帝廓在位十三年而被篡，寻为所弑。觉即天王位，以中山公护为大司马，西魏亡。凡三主，起梁武帝乙卯，终陈武帝丁丑，共二十三年。自代及西魏，通共三百三十七年。

周主觉性刚果，恶宇文护之专，与司会李植、司马孙恒、宫伯乙弗凤、贺拔提等谋诛护。事觉，护杀凤等，幽周主于旧第，月余，弑之。武帝追赠为孝闵帝，在位一年。迎宁都公毓即天王位，复称皇帝，建年号，是为世祖明帝。周主毓明敏有识量，护惮之，置毒于糖，馈而进之。周主觉之，口授遗诏曰："朕子年幼，未堪当国，鲁公邕，朕之介弟，宽仁大度，必能宏我周家。”遂殂，在位三年。

高祖武帝邕立，时大权尽归宇文护，诸子及僚属，贪残恣横，士民患之。周主深自晦匿，密与母弟卫公直、宫伯宇文神举、下大夫王轨、右侍宇文孝伯等谋诛之。周主每于禁中见护，常行家人礼。至是引护入谒太后，谓曰："太后好饮，屡谏未纳。”因出怀中酒诰授之，曰："愿见以此入谏。”护入，读未毕，周主以玉珽自后击之，护踣于地，直跃出斩之，收其子弟亲党于殿中，杀之。周主始亲政事。周太后叱奴氏殂，周主行三年之丧。周主因齐主纬肆虐无道，兴师伐齐，获齐主纬及幼主恒等以归，遂灭齐。灭齐事已见前。

周主邕既胜齐，乃毁其宫室之壮丽者。周主性节俭，常服布袍，寝布被，后宫不过十余人。至是诏，唯置妃二人，世妇三人，御妻三人，余皆减之。每行兵，亲在行阵，步涉山谷，

抚将士有恩，而明察果断，用法严峻，由是将士畏威而乐为之死。周主邕为太子赟纳妃杨氏，妃即隋公杨坚女也。太子多失德，王轨、宇文孝伯，尝与周主言，太子必不克负荷。周主默然。轨又数言太子非社稷主，杨坚有反相，周主迟疑未决。周主邕伐突厥，有疾而还，遂殂，在位一十八年，寿三十六岁。

太子赟立，是为宣帝。始立即逞奢欲，曾无戚容，扪其杖痕。大骂曰："死晚矣。"阅视宫人，逼而淫之。超拜郑铎为内史大夫，委以朝政。杀其叔父齐王宪，又杀徐州总管王轨及宫正宇文孝伯。忠正之士，骈首就戮。立妃杨氏为后，以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。在位一年，传位于太子衍。是为静帝，年方六岁，自称天元皇帝。务自尊大，恣为淫戏，日夜不休。搜取美女，以实后宫，骄奢昏暴，喜怒无常，人不自保。后父坚，位隆望重，天元忌之，坚不自安。天元备法驾，幸天兴宫，不豫而还。是日天元殂，坚自为丞相，总知中外兵马事，革宣帝苛酷之政，更为宽大，躬行节俭，中外悦之。因召公卿谓曰："欲求富贵者，宜相随。"坚乃复召太史庚季才问曰："天时人事何如？"季才曰："天道精微，难可意测，以人事卜之，符兆定矣。"独孤夫人亦谓坚曰："骑虎之势，必不得下，勉之！"坚乃以世子勇为洛州总管，大杀诸王之不附已者，遂篡位。静帝衍下诏，禅位于隋，在位三年，北周亡。起陈武帝丁丑，终陈文帝辛丑。凡五主，共二十五年。窦毅之女，闻周主禅，自投堂下，抚膺太息曰："恨我不为男子，救舅氏之难。"毅及襄阳公主掩其口曰："汝勿妄言，灭吾族矣。"由是奇之。及长，以适唐公李渊，后代隋而有天下。

却说隋高祖文帝坚，小字那罗延，魏恭帝赐姓普六茹，本姓杨氏，宏农华阴人，今陕西西安府华阴县是也。汉太尉杨震之后，父忠，仕魏及周，以功封隋公，坚袭爵。坚生而有异，

母不能鞠。宅旁有尼寺，一尼抱归，自鞠之。一日尼出，付其母自抱，角出鳞起。母大惊，坠之地。尼心动，亟还，见之曰："惊我儿，致令晚得天下。"及长，相表奇异，坚深自晦匿。至是篡位，都长安，国号隋。立独孤氏为后，氏谦恭，好读书，言事多与隋主意合，甚宠惮之，宫中称为二圣。隋主弑故静帝衍，尽灭宇文氏之族。自周太祖以下，子孙皆死。隋高颎、苏威，同心协赞，政无大小，帝悉与之谋，数年之中，天下称治。隋灭后梁，又灭陈，为天下为一统。其灭梁灭陈事，已见二十三回不赘。纲鉴记事，以隋接陈，以隋文帝开皇九年直接陈后主祯明二年。仁寿宫成，帝幸之。时天暑，役夫死者，相次于道，杨素悉焚之。帝不悦，及见制度壮丽，大怒曰："杨素为吾结怨天下。"素虑获谴。封德彝曰："公勿忧，俟皇后至，必有恩诏。"明日，后劳之曰："公知吾夫妇老，无以自娱，盛饰此宫，岂非忠孝。"赐赉甚厚。素荐德彝，帝擢为内史舍人。帝以盗贼繁多，命盗一钱以上，皆弃市。或三人共盗一瓜，事发即死。天下懔懔。有数人劫执事而谓之曰："吾岂求财者耶？但为枉人来耳。尔为我奏至尊，自古以来，体国立法，未有盗一钱而死者。尔不为我以闻，吾更来，尔属无噍类矣。"帝闻之，为停此法。帝性严重，令行禁止，勤于政事，每旦听朝，日昃忘倦。虽啬于财，至于赏赐有功，即无所吝。将士战没，必加优赏，仍遣使者，劳问其家。爱养百姓，劝课农桑，轻徭薄赋。其自奉养，务为俭素，自非享宴，所食不过一肉，乘舆服御，敝者随令补用，后宫服浣濯之衣，天下化之。大夫率衣绢布装，带不过铜铁骨角。以故衣食滋殖，仓库盈溢。受禅之初，民户不满四百万，末年，将近九百万。然猜忍苛察，信受谗言，文法自矜，忌刻临下。常令左右觇视内外，有过失，则加重罪。又患令吏赃污，私使人以

钱帛遗之，得犯立斩。每于殿廷捶人，一日之中，或至数四。功臣故旧，无始终得全者。乃至子弟，皆如仇敌，此其所短也。

初帝使太子勇参决政事，时有损益。勇性宽厚，率意无矫饰。帝性节俭，而勇服用多侈，恩宠始衰。勇多内宠，嫡妃无宠死，而多庶子，独孤后深恶之。晋王广弥自矫饰，为夺嫡计。后赞帝废勇，及其男女，并为庶人。立晋王广为太子，天下同日地震。其后独孤后先帝而崩，帝寝疾，杨素、柳述、元严皆入阁侍疾，召太子入居殿中。太子预拟帝不讳后事，为书问仆射杨素。素录事状以报，宫人误送帝所，帝览之大恚。帝所宠陈夫人。夫人，陈宣帝女也，极有美色，旦出更衣，为太子所逼，拒之得免。上怪其神色有异，问其故。夫人泫然曰："太子无礼。"上愈恚，抵床曰："畜生何足以付大事，独孤误我。"乃呼柳述、元严曰："召我儿。"述等将呼太子，上曰："勇也。"述、严出阁为敕书，素闻之，以白太子。乃矫诏执述、严系狱，追东宫兵帖。上台宿卫，门禁出入。并取宇文述、郭衍节度，令右庶子张衡，入殿侍疾，尽遣后宫，出就别室。俄而上崩，在位二十四年。晡后，太子封小金盒，遣使者赐陈夫人，夫人以为鸩毒，惧甚。发之，乃同心结也。夫人恚而却坐，不肯致谢，诸宫人共逼之，乃拜使者。是夜太子烝焉，明日发丧即位，是为炀帝。矫称高祖诏，赐故太子勇死，缢杀之，不为置嗣，徙柳述、元严于岭南。初高祖惟与独孤后相爱，旁无姬侍，五子同母，意谓必相和睦，其后互相猜忌，五子皆不得寿终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六回

## 隋炀帝　恣淫乱　授首江都

诗曰：

九百山前古战场，牧童拾得旧刀枪。
乌江流水潺潺响，仿佛虞姬哭霸王。
霸主乌江血未干，长陵树老朔风寒。
千年暗草埋金谷，几辈征夫老玉关。
去鸟消沉云漠漠，野花零落水潺潺。
豪华一去无踪迹，留得虚名纸上看。

却说隋文帝既篡周，覆灭后梁，至九年正月，又灭陈为一统。子杨广，既弑父，复杀兄。于弑父之夕，又烝淫父妾而篡立。杨广小字阿摩，文帝第二子，初封晋王。既篡位，是为炀帝，立皇后萧氏。命杨素营东京宫室，又敕宇文恺与舍人封德彝等，营显仁宫，南接皂涧，北跨洛滨。发大江以南，五岭以北，奇材异石，输之洛阳。又求海内嘉木异草，珍禽奇兽，以实园苑。自长安至江都，引谷、洛、汴、河、江、淮诸水，各相通为水道，广四十步，旁筑御道，树以柳，沿途置离宫四十余所。又遣黄门侍郎王宏等，往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。东京官吏，督役严急，役丁死者什四五。所司以车载死丁，东至成皋，北至河阳，相望于道。筑西苑，周二百里，其内为海，周十余里为方丈、蓬莱、瀛州诸山，高出百余尺。台观宫殿，罗络山上。海北有龙鳞渠，萦纡注海内，缘渠作十六院，门皆临


隋高祖
隋煬帝
宣華夫人

渠，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。堂殿楼观，穷极华丽。宫树秋冬凋落，则剪彩为花为叶，缀于枝条，色渝，则易以新者，常如阳春。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芡，乘舆游幸，则去水而布之。十六院竞以淆羞精丽相高，求市恩宠。上好以月夜纵宫女数千骑，游西苑，作清夜游曲，于马上奏之。行幸江都，发显仁宫，出洛口，御龙舟。舟四重，高四十五尺，长二百尺，上重有正殿，内殿，朝堂；中二重有房百二十间，皆饰以金玉沉檀，以处美女妃嫔；下重内侍处之。皇后乘翔螭舟，制度差小，三重。别有浮景九艘，挽船美女九千余人，谓之殿脚女，皆衣以锦绣之采，艳冶夺目。余数千艘，后宫、诸王公主、百官、僧尼道士、蕃客乘之。挽船士八万余人，舳舻相接二百里，照曜川陆。骑兵翼两岸而行，旌旗蔽野，所过州县，五百里内，皆令献食。多者一州至百辇，极水陆珍奇。后宫厌饫，将发之际，悉弃埋之。新作舆卫仪服，课州县送羽毛，民求捕之，殆无遗类。乌程有高树，逾百尺，上有鹤巢，民欲取之，不可得，将伐其根。鹤恐杀子，自拔氅毛，投于地，时人或称以为瑞。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，城周二十余里，穿三千窖。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，城周十里，穿三百窖，每窖皆容米八千石。发丁男一百余万，以修筑秦始皇时万里长城。杀高颎、贺若弼、宇文弼、薛道衡等，先朝旧臣及忠谏之士，皆死。隋炀帝善属文，不欲人出其右，薛道衡死，广曰："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？"

炀帝北巡，车驾发榆林，甲士五十余万，旌旗辎重，千里不绝。突厥启民可汗，奉庐帐以俟车驾，帝幸其帐，启民奉觞上寿，帝大悦。赋诗曰："呼韩稽颡至，屠耆接踵来。何如汉天子，空上单于台。"赐各有差。

西域诸胡，多至张掖等郡交易，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。

矩知帝好远略，诸胡商至者，矩诱访诸国山川风俗，撰西域图纪三卷，合四十四国，入朝奏之。帝于是慨然慕秦皇、汉武之功，将通西域。四夷经略，咸以委矩。自是西域诸胡，往来相继，所经郡县，疲于送迎，糜费以万万计。西域诸国来朝献地，置西海等郡。诸番来朝，陈百戏于端门，以示之，终月而罢，所费巨万。诸番入丰都市交易，先命整饰店肆，盛设帷帐，珍货充积。胡客过酒食店悉邀入，醉饱而散，不取其值。绐之曰："中国丰饶，酒食例不取值。"胡客皆惊叹，其黠者觉之。见以缯帛缠树曰："中国亦有贫者，衣不盖体，何不以此物与之，缠树何为？"市人惭，不能答。帝称裴矩之能，谓群臣曰："裴矩大识朕意，凡所陈奏，皆朕之成算而未发者。自非奉国尽忠，孰能如是。"征高丽王元入朝不至，裴矩说炀帝曰："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，汉晋皆为郡县，今乃不臣，当陛下之时，何可不取？"乃下诏伐高丽，敕幽州总管元宏嗣，往东莱海口，造船三百艘，官吏督役，昼夜立水中，自腰以下皆生蛆，死者什三四。总征天下之兵，无问远近，俱会于涿郡。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，运黎阳、洛口诸仓米至涿郡，舳舻相次千余里。载兵甲，及攻取之具，往还在道，常数十万人，死者相枕于道。天下骚动，于是始相聚为群盗。

七年冬，邹平民王薄倡乱，拥众据长白山，剽掠齐济之郊，自称知世郎，言世事可知矣，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动，避征役者多往归之。凡二年，为张须陁所灭。窦建德起兵漳南，能倾身接物，与士卒均劳役，由是人争附之，为之致死，称长乐王，寻改称夏王。张金称聚众河曲，高士达聚众清河。自是所在群盗蜂起，不可胜数。

炀帝至辽东，高丽诸城，各坚守不下。将军宇文述等九军，皆败于萨水而还。初大军渡辽，凡三十万五千人，及还，

惟二千五百人。资储器械，失之殆尽。隋炀帝还东都，一时后宫妃主，狼狈相失，与军士杂宿山谷间。复征天下兵集涿郡，募民间骁勇，复自将击高丽。

时太子昭早卒，炀帝命太子昭长子代王侑留守西京，以刑部尚书魏文升辅之。命太子昭次子越王侗留守东郡，以兵部尚书樊子盖辅之。杨素之子楚公杨玄感，起兵黎阳，围东郡，以蒲山公李密为谋主。密少有才略，志气雄远，轻财好士，为左亲侍，帝忌之，密遂屏人事，专务读书。尝乘黄牛，读汉书，杨素遇而异之。谓玄感等曰："汝等不及也。"玄感见朝政日紊，潜就密问计。密曰："天子出征，远在边外，去幽州犹隔千里，公拥兵出其不意，长驱入蓟，扼其咽喉，高丽闻之，必随其后，不过尽日，资粮皆尽，招抚其众，不降则溃，可不战而擒，此上计也。关中四塞，天府之国，今帅众鼓行而西，经城勿攻，直取长安，据险而守之，以徐图天子，此中计也。简兵倍道，袭取东都，以号令四方，若攻之百日不克，天下之兵四面而至，非仆所知也。"玄感曰："不然，今百官家口，并在东都，若先取之，足以动其心。且经城不拔，何以示威。公之下计，乃上策也。"遂引兵向洛阳，围东都。炀帝闻之，乃引兵还。遣宇文述、来护儿等击玄感，玄感复委韦福嗣以心膂，不专任密。密退谓所亲曰："楚公好反而不欲胜，吾属今为虏矣！"玄感引兵趋潼关，宇文述等追之，玄感败死。炀帝使裴蕴推治玄感党与，谓蕴曰："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，益知天下人不欲多，多则相聚为盗尔，不尽加诛，何以惩后。"由是所杀三十余万，枉死者大半。玄感之围东都也，开仓赈给百姓，凡受米者，皆坑之于都城之南。

李密亡命，为人所获，执送东都。密与王仲伯等，窃谋逃亡，悉出所赍金宝，与使者曰："吾等死日甚近，此金并留付

公，幸以些须相瘗，请极欢而死，死无恨矣。”所至觅酒食，觅妓女，宴饮喧哗，竟夕达旦，习以为常。行至魏郡石梁驿，饮防守者皆醉，乃穿墙而逸去。聚徒教授于王秀才家，郡县捕之，值出获免。韦城翟让为东郡法曹，坐事当斩，亡命于瓦岗，为群盗。同郡徐世勣、单雄信皆从之。李密自雍邱亡命，亦归让，诸帅相谓曰："今人皆言杨氏将灭，李氏将兴，吾闻王者不死，斯人再三获济，岂非其人乎！"由是渐敬密，密遂与群盗翟让等，起兵攻荥阳，炀帝徙张须陁为荥阳通守以讨之。通守者，即今之通判也。密画策，分兵千余人，伏林间，杀须陁。罗士信、秦叔宝等俱降于密，河南郡县为之丧气。李密说翟让曰："洛口仓多积粟，将军若亲帅大军，轻行掩袭，发粟以赈穷乏，远近孰不归附！百万之众，一朝可集。"遂将精兵七千人，袭回洛仓，破之，开仓恣民所取，老弱襁负，道路相属。让于是推密为主，号为魏公，用祖君彦为记室。密移檄郡县，数炀帝十罪，且曰："罄南山之竹，书罪无穷；决东海之波，流恶难尽。"祖君彦之辞也。

河间贼帅格谦起兵，自称燕王。炀帝命王世充讨斩之。谦将高开道收其余众，寇掠燕地，复称燕王。杜伏威起兵据历阳，掠江淮，自称总管，以辅公祐为长史，分徇诸县，小盗多附之，众遂盛。东海李子通渡淮，与杜伏威合，自称将军，寻称帝，国号吴。城父朱粲聚众为盗，谓之可达寒贼，自称迦楼罗王，众十余万，引兵转掠荆、沔及山南诸郡县，所过淫掠，以人为粮，噍类无孑遗。鄱阳贼帅操师乞攻陷豫章，自称元兴王。侍御史刘子翊讨之，师乞中流矢死。其乡人林士宏代领其众以战，子翊败死，宏自称楚帝，自九江以南，及番禺皆为所有。鲁郡贼帅徐圆郎，攻陷东平，自琅琊以西尽有之。朔方鹰扬郎将梁师都起兵，自称大丞相。马邑鹰扬府校尉刘武周

起兵，自称太守。二人皆北附于突厥，突厥立武周为定扬可汗，武周遂自称帝，取楼烦、定襄、雁门诸郡，据汾阳宫。梁师都取雕阴、宏化、延安等郡，自称梁帝。郭子和坐事徙榆林，会大饥，子和结死士十八人，杀郡丞，开仓赈施，起兵自称永乐王，北附突厥。二年降唐，封郕国公，得善终。金城校尉薛举，起兵陇西，开仓赈施，自称西秦霸王，寻称帝。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据河西，自称河西大梁王。后梁宣帝察曾孙罗川令萧铣，起兵取豫章、江陵、岭南等地，胜兵四十余万，自称梁王，寻称帝。一时起兵据地者，六十四处。

先是群盗得隋官，及士族子弟，皆杀之，独窦建德善遇之。由是隋官多以城降之，声势日盛。内史郎虞世基，以帝恶闻盗贼，诸将有告败求救者，皆不以闻。但云鼠窃狗偷，郡县捕逐，行当殄灭，愿陛下勿以介怀。炀帝以为然。或杖其使者，以为妄言，由是盗贼遍海内，陷没郡县，帝皆弗之知也。时太仆杨义臣击张金称、高士达，斩之，破降河北贼数十万，列状上闻。帝叹曰："我初不闻贼顿如此，义臣降贼何多也！"世基对曰："小窃虽多，未足为虑，义臣克之，拥兵不少，久在阃外，此最非宜。"帝曰："卿言是也。"遽追还义臣，放散其兵，贼由是复盛。诏百僚复议伐高丽，复征天下兵，百道俱进。时天下已乱，所征兵多不至。高丽困疲，遣使乞降，帝乃班师。仍征高丽王元入朝，元竟不至。有二孔雀，自西苑飞集宝成朝堂，前亲卫校尉高德儒见之，奏以为鸾。时孔雀已去，无可得验，于是百官称贺。诏以德儒诚心冥会，肇见嘉祥，拜朝散大夫。诏江都更造龙舟数千艘。龙舟成，送东都，宇文述劝炀帝幸江都。炀帝大悦，从之。群臣谏者，尽斩之。宇文述死，炀帝以其子化及为屯卫将军，次子智及为将作少监。炀帝至江都，巡江淮，郡官谒见者，专问礼饷丰薄，丰则

起迁，薄则停解。由是郡县竞为刻剥，以充贡献。民外逼盗贼，内苦重赋，加之饥馑，采树皮草根木叶而食，诸物尽，乃自相食。官仓充物，群吏畏法，莫敢赈救。江都丞王世充，以献铜镜屏风，迁通守，又简阅民间美女献之，于是益宠任之。

炀帝以唐公李渊为宏化郡留守，渊御众宽简，人多附之。炀帝以渊相貌奇异，又召应图谶，忌之。征诣行在，渊遇疾未谒，其甥王氏在后宫，炀帝问之曰："汝舅来何迟？"王氏以疾对。炀帝曰："可得死否。"渊闻之惧，因纵酒纳赂以自晦。炀帝以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，承制黜陟，讨捕群贼。初渊娶窦毅女，生建成、世民、元霸、元吉。世民聪明勇决，识量过人，见隋室方乱，阴有安天下之志，倾身下士，散财结客，咸得其欢心。晋阳宫监裴寂与刘文静同宿，见城上烽火。寂叹曰："贫贱如此，复逢乱离，将何以自存？"文静笑曰："时事可知，吾二人相得，何忧贫贱！"文静见李世民而异之，深自结纳。谓寂曰："此非常人，豁达类汉高，神武同魏祖，年虽少，命世才也。"文静坐与李密连婚，系太原狱，世民就省之，文静曰："天下大乱，非汉高、光武之才，不能定也。"世民曰："安知其无，但人不识耳！我来相省，非儿女子之情，欲与君议大事也，计将安出？"文静曰："今主上南巡江淮，李密围逼东都，群盗殆以万数。当此之际，有真主驱驾而用之，取天下如反掌耳！太原百姓，皆避盗入城，文静为令数年，知其豪杰，一旦收集，可得十万人。尊公所将之兵，复有数万，一言出口，谁敢不从，以此乘虚入关，号令天下，不过半年，帝业成矣。"世民笑曰："君言正合我意。"乃阴部署宾客，渊不知之也。世民乘间，屏人说渊曰："今主上无道，百姓困穷，晋阳城外，皆为战场，大人若守小节，下有寇盗，上有严刑，危亡无日，不若顺民心，兴义兵，转祸为福，

此天授之时也。”渊大惊曰：“汝安得为此言！”明日世民复说渊曰：“今盗贼日繁，遍于天下，大人受诏讨贼，贼可尽乎？愿大人勿疑。”渊叹曰：“吾一夕思汝言，亦大有理，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，化家为国亦由汝矣。”先是晋阳宫监裴寂以晋阳宫人私侍渊寝。渊从寂饮，酒酣，寂从容言曰：“二郎阴养士马，欲举大事。正为寂以宫人侍公，恐事觉，并诛，为此急计耳。众情已协，公意如何？”渊曰：“吾儿诚有此谋，事已如此，当复奈何，正须从之耳！”

会炀帝以李渊不能御寇，遣使执诣江都。渊大惧，世民与寂等复说渊曰：“事已迫矣，宜早定大计！”渊然之。适刘武周据汾阳宫，世民言于渊曰：“大人为留守，而盗贼窃据离宫，不早建大计，祸今至矣！”炀帝大业十三年五月，渊乃命世民与刘文静等，各募兵，旬日之间，众至万人。王威、高君雅见渊兵大集，疑有异志，欲讨渊，渊使世民伏兵杀之。时文静劝渊与突厥相结，资其士马，以益兵势。渊从之，遣使如突厥。突厥欲渊为帝，则以兵相助。渊不可。裴寂请尊天子为太上皇，立代王为帝，改易旗帜，杂用绛白以示突厥。渊曰：“此可谓掩耳盗铃。然逼于时事，不得不尔。”乃许之。命刘文静出使，以此告突厥，且借兵。私谓文静曰：“胡骑入中国，生民之大蠹也。吾所以借兵者，恐刘武周引之，共为变患，聊欲藉之以为声势耳。数百人之外，无所用之。”渊使世民将兵击西河郡，郡丞高德儒闭城拒守，攻拔之，执德儒至军门。世民数之曰：“汝指野鸟为鸾，以欺人主，取高官，吾兴义兵，正为诛佞人耳！”遂斩之。其余不戮一人，秋毫无犯，远近闻之，大悦。世民等引兵还晋阳，往返凡九日。渊喜曰：“以此行兵，虽横行天下可也。”遂定入关之计。秋七月，渊以子元吉为太原太守，留守晋阳。渊帅甲士三万发晋阳，立军门誓众，移檄

郡县，谕以尊立代王之意。隋代王侑，遣宋老生帅精兵二万，屯霍邑，屈突通将骁勇数万，屯河东，以拒渊。会积雨，渊不得进，军中乏粮。刘文静未返，或传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。渊召将佐谋北还，裴寂等皆以为不如还救根本，更图后举。世民曰："今禾菽被野，何忧乏粮，老生轻躁，一战可擒。"李密顾恋仓粟，未遑远略。武周与突厥，外虽相附，内实相猜。武周虽远利太原，岂可近忘马邑。本兴大义，奋不顾身，以救苍生，当先入咸阳，号令天下。今遇小敌，遽已班师，恐从义之众，一朝解体。还守太原，一城之地，为贼耳，何不自全?"渊不听，促令引发。世民将复入谏，会日暮，渊已寝，世民不得入，号哭于外，声闻帐中。渊召问之。世民曰："今兵以义动，进战则克，退还则散，众散与前，敌乘于后，死亡无日，何得不悲！"渊乃悟。时左军已发，世民乃与建成分道夜追，左军复还。太原运粮亦至。八月雨霁，渊进军趋霍邑，宋老生将兵三万逆战，世民以数千骑击斩之，遂克霍邑，又克临汾、绛郡、下韩城、冯翊等地。时河东未下，李渊欲引兵西趋长安，犹豫未决。裴寂曰："屈突通拥大众，凭坚城，吾舍之而去，若进攻长安不克，退为河东所踵，腹背受敌，此危道也，不若先克河东。"世民曰："不然，兵贵神速，吾席累胜之威，抚归附之众，鼓行而西，长安之人，望风震骇，智不及谋，勇不及断，取之若振槁叶耳！屈突通自守之虏，不足为虑。"渊两从之。留刘文静等围河东，自引兵而西。渊帅诸军济河，关中士民归之者如市。世民所至，吏民及群盗归之如流。世民收其豪俊，以备僚属。渊女李氏适柴绍者，亦将精兵万余，会世民于渭北。与柴绍各置幕府，号娘子军。左亲卫段纶，亦娶渊女，聚徒于蓝田，得万余人以应渊。隰城尉房玄龄谒世民于军门，世民一见如旧识，署记室参军，引为谋主。玄

龄亦自以遇知己，罄竭心力，知无不为。世民引兵顿于阿城，胜兵十二万，军令严肃，秋毫无犯。

十一月，李渊克长安，杀留守官阴世师等十余人，与民约法十二条，悉除隋苛禁。马邑丞李靖，素与渊有隙。渊收靖，将斩之。靖大呼曰："公兴义兵，除暴乱，而以私怨杀壮士乎！"世民为之固请，乃舍之。世民因召置幕府。靖少负志气，有文武材略，其舅韩擒虎每抚之曰："可与言将帅之略者，独此子耳！"李渊立代王侑为皇帝，遥尊炀帝为太上皇，渊自为大丞相，封唐王。隋帝侑在位一年，禅位于唐，唐主李渊即皇帝位，改元武德，都长安。封隋帝侑为酅国公，明年殂，谥为恭帝，年十五，无后，且搁过不题。

却说炀帝在江都，每夜眠中，恒惊悸，云有贼，必令数妇人抱持摇抚，乃得眠。诸骁果从炀帝在江都者，多逃亡。炀帝患之，以问裴矩。矩对曰："人情非有匹偶，难以久处，请听军士于此纳室。"帝从之。悉召江都寡妇处女集宫下，恣将士所取。或先与有奸者，听自首，即以配之。民间美妇，骁果诬云有奸，尽夺淫之。炀帝荒淫益甚，宫中为百余房，各盛供张。日令一房为主人，酒卮不离于口。然见天下危乱，亦不自安，退朝则幅巾短衣，遍历台阁，汲汲顾景，唯恐不足。常仰视天文，谓萧后曰："外间大有人图侬，然且共乐饮耳！"因饮沉醉，又引镜自照曰："好头颈，谁当斫之。"后惊问故。帝笑曰："贵贱苦乐，更迭为之，亦复何伤！"

时江都粮尽，从驾骁果，多关中人。思归。虎贲郎将司马德戡，直阁裴虔通等，共谋亡去。因转相招引，于广坐，明论叛计。宫人闻之，言于炀帝，大怒斩之，自是无敢言者。郎将赵行枢以告宇文智及，智及大喜曰："上虽无道，威令尚行，公等之去，徒取死尔。不如因行大事，此帝王之业也。"德戡

等然之。因推宇文化及为主，悉召诸骁果，谕以所为。乃夜于东城集兵，得数万人，举火与城外相应。炀帝望见火，闻外喧嚣。问曰何事，裴虔通对曰："草坊失火，外人共救之耳！"至五更，德戡使虔通，将数百骑入宫。屯卫将军独孤盛拒战，死之。先是炀帝选骁健宫奴数百人，守玄武门，以备非常。至是化及等结炀帝所宠宫人魏氏，矫诏散其兵。德戡遂引兵自玄武门入，炀帝易服，逃于西阁。校尉令孤行达拔刀直进，扶炀帝下阁，勒兵守之。至旦，以甲骑迎化及，化及战栗不能言。既至，德戡等迎谒引入，号为丞相。虔通以骑逼炀帝出宫，化及曰："何用将此物出，急还于乎。"于是引炀帝还寝殿。帝叹曰："我何罪至此！"贼党马文举历数炀帝罪恶，帝曰："我实负百姓，至于尔辈，荣禄兼及，何乃如是？"炀帝爱子赵王杲，年十二，在炀帝侧，号恸不已，虔通斩之，血溅御服，欲遂弑帝。帝曰："天子死自有法，何得加以锋刃，取鸩酒来。"文举等不许。令孤行达顿炀帝令坐，帝自解练巾授行达等，缢杀之。炀帝窃位十三年，萧后与宫人，撤漆床板为小棺，与赵王杲同殡于西院之流珠堂。化及杀炀帝诸子幼孙，及隋氏宗室外戚，无少长皆斩之。

惟炀帝侄秦王浩，素与智及往来得免，立为帝，令居别室，惟发诏画敕而已。化及自为大丞相，总百揆，拥众十余万，据有六宫，奸宿萧后妃嫔，宣淫无忌，自奉一如炀帝。以诸骁果欲西还长安，乃引兵而西。至彭城，水路不通，复夺民间牛车，载宫人珍宝，而使军士自负戈甲，道远疲剧，军士皆怨。司马德戡与赵行枢等，谋杀化及，化及杀之。李密据巩洛以拒化及，化及不得西，乃引兵向东都，入滑台。东都留守官得炀帝凶闻，奉越王侗即位，以王世充为纳言，封郑国公。化及引兵趋黎阳，东都闻之，与李密合兵以拒之，化及败，乃北趋

魏县。化及兵势日蹙，兄弟更无他计，但相聚酣宴，奏女乐，拥萧后，纵酒宣淫。醉则尤智及，持其两子而泣。智及怒曰：“事捷之日，初不赐尤。及其将败，乃欲归罪，何不杀我以降窦建德。”数相争斗，醒而复饮，以此为恒，众多亡散。化及叹曰：“人生固当一死，岂可不一日为帝乎？”乃鸩杀秦王浩，即帝位于魏县，国号许。唐高祖从弟淮安王神通，击化及于魏县，化及走聊城。夏王窦建德引兵趋聊城，大破之，生擒化及与智及，并其二子丞基、承趾及其党与，尽斩之，获萧后与传国玺。未几，突厥遣使迎萧后，建德送萧后于突厥。化及既平，隋王世充自为相国，封郑王，加九锡。未几，郑王世充，幽隋主侗于含凉殿，废为潞国公，自称皇帝，寻弑之，亦谥为恭帝。时唐高祖武德二年五月事也。隋亡，凡四主，共三十九年。至唐高祖如何统一天下？话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七回

## 唐高祖　立根基　二十一帝

词曰：

追想千年往事，六朝踪迹茫然。隋唐相继统中原，世态几回云变。杨柳凄迷汴水，丹青惨淡凌烟。乐游原上草连天，飞起寒鸦一片。

却说唐高祖神尧皇帝姓李，名渊，字叔德，陇西成纪人。今甘肃省天水县是也。虞皋陶、周老聃、汉李广之后，西凉武昭王暠七世孙也。祖虎仕西魏有功，封陇西公。父昞于周世封唐公，渊袭爵。李渊既起兵，克长安，立代王侑为隋帝。其别部刘文静，留围河东郡，与屈突通相持月余。通势穷蹙，及闻长安不守，引兵出走，将趋洛阳。文静遣窦琮等追执之，通乃降。渊以为兵部尚书，遣至河东，招谕尧君素。君素曰："公为大臣，奈何负国生降？"通曰："吾力屈耳。"君素曰："吾力犹未屈，何用多言！"通惭而退。时君素妻在长安，为唐所获，唐遣其妻至城下招之。君素曰："天下名义，非妇人所知。"引弓射之，应弦而倒。及闻炀帝江都之变，左右杀君素以降。隋恭帝禅位于唐，唐王渊即皇帝位，以建成为太子，世民为秦王，元吉为齐王。元霸聪明类世民，年十六早卒，追封为卫王。

初李密兵力甚强，唐祖初起兵时，遣使通好于密。密于唐祖书，多自矜大。有云所望戮力同心，执子婴于咸阳，殪商辛


武后
唐高祖

于牧野。唐祖方有事关中，恐更生敌，乃卑辞推奖以骄其志。密大喜。自是信使往来不绝。及李密诱杀翟让，将佐颇有离心。密颇自矜骄，不恤士众。取洛口仓，筑城，方四十里而居之。开仓散米，无防守，取之者随意多少。或离仓之后，力不能致，委弃衢路。自仓城至郭门，米厚数寸。群盗来就食者，近百万口。密喜，谓贾闰甫曰："此可谓足食矣！"闰甫对曰："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。今民所以襁负如流而至者，以所天在此故也。而有司曾无吝惜，恐一旦米尽民散，明公孰与成大业哉！"密不听，王世充食尽，简精兵击密，密出兵应之，轻世充，不设壁垒。世充夜伏兵山谷中，纵兵击密。先索得一人貌类密者，缚而匿之。战方酣，使牵远阵前，噪曰："已获李密矣！"士卒皆呼万岁。密众大惊。世充伏兵乘万驰下，密众大败。邴元真、单雄信等俱降于世充。密遂与王伯当、魏徵等收败兵二万归唐。密曰："我拥众百万，解甲归唐，岂不以台司见处乎？"及至长安，拜光禄卿上柱国，赐爵邢国公，密大失望。秦叔宝、程知节、罗士信等，既降于世充，知其无成，亦奔归于唐。徐世勣据李密旧境，魏徵遗世勣书，劝之早降。勣曰："此土地人民，皆魏公有也。"乃籍郡县户口士马之数，启李密，使自献之。唐祖大悦，赐世勣姓李。初汾阳薛举，据有陇西之地，及举卒子仁果立，攻唐陇州，降之。世民引兵至高墌，仁果使宗罗睺将兵拒战。世民引大军自原北，出其不意，罗睺士卒大溃，斩首数千级。世民率二千余骑追之，曰："破竹之势，不可失也！"遂进至城下，围之。至夜半，守城者皆降，争自投下，仁果计穷出降。父子僭乱者二年，斩于长安市。世民平仁果还。唐主使李密迎秦王世民于幽州，密自持智略功名，见上犹有傲色，及见世民，不觉惊服。私谓殷开山曰："真英主也。不如是，何以定祸乱乎！"李密耻

与进食，与王伯当谋反，乃言于唐主曰："山东之众，皆臣故时麾下，请收抚之。以取王世充，如拾芥耳。"唐主许之，以伯当为副而遣之。李密遂据桃林县，驱掠徒众，直趋南山，乘险而东，欲就故伊州刺史张善相，唐行军总管盛彦师击斩之，与伯当俱传首长安，张善相降唐。

时李轨据河西称帝，唐遣张俟德至凉招抚之。轨称从弟大凉皇帝臣轨，而不受唐官爵。唐主怒，议兴师讨之。轨臣安修仁兄兴贵仕唐，表请说轨，谕以祸福，如不听，弟修仁为轨所亲信，图之肘腋易矣。唐主遣之，兴贵至凉，说轨不纳。乃与修仁阴结诸胡，起兵击轨 轨出战而败，兴贵执送长安斩之。僭乱者三年。杜伏威据历阳降唐，唐以为和州总管，封吴王，赐姓李。李子通据海陵攻江都，克之。袭沈法兴于吴郡，大破之，法兴赴江水死，子通徙都余杭。唐杜伏威遣其将王雄诞击破之，子通走保杭州，雄诞又破之，执送长安。

初杜伏威与辅公祐友善，及伏威入朝，公祐留守丹阳，公祐遂背伏威，杀王雄诞造反，称宋帝。唐遣赵郡王孝恭、岭南道大使李靖讨之。孝恭将发，宴集，卮酒忽变为血，合坐皆惊。孝恭举止自若，曰："此公祐授首之征也。"饮而尽之。众皆悦服。孝恭、李靖等进击公祐兵，大破之。公祐弃城东走，至武康，为野人所执，送丹阳枭首，江淮悉平。江淮起杜伏威，终辅公祐，僭乱者凡十一年。

刘武周引突厥寇唐并州，陷晋阳，裴寂军溃，齐王元吉奔还长安。武周遣宋金刚攻陷晋州龙门浍州等地，关中大震。秦王世民，引军自龙门渡河，屯柏壁，与宋金刚相持。世民屡破金刚将尉迟敬德、寻相等，金刚食尽北走，世民追及寻相于吕州，大破之，乘胜逐北，一昼夜行二百余里，战数十合，众请俟粮集再进，世民曰："金刚计穷疾走，若稍缓成计，不可

复攻矣！”策马而进，追及金刚于雀鼠谷，一日八战，皆破之。世民不食二日，不解甲三日矣。引兵趋介休，金刚背城复战，大败，轻骑走。尉迟敬德与寻相举介休及永安降。世民得敬德甚喜，以为右一府统军，使将其旧众八千，与诸营相参。刘武周闻金刚败，大惧，弃并州，走突厥，金刚亦与百余骑走突厥，并州悉平。武周僭乱凡四年，后与金刚俱为突厥所杀。

楚朱粲有众二十万，剽掠淮、汉间，每破州县，若有积粟，则食粟，裸而淫其妇女，百般戏虐。将去，则焚其余粟，烹妇女婴儿啖之。曰："肉之美者，无过于人，但使他国有人，何忧于馁？"无粟则食人，税诸城堡妇女婴儿，以供军食。淮安土豪杨士林起兵攻粲，诸军皆应之，粲大败，奔菊潭。士林以汉东四郡降唐，粲亦降于唐。唐遣散骑常侍段确慰劳之，确乘醉，侮粲曰："闻卿好啖人，人作何味？"粲曰："啖醉人，正如糟猪肉。"确怒骂，粲烹食之，遂屠菊潭，奔降王世充。

时世充已篡隋称帝，唐遣秦王世民，督诸军击郑，以取东都。郑河南州县，多相继降唐。唐刘武周降将寻相等，亦多叛去。诸将疑尉迟敬德，囚之军中，屈突通、殷开山言于世民曰："敬德骁勇绝伦，留之必遗后患，不如杀之。"世民曰："敬德若叛，岂在寻相后耶？"遽命释之，引入卧内，赐之金。曰："丈夫意气相期，勿以小嫌介意，吾终不信谗言，以害忠良。必欲去者，以此金相资，表一时共事之情而已。"已而世民以五百骑行战地，王世充帅骑万余猝至围之，单雄信引槊，直趋世民。敬德跃马大呼，横刺雄信坠马。屈突通引大军继至，世充兵大败。世民谓敬德曰："公何相报之速也。"赐敬德金银一箧，自是宠遇日隆。初王世充侵夏黎阳，夏窦建德破郑殷州以报之。自是二国交恶，信使不通。至是唐兵逼洛

阳，世充遣使求救于建德。夏中书侍郎刘彬曰："天下大乱，唐得关西，郑得河南，夏得河北，共成鼎足之势。今唐举兵临郑，郑地日蹙。郑亡，则夏不能独立，不如解仇，发兵救之。夏击其外，郑攻其内，破唐必矣。唐师既退，徐观其变，若郑可取则取之，并二国之兵，乘唐之弊，天下可取也。"建德从之。时唐兵围洛阳，城中乏食，建德救至。及遗世民书，请退军潼关，复修前好。世民集将佐议之，皆请避其锋。郭孝恪曰："王世充穷蹙，垂将面缚。窦建德运粮远来助之，此天意欲两亡之也，不过二旬，两主就缚矣。"世民善之，将骁骑出武牢东。建德迫于武牢，不得进数战，皆不利。凌敬言于建德曰："大王宜悉兵济河，攻取怀州河阳，使重将守之。遂建旗鼓，逾太行、入上党、徇汾晋、趋蒲津，入无人之境，拓地收兵。则关中震恐，郑围自解矣。"建德将从之，而世充遣使告急，阴以金玉啖建德诸将。诸将皆曰："凌敬书生，安知战事！"建德乃谢敬，敬固争之。建德怒，令扶出。其妻曹氏曰："祭酒之言，不可违也。"建德曰："此非女子所知。"夏王建德悉众出牛口峪，置阵亘二十里。世民命宇文士及将三百骑当之，西而南上。世民戒之曰："贼若不动，尔宜引归，动则引兵东出。"士及至阵前，阵果动。世民曰："可击矣。"自帅轻骑先进，大军继之，于是大战，尘埃涨天。世民帅史大奈、程知节、秦叔宝、宇文歆等，卷旆而入，出其阵后，张唐旗帜。淮南王道元，陷阵直出其后，复突阵而回。建德军大溃，建德中槊，杨武威逐之，建德坠马，武威下擒之。世民囚建德等至洛阳城下，以示世充。世充诸将曰："吾所恃者，夏王，今已为所擒，虽得出，必无成。"世充乃素服帅太子群臣诣军门降，郑地悉定。世充僭乱凡三年。世民入宫，见隋宫室，叹曰："逞侈心，穷人欲，虽欲无亡得乎！"命撤毁其壮

丽者。建德妻曹氏，帅众奉传国玺降唐，夏地悉定。建德僭位五年。世民至长安，献俘太庙，赦王世充，斩窦建德，又斩朱粲于市。朱粲乱，凡四年。唐以天下粗定，大赦百姓，给复一年。

初建德常发邺中墓，开棺见一妇人，颜色美丽，其衣制非近代所有，候之似有气息，乃收还军养之，三日而能言，云我是三国魏文帝宫人，随甄皇后死葬于此。说甄后见害事，了了分明。建德甚宠爱之，至是建德灭，帝将纳之，乃具以事白。且曰："妾闭泉坏，已三百年，非窦公，何以得见天日，妾不可有负窦公！"乃自杀，帝甚伤之。

时梁萧铣据江南称帝，胜兵四十万，诸将多恃功恣横，铣患之。乃分兵于各处屯田，以夺诸将权。唐李靖说赵郡王孝恭，以取萧铣十策，孝恭上之。帝发巴蜀兵，以孝恭、李靖统之，自夔州顺流东下。萧铣仓猝征兵，不能遽集，乃悉见兵数千出战。李靖纵兵奋击，大破之，乘胜直抵江陵，入其外郭，又攻破其水城，大获舟舰，李靖使尽散之江中，诸将皆曰："破敌所获，当藉其用，奈何弃以资敌。"靖曰："萧铣之地，南出岭表，东拒洞庭，吾悬军深入，若攻城未拔，援兵四集，虽有舟楫，将安用之？今弃舟舰，使塞江而下，援兵见之，必谓口陵已破，未敢轻发，往来觇伺，动淹旬月，吾取之必矣。"铣援兵见舟舰，果疑不进。铣内外阻绝，乃谓群下曰："天不祚梁，若必待力屈，则百姓蒙患。"因下令，开门出降。孝恭送铣于长安，斩于都市。南方悉定。萧铣僭位凡五年。

时窦建德虽灭，其诸将在山东者，虽家居，每横暴为民患。唐官吏以法绳之，皆惊惧思乱。会有诏悉征建德旧将，于是范愿、高雅贤等，谓入长安，必无生理，遂谋作乱。卜之，

曰："以刘氏为主，吉。"乃推建德旧部将刘黑闼为主，起兵漳南，设坛以祭建德，告以复仇之义，攻陷冀州，破淮安王神通、李艺及徐世勣等兵，遂拔相州，唐兵多败，半岁之间，尽复建德故地。初鲁郡贼帅徐圆朗降唐，唐以为兖州总管，至是举兵应黑闼。黑闼北通突厥，兵势大振，自称汉东王，都洺州。凡建德时文武，悉复本位，其设法行政，悉师建德，而攻战勇决过之。帝使秦王世民与齐王元吉，讨黑闼。世民复取相州，进军肥乡，列营于洺水。黑闼数挑战，世民坚壁不应，别遣将绝其粮道，相持六十余日。世民度黑闼粮尽，必来决战，使人堰洺水上流，戒守吏战时决之。黑闼果帅步骑，渡洺水，压唐营而阵。世民自将精骑击之，守吏决堰水大至，黑闼众遂大溃。黑闼与范愿等，奔突厥，山东悉平。世民班师回长安，黑闼复引突厥寇山东，唐遣齐王元吉与淮阳王道元，击黑闼。道元将兵三万，与副将吏万宝不协。道元帅轻骑先出犯阵，万宝拥兵不进，由是败没，时年十九。秦王世民闻而深惜之，曰："道元尝从吾征伐，见吾深入贼阵，心慕效之，以至于此。"为之流涕。世民自起兵以来，前后数十战，常身先士卒，轻骑深入，虽屡危殆，而未尝为矢刃所伤。太子中允王珪，洗马魏徵，说太子建成曰："秦王功盖天下，中外归心，殿下但以年长，位居东宫。今黑闼散亡之余，众不满万，资粮匮乏，殿下宜自击之，以取功名，庶可自安。"太子乃请行，高祖许之。乃与齐王元吉，将兵同击黑闼。黑闼食尽，众多亡散，遂遁去。黑闼所署饶州刺吏诸葛德威，执黑闼以城降，斩于洺州。黑闼临刑，叹曰："我幸在家锄菜，为高雅贤辈所误至此。"刘黑闼僭乱者一年。徐圆朗败走，为野人所杀。其余诸贼，或即灭于隋，或见并于郡贼，或灭或降于唐。至武德七年，燕高开道为其下张金树所杀，金树遣使降唐。辅公祏亦

灭。除梁梁师都走附突厥，至太宗贞观二年，将军柴绍等讨之始灭，而天下复归一统矣。

高祖欲杀其兵部尚书刘文静，世民为之固请。不许，卒杀之，籍没其家，皆齐王元吉谮之也。初元吉生时，窦后恶其貌，欲不举。侍媪陈善意私乳之。及长，善意数规谏之，元吉拉杀之。性嗜色，好猎，每于黄夜潜出，奸媾民家妇女。最忌秦王世民，及世民得尉迟敬德，元吉大忌之。闻敬德善马矟，元吉素以马矟自负，请与敬德较胜。元吉操矟跃马，意在刺之。须臾，敬德三夺其矟。

帝以秦王功大，前代官不足称之。以世民为天策上将，位在诸王公上。开天策府，置官属。世民以海内寖平，乃开馆于宫西，延四方文学之士，以杜如晦、房玄龄、虞世南、褚亮等十八人，分为三番，更日值宿，供给珍膳，恩礼优厚。世民朝谒公事之暇，辄至馆中，引诸学士，讨论文籍，或夜分乃寝。使阎立本图象，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。士大夫得予其选者，时人谓登瀛州。建成、元吉忌之。诸府僚多补外官，杜如晦亦迁陕州长史。世民患之，房玄龄曰："余人不足惜，至如如晦乃王佐之才。"世民即奏请为府属。

初帝之起兵晋阳也，皆秦王世民之谋。帝谓世民曰："事成，当以汝为太子。"及为帝，将佐亦以为请，世民固辞而止。太子建成喜酒色游畋，齐王元吉多过失，皆无宠。秦王功名日盛，帝尝有意以代建成。建成内不自安，乃与元吉协谋。元吉欲先杀世民，复杀建成而代之。乃相与共倾世民，曲意事诸妃嫔，以求媚于上。世民独不事之，由是诸妃嫔争誉建成、元吉，而短世民。时世民、元吉皆居别殿，與上及东宫，皆昼夜通行，无复禁限，相遇如家人礼。太子令，秦、齐王教，与诏敕并行，有司莫知所从，唯据得之先后为定。世民以淮安王

神通有功，给田数十顷。张婕妤求之，手敕赐之。神通以教给在先，不与。婕妤诉于帝，帝怒，以责世民。复谓裴寂曰："此儿久典兵在外，为书生所教，非复昔日子也！"秦王每侍宴宫中，思太穆皇后早终，不得见帝有天下，或欷歔流涕。帝不乐，诸妃嫔曰："陛下春秋高，宜相娱乐。而秦王如此，正是憎疾妾等。陛下万岁后，妾子母必无孑遗矣。皇太子仁孝，陛下以妾等子母托之，必能保全。"高祖为之怆然。时帝于窦后所生四子之外，又生十八子，由是无意易太子，待世民日疏，而待建成、元吉日亲矣。世民从上幸元吉弟，元吉伏甲欲刺之。建成见尉迟敬德、秦叔宝在外，乃急止之。

突厥屡寇关中，上欲迁都避之。世民曰："戎狄为患，自古有之。陛下圣武龙兴，奈何欲迁都以遗四海羞。臣忝备藩维，愿假数年之期，请繫颉利之颈，致之阙下。"上曰："善。"建成与妃嫔共谮世民曰："突厥虽屡为边患，得赂则退。秦王外托御侮之名，实欲内总兵权，成其篡夺之谋耳。"上大怒，召世民责之，不解。会有司奏突厥入寇甚急，上乃改容劳勉，诏世民、元吉，将兵出豳州以御之。上每有寇盗，辄命世民讨之，事平之后，猜嫌益甚。世民、元吉与颉利、突利二可汗，遇于豳州。元吉见其兵盛，大惧不敢出。世民独帅骑驰诣颉利曰："国家与可汗和亲，何为负约？我秦王也，可汗能斗，请独出与我斗。"又遣骑前告突厥曰："尔往与我盟，有急相救，今乃引兵相攻，何无香火之情也？"颉利见世民轻出，又闻香火之言，疑突利与世民有谋，突利又疑颉利与世民有谋，乃相与请和，与盟而去。丙戌九年，六月丁巳，太白经天。世民既与建成、元吉有隙，建成于夜宴进酒，世民饮之未尽而倒。淮安王掖世民还，咯血数升，急解之，得愈。上临幸视疾，因语世民曰："尔兄弟终不相下，同在京师，忿阋且深，尔宜往

洛阳分陕以东悉主之，许建天子旌旗。建成、元吉相与谋曰："秦王若至洛阳，不可复制，不如留之长安，则一匹夫，取之易矣。"乃令人上封事，言秦王左右，闻往洛阳，无不喜跃，观其志趣，恐不复来，帝乃中止。建成、元吉以秦府多骁将，欲诱之，使为己用。密以金银器一车，赠尉迟敬德，敬德辞不受，以告世民。世民曰："公心如山岳虽积金至斗，知公不移。"元吉乃谮敬德于上，上将杀之，世民固请得免。房玄龄、杜如晦劝世民行周公之事。建成、元吉亦日夜与后宫谮诉于上，上信之。元吉密请杀秦王，上曰："彼有定天下之功，罪状未著，何以为辞？"元吉曰："但应速杀，何患无辞。"上不应。会突厥入塞，建成荐元吉将兵击之。元吉请秦府骁将，秦叔宝、尉迟敬德、程知节、段志元同行，简秦府精兵，悉隶麾下。徙房玄龄、杜如晦等，不得在秦府。东宫官王晊密告世民曰："太子语齐王，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，使壮士拉杀之，尽杀秦叔宝等。遣人说上，授我以国，而立汝为太弟。"于是长孙无忌、高士廉、尉迟敬德等，请世民决计。世民命卜之，幕僚张公谨自外来，见之，取龟投地曰："夫卜以决疑，今事在不疑，尚复何卜！"己未，太白复经灭。太史傅奕密奏："太白见秦分，秦王当有天下。"帝以其状授世民，于是世民密奏建成、元吉与张婕妤、尹德妃及与诸后宫淫乱状，且曰："臣于兄弟，无私毫负。今欲杀臣，以为世充、建德报仇。"上省之，愕然曰："明当鞠问，汝宜早参。"庚申，世民将入朝，夜享将士，长孙后亲为行酒，士皆感奋愿死。世民遂帅长孙无忌等入，伏兵玄武门。张婕妤窃知之，密告建成。建成、元吉觉变，即跋马东归宫府。世民从而呼之。元吉惶悚，引弓三射不能彀，世民一箭射杀建成，再中元吉坠马。世民马惊，逸入林下，为木枝所絓，坠不能起，元吉遽至，夺弓将扼之。尉

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，跃马叱之。元吉欲趣武德殿，敬德追射杀之。东宫及齐府兵，乃鼓噪，欲攻秦府。敬德持建成、元吉首示之，宫府兵皆溃。上谓裴寂等曰："不图今日，乃见此事。"萧瑀、陈叔达曰："建成、元吉，疾秦王功高望重，共为奸谋。今秦王已讨而诛之，秦王功盖宇宙，率土归心。陛下若处以元良，委之国务，无复事矣。"上曰："善，此吾之夙心也！"遂立世民为皇太子，又诏自今军国庶事，无大小，悉委太子处决，然后奏闻。杀建成诸子承道、承德、承训、承明、承义等；杀元吉诸子承业、承鸾、承奖、承裕、承度等。元吉妻杨氏，美丽无比，素与长孙后善，尝谏止元吉无与世民为仇，至是亲至世民宫中请死，光彩发越，娇啼宛转，百倍撩人。世民忘其为弟妇，竟以克敌仇家视之，遂与私焉。及即位，纳之宫中，甚宠幸之。赦建成、元吉党与，一无所问。洗马魏徵常劝太子建成，早除秦王。至是世民召见，曰："汝何为离间我兄弟？"对曰："先太子早从徵言，无有今日。"世民素重其才，改容谢之。又召王珪，以为谏议大夫，命纵禁苑鹰犬，罢四方贡献，听百官各陈治道，政令简肃，中外大悦。帝自称太上皇，诏传位于太子。太子世民，即皇帝位于显德殿，是为太宗文武帝，大赦天下，放宫女三千人。高祖在位九年，又在太上皇位九年。崩，寿七十一岁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八回

## 宠妇寺　及藩镇　祸乱相寻

词曰：

雨汗淋漓赴选场，秀才落得甚乾忙。白发渔樵诸事懒，萧散，闲谈今古论兴亡。虞夏商周秦楚汉，三分南北至隋唐。看到史官褒贬处，得趣，不摇纨扇自然凉。

却说唐太宗，讳世民，高祖次子。母窦氏，生而不惊。方四岁，有书生见之曰："龙凤之姿，天日之表，其年几冠，必能济世安民。"书生去，高祖使人追之，不见，乃采其语，名为世民。为人聪明英武，有大志，能屈节下士。年十八，举义兵，初封秦王。兄建成，弟元吉，每欲杀之，反为所毙，高祖因传位焉。年号贞观，立妃长孙氏为后。后少好读书，造次必循礼法。上为秦王，后奉事高祖，承顺妃嫔，甚有内助。及为后，务崇节俭，服御取给而已。上深重之。上励精求治，数引魏徵入卧内，访以得失。徵知无不言，上皆欣然嘉纳。王珪等亦数为直谏。裴矩初佞于隋，至是亦为忠直。上神采英毅，群臣进见者，皆失举措。上知之，每见人奏事，必假以辞色，冀闻规谏。尝谓公卿曰："人欲自见其形，必资明镜；君欲自知其过，必待忠臣。朕事有得失，公辈无惜尽言。"上尝得佳鹞，自臂之。望见魏徵来，匿怀中。徵奏事故久，鹞竟死怀内。上每与房玄龄谋事，必曰非如晦，不能决。及如晦至，卒用玄龄

之策。盖玄龄善谋，如晦善断故也。二人同心殉国，故唐世称贤相者，推房、杜焉。有告尉迟恭反者，上谓敬德曰："人言卿反，何也？"对曰："臣从陛下，身经百战，今之存者，皆锋镝之余也。天下已定，乃更疑臣反乎！"因解衣投地，出其瘢痍。上流涕抚之，又欲以女妻之。敬德曰："臣闻糟糠之妻，不下堂，臣妻虽陋，相与共贫贱久矣。"上乃止。以为鄜州都督。

鸿胪卿郑元璹使突厥还，言于上曰："戎狄兴衰，专以羊马为候。今突厥民饥畜瘦，此将亡之兆也，不过三年。"上曰："然。今新与之盟，不可失信，待其有罪，然后讨之。"突厥寇边，遣都督李世勣、李靖、柴绍、薛万彻，为行军总管，众合十余万，皆受李靖节度，分道出击突厥。李靖帅骁骑三千，自马邑进屯恶阳岭，夜袭定襄破之。突厥颉利可汗，不意靖猝至，大惊。时上遣鸿胪卿唐俭慰抚之，靖引兵与世勣会白道，谋曰："颉利虽败，其众犹盛，若走度碛北，则难图矣。今诏使至彼，虏必自宽，若选万骑袭之，不战可擒矣！"张公瑾曰："诏书许降，使者如彼，奈何击之？"靖曰："此韩信所以破齐也，唐俭辈何足惜。"遂勒兵夜发，世勣继之，遂大破突厥于阴山，斩首万余级，俘男女十余万，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，露布以闻。时炀帝后萧氏在突厥，李靖送之还朝。年虽四十余，而色犹未落，上召入宫，因幸焉。与谈前朝故事，甚悦之。突厥颉利败走，往依沙钵罗设苏尼失部落。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，使苏尼失执颉利，行军副总管张宝相取之以献，苏尼失举众来降，漠南遂空。上御楼受俘，馆之太仆。上皇闻之，叹曰："汉高祖困白登，不能报，今我子能灭突厥，吾付托得人，复何忧哉！"

上皇召上，与贵臣十余人，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。酒酣，上皇自弹琵琶，上起舞，公卿迭起为寿，逮夜而罢。颉利

可汗入朝，靺鞨遣使入贡。时远方诸国，来朝贡者甚众，服装诡异。中书侍郎颜师古，请图写以示后，作王会图。从之。四夷君长诣阙，请上为天可汗，群臣皆称万岁。自后以玺书赐夷狄君长，皆称天可汗。是时天下治平，且大稔，终岁断刑，才二十九人。东至于海，南及五岭，皆外户不闭，行旅不赍粮，取给于道路焉。

长孙皇后崩，上曰："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，失一良佐矣！"时齐王元吉妃，改封巢剌王妃杨氏，生子明，甚得幸与上，上欲立为后。魏徵曰"陛下方比德唐虞，奈何以辰嬴自累？"上乃止。寻封子明为曹王，使继元吉后。又故荆州都督武护女，年十四，上闻其美，召入后宫，以为才人。后为高宗后，即武后也。

侯君集灭高昌，以其地为西州。于是唐地东极于海，西至焉耆，南尽林邑，北抵大漠，皆为州县。初太子承乾喜声色，及畋猎，所为奢靡。魏王泰多艺能，有宠于上，潜有夺嫡之志太子知之，阴养刺客纥干、承基等，及壮士百余人，谋杀魏王泰。太子知吏部尚书侯君集怨望，引入东宫，问以自安之策。君集以太子暗劣，欲乘衅图之，遂劝之反。会上第七子齐王祐反，事连纥干、承基系狱当死。承基上变，告太子谋反，敕中书门下参鞫之，反形已具，废为庶人。侯君集等皆伏诛。乃立晋王诏为皇太子，上谓侍臣曰："我若立泰，则是太子之位，可经营而得。自今太子失道，藩王窥伺者，皆两弃之。传诸子孙，永为后法。"上疑太子治柔弱，密谓长孙无忌曰："雉奴懦，恐不能守社稷，吴王恪英果类我，我欲立之，何如？"无忌固争，以为不可。上曰："公以恪非己之甥耶？"无忌曰："太子仁厚，真守文令主，储副至重，岂可数易？"上乃止。至高宗时，吴王恪坐房玄龄之子房遗爱，与高阳公主谋立荆王

元景，事觉，冤死。其后为南唐祖。初魏徵常荐侯君集有宰相材，至是以反诛。上疑徵阿党，乃踣其所撰碑。新罗遣使，言百济与高丽连兵，谋绝新罗入朝之路，乞兵救援。上遣使赍玺书谕之。盖苏文不奉诏，使还。上曰：“盖苏文弑其君，残虐其民，今又违诏命，不可不讨。”李世勣劝上伐之，上欲自征高丽。褚遂良切谏，勿听。命房玄龄留守京师，帝如洛阳，下诏亲征高丽，以张亮、李世勣为行军大总管，诏诸军分道击高丽。车驾至定州，拔辽东，进攻安市城。高丽延寿、惠真，帅兵十五万救之。上敕诸军齐出奋击。会有龙门人薛仁贵者，大呼陷阵，所向无敌，高丽军披靡，大军乘之，高丽兵大溃。延寿、惠真帅其众降。高丽举国大骇，后黄城、银城，皆率众遁去，数百里无复人烟，帝攻安市城，久不下。以辽左早寒，草枯冰冻，士马难久留，且粮食将尽，敕班师乃耀兵于安市城下而还。安市城主登城拜辞，上嘉其有礼，赐缣百匹，以励事君。上以征高丽不能成功，深悔之。叹曰：“魏徵若在，不使朕有是行也！”命驰驿祀徵以少牢，复立所制碑，而劳赐其妻子。

帝还京师，遣李世勣击薛延陁，降之。遣使招谕铁勒诸部，铁勒百余万众，其酋长皆请入朝。回纥等十一姓，各遣使归命。上大喜，为诗曰：“雪耻酬百王，除凶报千古。”勒石于灵州。骨利干遣使入贡。骨利干居西域瀚海之北，于铁勒诸部相去最远。昼长夜短，夏至日没后，天色正曛，煮羊胛适熟，日已复出矣。结骨俟利发入朝。结骨人皆长大，赤须绿睛，自古未通中国，至是入朝。上曰：“昔汉武帝穷兵三十年，所获无几，赐如今日，绥之以德，使穷发之地，尽为编户乎！”

时太白屡昼见，占云：“女主昌。”又秘记云：“唐三世之后，女主武王，代有天下。”上以问李淳风，对曰：“臣仰

稽天象，俯察历数，其人已在陛下宫中，自今不过三十年，杀陛下子孙殆尽。”上曰：“凡疑似者尽杀之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王者不死，徒杀无辜。且自今以往三十年，其人已老，颇有慈心，为祸或浅。借使得而杀之，天或更生壮者，肆其荼毒，陛下子孙，无遗类矣！”上乃止。

上苦痢，增剧，太子昼夜不离侧，或累日不食，发有变白者。上泣曰：“汝能孝爱如此，吾死何恨！”丁卯疾笃，诏长孙无忌、褚遂良入卧内，谓之曰：“太子仁孝，公辈所知，善辅导之。”谓太子曰：“无忌、遂良在，汝勿忧天下。”令遂良草遗诏，有顷，上崩，在位二十三年，寿五十三岁。帝除乱比汤武，致治若成康，躬亲行阵，战无不克，虚已受谏，直无不容，四夷，万古所未及致者，无不服从，功德兼隆，自汉以来，未之有也。

无忌等请太子先宣遗诏，罢东征之役，然后即位，是为高宗，立妃王氏为后。初年长孙无忌、褚遂良，同心辅政，百姓阜安，有贞观之遗风。萧淑妃有宠，王皇后疾之。上之为太子也，入侍太宗，见才人武氏而悦之。太宗崩，武氏出为尼，忌日，上诣寺行香，见之泣，后闻之，阴令长发，纳之后宫，欲以间淑妃之宠。武氏巧慧，多权术。初入宫，屈体事后，后数称其美。未几，大幸，拜为昭仪，后及淑妃宠皆衰，更相与谮之，上皆不纳。王皇后、萧淑妃与武昭仪，更相谮诉，后宠遂衰，然犹未有意废之也。会昭仪生女，后怜而弄之。后出，昭仪潜扼杀之。上至，昭仪阳欢笑，发被观之，女已死矣，即惊啼，问左右。左右曰：“皇后适来此。”上大怒曰：“后杀吾女。”昭仪因泣数其罪，后无以自明。上由是有废立之志，又恐大臣不从，乃与昭仪幸长孙无忌第，酣饮极欢，拜无忌宠姬子三人，皆为朝散大夫，仍载金宝缯帛十车，以赐无忌。上因

从容言皇后无子，以讽无忌，无忌对以他语。上与昭仪不悦而罢。礼部尚书许敬宗，亦数劝无忌，无忌厉色折之。上一日退朝，召长孙无忌、李世勣、于志宁、褚遂良于内殿。遂良曰："今日之召，多为宫中，太尉元舅，司空功臣，不可使上有杀元舅功臣之名。遂良起于草茅，且受顾托，不以死争之，何以见先帝！"勣称疾不朝。无忌等至内殿，上顾谓无忌曰："皇后无子，武昭仪有子，今欲立昭仪为后，何如？"遂良对曰："皇后名家子，先帝为陛下所娶，先帝临崩，执陛下手，谓臣曰：'朕佳儿佳妇，今以付卿。'此陛下所闻，言犹在耳，皇后未闻有过，岂可轻废。"上不悦而罢。明日又言之，遂良曰："陛下必欲易后，请妙择天下令族，何必武氏。武氏经事先帝，众所共知，万代之后，谓陛下何如主，愿留三思！"因置笏于殿阶，解巾叩头流血，曰："还陛下笏，乞放归田里。"上大怒，命引出。昭仪在廉中，大言曰："何不扑杀此獠！"西南夷曰獠，遂良杭州人，故呼之为獠。于志宁不敢言。韩瑗因奏事，涕泣极谏，复上疏曰："妲己倾殷，褒姒灭周，不谓今日，尘黩圣代。陛下不信臣言，臣恐宗庙不血食矣！"言极切直，上皆不纳。他日李世勣入见，上问之曰："朕欲立武昭仪为后，遂良固执，以为不可，事当何如？"对曰："此陛下家事，何必更问外人！"上意遂决。许敬宗宣言于朝曰："田舍翁多收十斛麦，尚欲易妻，况天子乎！"昭仪令左右以闻。贬遂良、韩瑗等为远州刺史，废王皇后、萧淑妃为庶人，册立武氏为皇后。囚故后王氏、淑妃萧氏于别院。上尝念之，间行至其所呼之，王后泣曰："至尊若念畴昔，使得再见天日，幸甚！"上曰："朕即有处。"武后闻之大怒，遣人断去手足，投酒瓮中。曰："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。"又斩之。武后数见王、萧为祟，如死时状，故后为太后时，多在洛阳，

不敢归长安，以避之。削太尉赵公长孙无忌官，黔州安置，寻杀之。而用奸臣许敬宗、李义府等。上渐苦风眩，目不能视，百司奏事，或使皇后决之，后性明敏，涉猎书史，处事皆称旨，由是委以政事，专作威福，上反为所制，中外谓之二圣；诏以武后为天后。

时百济恃高丽之援，数侵新罗。唐熊津总管孙仁师进攻百济，拔之。百济王丰奔高丽，高丽王泉盖苏文死，子泉男生、泉男建争立。男生降唐求救，上以李世勣为辽东大总管，伐高丽，薛仁贵为前锋，与高丽战，大破之。进至鸭绿栅，又破之。进围平壤，月余，高丽王藏降，高丽悉平。分高丽为九督府，四十二州，百县，以统之。

初王皇后无子，请于帝，立子忠为太子。及武后立，因废忠，而立武后子代王宏为太子。宏仁孝谦谨，数忤武后，萧淑妃女义阳，宣城二公主，年逾三十，尚幽掖庭，宏请嫁之。天后恨宏，鸩杀之，而立雍王贤为太子。贤处事明审，天后忌而废之，立英王显为太子。

上在位三十四年崩，太子显即位，是为中宗。裴炎受遗诏辅政，政事咸取决于太后。立妃韦氏为皇后。中宗欲以后父韦元贞为侍中，裴炎固争以为不可。中宗怒曰："我以天下与韦元贞，何不可？而惜侍中耶！"炎惧，以白太后。太后废中宗为庐陵王，幽于别所，寻迁于房州。房州在今湖广襄阳府卢陵县。立豫王旦为皇帝，居于别殿，政事皆太后主之，皇帝不得有所干预。太后改元，及官名。服色旗帜，皆尚金色。立武氏七庙。裴炎切谏勿听。寻炎为太后所杀。

初李世勣卒，孙敬业嗣为英公，为眉州刺史。时诸武用事，唐宗室人人自危，众心愤惋。李敬业与弟敬猷、唐之奇、骆宾王、杜求仁、魏思温各坐事遭贬，皆会于扬州，遂谋起

兵。驱囚徒工匠数百，授以甲，遂起一州之兵，杀扬州长史，开府库，赦囚徒，旬日之间得胜兵十余万，移檄州县。其檄文骆宾王所作，义气凛凛，太后见檄问曰："谁所为？"骆对曰："骆宾王。"太后曰："人有才如此，而使之流落不偶，宰相之过也。"遣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，将兵三十万以讨敬业，追削其祖考官爵，发冢斫棺，复姓徐氏。魏思温说敬业曰："明公以匡复为辞，宜帅大军，鼓行而进，直诣洛阳，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，四方响应矣！"薛重璋曰："金陵有王气，且大江天险，足以为固，请先取之。"敬业不听思温而从重璋谋，遂取润州。李孝逸军至临淮，战不利。魏元忠说孝逸曰："敬业兵精，不可与敌。敬猷军淮阴，不习军事，其众单弱，请先取之。乘胜而进，蔑不胜矣！"孝逸从其计，先击敬猷，走之。进击敬业，因风顺荻乾，纵火焚之。敬业大败，轻骑走，孝逸追之。其将王那相斩敬业、敬猷及骆宾王首来降。余党捕得，皆斩之，传首神都。神都即洛阳也。或曰："那相阴逸敬业、宾王，取其面貌相似者斩之以降。"二人后皆为僧云。

太后制，百官及百姓，皆得自举用。僧怀义，本姓杨，名小宝，卖菜洛阳市。阳物伟岸，因千金公主以进，大得幸于太后，以为白马寺主，出入乘御马，朝贵皆匍匐礼谒。武承嗣、武三思，皆执僮仆之礼以事之。怀义多聚无赖少年为僧，纵横犯法，人莫敢言。太后托言怀义有巧思，使入宫营造。补阙王求礼表请阉之，表寝不出。后苏良嗣为相，遇怀义于朝堂，怀义偃蹇不为礼，良嗣大怒，命左右批其颊。怀义诉于太后，太后曰："阿师当于北门出入，南牙宰相所往来，勿犯也。"

时太后自徐敬业之反，疑天下人多图己，又以久专国事，内行不正，知宗室大臣怨望，欲大诛杀以威之。乃铸铜为匦，可入而不可出，置之朝堂，以受天下表疏，盛开告密之门。有

告密者，言或称旨，则不次除官，无实者不问，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，人皆重足屏息。有胡人索元礼知太后意，因告密召见，擢为游击将军，令按制狱。元礼性残忍，推一人，必令引数十百人，于是周兴、来俊臣之徒效之，纷纷继起。俊臣作告密罗织经数千言，太后得告密者，辄令元礼等推之，竞为讯囚酷法，有定百脉、突地吼、死猪愁、求破家、反是实等名号；又有凤凰晒翅、驴狗拔橛、仙人献果、玉女登梯诸刑。或以铁圈束首，加以木楔，椓之使紧。或倒悬之，以石坠其首，以醋灌其鼻。其女人则倒悬之，以绳勒其阴，令壮士弹竹击之，使酸痛不可忍。或以滚汤熟鸡子，纳数枚于阴中，使酸痛非常。每得囚，先陈其械具以示之，皆望风诬服。太后以为忠，宠任之，中外畏此数人，甚于虎狼。

时华州赤水南岸大山，高二百余丈，昼日忽有声，东移数百步。又雍州新丰县东南，有山踊出，高二十余丈。太后改新丰为庆山县。太后潜谋革命，稍除宗室，诸王内不自安。武承嗣使人作瑞石，其文曰："圣母临人，永昌帝业。"使人献之，云获之于洛水。太后喜，命曰宝图，亲拜洛受图。皇帝皇子皆从，内外群臣，蛮夷酋长，各依方序立。列珍禽奇兽，杂宝于坛前，文物卤簿之盛，唐兴以来，未之有也。告谢南郊，礼毕，御明堂，朝群臣，召诸宗室，朝于明堂。诸王递相惊。琅玡王冲起兵博州，越王贞起兵豫州，以匡复唐室，众皆不满万。太后分遣将击杀之，因欲悉诛诸王，使周兴按之。于是收韩王元嘉，鲁王灵夔，黄公禩与常乐公主于东都，迫使自杀，亲党皆诛又杀郑王璥等六人。

太后享万象神宫，始用周正，改十一月为正月，十二月为腊月，夏正月为一月，改国号曰周。上尊号曰圣神皇帝，以豫王旦为皇嗣，改姓武氏。太后虽滥以禄位收人心，然不称职

者，寻亦黜之，或加刑诛，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，政由已出，明察善断，故当时英贤，竞为之用。王庆之数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，李昭德言于太后曰："陛下身有天下，当传之子孙，为万代业。自古未闻侄为天子，而为姑立庙者也。"太后怒庆之屡奏，命昭德杖之。昭德引出门，示朝士曰："此贼欲废我皇嗣，立武承嗣。"立杖杀之，其党乃散。或告右丞周兴，与大将军邱神勣，通谋造反者。太后命来俊臣鞠之。俊臣与兴方对食，谓兴曰："囚多不承，当为何法？"兴曰："此甚易尔，取大瓮，以炭四周炙之，令囚入其中，何事不承！"俊臣乃索大瓮，火围如兴法，起谓兴曰："有内状推兄，请兄入此瓮。"兴惶恐服罪，法当死，特原之，流岭南，在道为仇家所杀。其来俊臣、索元礼，寻皆为太后所诛，以慰人心。

时江淮旱饥，禁天下屠杀。拾遗张德生男，私杀羊。会同僚，杜肃怀肉一馂，上表告之。明日太后当殿，谓德曰："闻卿生男，甚喜。"德拜谢。太后曰："何从得肉？"德叩头服罪。太后曰："朕禁屠宰，吉凶不预，卿自今召客，亦须择人。"出肃表示之，肃大惭，举朝欲唾其面。太后自垂拱以来，任用酷吏，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，次及大臣数百家，其刺史郎将以下，不可胜记。每除一官，户婢窃相谓曰："鬼朴又来矣！"不旬月，辄遭掩捕族诛。监察御史严善思，公直敢言。时告密者已不可胜数，后亦厌其烦，命思按问，引虚伏罪，反坐者八百五十余人，罗织之党，为之不振。补阙朱敬则，御史周矩，皆上疏请宽刑，太后善之，制狱稍衰。户婢团儿，谮皇嗣妃刘氏，德妃窦氏，为厌咒，太后杀之。有告皇嗣异谋者，命来俊臣鞠其左右，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曰："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。"即引佩刀，自剖其胸，五脏皆出。太后令辇入宫，傅以药，经宿始苏。叹曰："吾有子，不能自明，使汝至此。"

即命俊臣停推，眷宗由是得免。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恕，擢为殿中侍御史，远近闻之，无不相贺。

时御医沈南璆，亦得幸于太后。怀义心愠，乃密烧天堂，延及明堂，皆尽。风裂血象，为数百段。血象者，怀义杀牛取血，画为大佛像。怀义云，自刺血为之也。太后讳之，怀义内不自安，言多不顺，太后执之于瑶光殿前，使武攸宁帅壮士殴杀之。太后多选美少年，为奉宸内供奉。张昌宗、张易之皆年少，美姿容，太平公主饮敷之以淫药，使伟岸其阳物，且能坚久，荐入宫中，太后大幸之。二人常傅朱粉，衣锦绣，赏赐不可胜记。以昌宗为散骑常侍，易之为司卫少卿，皆为内宸供奉。武承嗣、武三思等，皆争候其门，为执鞭辔，谓易之为五郎，昌宗为六郎。又易之尝引蜀商数人，饮博侍晏于禁中，宰相韦安石，见而逐出之。又小说家，盛传薛敖曹故事。则太后之外遇，固不止于怀义、南璆、昌宗、易之也。

娄师德荐狄仁杰于太后，以为同平章事。仁杰不知，意颇轻师德，数挤之于外。太后觉之，问仁杰曰："师德知人乎？"对曰："臣与同僚，未闻其知人也。"太后曰："朕之知卿，乃师德所荐也，亦可谓知人矣！"仁杰既出，叹曰："娄公盛德，我为包容久矣。"太后一日谓仁杰曰："朕梦大鹦鹉，两翼皆折，何也？"对曰："武者陛下之姓。两翼，二子也。陛下起二子，则两翼振矣！"太后由是无立承嗣、三思意。又吉顼说昌宗、易之，劝立庐陵王以慰人望。二人亦乘间，屡为太后言之。太后乃托言庐陵王有疾，遣使召之，及其妃子，皆诣行在。承嗣怏怏，发病而死。皇嗣固请逊位于庐陵王，太后许之，立为太子，赐姓武氏，以豫王旦为相王。

太后信重狄仁杰，群臣莫能及，尝谓之国老而不名。仁杰好面引廷争，太后每屈意从之。尝从太后游幸，遇风巾坠，马

惊不止，太后命太子追执其鞚而縶之。屡以老疾乞骸骨，不许。每入见，太后尝止其拜曰："每见公拜，朕亦身痛。"及卒，太后泣曰："朝堂空矣！"自是朝廷有大事，众或不能决，太后辄叹曰："天夺吾国老，何太早耶！"太后尝问仁杰，朕欲得一佳士而用之。仁杰曰："未审陛下何所用之？"太后曰："欲用为将相。"仁杰荐荆州长史张柬之。太后屡迁其官，卒用为相。仁杰又尝荐姚元崇、桓彦范、敬晖等数十人，太后率用之，悉为名臣。或谓仁杰曰："天下桃李，尽在公门矣！"仁杰曰："荐贤为国，非为私也。"

太后寝疾，张昌宗、张易之居中侍疾，同平章事张柬之、崔元暐，与中台右丞敬晖，司刑少卿桓彦范，相王府司马袁恕已，谋诛之。谓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曰："将军今日富贵，谁所致也？"多祚泣曰："大帝也。"柬之曰："将军亦思报大帝之德乎？"多祚曰："苟利国家，惟相公处分。"遂与定谋。柬之又以敬晖、桓彦范，及荆州长史杨元琰，散骑侍郎李湛，皆为左右羽林将军，委以禁兵。时太子于北门起居，柬之使敬晖、桓彦范谒见，密陈其事，太子许之。柬之、元暐、彦范等，帅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，至玄武门，遣李多祚、李湛迎太子，斩关而入，斩易之、昌宗于庑下。太后惊起问曰："乱者谁耶？"对曰："张昌宗、易之谋反，臣等奉太子令诛之。"太后见太子曰："乃汝耶？小子既诛，可还东宫。"彦范进曰："太子安得更归？昔天皇以爱子托陛下，今年齿已长，久居东宫，天意人心，久思李氏，愿陛下传位太子，以顺天人之望。"太后乃传位于太子，中宗重复即位。太后徙居上阳宫。帝帅百官上太后尊号曰："则天大圣皇帝。"太后僭位二十一年，让位后，又一年而崩。寿八十一岁，年虽老，而不见其衰，殆人妖与！

复立韦氏为皇后，赠后父元贞为上洛王。初上在房州，与后同幽闭，传尝艰危，情爱甚笃。上尝与后私誓曰："异时幸见天日，当惟卿所欲，不复相禁。"及再为皇后，遂干豫朝政。二张之诛，薛季昶谓张柬之、敬晖曰："二凶虽诛，产、禄犹在，去草不除根，终当复生。"二人曰："大事已定，彼何能为？"刘幽求亦谓桓彦范、敬晖曰："武三思尚存，公辈终无葬地，愿早图之！"勿从，上女安乐公主，适武三思子崇训。上官仪女婉儿者，没入掖庭，辩慧善属文，明习吏事，则天爱之。及上即位，使掌制命，益委任之，拜为婕妤，武三思通焉。故婉儿党于武氏，又荐三思于韦后，三思遂与后通。上使韦后与三思双陆，而自居旁，为之点筹，由是武氏之势复振。张柬之等，数劝上诛诸武，上不听。武三思与韦后，日夜谮敬晖、柬之等云，恃功专权，将不利于社稷，不若封以王爵，罢其政事，外不失尊宠功臣，而内实夺之权柄。上以为然。封敬晖、桓彦范、张柬之等，五人俱为王，皆罢其政事。三思令百官，修复太后之政，不附武氏者斥之，为五王所逐者复之，大权尽归三思矣。

太后崩于上阳宫，上居谅阴，命魏元忠居摄三日。元忠素负忠直之望，武三思矫太后遗制，慰谕元忠，赐实封百户。元忠捧制，感咽涕泗。见者曰："事去矣！"武三思使郑愔告敬晖等五人，与王同皎通谋，欲废皇后。于是削其勋封王爵，各贬为远州司马。三思又阴令人疏皇后秽行，榜于天津桥请加废黜。上大怒，命李承嘉穷核其事。承嘉奏言敬晖等所为，请族诛之。上可其奏。大理丞李朝隐奏称晖等未经推鞫，不可遽就诛夷，乃长流敬晖等于各远州，三思矫制杀之。三思既杀五王，势倾人主。常言我不知代间，何者为善人，何者为恶人，但与我善者则为善人，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。韦后以太子重俊

非己所生，恶之。武三思尤忌太子，屡谋废之。太子积不能平，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，矫制发羽林兵三百余人，并太子侍卫共千人，杀武三思，及三思子崇训于其第，斩关而入，欲杀上官婉儿、安乐公主与韦后。帝与后，及安乐公主、上官婕妤，避兵于玄武门楼，俯谓多祚所部曰："汝辈皆朕宿卫之士，何为从多祚反？"于是千骑反斩多祚，太子走，为左右所杀。安乐公主悦崇训之弟延秀，即以延秀尚焉。

时公主每逾礼制，多外交，而驸马必守贞一。帝女宜城公主，驸马裴巽，有外宠一人，公主遣人执之，剥其阴皮，复剥驸马之额皮，以阴皮附驸马之额，而以额皮补阴门，兼以线缝其内肉，惟以鹅毛通便孔，皆敷以鸾胶，即时生就。乃令驸马厅上判事，集僚吏共观之，见者绝倒。后公主亦自觉不雅，且须朝见，复剥此妇之额皮，以补驸马之额，仍移阴皮于此妇之额，其妇羞愧自缢，自是妇女大惧，无敢与驸马偶语者。又安乐、长宁二公主及皇后妹郕国夫人、上官婕妤等，皆依势用事，请谒受赇，虽屠沽臧获，用钱三十万，则降墨敕除官，斜封付中书，时人谓之斜封官。西京、东都各置两吏部侍郎，为四铨簿，选者岁数万人。上官婕妤创立外第，出入无节，朝士往往从之游处，以求仕进。升婕妤为昭容。崔湜通于昭容，昭容荐于帝，以为相。昭容往往择无赖少年，阳物伟岸而善淫者，荐之韦后，衣以女衣，在宫昼夜淫乐。帝与韦后观灯于市里，纵宫女数千人出游，多不归者。政出多门，滥官充溢，府库空竭，民不聊生。

许州参军燕钦融上言皇后淫乱，干预国政，宗楚客图危社稷。上面诘之，钦融抗言不挠，楚客矫制扑杀之。上意怏怏。由是皇后及其党始惧。散骑常侍马秦客，光禄少卿杨均，皆得幸于后，恐事泄。安乐公主亦欲后临朝，以己为皇太女，乃相

与合谋，于饼馅中进毒，中宗食之而崩，在位五年。

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谋，草遗制，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，皇后临朝摄政。太子即位，时年十六。韦后深忌太平公主与相王，相王子临淄王隆基，阴聚才勇，密图匡复。初太宗选天下骁勇之士，着虎文衣，跨豹文鞯，谓之百骑。武后时，增为千骑，隶左右羽林，中宗谓之万骑，置使以领之。隆基皆厚结其豪杰。隆基与太平公主，及公主之子薛崇谏，苑总监钟绍京，前朝邑尉刘幽求等，谋诛韦后。会置使韦播、高嵩，数榜捶万骑，万骑皆怨。果毅葛福顺等，见隆基诉之，隆基因讽以诛诸韦，皆踊跃自效。或谓隆基当启相王，隆基曰："我曹为此，以殉社稷。事成，福归于王，不成，以身死，不以累王也。且万一不从，将败大计。"遂不启，微服与幽求入苑中。会于绍京廨舍，夜二鼓，天星散落如雪，幽求曰："天意若此，时不可失。"于是葛福顺直入羽林营，斩诸韦典兵者以殉。曰："韦后鸩杀先帝，谋危社稷，今夕当共诛之，立相王以安天下。敢有怀两端助逆党者，罪及三族。"羽林士皆欣然听命。隆基勒兵入玄武门，诸卫兵皆应之，斩韦后，及安乐公主、武延秀、上官昭容等。幽求曰："众约今夕共立相王，何不早定。"隆基止之。比晓，内外皆定。隆基乃出见相王，叩头谢不先白之罪。相王曰："社稷宗庙，不坠于地，皆汝之功。"遂迎相王入，收捕诸韦亲党，及宗楚客等，皆斩之。封隆基为平王，赐薛崇谏爵立节王，以绍京、幽求，并参知机务。武氏宗属，诛窜殆尽。

相王旦即位，是为睿宗。废重茂复为温王。睿宗将立太子，以宋王成器嫡长，平王隆基有功，疑不能决。成器辞曰："国家安则先嫡长，危则先有功，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。"上从之。以姚元之为兵部尚书，宋璟为吏部尚书，二人同心，革

中宗弊政，进忠良退不肖，赏罚公平，纪纲修举，当时翕然，以为有贞观之遗风。加太平公主实封万户，公主，武后女，上之妹也。沈敏多权略，武后以为类己，独爱之。及诛二张，公主有力焉。至是又与太子共诛韦氏，屡立大功，益尊重。上尝与之议政，宰相进退，系其一言。荐士骤历清显者，不可胜数，权倾人主，其门如市。公主惮太子英武，数为流言以危之。一日上谓侍臣曰："术者言五日中，当有急兵入宫，卿等为朕备之。"张说曰："此必奸人，欲离间东宫，愿陛下早使太子监国，则流言自息矣。"姚元之曰："张说之言，社稷之至计也。"上悦。于是以宋王成器为同州刺史，豳王守礼为豳州刺史，太平公主，蒲州安置。命太子监国。

次年秋七月，彗星出西方，入太微。太平公主使术者言于上曰："彗所以除旧布新，又帝座及心前星，皆有变，皇太子当为天子。"上曰："传德避灾，吾志决矣。"八月壬辰，上传位于太子，太子上表固辞。太平公主劝上，虽传位，犹宜自总大政。庚辰，太子即位，是为玄宗明皇帝。尊睿宗为太上皇，在位三年。自三品以上除授，及大刑政，仍决于上皇。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，擅权用事，与上有隙，乃与窦怀贞、岑羲、肖至忠谋废立，又谋毒上。上与岐王范、薛王业，及内给事高力士等，定计，以兵三百人，召萧至忠、岑羲斩之，怀贞自缢，仍戮其尸。上皇下诏，自今军国刑政，一听皇帝处分。上下诏赐太平公主，及公主私人崔湜等死，诸子及党与死者数十人。惟子薛崇简数谏其母，屡被挞，特免之。上赏高力士功，以为监门将军。宦官稍增至三千余人，多衣绯紫，宦官之盛自此始。

四年六月，太上皇崩，寿五十五岁。上励精图治，每事访于姚元之。元之避开元尊号，复名崇。及姚崇谒告归，荐宋璟

以自代。时赋役宽平，百姓富庶，唐世贤相，前称房、杜，后称姚、宋，他人不得比焉。上素友爱，近世帝王不能及。群臣以代王成器等地逼，请循故事，出刺外州，上不得已从之。废皇后王氏。时武惠妃宠倾后宫，生寿王瑁。李林甫因宦官言于惠妃，愿尽力保护寿王。妃德之，阴为内助，上擢为礼部尚书。

时有安禄山者，本营州杂胡，初名阿荦山，姓康，其母则巫也。父死，母携之再适突厥安延偃。会其部落破散，与延偃兄子思顺俱逃入塞，更名禄山，冒姓安氏。又有史窣干者，与禄山同里闬，先后一日生。及长相亲爱，皆以骁勇闻。窣干因张守珪遣入奏事，上与语，悦之，赐名思明，即史思明也。禄山狡黠，善揣人意，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爱之，养以为子，以为讨击使。又以窣干为将军。至是守珪使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之反叛者，禄山恃勇轻进，为契丹所败。守珪以其失律，囚送京师，请斩之。上惜其才，赦之。张九龄固争曰："失律丧师，不可不诛，且貌有反相，不杀必为后患。"上勿从。张九龄遇事有不可行者，无细大，皆力争之。上在位岁久，渐肆奢欲，怠于政事。李林甫巧伺上意，日夜短张九龄于上，上浸疏之，而与林甫转亲矣。上即位以来，所用之相，姚崇尚通，宋璟尚法，张嘉贞尚吏，张说尚文，李元弦、杜暹尚俭，韩休、张九龄尚直，皆贤相，各有所长也。初上舍长子嗣真，而立少子嗣谦为太子。嗣谦后改名瑛，乃赵丽妃所生也。驸马都尉杨洄，私附武惠妃，尝伺太子过失，令惠妃泣诉于上。上大怒，欲废之。张九龄力谏乃止。至是杨洄又谮太子瑛，及鄂王瑶、光王琚，潜构异谋。上召宰相谋之，李林甫曰："此陛下家事，非臣等所宜豫。"上意乃决，废太子瑛为庶人，赐死城东驿，并瑶、琚皆杀之。太子瑛既死，李林甫数劝上立寿王瑁。时武

惠妃已薨，寿王无内援。上以忠王玙年长，孝瑾好学，意欲立之，犹豫不决，常忽忽不乐。高力士请择长而立，上意遂决。立忠王玙为太子，改名亨。自开元二十四年，罢张九龄而相李林甫。又安禄山性倾巧，善事人，人多誉之，上以为贤。于开元二十九年，以安禄山为营州都督。自后改元天宝，以年为载，而国事日非矣。

李林甫为相，凡才望功业出己右，及为上所厚，与文学之士，必百计去之。武阳与之善，啗以甘言，而阴陷之。世谓林甫口有蜜，腹有剑。初开元二十三年乙亥，娶蜀州司户杨元琰之女为寿王妃。自武惠妃薨，后宫无当意者。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，上召见，体态丰艳，如绕丽花枝，神魂为之收摄。乃令妃自以其意，乞为女官，号太真，更为寿王娶郎将韦昭训女。潜纳太真于宫中，宠遇一如惠妃，宫中号为娘子。天宝四载八月，册为贵妃，赠其父元琰为兵部尚书，叔父元珪为光禄卿，从兄铦为殿中少监，锜为驸马都尉，姊妹皆赐第京师，宠贵赫然。时妃年二十七，妃每思念寿王，欲私会之。寿王惧祸，避嫌远之。后寿王于代宗十七年薨，六子皆封郡王。杨妃晓音律，性警颖，善承迎上意，恩宠无比。民间为之歌曰："生男勿喜女勿悲，君今看女作门楣。"妃欲得生荔枝，岁命岭南驰驿致之。妃又尝以妒悍不逊，送归杨铦第，上为之不食，即召还。贵妃姊妹三人皆有才色，上呼为姨，并承恩宠，封为韩国、虢国、秦国三夫人，与杨铦、杨锜五家，竞尚奢侈，势倾天下。以安禄山兼御史大夫。禄山体斗肥，腹垂过膝，尝自称重三百斤。外若痴直，内实狡黠。在上前应对敏给，杂以诙谐。上尝戏指其腹曰："此胡腹中何所有？其大乃尔！"对曰："更无余物，止有赤心耳！"禄山欲得常出入禁中，因请为贵妃儿。上与贵妃共坐，禄山先拜贵妃。上问何故，对曰：

"胡人先母而后父。"上悦。禄山骄健异常，阳物伟岸而善战，贵妃悦之，因与通焉。上命有司为禄山起第于亲仁坊，敕令但穷壮丽，不限财力。禄山生日，上及贵妃赐衣服、宝器、酒馔甚厚。后三日，召禄山入禁中，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，裹禄山，使宫人以彩舆舁之。上闻后宫喧笑，问其故。左右以贵妃三日，洗禄山儿对。上自往观之，大喜，赐贵妃洗儿金银钱，复厚赐禄山，尽欢而罢。自是禄山出入宫掖，不禁，或与贵妃对食，或通宵不出，颇有丑声闻于外，上不疑也。

自唐兴以来，边帅皆用忠厚名臣，不久任，不遥领，不兼统。李林甫欲杜边帅入相之路，以胡人不知书。乃奏言文臣为将，怯当矢石，不若用寒族胡人，胡人则勇决习战，寒族，则孤立无党。上悦其言，始用安禄山等。诸节度使，尽用胡人。林甫又数称禄山之美，上既使遥领平卢节度使，又使兼范阳、河东节度使，封为东平郡王，出镇范阳。上以承平日久，专以声色自娱，悉委政于李林甫。命百官阅视天下岁贡物于尚书省，悉以车载赐李林甫家。林甫媚事左右，迎合上意，以固其宠，杜绝言路，掩蔽聪明，以成其奸，妒贤嫉能，排抑胜己，以保其位，屡起大狱，诛逐贵臣，以张其势。自皇太子以下，畏之侧足。在相位十九年，养成天下之乱，而上不悟也。

杨贵妃，从兄钊，不学无行，从军于蜀，贫不能归。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，欲结杨妃为内援，求得之，使献春彩于京师，赆以蜀货万缗。钊至长安，见诸妹分蜀货以遗之曰："此章仇公所赠也。"于是诸杨日夜誉章仇兼琼，上以兼琼为户部尚书，而钊日贵幸用事矣。以杨钊为度支郎中善于聚敛，帑藏充物，奏请上观之，上由是视金帛如粪土，赏赐无限。钊一岁十五迁，以为文部尚书。文部，即吏部也。钊以图谶有金刀语，请更名，上赐名国忠。李林甫既卒，以杨国忠为相。国忠使人

诬告李林甫，与突厥阿布思谋反，诏追削其官爵，剖其棺。

初安禄山以林甫狡猾逾己，故畏服之。及杨国忠为相，禄山视之，蔑如也，由是有隙。国忠屡言禄山有反状，上不听。国忠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，与禄山不协，奏以翰兼河西节度使，与共排禄山。是时中国强盛，自安远门，西尽唐境，凡一万三千里，闾阎相望，桑麻翳野，天下称富庶者，无如陇右。翰每遣使入奏，常乘白橐驰，日行五百里。杨国忠言禄山必反，且曰："陛下试召之，必不来。"上使召之，禄山闻命即至，上由是益亲信禄山。禄山辞归范阳，上解御衣以赐之，禄山惊喜，恐杨国忠奏留之，疾驱出关，乘船而下，昼夜兼行，日数百里。及归范阳，使副将何千年入奏，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。韦见素极言禄山反已有迹，所请切不可听。上不听，许之。禄山专制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道，阴蓄异志，殆将十年。养同罗、奚契丹降者，八千余人，谓之曳落河，及家僮百余人，皆力举千钧，骁勇善战，一可当百。又蓄战马数万匹，皆高大善走。天下精兵，皆聚于河北。见上春秋高，又武备废弛，素有轻中国心。以上待之厚，欲俟上晏驾，然后作乱。会杨国忠与禄山有隙，屡言禄山且反，上不听。国忠以数事激之，欲其速反，以取信于上。禄山于是决意遽反。

会有奏事官，自京师来，禄山诈为敕书，悉召诸将示之曰："有密旨，令禄山将兵入讨杨国忠，诸君宜即从事。"众愕然相顾，莫敢异言。于是发所部十五万众，反于范阳，引兵而南。

时承平日久，民不知兵，猝闻范阳兵起，远近震骇，所过州县，望风瓦解。上闻禄山已反，乃召群臣谋之。杨国忠扬扬有得色，曰："今反者独禄山耳，其下皆不愿也，不过旬日，必传首诣行在。"上以为然。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，上以为

范阳、平卢节度使，乘驿诣东京募兵，旬日得六万余人，乃断河桥，为守御之备。封常清与贼战于武牢，败绩，禄山遂陷东京洛阳，徙都之。

时禄山子庆宗，尚宗女，在长安，上因诛之。以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。平原太守颜真卿，起兵讨贼，遣李平间道奏之，上始闻河北诸郡皆从贼。叹曰："二十四郡，曾无一义士耶及平至！"大喜曰："不识颜真卿作何状，乃能如是！"常山太守颜杲卿，与长史袁履谦等，起兵讨贼。命崔安石等，徇河北诸郡。曰："大军已下井陉，朝夕当至。先降者赏，后降者诛。"于是河北十七郡，皆归朝廷，合兵二十余万。其附禄山者，惟范阳、卢龙、密云、渔阳，汲邺六郡而已。杲卿起兵才八日，守备未完，且诸兵各遣分循州郡，贼将史思明、蔡希德引大兵至常山城下。杲卿告急于王承业，承业欲窃其功，利于城陷，遂拥兵不救。杲卿昼夜拒战，粮尽矢竭，城陷。贼纵兵杀掠，执杲卿、履谦等，送洛阳，缚于中桥之柱而冎之。杲卿、履谦至死，骂不绝口。颜氏死者，三十余人。于是诸郡复陷于贼。

安禄山僭号，自称大燕皇帝，贼群臣各加官有差。真源令张巡起兵讨贼，得精兵千人，至雍邱，与贾贲合兵。贼将令孤潮引兵攻雍邱，贾贲出战，败死。张巡力战却贼，兼领贲众。贼蚁附攻城，巡束蒿灌脂，焚而投之，贼不得上。城中矢尽，巡缚藁为人千余，披以黑衣，夜缒城，潮兵争射之，久乃知其藁人，得矢数十万。其后复夜缒城，贼笑不设备，乃以死士砍潮营，贼兵大乱。巡使部将雷万春于城上，与潮语，贼射之，面中六矢而不动。潮疑为木人，谍问之，乃大惊服。巡时伺贼隙，出兵击贼，积六十余日，大小三百余战，贼遂败走，军声大振。

以李光弼为河北节度使。子仪、光弼大败贼将史思明于嘉山，复河北十余郡，禄山大惧。子仪、光弼奏请固守潼关，而臣等引兵，北取范阳，覆其巢穴，则贼不日可定。

时贼将崔乾祐在陕州，故为羸弱以诱王师。上遣使趣哥舒翰进兵复陕洛，翰奏禄山习兵，必羸兵以诱我，宜守不宜战。杨国忠言于帝，趣使速战。翰不得已，抚膺恸哭，引兵出潼关。遇崔乾祐之兵于灵宝西源，翰大败入关。乾祐进攻潼关，克之，执翰送洛阳，翰降于贼。

上闻之大惧，召宰相谋之。杨国忠首倡幸蜀之策，上然之。明日黎明，上独与贵妃姊妹、皇子、妃主、皇孙，及亲近宦官、宫人，出延秋门。妃主皇孙之在外者，皆委之而去。至咸阳望夷宫，日向中，上犹未食。国忠自市胡饼以献，于是民争献粝饭，杂以麦豆。皇孙辈，争以手掬食之，须臾而尽。上至马嵬驿，将士饥疲，皆愤怒。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，欲诛之。会吐蕃使者二十余人，遮国忠马，诉以无食。国忠未及对，军士呼曰："国忠与胡虏谋反。"国忠急走，军士擒杀之，以枪揭其首，并杀其子暄，及韩国、秦国二夫人。上拖履出驿门，慰劳军士，令收队，军士不应。上使高力士问之。玄礼对曰："国忠谋反，贵妃不宜供奉，愿陛下割恩正法。"上曰："贵妃居深宫，安知国忠谋反？"力士曰："贵妃诚无罪，然将士已杀国忠，而贵妃仍在左右，岂能自安，愿陛下审思之！将士安，则陛下安矣。"帝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，时年三十有八。舆尸至驿庭，后玄礼等入视之，于是始整部伍为行计。国忠妻与幼子晞，及虢国夫人，夫人子裴徽，走至陈仓，县令薛景仙捕诛之。

上将发马嵬驿，朝臣惟韦见素一人，父老皆遮道请留，帝为按辔，久之，乃命太子于后，宣慰父老。父老因曰："至尊

既不肯留，某等愿帅子弟，从殿下东破贼，取长安。若殿下与至尊皆入蜀，则中原百姓，谁为之主？”须臾，聚至数千人。太子不可，曰：“至尊远冒险阻，吾岂可朝夕离左右！”涕泣披马欲西，建宁王倓，与宦者李辅国，执鞚谏曰：“逆胡犯阙，四海分崩，不因人情，何以兴复？今殿下从至尊入蜀，则中原之地，拱手授贼矣。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，召郭、李于河北，与之并力讨贼，克复二京，以迎至尊，岂非孝之大哉！何必区区温情，为儿女之态乎？”广平王俶，亦劝太子留。父老共拥太子马，不得行。上总辔待太子，久不至，使人侦之，还白状。上曰：“天也，乃命分后兵二千人，及飞龙厩马，从太子。又宣旨欲传位于太子，太子不受。太子既留，未知所适。建宁王倓，请太子诣平凉，太子从之。一昼夜驰三百里，至平凉募兵，得五百余人，军势稍振。

安禄山不意上遽西幸，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关。凡十日，乃遣孙孝哲将兵入长安，于是贼势大炽，然无远略，日夜纵酒，专以女色财宝为事，无复西出之意，故上得安行入蜀。太子北行，亦无追迫之患。太子至灵武，裴冕、杜鸿渐等上太子笺，请尊马嵬之命，即皇帝位，以号令四方。太子不许。冕等笺五上，固争之，太子乃许之。

是日，肃宗即位于灵武，尊玄宗为太上皇帝，复以载为年。初肃宗为太子时，与李泌为布衣交。泌后隐居颍阳，上遣使召之，至是谒见于灵武，上大喜，每事咨之，言无不从。上皇至成都，从官六军至者，千三百人而已。郭子仪等将兵五万，自河北至灵武，灵武军威始盛，人有兴复之望矣！灵武使者至蜀，上皇喜曰：“吾儿应天顺人，吾复何忧！”乃制自今改制敕为诰，表疏称太上皇，四海军国重事，皆先取皇帝进止，仍奏朕知。命崔见素、房琯、崔涣奉传国宝、玉册，诣灵

武传位。在位四十四年。

初上皇每大宴，先设太常雅乐，继以鼓吹，出宫人，舞霓裳羽衣，又奏散乐，杂戏，教舞马百匹，衔杯上寿，引犀象入场，或拜或舞，禄山见而悦之。至是命搜捕，悉送洛阳。禄山宴群臣于凝碧池，盛奏众乐，舞象怒目不动，禄山尽杀之。梨园子弟，往往欷歔泣下，贼皆露刃睨之。乐工雷海清，不胜悲愤，掷乐器于地，西向恸哭。禄山怒，缚于试马殿前，肢解之。

上欲以建宁王倓为元帅，李泌曰："广平，兄也。使建宁既成大功，将何以处之？"乃以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李泌为侍谋元帅长史，以讨禄山。帝如彭原，廨舍隘狭。上与张良娣博，打子声闻于外。李泌言诸军奏报停壅，不宜为此，良娣以是怨泌。张良娣与李辅国，表里为奸，皆恶泌。建宁王倓谓泌曰："先生荐兄广平王为元帅，使倓得尽臣子之礼，无以报德，请为先生除害。"泌曰："何也？"倓以良娣为言。泌曰："此非臣子所宜言，愿王置之！"倓不从。数于上前诋讦良娣及辅国罪恶，二人谮之曰："倓恨不得为元帅，谋害广平王。"上怒，赐倓死。广平王俶大惧，谋去辅国及良娣。李泌曰："不可，但尽人子之孝可也！"王从之。上以良娣为淑妃，未几，竟立为后。李辅国依附之，势倾朝野。

安禄山自起兵以来目渐昏，至是不复睹物。左右动加捶挞，或遂杀之，人不自保。又欲废庆绪，而立嬖妾所生之子庆恩。严庄与庆绪谋，夜遣阉竖李猪儿，执刀直入帐中，斫禄山腹，出其肠，流血数斗而死。庆绪即皇帝位。庆绪以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。先是禄山得两京珍货，悉输洛阳，思明拥强兵，据富资，浸不用庆绪命，庆绪不能制。安庆绪使尹子奇寇睢阳，许远告急于张巡，巡入睢阳，与许远合兵固守，昼夜苦战。远自知

才不及巡，其战斗筹画，一听于巡。凡十六日，擒贼将，杀贼兵，贼遂夜遁。尹子奇复引兵攻睢阳，张巡椎牛享士，尽军出战。贼见其少，笑之。巡帅诸将直冲贼阵，贼乃大溃。明日，贼复合兵攻城，巡于城中夜鸣鼓严队，若将出击者，贼闻之，达旦儆备。既明，巡乃寝兵绝鼓。贼以飞楼瞰城中，无所见，遂解甲休息。巡与将军南霁云、雷万春等，十余将，各将五十骑，开门突出，直冲贼营，营中大乱。巡欲射奇而不识，乃剡蒿为矢，射之。中者谓巡矢尽，走白子奇，乃得其状。使霁云射之，中其左目，几获之，子奇乃收军还。尹子奇复围睢阳，城中日蹙，巡乃会南霁云突围出，告急于临淮贺兰进明，进明不肯发兵，而爱霁云勇壮，具食延之。霁云曰："睢阳之人，不食月余矣！云虽欲独食，何能下咽？"因啮一指以示进明曰："霁云既不能达主将之意，请留一指以示信，归报！"坐中皆为泣下。子奇久围睢阳，城中食尽，议弃城东走。张巡、许远谋，以为睢阳，江淮之保障。无睢阳，是无江淮也，不如坚守以待之。始与士卒同食茶纸，既尽，遂食马，马尽，罗雀掘鼠，雀鼠既尽，巡爱妾霍氏曰："城陷，则妾必死，尸烂于地，为蝼蚁所食，甚无益也，不如变无益为有益，妾请以身为粮，延军士数刻之命以待救。妾丑处，君须自食，以完吾贞。埋骨于地，以还父母。"巡义而许之，乃出爱妾，杀以食士。许远亦杀其奴，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。既尽，继以老弱男子，人知必死，无有叛者，所余才四百人。贼登城，将士病不能战，巡西向再拜曰："臣力竭矣，生无以报陛下，愿为厉鬼以杀贼！"城遂陷。巡与南霁云、雷万春等三十六人，俱被杀。生致许远于洛阳，死于偃师。

张镐闻睢阳围急，倍道亟进。且檄谯郡太守闾邱晓救之，晓不受命。镐至睢阳，城已陷三日矣。镐召晓，杖杀之。上飨

劳诸将，遣广平王俶、郭子仪攻长安。谓子仪曰："事之济否？在此行也！"子仪对曰："此行不捷，臣必死之。"回纥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等，将精兵四千余人至凤翔。广平王俶见叶护，约为兄弟，因帅郭子仪、李嗣业、仆固怀恩等，与贼战于长安城西，自午至酉，斩首六万级，贼遂大溃，克复长安，遣使入蜀，请上皇还京师。

广平王俶、郭子仪等，将兵取东京洛阳，安庆绪悉发洛阳兵，使严庄将之，以拒官兵。子仪等初与战，不利。回纥自南山袭其背，贼惊顾曰："回纥至矣！"遂溃。庆绪奔河北，广平王俶入东京。回纥纵兵大掠，俶患之。父老请率罗锦万匹，以赂回纥，回纥乃止。

上皇至咸阳，上备法驾，迎于望贤宫。上皇即日幸兴庆宫，遂居之。赐郭子仪爵汾阳王，李光弼等功臣，各进阶赐爵有差，追赠死节之臣。

安庆绪忌史思明之强，欲图之。思明遂以所部十三州来降，沧瀛、安深、德棣等州皆降。虽相州未下，河北率为唐有矣。张镐上言史思明凶险，人面兽心，难以德怀，愿勿假以威权，征之入朝，分散其兵，补入宿卫，则乱定矣。时上已宠纳史思明，勿听。李光弼以史思明终必为乱，阴使乌承恩图之，已而谋泄。思明乃集将佐吏民，西向大哭曰："臣以十三万众降朝廷，何负陛下，而必欲杀臣！"遂杀乌承恩，挟兵观望。上命朔方郭子仪，淮西鲁炅等七节度使，讨安庆绪。又命河东李光弼、泽潞王思礼二节度使，将所部兵以助之。上以子仪、光弼皆元勋，难以统属，故不置元帅，但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，以监之。

郭子仪等大破庆绪于卫州，追至邺围之。庆绪穷急，求救于史思明，且请以位让之。思明反，发范阳兵十三万救邺。九

节度使之师，既无统帅，号令不一。镇西节度使李嗣业中流矢死，思明引大军直抵城下，官军步骑六十万，与之刻日决战，未及布阵，思明将精兵五万，直前奋击，大风忽起，吹沙拔木，天地昼晦，咫尺不相辨，两军大惊溃。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，保东京，战马甲仗，遗弃殆尽。诸节度各溃归本镇。

史思明杀安庆绪，还范阳，僭号大燕皇帝。鱼朝恩恶郭子仪，因其败，短之于上，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使。史思明复入东京，遂引兵攻河阳。光弼以短刀置靴中，曰："战危事，吾国之三公，不可死贼手，万一不利，诸君死敌，我自刭，不令诸君独死也！"率诸将，致死击之，贼众大溃，思明遂遁。史思明猜忍好杀，群下小不如意，动至族诛，人不自保。且爱少子朝清，欲杀长子朝义，立朝清为后。朝义忧惧，乃与部将曹将军谋，遂以兵入，思明逾垣走，射之坠马，执而缢杀之。使人至范阳杀朝清，朝义即伪位称帝。

时李辅国、鱼朝恩，与张后内外表里，壅蔽作奸，上不能制。上皇居兴庆宫，父老过者，往往瞻拜呼万岁。李辅国言于上曰："上皇居兴庆宫，日与外人交通，陈玄礼、高力士谋，不利于陛下，宜移居大内。"上不听。会上病，李辅国矫称上语，将射生手五百骑，露刃迎上皇如西内，居甘露殿。高力士流巫州，陈玄礼勒令致仕。上皇不怿，因不茹荤，辟谷，浸以成疾。上欲以郭子仪，统诸道兵取范阳，定河北，为宦官鱼朝恩所阻，事竟不行。上为张后所制，竟不敢诣西内朝太上皇。太上皇崩于神龙殿，寿七十有八。上自仲春寝疾，闻太上皇崩，疾转剧。乃命太子监国，未几上崩。在位七年。

初张后与李辅国相表里，晚年更有隙，欲杀辅国，废太子，而立己子。辅国与内射生使程元振，迁张后于别殿，寻杀之，并其二子。辅国引太子素服与宰相相见，遂即位，是为代宗。

辅国恃功益横，明谓上曰："大家但居禁中，外事悉听老奴处分。"上内不能平，以其方握禁兵，外尊礼之，另为尚父而不名。事无大小皆咨之，辅国亦晏然处之。封为博陆王。上夜遣盗入其家，斩辅国之首，及其一臂而去。上诈敕有司捕盗，遣中使存问其家。

上遣中使刘清潭于回纥，修旧好，且征兵讨史朝义。先是肃宗以仆固怀恩女妻回纥可汗，可汗请与怀恩相见。怀恩时在凉州，上令往见之。怀恩为言唐家恩信不可负，可汗悦，遣使上表，请助国讨朝义。制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仆固怀恩副之。诸军发陕州，仆固怀恩与回纥为前锋，与李光弼、李抱玉数道并进。官军至洛阳北郊，贼众数万，立栅自固，官军骤击之，贼众大败。朝义将轻骑数百东走，怀恩进克东京，使其子玚，乘胜逐朝义，累战皆捷。仆固玚等追及史朝义于莫州，围之。贼将田承嗣以莫州降，送朝义母及妻子于官军。朝义以精骑五千，犯北门围而出，奔范阳。贼将李怀仙以范阳降，朝义至，不得入。朝义穷蹙，缢于林中，其下皆散。怀仙取其首以献。仆固怀恩与诸军皆还，回纥归国。河北悉定。禄山乱凡三年，庆绪二年，史思明二年，朝义二年，共九年而灭。

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，奏以史朝义降将薛嵩为相卫节度使，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，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，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，以自为党援。朝廷亦厌苦兵革，苟冀无事，亦因而授之。其后诸镇各收安史余党，坐拥强兵，自署文武将吏，不供贡赋。虽名藩臣，羁縻而已。

吐蕃入寇，边将告急，宦官程元振不以闻。及寇奉天武功，京师震骇。诏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，郭子仪为副元帅，出镇咸阳以御之。子仪闲废日久，部曲离散，至是召募得二十骑

而行，至咸阳，吐蕃帅吐谷浑、党项氐、羌二十余万众，弥漫数十里。子仪使判官王延昌，奏请益兵，程元振遏之，竟不召见。上方治兵，而吐蕃已度便桥，仓猝不知所为，出幸陕州。吐蕃入长安，剽掠府库市里，焚庐舍，长安城中，萧然一空。子仪至商州，行收兵，得四千人，泣谕将士，以共雪国耻，取长安，皆感激，受约束。乃使长孙全绪将二百骑出蓝田，昼则击鼓张旗，夜则燃火，多为疑兵，为流言以绐之曰："郭令公自商州，将大军，不知其数至矣！"吐蕃大恐，悉众遁去。诏以子仪为西京留守。

初程元振专权自恣，人畏之甚于李辅国。诸将有大功者，元振皆忌嫉欲害之。吐蕃入寇，上遣使发诸道兵。李光弼等，皆忌元振居中，莫有至者。太常博士柳伉上疏，请斩程元振以谢天下，诏削元振官爵，放归田里。而鱼朝恩复专权用事，及朝恩势倾朝野，上与相臣元载设谋，擒而缢杀之，以尸还其家。而元载复专权受贿矣。

初河东节度使辛云京，与仆固怀恩构隙，奏怀恩谋反，上优诏和解之。遣使征怀恩入朝，怀恩不至。怀恩自兵兴以来，所在力战，一门死王事者，四十六人，女嫁绝域，说谕回纥，再复东京，平定河南北，功无与比，而为人所构陷，愤怨殊深，上书自讼，言甚切至。遂举兵反，寇太原。上谓郭子仪曰："怀恩父子，负朕实深。闻朔方将士思公，公为朕镇抚河东汾上之师。"乃以子仪为副元帅，河中节度使。怀恩将士闻之，皆曰："吾辈从怀恩为不义，何面目见汾阳王！"仆固玚围榆次，其将焦晖、白玉攻杀之。怀恩闻之，入告其母。母曰："吾语汝勿反，国家待汝不薄，今众心既变，祸必及我，将如之何？"怀恩不对而出，母提刀逐之曰："为吾国杀此贼，取其心以谢三军！"怀恩疾走得免。遂与麾下三百骑，渡

河北走。子仪传玚首诣阙，群臣入贺。上惨然不悦曰："朕信不及人，致勋臣颠越，深以为愧，又何贺焉！"命辇怀恩母至长安，给待优厚，月余以寿终，具礼葬之。功臣皆感叹。郭子仪至汾州，怀恩之众数万，悉归之。仆固怀恩北走至回纥，诱回纥、吐蕃、吐谷浑、党项、奴剌等，数十万众，俱入寇，怀恩以朔方兵继之。郭子仪奏请诸道节度使，各出兵以扼其冲要，上从之。然诸道，惟淮西李忠臣，即日就道，余无至者。幸仆固怀恩中途遇暴疾死，于是回纥、吐蕃各争长，不相睦。郭子仪因前主兵时，素与回纥厚，因轻身往见之，说使共击吐蕃，回纥从之，与之设誓定盟而还。吐蕃闻之夜遁，子仪、回纥合兵追之，战于灵台西原，大破之，斩首以万计。上礼重子仪，尝称郭大臣而不名。子仪居亲仁里，中通永巷，子妇侍妾既多，家众三千，每日洞开重门，直达卧所，出入无禁，颇有丑声闻于外，诸子固谏。子仪曰："以吾门第，正欲使人共见共闻，则谗慝无由而生，若一禁出入，则猜疑踵至，必至灭族矣！儿女小嫌，何足屈意。"众乃叹服。其子暧，尚升平公主，尝与争言，暧曰："汝倚乃父为天子耶？我父薄天子而不为！"公主恚，奔车奏之。上曰："此非汝所知，此言诚然。彼如欲为天子，天下岂汝家有耶？"慰谕令归。子仪闻之，因暧入待罪。上曰："鄙谚有云：'不痴不聋，不为家翁。'儿女闺房之言，何足听也！"子仪归，杖暧数十。

时有盗发郭子仪父冢者，捕之不获。人以鱼朝恩素恶子仪，疑其使之。子仪入朝，朝廷忧其为变。及见上，上语及之。子仪流涕曰："臣久将兵，不能禁御军士，多发人冢。今日及此，乃天谴，非人事也！"朝廷乃安。

上在位十七年崩，太子适即位，即雍王也，是为德宗。夫肃宗、代宗本中材之主，以人心思唐，赖大将力，克复旧物，

乃不思经远之谋，专为姑息之政，节度使尚由军士废立，则其他可知矣。卒之藩镇陆梁，上陵下替，养成乱阶，唐之纪纲大坏，不可复振，则肃代之为也。德宗新立，外国贡驯象适至。上曰："象费豢养而违物性，将安用之?"命纵于荆山之阳。又出宫女数百人。遣中使邵光超，赐李希烈旌节。希烈赠以仆马，及缣七百匹。上怒，杖光超而流之。于是中使之未归者，皆潜弃所得于山谷，虽与之，莫敢受也。于是中外皆悦，青淄军士，至投兵相顾曰："明主出矣，吾属犹反乎?"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九回

## 朱温起　号梁朝　归于李氏

诗曰：

山自青青水自流，南征北战几时休。
青春壮士边关老，红粉佳人白了头。

却说德宗初政虽美，而有美中不足，虽励精图治，而性猜忌刻薄。以强明自任，耻见屈于忠言正论，而受欺于奸谄谀佞。先用杨炎为相，专以报复恩仇为事。初安史之乱，天下户口，十亡八九，所在宿重兵，其费不资，皆倚办于刘晏。晏为户部尚书，有精力，多机智，变通有无，曲尽其妙，唐之所以得中兴，军旅不至匮乏者，晏之力也。晏与杨炎有隙，贬为忠州刺史。荆南节度使庾准，希杨炎旨，诬以怨望。上密遣中使缢杀之，天下冤之。于是大臣人人不自保，朝野侧目。上恶炎欲诛之，乃擢卢杞为相。杞貌丑，色如蓝，有口辩，阴险狡猾无比，知上性多猜忌，因以疑似离间群臣。始劝上以严刻御下，中外失望。术士桑道茂上言，陛下不出数年，暂有离宫之厄，臣望奉天有天子气，宜高大其城，以备非常。试以小事，皆能先知。上乃命京兆，发丁夫数千，并六军之事，筑奉天城。初成德节度使李宝臣，与淄青节度使李正已，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结，期以土地，传之子孙。故田承嗣之死，宝臣力为之请于朝，使以节授田悦，代宗从之。至是田悦屡为宝臣子惟岳请继袭，上欲革前弊，不许。悦乃与李正已各遣使诣惟岳，


後梁太祖
後唐莊宗
後晉高祖
後漢高祖
後周高祖

谋勒兵拒命。河南士民骚动，李惟岳反，上命张孝忠、朱滔等讨之。惟岳将王武俊杀之以降，成德遂平。滔请深州，不许，武俊欲得节度使，不得，由是怨望。田悦闻之，各遣使说朱滔、王武俊约以合谋，同反之利得以传之子孙。二人皆喜，从之，遂合兵反。平庐节度使李正已卒，子纳擅领军务，请袭位，上不许，亦反。于是朱滔自称冀王，田悦自称魏王，王武俊称赵王，李纳称齐王。上以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兼平卢节度使讨李纳，希烈帅所部移镇许，即与纳通谋，自称天下都元帅，希烈陷汝州。卢杞恶颜真卿，欲杀之，言于上，以真卿名重海内，使之宣慰招谕李希烈。真卿至许，希烈欲降之，百计窘之，真卿终不为屈，遂缢杀之。李希烈寇襄城。初上优恤士卒，每出境，加给酒肉，本道粮，仍给其家，一人兼三人之给，军士利之，各出军，才逾境而止，月费钱百三十余万缗，常赋不能供，乃税间架，除陌钱，以益之。税间架者，每屋二架为一间，上屋税钱二千，中税一千，下税五百也。除陌钱者，凡卖买，每缗官税五十钱，其隐钱与无价同，且加之罪也。于是愁怨之声，盈于远近，又不能给，遂无以善其后。上发泾原等道兵救襄城，泾原节度使姚令言，将兵五千至京师，军士冒雨，寒甚，多携子弟而来，冀得厚赐遗其家。既至，一无所赐，发至浐水。诏京兆尹王翃犒师，惟粝食菜馅，众怒，蹴而复之。因扬言曰："吾辈将死于敌，而食且不饱，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！"闻琼林、太盈两库，金帛盈溢，不如相与取之。乃擐甲张旗鼓噪，还趋京师。初神策军使白志贞掌招募禁兵，东征死亡者，志贞皆隐不以闻，但受市井富儿赂而补之，名在军籍，受给赐，而身居市廛，为贩鬻。至是上召禁兵以御贼，竟无一人至者。贼已斩关而入。上乃与王贵妃、韦淑妃，太子诸王，自苑北门出，宦官左右，仅百人以从。翰林学士姜公辅叩马言

曰："朱泚尝为泾帅，今废处京师，心常怏怏，苦乱兵奉以为主，则难制矣，请召师同行。"上曰："无及矣。"姚令言因与乱兵谋曰："今众无主，不能久，朱太尉闲居私请，相与奉之第。"众许诺。乃遣数百骑迎朱泚于晋昌里第。泚入宫，居含元殿，自称权知六军。

上至咸阳，思桑道茂之言，乃幸奉天，文武之臣，稍稍继至。左金吾大将军浑瑊至奉天，瑊素有威望，众心恃之稍安。朱泚自称大秦皇帝，寻改国号曰汉，大杀唐宗室之在长安者，以绝人望。帅师犯奉天，李晟将兵入援。朱泚攻围奉天经月，城中资粮俱尽，李怀光以兵五万入援，与李晟合。遣间入城奏上，上大喜，城中欢声如雷。怀光败泚兵于醴泉，浑瑊击朱泚，破走之，泚遁归长安。众以为怀光复三日不至，则城不守矣。李怀光自山东来赴难，数与人言卢杞、赵赞及宦官白志贞之奸佞。且曰："吾见上，当请诛之。"既解奉天之围，自矜其功，谓上必接以殊礼。或以怀光之言告卢杞。杞惧，言于上，宜使怀光乘胜取长安，不必入朝，稽留时日，上以为然。诏怀光直引军屯便桥，与李晟刻期，共取长安。怀光自以数千里竭诚赴难，破朱泚，解重围，而咫只不得见天子，意殊怏怏。曰："吾今已为奸臣所排，事可知矣。"遂引兵去，至鲁店，留二日乃行。初上在东宫，闻监察御史陆贽名。及即位，召为翰林学士。至是因乱，数问以时事得失。贽于政治时务，恳恳直陈，上颇用其言，中外赖之。李怀光屯兵不进，数上表，暴扬卢杞等罪恶，众论喧腾，亦咎杞等。上不得已，贬卢杞、赵赞、白志贞为远州司马。上下诏大赦，王武俊、田悦、李纳见赦，皆去王号，上表谢罪。惟李希烈自恃兵强财富，遂即皇帝位，国号大楚。李怀光既胁朝廷逐卢杞等，内不自安，遂有异志。又恶李晟独当一面，恐其成功，奏请与晟合军，诏

许之。怀光屯咸阳累日，逗留不进，密与朱泚通谋，事迹颇露。李晟屡奏，以为怀光反状已明，恐一旦有变，为其所并，请移军东渭桥，上从之。诏加怀光太尉，赐铁券，遣使谕旨。怀光对使者，投铁券于地，曰："人臣反，赐铁券。怀光不反，今赐铁券，是使之反也。"辞气甚悖。怀光潜与朱泚通，其养子石演芬，遣客诣行在告之。事觉，怀光责之曰："我以尔为子，奈何负我？"演芬曰："演芬胡人，惟知事一人，苟免贼名而死，死甘心矣！"怀光使左右脔食之，皆曰："义士也！"以刀断其喉而去。怀光遣其将赵升鸾入奉天，浑瑊闻之，遽请上急幸梁州，上从之。除李晟河中同绛节度使，加平章事。晟得除官制，拜哭受命。谓将佐曰："长安宗庙所在，天下根本，晟若行，谁当灭贼者。"乃治城隍，缮甲兵，为复京城之计。是时怀光、朱泚连兵，声势甚盛。车驾南幸，人人忧扰。晟以孤军处二强寇之间，内无资粮，外无救援，徒以忠义感激将士，故其众虽单弱，而锐气不衰。初怀光方强，朱泚畏之，与怀光书，以兄事之。及怀光既反，逼乘舆南幸，其下多叛之，势渐弱。泚乃赐怀光诏书，以臣礼待之，且征其兵，怀光渐怒，遂烧营，东走河中。将士在道，散亡相继。李晟家口，及神策军士家属，皆在长安，朱泚善遇之。军中有言及家者，晟泣曰："天子何在？敢言家乎！"泚使晟亲近，以家事遗晟曰："公家无恙！"晟怒曰："尔敢为贼间！"立斩之。军士未授春衣，盛夏犹衣裘褐，终无叛志。浑瑊帅诸军屯奉天，与李晟东西相应以逼长安，韩滉在江东，遣使贡献，运米百万斤，以献朝廷，又运米百艘，以饷李晟。李晟大陈兵，谕以收复京城。遂引兵至通化门外，泚兵大至，晟纵兵击之，贼败走，再战，又破之，贼众大溃。姚令言帅众西走，晟屯于含光殿前，使掌书记于公异作露布，诣行在。朱泚将奔吐蕃，其

众随道散亡。至彭原西城，其将梁庭芬等斩之以降，传首行在。朱泚乱凡二年。

车驾至长安，李晟见上，先贺平贼，后谢收复之晚。以李晟为凤翔陇右节度使，进爵西平王。时年连旱蝗，度支资粮匮竭，言事者多请赦李怀光。李晟上言怀光有五不可赦。马燧入朝，奏曰："怀光凶逆尤甚，赦之无以号令天下，愿更得一月粮，必为陛下平之。"上许之。燧以长春宫守备甚严，长春宫不下，则怀光不可得，乃径造城下，呼其守将徐庭光曰："汝曹殉国立功，四十余年，何忽为灭族之计。从吾言，非止免祸，富贵可图也。反叛皆怀光所为，汝曹无罪，第坚守勿出。"众皆曰诺。乃开门降，燧以数骑入城，慰抚之。其众大呼曰："吾辈复为王人矣！"燧等引军，直逼河中。怀光举火，诸营不应。河中军士，自相惊恐，须臾，皆易其号为太平字，怀光不知所为，乃缢而死，将士斩其首以降。燧自辞行，至河中平，凡二十七日。初怀光之解奉天围也，上以其子李璀为监察御史，及怀光屯咸阳不进，璀密言于上曰："臣父必负陛下，愿早为之备。"上惊曰："卿大臣爱子，当为朕委曲弥缝之。"对曰："臣父非不爱子，臣非不爱其父，与宗族也，顾臣力竭无能回也。"上曰："然则卿以何策自免？"对曰："臣父败，则臣与之俱死，复何策哉！使臣卖父求生，陛下亦安所用之！"及怀光死，璀即自杀。上以璀故，诏赦怀光一子，收葬其尸。李希烈在蔡州，兵势日蹙。会有疾，大将陈仙奇使医生陈山甫毒杀之，举众来降。希烈乱凡五年。诏以仙奇为淮西节度使。未几，仙奇为其将吴少诚所杀，上亦即以少诚为留后。

吐蕃入寇，李晟遣兵击败之。其主尚结赞谓人曰："唐之良将，李晟、马燧、浑瑊而已，当以计去之。"乃遣使求和于马燧，燧信其言，为之请于朝。李晟曰："戎狄无信，不如击

之。"燧与张延赏皆与晟有隙，欲反其谋，争言和亲便，上计遂决。吐蕃尚结赞请和，欲得浑瑊为会盟使，乃诈诱之曰："浑侍中信厚闻于异域，请必使之主盟。"瑊发长安，李晟深戒之，以为盟所，不可不严备。张延赏言于上曰："晟不欲盟好之成，故戒瑊以严备，我有疑彼之形，则彼亦疑我矣，盟何由成！"上乃召瑊，切戒以推诚待虏，勿为猜疑。浑瑊表奏吐蕃，决于辛未日盟。上大喜，以表夸示群臣。辛未将盟，吐蕃伏精骑数万于坛西。瑊等皆不知，入幕易礼服。吐蕃伐鼓三声，大噪而至。瑊自幕后出，偶得他马，乘之而遁，唐将卒皆东走。吐蕃纵兵追击，或杀或擒之。是日，上与群臣，方庆盟誓得成，乃社稷之福，惟柳浑深以为忧。李晟曰："诚如浑言。"上变色，不悦而罢。是夕，韩游环表言虏劫盟，上大惊。明日谓柳浑曰："卿书生，乃能料敌如此之审耶！"初吐蕃尚结赞恶李晟、马燧、浑瑊曰："去此三人，则唐可图也。"于是离间李晟，因马燧以求和，欲执浑瑊以卖燧，使并获罪，因纵兵直犯长安，会失浑瑊而止。上以李泌同平章事，泌有谋略，谙练军国之事。历事三朝，因事纳谏，为益弘多。且善调停上于君臣父子之间，顺宗之不废，泌之力也。然好仙术，不畜家室，既力辞还山，而复出相，此其所短也。上于乱时，颇能信用李泌、陆贽之言。及乱稍定，李泌复卒，遂罢陆贽，而用裴延龄等，又猜忌轻听而好聚敛，治否各半。上在位二十六年崩，太子诵立，是为顺宗。

时顺帝失音，不能决事，常居深宫，施帘帷，独宦官李忠言，昭容牛氏侍左右，百官奏事，自帷中可其奏。王伾、王叔文、韩泰、柳宗元、刘禹锡等用事。西川节度使韦皋，表请太子监国。上传位于太子纯，在位一年，自称太上皇。

太子即位，是为宪宗。贬王伾、王叔文等。帝刚明果断，

能用忠谋。西川节度韦皋卒，刘辟自为留后，求节钺，上以初嗣位，力未能讨，许之。辟益骄，求兼领三川，上不许，遂发兵反，围东川。众以地险难取，杜黄裳独请讨之，力荐高崇文为将。崇文长驱，直指成都，所向崩溃，遂克成都，擒刘辟送京师斩之。市肆不惊，一境皆平。杜黄裳、裴地、李绛相继为相，上尝与宰相论治道于延英殿，日旰暑甚，汗透御服。宰相恐上体倦，求退。上留之曰："朕入宫中，所与处者，独宫人宦官耳，故乐与卿等，且共谈为治之要，殊不知倦也。"时上处置得宜，诸藩镇逆命者，多畏威怀德，归顺朝廷。惟彰义，即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卒。吴少阳自为留后，及少阳卒，其子吴元济匿丧，自领军务。上以李光颜为节度使，严授为招抚使，督诸道兵，讨吴元济。诸军讨淮西，久未有功，众请罢征。惟裴度言彰义必可取之状。上以度为相，悉以兵事委之，讨贼愈急。以李晟子李愬为唐、邓随节度使，愬谋袭蔡州，遣马少良将十余骑巡逻，遇吴元济捉生虞候丁士良与战，擒之。愬命释其缚，给其衣服器械，署为捉生将。士良言于愬曰："吴秀琳拥三千之众，据文城栅，为贼左臂，官军不敢近者，有陈光洽为之谋主也。光洽勇而轻，好自出战，请为公先擒光洽，则秀琳自降矣。"遂擒光洽以归，秀琳果以栅降，愬引兵入据其城。愬与秀琳谋取蔡，秀琳曰："公欲取蔡，非得李祐不可，如秀琳无能为也。"会祐帅士卒，刈麦于张柴村，愬使厢虞候史用诚擒之以归，愬待以客礼。士卒不悦，乃牒言祐为贼内应。愬恐谤先达于上，已不及救。乃持祐泣曰："岂天不欲平此贼耶？何吾二人相知之深，而不能胜众口也。"乃械祐送京师。先密奏曰："若杀祐，则无以成功。"诏以祐还愬，愬见之喜，执其手曰："尔之得全，社稷之灵也。"诸军讨淮西，四年不克，馈运疲弊。李逢吉等竞言师老财竭，意欲罢兵。裴度请身

自督战，誓不与此贼俱生。上悦，使度以宰相，兼彰义节度使，督诸军讨贼。李祐言于李愬曰："蔡之精兵，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。守州城者，皆羸老之卒，可以乘虚直抵其城。待贼将闻之，元济已成擒矣。"愬然之。因雪，假名出猎。夜半雪甚，行七十里，至州城。近城有鹅鸭池，愬令惊之，以混军声。自希烈乱后，吴少诚拒命，官军不至蔡州城下者三十余年，故蔡人为不备四鼓。愬至城下，无一人知者。李祐等镢其城为坎以先登，壮士从之。鸡鸣，入居元济外宅。或告元济曰："官军至矣！"元济尚寝，笑曰："俘囚为盗尔，晓当尽杀之。"又有告者曰："城陷矣！"元济起，听于庭，闻愬军号令曰，常侍传语，应者近万人。元济始惧，乃帅左右登牙城拒战。时董重质拥精兵万余人，据洄曲，愬曰："元济所望者，重质之救耳！"乃访重质家，厚抚之，遣其子传道，持书谕重质，重质遂单骑诣愬降。元济于城上请罪，梯而下之，监送京师，不戮一人，屯于鞠场，以待裴度。度入城，李愬具櫜鞬出迎，拜于路左，度将避之，愬曰："蔡人顽悖，不识上下之分，数十年矣。愿公因而示之，使知朝廷之尊。"度乃受之。愬还军文城，裴度入蔡州。上御门受俘，斩吴元济，赐李愬爵凉国公。以李祐为神武将军，赐裴度爵晋国公，复入知政事。

淮西既平，成德节度使王承宗闻之，大惧，请以二子为质，及献德棣二州，输租税，请官吏，上许之。初淄青节度使李师道，使盗杀宰相武元衡，又击伤裴度首，上未暇讨。及见吴元济伏诛，大惧，奉表纳质。既而悔之，表言军情不听纳质割地。上怒，令宣武、魏博、成义、武宁、横海诸镇兵共讨之。李愬、田弘正屡败师道兵。师道闻官军侵逼，发民治军州城堑，修守备，役及妇女，民益惧皆怨。都知兵马使刘悟勒兵捕师道与其二子，斩之，函首送弘正营。弘正大喜，露布以

闻。淄、青等十二州皆平。自肃、代以来，垂六十年，藩镇跋扈，河南、河北三十余州，自除官吏，不供贡赋，至是尽遵朝廷约束矣。

时天下既平，上浸骄侈。用皇甫镈、李吉甫而罢裴度，政治颇衰。又渐好仙佛，以方士柳泌为台州刺史，使求灵草合长生药。又遣中使至凤翔迎佛骨，刑部侍郎韩愈上疏切谏，上大怒，将加愈极刑。以裴度等言，乃贬为潮州刺史。柳泌至台州，驱吏民采药，岁余无所得，惧而逃入山中。浙东观察使，捕送京师，皇甫镈、李道古保护之。上服其药，日加燥渴，多躁怒，左右宦官，往往获罪有死者，人人自危。内常侍陈弘志用毒药，弑帝于中和殿，其党共为之讳，但云药发暴崩，在位十五年。

中尉梁守谦、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恒。穆宗即位于太极殿，贬皇甫镈、李道古为远州司户，柳泌伏诛。翰林学士李德裕，吉甫之子也。以牛僧孺、李宗闵尝对策，讥切其父，恨之。宗闵又与翰林学士元稹，争进取有隙。由是李德裕、元稹为一党，牛僧孺、李宗闵、李逢吉等为一党。号为牛、李二党，更相倾轧，垂四十年。卢龙军乱，囚节度使张弘靖，推朱克融为留后。成德兵马使王庭凑，杀节度使田弘正。魏博节度使李愬闻变，涕泣誓众，欲讨之，会疾作不果。庭凑围牛元翼于深州，官军救之，不能进。朝廷不得已，以庭凑为成德节度使，而遣韩愈宣慰之。自是再失河北，终唐不能复取。初柳泌既诛，方士稍复，因左右以进。上饵其金石之药，至是疾作崩，在位四年。

子敬宗湛即位，年方十五。敬宗以昏童失德，荒淫无度，而稍能信用裴度。裴度在中书，左右忽曰失印，闻者失色，度饮酒自如。有顷，复白已得之，度亦不喜。或问其故，

度曰："此必吏人盗之，以印书券耳。急之，则投诸水火，缓之，则还故处。"人服其识量。上好游戏，狎昵群小，嬖幸用事。善击球，好手搏，性复褊急。宦官小过，动遭捶挞，皆怨且惧。夜猎还宫，与宦官刘克明，及击球将军苏佐明等二十八人饮酒。上酒酣，入室更衣，殿上烛灭，刘克明等弑上于室内，在位二年。矫称上旨，以宪宗第六子绛王悟权句当军国事。知枢密王守澄等，以卫兵讨克明，杀绛王悟，迎敬宗弟江王昂立之，是为文宗。

时牛僧孺用，则倾李德裕，李德裕用，则倾牛僧孺。各有朋党，互相挤援。上每叹曰："去河北贼易，去朝中朋党难。"上性俭素，听朝之暇，惟以书史自娱，声乐游畋，未尝留意。且能虚怀听纳，然而优游不断，受制家奴。上与李训、郑注谋诛宦官，既杀王守澄，因谋尽诛宦官。李训复惧郑注专有其功，因帅金吾卫士，先期击之。事败，李训、郑注反为宦官仇士良等所杀。自是天下事，皆决于北司，宰相行文书而已。宦官气益盛，迫胁天子下视宰相，陵暴朝士如草芥。上有疾，少间，坐思政殿，召当直学士周墀，赐之酒，因问曰："朕可仿前代何如主？"对曰："陛下，尧、舜之主也。"上曰："朕何敢上比尧、舜，所以问卿者，何如周赧、汉献耳？"墀惊曰："彼亡国之主，岂可比圣德。"上曰："赧、献受制于强诸侯，今朕受制于家奴，以此言之，朕殆不如！"因泣下沾襟，墀伏地流涕。自是不复视朝，在位十四年崩。太子永早卒，上立敬宗子陈王成美为太子，宦官仇士良、鱼弘志以其立不由己，矫诏废而杀之，而立帝弟颍王瀍为皇太弟，更名炎，遂即位，是为武帝。

上英敏特达，委任能臣，以李德裕为相。泽潞节度使刘从谏卒，子刘稹秘不发丧，欲为留后。上以谋于宰相，李德裕

曰："稹所恃者，河朔三镇耳。若遣重臣，往谕三镇。以河朔自艰难以来，列圣巳许传袭，与泽潞不同。即委成德镇王元逵，魏博镇何私敬，卢龙镇张仲武攻之，则稹必成擒矣。"上从之。遣御史中丞李回宣谕河北三镇，三镇奉诏，举兵讨泽潞，破之，邢、洺、磁三州降。李德裕曰："泽潞根本，尽在山东，三州降，则上党不日有变矣。"上曰："郭谊，稹谋主也，必枭刘稹以自赎。"德裕曰："诚如圣料。"未几，谊果斩稹，收稹宗族，尽杀之，函稹首以降。上饵方士金丹，渐觉有疾，而方士以为换骨。凡服金丹者，则阳必暴举，御女多多益善，始亦甚觉壮健美快，故虽以武宗之贤，亦不悟而服之。初宪宗纳李锜妾，生光王怡，怡幼时，宫中皆以为不慧。文宗以后，益自韬匿。及上疾笃，诸宦官密于禁中，定策立怡为皇太叔，更名忱。太叔见百官哀戚，裁决庶务，咸当于理，人始知有隐德焉。上在位六年崩，太叔宣宗即位，即罢李德裕不用。

初武宗无后，王才人宠冠后宫，武宗欲立为后。李德裕以其族寒无子，恐不厌天下之望，止之。武宗疾甚，顾之曰："我死，汝当如何？"对曰："愿从陛下于九泉。"武宗以巾授之。武宗崩，才人即自缢。宣宗闻而矜之，赠贵妃，同葬端陵。小说家作孟才人是也。宣宗精于听断，用法无私，从谏如流，重惜官赏，谨饬节俭，惠爱民物，故时人号为小太宗。然以察为明，无复仁恩，自是而唐衰矣。上临朝，接对群臣如宾客。每宰相奏事，旁无一人立者，威严不可仰视。奏事既毕，忽怡然曰："可以闲话矣，因问闾阎细事，或谈宫中游宴，无所不至。复整容，申饬而后入。上饵方士李元伯等药，疽发于背，密以第三子夔王滋、属王归长等三人，使立之。上在位十三年崩。在军中尉王宗实叱归长等，责以矫诏，皆捧足乞命。乃迎

长子郓王，立为太子，更名漼，取归长等杀之。

太子即位，是为懿宗，方士李元伯等伏诛。懿宗骄奢无度，淫乐不悛，李氏之亡，于兹决矣。浙东贼裘甫作乱，攻陷象山，浙东骚动，安南都护王式讨平之。桂州戍卒作乱，推判官庞勋为主，众至十万，康承训与朱邪赤心讨平之。赤心赐姓李，名国昌，以为大同军节度使，即李克用父也。上好奉佛，施与无度。十四年正月，遣使迎佛骨，群臣有言宪宗迎佛骨，寻晏驾者。上曰："生得见之，死亦何恨！"上疾大渐，中尉刘行深、韩文约立上少子普王俨为太子。上在位十四年崩，太子即位，年方十二，是为僖宗。

僖宗年少，政在臣下，南牙北司，互相矛盾。上之为普王也，小马坊使田令孜有宠。及即位，使为枢密，擢为中尉。上时年十四，专事游戏，政事一委令孜，呼为阿父，除官不复关白。自懿宗以来，奢侈日甚，用兵不息，赋敛愈急。关东连年水旱，州县不以实闻，上下相蒙，百姓流殍，无所控诉，相聚为盗，所在蜂起。濮州人王仙芝，聚众数千起于长垣，今直隶长垣县是也。冤句人黄巢，少与仙芝，皆以贩私盐为事。巢善骑射，喜任侠，粗涉书传，屡举进士不第，遂为盗，与仙芝剽掠州县，横行山东，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，数月之间，众至数万。飞蝗蔽天，所过赤地，从者益众。王仙芝寇掠荆南等地，招讨使曾元裕大破之于申州，杀万余人，降万余人，又破之于黄梅，杀五万余人，追仙芝斩之。贼将尚让，帅仙芝余党，悉归黄巢，推巢为冲天大将军，剽掠山东、湖广、河南等处，至于江南浙东，开山路七百里，攻剽福建。所至奸淫杀掠，收其精壮为兵。镇海节度使高骈，遣将击破之。巢趣广南，上表求为广州节度使，朝廷不许。巢急攻广州，陷之。左拾遗侯昌业以盗贼满关东，而上专务游戏，赏赐无度，田令孜专权无

上，社稷将危，上疏极谏。上大怒，召昌业至内侍省，赐死。黄巢举兵北向，众二十余万，兵势甚盛。因两京无备，遂陷东都，破潼关，直入长安。宦官田令孜以神策兵五百，奉帝自金光门出。惟福王、穆王、泽王、寿王及妃嫔数人从行。凤翔节度使郑畋，谒于道次，请留凤翔。上曰："朕不欲密迩巨寇，且幸兴元，征兵以图收复。"畋因刺血为表，请合诸道兵讨贼。黄巢僭号，自称大齐皇帝，杀唐宗室之在长安者无遗类。初黄巢帅众，惟事杀掠，流而不守，至是始据地矣。田令孜劝上幸成都，从之。初砀山人朱温。砀山，今江南徐州砀山县是也。其父朱诚以五经教授乡里，生三子：长曰全昱，次曰存，三曰温。及诚卒，三子贫，佣食于萧县刘崇家。全昱无才能，为人颇长者，存与温俱勇而有力，温尤凶悍。崇数笞辱之，崇母独怜之。戒家人曰："朱三非常人，汝曹善遇之。"及黄巢兵起，存与温，俱从贼。黄巢攻岭南，朱存战死。巢陷长安，以温东南面行营先锋，使攻陷同州，以为防御使，守华、邓诸州。长安之陷，宦官杨光复慷慨忠义，在长安与周岌共起兵击朱温败之，遂克邓州。朱温守华州，高骈畏贼，伪称风痹不复出兵。骈召董昌于广陵，钱镠说昌曰："观高公无心讨贼，不若去之。"昌从之，引兵入据杭州，使钱镠取越州，昌遂徙镇越州，以镠知杭州事。后镠据浙江等地，为吴越王，详见下回。时寿州屠者王绪，举众盗据寿州及光州，以王潮为军正，信用之。其后王潮据有福建等地，为闽国，详见下回。秦穆杀高骈，上以高骈都将杨行密为淮南留后，后据有江南等地为吴王，又为南唐，详见下回。

初大同军乱，杀防御使段文楚，推李克用为留后，克用表求敕命，朝廷不许，使李可举讨李克用，大破之。使李琢讨李国昌，败之。国昌、克用亡走鞑靼，尝曰："吾得罪天子，愿

效忠而不得，今闻黄巢北来，必为中原患，一旦天子赦吾罪，得与公辈南向，共立大功，不亦快乎！”监军陈景思为之代请于朝，诏如所请。首相王铎见黄巢猖獗，而高骈为方士所愚，无心讨贼，发愤请行。会诸道兵，进逼长安，官军四集。巢势日蹙，号令所行，不出同华。朱温见巢兵势渐弱，知其将亡，遂以华州降。诏以温为招讨副使，赐名全忠。时黄巢兵势尚强，王铎在河中，患之，乃以墨饬召李克用。克用遂以沙陀兵一万七千，及雁门兵四万，趋河中，军皆衣黑，贼惮之曰："鸦军至矣！"克用以黄巢兵战于渭南，一日三战皆捷。诸军继之，巢众大奔，巢焚宫室遁去。克用时年二十八，于诸将最少，而破黄巢，复长安，功第一，兵势最强，诸将皆畏之。克用一目微眇，时人谓之独眼龙。诏以克用为河东节度使，时以黄巢未平，加朱全忠为东北都招讨使。黄巢虽遁，兵势尚强，周岌、时溥、朱全忠俱求救于李克用。克用将蕃汉兵五万救之。巢围陈州，几三百日，赵犨兄弟，与之大小数百战，虽兵食将尽，而众心益固。克用会许、汴、徐、兖之军于陈州，攻尚让于太甫，拔之。巢闻之惧，解围而去。黄巢趋汴州，李克用等追及巢于中牟，奋击，大破之。尚让帅众降，黄巢收余众，奔兖州，克用至汴州，全忠固请入城，馆于上源驿，就驿置酒甚恭。克用乘酒使气，语颇侵之，全忠不平，薄暮罢酒，从者皆醉。宣武将杨彦洪密与全忠谋，乃连车塞路发兵围驿而攻之，克用缒城得出，全忠误射彦洪，杀之。比明克用欲勒兵攻全忠，其妻刘氏曰："此当诉之朝廷，若擅举兵相攻，则天下孰能辨其曲直？且彼得以为辞矣。"克用从之，引兵去。武宁将李师悦，与尚让追黄巢至瑕邱，败之，巢众殆尽。走至虎狼口，其甥林言斩巢兄弟妻子首以降。黄巢乱凡十年。时溥遣使献巢首，并其姬妾。上御楼受之，其姬妾皆美妇，极天下之

选，上意欲纳之。因宣问云："汝曹皆勋贵子女，何为从贼？"其居首者应曰："妾等从贼，不过失身，至若国家，以百万之众，不能拒贼，失守宗祧，妾等女子，纵欲保身，不过死耳，岂能拒贼耶！"上大怒，尽斩之。王铎既平贼，宝玩充积，美女成行，皆艳冶夺目。上以为义昌节度使，过魏地，魏博节度使乐从训杀而夺之，以盗闻于朝。宦官田令孜专权妄上，杀害忠良，禁制天子。上患其专，时语左右，流涕而已。李克用表请诛田令孜，诏和解之。克用不听，进逼京城。令孜夜奉天子，自开远门出，幸凤翔。克用还军河中，表请大驾还宫，罪状田令孜，请诛之。令孜请上幸兴元，上不从。是夜令孜引兵入宫，劫上如宝鸡。朱玫、李昌符引兵追逼乘舆，天下共忿疾令孜。令孜内不自安，乃荐杨复恭为中尉，自除西川监军，往依陈敬瑄。复恭斥逐令孜之党，以王建为西川利州刺史，后据蜀，是为前蜀，详见下回。诏削田令孜官爵，长流端州。令孜依陈敬瑄，竟不行，后二人俱为王建所杀。时京师再经兵火，荆棘满城，车驾暂驻跸于凤翔。上疾大渐，观军容使杨复恭，立寿王杰为皇太弟。僖宗在位十五年崩，弟昭宗晔即位。

昭宗体貌明粹，有英气，以僖宗威令不振，朝廷日卑，有恢复前烈之志，尊礼大臣。即位之初，天下欣欣焉。进朱全忠爵东平郡王。初李克用请讨朱全忠，诏和解之。至是朱全忠请讨李克用，张浚欲倚外势以挤杨复恭，请从之。以张浚为招讨使，会诸道兵讨之。克用养子李存孝，力过猛虎，常将骑兵为先锋，身被重铠，腰弓髀槊，独舞铁挝入阵，前破黄巢，所向无敌。至是凡河北骁将至者，存孝率数百骑，悉生擒之。葛从周、朱全忠皆败走，张浚大败而还。李克用上表诉冤，诏复克用官爵，使归晋阳。贬张浚为绣州司户，浚奔依朱全忠。刘隐将兵平定广州，上以隐为清海军节度使，使治广州，后为南

汉，详见下回。武安节度使刘见锋为其下所杀，众推马殷为留后，上以马殷为湖南节度使，后为楚国，详见下回。内宦杨复恭专横，上出为凤翔监军，复恭愠怒不肯行，称疾求致仕，从之。未几，走兴元，与杨守亮反，李茂贞讨诛之，献复恭与守亮书，诉致仕之由云："吾于荆榛中立寿王，才得尊位。废定策国老，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！"进李克用爵为晋王，克用还晋阳，车驾还京师。初李存孝与李存性皆为克用养子，存性有宠于克用，妒存孝功，谗而杀之。克用痛惜，为之不视事者旬日。又存孝部将薛阿檀，其勇亚于存孝，克用并杀之。自是兵势浸弱，而朱全忠独盛矣。崔胤与上密谋，尽诛宦官，宦官益惧。上自华州还，忽忽不乐，多纵酒，喜怒不常，左右人人自危。于是中尉刘季述、王仲先等，阴谋废立。乃引兵突入宣化门，季述进曰："陛下厌倦大宝，中外群情，愿太子监国，请陛下保颐东宫。"乃扶上与后同辇，嫔御侍者才十余人。适少阳院季述以银挝画地，数上罪数十，乃锁其门，熔铁锢之，穴墙以通饮食。季述等矫诏，令太子裕监国，寻使即皇帝位。崔胤密遣人说神策指挥使孙德昭曰："今反者独季述、仲先耳，公诚能诛此二人，迎上皇复位，则富贵穷于一时，忠义流于千古矣！"德昭曰："相公有命，不敢爱死。"遂结右军都将董彦弼、周承诲，擒述等斩之。迎上复位，上曰："裕幼弱，非其罪。"黜为德王，赐德昭等俱姓李，以为使相，留宿卫，赏赐倾府库，时人号为三使相。

时上悉以军国事委崔胤，宦官侧目，胤欲尽除之。上以问韩偓，对曰："不若择其尤无良者数人诛之，择其忠厚者使之，有善则赏，有恶则惩，则咸自安矣。"上深以为然，而胤复请尽诛宦官。宦官得胤密谋，日夜谋所以去胤者，胤知谋泄事急，遗全忠书，称被密诏，令全忠以兵迎车驾。全忠得书，

举兵发大梁，表请车驾幸东都，京师大骇。中尉韩全诲等陈兵尉前，劫上如凤翔。上不许，拔剑登乞巧楼。全诲等逼上下楼，上不得已，乃与皇后妃嫔，诸王百余人，皆上马恸哭。全诲等遂火宫城，车驾幸凤翔。全忠驻师河中，崔胤诣河中，涕泣请兵，全忠乃将兵五万，进攻凤翔。李茂贞出战累败，储饷已竭，上鬻御衣，及小皇子衣于市，以充用。上乃召茂贞等，议与全忠和，李茂贞独见上，请诛韩全诲等，与全忠和，奉车驾还京。上喜，收全诲斩之，并诛宦官七十余人。车驾入长安，复以崔胤同平章事，胤复奏宦官典兵预政，不剪其根，祸终不已，请悉罢诸内司，及诸道监军，上从之。是日，全忠以兵驱第五可范已下数百人于侍省，尽杀之，冤号之声，彻于内外。又出使者，诏所在收捕诸道监军，悉诛之。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，以备洒扫。全忠引兵屯河中，杀崔胤、郑元规等，遣牙将奉表，称邠岐李茂贞兵逼畿甸，请上迁都洛阳。上以皇后新产，未任道路，乞俟满月后行，全忠不许。时上御延喜楼，及下，裴枢已促百官东行，驱徙士民，号哭满路。骂曰："贼臣崔胤召朱温来，倾覆社稷，使我曹流离至此。"上遂发长安，至华州，民夹道呼万岁。上泣曰："勿呼万岁，朕不复为汝主矣。"馆于兴德宫，谓侍臣曰："鄙语云：'纥干山头冻杀雀，何不飞去生处乐？'朕今漂泊，以知竟落何所！"因泣下沾襟，左右不能仰视。上遣间使，以绢诏告急于王建、杨行密、李克用等，令纠率藩镇，以图匡复。曰："朕至洛阳，则为全忠所幽闭，诏敕皆出其手，朕意不得复通矣。"全忠迎上于新安，杀上左右，及宫女数人。自崔胤之死，六军散亡俱尽，惟余内园小儿二百余人，从上而东，全忠尽杀之。豫选小儿二百余人，大小相类者，衣其服，顶其名而代之。上初不之觉，至累日乃悟。自是上之左右使令，皆全忠之人矣。李茂

贞、王建、李继徽合兵讨朱全忠，全忠拒之于河中，皆败还。时李克用兵势衰弱，封疆日蹙，不能出兵，忧形于色。其子存勖进曰："朱氏穷凶极恶，人怨神怒，今其极也。殆将毙矣！吾家代袭忠贞，大人当遵养时晦，以待其衰，奈何轻为沮丧乎！"克用大悦。朱全忠还大梁，惧上有英气，愁变生于中。遣朱友恭、氏叔琮，弑帝于椒殿，在位十六年。立帝第九子辉王祚，年方十三，是为昭宣帝。宫中恐惧，不敢出声哭。全忠闻之，阳惊哭，自投于地曰："奴辈负我，令我受恶名于万代。"至东都，伏梓宫恸哭，杀友恭、叔琮。友恭临刑大呼曰："卖我以塞天下之谤，如鬼神何？"全忠遂辞赴镇。全忠使蒋元晖邀德王裕等九人，置酒九曲池，悉缢杀之，投尸池中，皆昭宗之子也。彗星出西北，长竟天。全忠杀不附己者，聚裴枢、独孤损、崔远、陆扆、王溥等三十余人于白马驿，尽杀之，以应天变。李振言于全忠曰："此辈常自谓清流，宜投之黄河，使为浊流。"全忠笑而从之。昭宣帝在虚位三年，君臣惧祸，遣使奉册宝，如大梁，让位于朱全忠。梁王朱全忠更名晃，称皇帝，国号梁，都大梁，是为后梁太祖。废昭宣帝为济阴王，寻弑之。唐亡，起高祖戊寅，终昭宣帝丁卯，凡十二帝，共二百九十年。

梁主既篡位，与宗戚饮博于宫中，其兄全昱谓曰："朱三，本砀山一民也。从黄巢为盗，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，富贵极矣，奈何一旦灭唐家三百年社稷，他日得无灭吾族乎？"梁王不怿而罢。时惟河东晋王李克用，凤州岐王李茂贞，淮南吴王杨行密之子杨渥，西川蜀王王建，不奉梁年号，余皆禀梁正朔。梁以高季昌为荆南节度使，遂据江陵，后为南平王，详见下回。契丹耶律阿保机始建国，是为辽太祖，详见第三十二回。

梁遣康怀贞将兵攻晋潞州，晋李嗣昭闭门拒守，怀贞昼夜攻之，半月不拔，乃于潞州城下，更筑长城，内防冲突，外拒援兵，谓之夹寨，堑而守之，久不下。晋王李克用卒，子存勖立为晋王。存勖与诸将谋曰："朱温所惮者，独先王耳，闻吾新立，必有骄怠之心，若简精兵，倍道趋之，出其不意，破之必矣。"乃大阅士卒，帅周德威等发晋阳，进兵直抵夹寨，鼓噪而入，梁兵大败南走，亡失将校士卒以万计，委弃资粮器械山积。潞州围解，梁王闻夹寨不守，大惊。既而叹曰："生子当如李亚子，克用为不亡矣。至如吾儿，豚犬耳。"燕王刘守光称帝，国号大燕。晋王闻之，大笑曰："俟彼十年，吾将问其鼎矣！"晋王存勖屡败梁兵，梁主疾增甚，谓近臣曰："我经营天下三十年，不意太原余孽，更昌炽如此，吾观其志不小，天复夺我年。我死，诸儿非彼敌也。吾无葬地矣。"因哽噎，绝而复苏。初张后严整多智，梁主敬惮之。后殂，梁主恣意声色，尝避暑于河南尹张宗奭家，淫其妇女，殆遍。梁主诸子虽在外，常征其妇入侍。七子皆亲生，惟幼子友文，本姓康，名勤，梁主养子也。其妇王氏色最美，且善承人主颜色，枕席间曲尽其妙。其余七子妇，虽委曲承顺，尚有勉强之容，不能及也。梁主宠爱王氏，请以友文为太子，梁主许之，诸子心皆不平。梁主疾甚，遂传命王氏召友文，欲付以后事。第七子友珪妇张氏知之，密召友珪，珪与统军韩勍合谋，夜斩关入，至寝殿，梁主惊起曰："我固疑此贼，恨不早杀之。汝悖逆如此，天岂容汝乎？"友珪曰："老贼万段。"友珪仆夫冯廷谔刺梁主腹，刃出于背，以败毡裹之，殡于寝殿，在位六年。友珪遂即位。梁赵岩奉使至大梁，梁主晃第三子友贞，密与之谋诛友珪。岩曰："此事成败，在招讨杨令公耳，得其一言谕禁军，吾事立办。"均王友贞乃遣腹心马慎交往魏州，说

杨师厚曰："郢王篡位，人望属在大梁，公若因而成之，此不世之功也。"师厚乃遣其将王舜贤至洛阳，阴与袁象先谋。象先帅禁兵数千人，待旦突入宫中。友珪闻变，自度不免，令冯廷锷先杀妻，次杀己，廷谔亦自杀。均王乃即帝位于大梁，更名瑝，又更名瑱，是为末帝。

时晋王存勖，明赏罚，举贤才，黜贪残，严盗贼，重农积谷，训练士兵，张承业辅之，境内大治。初克用表奏刘仁恭为卢龙节度使，后征兵于仁恭，以入援唐室。仁恭抵书谩骂，克用怒伐之，仁恭击败其师。仁恭子守光，通于仁恭之爱妾罗氏，仁恭杖而斥之，守光遂以兵入，幽其父于别室，而自立为燕王，寻复称帝。晋王存勖以其父克用临终之命，举兵伐燕。燕王刘守光遣其将单廷珪出战，晋将周德威奋击，擒之。晋王分兵徇燕山后八州，皆下之，进逼幽州。晋王督诸军四面攻城，克之，擒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及其妻妾以归，献于太庙，自临斩刘守光，械仁恭至代州，刺其心血以祭父墓，然后斩之。梁分天雄为两镇，魏人不服，降于晋，并求援师。晋王入魏州，梁将刘鄩，以晋兵尽在魏州，晋阳必虚，及潜兵以袭晋阳。晋李存审击败之，鄩奔还。梁王檀密疏请发关西兵以袭晋阳，梁主从之。兵至晋阳，夜急攻城，城几陷者数次。晋北代故将安金全帅兵夜出，击败之。契丹既归梁，举兵围晋幽州。李嗣源、李存审率兵前后奋击，大败之，幽州围解，晋国大强。晋王得传国玺，因称帝，改国号曰唐，是为后唐庄宗。

唐遣李嗣源袭梁郓州，取之。梁敬翔言于梁主曰："事急矣，非用王彦章为大将，不可救也。"梁主从之。彦章攻唐德胜、南城皆拔之，进攻杨刘。初王彦章疾赵岩、张汉鼎、张汉杰兄弟乱政。谓所亲曰："待我成功归，就诛奸臣，以谢天下。"赵张闻之，恐其成功，百计阻之。由是彦章功竟无成。

梁主犹恐彦章功成难制，征还大梁，以段凝代之，于是宿将愤怒。梁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奔唐，唐主问以梁事。对曰："梁地不为狭，兵不为少，然迹其行事，终必败亡。近又闻欲数道出兵，决以十月大举，臣窃观梁兵，聚则不少，分则不多，愿陛下养勇蓄力，以俟其分兵，帅精奇五千，自郓州直抵大梁，擒其伪主，旬月之间，天下定矣！"唐主大悦。唐主闻梁人欲大举，数道入寇，召诸将会议。郭崇韬对曰："段凝本非将材，不能临机决策，本无足畏。降者皆言大梁无兵，陛下若留兵守魏，固保杨刘城。自以精兵与郓州合势，长驱入汴，彼城中空虚，必望风自溃。苟伪主授首，则诸将自降矣。"唐王曰："此正合朕意，大丈夫，得则为王，失则为虏，吾行决矣。"冬十月，唐主以大军济河，至郓州，一战败之。追至中都，围其城，城无守备，少顷，梁兵溃围出，唐兵擒王彦章。唐主欲降之，彦章曰："余本匹夫，蒙梁主恩，位至上将，今兵败力穷，死自其分。"唐主命斩之。康延孝请急攻大梁，李嗣源曰："兵贵神速，今彦章既擒，段凝未必知之，此去大梁至近，前无山险，方陈横行昼夜兼程，信宿可至，段凝未离河上，友贞已为吾擒矣！延孝之言是也，请陛下以大军徐进，臣以千骑前驱。"唐主从之。令下，诸军皆踊跃愿行。梁主日夜涕泣，不知所为，置传国宝于卧内，忽失之，已为左右窃之迎唐军矣。梁主谓皇甫麟曰："吾不能自裁，请可断吾首。"麟泣从之，遂杀末帝，因自杀，末帝在位十一年。末帝为人，温良俭约，无荒淫之失，但疏忌宗室，宠任赵岩及德妃兄弟张汉鼎、张汉杰等，依势弄权，卖官鬻狱，离间旧将相，政事日紊，以至于亡。唐毁梁宗庙，追废朱温、朱友贞为庶人，屠灭其族。梁亡，凡二主，共十七年。后唐庄宗李存勖，既灭燕，复并梁，足称英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回

## 晋灭唐　汉继晋　郭氏周承

词曰：

千古伤心旧事，一场谈笑春风。残编断简记英雄，总为功名引动。　个个轰轰烈烈，人人扰扰匆匆，荣华富贵转头空，恰似南柯一梦。

却说后唐庄宗李存勖，本姓朱耶，沙陀人。祖赤心，赐姓名李国昌，父克用，破黄巢，以功封晋王。及存勖袭封，以兵灭梁称帝，迁都洛阳，号曰后唐。初李克用临终，以三矢赐存勖曰："梁，吾仇也；燕王，吾所立；契丹背约归梁，三者吾遗恨也。与汝三矢，无忘父志。"至是唐主果系燕父子，函梁君臣之言，而契丹亦服，祭于太庙，还三矢焉。以郭崇韬为侍中，崇韬权兼内外，谋猷规益，竭忠无隐，亦颇荐引人物焉。唐主幼善音律，或时自傅粉墨，与优人共戏于庭，以悦刘夫人。优名谓之李天下，尝自呼曰："李天下，李天下。"优人敬新磨，遽前批其颊，唐主失色。新磨徐曰："理天下者，只有一人，尚谁呼耶？"唐主悦，厚赐之，而宠刘夫人如故。由是诸伶出入宫掖，侮弄缙绅，群臣嫉愤，莫敢出气。时内府钱财山积，不肯赏赐军士，而于赏赐伶人则无度。又采民间美女三千余人，以充后宫，学女戏。蜀王无道，唐主与宰相议伐蜀，以魏王继岌为西川都统，郭崇韬为都招讨使，军事悉以委之。同光三年，十一月戊申，大军西行，入散关，倍道而进，诸城镇

望风款附，遂进兵逼成都，蜀主舆衬衔璧出降，大军入成都。崇韬禁军士侵掠，市不改肆。自出军至克蜀凡七十日。时成都虽下，而蜀中盗贼群起，布满山林。崇韬恐大军既去，更为后患，是以淹留未还。唐主遣宦者何延嗣促之，崇韬待之倨。延嗣归，言崇韬专权，王寄身于虎狼之口。唐主遣马彦珪驰诣成都，观崇韬所为何如。刘皇后自为教与继岌令杀崇韬。至是继岌命崇韬登楼计事，崇韬方升阶，继岌从者李环击碎其首，并杀其子廷诲，以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，后据蜀，详见后。唐主复因谗，杀郭崇韬诸子，又杀功臣李继麟，朝野骇惋。李嗣源叹曰："吾心不负天地，祸福之来，委之命耳！"天下不解崇韬之罪，人情恟恟，邺都遂作乱。唐主命李嗣源讨之，嗣源至邺都，下令军中，明旦攻城。是夜，马直军士张破败作乱，帅众大噪焚宫，嗣源叱而问之。对曰："将士从主上十年，百战以并天下，今主上弃恩任威，我辈初无叛心，但畏死耳！今欲与城中合势，请主上帝河南，令公帝河北。"嗣源泣下，谕之，不从，乃诡说得出，遂引兵向大梁。李绍荣奏李嗣源已叛与贼合，嗣源遣使上章自理，一日数辈，皆为李绍荣所遏，不得通。嗣源由是疑惧，石敬瑭曰："夫事成于果决，而败于犹豫，请速从众议。"康义诚曰："主上无道，军民怨怒，公从众则生，守节则死。"嗣源乃令安重诲移檄会兵，军势大盛。李绍荣请唐主幸关东招抚，唐主从之。唐主至万胜镇，闻嗣源已据大梁，诸军离叛，神色沮丧。登高叹曰："吾不济矣！"即命旋师归。唐伶人郭从谦帅所部兵，攻兴教门，唐兵将俱散。唐主帅亲王卫士守城，为流矢所中。鹰坊人善友，扶至绛霄殿庑下，抽矢渴懑求水，刘后不省视，遣宦者进酪，须臾遂殂，在位三年。善友敛乐器，覆尸而焚之。刘后囊金宝系马鞍，与其所私庄宗之弟申王存渥及李绍荣逃走。宫人逃散，诸

军大掠。是日，李嗣源至罂子谷，闻之，恸哭谓诸将曰："主上素得士心，止为群小蔽惑致此，今吾将安归乎？"乃入洛阳，止于私第，禁焚掠，拾庄宗骨于灰烬之余而殡之。唐监国李嗣源获刘后与申王杀之，又杀李绍荣及魏王继岌等。同光四年四月，嗣源用旁支入继之礼，于柩前即位，是为明宗。

明宗目不知书，四方奏事，皆令安重诲读之。重诲也不能尽通，乃奏选文学之臣，置端明殿学士，以冯道、赵凤为之。唐以郭从谦为景州刺史，既至，遣使族诛之。唐初刻九经板，印书卖之，自是学者得书始易。明宗本胡人，克用养子，性不猜忌，与物无竞，登极之年，已逾六十。每夕，于宫中焚香祝天曰："某胡人，因乱，为众所推，愿天早生圣人，为生民主。"天感其诚，次年，宋祖生。帝在位八年，年谷屡丰，兵革罕用，校于五代，粗为小康。及殂，第五子从厚立，是为闵帝，在位一年。

唐成德节度使潞王从珂，举兵凤翔，入洛阳，废其主从厚为鄂王，寻弑之。从珂本姓王，小字阿三，镇州平山寡妇魏氏之子，明宗掠得，养以为子，至是继明宗而自立，是为废帝。废帝以千春节置酒，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之妻，晋国长公主上寿毕，辞归晋阳。唐主醉曰："何不少留，遽归欲与石郎反耶！"敬瑭闻之大惧。又使敬瑭移镇天平，敬瑭益惧。谋于将佐曰："吾之再来河东也，主上面许，终身不除代，今忽有是命，得非如今年千春节公主所言乎？"都押衙刘知远曰："明公久将兵，得将士心，今据形胜之地，士马精强，若称兵传檄，帝业可成，奈何以一纸制书，自投虎口乎？"掌书记桑维翰曰："主上初即位，明公入朝，不于此时移镇，而卒以河东相授，是天意假明公以利器也。明宗遗爱在人，主上非明宗后，公明宗爱婿，契丹素与明宗约为兄弟，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，朝呼

夕至，何患不成？”敬瑭意遂决，表唐主养子，不应承祀，请传位许王。唐主手裂其表，抵于地，以张敬达讨之。敬瑭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，且请以父礼事之，约事捷之日，割卢龙一道，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。刘知远谏曰：“称臣可矣，以父事之，太过。厚以金帛赂之，自足以致其兵，不必许以土田，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，悔之无及。”敬瑭不从，表至契丹，契丹主大喜。俟中秋，倾国赴援。契丹主耶律德光，将兵救石敬瑭，以五万骑，与唐将高行周、符彦卿合战。敬瑭乃遣刘知远出兵助之，唐兵大败。唐王惧，下诏亲征，诸军骄悍不为用。符彦卿恐其为乱，不敢束之以法。唐主至河阳，但日夕酣饮。群臣或劝其北行，则曰：“卿辈勿言石郎，使我心胆堕地。”契丹主谓石敬瑭曰：“吾三千里来赴难，必有成功，观汝气貌识量，真中原之主也，吾欲立汝为天子。”敬瑭辞让，将吏复进劝，乃许之。契丹主作册书，命敬瑭为皇帝，敬瑭割幽、蓟十六州以与契丹，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，改国号曰晋。敬瑭，沙陀人，姓石氏，是为后晋高祖。唐主与宋审虔等四将复向洛阳，而将校已皆飞状迎晋主矣。唐主遂与曹太后、刘皇后、雍王重美，及宋审虔等，携传国玺，登玄武楼自焚。在位三年。后唐亡，凡四主三姓，共十四年。

是日晚，晋主入洛阳，唐兵皆降。晋主命知远部署京城，城中肃然。寻还都于大梁，在位七年，招抚藩镇，善事契丹，中国稍安。及殂，以幼子童睿托冯道，欲道辅立之。道与景延广议，以国事多艰，宜立长君，乃奉高祖兄敬儒之子齐王重贵立之。齐王既立，以契丹王德光为祖，以高祖为父，而于本生父敬儒，反臣而名之。大臣议奉表称臣，告哀于契丹。时契丹改国号曰辽，景延广请致书，称孙而不称臣。辽主大怒，遣使来责让，延广复以不逊语答之。辽卢龙节度使赵延寿，欲代晋

帝中国，屡说辽王击晋，辽主颇然之。辽兵入寇，晋主命刘知远，会兵山东，皆不至，晋主疑其有异图。郭威见知远有忧色，谓知远曰：“河东山河险固，风俗尚武，士多战马，静则勤稼穑，动则习军旅，此霸王之资，何忧乎？”辽主大举入寇，桑维翰以国家危在旦夕，求见言事。晋主方在苑中调鹰，辞不见。又诣执政言之，执政不以为然。还谓所亲曰：“晋氏不血食矣！”辽兵环晋营，杜威与李守贞、宋彦筠谋降辽，辽主给之曰：“景延广威望素浅，恐不能帝中国，汝果降者，当以汝为之。”威喜，遂降。命军士释甲，军士皆恸哭，声振原野。梁主遣兵入大梁，执晋主重贵以归，在位四年。杀桑维翰，囚景延广。晋亡，凡二主，共十一年。

辽王入大梁，杀张彦泽，景延广自杀。辽封晋王为负义侯，徙之黄龙府。辽主纵胡骑四出剽掠，奸淫妇女，于是内外怨愤，始患苦契丹，皆思逐之矣。时晋臣刘知远在河东，富强冠诸镇，见晋主与辽结怨，知其必危，分兵守四境，以防侵轶。及闻辽兵入汴，掳执天子，将佐军士等，俱请知远称尊号，以号令四方，知远从之。知远姓刘，名暠，字知远。其先沙陀人，微时为晋阳李氏赘婿，仕晋，以功封北平王。及晋主重贵被掳，乃即位于晋阳。知远欲掠晋阳民财，以赏军士，夫人李氏谏曰：“陛下因河东创大业，未有惠泽及民，而先夺其生生之资，非新天子所以救民意也。请悉宫中所有以劳军，虽复不厚，人无怨言。”知远从之，中外大悦。辽兵肆掠，民不堪命，东方群盗大起。辽主耶律德光谓左右曰：“我不知中国之人，难制如此！”乃引兵北归，尽载府库之宝以行，死于杀胡林，国人剖其腹，实盐数斗，载之北去。晋人谓之帝羓。

晋主刘知远入大梁，诸镇多降，仍都大梁，改国号曰汉，是为后汉高祖。以弟刘崇为太原河东节度使，后郭威篡汉，崇

更名旻，即位于晋阳，是为北汉，详见后。汉主不豫，召苏逢吉、杨邠、史宏肇、郭威入受顾命。曰："承祐幼弱，后事托在卿辈。"遂殂，在位二年。

皇子承祐立，时年十八，是为隐帝。河中李守贞，永兴王景崇，凤翔赵思绾，三镇拒命，推守贞为主。汉遣诸将讨之，久无功，汉主患之。以郭威为招慰使，诸军皆受节制。郭威攻河中，入其外郭。李守贞与妻子自焚。赵思绾好食人肝，及人肉，取妇女为食粮，已约降汉，因收敛财物，三改其期，郭威执斩之。威使赵晖急攻永兴，王景崇自杀。三镇既平，汉主寝骄纵。汉主年益壮，狎昵嬖幸，厌为大臣所制，左右乘间潜之，遂杀其枢密使杨邠，侍卫指挥使史宏肇，三司使王章。宏肇御众严整，将兵所向必克，汉得天下，皆其力也。三人之死，人尽冤之。汉主又遣使至邺都，杀郭威，威举兵反，留养子荣镇邺。命郭宗威将骑兵前驱，自将大军继之。至封邱，人情恟惧，汉主遣慕容彦超等将兵拒之，彦超等战败，遂还。是日汉主出劳军，为敌兵所杀，在位三年。冯道帅百官谒见郭威，威犹拜之。郭威帅百官，奏李太后，宜早立新君。太后令百官议，以高祖子承训，承训年尚幼，立高祖弟崇之子刘赟为后。会辽主入寇，李太后命郭威将大军击之。十二月，威发大梁，馆于澶州。癸丑旦，将发，将士数千人，忽大噪。威命闭门，将士逾垣发屋而入。曰："天子须侍中自为之，将士辈已与刘氏为仇，不可立也。"或裂黄旗以披威体，共扶抱之，呼万岁振地，因拥威南行。威乃上太后笺，请奉汉宗庙，事太后为母。太后诏废赟为湘阴公，以郭威监国，遂即位。

郭威，邢州尧山人，今直隶唐山县是也。改国号曰周，仍都大梁，是为后周太祖。罢四方贡献珍物，毁宝玩于庭，诏百官上封事，爱士恤民，用人得宜，为五代之令主。太祖无嗣，

以皇后兄柴守礼之子柴荣为嗣，封晋王，在位三年殂。晋王荣即位，是为世宗。

时北汉主闻太祖晏驾，自将兵三万，与辽兵万余骑入寇。周主自将兵御之，战于高平之南，合战未几，樊爱能、何徽引骑兵先遁，右军溃，步兵千余人，解甲呼万岁，降于北汉。周主见兵势危，自引兵，亲犯矢石督战，宿卫将赵匡胤谓同列曰："主危如此，吾属何得不致死。"乃身先士卒，驰犯其锋，士卒死战，无不一当百，北汉兵大败。爱能等闻捷，稍稍复还。周主责之曰："汝辈皆累朝宿将，非不能战，今望风奔逃者，无他，正欲以朕为奇货，卖与刘崇耳。"悉斩之。由是骄将惰卒，始知所惧，不行姑息之政矣。因大阅诸军，去老弱，择精壮，募壮士以补之。又命赵匡胤募壮士以补宿卫，由是士卒精强，近代无比，毁铜佛以铸钱。世宗召陈抟问以黄白飞升之术，对曰："陛下为天子，当以治天下为务，安用此为？"乃遣还山。诏州县长吏，常存问之。世宗既为周太祖嗣，人无敢言柴守礼子者，但以元舅处之，优其俸给，未尝至大梁。尝以小忿杀人，有司不敢诘，世宗知而不问。南唐北通契丹，后伐周，周世宗下诏，亲征南唐，命李重进将兵赴正阳。南唐刘彦贞引兵来拒，重进大破之，斩彦贞，唐人大恐。皇甫晖、姚凤退保清流关，周主命赵匡胤袭之，晖等走入滁州，欲断桥自守，匡胤挥兵涉水，直抵城下。晖曰："人各为其主，愿容成列而战。"匡胤笑而许之。晖整众而出，匡胤拥马突阵击晖擒之，并擒姚凤，遂克滁州。匡胤威名日盛，每临阵，必以繁缨饰马，铠杖鲜明。或曰如此，恐为敌所识。匡胤曰："吾固欲其识之耳！"南唐主屡败而惧，遣李德明来言，请去帝号，割寿、濠、泗、楚、光、海六州之地，仍岁输金帛百万，以求罢兵。周主以淮南之地，已半为周有，诸将捷音日至，欲尽得江

北之地，不许。唐主大怒，命弟齐王李景达，精兵二万趋六合，赵匡胤奋击，大破之。于是唐之将锐尽矣。是战也，士卒有不致力者，匡胤阳为督战，以剑砍其皮笠。明日，遍阅皮笠有剑迹者数十人，皆斩之，由是部兵莫敢不尽死。周以赵匡胤为定国节度使，兼殿前都指挥使。周主还都，命将围寿春，连年不下，周主复自将伐南唐，抵寿春，唐寿州监军周廷构以城降。又攻濠、泗二州，二州皆降。进克楚州，周主如迎銮镇至江口，遣水军击破唐兵，唐主恐，遂南渡，又耻降号称藩，乃遣陈觉奉表，请传位于太子宏翼，使听命于中国。觉至迎銮镇，见周兵之盛，白世宗请遣人渡江取表，献西川之地，画江为境，以求息兵，辞旨甚哀。世宗曰："朕本兴师，止取江北。今尔主能举国内附，朕复何求。"赐唐主书，慰纳之，谕以息兵，不必传位。唐主奉表，献江北四州，岁输贡物数十万，于是江北悉平。南唐主更名景，去帝号，奉周正朔。

世宗以北鄙未复，将幸沧州，即日帅步骑数万，直趋契丹之境。契丹守将，皆举城降，于是关南悉平。宴诸将于行营，议取幽州，适有疾而还。世宗疾大渐，召范质等入受顾命，在位六年，寿三十九而崩。世宗在藩邸时，多务韬晦。及即位，人始服其英武。其御军，号令严明，人莫敢犯。其攻城对敌，应机决策，出人意表，动无不胜，又勤于为治，百司簿籍，过目无所忘。发奸摘伏，聪察如神。闲暇则召儒者，读前史，商榷大义，性不好丝竹珍玩之物，重农恤民，制礼作乐，文武参用，各尽其能，人皆畏其明而怀其惠，故能破敌广地，所向无前，足称令主。登遐之日，远近哀慕焉。

世宗太子梁王宗训即位，时方七岁，是为恭帝。恭帝幼冲，中外物情，皆附于赵匡胤，密有推戴之意。时镇定二州，传言辽与北汉连兵入寇，周主遣归德节度使殿前都检点赵匡

胤，率禁兵御之。正月癸卯，发汴京。殿前散指挥使苗训善观天文，见日下复有一日，黑光摩荡者久之。指示楚昭辅曰："此天命也。"是夕，次陈桥驿，军士聚于驿门，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等相与谋曰："主上幼弱，我辈出死力破敌，谁则知之，不如先立检点为天子，然后北征。"都押衙李处，具以其事白匡胤之弟匡义，及归德掌书记赵普。甲辰黎明，军士擐甲执兵，直逼寝所曰："诸将无主，愿册太尉为天子。"匡胤惊起披衣，未及对，黄袍已加身矣。众即罗拜，呼万岁，掖之上马，拥逼还汴。匡胤揽辔，誓诸将曰："汝等自贪富贵，立我为天子，能从我命则可，不然我不能为汝主也！"皆下马曰："愿受命！"匡胤曰："太后主上，我北面事者，不得惊犯。公卿皆我比肩，不得侵陵。朝市府库，不得侵掠。用命有重赏，不然当族诛。"皆应曰诺。遂肃队而行。乙巳至汴，自仁和门入，秋毫无所犯。匡胤令将士归营，而自退居公署。将士拥范质、王溥等至，质以义让匡胤，匡胤流泣曰："吾受世宗厚恩，为六军所迫，一旦至此，负惭天地，将若之何？"质等未及对，列校罗彦环挺剑厉声曰："我辈无主，今日必得天子！"质等相顾，不知所为。溥降阶先拜，质不得已亦拜，遂奉匡胤入宫。召百官，至晡时，班定，犹未有禅诏，翰林承旨陶谷，出诸袖中，遂用之。宣徽使引匡胤就庭，北面拜受讫，乃掖升崇元殿，服衮冕，即皇帝位。奉周主为郑王，在位半年，后十一年殂。宋主素服发哀，辍朝十日。世宗七子皆寿终。奉符后为周太后，迁之西宫。周亡，凡三主，共十五年。五代通共五十三年。

宋主大赦改元，国号宋，是为宋太祖。石守信、高怀德等，悉进爵有差。华山隐士陈抟闻太祖代周曰："天下自此定矣！"宋祖开基，其说颇长，留待下回再叙。

其唐末河北七藩镇，割据土宇，隐同列国，及残唐十僭国，今且逐渐叙明，以便观者。唐末藩镇，有卢龙，初名平卢，今直隶卢龙等处是也。自唐玄宗以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起，及禄山反后，凡更二十七人，共易二十姓。至刘守克称帝于后梁末帝时，晋王李存勖击破幽州，擒守光，并其父仁恭斩之。有魏博，亦名天雄，今直隶大名县等处是也。唐代宗时，田承嗣执史朝义妻子降，以为魏博节度使，凡更十九人，共易九姓。至后梁末帝时，杨师厚卒，魏人以其地降于晋王李存勖。有成德，后名武顺，今直隶正定县等处是也，唐肃宗时，以安史降将李宝臣，为成德节度使。凡更十二人，共四易姓。至后梁末帝时，王熔为其下太保王德明所弑，晋王存勖讨诛之。有泽潞，亦名昭义，今山西长沼县等处是也。唐代宗时，以安史降将薛嵩为泽潞节度使。凡更三十人，共二十六易姓。至丁会，以朱全忠弑昭宗，会降于晋王李克用。又有淄青，今山东东平县是也。唐肃宗时，以侯希逸为淄青等六州节度使。凡五人，二易姓。至李师道，唐宪宗遣兵讨之，其下刘悟斩献其首。又有淮西，后名彰义，今河南汝南县等处是也。唐肃宗时，以来瑱为节度使。凡八人，七易姓。至吴元济，唐宪宗遣李愬讨诛之。又有沧景，亦名横海，今直隶河间县等处是也。唐德宗时，以程日华为横海军节度使，凡更二十七人，共十五易姓。至卢彦威，于唐昭宗时，为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所取。又有宣武，今河南开封县等处是也。唐德宗时，以刘元佐为宣武节度使。凡更十九人，共九易姓。至唐实，于唐僖宗时，以朱全忠代之，后遂篡唐。此唐末河北藩镇之大略也。

至于唐五代诸僭国，前后共约十国。其最大莫如吴与南唐。初合肥人杨行愍，以为盗见获，刺史郑棨奇其状貌，释之。后应募为兵，充卢州牙将，高骈以为卢州刺史，改名行

密。时高骈好神仙，吕用之、张守一、诸葛殷等，共为妖妄，淫刑滥赏，夺人资财妇女，人大怨恨。毕师铎、秦彦起兵讨之，秦彦杀高骈并其子弟甥侄，共为一坎瘗之。杨行密尽取高骈故地，唐昭宗以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，据有江南、江西等地。行密取濠州，得徐州人李氏子，养以为子。其长子渥憎之，行密赐与徐温为子。名之曰知诰。知诰勤孝过诸子，温特爱之。每谓诸子曰："汝辈事我，能如知诰乎？"使掌家事。行密节度淮南十四年卒，长子渥嗣。渥骄侈信谗，多以旧怨杀人。燃十围之烛，以击球，或单骑出游，从者不知所之，左右牙指挥使张颢、徐温泣谏不听，遂谋作乱，因弑渥，渥嗣位三年。颢立渥弟杨隆演，徐温密使人斩颢与牙堂，暴其弑君之罪。温出镇润州，留养子徐知诰居广陵辅政。隆演嗣位十年，又僭王位二年卒。徐温入朝，或劝温自取，温正色曰："我受杨氏厚恩，使杨氏无男有女，亦当立之，敢妄言者斩。"乃迎立隆演之弟，丹阳公溥。及温卒，吴王赠温齐王。以徐知诰都督诸军事。吴王杨溥在王位六年，又僭称帝十一年，为徐知诰所篡，号为让皇。寻卒，谥曰睿。吴亡，凡四世，共四十六年。称帝十一年。

徐知诰称帝，复姓李，改名昪国号唐，都金陵，是为南唐。南唐主李昪，字正伦，乃唐太宗子吴王恪之后也。世本微贱，父荣早卒。昪少孤，流落濠、泗间，杨行密得之，奇其状貌，嘱其将徐温，养以为子。及长，身长七尺，广额隆准。为人好学，温厚有谋。篡位后，追尊徐温为忠武皇帝，庙号义祖，立唐七庙。勤俭爱民，兴利除害，在位六年，以服方士灵丹，疽发背而殂，庙号烈祖。长子璟嗣位，璟性和柔，好文事，喜人顺己，于是谀臣日进，政事日乱。既克建州，并有殷国，复破湖南，并有楚国，益骄肆，有并吞天下之志，遣使通

契丹及北汉，约共图中国。周世宗将兵伐之，唐兵大败，去帝号，尽献淮南江北之地，画江为界，奉表称臣于周。唐主在帝位十九年，去帝号称国主者四年，徙都豫章。以境土蹙弱，忧虑成疾而殂，庙号元宗。子煜时留建康，遂即位。煜酷信佛法，出禁中金钱，募人为僧，都下僧将万人，皆仰给于县官。唐主与后，服僧衣，诵佛经，拜跪手足成赘。宋太祖闻之，乃选少年有口辩者为僧，南渡见唐主，论性命之说，唐主信重，谓之一佛出世，自是不复以治国守边为事。宋遣曹彬将大军取江南，江南主日以后苑引僧及道士诵经，宋师驻城下累日，江南主犹未知，及知之，乃遣使召都虞候朱令赟将上江兵入援，遣吏部尚书徐铉等，贡方物，上表求退师。铉言于宋帝曰："李煜无罪，煜以小事大，如子事父，奈何见伐？"反复辩论不已。帝怒曰："江南亦有何罪，但天下一家，卧榻之旁，岂容他人鼾睡耶！"铉惶恐而归。唐令朱令赟入援，号众五十万，顺流而下，曹彬击败之，遂擒令赟。金陵孤城愈蹙，一日城将破，彬忽称疾不视事。诸将皆来问疾，彬曰："余之疾，非药石所能愈，惟须诸君诚心自誓，于克城之日，不妄杀一人，则自愈矣！"诸将许诺，共焚香为誓，彬即称愈，遂克升州。江南主率臣僚，诣军门请罪，彬安慰之，待以宾礼，请煜入宫治装。煜治装毕，遂与其宰相汤悦等四十五人，赴汴京。煜嗣位十九年而降于宋。南唐亡，凡三主，共三十九年。

其见灭于南唐者，有闽国，亦号殷。唐僖宗时，寿州屠者王绪，与其妹夫刘行全，聚众五百，盗据本州，复陷光州，有众万余人。蔡州节度使秦宗权，表为光州刺史。固始县佐王潮，及弟审邽、审知，皆以材气知名，绪以潮为军正，信用之。时黄巢已平，秦宗权责租赋于光州刺史王绪，绪不能给，宗权怒击之。绪惧，悉光、寿二州兵渡江，转掠江、洪、虔

州，又陷汀、漳州，然皆不能守。王绪以漳州道险粮少，令军中无得以老弱自随，惟王潮兄弟扶其母以从，绪责之，潮等曰："人皆有母，未有无母之人，将军奈何使人弃其母乎？"绪怒，命斩其母。潮等曰："潮等事母，如事将军，既杀其母，安用其子，请先母死。"将士为之请，乃舍之。有望气者谓绪曰："军中有王者气。"于是绪见将士有勇略魁岸者，皆杀之。刘行全亦死，众皆自危。行至南安，潮说其前锋将，伏壮士篁竹中，就马上擒绪，反缚以徇。前锋将推潮为将军，引兵还光州，所过秋毫无犯，遂取泉州，遣使降于观察使秦岩。岩表潮为泉州刺史，潮沉勇有智略，招怀离散，均赋缮兵，吏民悦服。秦岩病卒，诏以潮为观察使。未几，升福州为威武军，以潮为节度使。一年卒，表其弟审知为威武留后，朝廷因而命之。审知状貌雄伟，隆准方口，常乘白马，军中号为白马三郎。后梁篡位，以审知为闽王。审知俭约，宽刑薄赋，好贤下士，境内以安。嗣位二十九年卒。子延翰嗣，骄淫残暴，自称大闽国王。以弟延钧为泉州刺史，义弟延禀为建州刺史，皆令采择民间美女，二人皆谏，遂有隙。二人合兵袭福州，杀延翰，翰嗣位一年。众推延钧为留后，更名璘，璘好神仙，大作宫殿，用度不足。以薛文杰为国计史，文杰巧佞谄媚，阴求富民之罪，而籍没其财，被掳掠者，胸背分受，仍以铜斗火熨之，国人皆怨怒。太后及长子继鹏，泣请于璘而杀之。璘后陈金凤善淫，曲尽其妙，闽主嬖之。后与幸臣归守明、李可殷等私通，国人皆恶之。会璘疾甚，长子继鹏，与皇城使李仿，杀李可殷。璘力疾视朝推求可殷死状，仿大惧，遂帅所部兵，鼓噪入宫弑璘。继鹏杀陈后。璘嗣位九年，又称帝三年而被弑。子继鹏立，更名昶。昶既嗣立，骄纵好聚敛，重方士而崇宫室，又忌杀宗族。其叔父延义弑之而自立，昶僭位三年。延义更名曦，曦骄淫苛

虐，宗族勋旧，相继被诛，每乘醉杀人。僭位六年，朱文进弑之，而自立。时审知子延政，已据建州称帝，改国号曰殷。会南唐查文徽表请击殷。南唐主遣徽兴兵南下，延政使人诈告福州曰："唐助我讨贼臣，大兵今至矣。"福人大惧，斩文进以降于延政。唐兵与闽，相持未决。唐查文徽请唐主益兵，唐主遣将军祖全恩将兵会之，闽兵大败。唐兵拔镡州，又拔建州，殷王延政降，僭位三年。汀、泉、漳等州相继皆降，国亡。凡七传，四主，共五十年，内称帝二十年。

其见灭于南唐者，又有淮南，亦号楚国。唐僖宗时，秦宗权与杨行密争扬州，马殷与刘建锋等俱属宗权将孙儒。及行密击斩孙儒，刘建锋、马殷收余众七千，走洪州，推建锋为帅。至江西，众十余万，杀武安节度使邓处纳，自称留后。建锋既得志，嗜酒不亲政事。长直兵陈赡妻美，建锋私之，赡杀建锋，诸将杀赡。马殷尝同建锋领兵，众服之，推为留后。唐昭宗以马殷为湖南节度使，殷练卒厉兵，尽取湖南之地，节度湖南三十一年。又建楚国，在王位四年殂，遗命诸兄弟相继。子希声立，声嗣位二年殂，弟希范立，范纵意声色，为长夜之饮，内外无别，盛为宫室，选美女，率子弟僚属，游宴其间。嗣位十五年殂，母弟希广立，嗣位三年，懦弱不能自决。庶兄希萼争立，广不忍杀其兄，反为其兄希萼所弑。萼篡立一年，多思旧怨，杀戮无度，纵酒荒淫，悉以军府事委庶弟希崇。崇多私曲，政刑紊乱，军民皆怨。指挥使徐威等以兵废希萼而立希崇。初希萼素有怨于衡山人彭师暠，希崇送希萼至衡山幽之，实欲衡山人杀之。乃衡山彭师暠，奉希萼愈谨，聚众万余人，立希萼为衡山王。而希崇日纵酒荒淫，使妇女裸侍。为政不公，语多骄妄，国人不附。徐威等患之，密表请兵于南唐。南唐主命边镐将兵击楚，希崇、希萼皆降。楚亡，凡六传，共

五十六年，内建国称王者四十五年。

唐既平湖南，悉收其金帛、珍玩、美女、仓粟、亭馆、花果之类，皆徙金陵。遣郎中杨继勋等收租赋，专务苛刻。湖南人大失所望。南汉王刘晟遣兵争岭南之地，大败唐师。楚辰州刺史王逵乘间迎刘言为帅，击败唐兵，尽复马氏㠀北故地。惟彬连入于南汉，奉表乞降于周，周许之。以言为武平节度使，在任二年。周行逢、张文表劝王逵自取之，逵杀刘言，奉表于周，求为节度使，亦许之。周主自将伐南唐，诏王逵攻南唐鄂州，逵领兵过岳州，团练使潘叔嗣燕犒甚谨。逵左右求取无厌，叔嗣帅众袭逵，逵败死，在任二年。叔嗣迎周行逢为武平留后，行逢诱执潘叔嗣，数其罪而斩之。周以周行逢为武平节度使，行逢在任七年，疾甚，谓子保权曰："我死，张文表必为乱，万不得已，当举族归朝，无令陷于虎口。"及卒，文表果为乱。保权请兵于宋，宋祖遣兵赴之，保权已诛文表。保权牙将张从富挟保权以拒宋，宋击破之，斩从富，获保权以归，释为卫将军，寻迁羽林将军以善终。湘湖悉平，自刘言至保权，再共十三年而亡。

此外又有吴越。唐僖宗时，王郢作乱，劫掠浙江、福建等地，陷明、台二州，大为民患。及贼平，临安人董昌，以土团讨贼有功，补石镜镇将。临安人钱镠，字具美，素无赖，贩盐为盗。有术者望斗牛间有王气，占之在临安，乃以相法隐市中，阴求其人，与县录事钟起善，私以告起。起为置酒，悉召县中贤豪为会，术者遍观，皆不足当。会术者过起家，镠适从外来，术者大惊曰："此真贵人也。"因顾起曰："君之贵，因此人。"初起诸子常从镠饮博，起辄禁之，至是始纵其子与镠游，时贷其穷乏。镠善射与槊，以骁勇闻。事董昌有功，为都知兵马使。时王仙芝与黄巢余党，侵掠江淮两浙间，独畏二

人，不敢犯临安。高骈闻而壮之，召昌及镠，欲与共讨贼。镠见骈无讨贼心，说昌辞去。昌自石镜，引兵入据杭州。镇海节度使周宝不能制，表昌为杭州刺史。时王铎将刘汉宏据浙东，欲并江西。董昌谓钱镠曰："汝能取越州，吾以杭州授汝。"镠击破浙东军，克越州。越州今绍兴县是也。刘汉宏走台州，刺史杜雄执送昌，斩之。昌遂徙镇越州，以镠知杭州府事。会镇海节度使周宝为其下刘浩、薛朗等所逐，镠讨平之，拔常州及润州。润州，今丹徒县是也。又拔苏州。唐昭宗以钱镠为镇海节度使，以董昌为浙东威胜节度使。董昌求为越王，朝廷未许，昌遂自称帝，号大越罗平，令群下谓己为圣人。钱镠遗昌书曰："与其闭门作天子，陷九族百姓于涂炭，岂若开门作节度，使终身富贵耶！及今悛悔，尚可及也！"昌不听，镠将兵诣越州城下，昌战败，固守越州，镠破斩之，传首京师。遂以镠兼镇海、威胜两节度使，镠拔淮南之松江、无锡、常熟、华亭、湖州等地，镠又取严州，遂取金华及衢州。梁朱温篡位，以钱镠为吴越王，始建国，仪卫名称，多如天子之制，惟不改元称帝。吴越与吴争常州，战于无锡，为吴所败，杀吴越将何逢，斩首万级。镠见何逢马，悲不自胜，将士感悦，皆心附之。镠自少在军中，夜未尝寐，倦极则就圆木小枕，寐热，辄欹而寤，名曰警枕。置粉盘于卧内，有所配，则书盘中。或寝方酣，外有白事者，令侍女振纸即寤。镠善事天子，始与吴争地，后与吴连和，境内以安。为节度使三十年，又建国十年殂。中子传瓘立，更名元瓘，抚御将帅，和好兄弟，境内称安。嗣位九年殂，子弘佐立。佐好书礼士，躬勤政事，发伏摘奸，人不能欺。嗣位六年殂，弟弘倧嗣。倧性刚严，大将胡进思忌之，遂废之而立其弟弘俶。弘俶曰："能全吾兄，乃敢承命。"进思许之。俶遣兵卫之，进思屡欲弑倧，俶保全之。进

思忧惧而死。俶徙倧于东府，为筑宫室，治园囿，以娱悦之，岁时供馈甚厚。俶遣使入贡于宋，宋主谓之曰："江南倔强不朝，我将讨之。元帅当助我，无惑人言。"密告以师期，吴越王俶帅兵五万攻常州，拔之。江南主贻俶书曰："今日无我，明日岂有君，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勋，王亦大梁一布衣耳！"俶不答，以书上宋。宋主优诏褒之。吴越王俶，闻唐亡而惧。帝亦谓其使者曰："愿一相见。"俶与妻孙氏，子惟浚，孙承祐来朝。帝赐礼贤宅以居，亲幸宴之，赏赐甚厚，赐俶剑履上殿，书诏不名，命与晋王匡义，叙昆弟之礼，封孙氏为王妃，留两月遣还。帝赐以黄袱，封识甚固。戒曰："途中宜密观。"及启之，则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。俶益感惧，既归亲事，命徙坐于东偏。谓左右曰："西北者，神京在焉，天威不违颜咫尺，俶岂敢宁居乎！"每修贡，必列于庭，焚香再拜而后遣之。至宋太宗之三年，吴越王俶朝于宋，求还不许。其臣崔仁冀曰："朝廷意可知矣，大王不速纳土，祸且至。"俶乃籍境内十三州，一军，八十六州县以献。帝御崇元殿受之，俶朝退，将佐始知之。皆恸哭曰："吾王不归矣！"俶嗣位三十一年而亡，后又十年而卒。宋太宗封俶为王，诸子孙皆为显官，七子皆贵显。吴越亡，凡五世，共八十一年，内建国五十六年。

此外又有前蜀、后蜀。前蜀者，唐僖宗时，舞阳人王建，隆目广颡，状貌伟然。少无赖，以屠牛盗驴，贩私盐为事，里人谓之贼王八。为田令孜假子，拜卫将军，僖宗自凤翔移幸兴元，以王建为清道使，使奉玺以从。至大散关，凤翔李昌符焚栈道，栈道几断，建控帝马，冒烟焰中过，宿坡下，帝枕建膝而寝。既觉流涕，解御衣赐之。及田令孜败，王建以令孜党，出为四川和州刺史。建骁勇，知人善任，听言纳谏，士乐为

用，召募溪洞酋豪，有众八千，袭阆州，逐杨茂实，进攻西川节度使陈敬瑄，表敬瑄之罪于朝，求讨敬瑄以自赎。诏削敬瑄官爵，以建为节度使。建攻斩陈敬瑄，拔成都，据有西川之地，复攻杀顾彦晖于梓州，并有东川之地。遣使入贡，并修好于朱全忠。及全忠篡位，建移檄诸道，欲与岐晋会兵兴复唐室，卒无应者，建遂自称帝。建于诸将有功名者，多因事诛之。太子作乱，为卫兵所杀。建立宗衍为太子。蜀主建久疾昏瞀，任节度使十七年，又称帝十年殂。少子衍立。衍奢纵无度，日与徐太后、徐太妃游宴贵臣之家，及游近郡名山，所费不可胜记。强取民间女子，纳入宫中。太后太妃各有幸臣，每卖官，人数多，则以赂多者得之。衍有宠姬徐氏，别号花蕊夫人，有美色，亦以淫乱闻。衍每好微行，酒肆娼家，无所不到。又以韩昭、潘在迎等为狎客，与宫女杂坐，谑浪亵狎，无所不至。王承休妻严氏色美，蜀主衍私焉。以秦州多美妇人，蜀主封承休为鲁国公，天雄节度使，使治秦州，以采择美女。承休强取民间美妇，教以歌舞，毁府署为行宫，请蜀主临幸秦州观之。衍引兵发成都，后唐主李存勖，遣子继岌及郭崇韬伐蜀。蜀武兴节度使王承捷，告唐兵西上。衍急欲与承休妻相会，且观女戏，不以为意，承捷以凤、兴、文、扶四州降。衍至利州，遇威武卒逃回，始信唐兵之来，意欲迎敌，兵皆怨愤不肯战，遂降。前蜀亡，凡二世，共三十五年。内称帝十七年。衍降后，一家俱为后唐主所杀，及后唐大将郭崇韬，以无罪被杀。

唐以董璋为东川节度使，以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。知祥后据蜀，是为后蜀。后蜀孟知祥，邢州龙冈人，今直隶邢台县是也。知祥既为节度使，蠲除横赋，安集流散，下宽大之令，与民更始，阴有据蜀之志。阅库中铠甲，得二十万，置左右牙兵

十六营。后唐明宗时，东川节度使董璋反，知祥亦与同反。唐使石敬瑭讨之，敬瑭攻剑州不克，还屯剑门，以运粮不继，烧营北归。董璋会诸将谋袭西川成都，反为知祥所败，璋还梓州，知祥破斩之，因兼有东川之地，上表谢罪于唐，唐以知祥为蜀王。未几，称帝于成都。知祥为节度使九年，僭号一年殂，子仁赞立，更名昶。昶日事奢纵荒淫，以蜡书与北汉，约同举兵伐宋。细作赵彦韬献之宋。宋主得书，以王全斌为大将，刘光义、崔彦进、王仁赡、曹彬等，将步骑六万，分道伐蜀，蜀兵大败，蜀主昶请降，嗣位三十二年。宋主以吕余庆知成都府事。后蜀亡，凡二世，共四十一年，内称帝三十三年。初徐匡璋纳女于昶，拜贵妃，亦号花蕊夫人，意花不足拟，似花蕊轻盈也，与昶极相爱。王师平蜀，宋主闻花蕊名，命别将护送入宫，纳为妃。昶美丰仪，喜猎善弹，夫人心尝忆昶，悒悒不敢言。因自尽昶以祀，复佯言于众曰："祀此神者多子。"一日宋祖见而问之，夫人亦托前言，讳其姓，遂假张仙。自是求子者多祀之，迄今不改。

此外又有南汉。初上蔡人刘安仁商于南海，因家焉。子谦为广州牙将，升封州刺史。封州，今广东封川县是也。及卒，子隐居丧于贺江，土民百余人谋乱，隐一夕尽诛之。岭南节度使刘崇龟，表为封州刺史。诸贼为乱者，隐与战，悉擒斩之。唐昭宗时，以重赂接好朱全忠，全忠奏以为清海节度使，屡进爵南海王，凡十一年卒。弟严立，谓中国纷纷，天子尚且无定，安能及远，遂称帝，改名䶮。穷奢极丽。宫殿悉以金玉珠翠为饰，用刑惨酷，有灌鼻割舌，支解刳剔，炮炙烹蒸之法。或聚毒蛇水中，以罪人投之，谓之水狱。末年，尤猜忌不信臣下，专任宦者，由是宦者大盛。为节度使六年，又称帝二十六年殂。子弘度立，更名玢，骄奢不亲政事，作乐酣饮，裸男女

而观之，左右忤意辄杀，无敢谏者。嗣位一年，弟晋王弘熙弑之而自立。弘熙更名晟，尽杀诸弟及其诸子，悉纳其女，以充后宫。作离宫千余间，饰以珠宝，杀镬汤刀山椐杵之刑，号生地狱。以宫人卢琼仙、黄琼芝等，为女侍中，朝服冠带，参决政事。宗室勋旧，诛戮殆尽，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。晟嗣位十五年殂，子继兴立，更名铱，时年十六。铱谓群臣皆有家室顾子孙，不能尽忠，惟官者可任，于是国事皆决于女侍中卢琼仙及宦官龚澄枢等。凡群臣有才能，及进士状头，皆先下蚕室，然后得进。一状头闻之惧，辞官而逃。及抵家，则候阉者已在门矣。状头请与妻孥诀别三昼夜而后就刑，许之。三日后，即于其家阉焉。铱得波斯女，丰腯而慧艳，善淫，曲尽其妙。铱嬖之，赐号媚猪。铱好观人交，选恶少年配以雏宫人，就后园褫衣，使露而偶。铱扶媚猪巡行，观其交接之势，号曰大体双。见女子号叫畏避，则大喜。见男子势弱，则鞭之。又择美男子与媚猪对，鸟兽见之，熟亦作合。铱举兵侵宋，宋太祖命潘美为将，尹从珂为副以讨之。南汉都统李承渥，将兵十余万，屯莲花峰下，列象为阵。潘美集劲弩射之，象奔还，乘象者皆坠，反践承渥军，军遂大溃，承渥仅以身免。宋师下韶州，遂克英、雄二州，进次泷头，汉主大惧。宋师直进，铱焚其府库宫殿，明日出降。南汉亡，凡四世，共六十八年，内称帝五十五年。

此外又有北汉。北汉起后汉高祖刘知远之母弟刘崇。崇，太原人，美须眉，目重瞳子。少无赖，嗜酒好博，尝黥为卒。高祖镇河东，以为都指挥使。及即位，以为太原留后。隐帝立，以为节度使。崇乃收豪杰，籍民为兵。及郭威弑隐帝，崇将起兵讨之。会威立崇之子赟为汉嗣，崇喜曰："吾儿为帝矣。"遂罢兵。及郭威自立为帝，废赟为湘阴公。刘崇遣使请

赟归晋阳，周主报曰："湘阴公比在宋州，今方取归，必令得所，公勿以为忧。"未几，弑赟于宋州。崇乃称帝于晋阳，所有者：并、代、宪、隆、忻、岚、汾、沁、辽、蔚、麟、石十二州之地。宰相俸钱，月止百缗，节度使二十缗，其余薄有资给而已。崇谓诸将曰："朕以高祖之业，一朝坠地，今日位号，不得已而称之。朕是何天子，卿等是何节度使耶？"遣使通好于契丹辽主，辽册命崇为大汉神武皇帝，更名曰旻。北汉土瘠民贫，内供军国，外奉契丹，赋役繁重，民不聊生。北汉主旻闻后周太祖晏驾，甚喜，约契丹同伐周，战于高平之南，败还。周世宗伐北汉，亦不克而还。北汉主旻称帝六年殂，子承钧立，更名钧。钧性孝谨，既嗣位，勤于政事，爱民礼士，境内粗安。其上表于契丹称男，契丹谓之儿皇帝。初北汉世祖旻女适薛钊，生子继恩。再适何氏，生子继元。二人俱幼孤。世祖以钧无子，命养以为嗣。钧在位十一年殂，养子继恩立。立二月而为供奉官侯霸荣所弑，宰相郭无为使人杀霸荣，而立继恩之弟继元。继元亦钧养子，即何氏子也。性残忍，世祖子十余人，皆为所杀。宋太祖亲征北汉，围太原城，不克而还。初宋太祖尝微行，雪夜过赵普家，与普谋取北汉。普曰："太原当西北二面，太原既下，则二边之患，我独当之，不如姑俟削平诸国，则太原弹丸之地，将安逃乎？"帝以为然。故虽连年攻伐，败辽师，然至城下，辄退师不取。盖北汉恃辽以为援，宋祖并欲诱至辽而疲弊之，因并灭之，故太祖不灭北汉，是计也，非力不足也。宋太祖兴国四年，以潘美为大将，帅崔彦进、李汉琼等六将军，太宗自将，分道伐北汉。北汉求救于契丹，辽主遣耶律沙将兵救之，战于白马岭下，辽师大败。宋师围太原，攻城甚急。继元嗣位十二年，奉表乞降于宋，宋封为彭城郡公。北汉亡，凡四世，共二十九年。又北汉主钧义子刘继业，

为北汉将，甚骁勇，尽忠北汉，杀宋师甚众。宋帝使继元招而降之，使复姓杨，更名业，号杨无敌。其后王侁强令其将兵击辽，败死，即世所谓杨老令公是也。业子延昭，昭子充广，广子贵迁，遂有四川播州之地，为播州宣慰使，至明万历时始亡。

此外又有南平。初河南陕州硖石人高季昌，少为汴州富人李让家僮。唐昭宗时，朱全忠为宣武节度使，李让入赀于全忠，得幸为养子，易其姓名为朱友让。季昌因让得进见，全忠奇其材，命让以子畜之，以为指挥使。及梁兵攻凤翔，李茂贞坚壁不出，季昌请以计诱致岐兵而败之，由是知名。梁主纂位，以高季昌为荆南节度使。季昌到官，城邑残毁，户口雕耗。季昌安集流散，民皆复业，潜有据荆南之志。造战船五百艘，治城堑，缮器械，招聚亡徒，交通吴蜀，梁不能制，梁封季昌为渤海王。季昌又降于唐，更名季兴。唐封季兴南平王，唐魏王继岌送蜀货四十万，浮江而下，季兴杀而夺之。唐主诘之，季兴言当问之水神。唐主遣兵伐之，因乱不克而还。季兴在官二十二年卒，子高从诲嗣。从诲性敏达，亲礼贤士，委任梁震，以兄事之，以经史自娱，省刑薄赋，境内以安。荆南介居湖南、岭南、福建之间，地狭民弱，自高季兴时诸道入贡，过其境者，多掠夺其货币。及诸道移书诘让，或加以兵，不得已，复归之，曾不为愧。及从诲立，唐、晋、契丹、汉，更据中原。南汉、闽、吴、蜀皆称帝，从诲利其赐与，所向称臣，诸国贱之，谓之高无赖。从诲嗣位二十年卒，子高保融立。融嗣位十二年卒，母弟保勖立。勖嗣位二年卒，保融子继冲立。继冲嗣位一年，宋太祖因湖南周行逢乞师讨张文表之便，假道江陵，继冲以牛酒犒师，而宋兵已袭取其地矣，继冲乃尽籍其境内所有，以降于宋，宋以继冲为武宁节度使。南平亡，凡四世，共五十

七年。

此外有契丹，即辽国，另见三十二回，不赘。此外又有南诏，即今云南地，以时为外国不载，略见第四十一年，号回中。至于宋祖既受周禅，如何治国，如何平定天下，话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一回

## 宋太祖　统中原　未能混一

词曰：

检尽残遍并断简，细数兴亡，总是英雄汉。物有无常人有限，到头落得空长叹。　富贵荣华春过眼，汉主长陵，霸主乌江岸。早悟夜筵终有散，当此赌甚英雄汉。

却说宋太祖，姓赵，名匡胤，涿群人，今直隶涿县是也。高祖眺为唐幽都令，曾祖珽为唐御史中丞，祖敬为琢州刺史，父弘殷为周检校司徒，岳州防御使。弘殷娶杜氏，生匡胤于洛阳夹马营，赤光满室，营中异香，经宿不散，人谓之香孩儿营。及长，容貌雄伟，器度豁如，识者知其非常人。累官殿前都指挥使，掌军政，数建大功，人望归之。周世宗尝于文书囊中，得长三尺余木，题云："点检作天子。"时张永德为殿前都检点，命匡胤代之。及恭帝宗训立，加检校太尉，领归德节度使。时主少国疑，中外密戴匡胤，陈桥兵变，遂代周而有天下，以火德王，都汴京。立七庙，追帝其祖考，增葺学宫，塑先圣先贤像，自为赞，书于孔颜座端，于是臣庶始贵学。以范质、王溥同平章事。质等自以周朝旧臣，稍存形迹，且惮宋主英睿，乃请用札子，各疏其事，而取旨，上从之。后世用札子奏事始此。昭义节度使李筠起兵，会北汉伐宋，宋击破之，筠自焚死。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复起兵反，宋击败之，进亦自焚。太祖谓赵普曰："天下自唐季以来，数十年间，帝凡易八姓，十三君，


南宋高宗


宋太祖

僭窃相踵，战争不息，其故何也？”普对曰：“此无他，方镇之权太重，君弱臣强而已。宜制其钱谷，收其甲兵，则天下自安矣！”太祖大悟。一日因晚朝，与石守信等饮酒酣，屏左右谓曰：“朕非卿等不及此，然天子亦大艰难，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，居此位者，谁不欲为之，朕终夕未尝安枕也。”守信等曰：“陛下何出此言，今天命已定，谁敢异心。”太祖曰：“卿等固然，其如麾下欲富贵何？一旦有以黄袍加汝身，虽欲不为，不可得矣！”守信等泣谢曰：“臣等愚不及此，愿陛下哀矜，指示可生之路。”太祖曰：“人生如白驹之过隙，所以图富贵者，不过欲多积金银，厚自娱乐，使子孙无贫乏耳。卿等何不释去兵权，出守大藩，择便好田宅市之，为子孙立永远之业，多买歌儿舞女，日饮夕酒为欢，以终其天年，上下相安，不亦善乎！”守信等皆谢曰：“陛下念臣等至此，所谓生死而骨肉也。”明日，皆称疾，乞罢典兵，赐赉甚厚。唯石守信兼职如故，其实兵权不在也。其诸州守土官，帝用赵普谋，或因其卒，或因迁徙致仕，皆以文臣为之。又令各州诸节镇，得自奏事，不属诸藩，于是节度使之权始轻。以吕余庆参知政事，诏百官以次转对，指陈时政得失，事关急切者，许非时上章奏闻。诏举孝弟力田，奇材异能，文武可用者。太祖朝杜太后于殿上，群臣称贺。太后愀然不乐，左右异之。太后曰：“吾闻为君难，若治得其道，则此位可尊，苟或失驭，则求为匹夫而不可得。”太祖再拜曰：“谨受教。”及杜太后疾革，召赵普入受遗命，谓宋主曰：“汝知所以得天下乎？”宋主曰：“正由祖考及太后之积庆耳。”太后曰：“不然，由周世宗以幼儿主天下，故汝得至此；汝万岁后，当传位光义，光义传光美，光美传德昭，国有长君，社稷之福也。”宋祖泣曰：“敢不如教。”后顾谓赵普曰：“汝同记吾言，不可违也。”普即就榻

而为约誓书，于纸尾署曰："臣普记。"藏之金匮，命谨密宫人掌之。太后遂殂。

帝遣慕容延钊、李处耘伐荆南，并袭南平。南平高继冲，荆南周保权俱降，湘、湖悉平。命王全斌等伐蜀，蜀主孟昶降。全斌在蜀，纵部下淫掠女子，夺取财物，蜀人苦之，遂作乱。曹彬招慰击破之，两川遂定。是役也，惟刘光义、刘廷让、廉谨、曹彬能戢下，上优赏之。使潘美将兵伐南汉，克广州。南汉主刘铱降，两广悉定。帝遣使谕江南国主入朝，不至，遣曹彬将兵十万伐之。将行，帝戒之曰："江南之事，一以委卿，切勿暴掠生民，务广威信，使自归顺，不须急击也。"且以剑授彬曰："副将而下，不用命者斩之。"潘美等皆失色。自王全斌平蜀，多杀人，上每恨之。彬性仁厚，故专任焉。彬克江南，振旅而还。封江南主李煜为违命侯。彬归自江南，舟中惟图籍衣衾而已。阁门进榜子云，奉敕差往江南勾当公事回，时人嘉其不伐。以上削平诸国事迹，各见上回诸国下，不赘。诸国既平，吴越大惧，遣使纳赂于赵普。初帝每微行，屡幸赵普家，相与谋事甚密。至是帝又幸其第，会吴越所遣使适到，致书于赵普，及海物十瓶，置于庑下，未及发而帝至，仓卒不暇屏。帝顾问何物，普以实对。帝曰："海物必佳。"即命启之，皆瓜子金也。普惶恐谢曰："臣未发书，实不知。"上曰："第受之，彼谓国家事，皆由汝书生辈尔。"普不自安，遂求罢政。又上表于帝，乞遵太后遗诏，传位晋王光义。帝手封其表，藏之宫中。

宋都东京开封府汴梁，而以洛阳、河南府为西京。帝如西京，遂封其父宣祖墓安陵，祭天地于当郊，都民垂白者相谓曰："我辈少经乱离，不图今日复睹太平，天子仪卫。"有泣下者。帝欲留都洛阳，群臣咸谏，弗听。晋王光义言其非便，

帝曰："迁河南未已，终当居长安耳。"光义问其故，帝曰："吾欲西迁，据山河之胜，以去冗兵。"光义曰"在德不在险。"力请还汴，帝不得已从之。因叹曰："不出百年，天下民力尽矣。"遂还东京。五星聚奎，窦俨曰："天下自此太平，文明自此日盛矣。"帝友爱光义，数幸其第，恩礼甚厚。光义尝有疾，亲为灼艾。光义觉痛，帝亦取艾自灼，以分其痛。帝元配贺氏早卒，继王氏，又宋氏。宋氏欲立皇子德芳。十月壬子，夜大雪，帝召晋王光义，属以后事，宦官宫妾悉屏之，左右皆不得闻。但遥见烛影下，晋王时或离席，若有避逊之状，既而帝引玉斧戳地曰："好为之。"俄而帝崩，在位十七年，寿五十岁。帝仁孝豁达，质任自然，不事矫饰，宫中苇帘，缘用青布，常服之衣，瀚濯至再。性严重寡言，独喜观书，虽在军中，手不释卷，闻人有奇书，不吝千金购之。尝读二典，叹曰："尧舜之时，四凶之罪，止于投窜，何近代法网之密耶？"于是立法，鞭朴不行于殿陛，骂辱不及于公卿。臣下除谋叛外，不得诛戮，故臣下得以有为，而忠君爱国之心，油然而兴矣。

帝既崩，弟晋王光义立，是为太宗，更名炅。吴越王钱俶来朝，上留之不遣。俶惧，尽献其地，封俶为淮南国王。上遣潘美等，分道伐北汉，又自将继之。辽遣使来言曰："何名而伐汉也？"帝曰："河东逆命，所当问罪，若北朝不援，和约如故，不然，惟有战耳！"潘美等屡败北汉兵，北汉求救于辽，辽遣兵赴之，潘美等大败辽师，尽锐以攻北汉，北汉王出降。帝发太原，遂伐辽。辽将多降。辽耶律学古守燕，悉力御宋，不能支。辽主遣耶律休哥救燕，帝与辽将耶律沙，大战于高梁河。沙败将遁，休哥兵适至，与耶律斜轸分左右翼以进，复战，帝大败，急乘驴车走免，自是辽好遂绝。太祖适子德昭从帝攻太原，军中尝夜惊，不知帝所在。有谋立德昭者，帝不

悦。及还，以北征不利，久不行太原之赏，德昭以为言，帝大怒曰："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。"德昭退而自刎，帝闻之惊悔，往抱其尸，哭曰："痴儿何至此耶！"追封魏王。北汉既平，天下复归一统。惟契丹内据河北、幽、蓟之地，宋师取之屡败，不能克复，天下非复汉、唐之旧矣。

赵普奉朝请者累年，卢多逊益毁之，谓普初无立上意，普郁郁不得志。会晋邸旧僚柴禹锡等告秦王廷美骄恣，将有阴谋窃发，帝疑以问普。普因言愿备枢轴，以察奸变，且自陈曰："臣忝旧臣，为权幸所沮。"遂备道预闻昭宪太后顾命，及前朝上表等事。帝发金匮，得誓书，及览普前表。因召见，谓曰："人谁无过，朕不待五十，已知四十九年之非矣！"乃拜普为司徒，兼侍中。初昭宪太后遗命，太祖传位于帝，帝传廷美，美传太祖子德昭。及德昭不得其死，德芳相继夭殁，廷美始不自安。柴禹锡因上变以摇之，帝意不决，召赵普谕以太后遗旨。普对曰："太祖已误，陛下岂容再误。"廷美遂得罪，卢多逊得贬窜，赵普复相。廷美竟以忧卒。帝长子元佐少聪警，貌类帝，帝钟爱之。廷美迁房州，元佐尝力救，及廷美死，遂发狂疾。会重九，召诸王宴射苑中，元佐以新瘥不预。及诸王宴归，暮过元佐，元佐恚曰："若等侍上宴，我独不预，是弃我也。"因发愤被酒，夜纵火焚其宫。帝大怒，废为庶人。赵普免相，以吕蒙正参知政事。初入朝堂，有朝士指之曰："此子亦参政耶！"蒙正佯为不闻而过之，同列不能平，诘其姓名，蒙正遽止之曰："若一知其姓名，恐一时不能忘情，不若弗知之为愈。"时人服其量。夏州李继迁作乱，契丹封继迁为夏王，后鼎立为夏国，详见下回。

帝在位日久，储贰未立。寇准自凤翔召还，入见，帝曰："朕诸子孰可付神器者？"准对曰："知子莫如父，惟陛下择

所以副天下望者。”帝曰:“寿王可乎?”准曰:“圣虑既以为可，愿即决定。”于是立寿王元位为太子，更名恒，以寇准参知政事，以吕端平章事。初帝欲相端，或曰:“端为人糊涂。”帝曰:“端小事糊涂，大事不糊涂。”决意用之。帝不豫，宣政使王继恩忌太子英明，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，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等，谋立故太子楚王元佐。宰相吕端问疾禁中，见太子不在旁，疑有变，乃以笏书大渐字，令亲密吏，趋召太子入侍。帝在位二十三年崩，寿五十九岁。

皇后令继恩召端议所立，端知有变，即给继恩使入书阁锁之。亟入宫，后问端曰:“宫车已晏驾，立嗣以长，顺也，今将何如?”端曰:“先帝立太子，正为今日。今始弃天下，岂可遽违命，有异议耶?”后默然。乃奉太子即位。太宗仁恕恭俭，爱民下士，性无他好，惟喜读书。而李昉、吕蒙正、张齐贤、吕端、寇准、李沆、向敏中等，相继登用，足称守成之令主。然而金匮渝盟，背母负兄，一弟二侄，俱不得其死，后世不能无感。太子既立，是为真宗，垂帘引见群臣。吕端平定殿下，不拜，请卷帘，升殿审视，然后降阶，率群臣拜焉。及吕端以疾免，以寇准平章事。初夏李继迁作乱，叛服不常，其降也，赐姓名，为赵保吉。时赵保吉死，子明德立。曹玮上书:“继迁擅据河南北二十年，使中国有西顾之忧，今乘其国危子弱，不即捕灭，后复强盛，不可制矣!愿假臣精兵，出其不意，擒德明送阙下，复河西为郡县，此其时也!”帝欲以恩致德明，下诏招抚之，德明降于辽。辽册立德明为西平王。辽主隆绪大举入寇，边事告急，一夕五至，中外震惧。寇准不发，饮笑自若。帝闻之，大骇。以问准，准对曰:“陛下欲了此，不过五日。愿驾幸澶州。”帝难之，欲还内。准请毋还，而速议行。毕士安力劝帝如准所请。王钦若临江人，请帝幸金陵。

陈尧叟阆州人，请帝幸成都。准曰："陛下神武，将成协和，大驾亲征，敌当自遁。不然，出奇以挠其谋，坚守以老其师，我得胜算矣！若弃宗庙，幸他方，示之以弱，敌乘势深入，天下可复保耶！"帝乃决策幸澶州，二人由是怨准。帝发京师，准以钦若多智，惧其妄有关说，凝阻大事，出钦若知天雄军。契丹至城下，钦若束手无策，闭门修斋，诵经而已。帝次于澶州，契丹大将萧挞览，出视地形。宋威武军头张环，守床子弩，发矢射死萧挞览。契丹主大惧，欲引去，而宋师数十万方至。帝至澶州南城，望见契丹军势甚盛，群臣请驻跸，寇准固请车驾渡河，远近望见御盖，诸军皆踊跃，呼万岁，闻数十里。契丹益惧，遣骑薄城，高琼击败之。契丹大惧请和，准欲击之，帝方厌兵曰："吾不忍生灵重困，姑听其和可也。"契丹遣使持书来请盟，宋遣曹利用如契丹军，议岁币，帝曰："必不得已，虽百万亦可。"准闻之，召利用至幄，谓曰："虽有敕旨，汝所许过三十万，吾斩汝矣！"利用竟以绢二十万匹，银十万两，定和议。南朝为兄，北朝为弟，交誓约，各解兵归。自是南北弭兵，寇准之力也，帝待寇准甚厚，王钦若深嫉之。一日会朝，准先退，帝目送之。钦若进曰："陛下敬准，为其有社稷功耶！"帝曰："然。"钦若曰："城下之盟，春秋耻之，澶渊之举，是也。陛下闻博乎，博者输钱欲尽，乃罄其所有出之，谓之孤注，陛下乃寇准之孤注也！"帝由是顾准浸衰，竟罢相，出知陕州，以王旦平章事。帝深以澶渊城下之盟为辱，常居怏怏。王钦若度帝厌兵，因谬进曰："陛下以兵取幽、蓟，乃可涤耻。"帝曰："河北生灵，始免兵革，朕安忍为此！可思其次。"钦若曰："惟封禅，可以镇服四海，夸示外国。然自古封禅，当得天瑞，然后可，天瑞安可必得！前代盖有以力为之者，惟古人主深信而崇奉之，以明示天下，则与天瑞无异

也。”帝沉思曰：“王旦得无不可乎！”钦若曰：“臣谕以圣意，宜无不可。”乃乘间为旦言，旦勉强从之。帝召王旦饮，欢甚，赐以尊酒曰：“此酒甚佳，卿归与妻奴共之。”及归发封，则皆美珠也，旦自是不敢有异议。戊申正月朔，帝谓群臣曰：“朕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夜将半，方就寝，忽室中光曜，见神人，星冠绛衣，告曰：‘当降天书三篇。’适睹皇城司奏言，承天门有黄帛，曳鸱尾上，其所降之书乎！”王旦等皆称贺。帝步至承天门，遣二内侍升屋，奉之以下，旦跪进，帝再拜受之，付陈尧叟启封。其书词，类老子道德经，读讫，盛之金匮，而言祥瑞者纷纷矣。独龙图阁侍制孙奭言于帝曰：“以臣愚所闻，天何言哉！岂有书耶？”帝默然。诏议封禅，帝封泰山禅社首，大赦，皇太子生。太子，后宫李氏所生，李氏杭州人。初入宫，侍刘修仪，庄重寡言，帝命为司寝。既有娠，从帝临砌台，玉钗坠地，帝私卜，钗完当生男子，左右取钗以进，殊不毁，帝甚喜，已而果举子，刘修仪攘为己子，李不言，中外亦不知。帝得子已晚，始得，昼夜啼不止。有道人言能止儿啼，召入，则曰：“莫叫，莫叫，何似当初莫笑。”啼即止。盖真宗尝吁上帝求嗣，上帝问群仙，谁当往者，皆不应。独赤脚大仙一笑，遂命降为真宗子。在宫中，每好赤脚，此其验也。帝立刘氏为后，后家世微寒，而性警敏，渐干外政。立升王受益为太子，更名祯，即李氏所生也，帝宽仁慈爱，有帝王之量。景德以前，吕端、张齐贤、李沆、吕蒙正、毕士安、寇准、王旦诸君子辅之，足为继世之贤君。祥符以后，王钦若、陈尧叟、冯拯、丁谓、曹利用诸小人辅之，于时好奉道教，信惑邪说，天书封祀，制作纷纷焉。在位二十五年崩。

太子祯立，是为仁宗。时年十三。刘太后与帝，五日一御承明殿，垂帘听政。丁谓欲擅权，潜结内侍雷允恭，密请太

后，降手书云："帝朔望见群臣，大事则太后召对辅臣决之，非大事，则令允恭传奏，禁中画可。"于是允恭恃势专恣，丁谓权倾中外，众莫敢抗。独王曾正色立朝，时倚为重。初真宗临朝，惟言寇准、李迪可托。丁谓怨准，而太后憾迪尝谏立己，遂诬以朋党贬之。王曾疑责太重，谓熟视曾曰："居停主人勿复言，恐不免耳！"曾遂不复言。葬真宗，以丁谓为山陵使，以内侍雷允恭为都监。司天监邢中和谓允恭曰："今山陵上百步，法宜子孙，但恐下有石与水耳！"允恭曰："第移就上穴，我入见太后言之！"允恭方贵横，人不敢违。太后命与山陵使议，丁谓唯唯而已。既而穿上穴有石，石尽水出，众惧，不能成功。内侍毛昌达自陵还，奏之。诏遣王曾复视，曾还对，因言丁谓包藏祸心，故令允恭擅移黄堂于绝地。太后大惊，怒甚，欲并诛丁谓。冯拯曰："新帝即位，亟诛大臣，骇天下耳目。"遂止诛允恭而贬丁谓，以王曾平章事，吕夷简参知政事。初刘太后既取帝为己子，与杨太妃保护之，李氏默然，处先朝嫔御中，未尝自异。人畏太后，亦无敢言者。以是帝虽春秋长，不自知为李氏出也。至是疾革，乃顺自容，进位宸妃薨，太后欲以宫人礼，治丧于外。吕夷简时为首相，奏礼宜从厚，太后遽引帝起。有顷，后独立帘下，曰："一宫人死，相公云云，何也？"夷简对曰："臣待罪宰相，事无内外，皆当预也。"后怒曰："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？"夷简曰："太后他日不欲全刘氏乎？"时有诏，欲凿宫城垣以出丧。夷简又谓内侍罗崇勋曰："宸妃诞育圣躬，而丧不成礼，异日必有受其罪者，莫若夷简今日不言也！当以后服殓，用水银。"崇勋惧，驰告太后，乃许之。刘太后爱帝如己出，帝亦尽孝，故始终无毫发间隙。及刘太后崩，尊杨太妃为皇太后，帝始亲政。帝与吕夷简谋，以张耆、夏疏、陈尧佐等附刘太

后，欲悉罢之。夷简以为然。帝退，以语郭后。后曰："夷简独不附太后耶？但多机巧，善应变耳！"由是夷简亦罢。制下，夷简方押班，闻唱名，大骇，不知其故。因令素所厚内侍阎文应诘之，乃知事由郭后，于是深憾后。及吕夷简复相，时尚美人、杨美人皆有宠于上，数与后忿争。一日尚氏于上前，有侵后语，后不胜忿，批其颊，帝自起救之，误批上颈，上大怒。内侍阎文应，因与帝谋废后，且劝帝以爪痕示执政。帝以示夷简，夷简因旧怨，遂主废黜之议，帝犹疑之。夷简曰："光武汉之明主也，郭后止以怼怨坐废，况伤陛下颈乎！"帝意遂决。于是中丞孔道辅，率谏官范仲淹、宋庠等切谏，皆坐贬。废郭后为净妃，玉京冲妙仙师。夷简劝上立曹彬孙女曹氏为后。郭后既废为净妃，出居瑶华宫。上密遣人召之，后辞曰："若再见召，须百官立班，受册方可。"文应以尝潜后，惧其复位。会后小疾，帝遣文应挟医视疾，后暴崩，帝深悼之，追复后号。知开封府范仲淹劾奏内侍阎文应之罪，窜之岭南，道归。荆王元俨太宗第八子也，性严毅不可犯，人呼为八大王。元俨为帝言，陛下乃李宸妃所生，妃死以非命。帝始知为宸妃子，因号恸累日。下诏自责。幸洪福寺，祭告易梓宫，亲启视之，妃以水银殓，玉色如生，冠服如皇后。帝叹曰："人言其可信哉！"待刘氏加厚。

夏州赵元昊反，寇环庆，遂称立，国号夏。夏人寇保安军，指挥使狄青击败之。元昊陷塞门诸砦，以范仲淹知延州，仲淹大阅州兵，得万八千人，分六将领之，日夜训练，量贼众寡，使更出御贼。敌人相戒曰："无以延州为意，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，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！"大范谓范雍也。元昊寇三川诸砦，韩琦使任福等领兵，夜趋白豹城，平明克之，破四十一族，焚其积聚而还。辽主乘朝廷有西夏之忧，遣使求

割关南地，帝许以增岁币，遣富弼报之。富弼两次使契丹，以言语谆谆折服契丹，于是止许岁增银绢各十万，并前共各五十万，和好复定。以韩琦、范仲淹为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，二人号令严明，爱抚士卒，诸羌畏威怀德，不敢犯边境。上谣曰："军中有一韩，西贼闻之心胆寒。军中有一范，西贼闻之惊破胆。"天下称为韩、范。夏主元昊，更名曩霄，上书请和，再上誓表。帝约岁赐银绢茶二十五万五千以和，自是边境稍宁。范仲淹司监选，取班簿，视不才者，一笔勾之。富弼曰："一笔勾，一家哭矣！"仲淹曰："一家哭，何如一路哭耶！"时贝州妖贼王则反，文彦博讨平之。广南蛮贼侬智高反，狄青讨平之。以赵抃为御史，弹劾不避权幸，声称凛然，京师目为铁面御史。以文彦博、富弼同平章事。及文彦博罢，以韩琦同平章事，朝野共庆得人。以包拯知开封府事，拯立朝刚毅，贵戚宦官，为之敛手，吏民不敢欺，童稚妇女，亦知其名，呼曰包待制。京师为之语曰："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。"又以其笑比黄河清焉。召河南处士邵雍不至，雍德气粹然，深于易理，遇事能先知。

初上三子皆早亡，无子。取太宗曾孙汝南郡王允让之子宗实入宫，命曹后拊鞠之，以为子，生四岁矣。至是年虽长，尚未立为皇嗣。复以年长出居于外，时居父汝南王之丧。司马光、欧阳修、包拯、吕景初、赵抃、吴奎等，皆上疏力请早建皇嗣。宰辅文彦博、富弼、王尧臣相继劝帝早定大计，皆未见听。司马光上疏曰："向者臣进豫建太子之说，意谓即行，今寂无所闻，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，何遽为此不祥之事。小人无远虑，欲待仓卒之际，援立其所厚善者耳！定策国老，门生，天子之祸，可胜言哉！"帝大感动。时知江州吕诲亦上疏言之，韩琦入对，以光、诲二疏进读，帝遽曰："朕有此意

久矣！谁可者？”琦惶恐对曰：“此非臣辈所可议，当出自圣择。”帝曰：“宫中尝养二子，小者甚纯，近不慧，大者可也。”琦请其名。帝曰：“宗实。”琦等遂力赞之，议乃定。命下，宗实固请终丧，许之。宗实既终丧，诏复起之，犹力辞。帝命王珪作诏，立为皇嗣。宗实复称疾辞。司马光言于帝曰：“皇子辞不资之富，其贤于人远矣，然父召无诺，君命召不俟驾，愿浚子源佳义责之，宜必入。”帝从之。宗实遂受命，将入宫，戒其舍人曰：“谨守吾舍，待上有嫡嗣，吾即归矣。”因肩舆赴召，良贱不满三十人，行李萧然，惟书数橱而已，中外相贺。既为皇子，更名曙，慎静恭默无所猷为，天下阴知其圣德云。仁宗恭俭仁恕，始终如一，敬天重民，有司尝请以玉清旧址为苑，帝曰：“吾奉先帝苑囿，犹以为广，何以是为？”大辟疑者，皆令谳上，所活岁以千计。尝云：“朕未尝詈人以死，况敢滥刑乎！”尝语近臣曰：“昨因不寐而饥，思食烧羊。”近臣曰：“何不取索。”帝曰：“恐遂为例，何不忍一夕之饥，而启无穷之杀乎。”燕私常服浣濯之衣，帐帷衾裯，多用绘絁。或献蛤蜊二十八枚，枚值千钱。帝曰：“一下箸，费二十八千，吾不堪也。”北使言高丽职贡疏，令欲加兵，仁宗谓曰：“此只王子罪，不干百姓事，今加兵，王子未必能诛，且屠戮百姓。”卒以寝兵。又好学崇儒，当经筵，谓侍臣曰：“朕盛暑未尝少倦，但恐卿等劳耳！”诏州县皆立学，定太学生员。王尧臣及第，赐中庸篇，吕臻及第，赐大学篇。于礼记中，表章此二经，以风厉儒臣，实开四书之端。其后程颐配以论语、孟子，朱熹集注，圣学为之昭然。庆历以前，朝未尝无小人，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。庆历以后，君子满朝，传曰，为人君，止于仁，帝诚无愧焉。在位四十三年崩。

皇子曙即位，是为英宗。尊曹后为皇太后，遗制下日，虽

*深山穷谷，莫不奔走悲号，如丧考妣。英宗有疾，诏请皇太后*权同处分军国重事。太后性慈俭，颇涉经史，及听政，多援经义以决事，中外章奏，日数十上，一一能记纲要。于外戚左右，分毫无所假借，宫省肃然。帝疾甚，举措或改常度，遇宦者尤少恩，左右多不悦，乃共为谗，间太后与帝，遂成嫌隙，中外恟惧。知谏院吕晦上书，两宫犹未释然。一日韩琦、欧阳修奏事帘前，太后呜咽流涕，具道所以。琦曰："此病固尔，病已，必不然。子病，母可不容之乎？"太后意不解。修进曰："太后事先帝数十年，仁德著于天下。昔张贵妃有宠，及卒，追册为温成皇后，太后为温成之宠，尚能处之裕如，今于母子之间，反不能容耶？"后意稍和。琦又进曰："臣等在外，圣躬若失调护，太后不得辞其责。"后惊曰："是何言？我心更切也！"同列闻者，皆为缩颈流汗。后数日，琦独见帝。帝曰："太后待我少恩。"琦对曰："自古圣帝明王，不为少矣，独称舜为大孝，岂有余尽不孝哉！盖父母慈而子孝，此常事，不足道。惟父母不慈，而子不失孝，乃为可称，但恐陛下孝未至耳，父母岂有不慈者哉！"帝大感悟。帝自六月不御殿，至是初御紫宸殿见百官。琦因请乘舆祷雨，且素服以出，人情大安。帝命侍臣讲读经史于迩英阁，翰林侍读学士刘敞，进读史记，至尧授舜以天下，拱而言曰："舜至侧微，尧禅之以位，天地享之，百姓戴之，非有他道，惟孝友之德，光于上下耳。"帝悚然改容。太后闻之，亦大喜，两宫疑渐释。立妃高氏为后。后母曹氏，太后姊也，少育于宫中，与帝同年生，又俱抚鞠于太后。仁宗尝曰："异日必以为配。"既长，遂成婚，生三子，至是册为后。韩琦欲太后撤帘还政，乃取十余事禀帝，裁决悉当。琦即诣太后复奏，太后每事称善。琦因白太后求去，太后曰："相公不可去，我当归深宫耳，却每日在

此，甚非得已！”琦即称：“前代如马、邓之贤，不免贪恋权势，今太后便能复辟，诚马、邓之所不及，未审决取何日撤帘？”太后遽起，琦即命鸾仪司撤帘，帝始亲政。内侍任守忠乘间交构两宫。一日，韩琦出空头敕一道，欧阳修已签，赵概难之。修曰：“第书之，韩公必自有说。”概不敢违。既而琦坐政堂，召守忠立庭下，曰：“汝罪当死，遂谪蕲州。”取空头敕填与之，即日押行。琦意以为少缓则中变也。其党史昭锡等，窜于南方，中外快之。帝有疾，韩琦入问起居，因进言曰：“陛下久不视朝，愿早建储以安社稷。”帝颔之，即召学士承旨张方平至福宁殿，帝凭几，言不可辨。方平进笔，帝乃书曰：“立大大王为皇太子。”方平请书其名，帝力疾书之，方平退草制，立颍王顼为皇太子。太子既立，帝因泫然下泪。文彦博退谓琦曰：“见上颜色否，人生至此，虽父子亦不能不动情也。”在位四年崩。帝以明哲之资，膺继统之命，优礼大臣，爱民好士，每裁决，皆出群臣意表，足为良主，乃天不假以年，不克大有所为，惜哉！

太子顼即位，是为神宗，立妃向氏为后，乃向敏中之曾孙女也。神宗即位之初，励精求治，不御游畋，不治宫室，惟勤惟俭，志欲破辽灭夏，大有为于天下。先忧财用之不足，王安石为翰林学士，越次入对，说以富国强兵之术。曰：“昔周置泉府之官，变通天下之财，后世惟桑弘羊、刘晏，无合此意，学者不明先王之法，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，今欲理财，当修泉府之法。”帝纳其说。安石犹恐帝不决意任之，复言曰：“昔尧使群臣，共择一人治水，尚不能无败事，后乃成功。今欲变法，所使或非其人，岂能无一二之败事，当计其利害之多少，不为众论所惑，决意行之，久久自收其效矣。”帝深然之。坚意任之，乃以安石为相。唐介言安石狷狭少容，好

学而泥古，不通于今，用必为害。若欲求贤相，则吕公著、司马光、韩维其人也。帝不听。王安石既执政，士大夫皆以为得人。吕诲独言其不可，将入谏，与司马光相遇并行。光密问今日所言何事，诲曰："袖中弹文，乃新参也。"光愕然曰："众喜得人，奈何论之！"诲曰："君实亦为是言耶？安石虽有时名，然好执偏见，轻信奸回，喜人佞己，听其言则美，施于用则疏，误天下苍生，必斯人也！"遂上疏极谏，帝不听，出诲知邓州。诲既出，安石所为益执，光由是服诲之先见，自以为不及也。后青苗法盛行，诲乞致仕，及病亟，手书嘱司马光为墓铭，光往省之，至则目且瞑。光呼曰："更有见嘱乎！"诲张目强视曰："天下事尚可为，君实勉之！"遂卒。王安石欲行新法，见诸臣排之者，众乃引用吕惠卿、章惇、曾布、韩绛等，奸邪附己之人为腹心。由是农田、水利、青苗、均输、保甲、免役、市易、保马、方田诸法相继并兴，号为新法，行之天下，而民不聊生矣。农田、水利者开诸路废田，兴水利，而收其税，并察官吏之家皆同役，不得有所私也。青苗者，于方播种青苗时，令民自度麦粟所赢几何，先贷以钱，使出息二分，俟谷熟还官也。均输者，凡诸州郡所当输官粮，皆令平其所在时价，输其土地所饶出之物，官自转迁于所无之地而卖之，以收利也。保甲者，十家为保，有保长，五十家为大保，有大保长，十六保为都保，选众所服者二人，为都保长，一正一副，听保丁自置弓箭，司武艺，以御寇也。免役者，凡当役人户，以等第出钱免役也。市易者，以金帛诸货为抵当，而贷之钱，责期使偿，半岁输息十一，及岁倍之，过期不输，息外更加罚钱也。保马者，令保甲为官养马，死则偿之也。方田者，以东南西北各千步为一方，计量田地，分五等以定税也。诸法皆害民，而青苗法为尤甚。初英宗时，邵雍与客散步天津

桥上，闻杜鹃声，惨然不乐。客问其故。雍曰："洛阳旧无杜鹃，今始至，天下将治，地气自北而来，将乱，自南而北，今南方地气至矣，禽鸟飞类，得气之先者也。"不二年，上用南人作相，多引用南人，专务变更，天下自此多事矣，至是其言果验。时帝坚意用安石，行新法，万民愁怨。于是富弼、韩琦、司马光、赵抃、张方平、苏轼、苏辙、吕公著、吕公弼、范纯仁、程颢、欧阳修、郑獬、孙觉、李常、张戬、刘庠、范镇、王拱辰、韩维、刘挚、杨绘、唐坰等，前后相继上疏，极言新法之为害，请复祖宗之旧法，安静以守之。上皆不听，于是群臣纷纷相继引去，或加贬逐。乃安石性执拗，巧为文饰，持新法益坚。会岁饥，征敛苛急，东北流民，每风沙霾曀，扶携塞道，羸疾愁苦，身无完衣。或茄木实草根，至身被锁械，而负瓦揭木卖以偿官，累累不绝。监上安门郑侠，乃绘所见为图，发马递上之，且云："旱由王安石所致，去安石，十日不雨，乞斩臣以正欺君之罪。"疏入，帝反复观图，长吁数四，袖以入内。是夕寝不能寐，翌日，令罢青苗免役等新法，民闻之，欢呼相贺。是日果大雨，远近沾洽。而吕惠卿、邓绾诋侠为狂夫，治其擅发马递之罪，下之狱，窜之英州，而新法复行如故。知湖州府苏轼，托诗以讽朝政，其咏青苗曰："赢得童儿语好音，一年强半在城中。"其咏课吏曰："读书万卷不读律，致君尧舜终无术。"其咏水利曰："东海若知明主意，应教斥卤变桑田。"其咏盐禁曰："岂是闻韶解忘味，迩来三月食无盐。"为中丞李定，御史舒亶所奏，下之狱，以为诋谤朝政，欲置之死。曹太皇太后违豫中，闻而为帝言之，乃得免。

初青涧守将种谔，受夏臣嵬名山之降，遂城绥州。夏主谅祚，乃诈为会，诱杨定等杀之，边衅复起。时神宗欲并西夏，屡遣兵伐夏，夏人亦屡入寇，互相胜负，得西夏边岩六堡之

地。其后用宦者李宪伐夏，灵州永乐之役，死者六十余万人，亡失钱谷银绢，不可胜计。事闻，帝临朝恸哭，用之不食，自是无意于西伐，而夏人亦困弊矣。夏主秉常上表，乞复修好，诏许之。辽人见中国之行新法，惧其图己，乃遣萧禧来求割地。安石曰："将欲取之，必姑与之。"乃割河东地，以分水岭为界，东西割地七百里以与辽，而国势愈弱。自神宗以前，为治平之世；自神宗以后，为丧乱之世矣。王安石以子雱死，悲伤不堪，求解机务，上许之。未几卒。上有疾，立第六子延安郡王佣为皇太子，更名煦，时年十岁。诏皇太后高氏权同处分国事。在位十八年崩。

太子煦立，是为哲宗。太皇太后高氏，同临朝听政。明年改元元祐，即罢新法十余事，起用司马光、吕公著、文彦博、韩维、范纯仁、苏轼、吕大防、刘挚、程颐、苏辙、范祖禹等，贬吕嘉问、吕惠卿、蔡确、章惇等，尽罢新法，天下大悦。时太皇太后临朝，司马光秉政，天下大治。司马光卒，吕公著秉政。公著卒，吕大防、范纯仁秉政。时帝年益壮。太皇太后历选世家女百余人入宫，至是谓执政曰："孟氏女能执妇道，宜正位中宫。"命大防为皇后六礼使，册为皇后。因语帝曰："得贤内助，非细事也。"既而叹曰："斯人贤淑，惜福薄耳，异日国有事变，必此人当之。"八年九月，太皇太后不豫，吕大防、范纯仁等问疾。太皇太后曰："先帝追悔往事，至于泣下，此事官家宜深知之。"又曰："老身没后，必多有调戏官家者，公等亦宜早退，令官家别用一番人。"乃呼左右，问曾赐出社饭否。因曰："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饭，明年社饭时，思量老身也。"九月，太皇太后崩，太后听政，召用故老名臣，罢废新法苛政，举边寨之地，以赐西夏，于是宇内复安。辽主戒其臣下，令勿生事于疆场。曰："南朝尽行仁宗之

政矣。”临朝九年，朝廷清明，华夏绥定，力行善政，抑绝外家私恩。人以宣仁为女中尧舜。太皇太后既崩，帝始亲政，改元绍圣。群小力排太后时事，罢吕大防、苏轼、苏辙、范祖禹、范纯仁等，而用章惇、蔡京、吕惠卿、曾布等。章惇专以绍述为国是，以司马光为奸邪，遂引其党蔡卞、林希、张商英等，居要地，任言责，协谋朋奸，报复仇怨，于是朋党之论起。诏谕天下，复行新法，人人怨忿。追贬元祐宰执吕公著、司马光、王岩叟、傅尧俞，及孙固、明宗愈等有差。言公著等倡为奸谋，诋毁先帝。变易法度，罪恶深重。章惇、蔡卞请发司马光、吕公著之墓，斫棺暴尸。许将曰：“此非盛德事也。”乃止。安置元祐宰执吕大防、刘挚、苏辙、梁焘、范纯仁于岭南，贬韩维、刘奉世等以下三十人有差。章惇、蔡卞媒孽宣仁太皇太后，诬以常欲危帝之事，请追废为庶人。向太后闻之，号泣谓帝曰：“吾日侍崇庆，天日在上，此语曷从而出。且帝必如此，亦何有于我！”帝感悟。取惇、卞奏就烛焚之。明日，惇、卞再具状坚请。帝曰：“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庙乎？”抵其奏于地，事遂寝。时刘婕妤恃宠，无礼于孟后，后不能平，遂成隙。章惇阴附刘婕妤，遂废孟后为仙师，出居于瑶华宫，而立刘氏为皇后，邹浩极谏勿听。帝在位十五年崩，亲政以后，七年之间，奸党专权，有二蔡二惇之谣。二蔡者，蔡京、蔡卞也；二惇者，章惇、安惇也。天下怨疾，卒归大乱矣。

帝无子，向太后哭谓宰臣曰：“国家不幸，大行皇帝无嗣。”章惇抗声曰：“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似。”太后曰：“老身无子，诸王皆神宗庶子，不可如此分别。以长则申王佖当立，但有目疾，以次则端王佶。”乃迎立端王佶，是为徽宗。群臣请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，追复司马光、吕公著等

官，用韩忠彦、范纯仁等，免蔡卞、章惇、蔡京等官。初政略有可观，未几，向太后罢政，帝亲政。元年正月朔旦，有流星自西北入尾，抵拒星，其光烛地。是夕，有赤色起东北，亘西方，中出白气二，将散，复有黑气在旁。任伯雨极言时政得失，上不听。曾布专权，进绍述之说，排击元祐诸贤臣，罢任伯雨、范纯仁、江公望、陈瓘等，遣内侍童贯诣三吴访书画奇巧，制御器于苏、杭州。贯留杭月余，蔡京与之游，不舍昼夜。童贯荐京于帝，帝复召用京，京为绍述之议，复追贬司马光等，诏元祐党人子弟，无得官京师。蔡京籍元祐宰执司马光等，侍从苏轼等，文臣程颐等，武臣王献可等，宦者张士良等，一百二十人，列其罪状，谓之奸党，请帝书之，刻石于端礼门。又颁元祐奸党碑于各州县，皆令刻石。有长安石工安民，当刻字，辞曰："民愚人，固不知立碑之意，但如司马相公者，海内称其正直，今谓之奸邪，民不忍刻也。"府官怒，欲加之罪。民泣曰："被役不敢辞，乞免刻安民二字于石末，恐得罪于天下后世。"闻者愧之。贬任伯雨等二十人于远州，以王安石配享孔子，位次孟轲。以蔡京子蔡攸为学士。命蔡京监铸九鼎成，奉安九成宫。帝临幸，酌献至北方宝鼎，鼎忽裂破。帝性机巧，多技能，大兴土木，穷极淫乐，好花石。蔡京讽朱勔密取浙中珍异以进，初致黄杨三本，帝嘉之，后岁岁增加，舳舻相衔于淮汴，号花石纲。凡士庶之家，一石一木，稍堪玩者，即领健卒，直入其家，用黄封表识，使护视之，微不谨，即被以大不恭之罪，及发行，必拆屋撤墙以出。人不幸有一物小异，芟夷惟恐不速。篙工舵师，倚势贪横，凌虐州县，道路以目。上好道教，访集方士。初宠王老志、王仔音，以其能先知也。再宠林灵素，灵素无他能，惟习五雷法，召风霆祷雨，小验而已。遂竭国家之力，以营土木之工，于景龙门，作

上清宝箓宫，密连禁署宫中，以便斋醮之事。上玉帝徽号，又诏天下洞天福地，修建宫观，塑造圣像。命林灵素讲道经，自是每设大斋，辄费缗钱数万道。箓院上章，册帝为教主道君皇帝。王黼、蔡攸二人，有宠于上，进见无时。尝言于上曰：“人主当太平，正宜及时为娱，岁月几何，何徒自劳苦耶！”帝深纳之，遂数微行。令苑囿皆仿浙江为白屋，不施五彩，多为村居野店，及聚珍禽异兽，动数千百，以实其中。都下每于秋风静夜，禽兽之声四彻，宛若山林，识者知其不祥之兆焉。王黼为太宰，竭天下财力，凡四方珍异之物，悉苛取于民，进上者不能什一，余皆入于黼家。仪同三司蔡攸，权势与父京相轧，父子各立门户，遂为仇敌。彗星见于西方，其长竟天，有星如月南行。有龙见于京师，军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，大雨七日，水高十余丈。起居而李纲，请采求直言，以答天戒。上贬纲官。

建德军睦州，即今浙江建德县。清溪民方腊，家有漆园。造作局屡酷取之，腊怨而未敢发。时吴中困于朱勔花石之扰，腊因民勿忍，阴聚贫乏游手之徒，以诛勔为名，旬日，众至数万人，遂陷建德军睦、婺、歙、处、衢、杭、卢等州。盖自保甲之法行，民有部伍器械，易相聚为盗。此保甲之所以只行于西北，以拒辽夏，不可行东南方也。以童贯为浙江宣抚使，领兵十五万讨之。腊遁还清溪帮源洞，清溪即今淳安县，众尚二十万，与官军力战而败，深据岩屋，为三窟，莫知所入。裨将韩世忠，潜行溪谷间，问野妇得径，即挺身杖戈领兵，直前捣其穴，格杀数十人，擒腊以出，并取腊妻子及伪相方肥等五十二人，杀贼七万余人，其党皆溃散。腊凡破六州五十二县，戕平民二百万，所掠妇女，自贼洞逃出，裸而缢于林中者，相望百余里。淮南宋江起为盗，以三十六人为天罡，七十二人为地

煞，横行江湖，转掠十郡，官军莫敢婴其锋。知亳州侯蒙上书，言江才必有大过人者，不若赦之，使讨方腊而自赎。帝命蒙知东平府，未赴而卒。又命张叔夜知海州，江将至海州，叔夜使间者觇其所向，江径趋海滨，劫巨舟十余，载卤获。叔夜募死士，得千人，设伏近城，而出轻兵至海，诱之战，先匿壮士于海旁，伺兵合，举火焚其舟，贼闻之，皆无斗志，伏兵乘之，擒其副将，江等乃降。

初帝以内侍童贯监洮西军，贯复湟州及洮州，而权益张，奸益甚。既得志于西，遂谓辽亦可图，而图辽之议始此。时辽属国女真完颜阿骨打叛辽，数败辽师，称皇帝，国号金。乃遣武义大夫马政浮海使金，约夹攻辽，预请燕云之地。马政以金散睹来，言若与宋夹攻得者，则宋有之，若金自取者，不在分割之议。遣马政复如金，坚请燕云之地，且报师期，许岁币。金粘没喝袭辽主行营，辽主走夹山，宋遣童贯勒兵十五万以应金击辽，辽败童贯于白沟，诏班师。辽遣使来言曰："女真之叛本国，亦南朝之所甚恶也，今射一时之利，弃百年之好，结虎狼之邻，启他日之祸，谓为得计可乎？救灾恤邻，古今通义，惟大国图之！"贯不能对。朝散郎宋昭上书，极言辽不可攻，金不可盟，乞诛王黼、童贯、赵良嗣等。且曰两国之誓，败盟者祸及九族，陛下其思之乎！诏除昭名，编管海州。初高丽国王俁有疾，求医于宋，至是俁卒，子楷立，遣医归宋，附奏言，辽为兄弟之国，不可攻，存之足为边扞，勿听。辽主淳薨，妻萧氏主国事。童贯复进兵攻辽，辽涿州留守郭药师以城降宋，金主陷辽、燕京。辽萧太后出奔天德，宰相左企弓等奉表降金。初宋与金约，但求石晋赂契丹故地。至是遣赵良嗣如金，并求刘仁恭所庆契丹营、平、滦三州，金主不许。时左企弓以诗献金主曰："君王莫听捐燕议，一寸山河一寸金。"故

金人欲背初约，要求不已。良嗣还奏，王黼欲功之速成，乃请复遣良嗣如金，许以辽人旧岁币四十万以外，每岁更加燕京代税钱一百万缗。金主大喜，遂使银术可等，持誓书来，许以燕京，及涿、易、檀、顺、景、蓟六州之地来归，而山后诸州，及西北一带，不在许与之限。帝曲意从之。时燕之金帛子女，职官富民皆为金人所掠，惟存空城而已。粘没喝犹欲止割涿、易，金主曰："海上之盟，不可忘也。我死，汝则为之。"遂与宋以燕京六州之地。金人驱辽宰相左企弓、虞仲文、曹义勇、康公弼等，同燕京大家富民俱东徙。燕民流离道路，不胜其苦，过平州，言于张瑴曰："左企弓不谋守燕，使吾民流离至此。今公临巨镇，握强兵尽忠与辽，必能使我等复归故土，人心亦惟公是望！"瑴遂召诸将议，皆曰："闻天祚兵势复振，出没漠南，公若仗义勤王，奉迎天祚，以图兴复。先责左企弓等以叛降之罪而诛之，尽归燕民，使复其业。今且暂以平州归宋，即使金人加兵，内用营平之军，外借宋人之援，又何惧焉！"瑴乃召左企弓等，数以十罪，缢杀之。遣使至燕山，说宋王安中以求降于宋。安中以闻，王黼劝帝纳之。赵良嗣谏曰："国家新与金盟，如此必失其欢，悔不可追。"勿听。金主阿骨打死，弟吴乞买立。金将斡离不袭平州，张瑴奔燕山。斡离不遣人以纳叛来责，遂欲以兵攻燕。帝诏王安中以瑴与金，安中不得已，缢杀之，函其首，并瑴二子与之。郭药师曰："金人欲瑴头，即与之。若求药师头，亦将与之矣！"自是辽之降将皆解体，而金人遂用此以兴师矣！

天狗星陨，有声如雷，黑眚见于禁中。黑眚者，有物大如席，长丈余，仿佛如龟，金睛，行动硁硁有声，黑气蒙之，不大了了，气之所及，腥血四洒，兵刃不能施，每得人声则出，先若列屋摧倒之声，其后出入人家，初夜，掠食小儿，二年乃

息。都城有女子生髭，长六七寸，疏秀宛如男子。又有男人孕而诞子。有狐升御榻而坐。又有都城东门鬻菜夫，至外宣德门下，忽若迷惘，释荷担，向门戟手，且詈曰："太祖皇帝，神宗皇帝，使我来道，尚宜速改也。"逻卒捕之，下开封狱，一夕方省，则不知向者所为，乃于狱中毙之。

金将粘没喝、斡离不分道入寇，童贯自太原逃归。金粘没喝入朔州，克代州，遂围太原。知府张纯孝悉力死守，金斡离不入檀州，陷蓟州，郭药师迎战于白河，败绩，遂还燕山。执知府蔡靖以降于金，金尽取燕山州县。时金兵日迫，诏臣庶极谏，天下勤王，帝欲避兵东行，太常少卿李纲曰："今敌势猖獗，非传太子以位号，不足以招徕天下之豪杰。"上在位二十六年，遂传位于皇太子。

太子桓即位，是为钦宗，尊徽宗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，以李纲为兵部侍郎。遣李邺如金师，告内禅，且请修好。斡离不欲从之，郭药师谏曰："南方未必有备，不如进军。"金兵遂进。太学生陈东，率诸生上书曰："败天下者蔡京、梁师成、李彦、朱勔、王黼、童贯也，请斩此六贼，以谢天下。"上嘉纳之。窜王黼于永州，盗杀之。李彦、梁师成赐死，朱勔放归田里，俱籍其家。惟蔡京、童贯从上皇东行，未抵罪。上皇出奔亳州，遂居镇江，金师入相、浚二州。梁方平帅禁旅屯于黎阳河北岸，金兵奄至，河南守桥者，望见金兵旗帜，烧桥而遁，方平之师溃还。金人取小舟以济，旋渡旋行，无复队伍，金人笑曰："南朝可谓无人，若以一二千人守河，我岂能飞渡哉！"遂进取滑州。金斡离不等既济河，宋人大惧。宰执议请帝速幸襄、邓以避之。吴敏切谏，勿听。李纲泣拜请留，以死邀之，帝犹有行意。纲复谏曰："陛下已许臣留，复戒行，何也？今六军父母妻子，皆在都城，万一中道散归，陛下孰与为

卫？敌兵已逼，知乘舆未远，以健马来追，何以御之？”帝感悟，遂止。禁卫六军闻之，皆悦。李纲治守战之具，数日而毕。金斡离不进军，围京师，帝召群臣共议。李邦彦等主割地请和，李纲以为击之便。帝竟从邦彦计，使李税使金军，纲请行，帝不许。纲曰：“安危在此一举，臣恐李税怯懦，误国事也！”不听。是夜，金人来攻宣泽门，李纲败之，斩首百余人，至旦始退。税至金军，斡离不谓之曰：“今若议和，当输犒师之物金五百万两，银五千万两，牛马万头，表缎百万匹，尊金帝为伯父，割中山、太原、河间三镇之地，而以宰相亲王为质，送大军过河乃退耳！”税等唯唯不敢措一言，遂与金使萧三宝、奴耶律忠等偕来索赂要质。凡金人所要求，皆郭药师教之也。帝括借都城金银，倡优家财，得金二十万两，银四十万两，而民间已空。李纲言金人所需金币，竭天下且不足，况都城乎！三镇国之屏蔽，割之何以立国。至于遣质，则宰相当往，亲王不当往。若坚守数日，援兵四集，彼孤军深入，亦将速归，此时与盟，则不敢轻中国，而和可久也！”李邦彦等坚请从金议，一如其言，纲不能夺。以张邦昌为计议使，奉康王构往金军为质，以求成。金兵攻通津、景阳等门，李纲亲身督战，斩其将校十余，杀其众数千，何灌力战而死。金人从康王构之请，解围退师于孟阳。种师道、姚平仲诸路勤王兵至汴京，金人敛游骑，但守牟驰冈，增垒自固。师道请缓给金币于金，俟彼惰归，扼而歼诸河。李邦彦坚执不从，朝廷日输金币于金，而金人需求不已，日肆屠杀淫掠。四方勤王之师渐至，李纲言金人贪婪无厌，凶悖日甚，其势非用师不可。且敌兵号六万，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已二十余万，彼以孤军深入重地，若扼河津，绝饷道，复诸城邑，坚壁勿战，俟其食尽力疲，然后纵其北归，待其济河，半渡而击之，此必胜之策也。”种师

道计甚善，帝然之。而姚平仲虑功名独归种氏，因以士欲速战为言，请夜劫营，李纲许之。遂帅步骑万人，夜斫敌营。平仲方发，金候吏觉之，斡离不遣兵迎击，平仲兵败惧诛，亡去，金师复围汴城。李纲帅诸将出封邱门，战于幕天坡，以神臂弓射之，金人少却。金斡离不召诸使者，诘责用兵违誓之故。时张邦昌恐惧涕泣，康王不为动。又康王尝与金人较射，连发中的，金意其为将家子，使王汭来责，更召他王为质。汭至，李邦彦语之曰："用兵乃李纲、姚平仲尔，非朝廷意也！"因罢李纲以谢金人。时帝欲遣人奉使，辨劫营非朝廷意，大臣皆不欲行。宇文虚中承命，慨然如金师。太学生陈东等，及都人数万人上书，言李纲奋不顾身，任天下之重，所谓社稷臣也，罢纲正坠金人之计，乞复用纲而斥邦彦等。挝坏登闻鼓，喧呼动地。帝恐生变，乃复纲官。除元祐党籍学术之禁，追封范仲淹、司马光等。金使王汭随宇文虚中来，更以肃王枢为质于金，康王构、张邦昌还。以太原、中山、河间三镇之地畀金人。金斡离不既得三镇，且知京师有备，遂不俟金币数足，遣使告辞北去，肃王从之。京师解严，御史中丞吕好问言于帝曰："金人得志，益轻中国，秋冬必倾国复来，御敌之备，当速讲求。"勿听。初太上皇南幸，童贯、高俅等以兵扈从，道路籍籍，言贯等将有变，朝议使聂昌往图之，独李纲不可。至是李纲请亲迎太上皇于南京，纲见太上皇，具道帝圣孝思慕，请陛下早还京师。太上皇感悟，出玉带金鱼象简赐纲，纲还，具道太上慈爱，帝始释然。道君太上皇帝还京师，窜蔡京于儋州，道死；诛蔡攸、童贯，枭其首于市。时既许以太原畀金人，而张孝纯仍固守不下。金师围太原日久，上复诏种师中与姚古进军救之，师中乘胜复寿阳、榆次等县，留屯真定。许翰遣使趣师中速战，责以逗挠，师中不得已，即日领兵，与金人

战于杀熊岭，士卒溃散，师中力战死之。姚古军不战而溃，乃以李纲为河南、河东路宣抚使，刘韐副之，以救太原。纲方欲合诸路兵亲帅击虏。会以议和，止纲进兵，召还。金粘没喝入太原，执知府张纯孝以归，释而用之，副都总管王禀死之。金兵复至，大臣不知所出，惟以遣使讲和为事。金人佯许，而攻略自如。金人围袭庆府，吕诲之子知府吕由诚，率军民死守，金人百道来攻，城陷，由诚一家四十余口俱死之。金兵复渡河，诏康王构复如金师，至磁州，守臣宗泽迎谓曰："肃王一去不返，今敌又诡辞以致大王，其兵已迫，去复何益，愿王勿行！"民亦遮道留王。会金游骑日至磁州城下，踪迹王所在。知相州汪伯彦，亟请王如相，部兵迎于河上。王行至相，劳伯彦曰："他日见上，当首以京兆荐公。"由是受知于王。

初相州汤阴人岳飞，字鹏举。汤阴，今河南彰德府汤阴县是也。父和母姚氏，节食济饥，有耕侵其地者，割而与之，贳其财者不责偿。生飞，少负气节，家贫力学，尤好左氏春秋、孙吴兵法，有神力，能挽弓三百斤，弩八石。刘韐宣抚真定，募敢战士，飞与焉，屡擒剧贼。至是见王，以为承信郎。金斡离不、粘没喝师，次汴京城下。时援兵皆为唐恪，耿南仲遣还，无一人至者。城中惟卫士，及弓箭手七万人而已。南道都总管张叔夜帅师入卫，叔夜入对，言贼锋甚锐，愿如明皇之避禄山，暂诣襄阳，以图幸雍。帝不答。诏康王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帅师入卫，孙傅使成忠郎郭京，撰六甲正法，以御金人。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，无问能否，但择年命合六甲者，云择日出兵三百，可生擒金二将。袭击至阴山，识者危之。金人攻通津、宣化二门，何㮚、孙傅使郭京出师，京用六甲法，尽会守御人下城，毋得窥视。因大启宣化门出师，金兵分四翼，噪而前。京兵见之，不战而败，死者甚众。京引余众南遁，金师

遂登城，城陷。帝闻之，恸哭。时宋师尚众，金人恐帝他遁，宣言议和退师。帝使何㮚如金师请平，粘没喝、斡离不曰："自古有南必有北，不可相无也。今之所议，期在割地而已，请与帝面约相订。"㮚还言之。帝曰："朕当亲往。"帝出郊，如粘没喝军，奉表请降，留二宿乃还。帝至自金营，士庶及太学生迎谒，帝掩面大哭曰："宰相误我父子。"观者无不流涕。金遣使来索金币，金一千万锭，银二千万，帛一千万匹。于是大括金银，遣使如河南、河北，割地以畀金人。使至两河，两河民坚守不奉诏。时金人索金银甚急，且遣使，再邀帝至营。帝有难色。何㮚及吏部侍朗李若水以事出无奈，劝帝行。二年正月，帝与何㮚、李若水等复如青城，至金营。金人逼帝易服，李若水持抱而哭，诋金人为狗辈。金人曳若水出击之仆于地，若水骂不绝口而死。刘韐自经于金军。钦宗在位二年而被掳。金人复征太上皇、太皇后，且以玉牒，按名征诸王宗室入金军，复按名征皇后、太子、诸公主、妃嫔，及诸王妃眷属入金军。金废二帝为庶人。遣吴幵、莫俦入京师，集百官，议立异姓，众莫敢出声。王时雍探知敌意在张邦昌，乃以邦昌姓名入议状。张叔夜不肯署状，且移书金师，请立太子。金人执置军中。太常寺簿张浚，开封士曹赵鼎，司门员外郎胡寅，皆逃入太学中，不书名。御史马伸、吴给，中丞秦桧，共为议状于金师，极言异姓不可立，愿复嗣君以安四方。且论张邦昌当上皇时，蠹国乱政，以致社稷倾危。金人怒，执桧而去。三月，金人奉册宝至，邦昌北向拜舞，受册即位。阁门舍人吴革，率内亲事官数百人，皆先杀其妻子，焚所居，举义金水门外。范琼诈与合谋，袭杀之。是日风霾，日晕无光，百官惨沮，邦昌亦变色。惟吴幵、莫俦、范琼等，欣然以为有佐命功。邦昌以金不留兵，而宗泽、康王构等兵势正强，知必无成，大惧祸及，

拜官皆加权字。金斡离不以道君太上皇及郑太后，并上皇子二十九人，与诸亲王、皇孙、驸马、公主、妃嫔，及康王母、韦贤妃、康王邢氏等，由滑州北去。张邦昌率百官遥辞于南薰门，众恸哭，有仆绝者。四月，金粘没喝以帝及朱皇后，太子与诸妃嫔、宗室，及诸王妃，与何㮚、孙傅、张叔夜、司马朴、秦桧等，并凡法驾、卤簿、礼器、祭器、教坊乐器、宝玩、九鼎、圭璧、浑仪、铜人刻漏、古器、秘书、内人、内寺、娼优、技艺等，由郑州北去。公私上下，府库蓄积，为之一空。独哲宗元祐皇后孟氏，以废居私第获免。

时康王构有众八万，次于济州。因宗泽屡败金兵，故金人不能得康王而去。金兵既去，吕好问谓张邦昌曰："相公欲真立耶，抑姑塞敌意，而徐为之图耶？相公亦知中国人情所向乎？特畏女真兵威耳！女真既去，能保其无变乎？大元帅在外，元祐皇后在内，此殆天意，盍亟还政，庶可转祸为福！为今计者，当迎元祐皇后，权摄国事。请康王早定大位，庶获保全！"御史马伸具书，请张邦昌速奉迎康王，极陈顺逆利害。邦昌读其书，气沮。乃遣谢克家至济州往迎，王不许。吕好问遣人言于王曰："大王不早自立，恐有不当立而立者。"王然之。邦昌乃使韦渊，奉大宋受命宝，诣济州。复以手书，号元祐孟后曰太后，入居禁中，垂帘听政，以俟复辟。钦宗渡白沟河，签书枢密院事。张叔夜死之。北宋亡，起太祖庚申，终钦宗丁未。凡九主，共一百六十七年。

是年五月，康王构即位于应天府，大赦改元，后定都于杭州，是为南宋，待三十三回再叙。下回且先将辽金西夏之事叙明，以便观者。

# 第三十二回

## 西北方　辽金夏　不住相争

词曰：

三百余年宋史，辽金西夏纵横。争强赌胜弄刀兵，谁解倒悬民命。　富贵草头垂露，英雄水上浮萍。是非成败总虚名，一枕南柯梦醒。

却说徽、钦二帝被掳，高宗中兴，不过一月间事。宋朝国统，原未断绝，此回本应接叙高宗中兴之事，然灭北宋者金，而金先灭辽，辽实起于北宋之先，夏亦起于北宋之初，至元灭金灭夏，又在南宋未灭之先，不便将此三国悬搁。今且将南宋之事搁起，待下回再叙。此回先将辽、金、西夏之事叙明。

按辽国初名契丹，本东奚种，神农氏之后，其先为匈奴所破，保鲜卑山。燕慕容氏时，窜于松漠之间，后魏初，大破之，遂逃迸。经数十年，稍滋曼。自魏至隋，虽或寇边，亦入贡不绝。唐太宗、高宗时，俱内附，至中宗时始叛，其后叛服不常。八部各有大人，以次为主。三年传旗鼓，一交代。至唐昭宣帝时，耶律阿保机为主，尤雄勇，不肯代，居古汉城，地宜五谷，有盐池之利。击灭七部，东征室韦女贞，西取突厥故地，诸夷畏服。后梁太祖时，帅众三十万，寇云州，晋王与之连和，约为兄弟，共击梁。或劝晋王擒之，王曰："仇敌未灭，而先失信夷狄，自亡之道也！"厚赠遗之。阿保机既归而背盟，更附于梁，晋王由是恨之。

时燕节度使刘守光，残虐其下，军士多亡归契丹，契丹掠取燕地士民，日益强大。阿保机遂更名亿，称皇帝，是为辽太祖，国人号为天皇。妻述律氏亦勇决多权变，名震诸夷，号地后。刘守光为李存勖所攻，遣使献平、营、湾三州之地，以求援于契丹，契丹救之，为存勖所败。存勖灭燕，而三州之地，归于契丹未取。初守光遣韩延徽于契丹，延徽不拜，契丹主大怒，使牧马。契丹述律后，察其贤，劝阿保机礼而用之。韩延徽有智略，能属文，始教契丹建牙开府，筑城郭，立市里，以处汉人，使各有配偶，垦艺荒田，由是汉人乐业，逃亡者少。契丹威服诸国，延徽有功焉。阿保机取夫余城，更名东丹国，命长子突欲镇之，号为人皇。次子德光守西楼，号元帅。阿保机称帝二十年，死于夫余城。

述律后欲立德光，至西楼，命与突欲皆乘马，立帐前，谓诸酋长曰："二子，吾皆爱之，莫知所立，汝曹择可立者，执其辔。"酋长知其意，争执德光辔。后曰："众之所欲，吾安敢违？"遂立德光，是为太宗。遣突欲归东丹。德光尊后为太后，国事皆决焉。德光性孝谨，母病不食，亦不食。以韩延徽为政理事，令葬阿保机于木叶山。太后左右有桀黠者，后辄谓曰："为我达语于先帝。"至墓所杀之，前后百数。最后平州人赵思温当往，不肯行。后曰："汝事先帝，常亲近，何为不行？"对曰："亲近莫如后，后行，臣则继之。"后曰："吾非不欲从先帝于地下也，顾嗣子幼弱，国家无主，不得往耳！"乃断一腕，令置墓中，思温亦得免。

时后唐潞王从珂，疑石敬瑭，使移镇天平。敬瑭拒命，唐发兵讨之。敬瑭危急，乃割卢龙一道，及雁门关以北，幽、蓟等一十六州，以假兵灭唐。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。契丹册立敬瑭为晋帝。乃以幽州为燕京，徙都之，改国号曰辽。终晋高祖

之世，征求无厌。至出帝齐王立，不奉表，不称臣于契丹。契丹主积怒，举兵灭晋而归，死于杀狐岭，嗣位二十一年。侄永康王兀欲即位于中京。兀欲，乃太祖阿保机长子突欲之子也。突欲以国让弟，后反见疑，遂浮海至中国。后唐明宗以庄宗妃夏氏妻之，赐姓名李赞华，拜节度使。赞华好割妇女之臂腿而饮其血，诸姬妾刺臂或腿以吮之，则大悦。夏氏数被其割，不胜苦，奏请离婚为尼。赞华后为潞王从珂所杀，至是其子兀欲立，追尊其父突欲为义宗。兀欲更召阮，是为世宗，嗣位五年，为燕王述轧所弑。述轧自立，诸部不服，奉太宗德光子寿安王兀律，攻杀之。遂立兀律为帝，更名璟，是为穆宗。穆宗好畋猎饮酒，不恤国事，每夜则酣饮达旦，昼则常睡，国人谓之睡王。周世宗攻取三关瀛、莫、易之地，穆宗闻之曰："此亦汉地，今以还汉，又何惜耶？"又嗜酒，酒后加人以炮烙铁梳，诸奇巧极刑。

嗣位十八年，近侍小哥、花哥、辛古等弑之。世宗兀欲之子贤立，是为景宗。以萧守兴为尚书令，纳其女燕燕为后。景宗宿婴风疾，国事皆决于燕燕。辽与宋通好，宋太宗伐北汉，辽遣兵救之，大败而还。宋灭北汉，遂乘胜伐辽，以取幽、燕之地。辽遣耶律休哥与战，宋亦大败而还。

景宗嗣位十四年而殂，子隆绪立，是为圣宗。萧太后专国政，宠幸用事。宋太祖遣曹彬、潘美等，乘衅伐辽，以取幽、燕之地，为契丹将耶律休哥所败。辽太后亦兴师寇宋，宋骁将杨业死之。宋真宗时，萧太后与隆绪大举寇宋，宋寇准亦劝真宗自将御之，契丹围澶州，不克，与宋战不利，大将挞览为宋所杀，而寇准劝真宗，复直前渡河，契丹大惧，请和，自是而两朝修好，南北弭兵，边境稍安矣。契丹圣宗隆绪二十七年，萧太后燕燕卒。萧氏有机谋，善驭大臣，得其死力。每入寇，

亲披甲胄督战。与韩德让通，太后死后，未几，德让亦死，陪葬陵旁。隆绪遭母丧，哀毁骨立，群臣请改元，又请以日易月，皆不许。及宋真宗崩，隆绪集蕃汉大臣，后妃以下皆举哀。曰："吾兄与吾同月生，年大两岁，吾又得几多时也？"因又泣，特置真宗御灵，建资福道场，百日而罢。契丹主隆绪病革，谓其子宗真曰："宋朝信誓，当守而不失。"遂殂，嗣位四十八年。

子宗真立，是为兴宗。国内无事，户口蕃息。宋增岁币银绢，共各十万，并前各五十万。其地凡五京六州，军城百五十六，县二百九，属国六十，东至海，西至流沙，北至胪朐河，南至白沟，幅员万里。嗣位二十四年殂。

子道宗洪基立，洪基嗣位四十六年殂。太子浚早卒，浚之子天祚帝延禧立，好畋猎淫酗，怠于政事。辽属国生女真完颜阿骨打，以兵叛辽。

女真之先，古肃慎氏地，世居混同江之东，长白山、鸭绿江之源。姓拿，又号完颜氏。唐太宗时，始闻于中国，其系籍于辽者，号熟女真。在北者号生女真，亦素服于辽。生女真旧无官属，至乌古乃，始有官属。其部内旧无铁，邻国有以甲胄铁器往鬻者，必厚价酬之。得铁既多，因以修弓矢，备器械，兵势稍振。乌古乃死，子劾里钵嗣，严重多智，基业始大。其官之尊者，皆曰勃极烈。其名无徭役，壮者即为兵。自五十百，皆有长。伍长击柝，什长执旗，百官挟鼓，千人将，则旗帜金鼓悉备。伍长战死，国人皆斩；什长战死，伍长皆斩；百长以上亦然。一军退，则诛一军之长。凡部长曰勃茎，行兵则称曰猛安、谋克。猛安，犹千夫长；谋克，犹百夫长也。劾里钵生十一子，长曰乌雅束，次曰阿骨打。劾里钵疾笃，呼弟盈哥谓之曰："乌雅束柔善，若办集契丹事，阿骨打能之。"劾

里钵死，弟颇剌淑嗣。颇剌淑死，弟盈哥嗣。盈哥死，兄子乌雅束嗣。乌雅束死，弟阿骨打嗣，自称都勃极烈。

时辽主好猎淫酗，怠于政事，每岁遣人市名鹰海东青于海上，道出生女真，使者贪纵，征求无厌，女真怨苦之。女真部阿疏叛奔辽，阿骨打索之不得，遂逆命。辽遣军伐之，阿骨打曰："先发者制人！"遂与侄粘没喝，弟阇母，及宗室银术可、娄室等，起兵击辽，传挺而誓，勇气百倍，辽军大奔。辽以司空萧嗣先帅师伐女真，阿骨打帅众来御，未至混同江，夜就枕，若有扶其首者三，阿骨打寤而起曰："神明惊我也！"即鸣鼓举燧而行。黎明，至混同江，与辽兵遇。会大风起，尘埃蔽天，阿骨打乘风奋击，辽兵大溃，将士皆死，获免者十七人。自是士无斗志，遇敌辄溃。辽人尝言女真兵满万，则不可敌，至是始满万矣。

女真完颜阿骨打称皇帝，更名旻，国号金，是为金太祖。辽使请和与金，金人不许。辽主起空国之兵，用百万之师，下诏亲征女真。金主攻辽黄龙府，次混同江，无舟以渡。金主使一人前导，乘赭白马径涉，曰："视吾鞭所指而行，诸军随之，水及马腹。既济，使舟人测其渡处，深无涯矣，遂克黄龙府。辽师至混同江，金主闻辽主亲征，乃聚众，以刀剺面，大哭曰："始与汝等起兵，盖苦契丹残忍，欲自立国。今天祚亲至，恐不能当，不若杀我一族，汝等迎降，或有生理。然辽人怨已切骨，天祚之气方骄，纵降亦必无生理，奈何，奈何？"诸军罗拜曰："事已至此，唯命是从。"金主曰："然则惟有人人死战耳！"遂帅众迎敌。金主曰："彼众我寡，兵不可分，观其中军最坚，主必在焉，败其中军，可以得志。"使左右翼，合而攻之。辽主遁，辽兵大溃，枕尸相属百余里，所获器械、宝物、马牛，不可胜纪。辽东京，及东京州县，与南路

系辽女真，皆降于金。金约宋共攻辽，金人取辽上京、中京及西京。金主命谷神，始制女真文字。辽主为金粘没喝斜也所迫，轻骑走夹山，命令不通。

时辽秦晋国王耶律淳，与参知政事李处温守燕京。处温与都统萧干等，谋奉淳为主，诸大臣耶律大石、左企弓等，及蕃溪百官，诸军父老，数万人劝进拜舞山呼。上尊号曰天锡皇帝，军旅之事，悉委耶律大石。耶律大石者，太祖八世孙，通辽汉文字，善骑射，举进士，为翰林学士承旨。辽谓翰林为林牙，故称大石林牙。辽耶律淳死，萧干等立淳妻萧氏为皇太后，遥立秦王定为帝。李处温欲为乱，萧后杀之。金主阿骨打袭辽主延禧于石辇驿，以其子斡离不为前锋，所将不过千人，辽兵围之数重。辽主谓金兵少，必败，遂与妃嫔登高埠观战。斡离不以铁骑驰赴之，辽主大惊，遁去，辽兵遂大败。金主分三道攻燕，辽人以劲兵守居庸关。金兵至关，崖石自崩，戍卒多压死，辽人不战而溃。金兵度关而南，遂入燕京，辽将相皆降。耶律大石走，为金所获。萧后出奔天德。于是辽五京皆没于金。辽主奔四部族，萧后来见，辽主杀之，追废淳为庶人。金使斡离不、银术可、娄室等，分道袭辽主。辽主奔应州，其子秦王定、许王宁、及妃嫔从臣，皆被执。辽主西走云中。

金太祖在位八年殂，弟吴乞买立，更名晟，是为金太宗。耶律大石自金归辽。辽主既败，谋奔夏。会党项也遣人请临其地，辽主从之，至应州东，为金将娄室等所获以归，金废为海滨王，寻杀之，以万马践其尸。辽主天祐帝延禧嗣位二十五年而被执，辽亡。自后梁太祖丁卯称帝起，至宋徽宗乙巳。凡八主，共二百有十年。

初辽主之与金人战也，耶律大石以谏不从，遂率众走北庭都护府，自立为王。会西鄙七州十八部，谕以兴复事，得精兵

万余，置官吏，具器械。又遗书回鹘，回鹘王毕勒哥迎至邸，送于境外，兵行万里，归者数国。至寻思干，西域诸国举兵十万拒战，大石进击，大败之，僵尸数十里。回回国王来降，又西行至起儿漫，群臣共册大石为天祐皇帝，改元延庆，是为西辽。西辽王大石引兵东还，行二十余日，得善地，遂建都成，号虎思斡耳朵。金主闻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，遣兵攻之，不克而还。德宗大石立十二年而殂，子仁宗夷列幼，遗命其后萧氏权国事，号感天皇后，称制七年殂。夷列始亲政，又十三年而殂。子幼，遗命其妹普速完权国，号承天皇后。承天后称制十四年，与其夫萧朵鲁不之弟朴古只沙里通，出朵鲁不为东平王而杀之。朵鲁不之父斡里剌以兵问罪，杀普速完，及朴古只沙里，迎夷列次子直鲁古立之，改元天禧。立三十四年，因出猎，乃蛮国灭屈出律伏兵八千擒之，而据其位，尊直鲁古为太上皇，以善终。西辽亡，凡三主二后。起于宋徽宗二十五年乙巳，亡与南宋宁宗七年辛酉，共七十八年。

却说金太祖旻即阿骨打，既叛辽，大败辽兵，取有五京之地，追辽主远遁。生十五子，皆不立，而立其弟太宗晟，即吴乞买。太宗晟既灭辽，复遣斡离不、粘没喝寇宋，破汴京，掳二帝，而取宋天下之半。又遣太祖第四子兀术，及粘没喝、娄室、银术可、挞懒、斡离不等，屡寇南宋。又立刘豫为齐帝以害宋，诸事尽见南宋回中。太宗晟嗣位十三年殂，子十四人，皆不立，而立太祖嫡孙合剌，更名亶，乃太祖太子绳果之子也，是为熙宗。

熙宗亶厌用兵，颇读书，使挞懒、兀术袭执刘豫，与宋通好，兴礼乐，立孔庙于上京。求孔子支派四十九代孙璠，封为衍圣公，元朝因之。而孔子嫡源，从南宋渡者，今据浙江。熙宗嗣位十四年。末年好饮酒，妄杀大臣，平章事完颜亮亦太祖

之孙，太祖第三子辽王宗翰之子也，谋篡位，阴结死士，而通于熙宗妻裴满后，忌金主之弟胙王常胜等，因构杀之。熙宗素有积怨于裴满后，因并杀后，而召弟妇胙王之妻撒卯入宫为继后。亮党大兴国给事寝殿，被杖怨望，亮使为内应，己巳十二月，夜二鼓，兴国启门，亮与妹婿徒单贞及秉德乌带、李老僧、唐括办等入寝殿。熙宗亶善用刀，常置佩刀于榻上。是夕，兴国取刀投榻下。熙宗求刀不得，亮直前，手刃之。

亮本名迪古，是为废帝。以太宗诸子强盛，遂杀其子孙七十余人，又杀粘没喝子孙三十余人，诸宗室五十余人，太宗吴乞买与粘没喝之后遂绝。又杀秉德等，又杀宗室撒离喝、孛吉干带等，皆族之。改筑燕京宫室，一依汴京制度。宫殿偏傅黄金，而后间以五彩，金屑飞空如落雪，一殿之费，以亿万计，成而复毁，务极华丽。金主亮杀其叔父曹王阿鲁补，纳其妻阿懒，封为昭妃。又纳宗妇四八于宫。崇义节度使乌带妻定哥，旧与亮通，亮使杀乌带，许以为后。定哥不忍，亮谓之曰：“不杀汝夫，将族汝家。”定哥大恐，缢杀乌带，纳为贵妃。又使秘书监完颜文出其妻定哥，以为丽妃。又使乙剌补出其妻义察，亦纳之。义察，亮姊之女也。金主亮闻葛王乌绿妻乌林答氏美，召之。乌林答氏曰：“我不行，上必杀王。”遂行，至良乡，得间自杀，亮降封葛王为曹国公。亮迁都燕京，亲选良家子女百十三人，以充后宫，皆美女也。亮恣意淫恶，寿宁县主什古，静乐县主蒲剌，及习捻，师姑儿，混同县君莎里古贞，及其妹余都，皆亮之从姊妹，郕国夫人重节，亮之侄张定安妻奈剌忽，太后大氏之兄嫂蒲卢胡只，石奇之妹，皆有夫，亮无所忌耻，皆纳之，分属诸妃位下。莎里古贞最得幸，每召，必亲候廊下。立久，则坐于师姑儿膝上。宫人在外有夫者，初犹分番出入，后乃尽遣其夫。每幸妇人，必奏乐撤帷，

或妃嫔列坐，恣意淫乱，使共观之。常于卧内，遍设地衣，裸逐以为戏。金主亮以江南多美女玉帛，又闻宋有刘贵妃美艳，欲得之，谋大举灭宋。亮嫡母太后徒单氏谏之，亮不悦。亮迁都于汴，以太后居宁德宫，太后使侍婢高福娘问亮起居，亮通之，太后不悦。亮使点检大怀忠等弑太后，太后方樗蒱，怀忠等至，令太后跪受诏，太后愕然下跪，尚衣局使虎特末从后击之，仆而复起者再。亮命焚其尸，击骨于水，并杀其左右及弟侄，又大杀宋辽宗室之在其国者无孑遗。遂举兵南征，众六十万，号百万，妃嫔皆从，宋人大震。金主亮入和州，以梁山泺水涸，前所造船不得进，乃使李通更造小船，坏城中民居以为材木，煮人膏以为油。宋总管李宝，败其先锋。金主亮无道，人心离散，将士多亡归。至公言于路曰："我辈今往东京立新天子矣！"金主亮披金甲，率众渡江，宋虞允文大败金师于采石。

时东京留守曹国公乌禄，太祖之孙，性仁孝，沈静明达，众心归之。猛安福寿等，共杀副留守高存禄，立乌禄为帝与辽阳，更名雍，是为世宗。下诏暴扬金主亮罪恶数十事，遣兵断其归路。而召谕其兵将，令北还安业。金主亮闻曹国公即位，改元大定。金主亮拊髀叹曰："朕本欲平江南，改元大定，此岂非天乎？"遂召诸将帅，谋北还。恐将士解散，而宋人蹑其后，乃分兵渡江，欲先灭南宋，而后北平内乱。诏诸将，约以三日济江，否则尽杀之。军士危惧，谋欲亡归。又闻曹国公乌禄即位于辽阳，遂共谋作乱，决计于浙西都统制邪律元宜，及猛安唐括乌野，请行大事。元宜然之。乃帅诸将薄亮营，亮疑宋兵奄至，揽衣遽起，取箭视之，愕然曰："乃我兵也！"方取弓，已中箭仆地，遂杀之，焚其尸。军士取行营服用宝器皆尽，裸淫其妃嫔，不从者杀之。杀太子光英，及李

通等。遣人议和于宋，而求赦于新主。金主雍下令，废亮为庶人，招谕下江南之众，皆令散归。金主雍入燕京。金世宗雍仁孝节俭，崇儒尚文，与宋讲和，两得休息。断狱十七人，几致刑措。以其妻乌林答氏死节，终身不立后。真金国之贤君也。在位二十九年殂。

太子允恭早卒，太孙章宗璟嗣立。李宸妃专政，疏远宗亲，国势稍衰，嗣位十九年殂。以世宗第七子卫王永济柔弱，立之，是为后废帝。

时蒙古兵日强，连岁侵扰金西北边地，金主求和，蒙古不许。蒙古与金独吉千家奴等战于灰河，金师败绩，遂取大同府。金西北州县，尽入于蒙古。蒙古主复进，与金完颜九斤等战于会河堡，金兵大败，东京不守，西京覆没。金胡沙虎将兵出战屡败，金主不能诛，而反用之，胡沙虎遂作乱，以兵入宫，自称监国，迫金主出居卫邸。永济嗣位五年。

胡沙虎迎世宗之孙，允恭之庶长子升王珣于彰德，至燕即位，是为宣宗。蒙古兵日迫，高琪战败，胡沙虎欲杀之。高琪惧诛，乃以兵围胡沙虎之第而杀之，诣阙请罪，金主赦之。

时蒙古凡破金九十余郡，两河、山东数千里人民，杀戮几尽，金帛子女，牛马羊畜，皆席卷而去。庐屋焚荡，城郭丘墟，惟大名、真定、青郓以南未下。金求和于蒙古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，金主珣以废主永济之女，及童男女五百，马三千，金银缯帛，各万两万匹与之。既成婚，蒙古主乃出居庸关北还。金主珣徙都汴，蒙古主闻之，怒曰："既和而迁，是疑心未释也！"复图南侵，蒙古将木华黎攻金北京、辽西州郡，皆下之。金主遣兵救燕，与蒙古兵遇于霸州，大溃，蒙古遂入中都。吏民死者甚众，宫室为乱兵所焚，火月余不息。金祖宗神御，及诸妃嫔，皆沦没焉。蒙古将木华黎取金河北、山东，将

趣汴，至解州，病卒。蒙古取陕西等地，遂入三关。

金宣宗珣嗣位，十一年殂。子哀宗守绪立，金人尽弃河北、山东、关陕等地，惟并力守河南保潼关，自洛阳至邳州，东西二千余里，立四行省，帅精兵二十万以守之。蒙古入金陕西大昌原，金平章政事完颜合达，以忠孝军提控完颜陈和尚为前锋。陈和尚环甲上马，以四百骑，大败蒙古八千之众，士气百倍。金自有蒙古之难，二十年间，始有此捷。由是陈和尚之名震国中。金以为定远大将军，世袭谋克。金人既胜而骄。蒙古主怒，与其弟拖雷帅众入陕西，破寨栅六十余所，遂取凤翔，陷凤州，破武休关，入围兴元，军民散走，死者数十万。破饶风关，由金州而东，趋汴京，至禹山，金兵与战，蒙古兵少却。明日，蒙古兵忽不见，入光化北岸枣林中，昼作食，夜宿马上。四日，林外不闻音响，金兵谓蒙古已退，皆解散。蒙古忽至，金兵大败。蒙古入钧州，完颜陈和尚趋避隐处，杀掠稍定，方出。自言曰："我金国大将，欲见白事。"蒙古兵士，以数骑夹之，诣太弟帐前，问其姓名。曰："我忠孝军总领完颜陈和尚也，大昌原、卫州、倒回谷之胜，皆我也。我死乱军中，人谓我负我国家，今日明白死，天下必有知我者。"蒙古兵欲其降，斫足胫折之，划口吻至耳，噀血而呼，至死不屈，遂杀之。蒙古将士有义之者，以马乳汁酹地而祝曰："好男子，他日再生，当令我得之。"金之精锐既尽，蒙古遂围汴。

金汴京粮尽援绝，势益危急。金主决意东行，入宫与后妃别，大恸而出。金主入归德，遣人迎后妃与汴，诸军怨愤，后妃不得出。蒙古速不台攻汴日急，内外不通，米一升，至银二两，人相食，贵家第宅，皆撤以爨。西面元帅崔立，性淫狡，因民汹汹，杀左右二相完颜、奴申，及习捏阿不，勒兵入宫，

集百官，议所立。崔立曰："卫绍王太子从恪，其妹公主，现在北兵中为后，可立。"乃以太后命召从恪为梁王监国，崔立自为太师都元帅，送款与蒙古速不台。速不台喜，饮之酒，崔立以父事之。还城，悉烧楼橹，又托以军前索随驾官吏内眷家属，聚军民子女于省中，亲阅之，日淫数人，犹以为不足。乃禁民间嫁娶，有以一女之故，致死数人者。诸王妃嫔，亦被其淫。时入后宫，淫妃嫔。又与妻同入见太后、皇后两宫，两宫赐予，不可胜计。立因讽太后归降，立遂以梁王从恪，荆王守纯，太后王氏，后徒单氏，及诸妃嫔，凡车三十七辆，宗室男女五百余人，赴青城。速不台杀二王，及族属，送后妃等于和林，在道艰楚万状，尤甚于宋徽、钦之时焉。别记载有金夫不躬之说，事或然也。

速不台入汴城，时立在城外，兵先入其家，取其妻妾宝玉以出，立归大恸而已。后崔立为蒙古汴京都尉李伯渊所杀。蒙古遣王檝使宋，议同伐金。宋遣使报谢，蒙古许俟成功后，以河南地归宋。

金主闻蔡州城坚池深，兵众粮广，遂决计幸蔡州。时久雨，朝士随从者，徒行泥水中，掇青枣为粮，足胫尽肿，从者二三百人，马五十匹。至亳州，避雨双沟寺中，蓬蒿满目，无一人迹。金主太息曰："生灵尽矣！"为之一恸。及入蔡，以完颜忽斜虎为尚书右丞，总领省院事。忽斜虎有文武材，选括士马，缮治兵甲，兵威稍振。时蒙古兵去蔡差远，金主亦安之。而宋以孟珙为将，大败金兵于马磴山。蒙古都元帅搭察儿使王檝至襄阳，约攻蔡州。宋帅次于息州之南，降者日众。金息州刺史请益兵，金主以参知政事，抹捻、兀典师忠孝军五百往，将行，金主谕之曰："北方兵强马壮，智勇兼备，我实难与之敌。至是宋人，何足道哉！朕得甲士三千，纵横江淮间，

有余力矣。”金主使完颜阿虎带，乞粮于宋，将行，谕之曰："宋人负朕深矣，彼自为谋亦浅。蒙古灭国四十，以及西夏。夏亡及我，我亡，必及于宋。唇亡齿寒，自然之理，若与我连和，所以为我者，亦为彼也。卿其以此意晓之。”阿虎带至宋，宋朝不许。蒙古塔察儿围金蔡州，日耀兵城下，旗帜蔽天，城中骇惧。宋史嵩之命孟珙、江海帅师二万，运米三十万石，赴蒙古之约。塔察儿大喜，与珙结为兄弟，酌马乳汁饮之。蒙古既得宋助，益修攻具，斫木之声，闻于城中，城中益惧。金忽斜虎日与国家恩泽，君臣大义，抚循其民，忠诚昭著，军民感奋。宋师及蒙古，以攻具薄城。金尽籍民丁防守，民丁不足，复括妇人壮健者，假男子衣冠守城。宋孟珙进逼柴潭楼，金人恃潭为固，外即汝河，潭高于河五六丈。相传下有龙，人不敢近，而城楼伏巨弩，将士疑畏。珙召麾下饮酒，酒再行，谓曰："柴潭楼，非天造地设，伏弩能射远，不能射近，彼所恃者，水此耳，决而注之，涸可立待。”遂凿堤，潭果决入汝水。珙命实以薪苇。蒙古亦决练江，两军皆济，鱼贯而上，攻其外城，破之，进逼土门，遂攻西城，克之。忽斜虎竭力捍御，金主谓侍臣曰："我为金紫十年，太子十年，人主十年，自知无大过恶，死无所恨。所恨者，祖宗传祚百年，至我而绝，与古荒淫暴乱之君，等为亡国，独此介介耳！”自宋理宗九年九月，蔡州受围起，至次年正月朔旦，蒙古兵会饮，欢吹之声，四望相接。城中饥窘，叹息而已。孟珙见黑气压城上，日色无光，下令诸军衔枚，分运云梯攻城。是夕，金主传位于东面元帅承麟，承麟拜泣不敢受。金主守绪曰："朕所以付卿，岂得已哉！以朕肌体肥重，不便鞍马驰突，有死而已。卿趫捷有将略，万一得免，祚胤不绝，此朕志也。”承麟起受玺，明日即位。宋孟珙师攻南门，马义先登，赵荣继之，万众

竞进。金百官称贺礼毕，亟出捍敌，南城已立宋旗帜矣。金主守绪自经死，嗣位十年。忽斜虎闻之曰："吾赴汝水从吾君矣。"遂赴水死。参政孛术鲁、小娄室等，及军士五百余人，皆从死焉。承麟退保子城，闻守绪死，帅群臣入哭。谥曰哀宗。奠未毕，城已陷，承麟为乱兵所杀。嗣位一日。金亡，起宋徽宗乙未，终宋理宗甲午。凡十主，共一百二十年。

其有先金立国，亦先金而灭于蒙古者，有夏国。唐初，宥州刺史拓跋忠恭，本党项羌也。其先有拓跋赤辞，唐太宗贞观初来归，赐姓李，置静、边等州以处之。其后析居夏州者，为平夏部，至唐僖宗避黄巢之乱，幸蜀。平夏部李思恭，纠合夷夏兵，会鄜延节度使李孝昌等，同盟讨贼，诏以恭思权知夏绥节度使。思恭卒，弟思谏嗣。思谏卒，子彝昌嗣。彝昌为其将高宗益所弑，立其族叔父仁福以为节度使，后封朔方王。仁福卒，子彝超嗣。彝超卒，追封夏王，子克睿嗣。克睿卒，子继筠嗣。李继筠卒，弟继捧嗣。继捧以诸父昆弟，多相怼怨，以银、夏、绥、宥四州降宋，留居京师。宋太宗赐赉甚厚，遣使至夏州，护缌麻以上亲赴阙。族弟李继迁叛去，袭据银州围三族岩，宋太宗遣将击走之。继迁降于契丹，契丹以为定难节度使，以女妻之。李继迁侵扰日甚，宋赵普请复命李继捧镇夏州，赐名姓赵保忠，复以为定难节度使。保忠与继迁战于安庆泽，继迁中流矢遁。继迁遣使归款，奉表谢罪，诏以为银州观察使，赐名姓赵保吉。而赵保忠叛降契丹，契丹封为平思王。未几，赵保吉复叛，徼击灵州运饷刍粟四十万，尽夺之。宋太宗大怒，命将五路出师讨之，不克而还。

宋真宗时，赵保吉陷清远军，复陷灵州。赵保忠陷西凉，杀知府丁惟清，于是潘罗支等，伪降于保吉，保吉受之不疑。潘罗支遽集上合番部合击之，保吉大败，中流矢，创甚，奔还

灵州。自虑孤危，病且死，嘱其子德明，必归宋。一表不听，则再请，虽累百表，不得请，勿止也，遂卒。赵德明屡表既款，宋真宗嘉之，以为定难节度使，封平西王，赐赉甚厚。未几，契丹亦册封德明为夏国王，德明于本国则称帝，奉表于宋与契丹，则去帝号而称臣。

宋仁宗十年，赵德明卒，子元昊立。元昊以五月五日生，圆面高准，性雄毅，多大略，善绘画，能创制物始。凡行兵，令部长各陈所见，择取其长，悉有夏、银、绥、宥、盐、胜、甘、凉、灵、会、静诸州，又取瓜沙、肃州，仍居兴州，阻河，依贺兰山为固，西至吐蕃塔塔，地方万里，遂更名曩霄，称帝改元，上表于宋，求西郊之地。宋削元昊赐姓官爵，绝其互市，募人能得元昊首者，即受定难节度使。元昊遂入寇，攻保安，取金明岩，又取安远、塞门、永平诸寨，乘胜抵延州城下，大败宋师，会大雪解去。自后屡次入寇，屡败宋师，朝廷为之旰食，赖韩琦、范仲淹捍御有方，又赖狄青善战，以故元昊不能深入。元昊大将野利与天都，皆骁勇善战，屡败宋师。宋种世衡用反间之计，使王嵩遣书野利，言既有志本朝，宜及早归降，故达元昊所，元昊疑而杀之。乃为文以祭野利，书之于板，痛其与天都同归本朝，而不获成功，祭于境上。见有虏至，急燃之以归，而遗其板，虏得之以献元昊。元昊并杀天都。自是元昊之势稍弱，遂请与宋和。自元昊至乾顺，历代叛服不常，不能悉记。曩霄嗣立十七年，谥景宗。曩霄初娶野利氏，生宁令哥，以为太子。既而宁令哥娶没移氏为妻，已婚矣，见其美，遂自娶之。宁令哥大愤恨，谋弑曩霄，乘间以刀砍之，不死，截去其鼻。宁令哥匿国舅讹庞家，为讹庞所杀。元昊病鼻创而殂，年四十六。少子谅祚嗣。

谅祚年方幼，讹庞遂与三大将分治国事。谅祚嗣位十六年

殂，谥毅宗。子秉常立。秉常，嗣位十九年殂，谥惠宗。子乾顺立。乾顺嗣位五十四年殂，谥崇宗。子仁孝立，始建学校于国中。仁孝嗣位五十五年殂，谥仁宗。子纯祐立。纯祐嗣位十四年，谥桓宗。乾顺之孙李安全，废纯祐而自立。未几，纯祐卒，安全既立。蒙古入灵州，夏屡为蒙古所攻，求救于金，金不能救，夏人怨之，称臣于蒙古，遂与金人构兵。安全立五年而殂，谥襄宗。子遵顼立。夏与金构兵，约十年，精锐俱尽，两国皆敝，乃遣使修好于金，称弟而不称臣，各用本国年号。金遣使报之，两国复和。蒙古围夏兴州，夏主遵顼奔西凉。蒙古攻夏，夏主遵顼嗣位十三年，传国于其子德旺，自称太上皇。又四年殂，谥神宗。德旺既立，蒙古伐夏，取甘州、雍州，及西凉府。蒙古入夏，城邑多降，夏主德旺忧悸而卒。嗣位四年，谥献宗。国人立其弟之子睍。蒙古尽克夏城邑，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，免者百无一二，白骨蔽野。夏主睍力屈出降，遂絷以归。嗣位二年，为元所灭。夏亡，夏起唐僖宗辛丑，至宋仁宗戊寅，李曩霄称帝，至宋理宗三年丁亥亡。凡二十一传，通计三百四十七年。内称帝者九人，共一百九年而亡。

辽、金、西夏之事，已述其概，下回再将南宋之事叙明。观者当以三十三回，直接上三十一回，而以此三十二回作闰回，则事皆接续可观矣。南宋之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三回

## 康王构　仗名将　偏安半壁

诗曰：

铁甲将军夜过关，马蹄到处骨如山。
气高无奈乌江阻，色重方知蜀道难。
长夜酒能倾社稷，琼林富不救饥寒。
若将四堵墙推倒，海晏河清日月闲。
物换星移几度秋，鸟啼花落水空流。
人间何事堪惆怅，贵贱同归土一丘。

却说北宋徽、钦二帝被掳，金人立张邦昌为楚帝。张邦昌不敢居，先迎元祐孟太后入居禁中，垂帘听政。又遣人至济州，迎立康王构。丁未五月，王发济州，至应天府，张邦昌来见，王慰谕之，命筑坛于府门之左。王登坛即位，大赦改元，是为南宋高宗。高宗恸哭，遥谢二帝。是日元祐皇后在东京撤帘，遥尊靖康帝为孝慈渊圣皇帝。遥尊母韦氏为宣和皇后，后尊为太后。遥立妃邢氏为皇后。初徽宗生帝时，梦吴越王钱镠入宫而生帝，后都临安，寿八十一，与镠同。又为康王时，遣为质于金，以射矢连中，金疑为将家子，遣还换质。既而得实，悔而急追之，高宗因奔走疲倦，卧崔府君庙中，梦神人醒之曰："金人追将及，可速去之，已备马于门首。"高宗惊觉，马在侧，遂跃马南驰，既渡河，马不复动，视之，乃泥马也。高宗以李纲为相。李纲请罢张邦昌王爵，安置潭州，及受

邦昌伪命臣僚王时雍、吴幵、莫俦、孙觌等有差。封赠诸路死节之臣，还元祐党籍人官爵，遣宣议郎傅雱使金军，通问于二帝，且致书于粘没喝。时议定都之所，李纲言关中为上，襄阳次之，建康为下。请先幸南阳，以收人心。而黄潜善、汪伯彦阻之。上遂决意东幸，如扬州。纲所陈论，其言切直，帝初无不容纳，至是惑于黄潜善、汪伯彦之言，常留中不报。纲因求去，遂罢纲提举洞霄宫。纲罢，凡纲所规划军民之政，一切废搁，而国事不可为矣。前太学生陈东、布衣欧阳澈上书，乞留纲。黄潜善、汪伯彦以语激怒帝，言复将鼓众，帝斩陈东、欧阳澈于市，天下冤之。

立沿河沿江沿滩帅府，以宗泽为东京留守，知开封府事。时敌骑留屯河上，金鼓之声，日夕相闻，而京城楼橹尽废，兵民杂居，盗贼纵横。泽威望素著，既至，捕诛盗贼，抚循军民，修治楼橹，屡出师以挫敌。有王善者，河东巨寇，拥众七十万。泽单骑驰至其营，泣谓之曰："朝廷当危难之时，使有如公一二辈，岂复有敌患乎！今日乃汝立功之秋，不可失也！"善感泣曰："敢不效力！"遂解甲降。又有杨进、丁进、杨再兴、李贵、王大郎等，各拥众数万，往来京西、淮南、河南、河北等地，抄掠为患，泽悉招降之。于京城四壁，各置使以领招集之兵，造战车千二百乘。又据形势，立坚壁二十四所于城外，驻兵数万。又沿河鳞次为连珠寨，结河北、河东山水寨忠义民兵，于是陕西、京东、京西诸路人马，咸愿听泽节制。泽累表请帝还京，而帝用黄潜善计，决意幸东南，不报。

秉义郎岳飞，犯法将刑，泽一见奇之曰："此将材也。"会金人攻汜水，泽以五百骑授飞，使立功赎罪。飞遂大败金人而还。泽升飞为统制，谓之曰："尔智才勇艺，古良将不能过，然好野战，非万全计。"因授飞阵图，飞曰："阵而后

战，兵法之常，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”泽是其言。飞由此知名。岳飞上书，请帝亲率大军北渡，恢复中原。坐越职言事夺官。时张所为河北路招抚使，飞归诣所。所问之曰：“尔能敌几何？”飞曰：“勇不足恃，用兵在先定谋，谋定后战，蔑不胜矣！”所矍然曰：“君殆非行伍中人。”补飞为武经郎。张所使都统制王彦，率岳飞等十一将，部七千人渡河。至新乡，金兵盛，彦不敢进。飞独引所部鏖战，夺其纛而舞，诸军争奋，遂复新乡。明日战于侯兆川，飞身被十余创，士皆死战，又败之。会食尽，飞诣彦壁乞粮，彦不许，飞乃引兵益北，与金人战于太行山，擒其将拓跋野乌。居数日，又与敌遇，飞单骑持丈八铁枪，刺死其将黑风大王，金人败走。飞知彦不悦已，遂率所部，复归宗泽，泽复以飞为统制。金主阿骨打第四子兀术犯东京，东京留守宗泽遣将前后夹击，大败之。金自是不敢犯东京。

泽前后请帝还京二十余奏，每为黄潜善、汪伯彦所抑，发愤成疾，疽发于背。诸将入问疾，泽矍然曰：“吾以二帝蒙尘，愤愤至此，汝等能歼敌，我死无恨！”连呼过河者三而卒。都人号恸，讣闻，赠观文殿学士，谥忠简。泽子颖，居戎幕，素得士心。都人请以颖继父任，帝不许。令杜充代泽，充酷而无谋，悉反泽所为，于是豪杰离心，降盗复去剽掠矣。

张悫荐刘豫，起为济南知府，豫不愿行，请易东南一郡。执政不许，豫忿而去。金挞懒围济南，刘豫遣子麟御却之。挞懒遣人啗豫以利，豫惩前忿，遂杀济南骁将关胜，率百姓降金，百姓不从，豫缒城纳款。帝以黄潜善、汪伯彦为左右相。时金兵横行，盗贼蜂起，二人皆不以闻。金粘没喝入寇，围徐州，知州王复死守，城陷，阖门百口皆被杀。诏刘光世阻淮以拒金，光世兵溃走还。金粘没喝遂陷天长军。报至，帝即披甲乘

骑，驰至瓜洲，得小舟渡江，惟护圣军卒数人，及王渊、张浚等从行。日暮至镇江。时汪伯彦、黄潜善方率同列，听浮屠克勤说法，或有问边耗者，犹以不足畏告之。堂吏大呼曰："驾已行矣。"二人相顾仓皇，乃戎服，策马南驰，居民争门而出，死者相枕藉，无以怨愤。司农卿黄锷至江上，军士以为黄潜善，骂之曰："误国误民，皆汝之罪。"锷方辩其非是，而首已断矣。太常少卿季陵，自扬州奉太庙神主以行，未数里，回望城中，烟焰烛灭。陵为金人所追，亡太祖神主于金。金人焚扬州而去。帝如杭州，黄潜善、汪伯彦以罪免官。以王渊同枢密院事。

扈从统制苗傅，自负世为将，以王渊骤迁显职，心不平之。而刘正彦亦以招降剧盗，功大赏薄，怨上。时内侍康履等，妄作威福，诸将嫉之。中大夫王世修，亦嫉内侍恣横，遂相与同谋，伏兵杀王渊，及内侍康履等，劫帝传位皇太子旉，请元祐太后同听政。太后见傅等，谕之曰："今强敌在前，吾一妇人，于帝前抱三岁儿决事，何以令天下。"傅等不从，遂迫帝禅位与旉，改元赦书至平江。张浚知必有兵变，谋起兵讨之。张俊亦知其伪，即引所部至平江，浚与俊语，相持而泣。赦书至江宁，吕颐浩曰："是必有变。"遣人寓书于浚，且告刘光世于镇江。会韩世忠由海道，将赴行在。张俊曰："世忠来，吾事济矣。"因白浚，以书招之。世忠以酒酹地曰："誓不与此贼共戴天。"至平江见浚，浚乃草檄，声苗傅、刘正彦之罪，与韩世忠、张俊、刘光世、吕颐浩合兵讨之。傅等忧恐，不知所为。朱胜非劝之速请帝还宫，可以免祸。傅等遂帅百官，朝帝于睿圣宫，帝慰劳之。苗傅、刘正彦以手加额曰："圣天子度量如是也。"遂请帝复位。吕颐浩谓诸将曰："今虽反正，而贼犹握兵据内，若不济，必反以恶名

加我。”进败苗翊于临平，苗傅、刘正彦南走。勤王兵入北关，张浚、吕颐浩等入见，伏地涕泣待罪。帝问劳再三，解所服玉带以赐张浚，斩吴湛、王世修等，诛贬逆党有差。帝至江宁府，韩世忠追获苗傅、刘正彦送行在，诛之。帝手书忠勇二字，揭旗以赐世忠。

皇太子旉卒。金人将渡江入寇。诏张浚屯襄、郢、唐、邓，杜充、韩世忠、刘光世分屯江东以备金。帝如临安府。金兀术入建康，守臣杜充以降。帝闻充降，谓吕颐浩曰："事迫矣，可若何？”颐浩因进航海之策，帝然之。遂如明州，明州今浙江鄞县是也。金兀术陷临安，遣阿里蒲卢浑追帝于明州。帝航于海，次于定海县。金阿里蒲卢浑陷越州，遂寇明州。张浚使统制杨沂忠，迎战于高桥，败之。金人陷明州，屠其民，遂袭帝于海，追三百余里。提领海州张公裕，引大舶击却之，金人引还。帝走温州，江淮统制岳飞大败金人于广德，六战皆捷。韩世忠以前军驻青龙镇，中军驻江湾，后军驻海口，欲俟兀术师还击之。及兀术由秀州趋平江，世忠乃移师镇江以待之。兀术欲济江，世忠谓诸将曰："此间形势，无如金山龙王庙者，敌必登之，以觇我虚实。”乃遣苏德将百人，伏庙中，百人伏庙下岸侧。戒之曰："闻江中鼓声，则岸兵先入，庙兵继出，以合击之。”及敌至，果有五骑趋龙王庙。庙中伏兵，先鼓而出，获其二骑，其三骑则振策而驰。驰者一人，红袍玉带，既坠复跳而免。诘诸获者，则兀术也。既而接战江中，凡数十合。世忠妻亲执桴鼓，敌终不得济，擒兀术之婿龙虎大王。兀术惧，请尽归所掠以假道，世忠不许，兀术窘甚，或谓之曰："老鹳河故道，今虽湮塞，若凿之，可通秦淮。”兀术从之，遂趋建康。岳飞以兵邀击于新城，兀术大惧，复出江中。兀术穷蹙，祈请甚哀。世忠曰："还我两宫，复我疆土，则可以

相全。”兀术见海舟乘风使篷，往来如飞，谓其下曰：“南军使船如使马，奈何！”乃募人献破海舟之策。如是闽人王姓者，教以火箭射舟篷。世忠师溃，兀术始克济。世忠以八千人，拒兀术十万之众，凡四十八日而败。金人自是不敢复渡江矣。兀术既济江，大肆焚掠，尽掳建康少壮妇女，自静好镇渡宣化而去。岳飞邀击，大败之，尽夺所掠而还。金主吴乞买废徽宗为昏德公，钦宗为重昏侯，徙之韩州，又徙二帝于五国城，去金上京东北千里。宋使洪皓自云中，密遣人奏书，以桃李粟面等，献二帝于五谷城，始知康王即位焉。庚戌九月，太后郑氏卒于五国城。后六年，太上皇卒。又四年，邢后也卒于五国城。金立刘豫为齐帝于大名府，畀以河南、陕西之地，豫约世修子礼于金。

初秦桧从二帝至燕，金主以桧赐挞懒，为其任用，及南侵，以为参军。桧妻王氏，色娇美而多智，与挞懒通。至是挞懒纵秦桧还，使为内奸。桧与妻王氏俱还。自言杀金人监己者，夺舟而来，遂航海至越州，求见帝。帝谓辅臣曰：“桧忠朴过人，朕得之喜而不寐。喜得闻二帝母后消息，又喜得一佳士也。”先是朝廷虽数遣使于金，但且守且和，而专意与敌解仇息兵，则自桧始。

金人欲窥蜀，刘子羽与吴玠、吴璘等，扼险于凤翔大散关之和尚原，金人知有备，遂引去。金兀术复攻和尚原，吴玠与弟璘，伏兵夜击，大败之。兀术中流矢，仅以身免，亟剃其须髯而遁，蜀赖以全。

初北宋行保甲之法，民有部伍，易聚为盗。北宋末，东南盗贼群起，至是张俊、岳飞，大败江淮贼李成等于楼子庄，复筠、江州。俊等复引兵渡江追成，至蕲州黄梅县，又败之。成北走降刘豫，张用率众数万，降于岳飞，江淮悉平。闽贼范汝

为入建州，韩世忠率步卒三万，水陆并进，直抵凤凰山，五日破之，范汝为死，闽地悉平。湖海贼曹成拥众十余万，据道、贺等州，岳飞击败之，成走邵州。适韩世忠既平范汝为旋师，忽由处信，径至豫章，连营江滨数十里，曹成大惊，率众降于世忠，得战士八万。岳飞大败盗彭友于雩都，赣州、吉安等地悉平。飞入见帝，帝手书精忠岳飞字，制旗以赐之。太湖贼杨么，僭号大圣天王，么与刘豫通，欲顺流而下。帝以岳飞为荆南制置使，飞渡江，中流顾幕属曰："飞不擒贼，不涉此江矣！"既破李成，复受命讨杨么，而所部皆西北人，不习水战。飞曰："兵何常，顾用之何如尔！"乃先遣使招谕之，其党黄佐曰："岳节使号令如山，若与之战，万无生理。"遂降。飞表授佐武义大夫，单骑按其部，拊佐背曰："子知顺逆者，果能立功，欲复遣子至湖中，视其可乘者擒之，可劝者招之。"席益疑飞玩寇，欲以上闻。浚曰："岳侯，忠孝人也，兵有深机，胡可易言！"益惭而止。黄佐袭周伦寨，杀之。飞表迁佐武功大夫。会有旨，召张浚还防秋，飞袖小图示浚，浚欲俟来年议之 飞曰："已有定画，都督能少留八日，可破贼。"浚曰："何言之易。"飞曰："因敌将，破敌兵，夺其手足，离其腹心，是以易也。"浚许之。会黄佐招杨钦、全宗、刘诜等降，夜掩贼营，降其众数万。么舟以轮激水，其行如飞，旁置撞竿，舟逢之辄碎。飞散腐木乱草于水，以碍其轮，使不得动，遂大破之。么技穷，赴水死。果八日，而捷书至潭州。浚叹曰："岳侯神算也。"初么恃其险，官军自陆路攻之，则入湖，自水攻之，则登岸。因曰："破我者除是飞来。"至是人以其言为谶云。

湘湖既平，张浚还防秋。浚奏遣岳飞屯荆襄，以图中原。时金兵少息，诏颁黄庭坚所书戒石铭于州县曰："尔俸尔禄，

民膏民脂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”令刻石文于州县前。刘豫徙都汴京，使其子麟以金兵寇淮南。帝以赵鼎为尚书右仆射，兼知枢密事。赵鼎劝帝亲征，帝从之。韩世忠大败金人于大仪。帝自将御金，次于平江。金齐之师日迫。张浚长驱至临江，召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张俊等，各出师以御金人。金人围庐州，岳飞使牛皋救之，金兵败走。时挞懒屯泗州，兀术屯竹墩镇，为韩世忠所扼。会雨雪，金馈道不通，野无所掠，杀马而食，蕃汉军皆怨愤，乃夜引师还。兀术等既去，刘麟、刘猊不能独留，亦弃辎重遁。帝语张浚曰："赵鼎佐朕中兴，真宰相也。”以赵鼎、张浚为左右相。张浚会诸将于江上，遣张俊屯盱眙，韩世忠屯楚州，刘光世屯庐州，岳飞屯襄阳，杨沂中屯泗州，以图中原。飞在襄阳，屡战皆捷，遣牛皋复镇汝军。杨再兴复河南长水县。飞及伪齐李成、孔彦舟连战，皆败之。至蔡州，克其城。飞遣王贵败刘豫之众于唐州，上疏请进军恢复中原。帝不许，飞乃还鄂州。伪齐刘豫闻之，大惧，恐其讨己，告急于金，请先出师南侵，而乞师救援。金主亶召诸将议之，蒲卢虎曰："先帝所以立豫者，欲其开疆保境，我得安民息兵也。今豫进不能取，又不能守，兵连祸结，愈无休期。从其请，则豫收其利，败则我受其弊，奈何许之？”金主遂不许豫，而遣兀术提兵黎阳以观其衅。于是豫佥乡兵三十万，分三道入寇。刘麟率中路兵，由寿春以犯合肥。刘猊率东路兵，由紫荆山出涡口，以犯定远。孔彦舟率西路兵，由光州以犯六安。刘猊至藕塘，杨沂中迎击，大破之。猊曰："适见髯将军，锐不可当，果杨殿前也。”即与精骑遁去。麟在顺昌，闻猊败，亦拔寨去。杨沂中及王德，乘势追麟，至南寿春而还。北方大恐。金人闻豫败，来诘其状，始有废豫之意。

岳飞知刘豫结粘没喝而兀术恶之，可以间而动。会中军得

兀术谍者，飞阳责之曰："汝非吾军人张斌耶？吾先遣汝至齐，约诱致四太子，汝往不复来。吾继遣人问齐，齐已许我，今冬以会合寇江为名，致四太子于清河，汝所持书竟不至，何背我耶？"谍冀缓死，即诡服。乃作蜡书，因谓谍曰："吾今贷汝。"复遣至齐，间举兵期。刲股纳书，戒勿泄。谍还，以书示兀术，兀术大惊，驰白金主，于是废豫之意益决。金人袭汴，执刘豫而废之，立行台尚书省于汴。韩世忠、岳飞请伐金收复中原，不报。初何藓还自金，始闻太上皇及太后之丧，帝成服。以王伦为奉迎梓宫使如金，伦陛辞，帝命伦谓挞懒曰："河南、陕西之地，上国既不有，与其付与刘豫，曷若见归下国。"及金人执刘豫，王伦还自金。伦入对，言金人许还梓宫、太后，及河南、陕西地。遂复遣之。初赵鼎、张浚并相。后赵鼎罢，而张浚独相。再后张浚罢，而赵鼎独相。其后赵鼎为秦桧所卖，言于帝，以为桧可大任。至是帝以秦桧为相，而罢赵鼎，专主和议，而中兴之望绝矣！

帝定都于临安，王伦与金使偕来，议以河南、陕西之地与宋。有诏谕江南之名，礼部侍郎曾开当草国书，以太卑弱论之，勿听，于是晏敦复、尹焞、朱松、李纲等，皆极言其不可。胡铨抗疏极言，贬于广州。秦桧以勾龙、如渊为御史中丞，以孙近参知政事。凡异己者，尽劾去之，而大权悉归于桧矣。和议成，以王伦为东京留守。伦至汴，金人归河南、陕西之地。以方庭实为三京宣谕使。庭实至西京，先朝陵寝，自太祖以下，皆遭发掘，而哲宗至暴露，庭实解衣覆之，归以白帝。秦桧恨之。张焘还自金，帝问诸陵寝如何。焘不答，惟言万世不可忘此贼，帝默然。秦桧患之，二人俱坐贬。

兀术言于金主曰："挞懒、蒲芦虎主割河南、陕西地与宋，必有阴谋，今宋使在汴，勿令逾境。"伦闻之，即遣介具

言于朝。会孟庾至汴，伦即使庾权留守之任，而身为使者，赴金国议事。会挞懒反。金人遂执伦索还河南、陕西地，伦力拒之。金欲伦降，伦不屈，冠带南向，再拜恸哭曰："先臣文正公旦，以直道辅两朝，臣何敢辱命？"遂就死。金兀术、撒离喝分道入寇，复陷河南、陕西诸州郡。东京副留守刘锜，率所部四万人赴东京，至涡口闻金人败盟南下，锜与将佐舍舟陆行，急趋至顺昌，谍报东京已降。知府陈规，见锜问计。锜曰："城中有粮，则能与君共守。"规曰："有米数万斛。"锜曰："可矣。"乃与规议，敛兵入城，为守御计。时守备一无可恃，锜督取车轮辕，埋城上。又撤民户扉，周匝蔽之，凡六日粗毕，而金兵遂围城。锜夜遣千余人击之，杀敌颇众。既而金乌禄以兵三万来薄城，锜用破敌弓，翼以神臂弩，射却之。复以步兵邀击，溺河死者，不计其数。金兵乃移寨于李村，锜遣阎充募壮士五百，夜砍其营。是夕天欲雨，电光四起，见辫发者，辄歼之。复募百人，折竹为叫子，如儿戏。人持一为号，直入，乘电奋击，闻吹器声即聚。电止，则匿而不动，敌众大乱。于是终夜自战，积尸盈野，退军老婆湾。兀术在汴闻之，即索靴上马，帅十万众来援。兀术至城下，责诸将丧师之罪，众皆曰："南朝用兵，非比昔日，元帅临城自见。"锜遣耿训以书约战，兀术怒曰："刘锜何敢与我战，以吾力破汝城，直用靴尖踢倒耳。"耿训曰："太尉非但请与太子战，且谓太子必不敢济河，愿献浮桥五所，济而大战。"迟明，锜果为五浮桥于颍河上，敌由之以济。锜遣人毒颍水上流，及草中。戒军士，虽渴死，毋得饮于河。时大暑，敌远来疲弊，人马饥渴，食水草者辄病。锜士气闲暇，军皆分番休息。方晨，按兵不动。待未申时，敌力疲气索，方出接战，以锐斧犯之，敌大败走，死者数万。是夕大雨，平地水深尺余，兀术遂走还

汴。韩世忠遣兵复海州。张俊使王德复宿州，德乘胜入亳州。岳飞收复河南州郡，留大军于颍昌，命诸将分道出战，自以轻骑驻郾城。兀术合龙虎大王、盖天大王及韩常之兵逼郾城，飞遣子云领骑兵，直贯其阵。云与金人战，凡数十合，金尸布野。兀术以拐子马万五千来，飞戒步卒，以麻扎刀入阵，勿仰视，第砍马足。拐子马相连，一马仆，二马不能行。飞军奋击，大破之。兀术大恸曰："自海上起兵，皆以此胜，今已矣。"愤甚，复合师十二万，侵颍昌。飞使王贵及子云，又大败之。兀术夜遁，追奔十五里，中原大振。飞使梁兴渡河。会太行忠义，两河豪杰，败金人于垣曲，又败之于沁水，遂复怀卫州。太行道绝，金人大恐。飞又大败兀术于朱仙镇，兀术走还汴。飞遣使修治诸陵，兀术欲弃汴北去，有书生叩马曰："太子毋走，岳少保且退矣。"兀术曰："岳少保以五百骑，破吾十万，京师日夜望其来，何以得退。"生曰："自古未有权臣在内，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，岳少保且不免，况欲成功乎！"兀术悟，遂留不去。时梁兴会太行两河豪杰，结忠义社，中原尽磁、相、泽、潞、晋、汾、隰、卫之境，皆期日兴兵，与官军会，其所揭旗，皆以岳为号，父老百姓，争挽车牵牛，载糗粮以馈义军。自燕以南，金人号令不行。兀术欲佥军以抗飞，河北无一人应者。乃叹曰："自我起北方以来，未有如今日之挫衄。"金将乌陵思谋，素号骁勇桀黠，亦不能制其下。但谕之曰："无轻动，俟岳家军来，即降。"金将王镇、崔庆及韩常等，皆以众内附。飞大喜，语其下曰："直捣黄龙府，与诸君痛饮耳。"

时金主亶纵酒荒淫，将士离心。蒙古兵起，国势稍弱，善将者不过兀术一人。大有可为之机，而秦桧方欲画淮以北与金为和，讽台臣奏请诸将班师，且知飞志锐不可回，上言飞孤军

不可久留，乞速召回。于是飞一日奉十二金字牌。飞愤极泣下，东面再拜曰："十年之力，废于一旦，良可惜也！"乃自郾城引兵还，民遮马恸哭，诉曰："我等戴香盆，运粮以迎官军，金人皆知之，相公去，我辈无噍类矣！"飞亦悲泣，取诏示之曰："吾不得擅留。"哭声震野。飞留五日，以待民徙，从而南者如市。飞亟奏，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。飞还，飞所新复河南府州县，复为金有。飞至鄂，力请解兵权，勿许。已而入觐，帝问之，飞拜谢而已。秦桧力主和议，恐诸将难制，欲尽收其兵柄，乃罢韩世忠、张俊为枢密使，岳飞为副使。罢刘锜知荆南府。时兀术遗秦桧书曰："汝朝夕以和请，而岳飞方为河北图，必杀飞，乃可和。"桧亦以飞不死，终梗和议，已必及祸，故力谋杀之。遂讽谏议大夫万俟卨等交章论飞，奉旨援淮西，畏敌逗留，罢为万寿观使，奉朝请。秦桧必欲杀飞，乃与张俊谋，密诱飞部曲，能告飞者，优以重赏，卒无应者。闻飞统制王俊，善告讦，号雕儿，使人谕之，王俊许诺。乃自为状，付王俊，妄言副都统制张宪，谋据襄阳，还飞兵柄。执宪赴镇江，行枢密府鞫之。宪被掠无完肤，竟不伏。桧矫诏召飞父子证宪事，飞笑曰："皇天后土，可表此心。"遂与云就大理狱，桧命中丞何铸，大理卿周三畏鞫之。铸引飞至庭，诘其反状，飞裂裳，以背示铸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，深入肤理。既而阅实，俱无验。铸察其冤，白之桧，桧曰："此上意也。"铸曰："强敌未灭，无故戮一大将，失士卒心，非社稷之长计。"桧乃改命万俟卨。卨素与飞有怨，遂诬飞令于鹏、孙革致书张宪、王贵，令虚申探报，以动朝廷，云与宪书，令措置，使飞还军。且云，其书已焚。飞坐系两月，无可证者。大理卿薛仁辅等，皆言飞无辜，判宗正寺齐安王士㒟，请以百口保飞，皆不听。韩世忠心不平，诘其实。桧曰："飞子云与

张宪书，虽不明，其事体莫须有。”世忠曰：“莫须有三字，何以服天下也！”韩世忠抗疏言秦桧欺君误国之罪，桧讽言官论之，遂罢为醴泉观使。世忠自是杜门谢客，绝口不言兵。时跨驴携酒，从一二童仆，纵游西湖以自乐。平时将佐，罕见其面，十余年卒。时岁已暮，而飞狱不成。一日桧手书小纸付狱，即报飞死矣，年三十九，云与张宪皆弃市。凡讼飞冤者，或黜或死。傅成其狱者，皆进秩。洪皓在金，以蜡书奏言。金人所畏服者惟飞，及闻其死，诸酋皆酌酒相贺。飞事亲至孝，立志慷慨，以必取中原为念。自奉甚薄，凡有所欲为，召诸统制与之谋，谋定而后战，故无不胜。猝遇敌不动，故敌为之语曰：“撼山易，撼岳家军难。”张俊尝问用兵之术，飞曰：“仁智信勇严，阙一不可。”飞好贤礼士，博览经史，雅歌投壶，恂恂若一书生。然忠愤激烈，议论持正不阿，卒以此得祸云。

和议成，以何铸签书枢密院事，奉表称臣于金，又割唐、邓、商、秦之地畀金。铸等陛辞，帝召至内殿，谕之曰：“朕北望庭闱，无泪可弹，卿见金主，当言慈亲之在上国，一老妇人耳，在本国则所系甚重，以至诚说之，庶彼有感。”铸至金，首以太后为请。金主曰：“先朝业已如此，岂可辄改。”副使曹勋再三恳请，金主乃许之。遂遣何铸还。金使人以衮冕来册帝为大宋皇帝，归徽宗皇帝，及徽宗后郑氏，帝后邢氏之丧。帝生母韦氏自金归，居于慈宁宫。立贵妃吴氏为皇后，后开封人，习书史，善翰墨，才色俱全，尝戎服侍左右，帝甚爱之。帝怜邢后在金，故虚中宫以待之。至是始立吴氏为后。自是称臣奉贡，边境稍宁。

秦桧自以为太平莫大之功，专以忌刻贬逐忠良为事。桧趋朝，义士施全挟刃于道，遮桧肩舆刺之，不中，被杀。秦桧必

欲杀赵鼎、李光、胡铨、张浚等。及鼎卒，而憾不已，下鼎子汾等于大理狱，诬与张浚、李光、胡寅、胡铨等五十三人谋大逆。狱成，而桧病不能书，得释。诏封秦桧为建康王。是夕，秦桧死。桧居相位十九年，劫制君父，倡和误国，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，开门受赂，富敌于国，外国珍宝，死犹及门，晚年残忍尤甚，数兴大狱。桧以妻妒无子，以内侄王熺为子，至是勒令致任，黜其亲党之在位者。桧墓在金陵江宁镇，岁久榛芜，至明成化乙巳秋八月，为盗所发，获财货以巨万计。盗被执，有司故出其罪。桧与妻王氏，僭用水银敛，颜色如生。有司阴令人碎其尸，分投于各处厕中，亦一快事也!

金完颜亮弑金主亶而自立，且欲并宋为一统。乃密隐画工于奉使中，传写临安湖山以归，为屏，图己象于吴山绝顶，题诗其上，有"万里车书盍混同，江南岂有别疆封？提兵百万西湖上，立马吴山第一峰"之句。因遣使征诸道兵，遂迁都汴京。宋钦宗卒于金，钦宗后朱氏，生皇子训于五国城，在金，不知所终。金主亮使高景山、王全，来求汉淮之地。帝问之，全曰："赵桓今已死矣。"始闻靖康帝之丧。金主亮欲南侵，太后徒单氏谏之。亮弑太后，遂大举入寇，众六十万，号百万，远近大震，两淮失守。金主亮帅大军临采石江上誓师，明日济江。会虞允文奉命往芜湖，迎李显忠，交王权军，且犒师采石。允文至采石，王权已去，显忠未来，敌骑充斥，官军三五星散。允文为坐待显忠，则误国事。遂立招诸将，勉以忠义。众请死战，乃命诸将列阵。部分甫毕，敌已大呼，麾数百艘，绝江而来，抵南岸直薄宋军，军少却。允文入阵中，抚统制时俊之背曰："汝胆略闻四方，立阵后，则儿女子尔。"俊即挥双刀出，士殊死战。中流，宋军以海艏船冲敌舟，皆平沉。敌半死半战，日暮未退。会有溃卒自光州至，允文授以旗鼓，从

山后转出。敌疑援兵至，始遁。允文又命劲弩尾击追射，大败之。亮乃率军趋扬州，金人怨金主亮之暴虐，另立曹国公乌禄为帝，更名雍，下诏暴金主亮罪恶数十事，遣兵绝其归路。金主亮至瓜州，召诸将，约以三日济江，否则尽杀之。军士危惧，又闻曹公乌禄即位于辽阳，遂共谋杀亮，金师渡淮北还。金主雍遣使来聘，宋遣起居舍人洪迈使金，以贺金主登极，且请河南地，欲正敌国之礼。金主不从。

初二帝北辕，金以玉牒追捕太宗之后，鲜克全者，惟高宗得脱。高宗止有元懿太子旉，三岁而卒。帝无子，选太祖子秦王德芳，五世孙偁之子伯琮，命张婕妤鞠之，生六岁矣，封为普安郡王。王天资英明，豁达大度，平居服御俭约，每以经史自适，骑射翰墨，皆绝于人，至是已三十岁矣。帝知其贤，更名瑗，立为皇侄。未几，更名昚，立为皇太子。帝在位三十六年，传位于皇太子，自称太上皇，退居德寿宫。谓群臣曰："付托得人，吾无忧矣。"后又二十五年崩。昚即位，是为孝宗。追复岳飞官爵，以礼改葬，官其孙六人。

帝锐意恢复，以张浚为枢密使，都督江淮军马，开府建康。张浚入见，谓金人至秋，必为边患，当及其兵未发攻之。帝然其言。史浩阻之，勿听，乃议出师，渡淮。会李显忠、邵宏渊亦献捣虹县、灵壁之策，帝命先图二城。浚乃遣显忠出濠州，趋灵壁；宏渊出泗州，趋虹县。金都统萧琦，用拐子马来拒，显忠与之力战，遂复灵壁。显忠入城，宣布德意，不戮一人，于是中原归附者接踵。宏渊围虹，久不下。显忠遣灵壁降卒，开谕祸福，金守将乃出降。宏渊耻功不自己出。会有降千户诉宏渊之卒，夺其佩刀，显忠立斩之。由是二将不协。李显忠败金萧琦于宿州，获之，复其城。捷闻，帝手书劳张浚曰："近日边报，中外鼓舞，十年来，无此克捷。"金孛撒复率步

骑十万，来攻宿州，李显忠率所部，力战却之。邵宏渊耻前功不自己出，因按兵不动，且顾众曰："当此盛夏，摇扇之不暇，奚暇披甲苦战乎！"人心遂摇，无复斗志，诸将各遁。显忠知势不可孤立，遂夜引还，至符离师大溃，所丧军资器械殆尽。张浚还扬州，上疏自劾。

帝以符离师溃，乃议讲和，因贬张浚。浚行次余干得病，数日卒，帝遂决意定和。盖时值金主雍之贤，无可乘之衅。适金遣使来责，兼督岁币。帝遣魏杞至金，正敌国之礼，易表为书，改臣称侄，减岁币十万而还。于是南北讲好，俱得休息矣。

帝聪明英毅，节用爱民，好学勤政，听言纳谏，崇儒重道，疏斥宦官，严防赃吏，逸欲之事，毫无可指，为南宋之贤君。以虞允文、梁克家、陈俊卿等为相，境内治安，人民乐业。

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成，上之。熹字元晦，婺源人，今安徽婺源县是也。少有求道之志。父松，知饶州，疾亟，嘱熹曰："胡宪、刘勉之、刘子翚三人，学有渊源，吾所敬畏。我死，汝宜师之。"熹遂往学焉。宪，安国从子。高宗时，禁伊洛之学，宪与勉之求得程颐书，潜抄默诵，夜以继日。勉之结草堂，读书其中，力耕自给，澹然无求于世。子翚，韐仲子。勉之与宪、子翚，日相往来讲学，学者踵至。勉之以女妻熹，熹得道统之正，自勉之始。熹又闻建平府李侗学于罗从彦，从彦学于杨时，杨时学于程颢。遂徒步往从侗，得大学及中庸语孟之传，乃作四书集注，开后代儒教之宗。熹弟子蔡忱著书经传注。熹又与张栻、吕祖谦等交。栻字敬夫，浚之子，世称南轩先生。祖谦，好问之孙，世称东莱先生。曾祖希哲，从程颐游，以儒行名于世。故吕氏之孙，有中原文献之传。朱熹历仕

外任，至是帝以熹为兵部郎官。兵部侍郎林栗，言熹所至携门生数十人，习为春秋战国之态，妄希孔孟历聘之风，绳以治世之法，则乱人之首也。熹因辞归。

丁未十月，太上皇崩。帝奉上皇，孝养备至，升遐之日，哀慕尤切。致丧三年，群臣屡请遵移月之制，不从。诏皇太子参决庶务，帝在位二十七年，传位于太子惇，是为光宗。尊考宗为寿皇圣帝，退居崇华宫。

光宗欲诛宦者，近习皆惧，遂谋离间寿皇与帝后。帝疑之，不能自解。会帝得心疾，寿皇购得食药，欲因帝至宫授之。宦者遂诉于李后曰："太上合药一大丸，俟宫车过，即投药，万一有不虞，其奈宗社何？"后心衔之。顷之内宴，后请立嘉王扩为皇太子，寿皇不许。后退，持嘉王泣诉于帝，谓寿皇有废立之意。帝惑之，遂不朝寿皇。李后又以黄贵妃有宠，因帝祭太庙，宿于斋宫，后杀贵妃，以暴疾闻。翼日合祭天地，风雨大作，黄坛烛灭，不能成礼，而罢。帝既闻贵妃卒，又值此变，震惧增疾，遂不视朝，政事多决于李后，后益骄恣。寿皇闻帝疾亟，往南内视之，且责后，后怨愈深。帝疾瘳，群臣请朝重华宫，帝已许诺。李后阻止，遂不果行。帝自有疾不视朝以来，胡晋臣与留正同心辅政，中外帖然。寿皇有疾，帝与皇后游玉津园，兵部尚书罗点请先过重华宫，帝不许。起居舍人彭龟年连疏切谏，不报。群臣上疏请者相继，帝复以疾辞。彭龟年、黄裳等奏，乞令嘉王诣重华宫问疾，许之，王至宫，寿皇为之感恸。

寿皇圣帝崩，帝称疾不出。留正与赵汝愚议请寿圣母吴太后垂帘，暂主丧事。尊高宗后寿圣皇太后吴氏为太皇太后，寿成皇后谢氏为皇太后，叶适言于留正曰："帝疾不执丧，将何辞以谢天下？今嘉王长，若预建参决，则疑谤释矣！"正从

之，率宰执入奏云：“皇子嘉王，仁考夙成，宜早正储位，以安人心。”不报。越六日，御批云：“历事岁久，念欲退闻。”留正得之，大惧，因朝，佯仆于庭，即出国门，上表请老。赵汝愚谋欲以太皇太后旨，禅位嘉王。会帝临朝，忽仆于地。时将禫祭，赵汝愚、叶适等，乃与知閤门事韩侂胄定计。侂胄琦五世孙，乃吴太皇太后妹之子也。白内禅之意于太皇太后，太后许可。甲子禫祭，汝愚率同列奏事，袖出所拟云：“皇帝以疾，至今未能执丧，曾有御笔，欲自退闲，皇子嘉王扩可即皇帝位，尊皇帝为太上皇。”太后览毕曰：“甚善！”乃命汝愚以旨谕皇子即位，众扶皇子诣几筵，奠哭尽哀，遂衰服出就重华殿登位。百官起居讫，乃入行禫祭礼。汝愚即丧次，奏乞召还留正，民心悦服，中外晏然。

光宗在位五年而禅位，又六年崩。嘉王扩即位，是为宁宗，亦不朝于上皇。以留正、赵汝愚为左右相，以朱熹为待制，兼侍讲。韩侂胄欲推定策功，赵汝愚曰：“吾宗臣，汝外戚也，何可以言功！”但迁侂胄为汝州防御，侂胄大失所望。然以传导诏旨，浸见亲幸，时乘间窃弄威福。既罢左相留正，日夜谋去赵汝愚，先引其党为台谏，罢朱熹官。赵汝愚上疏留熹，不听。侂胄谋逐赵汝愚而难其名，谋于京镗。镗曰：“彼宗姓也，诬以谋危社稷，则一网打尽矣。”侂胄然之，以李沐尝有怨于汝愚，引为右正言，使奏之，遂罢汝愚，出知福州，而大权悉归于侂胄矣。李祥、章颖、徐谊、杨简等，皆抗疏请留汝愚，李沐劾为党，皆斥之。太府寺丞吕祖俭，上书白赵汝愚之忠，并论朱熹、彭龟年不当罢斥。安置俭于吉州，竟死贬所。侂胄怨赵汝愚，欲诬朱熹等罪，于是疏熹门下，及知名之士，目为伪学。窜故相赵汝愚于永州，汝愚至衡州暴卒，天下闻而冤之。朱熹家居，草封事数万言，极陈奸邪蔽主之祸，明

赵汝愚之冤，缮写已具，子弟诸生皆谏，以为必且贾祸。熹不听，门人蔡元定，请蓍龟决之，遇遁之同人，熹默然，取奏稿焚之。因更号遁翁。时伪学之禁愈急，六经语孟大学中庸之书，为世大禁。遂诏监司帅守，荐举改官，并于奏牍前，声明非伪学之人。会乡试，漕司前期取家状，必令书以不是伪学五字。乃置伪学之籍，赵汝愚、留正、周必火、王蔺、朱熹等，凡五十九人。

婺州处士吕祖泰，上书请诛韩侂胄。诏配祖泰于钦州牢城，加韩侂胄太傅，封平原郡王。韩侂胄厌前事乖戾，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议，乃遂复赵汝愚官，而弛伪学之禁，贬斥者渐还故职。时有劝韩侂胄宜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，侂胄然之。恢复之议遂起。邱崈阻之，勿听。造战舰，增置襄阳骑军。追封岳飞为鄂王，其后理宗赐谥武穆。以伐金诏四方，以程松为四川宣抚使，以吴曦为副使。曦素有反志，既得归蜀，又有兵权，遂决意反。阴献阶、成、和、凤四州于金，以求封蜀王。韩侂胄分道出师。王大节帅师复蔡州，不克。郭倪使郭倬、李汝翼、田俊迈会师复宿州，败绩，金人执俊迈。皇甫斌败绩于唐州，李爽败绩于寿州。韩侂胄以师出无功，乃以邱崈代邓友龙为两淮宣抚使，驻扬州。崈至镇，部署诸将，悉以三衙江上军，分守江淮。贬王大节、李汝翼、皇甫斌、李爽等，斩郭倬于镇江。金人分道来侵，以邱崈督视江淮军马。金人攻淮南日急，或劝崈弃庐和州为守江计。崈曰："弃淮则与敌共长江之险，吾当与淮南俱存亡。"乃益增兵防守。金兵渡淮，入安丰军，遂围和州，江表大震。邱崈遣使与金师议和，金人从之。还师下蔡，和州围解。金立吴曦为蜀国王，曦叛降金。四川转运使安丙与监兴州杨巨源、四川总领刘崇之、兴州中军李好义等，起兵诛曦，复西、和、阶、成、凤州，及大散关等地。宋

使参谋官方信儒于金，金人许和，而欲宋缚送首谋。自兵兴以来，公私之力大屈，而侂胄以金人欲罪首谋，乃复锐意出师，中外忧惧，然皆畏侂胄，莫敢言者。史弥远入对，因力陈危迫之形，请诛侂胄以安邦。皇后杨氏，素怨侂胄。亦使皇子荣王曮具疏，言侂胄再启兵端，将不利于社稷，后从旁力赞之，帝始允可。翼日，侂胄入朝，史弥远令殿前司夏震，以兵三百，拥侂胄至玉津园侧，殛杀之，籍其家，并诛其党苏师丹。以韩侂胄、苏师丹首畀金以请和。以史弥远为丞相。

时蒙古奇渥温铁木真称帝于干难河，屡败金师，而今亦浙弱矣。金潍州民李全兵起，定远民季先以李全归宋。至理宗时，以许国为淮东制置使，全妻杨氏郊迎，不见，杨氏惭归，国又痛抑之。李全袭国杀之。蒙古围李全于青州，全降于蒙古。复自蒙古还宋地，募兵袭宋。赵范、赵葵击杀之，妻杨氏降金。

帝八子皆早卒，无嗣。立沂王嗣子贵和为皇子，更名竑。沂王柄，孝宗孙也，亦无子，竑实德芳九世孙宗室希瞿之子也。帝以竑为嗣，而沂王又无子，帝命选太祖后十五以上者，教育宫中，如高宗择普安王故事。史弥远以帝未有储嗣，欲借沂王置后为名，阴择宗室中可立者，以备皇子之选。会馆客余天锡告假回乡，弥远密语之曰："今沂王无后，宗室子有贤厚者，幸具以来。"天锡渡浙，舟抵越西门，过全保长家避雨。保长知其为丞相馆客，具鸡黍甚肃。须臾，有二子侍立，曰："此吾外孙赵与莒、与芮也，系太祖长子德昭九世孙希垆之子。"天锡因忆弥远言，及还临安，以告弥远。遂召见。弥远善相，大奇之，遂留与莒，更名贵诚，立为沂王后，补秉义郎，年十七矣。与莒凝重寡言，洁修好学，见者敛容，弥远益异之。弥远使学录郑清之教之，学问日进。

时史弥远用事久，权势熏灼，皇子竑心不能平，尝书于几上曰："弥远当决配八千里。"又尝呼弥远为新恩，以他日非新州，即恩州也。弥远闻之，大惧。

帝有疾，史弥远矫诏立沂王嗣子贵诚为皇子，更名昀。帝在位三十年崩。史弥远遣皇后兄之子杨谷石，以废立事白后。后不可，谷石等一夜七往返，泣拜曰："内外军民，皆已归心，苟不立之，则祸变必生，杨氏无噍类矣！"后默然。良久曰："其人安在？"弥远即于宫中，遣快行宣召昀，令之曰："今所宣召，是沂靖惠王府中皇子，非万岁巷皇子。苟误，则汝曹皆处斩。"昀入宫见后，后抚其背曰："汝今为吾子矣。"弥远引昀至柩前，举哀毕。然后召竑，弥远亦引竑至柩前，举哀毕，引出帏，使殿帅夏震守之。遂召百官立班，听遗制，则引竑就旧班。竑愕然曰："今日之事，我岂当仍在此班？"震给之曰："未宣制以前，当在此，宣制后，乃即位尔。"竑以为然。已而遥见殿上烛影中，已有人在御座，则昀已即位矣。竑不肯拜，夏震捽其背下拜。遂称遗诏，封竑为济阳郡王，寻封济王，出居湖州。昀即位，是为理宗。帝幼在家，与群儿嬉戏，帝每登高独坐为大王，令群儿拜，群儿呼为赵大王，至是果即位焉。追封本生父宗室希𤩽为荣王，妻全氏为国夫人，以其子与芮袭封奉祀。

弥远欲收众望，召用真德秀、魏了翁等。湖州人潘壬起兵，谋立济王竑，其党不过太湖渔人数十人而已。王知事不成，遂帅州兵讨平之。史弥远因杀济王竑于湖州。魏了翁、真德秀相继直言其冤，弥远患之，乃以梁成大为监察御史，尽劾去之。成大与莫泽、李知孝共为弥远鹰犬，凡忤弥远意者，三人必相继击排之。时人目为三凶。

初孟宗政知枣阳军，屡败金兵，号忠顺军。宗政卒，以江

海代之，众不服，乃以宗政子珙代海，众乃帖然。蒙古使王檝来议同伐金，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奏允之，帝遣邹伸之报谢，蒙古许俟成功，以河南地归宋。金主奔蔡州乞粮于宋，宋不许。史嵩之使孟珙等帅师伐金，孟珙帅师入蔡州，蒙古从之。金主守绪自经，金亡。

史弥远独相二十六年，权倾内外，初欲反韩侂胄所为，故收召贤才老成，布于朝廷。及济王不得其死，论者纷纷，遂专任憸壬为台谏，一时君子贬斥殆尽。帝德其立己，惟言是从，故恩宠终身焉。至是卒，帝始亲政，励精求治。郑清之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。以陈、蔡西北地，分属蒙古。史嵩之使孟珙分屯京西。赵范、赵葵请乘时抚定中原，收复三京。郑清之力主其说，群臣皆以为敌锋正锐，恐开衅以召兵端。史嵩之、杜杲皆以为未可，勿听。乃命赵范移镇黄州，刻日进兵，诏全子才合淮西兵万人赴汴。时汴京都尉李伯渊等，为崔立所侮，欲杀之。及闻子才军至，伯渊诛崔立，以汴降。赵葵帅师会全子才于汴，葵遣徐敏子帅师入洛阳。时蒙古闻宋来争河南，还师南下，决黄河寸金淀之水，以灌宋军，宋军多溺死。史嵩之忧其召衅，不致馈，粮用不继，而所复州郡，率皆空城，无兵食可因，全子才难之。范、葵督促益急，乃檄范用吉等提兵，命徐子敏为监军，又命杨谊率军继之，各给五日粮，趋洛阳。徐敏子入洛阳之明日，军食已竭，乃采蒿和面，作饼食之。杨谊至洛东三十里，方散坐蓐食，而蒙古伏兵突起蒿中，谊仓卒无备，师遂大溃。蒙古兵至洛阳城下，徐敏子与战，胜负相当，士卒乏粮，因杀马而食。敏子等不能留，乃班师。赵葵、全子才遂皆引师南还。诏各贬秩有差。

帝因民望，召还真德秀、魏了翁二人，德秀以所作大学衍义上进，二人极陈时政，帝皆嘉纳之。以孟珙屯襄阳以备蒙

古。蒙古使王檝来言曰："何为而败盟也？"自是淮汉之间，无宁日矣！

蒙古太子阔端，引兵图蜀，知天水军曹友闻击败之，遂引兵扼仙人关，及友闻战死，蒙古遂长驱入蜀，屠成都，城中骸骨计一百四十万，而城外不与焉。时宋师屡为蒙古所败，襄、汉、江、淮，日事兵争，诸守臣死节者，力屈叛降者，相继。帝甚悔前事，郑清之免相，赵葵以罪免官。蒙古攻掠诸州县无虚日，赖孟珙、杜杲屡战却之。以孟珙为荆湖制置使，知岳州，使复荆襄。珙遣兵先复郢州，及荆门。史嵩之复光州，孟珙复樊城、襄阳。珙奏襄阳、樊城为朝廷根本，今百战得之，非甲士十万，不足分守，乃益置先锋焉。珙又遣师御蒙古于蜀口，遂复葵州。孟珙复蜀，大兴屯田以守之。以余玠为四川制置使，播州冉琎、冉璞兄弟，请玠徙合州城于钓鱼山以守蜀，玠大喜从之。城成而蜀始可守，以孟珙兼知江陵府。沮、漳之水，旧自城西入江，珙障而东之，俾绕城北入于汉，而三海遂通为一，随其高下，为渠蓄泄，三百里间，渺然巨浸，土木之工，百七十万，民不知役，遂为江陵天险。珙曾祖安，从岳飞行兵，故其父宗政亦善兵，遂以延宋祚，而成大功云。封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朱熹爵，并从祀孔子，罢王安石从祀。诏求遗书，复封张栻、吕祖谦爵，亦从祀焉。

时阎妃怙宠，丁大全、马天骥用事。有无名子书八字于朝门曰："阎马丁当，国势将亡。"蒙古主亲率兵攻蜀，太弟忽必烈帅诸军渡江，进围鄂州，朝廷大震。诏诸路出师以御蒙古，大出内府银币犒师。初帝以贾贵妃弟似道为籍田令，似道恃宠不检，日纵游诸妓家，至夜，则燕游湖上不返。帝尝夜凭高望西湖中灯火异常，语左右曰："此必似道也。"明日询之，果然。帝使京尹史岩之戒之，岩之对曰："似道虽有少年

气习，然其才可大用也！”至是帝以似道为右丞相，以援鄂州。蒙古人攻城益急，似道大惧，乃密遣宋京诣元帅，请称臣纳币，太弟不许。会元宪宗殂于合州城下，讣闻，而阿里不哥欲袭尊号，郝经请班师议和，似道亦再遣宋京往，太弟乃许之，且约岁币之数，拔寨而去。贾似道使夏贵等，杀其殿卒于新生矶。似道匿其议和称臣纳币之事，以所杀获殿卒，上表，以诸路大捷闻。帝以似道有再造功，召入朝，以为独相，封卫国公。蒙古使翰林学士郝经来修好，贾似道方以鄂功自颂，惧奸谋呈露，命幽之于真州忠勇军营，驿吏防守，严谕狱犴。经数上书于帝，不得达。经曰："揆之天时人事，宋祚殆不远矣。"知泸州刘整，宋骁将也。似道之杀蒙古殿卒，整之力为多，至是欲杀整以灭口。整惧，降于蒙古。湖南制置使向士璧，屡败蒙古兵，似道以其事不关白，恨之。遂建议，遣官会计边费。于是赵葵、史岩之等皆坐侵盗掩匿，罢官征偿，而向士璧所费尤多，竟安置潭州而死，复拘其妻妾征之。潭人闻之，有垂涕者。行经界推排法，于是尺寸之地，皆入官籍，东南大扰。似道又以国用不足，买公田于浙西六郡。始焉除二百亩外，继焉除百亩以外，皆买给以银绢，或度牒告身，其价甚廉，凡买三百五十余万亩。初买之时，务欲数多，不计田之美恶，及收入之际，田亩或少或瘠，佃人或贫或顽，凡有所负，悉取偿于田主，于是六郡之民，莫不破家。继又增公田官所于平江诸路。

时蜀郡已失，宋所恃以为险者，惟襄、樊一带。刘整言于蒙古曰："南人惟恃吕文德耳，然可以利诱也，请遣使以玉带与之，求置榷场于襄阳城外。"蒙古从之。至鄂，请于文德，文德许焉。或谓文德曰："榷场成，我之利也，且可阴以通好。"文德乃为请于朝，开榷场于樊城外，筑土墙于鹿门山

外，通互市，内筑堡壁。蒙古又筑堡于白鹤，由是敌有所守，以遏南北之援。时出兵哨掠襄、樊城外，兵威益炽。文德弟文焕，知为蒙古人所卖，以书谏止，文德始悟，然已无及矣。文德大恨，每曰："误国家我也。"因疽发背而卒。

帝无子，以本生父荣王希瓐之孙，母弟与芮之子孜为嗣，赐名禥，立为皇太子。帝在位四十年崩，太子禥即位，是为度宗。尊皇后谢氏为皇太后，谢氏天台人，有贤德，降元后，又七年，以寿终。帝自为太子时，似道有功，及即位，每朝，必答拜，称之曰师臣，而不名，朝臣皆称为周公。理宗山陵事竣，径弃官还越，而密令吕文德诈报蒙古攻下陀甚急，朝中大骇。帝与太后手诏起之，似道乃至。似道时以去要君，帝至涕泗，拜留之。江万里以身掖帝曰："自古无此君臣礼，陛下不可拜。"似道不可，复言去。似道阳谢之，而忌之益深，出万里知潭州。帝以贾似道为太师，平章军国重事，三日一朝。似道上疏，乞归养，帝命大臣侍从，传旨固留，又赐第西湖之葛岭，使迎养其中。似道于是五日，一乘湖船入朝，不赴都堂治事，吏抱文书，就第呈署，大小朝政，一切决于馆客廖莹中，堂吏翁应龙，宰执充位而已。正人端士，罢斥殆尽。吏争纳赂，以图为帅阃监司郡守者，不可胜数。兵丧于外，民困于下，莫敢言者。

蒙古史天泽筑长围以围襄阳，蒙古阿术帅师围樊城，张世杰、夏贵、范文虎帅师救襄阳，皆败绩。时襄、樊之围日急，贾似道日坐葛岭，起楼台亭榭，作半闲堂，延羽流，塑已象其中。取宫人叶氏，及娼尼有美色者为妾，日事淫乐。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，所狎客戏之曰："此军国重事耶！"又广收奇器异物，酷嗜宝玩，建多宝阁，一日一登，自是或累月不朝，有言边事者，辄加贬斥。一日帝问曰："襄阳之围，已三年矣，

奈何？”似道对曰：“北兵已退，陛下从何得此言！”帝曰：“适有大嫔言之。”似道诘其人，诬以他事，赐死，由是边事虽日急，无敢言于帝者。蒙古张宏范言于史天泽曰：“今规取襄阳，周于围而缓于攻者，计待其自毙也。然而夏贵乘江涨，送衣粮入城，我无御之者。而江陵归峡，行旅道出于襄阳南者，相继也，宁有毙之时乎？若筑万山以断其西，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，则庶几毙之之道也！”天泽请而从之。遂筑万山，至是襄阳道绝。蒙古改国号曰元。时襄阳被围五年，援兵不至，吕文焕竭力拒之。李庭芝使统制张顺、张贵救援，发舟百艘，乘风破浪，径犯重围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锋。抵襄阳城下，及收军，独失张顺，越数月，浮尸溯流而上，披甲胄，执弓矢，直抵桥梁，视之，则顺也，身中四创六箭。当时盛夏，怒气勃勃如生，诸军惊以为神，结冢殓葬之。张贵入襄阳，文焕固留共守，贵恃其骁勇，却还郢，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数日不食者，持蜡书赶郢求援，竟达郢还报。许发兵五千，驻龙尾州，以助夹击，刻日已定。既而谋泄，贵鼓噪冒进，渐近龙尾州，遥望见军船旗帜，贵兵以为郢兵来会，及合，则来兵皆元兵也。盖郢兵前一日已退矣。贵身被十创，力不能支，遂被执，见阿术，欲降之，贵不屈，乃见杀。元人令舁贵尸至襄阳城下，守陴者皆哭，城中丧气，文焕以贵附葬张顺冢侧，立双庙祀之。

时樊城被困四年，守将张汉英、范天顺、牛富力战不降。元张宏范进攻，为流矢中其肘，束创见阿术曰：“襄在江南，樊在江北，我陆攻樊，则襄出舟师来救，攻襄亦然，终不可取，若截江道，断救兵，水陆夹攻之，则樊必破，而襄亦下矣。”阿术从之，遂以师截江，而出锐师薄樊城，城陷。汉英死焉。天顺仰天叹曰：“生为宋臣，死为宋鬼。”即于所守处缢死。元兵入城，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战，元兵士死伤者，不可

胜计，转战而进，遇民居，烧绝街道，富身被重伤，赴火死。裨将王福叹曰："将军死国事，吾岂独生！"亦赴火死。樊城即破，襄阳势孤援绝，文焕每一巡城，南望恸哭而后下。告急于朝，贾似道不督列阃赴援，而累上书，请行边，复讽台谏，上疏留己。以为师臣出顾襄，未必能及淮，顾淮，未必能及襄，不若居中以运天下。于是帝谓似道曰："师相岂可一日离左右耶？"阿术益兵攻襄阳，文焕力不能支。会元主招降，文焕遂以城降。襄阳既失，则东南不可守矣！

贾似道以母丧去位，诏起复之。太学博士陈著帅太学诸生切谏，勿听。度宗自为太子时，以好内闻。既即位，耽于酒色，每在宫，妇女不释于怀。故事嫔妾进御，晨诣阙门谢恩，书其日月。帝一日谢者，多至三十余人。在位十年崩。

皇子显即位，时方四岁。皇太后谢氏临朝称制，封兄昰及弟昺为王，诏贾似道独班起居。尊谢太后曰太皇太后，全后曰皇太后。元命平章事史天泽及左丞相伯颜帅师二十万南侵。吕文焕以伯颜自襄阳趋郢州，刘整以唆都自枣阳趋淮泗，旌旗数百里，水陆并进。元阿术自青山矶济江，伯颜侵阳逻堡，夏贵不能守，弃师走还庐州，师遂大溃。伯颜入堡，遂济江，合阿术趋鄂州，知汉阳军王仪以城降元。吕文焕侵鄂州，守将程鹏飞以城降。伯颜遂帅师东下，规取荆湖。时鄂州既破，朝廷大惧。三学生及群臣上疏，以为非师相亲出师不可。似道不得已，始开督府于临安。时元史天泽卒，伯颜、阿术顺流东下，以吕文焕为乡导，沿江诸将，皆吕氏部曲，望风降附。贾似道之婿范文虎，以安庆叛降元。贾似道帅师次芜湖，似道畏刘整，不敢发，及闻整死，喜曰："天助吾也。"乃上出师表，抽诸路精兵，凡三十万人以行，金帛辎重之舟，舳舻相衔，百有余里。遣宋京如元师，请称臣，纳岁币，如前约。伯颜不

许，似道以精锐七万人，尽属孙虎臣，次于池州下流之丁家州。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亘江中，似道将后军为殿。夏贵既尝失利于鄂，恐督府功成，又忌虎臣新进，虽列阵向敌，殊无斗志。元阿术挺身登舰，擂鼓大震，遣人掠宋舟，大呼曰："宋军败矣。"虎臣前锋将姜才方接战，虎臣遽过其妾所乘舟，众见之，懽曰："步师遁矣。"于是宋军大乱，夏贵不战而走。似道错愕失措，遽鸣钲收军。阿术、伯颜水陆夹攻，杀溺死者，不可胜计。似道仓皇，召夏贵计事，贵曰："诸军已胆落，吾何以战？师相惟有入扬州，招溃兵，迎驾海上，吾以死守淮西耳！"遂解舟去。似道乃与虎臣单舸奔还扬州。明日，溃兵蔽江而下，似道使人登岸，扬旗招之，皆莫应。有为恶语谩骂者，似道檄列郡，如海上迎驾。姜才收兵至扬州，元师遂乘胜东下矣。赵溍弃建康而逃，诸知府皆弃城逃，有叛降元者，有死节者。元人徇池州，通判赵卯发摄州事，与妻雍氏约同死节。晨起，书几上曰："国不可背，城不可降，夫妇同死，节义成双。"遂与雍氏同缢于从容堂。元人徇饶州，知府唐震、故相江万里死之，万里凿池于芝山后圃，扁其亭曰止水，人莫喻其意。及城欲破，万里遂赴水死。初汪立信进守边讲和二策，似道不用，至是扼吭而卒。

诏天下勤王，李庭芝遣兵之援，张世杰帅师入卫。勤王诏至赣州，知赣州文天祥，捧之涕泣。文天祥性豪华，自奉甚厚，声妓姬妾满前，至是痛自抑损，尽以家资为军费，乃发郡中豪杰，并结溪洞山蛮，有众万人，遂入卫。李芾遣兵入援。陈宜中初附贾似道，得骤登政府，及翁应龙自军中还，宜中问似道所在，应龙以不知答之，宜中意其已死，即上疏乞诛似道，太后不许，罢为醴泉观使。凡似道诸不恤民之政，次第除之，公田给还田主。有二星斗于中天，一星陨。执政及侍从台谏，

弃位逃去数十人，太皇太后诏谕之，然亦不能禁也。元主遣礼部尚书廉希贤，工部侍郎严忠范，奉国书来至建康。希贤请兵自卫，伯颜曰："行人以言不以兵，兵多，反致疑尔。"希贤固请，遂以兵五百送之。希贤等至独松关，张濡部曲杀忠范，执希贤送临安，希贤病创死。诏张世杰等四道出兵以御元，世杰与刘师勇、孙虎臣等，大出舟师万余艘，次于焦山，令以十舟为方，碇江中流，非有号令不得发碇，示以必死。元阿术至，以火矢攻之，篷樯俱焚，烟焰蔽江，宋师大乱，无敢发碇，赴江水死者万数。元张宏范、董文炳复以锐卒横冲宋师，于是世杰不复能军，奔圌山，师勇还常州，虎臣还真州。三学生及台谏侍从，皆上疏，乞诛贾似道，太皇太后不许。王爚复论之。诏籍其家，安置循州。会稽尉郑虎臣以父尝为似道所配，请为监押。时似道寓建宁之开元寺，侍妾尚数十人，虎臣至，悉屏去之，夺其宝玉等类，撤轿盖，暴行秋日中，令舁轿夫，唱杭州歌以谑之，窘辱备至。至漳州木棉庵，虎臣讽令自杀，似道不从，虎臣曰："吾为天下杀似道，虽死何憾！"即于厕上拉似道胸，杀之。放手半身入厕，即殡于庵厕屋中。

元阿术围扬州，李庭芝固守不下。伯颜遂议深入，因越扬州，渡江，分兵东下。元兵破独松关，邻邑望风皆遁，诸关兵皆溃。朝廷大惧，遣柳岳如元师请平，伯颜不许。曰："汝国戮我行人，故我兴兵至此，汝国得天下于小儿，亦失天下于小儿，尚何多言！"元伯颜帅师次于皋亭山，文天祥、张世杰请移三宫入海，而己帅众，背城一战。陈宜中不许。太后遣监察御史杨应奎，上传国玺以降，伯颜受之，遣使召陈宜中，出议降事。宜中弃位，逃归于温州之清澳。张世杰、苏刘义、刘师勇以不战而降，各帅所部兵，去临安，入于海。杨应奎自皋亭还，言伯颜欲执政面议。太后乃以天祥为右丞相，与吴坚偕往。

天祥见伯颜，乞退军嘉兴，以俟讲和，争辩不屈。伯颜大怒，遂拘留天祥，而遣坚还。伯颜使人喻天祥，欲天祥降，天祥哭而拒之。驸马都尉杨镇，奉益王昰、广王昺走婺州。元伯颜使范文虎追之，执杨镇还临安。杨淑妃与弟杨亮节，奉二王随走温州，太后下手诏，诏谕郡县皆降元。元伯颜次于湖州市，遣张惠、阿剌罕等入临安府，封府库，收史馆图书，及百官符印告敕，罢官府及卫卒。时元军分驻钱塘江沙上，杭人方幸之，而潮汐三日不至。丙子三月，元伯颜入临安，以帝及太皇太后谢氏，太后全氏，福王与芮，并庶僚三学诸生内侍等，皆北去。帝在位二年而国亡，时方六岁，后为僧，有子。谢太皇太后不久卒，全太后亦为尼。

元人以文天祥北去，天祥至镇江，与其客杜浒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，苗再成出迎。且喜且泣，遗书李庭芝，遣使四出，纠兵结约。初天祥未至真时，扬有脱归兵言，元人密遣一丞相，入真州说降矣。庭芝信之，以天祥来说降，使再成亟杀之。再成不忍，给天祥出视城垒，以制司文示之，闭之门外。天祥如扬州，将入城，闻制置司下令，捕文丞相甚急，天祥乃变姓名，由通州浮海如温州，以求二王。陆秀夫、苏刘义闻二王在温州，以兵来会。杨亮节闻陈宜中在清澳，遣使召之。宜中来谒，相与共议兴复，乃奉二王为都帅，入闽中，如福州，檄召诸路忠义，兵势稍振。陈宜中、张世杰等，奉益王昰即皇帝位于福州，是为端宗。遥上孝恭懿圣皇帝等尊号，遂尊母度宗淑妃杨氏为皇太后，同听政。文天祥至自温州以为右丞相，天祥开府南剑州，经略江西，遂复邵武军。时元阿术围扬州，久不下，庭芝守御益力，及临安既降，元人以恭帝北去，庭芝与姜才，以四万人夜捣瓜州夺驾，众拥恭帝避去，不克而还。阿术以太皇太后手诏谕降，庭芝登城谓使者曰："奉诏守城，未闻以诏

谕降也。”不从。既而福州使至，庭芝乃命制置使朱焕守扬州，而自与姜才将兵七千，趋泰州。庭芝既行，焕即以城降。阿术帅兵追庭芝，庭芝走入泰州，会姜才疽发背，不能战，泰州守将孙贵、胡惟孝，开北门纳元兵，庭芝与姜才皆被执。阿术欲降之，庭芝与姜才不屈而死。东莞民熊飞起兵，会赵溍复韶广州。文天祥帅师次于汀州，遣赵时赏、张日中等，将一军赴赣，以取宁都，遣吴浚将一军取雩都。刘洙等皆自江西起兵来会。元人围韶州，守将刘目立以城降，熊飞率兵巷战，赴水死。秀王与择及元人战于温州，败绩，死之，帝舟居于泉州港。招抚使蒲寿庚作乱，帝走潮州，蒲寿庚以泉州叛降元。文天祥复海州。陈文龙既死节，文龙之侄陈瓒，起兵复兴化军。文天祥自梅州出江西，遂复会昌县，张日中、赵时赏兵皆会之。张世杰复潮州。文天祥败元人于雩都，次于兴国县，使赵时赏、张日中等，帅师复吉赣诸县，遂围赣州。帝舟迁于潮州之浅湾，张世杰会师讨蒲寿庚于泉州，寿庚闭城自守，世杰传檄诸路，遂复邵武军。

时宋兵浸盛，元主诏塔出、李恒、吕师夔等，以步卒入岭，从岸路；诏忙兀台、峻都、蒲寿庚、刘深等，以舟师下海，从水路，以追二王。李恒遣兵援赣州，而自将攻文天祥，天祥不意李恒猝至，乃引兵走，至方石岭及之，巩信与张日中拒战，皆死，兵尽溃。天祥妻欧阳氏，男佛生、环生及二女，皆见执。赵时赏坐肩舆在后，元人问为谁，时赏曰：“我姓文。”众以为天祥，执之。天祥由是得挺身，与长子道生，及杜浒、邹凤乘骑逸去，遂奔循州。时赏被擒，大骂不屈而死。元唆都入兴化，陈瓒闭门坚守。唆都临城谕之，矢石雨下。唆都大怒，攻破城，获瓒，车裂之，屠其民，血流有声。元刘深以舟师袭浅湾，帝舟迁于秀山，陈宜中逃之占城，遂不复，后死于暹罗。

帝舟迁于井澳，飓风作，帝有疾，元刘深来袭井澳，帝迁于谢女峡。都统凌震复广州，帝迁于硇州。夏四月，帝崩，在位二年，寿十一岁。

帝弟帝昺即位于硇州，太后杨氏同听政。适有黄龙见海中，改元祥兴，升硇州为翔龙县。杨太后垂帘与群臣语，犹自称奴。陆秀夫与张世杰共秉政，张世杰以硇州不可居，而崖山在海中，去潮广各四百余里，两山相对，势颇宽广，中有一港，其口如门，可以藏舟，世杰以为形势之地，乃奉帝移驻焉。遣人入山伐木，造军屋千间，行宫正殿曰慈元，杨太后居之。升广州为祥兴府。时官民兵尚二十余万，多居于舟，资粮取办于广右诸郡。复刷人匠，造舟楫，制器杖，民不能堪，始有离叛之志。有大星南流陨海中，小星千余随之，声如雷，数刻乃已。文天祥闻帝即位，乞入朝，不许。加少保，封信国公。会军中大疫，士卒多死。天祥子道生复亡，家属皆尽。天祥屯潮阳，邹沨、刘子俊皆集师会之。盗陈懿导张宏范兵济潮阳，天祥力不能支，帅其麾下走海丰，张宏正追之。天祥方饭五坡岭，宏正兵突至，众不及战，皆顿首伏草莽，天祥仓惶出走，千户王惟义执之。天祥吞脑子，不死。邹沨自刎，刘子俊自诡为天祥，冀可免天祥。及执天祥至，各争真伪。元人遂烹子俊，而执天祥至潮阳，见宏范，左右命之拜，天祥不屈。宏范释其缚，以客礼见之。天祥固请死，宏范不许，求族属被俘者，悉还之，处之舟中以自从。张宏范由潮阳港，乘舟入海，获斥堠将，乃知帝所在。或谓张世杰曰："北兵以舟师塞海口，则我不能进退，盍先据之，幸而胜，国之福也。不胜，犹可西走。"世杰恐久在海中，士卒离心，乃曰："频年航海，何时已乎！"遂结大舶千余，作一字阵，舵海中，贯以大索，四周起楼栅如城堞，奉帝居其间，为必死斗，人皆危之。崖山两门如对立，其

北浅，舟胶不可进。元人由山，东转而南，入大洋，与世杰之师相遇薄之，且出骑兵，断宋师汲路。宋舟坚不能动，元人以舟载茅茨，沃以膏脂，乘风纵火焚之。宋舰皆涂泥，缚长木以拒火，舟不能焚。宏范无如之何！宏范招世杰降，世杰不从。宏范乃以舟师据海口，宋师樵汲道绝，兵士大渴，乃下汲海水饮之，水咸，饮即呕泄，兵士大困。世杰帅苏刘义、方兴等，旦夕大战。宏范乃四分其军，自将一军，相去里许，令曰："闻吾乐作，乃战。"令李恒乘早潮退，先攻其北。世杰以淮兵，殊死战，至午潮上，元中军乐作，宋兵因而少懈。宏范以舟攻其南，四路并进，世杰前后受敌，兵士皆疲，不能复战。俄有一舟樯旗仆，诸舟樯旗皆仆。世杰知事去，乃抽精兵入中军，诸军大溃，元师薄宋中军。会日暮，风雨昏雾，咫尺不可辨。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，以十六舟夺港而去。陆秀夫走帝舟，帝舟大，且诸舟环结，度不得出，乃先驱其妻子入海，即自负帝同溺，在位二年，寿九岁。后宫诸臣，从死者甚众。余舟尚八百，尽为元人所得。越七日，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，因得帝尸，及诏书之宝。张世杰复还崖山收兵，遇杨太后，欲奉以求赵氏后而复立之。杨太后始闻帝崩，抚膺大恸曰："我忍死，间关至此者，正为赵氏一块肉耳，今无望矣！"便赴海死。世杰葬之海滨。世杰将趋安南，至平章山下，遇飓风大作，舟人欲舣舟向岸，世杰曰："无以为也，为我取瓣香来。"至则仰天大呼曰："我为赵氏，亦已至矣！一君亡，复立一君，今又亡，我未死者，庶几敌兵退，别立赵氏以存祀耳。今若此，岂天意耶！天若不欲我复存赵氏，则大风覆我舟。"舟遂覆，张世杰溺死焉。宋亡。南宋起高宗丁未，终帝昺己卯。凡九主，共一百五十三年。两宋通计十八主，通共三百二十年。

张宏范送故宋丞相文天祥于燕，囚于狱，元主召之于狱，

欲用之，固辞，欲杀之，亦不屈，乃赦之。天祥留燕三年，坐卧一小楼，足不履地。元主议将释之归家，以方外备顾问。会中山狂人，自称宋主，有众数千，欲取文丞相者。帝乃召天祥入，谕之曰："汝何愿？"天祥曰："愿一死耳！"元主从其请，杀于燕都之柴市。天祥临刑殊从容，谓吏卒曰："吾事毕矣！"南面再拜而死，年四十七。其衣带中有赞云："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，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，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！"其妻欧阳氏，收葬其尸，面色如生。有张毅甫者，负天祥骸骨，归葬吉州。天祥子俱亡，遗命以弟璧之子为后。又知信州谢枋得，初与元师迎战而败。枋得因有九十三岁之老母，遂变姓名，奔于建宁府之磨石山，以养母。妻李氏，并二子一女，死焉。及母卒，元主闻其贤，欲用之，枋得不屈，执赴燕都，枋得不食而死。子定之护骸骨，归葬信州，以上南宋之事，已经约略叙完，其元朝之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四回

## 蒙古兴　灭金夏　覆宋江山

诗曰：

赌胜休嫌力不加，功名富贵眼前花。

千年田地八百主，守到如今有几家？

却说元朝，初号蒙古，在女真之北，唐为蒙兀部，亦号蒙骨斯。其人劲悍善战，夜中能视。以鲛鱼皮为甲，可捍流矢。其先曰孛端义儿，母阿兰果大，生二子而寡居。夜寝，屡有光明照其腹，又生二子。既又有白光自天窗中入，化为金色神人，来趋卧榻，与交有孕，生孛端义儿，沉默寡言，人谓之痴皇帝。十传而至也速该，并吞诸部，势益盛大。攻塔塔儿部，获其部长铁木真，还而生子，因以铁木真名之。也速该死，铁木真嗣，善抚其众，深沉有大略，用兵如神。族人泰赤乌部，地广民众，而无纪律，其下谏曰："铁木真衣人以己衣，乘人以己马，真吾主也。"相帅归之。未几塔塔儿部叛金，铁木真自干难河，帅众会金师灭之。金以为察兀秃鲁，犹中国之招讨使也。铁木真以乃蛮部强盛，事之甚谨，乃蛮反侵掠之。铁木真攻乃蛮，大败之，益以强盛。诸部皆慕义来降，于是大会诸部于干难河之源，建九斿白旗。群臣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，遂灭乃蛮国，复灭西域之国四十。灭回回国，其主走死。蒙古主遂进，次于印度国之铁门关。侍卫见一兽，鹿形马尾，绿色而独角，能为人言。谓之曰："汝主宜早还。"蒙古主怪之，以


元太祖成吉思汗
世祖忽必烈

问耶律楚材。楚材对曰："此兽名角端，日行一万八千里，解四夷语，是恶杀之象。今大军征西已四年，盖上天恶杀，遣之以告陛下，愿承天心，宥此数国人命，实陛下无疆之福。"蒙古主即日班师，大掠忻都而还，遂灭西夏。

先是金主遣卫王允济往靖州，受铁木真之贡。允济奇其状貌，归言于金主，请以事除之，金主不许，铁木真闻而憾之。及允济嗣为金主，因大兴师伐金，遂败金而取其土地之半。其所用之臣木华黎，雄勇善谋，与博尔术、博儿忽、赤老温，俱忠勇善战，谓之四杰。然并中国之功，木华黎为第一。蒙古太祖铁木真伐金，殂于六盘山，在位二十二年，寿六十六岁。少子拖雷监国。蒙古主临死，谓左右曰："金精兵在潼关，南据连山，北距大河，难以遽破。若假道于宋，宋金世仇，必能许我，则下兵唐邓，直捣大梁，金急，必征兵潼关，千里赴援，人疲马乏，至弗能战，破之必矣！"言讫而终。

第三子窝阔台自霍博之地，来会太祖之丧。耶律楚材以太祖遗诏，召诸王毕会，请监国拖雷，奉窝阔台即位，是为太宗。有宽宏之量，信任贤臣耶律楚材，量时度力，事无过举，华夏殷富，庶民乐业，行旅不赍粮，时称治平，约宋灭金，国势愈昌焉。

在位十三年殂，遗命以孙失列门为嗣。第六后乃马真氏不从，遂临朝称制。耶律楚材劝之遵遗诏，勿听。幸臣奥都剌、合蛮专权，楚材忧愤成疾而卒。乃马真氏临朝四年，乃会诸王百官，议立太宗长子贵由，即乃马真氏子也。乃即位于汪吉宿灭秃里之地，是为定宗，朝政犹出于后。时国内大旱，人不聊生，诸王各部各遣使四出，征求财货宝物，驿骑络绎，民力益困。

定宗在位二年殂，皇后干兀立海迷失抱太宗之孙，曲出之

子失列门，听政称制。凡三年，诸王大臣皆不服。诸王末哥，及大将兀良合台等，共推拖雷长子蒙哥即位，是为宪宗。追尊父拖雷为睿宗。失列门不服，宪宗取首谋者诛之，由是始定。

自太宗以来，群臣擅横，政出多门。宪宗凡有诏令，必亲为之，罢不急之役，严军律，以安民，政始归一。命弟忽必烈总治汉地民户事，开府金莲川。忽必烈遣赵璧召姚枢，枢至，见太弟才有可为，乃为书数千言上之，由是相得，动必见询。姚枢请任杨惟中、史天泽等，屯田积谷，练兵守险，国益治强，以廉希宪为京兆宣抚使，希宪抑强扶弱，摘伏摧奸，境内大安。忽必烈召僧海云，海云召僧刘秉忠与俱。及入见，应对称旨，忽必烈大爱之，凡有谋议征伐皆咨焉。宪宗在位九年，大举伐宋。遣太弟忽必烈攻江南路，自引兵攻蜀路，围宋合州城，遂殂于合州城下。众解围北还。忽必烈方攻鄂州，闻讣欲引还。会宋贾似道请称臣纳币以和，遂班师。似道遣兵杀其殿卒以为功。

忽必烈归而即位，是为元世祖，谥为圣德神功文武皇帝，改国号曰元，遣伯颜等将兵二十万灭宋，并中国为一统，事见前回。又灭高丽、交趾、南诏、占城等国，从古幅员之广莫如元。惟征日本、爪哇、八百媳妇，竟不能克。帝仁明英武，屡立大功，连年用兵，混一区宇。文臣如许衡、姚枢、刘秉忠、史天泽等，谋谟庙堂；武将如伯颜、阿里、海涯、张宏范、董文炳等，攻城略地，大阐嘉猷。制礼作乐，民康物阜，其致治之盛，古今所希。惜其分天下人为十等，有七匠、八娼、九儒、十丐之目。又纵西僧杨琏真加，发掘宋朝陵寝，及诸宦家坟墓，听其到处奸淫妇女。又纵相臣阿合马，专权恣横，病国害民。千户王著因人心怨愤，矫制杀之。帝斩王著，乃始觉阿合马之奸，诛其子侄，籍没其家。又相桑哥，听其紊乱朝政，

诬杀谏臣，病国害民，始终四年，乃因奉御官彻里极言其奸而后觉，籍没其家，财宝如内藏之半。又纵诸王、公主、驸马、部曲，恣意扰害居民，奸淫妇女。又取民间美女入宫供御，有司采择，大为民害。又于岁首元宵之日，不禁奸淫，军民化之，或相与易室而饮。至于弟收兄妻，子烝父妾，上下相习，恬不为怪。其为政颇无男女之别，盖因蒙古习俗使然，而不能改，此则其所短也。

帝之初年，运粮于海，多为风浪所飘没，至是郭守敬开通惠河以运粮，即今之运河也。昔孔子宗支，从宋南渡，时故宋衍圣公孔洙寓居衢州，或言其为孔氏宗子召赴阙。洙逊于曲阜者，帝曰："宁违荣而不违亲，真圣人后也。"以洙为国子祭酒。

初帝后弘吉剌氏甚贤，时时有所规益，早卒。后立其妹弘吉剌氏为后，因帝春秋高，颇与朝政焉。帝在位十九年，而灭宋。后又十六年，前后共在位三十五年，寿八十岁，甲午正月，崩于紫檀殿。

帝太子真金，仁孝恭俭，优礼大臣，性喜读书，甚有贤行，早卒。皇孙铁木耳，时抚军北边，自军中来奔丧，至上都即位，是为成宗。追尊父真金为裕宗，帝承混一之后，垂拱而治，可谓善于守矣。末岁寝疾，内任宫闱，外委大臣，致贼时警，然皆随起随灭。在位一十三年崩。

太子德寿早卒，安西王阿难答与左丞相阿忽台等，潜谋推成宗后伯岳吾氏称制，而己辅之。右丞相哈剌哈孙称疾，守宿掖门，密持其机，阳许之。夜遣人密启于爱育黎拔力八达曰："怀宁王远，不能猝至，恐变生不测，当先事图之。"八达即言于太后，率卫士入内，诛阿忽台等，执安西王阿难答，遣使迎其兄怀宁王于北边。

怀宁王海山，太祖太子真金之孙也，由北边至上都，废皇后伯岳吾氏，居东安，杀之，遂即位，是为武宗。追尊其父答剌麻八剌为顺宗，尊母弘吉剌氏为皇太后，以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。帝当富有之业，慨然欲创治改法，故其封爵太盛，而遥授之官众，赐赉太隆，而应赏之恩薄，政失之宽，百姓艰食，盗贼充斥。西番僧之在上都者，强市民薪，民诉于李璧，璧方询其由，僧已率其党，持挺突入公府，隔案引璧发，捽诸地，捶扑交下，拽归，闭诸空室，久乃得脱，奔诉于朝，僧竟遇赦免。未几，其徒龚柯等，与诸王合儿八拉妃争道，拉妃堕车殴之，语侵上，事闻，亦释不问。盖元人最重佛教，纵僧害民，甚至公然与后妃、公主、大臣妻女交欢，谓之舍身大布施。甚至明尚公主，封王。又西僧驰驿四出，假馆民舍，迫逐男子，奸淫妇女，往返无度。又时作佛事，每作佛事，则为赦令，凡杀人大盗，随犯随赦。又作佛事至一年，斋儒至万万，创造寺院，动以数十百万计。凡奴仆弑主，妻妾弑夫者，俱可乞于僧而赦之。人犯有罪者，急走入佛寺，抱持佛脚，即释不问，遂度为僧。其富民多以钱乞护持玺书，依倚以欺贫民，侵占民田，强奸民妇，无所控诉。又官无常俸，取给于公田，而实无田，俱分取于小民。凶恶者得以横行，良善者坐受其毙，积不能堪，以致其后英雄并起，以至于亡。

帝在位五年崩，弟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，是为仁宗。以脱虎脱等变乱旧章，流毒百姓，奸邪误国，择其尤者诛之，而罢黜其党羽。仁宗慈孝恭俭，通达儒术，爱养民力，一遵世祖之成宪，为元盛德守文之令主，在位十年崩。

皇太子硕德八剌立，是为英宗。英宗天性至孝，仁宗不豫，焚香告天，泣愿身代。及嗣位，御大安阁见太祖、世祖遗衣皆缣素木棉，重加补缀，嗟叹良久。谓侍臣曰："祖宗创业艰

难，节俭如此，朕焉敢顷刻忘之。”其用法果于诛杀。初以铁木迭儿为相，怀私固宠，乘间肆毒，帝察其奸，以拜住代之。拜住辅君以正，知无不言。及铁木迭儿既死，罪恶日彰，帝乃命追削其官爵，籍没其家。御史大夫铁迭等，以奸党不自安，乃生异谋。帝在位三年，秋八月，自上都南还，驻跸南坡。是夕，铁失与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耳、诸王按梯不花等谋逆，以铁失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，铁失先与前平章赤斤铁木儿杀拜住。铁失直犯禁幄，手弑帝于卧所。乃迎裕宗真金之孙，英宗之叔，晋王也孙铁木耳于北边，即位于龙居河，是为泰定帝。

帝既立，即诛铁失、也先铁木耳及赤斤铁木儿等于燕都，皆戮其子孙，籍没其家产，流诸王按梯不花等于海岛。帝守祖宗之成法以行，天下无事，称治平焉。在位五年，崩于上都，太子阿速吉八即位。

初武宗传弟仁宗，约以次传武宗长子和世㻋。及仁宗既立，丞相铁木迭儿欲固宠，及立仁宗子英宗。又与太后幸臣失列门谮和世㻋，封为周王，出镇云南，行至金山西北，诸王闻其至，率众来附，因居北部。逮泰定帝崩于上都，皇后皇太子遣使诣燕都，收印章。时签枢密院事燕帖木儿，遂谋举义，大书群臣，从兵皆露刃。令曰："武皇有子二人，大统所在，当迎立之，不从者死。"以周王远在沙漠，猝未能至，而周王弟怀王图帖睦尔，时徙江陵，乃迎入燕都，怀王固让曰："大兄在北，以长以德，当有天下。"燕帖木儿曰："人心向背之机，间不容发，一或失之，噬脐无及。"怀王曰："必不得已，当明著朕意，布告中外，而后可。"怀王遂袭皇帝位，改元大历，明告中外以摄位之意。

时倒剌沙在上都，已立泰定帝子阿速吉八为帝，遣兵分道攻燕都，败绩。齐王月鲁帖木儿等，以兵围上都，倒剌沙奉皇

帝玺出降。泰定帝子阿速吉八，不知所终。泰定帝后，后为丞相燕帖木儿夫人。怀王遣使迎周王和世㻋于漠北，周王还至和宁之北，遂称帝，是为明宗。遣使立弟怀王图帖睦尔为皇太子，皇太子发京师北迎帝。时戊辰九月十八日，大明太祖生。明宗在位半年，太白经天，帝次于旺忽察都，皇太子入见，帝宴皇太子及诸王大臣于行殿。帝暴崩，皇太子图帖睦尔袭位于上都，是为文宗。明宗后八不沙有后言，被谗遇害。

文宗在位五年崩。丞相燕帖木儿，请立文宗子燕帖古思，文宗后卜答失里弘吉剌氏以文宗遗命，传位于明宗嫡子懿璘质班，是为宁宗，时方七岁。百司政务咸取决于皇后。宁宗在位二月而殂。

燕帖木儿复请立文宗子燕帖古思，文宗后曰："吾子尚幼，明宗庶长子妥欢帖睦尔在广西，今年十三矣，礼当立之。"乃命迎妥欢帖睦尔于靖江，入即位，是为顺帝。文宗后曰："万岁后，其传位于燕帖古思。"或曰："顺帝名为明宗庶子，实故宋恭帝瀛国公赵显之子也。"赵显在北方为僧，与娼妇罕禄鲁氏名迈来迪者善而生子。明宗北狩，见迈来迪之美，遂载以归，并以其子为己子，即顺帝是也。元朝诸帝，俱无恁失德，但宠信诸僧，失之宽耳。惟至顺帝，荒淫无度，卒以亡元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五回

## 有元朝　九十春　群雄并起

词曰：

山色消磨今古，水声流尽年光。翻云覆雨数兴亡，回首一般模样。　清景好天凉夜，赏心春暖花香。百年身世细思量，不及樽前席上。

却说宁宗驾崩，丞相燕帖木儿，议立文宗子，文宗后不从，迎立顺帝。顺帝至靖江，丞相燕帖木儿见帝，并马徐行，且陈迎立之意。帝幼，且畏之，一无所答，燕帖木儿疑之。故至京，久不得立。乃燕帖木儿以大权归己，酷爱女色，后房美女充斥，又时强取他人美妇，淫至三日，则还之。燕帖木儿逐日宣淫，其善淫者赏，不善淫者鞭，众妇聚淫，体羸溺血而死。文宗后乃与大臣立帝，帝以后伯颜为右丞相，以燕帖木儿之弟撒敦为左丞相。撒敦死，以其子唐其势代为之。唐其势妹为顺帝后，而右丞相伯颜独专权用事，唐其势大愤，谋另立所亲。事觉，后伯颜率兵掩捕，获唐其势与其弟塔剌海。塔剌海走匿皇后座下，后蔽之以衣，左右拽出斩之，血溅后衣。伯颜使入并执后，后呼帝曰："陛下救我！"帝曰："汝兄弟为逆，我何能救。"及迁后出宫，杀之于开平民舍。封后伯颜为秦王。是日秦州山崩地裂。伯颜既灭唐其势，独秉国钧，专权自恣，虐害天下，渐有奸谋，帝患之。其从子脱脱，深以为忧。私请于其父马札儿台曰："伯父骄纵已甚，万一天子震怒，则

吾族赤矣，曷若于其未败图之！”其父亦以为然，复怀疑久未决，质之于其师吴直方，直方曰：“传有云：‘大义灭亲。’丈夫但知忠于谋国耳！余复何顾焉。”脱脱乃乘间言于帝，帝遂与定谋。会伯颜请帝出猎，帝命太子燕帖古思同往，猎于柳林，脱脱以所掌兵，及宿卫士拘伯颜，夜奉帝御玉德殿，诏数伯颜罪恶，赍赴柳林，黜为河南行省。伯颜请乞陛辞，不许，遂行，未几而死。

顺帝以父明帝暴崩，身死不明，诏撤文宗庙主，徙文宗后太皇太后于东安州，寻卒。放太子燕帖古思于高丽，杀诸途。以脱脱为丞相。脱脱悉更伯颜所为，中外翕然，称为贤相。无奈帝性优柔少断，纪纲废弛，政治日紊，灾异迭见，雨血于汴梁，着衣皆赤，天雨毛，如线而绿。民谣云：“天雨线，民起怨，中原地，事必变。”湖广、河南大旱，自三月不雨，至于八月。太白屡昼见经天，京师地震，鸡鸣山崩，陷为池，方百里，人畜死者甚众。浙江自春间不雨，至于八月，民大饥。有星孛于王良，没于贯索，彗星见东北，凡六十四日，自昴至房，历十五宿而灭。上都雨雹，大如拳，有小儿狮象龟玦之形。汀州大水，平地水深三丈，没民庐舍八百余家。常州山水溢，势高一丈，坏民庐舍。彰德有赤风，自西北起，昼晦如夜。枣阳民张氏妇生男，甫周岁，暴长四尺许，容貌异常，皤腹臃肿，见人嬉笑，如俗所画布袋。和尚云，京师大饥，民父子相食。陨石于棣州，色黑，中微有金星，先有声自西北来，至州二十里而陨。有星大如月，入北斗，震声如雷。有二星陨于耀州，化为石，如斧形，削之有屑，击之有声。饶信等路两黍，民多取而食之。陇西地震，百余日不止，陵谷变迁。会州公廨墙崩，获弩五百余张，长者丈余，短者八九尺，人莫能挽。霍山崩，前三日，山如雷鸣，禽兽惊散，陨石数里。大都无云而雷。

汴梁城东汴河冰，皆成五色花草，文采如绘画，三日方解。湖广雨黑雪。陕西有一山，西飞十五里，山之旧基为深潭。有两日相盈，又日旁有一星一月。彰德李实如黄瓜。先是童谣云："李生黄瓜，民皆无家。"大名有星如火，从东南流，芒尾如拽箠，坠地有声，火焰蓬勃，久之乃息，化为石，青黑光莹，形如狗头，命藏于库。司天监奏，天狗星陨，血食人间五千日，始于楚，遍及齐赵，终于吴，其光不及两广。有龙斗于乐清江，海风大作，所至有火光如球，死者万余人。大都昼雾，静江路山崩地陷，大水。大同路夜间黑气蔽西方，有声如雷，东北方有云如火，交射中天，遍地俱见火光，空中有兵戈之声。山东地裂，天雨白毛。山东、河东、河南、关中等处，飞蝗蔽天，壅塞人马，不能行，民大饥相食。彗星见于危室，光芒长丈余，色青白，行过太阳，惟有星而无芒，行至昴宿，凡三十四日始灭。长星见，其形如练，长数十丈，在虚危之间，后四十余日乃灭。山东有赤气千里。大都雨氂，长尺许。绍兴卧龙山裂。绛州天鼓鸣，有如空中战斗之声。皇太子寝殿后新甃井中，有龙出，光焰烁人，宫人皆震慑仆地。乃帝不思反躬修德，惟事逸乐，不理朝政，加之以水旱虫灾，于是民愁盗起，盗扼运河，劫商旅运船三百艘，无能捕之者。盗窃太庙神主，盖神主以金为之也，捕之不获。沿江盗起，剽掠无忌，有司不能禁。

广州贼朱光卿兵起，自称大金皇帝，寻灭。台州黄岩民方国珍，世贩盐为业，怨家陈氏讼其与海盗通，国珍戕杀陈氏。捕者至，国珍格杀捕者，遂与兄国璋，弟国瑛、国珉等六人入海，聚众数千作乱。帝命浙江参政朵儿只班讨之，国珍知事危，焚舟将遁，元兵忽自相惊溃，朵儿只班反为国珍所擒。国珍迫其上招降之状，朝廷从之，授国珍兄弟以官。国珍等不

之官，纳赂执政，使无讨己，以海为巢穴，据温台、庆元、衢州之地。庆元今宁波府是也。叛服不常，势益猖獗，天下闻之，遂群起为盗矣。其后国珍据浙东二十余年，元官为太尉，封衢国公，明太祖讨降之，以善终，见下回。

黄河决，脱脱集群臣廷议，漕运使贾鲁以为必塞北河，疏南河，使复故道，役不大兴，害不能已。于是遣成遵等行视河，成遵力言其不可，且曰："山东连岁荒歉，若聚众二十万于此地，恐为他日忧。"脱脱曰："汝谓民将反耶！"勿听。命贾鲁以工部尚书，充河防使，发河南北兵民十七万治河。兴工五阅月，诸埽堤成，河复故道。

先是河南北童谣云："石人一只眼，挑动黄河天下反。"及贾鲁治河，果于黄陵岗得石人一只眼。于是颍州妖人刘福通兵起，以红巾为号，陷颍州。栾城人韩山童，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，至山童，倡言天下大乱，弥勒佛下生，河南及江淮愚民，翕然信之。福通等复诡言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，当为中国主。欲同起兵，事觉，福通遂反，山童就擒，其妻杨氏及子韩林儿，逃之武安。刘福通既破颍州，遂据朱皋，攻破罗山、真阳，寻攻舞阳、叶县等处。刘福通陷汝宁府，及息州、光州，众至十万。刘福通等，迎韩林儿至，立为帝，号小明王，建都亳州，国号宋，以为宋徽宗九世孙也，改元龙凤。宋将毛贵破济南路，元河南行省董搏霄与战，死之。搏霄被杀，无血，惟见白气冲天。是日，其弟昂霄守淮南，亦死。宋刘福通破汴梁，迎其主韩林儿徙都之。宋将关先生攻保定路，不克，遂逾太行，焚上党，破辽、晋、冀、云中、雁门、代郡，烽火数千里。复掠大同，破上都，焚宫阙，大掠塞外诸郡而还。

时沈邱人察罕帖木儿与罗山李思齐同起兵讨贼，事闻，元并用之。察罕善用兵，转战无敌，军声大振。宋将李武、崔德

破商州，攻武关，直趋长安，分掠同、华诸州。元豫王大惧，御史王忠诚，请求救于察罕。察罕帖木儿得书，遂与李思齐提轻兵五千赴援，转战而前，杀获无算，贼党溃散。朝廷论功，遂以二人镇陕西。察罕帖木儿图复汴梁，乃大发秦晋军，诸路并进，攻拔汴梁。刘福通奉宋主走安丰，察罕进军复山东，宋将田丰、王士诚以城降。察罕进军围益都城，益都今益都县是也。田丰与王士诚阴谋刺察罕，察罕推诚待之不疑。田丰请察罕看营垒，察罕帖木儿行至丰营，遂为王士诚所刺。田丰、王士诚走入益都城，讣闻，帝震悼，封忠襄王，使其子扩廓帖木儿仍袭父职。扩廓攻益都城愈急，遂克之，取田丰、王士诚之心以祭父，余党皆伏诛。韩林儿称帝十二年，为吴张士诚将吕珍所破。珍入安丰，杀刘福通，宋主韩林儿走滁州，归于明，诸将欲奉之，刘基止之，后三年卒。关先生引兵欲复攻上都城，元孛罗帖木儿击降之。

其与刘福通同时起兵者，又有蕲州罗田县人徐真，一名寿辉。寿辉为布贾，浴于盐塘。麻城人邹普胜以弥勒佛教，鼓煽湖湘，过而见其有异光，因与黄坡渔人倪文俊等，共推为主，聚众反，亦以红巾为号。陷蕲水及黄州、饶信等处，以蕲水为都，国号天完。僭称帝，改元治平。陷汉阳、兴国、武昌诸郡。安陆知府丑驴，战败死之。攻江州，总管李黼出战，身先士卒，大呼陷阵，贼大败。既而诸路守臣皆遁，黼无援，城陷，犹巷战，骂贼而死。寿辉兵遂陷南康路，分兵陷袁、瑞、岳、房、归等州。时有沔阳渔人陈友谅，本姓谢，祖千一，赘于陈，遂从其姓，父普才。友谅生而多力，优武艺，尝为狱吏不乐，往投寿辉，为倪文俊簿书掾，寻亦领兵为元帅。倪文俊破沔阳、汉阳、襄阳、荆州、常德、衡州、澧州诸路。倪文俊建宫室于汉阳，迎其主寿辉都之。寿辉本庸才，既居汉阳，

权归文俊，文俊遂谋杀寿辉，不果，奔于黄州。天完将陈友谅袭杀文俊，自称平章事，居江州。陈友谅陷安庆，元守将淮南行省余阙死之。友谅破龙兴，龙兴今江西南昌县是也，尽陷江西诸路。天完主徐寿辉，闻陈友谅破龙兴，欲徙都之。友谅忌其来，阳出迎，而伏兵尽杀其部曲，惟存寿辉一人，遂以江州为都，居之。事权一归友谅，寿辉惟拥虚位而已。次年五月，陈友谅弑其主徐寿辉，称帝，改元大义，国号汉。寿辉凡称帝十年而亡，而友谅遂为强敌，凡五年，为明太祖所灭，见下回。

初随州人明玉珍，世农家，身长八尺，目重瞳，以信义为乡党所服。徐寿辉兵起，玉珍集乡兵于青山，往投之，隶倪文俊部下，镇沔阳。玉珍以兵克重庆，取成都，蜀中郡县皆附焉。及闻陈友谅弑寿辉，遂据蜀地称帝，国号夏，凡四年，传子明升六年，明太祖讨之，降于明，封归义侯，见下回。

其与徐寿辉同时而起者，又有萧县李二、彭早住、赵均用，同起兵攻陷徐州。李二号芝麻李，亦以烧香聚众而起。

濠州定远人郭子兴起兵据濠州，自称元帅。元将彻里不花率兵欲复濠州，惮不敢进，惟日掠良民，指称为盗，以邀赏。由是民益不安，多入城投子兴以自保。大明太祖朱元璋，在皇觉寺为僧，亦不自安，入濠投子兴，几斩得释，收为步卒，两月余为亲兵。明祖战无不克，子兴配以养女马氏，日见亲爱。时丞相脱脱，见天下乱，亲请出征，至徐州，破芝麻李，败赵均用、彭早住，将次平贼。朝廷诏之班师还朝，而贼益恣，赵均用、彭早住既为脱脱所败，自徐奔濠州，郭子兴屈己下之，反为所制，居子兴上，遂据濠称王。明祖时在濠，识其非道，率乡里壮士徐达等二十四人，南游定远，取横涧山，破义兵营，得军二万余人，入滁阳守之。时郭子兴为彭、赵所挟，东屯泗

州。明祖乃遣人赂彭、赵，迎子兴入滁，称滁阳王。彭早住寻死，赵均用益专。其后赵均用袭杀宋将毛贵，其党续继祖自滁阳入益都，执均用杀之，所部遂散。郭子兴既入滁称王，未几卒。大明太祖，遂继之而兴焉。

时又有泰州白驹场亭民张士诚，与弟士义、士德、士信，皆以贩盐为业。士诚有膂力，寡言笑，轻财好施，为盐场牙侩，乡里多侮之，弓兵邱义尤甚。士诚乃与诸弟及壮士李伯升等杀义，并素相凌侮者，纵火焚其居，遂起兵陷泰州，复陷兴化，据高邮，自称诚王，号大周，寻改号曰吴。元淮南行省遣知府李齐诏谕之，士诚呼齐使跪，齐不屈死之。士诚攻扬州，又陷盱眙及泗州。会元丞相脱脱将兵讨之，士诚大败几危。未几，脱脱以谗去职，士诚复振，入据平江，平江即今吴县是也。分兵掠湖州、松江、常州，破杭州。士诚数为明将所败，乃请降于元，元赐以御酒龙衣，征海运。时方国珍亦降元，士诚乃运米十万石于京师。士诚之地，南至绍兴，北至济宁，称王四年，为明所灭，见下回。

此外一时起兵作乱者，凡百余处，其起没不可胜记。各处官兵，俱各怠玩纵寇，或杀平民，指为盗贼以邀功，而淫掠其妇女，由是群盗益盛。丞相脱脱复请出师讨贼，脱脱出征，所至克捷。时帝怠于政事，荒于游宴，以脱脱出外，而召用哈麻为右丞相。哈麻与妹婿秃鲁帖木儿等，阴进西番僧行房中运气之术，又进僧伽璘真，为秘密法，帝皆习之。以西番僧为司徒，伽璘真为国师，各取良家美女三四人以奉之，谓之供养。尝谓帝曰："陛下尊富，不过百年而止，人生几何，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，广采女精，即得长生不死。"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，广取妇女，惟淫戏是耽。帝弟宠臣，皆得在帝前演法，男女裸处，相与亵狎，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，犹华言事事无碍

也。群僧出入禁中，明与妃嫔宫人交，君臣宣淫，丑秽之声外闻。又以宫女十六人，首戴象牙金襄冠，身披大红锁金缨络，为天魔舞。又以宫女十一人，执龙笛、头管、小鼓、筝箫、琵琶、胡琴、响板，每宫中赞佛，则奏之。又于内苑造龙舟，首尾长一百二十尺，广二十尺，上有五殿，龙身并殿宇俱五彩金妆，用水手二十四人，皆衣金紫，自后宫至前宫，山下海子内，往来游戏。行时，龙首眼目爪尾皆动。又自制宫漏，高六七尺，为木匮，藏壶其中，运水上下，匮上设西方三圣殿，匮腰设玉女，捧时刻筹，时至，辄浮水而上，左右列二金甲神人，一悬钟，一悬钲，夜则神人自能按更而击。

时脱脱出征，屡败贼兵，进军高邮，连战大捷。分兵平六合，张士诚势大蹙。右丞相哈麻与脱脱有隙，讽监察御史袁赛、因不花等，劾奏脱脱，出师三月，略无寸功，倾国家之财，以为己用，半朝廷之官，以为己随。诏夺脱脱官爵，淮安安置，而以雪雪代之。脱脱与诸将别，副使哈剌答曰："丞相此行，我辈必死他人之手，今日宁死丞相之前。"遂拔刀自刎而死。未几哈麻矫诏，遣人以鸩酒赐脱脱而杀之。自是听贼攻掠城邑，守臣或死或降或遁，而元事不可为矣。

顺帝日事荒淫，哈麻自以前所进西番僧为耻，告其父曰："我兄弟位居宰辅，宜导人主以正，今秃鲁帖木儿专媚上以淫亵，天下士大夫，必讥笑我，且上日趋于昏暗，何以治天下？皇太子年长，且聪明，不若立以为帝，奉上为太上皇。"其妹闻之，归告其夫秃鲁帖木儿，即以上闻，不敢言淫亵事，但曰："哈麻谓陛下年老故耳！"帝大惊曰："我发未白，齿未落，遽以为老耶！"并其弟雪雪杖杀之。时帝怠于政事，以天下乱，乃命太子监国。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，拥兵数十万，将犯京师，遣使来言曰："祖宗付汝以天下，汝已失其大半，若

以国玺付我，我当自为之。”元主遣使报曰：“天命有在，汝欲为，则为之。”命知枢密院事，秃坚帖木儿等，将兵击之，不克，军士皆溃。秃坚帖木儿走上都，阿鲁辉以兵逼上都，太子言于上，请以丞相太平为上都留守。太平中华人，太子恶之，实欲杀之也。适有阿鲁辉部将脱驩者，太平子也先忽都故将也，引兵缚阿鲁辉帖木儿至军前。太平不以为己功，令缚送阙下，诛之。帝复欲以太平为相，太子令人诬而杀之，逼令自裁，以搠思监为右丞相。搠思监徇太子旨，诬老的沙及宣政院使也先忽都谋为不轨，收其党，锻炼其狱。搠思监与宦者朴不花附太子，必欲穷究其事，连逮不已。也先忽都等皆死，老的沙逃匿孛罗帖木儿部下。下诏削孛罗官爵而夺其兵，孛罗帖木儿不受命，令秃坚帖木儿举兵犯阙，太子遣兵拒之而败。太子率侍卫兵，出古北口东走，秃坚兵至清河，京师大震，使达达至其军问故。秃坚言必欲得搠思监与朴不花，于是执二人与之。诏复孛罗帖木儿官爵，加太保，仍守大同。秃坚帖木儿兵自建德门入，觐帝于延春阁，恸哭请罪。帝宴赉之，以为平章事。乃引军迁大孛，同罗帖木儿留朝辅政。孛罗日与老的沙等酣饮，荒淫无度。帝密令威顺王和尚，阴结勇士上都马、金那海、伯达儿刺之。孛罗帖木儿入朝，伯达儿自众中跃出，砍中其胸，诛之。老的沙以孛罗帖木儿母妻及子北遁，乃遣使函孛罗首，往济宁召太子还京师。老的沙与秃坚帖木儿寻亦被诛。

明太祖朱元璋，既迎郭子兴入滁，称滁阳王。未几，滁阳王病卒，明太祖因并统其军，遂渡江，取金陵等地，日以强盛。先灭陈友谅，复灭张士诚，乃命大将徐达，副将常遇春等，北定中原。达等由淮入河，克沂州、峄州，取益都路。元平章保保降，宣慰使普颜不花、总管胡浚、知院张俊皆死之。普颜不花妻阿鲁真，抱其子投舍北井中死，其女及妾，皆随溺

焉 明徐达师至东平，取莱州济宁。元兖州以东，郡县相继降，山东悉平。徐达师至河南，所向皆下。明师至德州，元人望风奔溃，元都大震。明师至通州，元五十八国公率敢死士万余出战，明将郭英设伏败之。时京城兵卫卑弱，守备全无，元主闻报大惧，集后妃太子，议避兵北行。迟明，召群臣会议，左丞相迭烈门，知枢密院事黑厮，宦者赵伯颜不花等，皆劝固守京城，元主徘徊叹息曰："今日岂可作徽、钦被掳耶！"遂决计北去，命淮王帖木儿不花、丞相庆童等，留守大都。夜半，开建德门，出居庸关北去，在位三十六年。

明师定大都，执元淮王帖木儿不花、丞相庆童等斩之。封府库图籍。其宫人妃主，令其宦寺护视以待命。元亡。元起宋宁宗十二年丙寅，至顺帝丁未，凡十三主，共一百六十二年。自世祖己卯灭宋，至顺帝丁未，凡九主，共八十九年。顺帝遁归沙漠，又二年，殂于应昌。明左将军李文忠等，出征沙漠，趋应昌，克之，获元皇孙买的里八剌，及后妃、宫人、诸王、省院官，并宋元玉玺、金宝等物。降其兵民四五万。惟元太子爱猷识里达腊，从数十骑遁去，朔庭遂空，文忠等归，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。至于明太祖如何起兵，如何统一天下，话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六回

## 壬辰年　明太祖　应运龙兴

诗曰：

暑往寒来春复秋，夕阳西下水东流。
将军战马今何在，野草闲花遍地愁。
桃李花开树满红，转头青子绿阴浓。
梧桐叶上犹残雨，雪片檐前又舞风。
时序往来千古在，人生聚散一场空。
今朝有酒今朝醉。说甚英雄十大功。

却说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，字国瑞，濠州人。父世珍，徙居钟离之太平乡。母陈氏，生四子，太祖其季子也。生于元文宗戊辰之九月丁丑，其夕赤光烛天，里中人惊呼朱家火，及至无有。三日洗儿，父出汲，有红罗浮至，遂取衣之，故所居名红罗障。少时常苦病，父欲度为僧，盖元朝所重惟僧也。岁甲申，泗州大疫，父母兄及幼弟，俱死，贫不能殓，藁葬之。仲与太祖，舁至山麓，索断，仲还取索，留太祖守之。忽雷雨大作，太祖避村寺中。比晓往视，土已起成高垅。地属故乡人刘继祖。继祖异之，遂以地归焉。寻仲又死。太祖年十七，乃入皇觉寺为僧。逾月，僧乏食，太祖乃游江淮，崎岖三载，仍归寺中。

时元政不纲，四方兵起。壬辰年，有定远人郭子兴起兵据濠州，太祖欲避兵，诣伽蓝神卜筊，问避去，不吉；问守旧，


明太祖
徐達

不吉。因祝曰："岂欲予倡义耶？"大吉。以闰三月朔入濠州，见子兴，子兴奇之，以养女马氏妻焉，即高后也。太祖在甥馆，有救天下安生民之志，乃纠合义旅，自是威名日著，豪杰景从。徐达、汤和等，率先归附。时赵均用、彭早住为元脱脱所败，奔濠州。郭子兴屈己下之，反为所制。赵彭御下无道，太祖乃以七百人属他将还之，而独与徐达、汤和、吴良、吴祯、花云、陈德、顾时、费聚、耿再成、耿炳文、唐胜宗、陆仲亨、华云龙、常遇春、郭英、郭兴、胡海、张龙、陈桓、谢成、李薪材、张赫、周铨、周德兴等二十四人，南略定远。定远张家堡有民兵，号驴牌寨者，太祖诱执其帅。于是民兵焚旧垒悉降，得壮士三千人。又招降秦把头八百余人。定远缪大亨以义兵二万屯横涧山，太祖命花云夜袭破之，亨举众降，军声大振。定远人冯国用与弟国胜，率众归附，上奇之，因问大计，国用对曰："金陵龙蟠虎踞，帝王之都，愿先拔金陵定鼎，然后扫除群寇，救生民于水火，勿贪子女玉帛，倡仁义以收人心，天下不难定也。"上悦，留居帷幄。兄子朱文正，姊子李文忠来归。文忠年十二，上命高后养以为子，又养定远人沐英为子。太祖克滁州，迎郭子兴，立为滁阳王。滁阳王二子，恶上威名，阴置毒酒中，邀太祖饮。太祖已觉，姑应诺，即与偕行。二子喜其堕计，迨至中途，遽跃马起，仰天若有所见。少顷，即勒马转，因骂二子曰："我何负尔，适空中神言，尔以酒毒我。"二子股栗谢去，自是不敢萌害意。时有铁冠道人者，姓张名中，精数学，能知未来事，来谒上。曰："明公龙瞳凤目，天地相朝，附骨插鬓，声音洪亮，贵不可言，应在千日之内。"后果然。胡大海、邓愈、常遇春、李善长等来归，军势益振。太祖克和阳，诸将多虏人妇女，太祖命纵还之，民大悦服。

滁阳王卒，太祖乃统其军。滁阳王起壬辰，终乙未三月，凡四年。太祖驻和阳既久，欲东渡江，取金陵，患无舟楫。适巢县人廖永安与弟永忠，及俞廷玉与子俞通海、俞通源、俞通渊等，各聚众，泊舟巢湖，连结为水寨，以捍寇盗。闻义，率舟师来降。上大喜，亲至巢湖，慰安之，率诸将渡江。时北风顺，舳舻齐发，举帆，顷刻达牛渚。元兵阵于采石，常遇春奋戈先登，元兵败走，遂拔采石，乘胜径取太平路，遂率众进取金陵。元将陈野先降而复叛，被杀。野先之子陈兆先战败被擒，复以众降，太祖复用之，太祖克金陵，元御史大夫福寿战死。太祖入城，谕父老曰："我来，为民除乱耳！凡旧政有不便者，尽除之。"民大悦服。太祖发兵取镇江，克之。命邓愈等将兵取广德路。诸将奉太祖为吴国公。上克宁国，擒元将朱亮祖。亮祖骁勇，初降复叛，至是再降，上复释而用之。遣诸将取江阴、徽州、池州，皆下之。又取扬州，以康茂才为营田使。谕之曰："理财之道，莫先于农，务在蓄泄得宜，始得多收粮足。若所至扰民，便非付任之意。"立领民兵万户府，其法精选民间武勇，编辑为伍，农时则耕，闲则练习，有事则用之，事平，有功者升赏，无功者令还为民。太祖兵取婺州，召儒士进讲经筵，兴学校。上欲遂取浙东诸郡，召诸将谕之曰："师旅之行，势如烈火，为将者能以不杀为心，非惟国家之利，在己亦蒙其福。"上遣徐达等，屡败张士诚兵。方国珍以温台、庆元降，而据地如故。太祖兵取处州，遣使征青田刘基，浦江宋濂，龙泉章溢，丽水叶琛。上喜曰："我为天下，屈四先生，咨以时事，甚见尊礼。"基明于天文兵法，尝游西湖，有异云起西北，诸同游者，皆以为庆云，欲赋诗。基独纵饮不顾曰："此天子气也，应在金陵，十年后有王者起，我当辅之。"时杭城犹全盛，众大骇，以为狂。至是陈时务十八

策，上嘉纳之。

陈友谅攻陷太平，知府许瑗死之。守备花云被缚，云奋起，缚尽绝，夺守者刀，连杀五六人，贼射杀之，妻郜氏，亦赴水死。侍儿孙氏抱云三岁儿逃，遇汉军夺舟，捽孙氏及儿，投之江，偶附断木，入芦渚中。渚有莲实，孙氏取啗儿，凡七日，不死。忽逢雷老，与偕行，始达上所。孙氏抱儿泣拜，上亦泣，置儿于膝曰："此将种也。"命赐雷老衣，忽不见，一时惊为神异。陈友谅既篡其主徐寿辉称帝，国号汉，声言东下，建康震动。或欲降，或欲奔据钟山，独刘基请击之，上深然之。时友谅遣人约士诚，同侵建康，上恐二寇合，则不能支，欲速其来。乃召康茂才曰："汝与友谅有旧，宜作为伪降，招其速来。"茂才依计行，友谅果信而进兵。上伏兵奋击，大败之，遂乘胜拔江州及蕲、黄等郡，友谅奔武昌。方国珍以金玉饰马鞍来献，上曰："吾所需者，文武材能，所用者，布帛菽粟，宝玩非所好也。"却之。汉江西行省胡廷瑞守南昌，遣使约降，请无分散其部曲若干事。上初有难意，刘基自后蹋其所坐胡床，上悟，许之。廷瑞遂降。上命朱文正守南昌，陈友谅愤其疆域日促，作大战舰，悉其兵，号六十万，空国而来，乘江涨，直抵南昌，围其城。朱文正、邓愈督兵死守，遣千户张子明赴建康告急。太祖亲率舟师二十万，进次湖口。友谅闻之，即解围东出，与太祖遇于鄱阳湖之康郎山。友谅联舟纵战，望之如山。太祖军舟小，怯于仰攻，往往退缩。郭兴曰："彼舟如此，大小不敌，非火攻不可。"上然之。明日，东北风起，上令诸将乘风纵火，焚其水寨舟数百艘。友谅弟友仁、友贵，及其平章陈普略，皆焚死。明日复联舟大战，敌兵大败。友谅敛舟自守，不敢战，相持三日。友谅计穷，冒死突出，将奔武昌。上麾诸将邀击之，友谅中流矢，贯睛及颅而死。

其将张定边乘夜以小舟载友谅尸，及其子理，径趋武昌，复立陈理为帝。

初鄱阳之战，上亦屡濒于危。一日被围莫解，指麾韩成，服上冠袍，对贼众投水中，围稍解，救至得免。又一日，太祖方与友谅鏖战，刘基忽跃起大呼曰："难星过，急更舟。"上急更之，旧舟已为贼炮碎矣。

甲辰正月，上即吴王位。命有司先立宗庙社稷，定文武科取士之法，令有司访求古今书籍，以备阅。陈理既还武昌，太祖复进兵围之，遣其降将罗复仁，入城谕之。理遂衔璧肉袒率张定边等降。上怜之，慰谕友谅父母。凡府库储蓄，令理自取，妻子资装，皆俾自随，封理为归德侯。城中饥困，命给粟赈之。于是湖广、江西悉平。

时张士诚自立为吴王，于平江治宫室，立官属。士诚委政于弟士信，士信惟务酒色荒淫，复委政于王敬夫、蔡彦夫、叶德新。三人皆谄佞奸邪，惟事蒙蔽，时为之谣曰："丞相做事业，专用王蔡叶，一朝西风起，干瘪。"上乃以徐达为大将，常遇春副之，帅师二十万伐吴。师将发，上问诸将曰："此行用师孰先？"常遇春曰："惟有直捣姑苏耳！"上曰："不然，士诚起盐贩，与张天骐、潘原明等，相为手足。苟士诚穷蹙，若天骐出湖州，原明出杭州，内外夹攻，何以取胜？莫若先攻湖州，使彼疲于奔命，羽翼既除，然后移兵姑苏，庶几万全！"诸将敬服。师至湖州，张士诚发兵来援，达等大败之，守将李伯升、张天骐举城降。李文忠师下浙口，杭州守将潘原明，遣使诣军门降。徐达会诸将进逼姑苏，士诚引兵来拒，大战于尹山桥，败之。又败之于鲇鱼口，遂进围城，筑长围以困之，城中大震。士诚被围既久，欲突围出，以城左阵严，不敢犯，转至磐门，欲奔常遇春营，遇春先命骁将王弼，驰铁骑往

击之，敌少却，遇春率众乘之，敌大败，溺死于沙盆潭者甚众。士诚马惊，亦坠水，几不救，肩舆入城。逾三日，士信方在城楼上督战，忽飞炮碎其首而死。徐达督将士破葑门，常遇春破阊门。晡时，士诚兵大溃，诸将遂蚁附登城。士诚谓其妻刘氏曰："我败且死矣，若曹奈何？"刘氏曰："君勿忧，妾必不负君！"乃积薪齐云楼下，驱其群妾侍女登楼，纵火焚之，刘氏乃自缢死。日暮，士诚距户自经。旧将李伯升决尸抱解之，乃以旧盾舁至舟中，送建康，上欲保全之，士诚竟自缢死。改平江曰苏州府，浙西、吴会皆平。乃遣大将军徐达，副将军常遇春，率甲士二十五万，北定中原。命胡廷瑞为征南将军，何文辉副之，由江西南取闽。命杨璟为主帅，周德兴等副之，率荆湘之众，以取广西。命汤和等帅师讨方国珍，国珍遁入海岛上。复命廖永忠帅师，自海道讨之。国珍惶惧，遂与弟国珉等，率家属降，浙江悉平。上遂命汤和、廖永忠等，助取闽。李善长等奉表劝进，上曰："恐德薄，不足以当尊！"善长等固请，乃从之。

洪武元年，戊申正月，上即皇帝位，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，建元洪武。追尊四代祖考妣，皆为帝后，立妃马氏为皇后。上初渡江时，后谓上曰："今豪杰并争，虽未知天命所在，然以妾观之，惟以不杀人为本，人心所归，即天命之所在。"上深然之。又尝于仓卒中，宁自忍饥饿，怀糗饵以食上。又上为郭氏所疑，后于内消释宽解之，得免于难。上甚贤之，立世子标为皇太子，以李善长为左丞相，徐达为右丞相。自壬辰投军，至即位，凡十七年，而帝业成矣。定律令，颁戊申历。上所居新宫，初建时，上命去其雕琢奇丽者，制皆朴素，命书古人行事，可为法为戒者于壁。又命书大学衍义于两庑，诏衣冠悉如唐制，而稍更之。定郊社稷宗庙之礼，定卫所官军及将帅

领兵之法。凡有事出征，则诏总兵官佩将印领之，既还，则上将印，官兵各回本卫，大将军身还第。禁宦官不得预政典兵，读书识字。

却说汤和、廖永忠等助取闽，进兵延平，遣使谕元福州平章陈友定使降，友定不从，和等进攻福州。元参政文殊海牙以城降，执陈友定械送京师。胡廷瑞等进兵克兴化，元汀州路守将陈国珍纳款，于是郡县相继降附，福建悉平。命廖永忠为征南将军，朱亮祖副之，由海道以取广东。俟广东既定，即移师助取广西。廖永忠等兵至广东，元分省左丞何真，奉表归附。元德庆守将张鹏程，弃城走，广东悉平。廖永忠、朱亮祖进兵助取广西，斩元尚书普颜帖木儿等，诸州县相继降。进攻平乐府，杨璟等克全州，引兵攻靖江，元平章也儿吉尼，督众坚守。朱亮祖等亦自平乐来会，攻城益急，也儿吉尼仓皇出走，追执之。廖永忠等兵次南宁，元千户宋真执其守将平章咬住等以降，广西悉平。徐达等出师北伐，既平山东、河南，率师至通州，元主北遁。元都既平，徐达、常遇春等进取山西路。适汤和、杨璟等南征还，上命汤和、杨璟俱为偏将军，引兵助徐达等进取山西。又调副将军冯胜，帅师由河南进征山西，所过郡县多降。时扩廓帖木儿以元主命，帅师出太原，取道保安，径由居庸关进攻北平。徐达等乘虚进兵，直取太原。扩廓帖木儿闻之，还兵来救，其锋甚锐。傅友德、薛显率敢死士击却之。敌军营于城西，郭英、常遇春请夜劫之。会扩廓将豁鼻马，潜使人约降，请为内应。达大喜，遂与订期，乘夜袭之，内外夹攻，敌兵大乱。扩廓帖木儿闻变，仓卒跣一足，急逾帐后，从十八骑遁去，遂克太原。其猗氏、平阳等处皆降。徐达克河中府，遂会诸将进取陕西，造浮桥，攻西安府。元平章王武，率官属军民降。达遂遣冯胜，进取凤翔。李思齐率所部奔

临洮。徐达进兵陇州、秦州及巩昌，乃遣冯胜统兵，进蹙临洮。李思齐穷迫，遂举城降。大军围庆阳，王保保率兵来援，为明师所扼，不得至。庆阳城破，张良臣投井中，引出斩之。庆阳平，并下平凉，王保保、贺宗哲皆北遁，陕西悉平。徐达等班师还京城。

上封子九人为王，太封功臣为公、侯、伯有差，死者肖像祀之。置六部官以分理庶务。放元宫人。旁求隐逸及孝弟力田、贤良方正、文学之士。建大本堂，命取古今图籍允其中，延儒臣教授太子诸王。以孔希学袭封衍圣公，孔希大为曲阜县知县。亲耕耤田，轮免天下各处田租，未几又统免天下田租。命皇后亲蚕。翰林为文，无事浮藻，禁四六文辞。诏天下郡县皆立学，群臣亲老者许归养。

时天下大定，惟伪夏主明升尚据巴蜀。洪武四年正月，上命汤和为征西将军，同杨璟、廖永忠、周德兴、曹良臣等，率舟师自荆湘，由瞿塘，趋重庆。傅友德为征虏将军，同顾时、陈德、汪兴祖等，率步骑自陕西，由秦陇，趋成都，太祖密谕友德曰："蜀人闻吾西伐，必悉其精锐，东守瞿塘，北阻金牛。若出其不意，直捣阶文，门户既隳，腹心自溃。"友德顿首受命。傅友德进兵，扬言出金牛，直捣阶文。连战克阶、文、绵、汉四州。廖永忠乃与汤和，分道并进，约会重庆府。永忠师行，沿江州县，望风奔附，乘胜抵重庆。明升君臣大惧，其臣刘仁劝升奔成都，母彭氏曰："事势如此，纵往成都，不过延命旦夕，何益，不如降也。"升遂面缚衔璧奉表降，蜀地悉平。明升至京师，上封为归义侯。遣使祭历代帝王陵寝，置通政使，禁奏事不许关白中书。纵苑中禽兽，惟以虎缚送光禄寺。禁僧道闲游，无度牒者不许越境，每县只准存寺观一所，月具结，男女非年过四十者，不许为僧尼。定大明律

法。

上欲相胡惟庸，刘基力言其不可，勿听，竟相惟庸。惟庸谗刘基，上夺刘基禄，基遂留京师。胡惟庸欲谋乱，忌基，鸩杀之。十三年，丞相胡惟庸谋逆，诳言所居井涌澧泉，邀上往观。乘舆将出，内侍云奇知其谋，勒马言状，气方勃，舌駃不能达意。上怒其不敬，左右挝捶乱下，奇垂毙，尚手指贼臣第，弗为痛缩，上方悟。登城眺察，见惟庸第内，兵甲伏屏帷间数匝。上亟反，遣兵围其第，罪人一一就缚，悉诛之。上召云奇，死矣，深悼之，追封右少监，赐葬钟山。胡惟庸辞连李善长，上赦之。宋濂孙宋慎，坐党逆被刑，籍其家，械濂至京师，上怒，欲诛之。皇后谏曰："宋濂亲教太子诸王书，岂有若是恝，况濂致仕家居，必不知。"上乃使宋慎茂州安置，至夔州卒。胡惟庸死，上乃思刘基，以基孙封为诚意伯。

时天下已定，惟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据云南，杀信使。十四年九月，上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，永昌侯蓝玉、西平侯沐英，为副将军，帅师三十万，以征云南。上饯于龙江，授以成算，旌旗蔽江而上。友德至湖广，分遣都督郭英等帅兵五万，由四川趋乌撒。友德等率大兵，由辰沅趋贵州。友德等师至普安，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遣平章达里麻，将精兵十余万，屯曲靖，以拒明师。而兵方到，友德倍道疾趋，出其不意，径至曲靖。忽大雾四塞，冲雾而行，阻水已临白石江矣。顷之雾霁，达里麻望见大惊。友德欲济，沐英曰："不可。"乃整军，临流欲济，潜遣数十百人，从下流渡，出其后，于山谷间，鸣金鼓，树旗帜，为疑军。达里麻急撤众御之。沐英乃拔剑，督师济口。元阵动，明师奋击，大破之。生擒达里麻，遂平曲靖。友德分遣蓝玉、沐英，帅师趋云南。而自以众数万，向乌撒，为郭英等声援。把匝剌瓦尔密闻达里麻败，弃城走，

驱妻子俱赴滇池而死。蓝玉、沐英等师至云南，元右丞观音保出降，云南平。自出师至平云南，仅百余日。云南平后，上召傅友德班师，沐英留镇云南。沐英，定远人，上初起兵时，养以为子，故命之留守。命天下朝觐官，各举所知一人，遣使求经明行修之士。江夏秀士曾泰有学行，上以为户部尚书。皇后马氏崩。后性恭俭宽仁，每劝上积德，不可枉杀人，上甚贤之。及崩，上终身不立后。诏选高僧，分侍诸王。有僧道衍者，姚姓，名广孝，苏州人，幼出家，改名道衍，字斯道，好读书，工诗文，遇异人传术，能预知人休咎。文皇在燕邸，广孝自请于燕王曰："殿下若能用臣，臣当奉白帽子与大王戴。"至是燕王自求广孝于上，许之。遣御史录囚于诸省，颁行科举成式，定生员巾服之制。上亲视，必求典雅，凡三易其制，始定襕衫。诏公侯各还乡，赐赉有差。

时帝大杀京民之怨逆者，李善长请免其亲戚数人，上大怒，遂赐死。上命大将军蓝玉，征沙漠。蓝玉深入，至捕鱼儿海，侦知元主营在海东八十里，遂乘风沙，直薄其营，元主惊遁，玉追千余里，不及而还，获元主次子地保奴，及后妃公主一百三十余人。又获吴王朵儿只等将相官校三十人，男女七万，马驼五万。上大悦，下玺书褒之。玉奸淫元主妃，秋七月师还，上闻其事，切责之。二十五年，皇太子标薨，谥曰懿文太子，甚有贤行。及薨，以嫡孙允炆为皇太孙。凉国公蓝玉，恃功横暴，以上数裁抑之，乃聚甲士家奴，伏甲将为变，事觉，磔玉于市，夷其族，一时公侯大吏，以至偏裨将卒，坐党论死者二万余人。并前胡惟庸党，前后所诛，共四万余人。又帝因元宵灯谜，画一妇人，手怀西瓜，乘马，而马后脚甚大。上曰："彼以皇后为戏谑，盖言淮西妇人马后脚大也。"乃大杀京民之不守本分者。又尝微行，遇一老妪，呼帝为老头儿，

乃大杀京民之怨逆者。二次所杀，又数万人。此外以疑似诛杀者甚众。呜呼，亦惨矣哉！帝聪明睿智，神武性成，收揽英雄，平定四海，纳谏如流，求贤若渴，重农桑，兴礼乐，褒节义，崇教化，制度咸宜，近古以来，未之有也。然性严明，果于诛杀，一时开国元勋，鲜克令终，此则其所短也。在位三十一年，戊寅闰五月，帝崩，寿七十一岁。

太孙允炆即位，是为建文皇帝。以遗诏，遣使止诸王入临。上皇祖考谥曰：钦明启运、峻德成功、统天大孝高皇帝。庙号太祖。尊母吕氏为皇太后，追尊父懿文太子为兴宗孝康皇帝。诏行三年之丧，而不废政事。卓敬密奏裁抑宗藩，疏入，不报。于是燕、周、齐、湘、代、岷诸王，颇相煽动。齐泰、黄子澄首建削夺之议，齐泰欲先削燕，黄子澄请先削其党，乃命李景隆至河南，执周王橚，及其世子妃嫔，送京师，削爵为庶人，迁之云南。燕王见周王被执，遂简壮士为护卫，以钩逃军为名，招致异人术士。浙江鄞人袁珙，善相术，道衍尝游嵩山佛寺，遇珙，珙相之曰："宁馨胖和尚乃尔耶？目三角彭白，形如病虎，性必嗜杀，他日刘秉中之流也。"衍大喜，至是荐珙于燕王。王使召之至燕，使人与饮于酒肆，王易服杂卫士中，亦杂肆饮。珙一见，即趋拜王前曰：殿下何自轻若是？殿下异日太平天子也。"王大喜，馆珙于道衍僧舍，荧惑守心。四川岳池教谕程济通术数，上书言北方兵起，期在明年。朝议以济妄言，召入，将杀之。济曰："陛下幸囚臣，至期无兵，杀臣未晚也！"乃囚济于狱。燕王入朝，行皇道而入，登陛不拜。监察御史曾凤韶劾王不敬，帝曰："至亲勿问。"户部侍郎卓敬密奏曰："燕王智虑绝人，酷类先帝。夫北平者，强干之地，金元所由兴也，宜徙封南昌，以绝祸本。"上亦不听。燕王归，即称疾，久之，遂称疾笃。太祖小祥，燕王遣世

子高炽，及其弟高煦、高燧至京师。齐泰、徐辉祖请留之，徐增寿力保其无他，上遣高炽等还。燕王大喜曰："天赞我也。"上遣使执湘王柏，王怒，焚其宫室美人，己亦乘马执弓，跃入火中而死。又废珉王楩、齐王榑、代王桂为庶人。燕护卫百户倪谅，上告燕官于谅、周铎等阴事，言欲为变，逮系至京，皆戮之。有诏责燕王，王乃佯狂称疾，走呼市中，夺酒食，语多妄乱，或卧土壤，弥日不苏。张昺、谢贵入问疾，王盛夏围炉，摇颤曰"寒甚！"宫中亦杖而行，朝廷稍不以为意。

燕府长史葛诚密告昺、贵曰："殿下本无恙，公等勿懈防，恐一旦事不可测。"贵等谋益急，齐泰奏遣内官逮燕府官属，又密敕北平都指挥使张信，使手执燕王。信惊告其母，母曰："不可，若父尝言，王气在燕分。王者不死，非汝所能执也。"信乃往燕邸请见，召入，拜于床下。燕王佯为风疾，不能言。信曰："殿下无尔也，有事当以告臣。"王称疾益坚。信曰："王果无意乎？臣奉密敕在此，当就执。"王始以诚告之。疾召僧道衍与谋，适檐瓦坠地而碎，王不怿。道衍曰："天欲殿下易黄瓦耳！"王乃喜，遂与定谋。时谢贵等集兵布阵，围王城，又以木栅断端礼门。燕王急呼护卫指挥张玉、朱能等，将八百人入卫。燕王曰："彼军满城，而吾兵甚少，奈何？"朱能曰："先擒谢贵、张昺，余无能为矣！"燕王曰："是当以计取之。今奸臣遣内官来逮官属，依所坐名收之，就令内官召贵、昺付之，将必入，入则缚之。"明日，燕王称疾愈，御东殿，伏兵左右。贵、昺不深虑，果入，为壮士所缚，于是两庑伏兵尽出，捽葛诚下殿。燕王掷杖起曰："我何病？"为汝辈奸臣所逼耳！"遂曳贵、昺、诚，皆斩之。围者惊相告，贵、昺皆溃散，遂据北平。以太祖祖训有云："内有奸臣，许藩王起兵，以清君侧之恶。"因以诛齐泰、黄子澄为

召，去建文年号，仍称洪武三十二年，号所起兵为靖难。署官属，以张玉、朱能、邱福为都指挥佥事。燕王棣上书，请诛奸臣齐泰、黄子澄。诏削燕王属籍。燕王遣张玉降通州，破蓟州。燕兵陷怀来，而开平、龙门、上谷、云中守将，往往降附。

时帝方锐意文治，日与方孝孺等，讨论周官法度，以北兵为不足畏。黄子澄谓北兵素强，不早御之，恐河北遂失。乃以耿炳文佩大将印，以李坚、宁忠为左右副将，帅师三十六万北伐。又命安陆侯吴杰、江阴侯吴高等帅师并进。擢程济为军师，护诸将北行，众号百万，数道并进，直捣北平。檄山东、河南、山西三省，合给军饷。帝诫诸将士曰："一门之内，自极兵威，不仁之极，尔将士务体此意，无使朕负杀叔父之名。"耿炳文至真定，率所部兵，分营滹沱河南北。徐凯率兵十万驻河间，潘忠驻莫州，杨松率先锋九千人，据雄县。燕王乘其中秋不备，亲率兵破雄县，杨松与麾下九千人皆战死。王度、潘忠在莫州，必引兵来救，乃伏兵桥侧，及水中。既而忠等果至，王进兵迎击，伏兵起，忠腹背受敌，趋桥不得，遂生擒忠。王率师直趋真定，耿炳文部将张保迎降，言耿炳文兵三十万，先至者十三万，分营滹沱河南北。燕王以为率兵薄北岸，则南岸之众，渡河击之，恐难取胜。乃厚抚张保遣归，使言雄、莫败状，令炳文并其军。保归，诈言兵败被执，窃马逃归，因言燕兵旦夕且至，若河南兵移并北营，庶可并力御敌。炳文遂用保言，移其营。燕王遣张玉、谭渊、马云、朱能等率兵奋击。王以奇兵出其背，循城夹击，横贯南阵。炳文大败，奔入真定，斩杀几五万，溺死无算。

炳文素称老将知兵，至是败，帝有忧色，召群臣问计。黄子澄曰："胜负兵家常事，区区一隅，岂足以当天下之力，愿

调兵五十万，四面攻之，众寡不敌，必成擒矣。”曰：“孰堪将者？”子澄曰：“李景隆文武全才也。”帝然之。亲饯景隆于江浒，召耿炳文还京师。李景隆乘传至德州，收集耿炳文败亡将卒，并调各路军马五十万，进营于河间。燕王闻之呼景隆小字曰：“李九江膏粱竖子耳，寡谋而骄，未尝习兵，付以五十万众是自坑之也。”乃谋外出以诱之。初太祖诸子，燕王善战，宁王善谋。帝恐宁王与燕合，诏削宁王三护卫，燕王闻之，喜曰：“取大宁必矣！”乃遗宁王书，告以穷蹙求解，而阴帅师趋大宁，驻师城外，燕王单骑入城会宁王，执手大恸。言北平旦夕且破，非吾弟表奏，吾死矣。宁王为草表谢，请赦其罪。居数日，情好甚洽。燕王辞归，宁王出饯郊外，伏兵起，遂拥宁王，及妃妾、世子、宝货还北平。李景隆闻燕师攻大宁，遂帅师进攻北平。都督瞿能奋勇，与其二子帅精骑千余，杀入张掖门，城几破。景隆忌其成功，使人止之，于是城中守益坚。燕王以拔大宁之兵，还击之，城中兵亦出，内外夹攻，景隆不能支，遂败，走还德州。黄子澄等匿不以闻。但云天寒，暂屯德州，俟明春大举。二年四月，景隆又自德州进兵过河间，与郭英、吴杰等，合军六十万，号百万，次于白沟河，与靖难兵合战。都督平安与瞿能父子，率众奋击，矢石如雨，杀伤甚众。南军飞矢如注，射燕王马，马三被枪，三易之，马却，阻于堤，几为瞿能所及，燕王急走登堤，佯麾鞭，若招后继者。景隆疑有伏，不敢上堤。会旋风忽起，折南军大将旗，南军大乱，崩声如雷。瞿能父子，力战而死。燕王因命乘风纵火，焚其诸营，于是郭英等溃而西，景隆溃而南，被杀溺死者二十余万人。靖难兵入德州，燕王率众围济南。山东参政铁铉、统兵盛庸等，悉力防御，大挫燕兵。燕王命决堤水灌城，城中大惧。铉曰：“无恐。”乃诈令军民出降，请燕王无

多带兵入城。王大喜，许之，遂止灌。铉定计，伏勇士，开门候王入，悬铁板伏城上，下之，发太早，中燕王马首，王惊，易马而驰。王大怒，乃以炮击城，城将破，铉书高皇帝神牌，悬城上，燕兵不敢击。燕兵围济南三月，不能破，因解去。铁铉、盛庸等，乘势复德州，兵势稍振。上召李景隆还，以铁铉为兵部尚书，盛庸为平燕将军，以御北军。燕王率兵至汶上，掠济宁。盛庸、铁铉蹑其后，营于东昌。燕兵向东昌，庸与铉等背城而阵，具列火器毒弩以待。燕军至，即鼓噪前薄之，尽为火器所伤。会平安兵至，与庸军合，于是庸麾兵大战。燕王以精骑冲左翼，入中坚，庸军围燕王数重。朱能率蕃骑冲入，奋力死战，翼燕王出。张玉不知王出，突入阵救之，没于阵。庸军乘胜，擒斩万余人，燕兵大败，遂北奔。庸促兵追之，击杀无算。燕王独以一骑殿后，追者数百人诸将以奉帝诏，莫敢加刃。适高煦领指挥华聚等至，击退庸兵而去。北平大震，僧道衍谓燕王曰："前固已言之，师行必克，但费两日耳。两日，昌字也，自此全胜矣。"与朱能力劝复起兵前进，燕王自撰文，祭阵亡将士张玉等，涕零如雨，自褫所服袍焚之，以衣亡者，引兵而前。盛庸及靖难兵，大战于夹河。忽东北风大起，尘埃涨天，庸军中昏暗，不辨咫尺，燕兵大呼，乘风纵击，庸军大败，踏残死者无算，遂还保德州。燕王遣都指挥李远烧南军积聚，远等至济宁，焚粮船数万艘，粮数百万，军资器械，俱为煨烬。德州粮饷遂艰，京师大震。燕王棣发北平，决计直趋金陵，帅师南下，陷东阿，入沛县。平安等与燕兵战于淝河，燕设伏以败南军，安骁将火耳、灰者、哈三帖木耳俱被擒。平安退屯宿州，燕兵陷萧县。总兵何福、都督平安等，率屯灵璧。上命徐辉祖帅师，会何福等，与靖难兵大战于齐眉山。何福击破燕军，斩燕将陈文于阵。平安转战而前，遇燕王

于北坂，王急，几为安诉所及。安马忽蹶，不得前，燕蕃骑指挥王骐跃马入阵，援燕王得脱，南军勇气百倍，一时传言靖难兵败北归，廷臣有曰："燕兵北矣，京师不可无兵。"乃召徐辉祖还京，何福孤军无援。燕遣轻骑截南军粮饷，何福下令，移营灵璧以就粮。燕兵劫粮，平安等帅师救之，为燕伏兵所败。何福、平安等入营坚守，燕兵围之。是夜，福下令，期明旦闻炮声三，即突围出师。就粮于淮河。明日未旦，燕兵攻灵璧营，燕王率诸将先登，军士蚁附而上，燕兵三震炮，福军误以为己炮，急趋门，门塞不得出，营中纷扰，燕兵急攻之，遂破其营。何福遁走，平安被执，南军势益衰。

时驸马都尉梅殷，尚高帝长公主，镇守淮安，悉心防御。燕王来假道，殷拒之甚严，燕王不得道，乃渡泗水攻盛庸。盛庸帅马步兵数万，战舰数千，列营南岸。燕王令舷舟编筏，扬旗鼓噪，若将渡者。潜遣邱福、朱能、狗儿等，西行二十里，以小舟潜渡，出庸后，渐近庸营，连举炮，南军惊走。庸股栗，不能上马，遂单舸脱去。燕兵尽得其战舰，渡淮据南岸，樊士信死之。燕兵陷盱眙、天长进至扬州，守将崇刚，监察御史王彬死之。燕兵至高邮，遂陷仪真，诏天下勤王。仪真既破，北舟往来江上，旗鼓蔽天。燕王驻师江北，朝廷六卿大臣，多为自全计，求出守城，都城空虚。遣使四出，征兵勤王。方孝孺请于帝，以吕太后命，遣庆城郡主如燕师议和，以割地分南北为请。郡主，燕王从姊也。燕王见郡主哭，郡主亦哭。燕王问周齐二王安在，郡主言周王召还未复爵，齐王仍拘囚。燕王悲不自胜。郡主徐申割地议，燕王曰："凡所以来，为奸臣耳！皇考所分吾地，且不能保，安望割也？为我谢天子，吾与上至亲，无他意，但得奸臣之后，谒孝陵，朝天子，求复典章之旧，免诸王之罪，即还北平，祗奉藩辅。更为我语

诸弟妹，吾几不免，赖宗庙神灵，相见有日矣。”郡主还，具言之。上出与方孝孺议，孝孺曰：“长江天堑，但尽烧江北船，北师岂能飞渡耶？”燕王兵至浦子口，盛庸诸将逆战，败之。会高煦引北骑至，燕王大喜，抚煦背曰：“勉之，世子多疾，事成，吾以汝为太子。”于是煦殊死战。燕王帅精骑，直冲庸阵。庸军小却，帝遣都督佥事陈瑄，帅舟师往援盛庸，瑄乃降燕。瑄具舟至江上，来迎燕王，王乃誓师渡江。庸所驻海艘，列兵沿江，上下二百里，皆大惊愕。师渐近岸，庸等整众以御，燕王麾诸将，鼓噪先登，以精骑数百，冲庸军，庸军溃，追奔数十里，庸单骑走，余将士皆降燕。燕兵招降镇江而进，方孝孺请令诸王分守城门。乃命谷王穗、安王楹，分守都城门。帝会群臣恸哭，或劝帝且幸浙。或曰：“不如幸湖湘。”方孝孺请坚守京城以待援，万一不利，车驾幸蜀，收集士马，以图后举。齐泰奔广德州，黄子澄奔苏州。帝太息曰：“事出汝辈，而今皆弃我去乎？”长吁不已。燕王整兵而进，屯金川门。时谷王穗与李景隆守金川门，遂开门降。魏国公徐辉祖率师迎战，败绩，京师破，朝中文武俱迎降。帝命左右捽徐增寿至，盖增寿通燕，时为燕地，以致帝败也。帝大恨，责以大义，遂手刃之，急命举火焚大内，皇后马氏赴火死。上欲自杀，翰林院编修程济曰：“不如出亡。”少监王钺跪进曰：“昔高帝升遐时，有遗箧，曰临大难可开，谨收藏奉先殿之左。”群臣齐言，急出之。俄而舁一红箧至，四围俱固以铁，二锁亦灌以铁，帝见而大恸。程济急碎箧，得度牒三张，一名应文，一名应能，一名应贤，袈裟、僧帽、僧鞋、剃刀俱备，白金十锭。朱书箧内，应文从鬼门出，余从水关御沟而行。薄暮，会于神乐观之西房，帝曰：“数也。”程济即为帝祝发，吴王教授杨应能，愿祝发随亡，监察御史叶希贤曰：“臣名

贤，应贤无疑。”亦祝发。各易衣披牒，凡五六十人，俱矢从亡。帝曰：“多人不能无生得失，各宜从便。”九人从帝，至鬼门，而一舟舣岸，为神乐观道士王升，见帝叩头称万岁，曰：“臣固知陛下之来也。畴昔之夜，高皇帝见梦，令臣至此耳！”乃乘舟至太平门，升导至观，已薄暮矣。俄而杨应能、叶希贤等十三人同至，共二十二人。帝曰：“今后但以师弟称呼，不必拘主臣礼也。”约定左右不离者三人。杨应能、叶希贤俱称比邱，程济称道人，给运衣食者六人，冯漼、郭节、宋和、赵天泰、王之臣、牛景光，余俱遥为应援。黎明，取道溧阳而去。帝在位四年，孝敬宽和，仁慈节俭，尊贤礼士，一时风俗醇厚，天下共爱戴之，惜乎拘泥古礼，擅改祖制，庸腐拘执，无驾驭雄才，遂及于难。初帝在宫分别时，兵部侍郎廖平请于帝，匿帝长子文煃以去，寄于黎平土司曾长官家，遂姓曾氏。平以少妹妻之，其后复姓朱氏，至今云礽繁衍。帝遁后，先入蜀，未几，入滇。尝往来浙东、天台、广西、云贵诸寺中。正统五年出滇南，语寺僧曰：“我建文皇帝也。”寺僧大惧。白思恩州官，转迎至藩司堂，南面趺坐，自称原姓名，送至京，朝廷命当时太监吴亮审视。建文帝一见亮，辄曰：“汝非吴亮耶？”亮曰：“非也。”建文帝曰：“吾昔御便殿，食子鹅，赐汝肉，汝手执壶，我弃肉于地，汝据地，狗餂之，乃云非是耶？”亮伏地哭。建文帝左趾有黑痣，摩视之，持其踵，复哭，不能仰视，退而自经。于是迎建文帝入西内，宫中人俱呼为老佛。程济闻之，乃散去。建文帝二十六岁出亡，归京时，年六十四岁，后以寿终，葬于西山，不封不树，此是后话。

时京城既破，诸王及文武臣僚，皆诣燕王劝进。燕王命驾谒孝陵毕，然后入城。七月朔旦，大祀天地于南郊，遂诣奉天

殿即皇帝位，是为太宗文皇帝。诏是年仍称洪武三十五年，以明年为永乐元年，复周王橚、齐王榑封爵。清宫三日，诸宫人、女官、内官多诛死，惟得罪于建文帝者乃得留。上诘问宫人内侍，以建文帝所在，皆指认皇后尸应焉。乃出尸于煨烬中，哭之曰："小子无知，乃日后乎！"召翰林侍读王景问葬礼当何如，景对曰："当葬以天子之礼。"从之。迁吕太后于懿文陵，降封懿文太子之子允通、允熞、允熙俱为郡王，寻降为庶人，后皆不得其死。幽建文帝少子于广安宫，后不知所终。榜奸臣齐泰、黄子澄等百余人，出赏格收之。自是以告讦擒获得官者甚众，乘机仇劫者纷纷。文皇召徐辉祖亲问，取伏状。辉祖惟书其父有开国功劳，子孙免死而已。文皇大怒，勒归私第，革其禄米。初道衍密荐方孝孺于文皇，至是文皇召孝孺至。孝孺衰绖，号恸阙下。文皇欲令草即位诏，孝孺大书曰："死则死耳，诏不可草！"掷笔于地，且哭且骂。文皇大怒，族诛之，一时坐孝孺族党死者，八百七十余人。兵部尚书铁铉，被执京师陛见，背立庭中，大骂不屈，遂寸磔之。文皇命舁大镬至，纳油数斛熬之，投铉尸，顷刻成炭。文皇命导其尸，使朝上，展转向外，文皇命内侍，用铁棒十余，夹持之，使北面，笑曰："尔今亦朝我耶！"语未毕，油沸蹙溅起丈余，诸内侍手糜烂，弃棒走，尸仍反背如故。上大惊，命葬之。户部侍郎卓敬、礼部尚书陈迪、刑部尚书暴昭、右副都御史练子宁、礼部侍郎黄观、大理寺丞邹瑾、佥都御史司中、大理寺少卿胡闰、刑部尚书侯泰、监察御史高翔、王度、董镛、巨敬、宗人府经历宋徵等，俱不屈，悉惨诛之，皆夷其族。执黄子澄、齐泰至京，皆诛之，夷其族。一时诸臣妻女，死节稍不力者，或给配象奴，或发教坊为妓，或纵兵遍淫之，发为娼，死则裸暴其尸。此外或与妻奴阖家自尽，或痛哭自尽，或

不屈被杀，或遁迹自全者，不可胜数。佥都御史景清，知建文帝出亡，犹思兴复，诡自归附。会灵台官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，其色赤。八月望日早朝，清独衣绯衣而入，疑焉。朝毕，清奋跃而前，将犯驾，文皇急命左右收之，得衣衽中佩剑。清知志不遂，乃立起谩骂，命抉其齿，含血直噀御袍。文皇命剥其皮，实以草，系长安门，碎磔其骨肉。是夕，精英迭见，车驾过长安门，索忽断，所械皮趋前数步，为犯驾状，上大惊，乃命烧之。已而上昼寝，梦清仗剑追绕御座，觉曰："清犹为厉耶！"命赤其族，村里为墟。大封靖难功臣，邱福、朱能、张武、郑亨、顾成、王聪、陈圭、孟善、郭亮、王忠、徐忠、张信、李远、张辅、谭忠等，各论功封赏有差。立妃徐氏为皇后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七回

## 明传世　十有二　一十七帝

诗曰：

慷慨樽前发浩歌，休教世事苦相磨。
东风要与花为主，无奈青春老去何？

却说明太宗文皇帝，号永乐。既篡位，诏以北平为北京，复代王桂、岷王楩封爵。上议立嗣，武臣咸请立高煦，谓其有扈从功也。惟文臣金忠、解缙、黄淮曰："嫡长承统，万世正法。"解缙复曰："好圣孙。"上乃立高炽为太子，封高煦为汉王，高燧为赵王。以姚广孝为太子少师，赈济苏湖。广孝往见其姊，姊拒之曰："贵人何用至贫家！"不纳。广孝乃易僧服往，姊坚不肯出，家人劝之，姊不得已，出立堂中。广孝即连下拜，姊曰："我安用尔许多拜耶？曾见做和尚不了底，是个好人么？"遂还户内，不复见。李景隆僭逾不法，造图谶，谓十八子当有天下，遂伏诛。

安南国王陈日焜，为其臣黎季离所弑。季离窜易姓名，上表诈称陈氏绝嗣，求权署国事，上从之。逾年，故安南国王孙陈天平，走至京师诉冤，上遣人责之。季离卑辞，表请天平还国，上遂命广西都督黄中，以兵送天平还。季离伏兵杀天平，中等引兵还。事闻，上大怒曰："蕞尔小丑，罪恶滔天，朕推诚容纳，乃为所欺，此而不诛，兵则奚用！"乃命朱能、张辅等，帅兵分道进讨。朱能有疾，留龙州，寻卒。张辅等入安

南。张辅等至安南，黎季离守备甚严，辅袭破其西城，又以画狮蒙马，用神机铳，破其象阵，遂克东都。黎季离遁入海，辅军追败之，生擒季离，及其子澄，余众悉降。安南平，得府十五，州四十一，县二百有八，户三百十二万。

山东蒲台县妖妇唐赛儿反，能剪纸为人马，相战斗，且言能知未来事。初以新寡祭夫坟，得书剑，因削发为尼，后复蓄发，美色妖淫，据益都等地，杀伤官军甚众，势甚猖獗。上遣安远侯柳升剿之，不获而遁。上捕之急，累及妇女。赛儿忽自首，裸而缚之，怡然不惧，临刑，刀枪箭铳俱不能伤，俄复遁去。

开浚会通河。上命皇太子监守京师，巡幸北京。又命皇长孙留守北京，上率众北征，至清水源，其地水碱苦不可饮，人马皆渴，忽于营西北，有清泉涌出，赐名神应泉。上至长清塞，夜间南望北斗，车驾至干难河，即元太祖始兴处。本雅失里率众拒战，上一鼓败之。本雅失里远遁，上乃班师。次年，瓦剌顺宁王马哈木朝贡不至，且欲寇边，上复亲征之，击破其军。马哈木北遁，上遂班师，因定都于北京，以京师为南京。上封高煦于云南，以远不肯行，改封青州，又不肯去，阴造兵器，养死士，上大怒，欲诛之，太子力救，上徙封之于乐安州。曰："如其祸作，可朝发而夕擒之。"阿鲁台寇边，杀兴利守将王焕，上亲征之，驾至鸡鸣山，阿鲁台闻之，夜遁。阿鲁台弑其主本雅失里，自称可汗，复寇边，上复亲征，至上庄堡，鞑靼王子也先士干率众来降，上遂班师。次年阿鲁台复寇大同，上命皇太子监国，复率众亲征。大学士杨荣、金幼孜从，师次清水源，阿鲁台远遁，上梦神人告曰："上帝好生。"如是者再，上遂班师。师次苍崖，上不豫，七月庚寅，师次榆柳川，上大渐，召张辅受遗命，传位皇太子。次日上崩，杨荣

等秘不发丧，密奉大行皇帝讣至京师，皇太子遣皇太孙赴开平，迎梓宫，军中乃发丧。上文武全才，宽严并济，知人善任，谗间不行，用兵应变，机智如神，郡县灾伤，捐租赈谷，容受直言，保全功臣，外国受封者三十余国，亦盛矣哉！独于建文忠臣，男诛戮，女为娼，不能无遗恨焉。在位二十二年，寿六十五岁。

梓宫至京师，皇太子高炽即位，是为仁宗昭皇帝，改明年为弘熙元年，立妃张氏为后，任用蹇义、杨士奇、杨荣、夏原吉、金幼孜、黄淮、杨溥等，天下称治。赦建文时奸党，族属并放还家，发教坊者，并宥从良，给还田产。时有自南京来者，上问所过地方何如，对曰："淮、徐、山东，民多乏食，而有司征税方急。"上不令部议，召杨士奇草诏，悉免之，然后令户工二部知。上明于星象，忽夜见星变，召蹇义、士奇等语曰："天命尽矣！"乃叹息曰："监国二十年，为谗慝所构心之忧危，吾三人共知，赖皇考仁明，得蒙保全，吾去世后，谁复知吾三人心者。"言已，泫然。蹇义、士奇亦流涕。五月，上不豫，召蹇义、杨士奇、黄淮、杨荣至思善门，命书敕，驰召皇太子于南京，翌日上崩。上天禀纯明，至性孝友，从善改过，恭俭爱民，足称令主，在位一年，寿四十八岁。

时皇太子未至，群臣请郑、襄二王监国。乙巳六月，太子瞻基至自南京，遂即位，是为宣宗章皇帝，改明年为宣德元年，立妃胡氏为后。汉王高煦在乐安，未尝一日忘反，及上帝位，谋益决，招集亡命，复遣人密约英国公张辅等，俾为内应。辅即缚其人，白于上。高煦上书，指夏原吉等为奸佞，当诛之。上曰："高煦果反。"夜召辅臣入议，杨荣首劝上亲征，上有难色。夏原吉曰："兵贵神速。"杨荣言是，上意遂决。明日，谕百官亲征，即治兵，遂与蹇义、夏原吉、杨士奇、

杨荣、杨溥发京师，命郑、襄二王留守。车驾至乐安，汉王大惧。上以书谕汉王，令执献首谋，归命朝廷，犹可保全。又以敕系矢射城中，令执献高煦，城中人多欲执献高煦。上驻跸乐安城北，发神机铳，声震如雷，城中股栗。高煦狼狈失据，遂潜出，顿首谢罪，上遂班师，系汉王父子以归。群臣遂欲并取赵王，独杨士奇以为不可。杨溥与士奇意合，上乃封群臣奏章，遣使付赵王，使自处。赵王大喜曰："吾生矣。"即献护卫，上表谢恩，言者始息。上至京，废汉王高煦为庶人，锁絷于大内逍遥城，上往观之，庶人出不意，伸一足，勾上仆地，左右急救起，上大怒，亟命力士舁铜缸覆之，缸重三百斤，庶人有力顶负缸起，乃积炭缸上如山，燃炭，逾时火炽铜熔，庶人死，诸子皆死。

安南黎利反，屡败官军。利请于朝，请复立陈氏后。上以疲姚中国，远征无益，遂许之，册封陈暠为安南国王，罢征南兵。后黎利篡陈暠而自立，遣使入贡，谢罪，求封，群臣请讨之，上亦不许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。安南，即交趾国，自后朝贡不绝。

上欲立贵妃孙氏为后，乃以意导胡后，使以疾辞后位，因废胡后而立孙氏为后。胡后居别宫，上亦不废恩御。进膳如常仪，每燕会必命居孙后之右。上以秋高马肥，恐胡骑寇边，遂整士马，驻喜峰口以待之。守将奏报兀良哈率万骑寇边，上选铁骑三千，驰赴之，敌望见，以为戍边之兵，即悉众来战。上命分铁骑为两翼，夹击之。上亲射其前锋三人，殪之，两翼飞矢如雨，敌不能进。继而神机铳叠发，敌人马死者大半，余悉溃走。上以数百骑直前，敌望见黄龙旗，始知上亲征，悉下马罗拜请降，皆生缚之而归。

乙卯正月，上不豫，百官朝皇太子于文华殿，翌日上崩，

在位十年，寿三十七岁。上天资英畅，敬礼大臣，勤恤民隐，慎于用人，严惩赃吏。或言臣下过失，密加详察，实则加罪，诬则重惩言者。张辅、夏原吉、蹇义、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、金幼孜、吕震、胡荣等，同心辅政，号称治平之世。及崩，太子年方九岁，内议颇有欲立长君之说。英国公张辅、杨士奇、杨荣等入临，哭罢，请见皇太子，即叩头呼万岁，浮议乃息。

太子祁镇即皇帝位，是为英宗睿皇帝，改明年为正统元年。太监王振，山西大同人，初侍上于东宫，及即位，遂命掌司礼监，宠信之，呼为先生而不名，振遂专权，大作威福。张太皇太后御便殿，召英国公张辅，大学士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，尚书胡荣等入内。上东立，太后顾谓上曰："此五人，先朝所简以贻皇帝，凡有行，必与之计。"命宣王振至，太后颜色顿异，欲诛之。上跪为之请，乃得解。二年六月，京师旱，时御巷小儿，为土龙祷雨，拜而歌曰："雨帝雨帝，城隍土地，雨若再来，还我土地。"成群呼噪，不知所起。未几，有监国即位之事，继有复辟之举，说者谓雨帝者，与弟也，城隍者，郕王也，再来还土地，谓复辟也，后悉如谣。太皇太后张氏崩，王振益无忌惮。侍讲刘球劾王振专权，下狱。振使小校入狱，断球头而去。王振忌大理少卿薛瑄，下之狱，将杀之，赖诸大臣救免，放归田里。适三杨俱卒，王振益横。福建民邓茂七反，僭称闽王，乌合至数十万，一时震动。其媳廖氏，尤妖淫善战。御史张楷讨斩茂七，宁阳侯陈懋，削平其余党。

十四年，北敌也先，遣使二千余人马进，报三千人。王振怒其诈，减去马价。北使回报，遂失和好，发兵寇边。荧惑入南斗，久不退舍。侍讲徐珵，苏州人，颇知天文，曰："祸不远矣！"亟命妻孥南归。妻孥重迁，有难色。珵怒曰："汝欲作鞑子妇耶？"北敌也先，大举入寇，大同兵失利，边塞城堡

多陷没，声息甚急。王振不与大臣议，挟天子，帅师亲征，百官伏阙上章恳留，不从。七月十七日，驾行，命太监金英，辅郕王居守，文武大臣皆匆匆随行。官军及私属，共五十余万人，出居庸关，过怀来，至宣府，连日非风则雨，人情汹汹，声息愈急。边将井原等败报踵至，随驾文武，连上章留之。振怒，皆令掠阵，未至大同，兵士已乏粮，僵尸满路。至大同，振欲进兵，北行益急，迫成国公朱勇膝行听命。户部尚书王佐，竟日跪伏草间。惟钦天监正彭德清斥振曰："象纬示警，不可复前，若有疏虞，谁任其咎！"振怒曰："倘有此，亦天命也！"前军西宁侯朱瑛，武进伯朱冕，全军覆没，振始有回意，明日班师。大同副总御郭登，谓驾宜从紫荆关入，庶保无虞。振不听，师过鸡鸣山，敌追至。遣朱勇率兵五万御之，敌于山下，张两翼夹攻，杀之殆尽。兵部尚书邝野，请车驾疾驱入关，而严兵为殿。振怒曰："腐儒安知兵事？"次日，驾至土木，日尚未晡，去怀来城二十里，欲入保怀来。振辎重千余辆，在后未至，留待之，遂驻土木。敌见我营不行，伪退，遣使持书来通和。上召曹鼐草敕与和，遣二通事，与敌使偕往。振急传令，移营南行。既行，未三四里，敌四面追之，士争先奔走，行列大乱，敌骑跳阵而入，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杀，乃弃甲，相蹈藉而死，蔽野塞川。

上与亲兵，乘马突围，不得出。上下马，盘膝南面坐，有一敌将，索衣甲不与，欲加害，其兄来曰："此非凡人。"拥见也先之弟赛刊王。上问曰："子其也先乎？其伯颜帖木儿乎？赛刊王乎？大同王乎？"闻其语，大惊，见也先曰："部下获一人甚异，得非大明天子乎？"也先乃召曾使中国者二人视之，问是否，一人见，大惊曰："是也。"也先曰："我尝祝天，求大元一统，今乃落我手，将何以处之？"众皆欲杀

之。伯颜帖木儿曰:“不可，大明天子在云端里坐，不知天何故推下之。万众死伤之中，镞矢不沾，寸兵不染，吾知天意之有在也！我等尝受其赐，不如还之，令中国遣使来迎，一旦复登宝位，岂不有万世之美名乎？”众皆曰：“者。”胡语云者，然辞也。于是也先以上送伯颜帖木儿营，令护视之。伯颜，也先弟也。上在位十四年而北巡，百官扈驾者，英国公张辅，尚书邝野、王佐，学士曹鼐、张益等，皆死之。护卫将军樊忠从帝旁，以所持锤，捶杀王振，遂突围，杀数十人而死。报至京师，朝野大震。皇太后遣使赍重宝文绮，载以八骑，皇后钱氏，尽括宫中物佐之，诣也先营，请还车驾，不报。群臣忿极，请族诛王振家，郕王旨未下，锦衣卫指挥马顺，叱各官起去。众曰：“马顺，王振党也。”争前殴之，蹴踏抢裂，顷刻而毙。复索振所亲信长随，毛、王二人，亦殴杀之。众竞喧哗，班行杂乱，无复朝仪。都御史陈镒，奉郕王令旨，籍王振家，并脔振从子山于市，族属无少长，皆斩之，众乃定。振家在京城，内外凡数处，重堂邃阁，拟于宸居，器服绮丽，上方不逮，玉盘径尺者十面，珊瑚树高六七尺，金银六十余库，币帛珠宝无算。皇太后以于谦为兵部尚书。也先拥帝至大同，索金币，约赂至即归帝。广宁伯刘安等，括公私金银共万余两，出迎驾，既献，敌复拥上去。都督郭登谋夺驾，不果，上出塞，始入也先营。也先初欲害上，会雷震死也先所乘青骟马而止，继又使人雪夜行刺，见一大蟒蛇，绕护帐外，大怖而去，于是益加礼焉。袁彬与哈铭及卫沙、狐狸三人侍左右，供薪水，劳苦备至。

皇太后传旨，皇太子幼冲，未能践祚，郕王年长，宜早正大位，以安国家。于是文武百官，交章劝进，遂择日行礼。乙巳九月，郕王祁钰即皇帝位，是为景皇帝，遥尊上为太上皇，

诏赦天下，以明年为景泰元年，尊皇太后孙氏曰上圣皇太后，生母吴氏曰皇太后，立妃汪氏为皇后。也先复遣使致书，辞语悖慢。兵部尚书于谦见上泣言曰："寇贼不道，劳将长驱深入，宜急遣官，分设召募，朝夕训练，以补前死亡之数。其通州霸上仓粮，宜急令百官，关支为月粮，以免寇据之而久留。"上嘉纳之。初杨洪、石亨守宣府，坐不救乘舆，诏系狱，至是以于谦言，赦出之。命洪仍守宣府，石亨总京师兵马，立功赎罪。太监喜宁故鞑靼也，土木之败，降于也先，尽以中国虚实告之，为彼向导，奉上皇入寇。七日至大同城下，郭登曰："赖天地祖宗之灵，国有君矣！"也先知有备，不攻去。九日至广昌，破紫荆关，朝野汹汹。侍讲徐珵方有时名，太监金英，召珵问计，珵曰："验之星象，天命已去，请幸南京。"英叱之，令人扶出。明日，于谦抗疏言京师天下根本，宗庙社稷陵寝，百官万姓，帑藏仓储咸在，若一动，则大事尽去，宋南渡之事可鉴也，徐珵妄言当斩。金英宣言于众曰："死则君臣同死，有以迁都为言者，斩之。"乃出榜告谕，固守之议始决。于谦闻寇追关，思各处刍粟以数万计，恐为敌资，乃为清野计，急遣使焚之，然后奏闻。也先长驱至京城西北关外，于谦躬擐甲胄，身先士卒，出营德胜门，泣以忠义谕三军，人人感奋，勇往百倍。既而宣府杨洪援兵至，军声大振。时诸军十二万列城下，寇见大军盛而严，不敢轻犯。石亨出安定门，与其从子彪，持巨斧，突入敌中坚，所向披靡，敌却而西，亨追战城西，敌复却而南，神机营都督范广，以飞枪火箭击之，杀伤甚众。于谦使谍，谍知上皇移驾远，命石亨等，夜举大炮击其营，死者万人。也先以上皇北遁，脱脱不花闻之，遂不敢入关，亦遁。京师解严，杨洪等班师还京，封洪昌平侯，石亨武清侯，加于谦少保，总督军务。

也先挟上皇北去，至小黄河苏武庙，伯颜帖木儿妻阿挞剌阿哈剌，令侍女设帐迎驾，宰羊，递杯进膳。寻值圣节，也先上寿，进蟒衣貂裘，筵宴。哈铭、袁彬常宿御寝旁，无寒甚，每夜上皇令彬以两胁温足，上皇使哈铭致意伯颜妻，令劝伯颜送还朝。铭时时慰上皇勿忧，或成疾，喜宁教也先扰边，且不欲送上皇还，上皇深恶之。宁又忌袁彬，诱彬出营，将杀之，上皇急救之，乃免。彬与上皇谋诛宁，乃遣宁传命入京，令军士高磐与俱，密书系磐髀间，令至宣府，与总兵等官计擒之。宁至宣府，参将杨俊出与宁饮城下，磐抱宁大呼，出髀间书，俊遂缚宁送京师，诛之。也先闻宁诛，与赛刊五等，分道入寇。大同参将许贡，请遣使与瓦剌修好，兵部尚书于谦，言于理于势，必不可和，上是之，于是边将人人言战守，也先不得挟上皇为重质，始谋归上皇矣。

也先遣其参政完者脱欢等，赍书来请和。诏以礼科给事中李实，为礼部右侍郎，充正使，罗绮为大理寺少卿，充副使，赍玺书报之。书中止言息兵讲和，不及迎复上皇意。实等至也先营，既见也先，读玺书毕，乃引见上皇，上皇居伯颜帖木儿营，所居毡毳帐服，食饮皆膻酪，牛车一乘，为移营之具，左右惟袁彬、哈铭。实等见上皇泣，上皇亦泣，上皇曰："朕非为游畋而出，所以陷此者，王振也。"因问太后、皇上、皇后俱无恙，又问二三大臣。上皇曰："也先欲归我，卿归报朝廷，善图之。"日暮，实等归宿也先营，酤酒相待，实等言欲奉迎上皇意，也先曰："南朝遣汝通问，非奉迎也，若归，急遣大臣来。"实等遂辞归。实等未至京，会瓦剌复遣使议和，朝廷复遣右都御史杨善，中书舍人赵荣报之。道遇实，实告以故。善曰："得之矣，即敕书所无，可权以集事也。"善等至也先营，也先甚喜，善因力请上皇还京，反复数千言，也先悦服。

平章昂克问善欲迎复，来何操？善言若操贿而来，后人皆以尔为贪贿，今无操而归上皇，书之史册，后世皆称仰。也先然其言。明日，也先设宴饯上皇，妻妾以次起为寿，又明日，宴使臣。又明日，伯颜帖木儿设宴饯上皇。又明日，亦宴使臣。又明日，上皇驾行，也先率众头目罗拜而别。伯颜送至野狐岭，恸哭良久，始别去，仍命其部将，率五百骑，护送至京。八月，上皇入塞，礼部议迎复仪注未定。上皇先遣使，诏谕避位，免群臣迎。百官迎上皇于安定门，上皇自东安门入，上迎拜，上皇答拜，各述授受意，逊让良久，乃送上皇至南宫，群臣就见而退，大赦天下。二年正月，百官请朝上皇，不许。命靖远伯王骥，守备南宫，北敌来和，请以所掠男女易米，每一人，易米一石。广州盗黄萧养，眇一目，有智数，在狱中，所卧竹床忽生竹，众以为瑞，惊附之，因越狱造反，屡败官军，据广州称王。凡数月，都督董兴等讨平之。废英宗太子见深为沂王，立己子见济为皇太子。群臣请朝上皇，不许。废皇后汪氏，立妃杭氏为皇后。后太子生母也。未几，皇太子见济卒。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上疏，请上时朝上皇，笃亲亲之恩。御史钟同，礼部仪制司郎中章纶，俱请上朝上皇，复太子。皆下狱。御史高平言南宫南城多树，事叵测，遂尽伐之。时盛暑，上皇常倚树憩息，及树伐，得其故，大惧。少保于谦，以疾在告。上遣太监兴安，与舒良视之，见谦自奉甚俭，相与叹息，因以闻。上为计所资用，一切上方给之。

天顺元年正月，景帝不豫，以储位未定，中外忧惧。兵部尚书于谦，日与廷臣疏请立太子，石亨知景帝疾必不起，念请复立东宫，不如请太上皇复位，可得功赏，遂与都督张軏，太监曹吉祥，以南城复辟谋，叩之太常卿许彬，彬请谋之徐元玉。元玉，徐有贞字，徐有贞即徐珵改名者也。亨、軏于十四

日夜，会有贞宅，有贞曰："如公所谋，南城亦知之乎？"亨、軏曰："一日前，已密达之。"有贞曰："俟得报乃可！"亨、軏去。至十六日暮，复会有贞曰："得报矣，计将安出？"有贞乃升屋，览步乾象，亟下曰："事在今夕，不可失！"会有边吏告警，言北敌欲寇京师。徐有贞、石亨、张軏、张䡄与王骥、杨善、陈汝言等，借此以备非常为名，阴结中官曹吉祥、蒋冕等，通信于孙太后，收诸门钥。夜四鼓，开长安门，纳兵千人，宿卫士皆惊愕，不知所为。石亨等率众薄南宫，毁垣坏门而入，共掖上皇登舆以行。入大内，门者呵止之。上皇曰："吾太上皇也！"门者不敢御，遂升奉天殿，登御座，鸣钟鼓，启诸门。是日，百官入，候景帝视朝，议立太子。有贞号于众曰："上皇复辟矣！"趋入贺，百官震骇，乃就班贺。景帝闻钟鼓声，大惊，闻知为太上皇，连声曰："好，好！"明日，上皇临朝，诏改景泰八年，为天顺元年，下少保于谦、王文于狱。上以于谦有功，未忍杀，而石亨、徐有贞与谦有隙，必欲杀之，遂与王文、范广及太监舒良、王诚、张玉、王勤同斩于市，妻子戍边。论迎复功，封石亨、张軏、张䡄、杨善等为公侯伯。论随驾功，擢哈铭、袁彬，并为锦衣卫指挥佥事。复廖庄、钟同等官，各荫一子入太学。废景帝仍为郕王，皇后为王妃，迁居西内，寻薨，在位七年，葬以亲王礼。景帝知人善任，外倚于谦，内信兴安，不动声色，使社稷危而复安，可谓英主。特处天性之间未尽善，致起奸臣之衅，惜哉！复立故太子见深为皇太子，曹吉祥、石亨憾徐有贞，谪之云南。有贞去，而曹、石益横矣！后曹、石败，放还。上颇知石亨等骄恣，屏人语大学士李贤，贤对曰："权不可下移，惟独断乃可！"上语及夺门功，贤曰："景帝不起，群臣自当表请陛下复位，何用夺门。此辈特藉陛下图富贵耳！假使当日事泄，此

辈固不足惜，不审置陛下于何地！”上大悟，浸疏之。于是忠国公石亨，遂与定远侯石彪同谋反，事觉，下狱死，党余皆伏诛。太监曹吉祥与从子昭武伯曹钦谋反，事泄，上执吉祥于内。钦与王师大战于东华门，大败，钦投井死。磔吉祥于市，同谋者尽死，籍其家。

时有河套空地三千里，无人守御，忽为北敌所据，遂为中国大患。上不豫，既而大渐。复辟后，又八年崩，前后共在位二十二年，寿三十八岁。上初宠王振，后宠曹、石，政治固不足称，其晚年，任用李贤，听言纳谏，仁俭爱民，美善颇多。

太子见深即位，是为宪宗纯皇帝，改明年为成化元年。上钱后号曰慈懿皇太后，尊生母周贵妃为皇太后。钱后无子，性孝谨，不妒忌。英宗北狩，后夜哀吁拜天，倦则卧地，因损一股，哭泣太多，复损一目。倾宫中所有，以为迎驾费。复辟后，待景皇后，犹尽礼焉。立妃吴氏为后，寻废之，而立王氏为后。后纪妃生皇太子祐樘，废后吴氏抱护惟谨，乃得免万贵妃之难。再后万贵妃子祐极薨，乃立祐樘为太子。纪妃暴卒。诏复于谦官，遣使往祭其墓，以其子冕为世袭千户。谦婿朱骥等，各给还家产。

荆襄民刘千斤作乱，众至四五万，命抚宁伯朱永等讨平之。又陕西固原土官满四，据石城反，右副都御史项忠讨平之。又襄阳李胡子作乱，亦命项忠讨平之。上之初年，任用李贤、彭时、商辂等，天下称治，继宠万贵妃，贵妃认万安为兄弟，遂以安入阁办事，黜陟任意。又置西厂，命太监汪直提督刺外事，直遂罗织生事。直仗提督陈钺，威宁伯王越为羽翼，于附己者用之，于异己者倾之，权势震赫，天下畏之。又直欲立功于外，妄开边衅。上命直掌十二团营。

时有中官阿丑者，善诙谐，每于上前作院本，颇有东方朔

谲谏之风。一日丑作醉人酗酒，一人佯曰："某官至。"佯骂如故，又曰："驾至。"酗亦如故。曰："汪太监来矣。"醉者即惊迫帖然。旁一人曰："天子驾至不惧，而惧汪太监何也？"曰："吾惟知有汪太监，不知有天子也！"至是直宠渐衰。时王越、陈钺媚直，结为死党。丑一日复作直持双斧，趋跄而行。或问故，答曰："吾用兵，惟仗此两钺耳！"或问两钺何名，曰："王越、陈钺。"上微哂焉。于是御史徐镛等，劾直欺罔弄权，擅开边衅。上纳其言，遂逐直并其党，窜斥皆尽，内外莫不快之。

上以房中术，宠妖僧继晓，赐美姝十余，金宝不可胜记。刑部员外林俊直谏，上大怒，下之狱。经历张黻论救，并逮赴狱，各杖数十，欲杀之。时有太监怀恩，每以忠直事上，叩头诤曰："自古未有杀谏官者，臣不敢奉诏。"上怒，用御砚掷之，俊狱乃得解。上又以符水小术，宠江西人李孜省，擢为礼部侍郎，掌通政司事。主事张吉、舍人丁玑等疏谏，俱被谪。时又有东宫内监覃吉，每事以正道辅太子。曰："吾老矣，安望富贵？但得天下有贤主足矣。"上英明仁恕，天下无事，惜宠用奸邪，不无少病焉。在位二十三年，寿四十岁而崩。

太子祐樘即位，是为孝宗敬皇帝，改明年为宏治元年，尊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太后，立妃张氏为后，后追尊生母纪氏为太后，以报育功，奉废后吴氏以太后礼。李孜省、僧继晓伏诛。上于宫中得一小箧，皆房中术也。悉署曰："臣安进。"上遣内侍怀恩持至阁下，示万安曰："是岂大臣所为乎？"安惭愧流汗，不能出一语。恩摘其所悬牙牌曰："请出矣。"安始惶悚归第。京师西直门有熊入城，兵部尚书马文升等请备非常。兵部郎中何孟春曰："熊于字为能火。宜慎火灾。"已而禁中礼部俱大火，果如其言。上敬谨英明，仁慈恭俭，节欲爱

民，礼贤纳谏。即位之初，徐溥、刘健入内阁，王恕入吏部，自是众贤并进。李东阳、谢迁、邱浚、马文升、刘大夏、戴珊、王镦、杨廷和、林俊、杨一清等诸君子，相继并进，翼赞皇猷，内外安宁，几致刑措。升遐之日，远近悲哀，呜呼盛哉！上不豫，召刘健、李东阳、谢迁等入受顾命。健等叩头御榻下，上曰："张皇后生东宫，年十五岁矣，性虽聪明，好逸乐，先生们须勤请他读些书，辅他做个好人。"健等叩头曰："臣等敢不尽力。"五月上崩，在位十八年，寿三十六岁。

太子厚照即位，是为武宗毅皇帝，改明年为正德元年。尊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太后，立妃夏氏为皇后。命刘瑾掌司礼监，兼提督团营。瑾陕西兴平人，本姓淡，景泰中，自宫入刘太监名下，因其姓。上在东宫时，瑾以俳优戏弄，为上所悦。及上即位，瑾朝夕与其党八人，为狗马鹰犬，歌舞角戏，以娱上。上狎焉，与之游戏无度。大学士刘健、谢迁、李东阳等上疏切谏，勿听。户部尚书韩文，合九卿诸大臣，具疏谏。太监王岳，亦东宫旧臣，素刚直，与太监范亨、徐智等，欲助外廷去谨等。刘谨知之，诉于上，逐之南京，使人杀之于途。于是刘健、刘大夏、谢迁各上疏致仕去，罢韩文官，下谏臣吴翀、刘玉、吕翀、戴铣、薄彦徽等于狱，斥为民。兵部主事王守仁直谏，杖五十，谪为贵州龙场驿丞。刘瑾多构杂戏男女声色以娱上，候上娱，则多上外廷章奏，请省决。上曰："吾安用尔为？乃一一烦朕。"瑾由是自专决。刘瑾矫诏，榜奸党刘健、谢迁、韩文、李梦阳、王守仁等五十五人于朝堂，追夺刘健、谢迁、马文升、刘大夏、韩文、许进等六百七十五人诰敕，并黜为民，充军。

五年二月，陕西宗室安化王寘镭反。起都御史杨一清，命太监张永同督兵讨之，八月寘镭就擒。杨一清因密说张永，请

上诛刘瑾，且教以上请之术。曰："公班师入京，请上间语宁夏事，上必就问公，公于此时即上寘鐇伪檄，并述渠乱政，谋为不轨状。上英武，必悟，但须得请即行，若少缓机泄，则祸不旋踵。"永攘臂许之。及还献俘，上迎之于东华门，赐宴。比夜，瑾先退。永出怀中疏，言瑾激变宁夏，及谋为不轨状。永党张雄、张锐亦助之。上悟，允其奏。当夜，即命禁兵逮瑾。时漏下三鼓，瑾方熟寝，禁兵排闼入，瑾披衣起，趋出户，被执，就狱。明日降诏，闲住之于凤阳。初无意杀之也，及籍其家，得金二十四万锭，又五万七千八百余两；元宝五百万锭，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余两；宝石二斗；又金甲、玉带、蟒衣、衮袍、盔甲弓弩等项甚多。上大怒，曰："瑾果反矣！"命凌迟之。亲属皆论斩，张彩死狱中，罢大学士刘宇、曹元、焦芳等，并削籍为民，天下快之。

初霸州文安县大盗张茂家，有重楼复壁，多为深窖，响马盗刘六、刘七、齐彦名、杨虎等皆附之。茂以贿交结内监，尝进豹房，观上蹴鞠，郡县无可如何！至是御史宁果掩捕茂，折其股。刘六、刘七等势穷，劫取已擒盗党齐彦名等反。一时穷民响应，众至数千，劫掠霸州文安县。文安县生员赵风子者，名鐩，有勇力，好任侠。刘六等攻掠文安县，鐩避贼，立水中。会盗数人，劫淫其妻于岸上。鐩大怒，夺刀杀伤二贼，为贼党所擒，遂与弟赵鐇、赵镐俱降贼，招致党与，贼势益炽，劫掠畿内州县，拥众北向，京师戒严。既而流贼赵风子、刘六等，分寇河南、山东州县，攻徐州，掠淮西，官军屡败。乃命太监谷大用总督军务，调宣府大同边兵讨贼。大同游击江彬宣府人，骁勇狡险，从征流贼，惟杀掠良民以邀赏。刘六等乘船劫掠，往来江上，至通州狼山，遇飓风，舟尽覆，贼尽死，悉为官兵所擒杀。班师还京，彬赂太监钱宁，引入豹房，

得见上。彬机警，善迎入主意，上喜，留侍左右，升左都督。冒国姓为义儿，诱上为微行。上狎虎，为虎所伤，卧病者累月。江彬言宣府之乐，诱上出居庸关，至宣府。彬为上营镇国府第于宣府，辇豹房珍玩女御其中，时时夜出，见高门大户，即驰入，宣淫其妇女。彬益索民间美妇进之，上乐而忘归，号宣府曰家里。上还京，复议北巡，乃自称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巡边。命内阁杨廷和、梁储等草敕，储等言君不可以臣名，不肯草，上遂自称之，以行幸宣府，至大同，抵榆林而还。上以南方多美妇，复下制南巡。

初宁王宸濠，既纳贿，得复护卫屯田，时时欲反，廷臣忧之。乃起王守仁为佥都御史，巡抚南、赣、汀、漳等处。守仁请提督军务，许之。至是南巡制下，人情汹汹。会御史萧淮，劾奏宁王不法事，宁王宸濠，遂与所厚乡宦李士实，举人刘养正，举兵反。娄妃泣谏，固止之，勿听。遂以计杀守臣孙燧、许逵等，取有南昌。复遣贼首闵念四、吴十三等，夺舟顺流，攻南康、九江，皆陷之。宸濠自率兵攻安庆，知府张文锦等率众死守。提督南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，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，起兵讨贼，径袭南昌，宸濠解安庆围还救，至鄱阳湖，守仁督兵与战，贼众大败，宸濠就擒，槛车北上，娄妃赴水死。宸濠曰："昔纣用妇言而亡，我今不用妇言而亡，悔之何及！"时守仁捷音犹未至京师，上欲南游，遂下诏亲征，出师驻良乡。守仁捷音方至，上令退回，待至南京，另奏。梁储、蒋冕力请回銮，勿听。王守仁发南昌，将献俘阙下。内监张忠、朱泰等，谓当纵之鄱阳，俟上亲与决战，然后奏凯论功，守仁勿听。乘夜过玉山，张永已候于杭州，永谓守仁曰："吾之此出，为群小在侧，欲调护左右，以默辅圣躬，非为掩功来也！但皇上顺其意而行，犹可挽回万一，不然，徒激群小之怒，无益也。"

守仁信其无他，乃以濠付之。张忠、朱泰屡矫伪命，召守仁，守仁不赴，乃谗于上曰："王守仁必反，试召之，必不来。"张永闻之，密遣人急报守仁。上召之，立至。永复调护之，上曰："王守仁道学人也。"仍命还江西。上驻跸南京，既久，复有游苏、杭，泛江、浙，入绍兴，溯湖、湘，登武当之意。杨廷和、毛纪题请回銮，梁储、蒋冕等泣请回銮，坚跪不起。上不已从之。张永令王守仁重上捷音，宸濠及逆党皆伏诛。其后嘉靖元年，追录平濠功，封王守仁为新建伯。十六年正月，上还京师。初江彬进淫药，上服之，日淫妇女以十数。三月，上不豫，未几大渐，遂崩于豹房。在位十六年，寿三十一岁。太监陈敬、苏进奔告慈寿皇太后，乃移殡于大内。太后下懿旨，磔江彬于市，籍其家，得黄金七十匮，每匮一千五百两；银二千二百匮；其余珠玉首饰宝玩不可胜记。

是日太后召杨廷和等议，传遗旨，立兴献王长子厚熜为嗣。夏四月，孝宗从弟兴献王祐杬之子厚熜至京师，即皇帝位，是为世宗肃皇帝。诏以明年为嘉靖元年，命礼部会议崇祀兴献王典礼。杨廷和等，请以孝宗为考，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，而令益王子崇仁为兴献王后。上曰："父母可互易若是耶？其再议。"上必欲考兴献王，而以孝宗为皇伯父。观政进士张璁，南京主事桂萼，俱阿上意，上大礼疏，上大是之，骤升为学士。大学士杨廷和、蒋冕等，力争不得，遂致仕去。毛纪、石瑶、丰熙、马理等，力谏，勿听。于是何孟春、王元正、杨慎等，二百二十余人，俱跪伏左顺门，大呼高皇帝、孝宗皇帝，声彻于内。上使司礼太监谕退，不从。杨慎、王元正乃撼奉天门大哭，群臣皆哭，声震阙廷。上大怒，命录为首者戍边，四品以上夺俸，五品以下杖谪。于是大礼议定，以孝宗为皇伯考，慈圣太后曰皇伯母，追封兴献王为恭穆献皇帝，称皇考，现封母

蒋氏为章圣太后，祖母宪宗贵妃邵氏为寿安皇太后，立妃陈氏为皇后。七年崩，立妃张氏为后，又废张后，而立德妃方氏为后。上尝幸曹妃宫，既寐，宫婢杨金英等谋弑上，以组系上颈。有宫婢张金莲者，驰告太后，后驰救，得免，并杀曹妃，上尝冤之。

田州土官岑猛反，两广总督姚镆讨诛之，已而猛党卢苏、王受复叛，上命王守仁为两广总督讨平之。上之初年，用张敬孚、桂萼等，邪媚弄权。敬孚即张璁改名也。及以夏言为大学士，忠诚为国。未几，罢夏言，以严嵩为大学士，窃弄权威，内外官员，有所建白，必先白嵩，嵩许诺，然后奏闻。于是副封苞苴，辐辏其户；御史叶经劾嵩，嵩激上杀之。嵩子世蕃，复专权纳贿，上微闻之，复起用夏言，位在嵩上，嵩甚恨之。会都御史曾铣夜捣北敌巢，胜之，铣因议复河套，夏言主之。适北敌入冠，大掠，仇鸾讦铣开衅，严嵩论曾铣开边启衅，夏言和同附会，法司会议，铣以失陷城池律，夏言以交通律，俱论斩，妻子流三千里，天下冤之。仇鸾重赂严世蕃，得为宣大总兵，北敌俺答入犯宣府，由蓟州入古北口，转掠怀柔、顺义，遂逼通州，复自北河东渡，直薄京师，大掠金帛子女而还。仇鸾诈称败敌，驱之出境，委罪于兵部尚书丁汝夔而杀之。越二年，俺答复寇大同及蓟州，徐阶奏鸾通敌误国，全家斩于市，籍没其家。

倭寇浙江，倭即日本国，其所统有五畿，七道，三岛，为郡五百七十有三，皆依水附屿而居，名虽为郡，实不过中国一村镇而已。鄞人宋素卿初奔日本，教之寇掠中国。时有徽人汪直，以事亡命走海上，倭爱服之。倭勇而戆，不甚别生死，每战，辄赤体，提三尺刀，舞而前，善以少击众，无能捍者。其魁则皆浙闽人，奸淫掳掠，裸妇女而饮酒，百姓大受其害。工

部侍郎赵文华，请祷海神，以杀贼，遂遣如浙，陵轹官吏，搜括财物，公私苦之。总督张经，大败倭寇于嘉兴，杀获几尽。赵文华以其不附己，反先奏劾其玩寇殃民而杀之。倭寇掠浙江、江西、闽广、山东无已时，后赖总兵戚继光、俞大猷等，力战，尽歼之于福建之平海卫，倭寇乃平。

时大学士严嵩与子太常卿后为工部侍郎世蕃仆严年，客罗龙文、牛信，及门下赵文华、鄢懋卿、万寀等，招权纳贿，中伤善类，颠倒是非。厉汝进、徐学诗、王宗茂、杨继盛、沈炼、吴时来、张翀、董传策等，前后上疏，极言其奸，或谪、或死、或戍，于是搢绅皆畏嵩，不敢言。阁臣吕本亦附之，专权者二十余年，上颇疑之，渐近徐阶。御史邹应龙疏劾严世蕃，交通贿赂诸不法事，及严嵩植党蔽贤，溺爱恶子，上览之心动，命严嵩致仕，而下世蕃于狱，以鄢懋卿等属法司，惟赵文华前以忤嵩去职，不在其内。严世蕃坐赃戍雷州，及其爪牙罗龙文、严年等，俱远戍。世蕃等俱不至戍所，竟归家，鸠工大治宫室。推官郭谏臣以公事过嵩里，具揭于御史林润。润上疏言，臣巡视上江，备访江洋盗贼，多入逃军罗龙文家，龙文卜筑深山，乘轩衣蟒，阴有不臣之心，推严世蕃为主，近者假治第为名聚众至四千人，道路汹汹，咸谓变且不测。疏上，即命林润逮捕，润捕严世蕃、罗龙文等至京，下法司讯状。徐阶略问，不待其服，即具疏以闻，言事已勘实，其交通倭寇，潜谋叛逆，具有显证，乞正典刑。上从之，命斩世蕃、龙文于市，籍其家，金银珍宝充斥，几于天府埒。万寀、鄢懋卿并充军，严嵩寄食人家而死，上自即位以来，好道术，会宫中黑眚见，方士陶仲文治之有验，上尊宠之，累官至礼部尚书，封恭诚伯。及仲文死，复宠用方士王金、陶仿、刘文彬、申世文、高守中、陶世恩等，晚年斋居西苑，专意玄修，然不废政事，批决无停晷，

故不至废弛。又好言祥瑞，恶闻死亡字。户部主事海瑞，罗上过失，上疏极谏。上大怒，命逮系瑞于镇抚狱。上以服方士药，渐渐火发，十二月疾甚，自西苑还乾清宫，遂崩。上英明苛察，严以驭吏，宽以治民，足称令主，然用严嵩，杀忠谏，好道教，宠方士，不无少损焉。在位四十五年，寿六十岁。

大学士徐阶等宣遗诏，请上第三子裕王载垕即位，是为穆宗庄皇帝，改元隆庆，立妃陈氏为皇后。追录先朝忠谏诸臣，杨继盛、沈炼等，并复职，赠荫谕祭，复海瑞官，追赠王守仁为新建侯，谥文成，诸方士伏诛。以张居正为大学士，徐阶致仕，以高拱为内阁大学士。北敌俺答孙把汉那吉者，酋妇所钟爱也。因小忿，率其仆阿力哥等来降。总督王崇古纳之。边吏大哗，以为不可。崇古不听，以闻于朝。廷臣喧然，以为不可。御史叶梦熊争之尤力，上曰："慕义来降，宜加奖励。"其以把汉那吉为指挥使，阿力哥为五千户，各赐衣一袭。俺答妻恐中国杀其孙，日夜怨俺答，俺答亦自悔，遂拥众十万压境。崇古令人谕以国恩，且邀其缚叛人示信。俺答夫妇感且愧曰："汉乃肯全吾孙，吾且齿臂盟，世世服属，何有于叛人?"遂定盟。通贡市马，执赵全等来献。崇古遣那吉归，诏封俺答为顺义王，以功进王崇古兵部尚书，世袭锦衣千户。五月上不豫，既而大渐，召阁臣高拱、张居正、高仪至乾清宫受顾命。翌日上崩，在位六年，寿三十六岁。上宽仁大度，勤俭爱民，留心边事，处置咸宜，足称令主。及崩，太子翊钧即位，年方十岁，是为神宗显皇帝，以明年为万历元年。

时太监冯保，方居中用事，张居正乃结保以自固。首相高拱谋逐冯保，反为冯保所逐。未几，高仪亦病卒，而居正裒然首辅矣。上早朝，出乾清宫，见一无须男子伪作宦者状，袖有佩刀，趋走惶遽，左右执之。冯保立鞫之，对曰："我是南兵，

召王大臣，自总兵戚继光所来。”张居正因密语冯保曰：“可借是以除高氏。”因教之言，高相君怨望，使来行刺，愿先首免罪。群臣俱忿忿不平。及会审，风霾，大晦、雨雹，杂治王大臣，王大臣不能堪。冯保问曰：“谁主使者？”大臣曰：“尔教我言，高相公主使。”冯保惧，遂罢审。已而王大臣中毒哑，不能言，遂处斩。自是居正威望日重矣。居正虽内结冯保以自固，然性沈沉，多智数，亦不甚贪财，而能辅上以正，请帝日御经筵，又进帝鉴图说，进讲章，进宝训日录等类，以辅成君德。又信赏必罚，知人善任，赈饥荒，损积逋，动合机宜，灭岭东贼蓝一清。又两浙兵民乱，命张佳允视师两浙，遂不动声色，而乱平。于治河，则用潘季驯；于治兵，则用李成梁、戚继光等，天下大治。而刘台等犹劾其专权。张居正以父丧去位，帝手诏慰留之。吴中行、赵用贤、艾穆、沈思孝、邹元标等，交章劾居正忘亲贪位。居正大怒，上俱杖谪之。居正在丧次，凡阁中事，令吏赍奏，就拟处分。手诏称元辅、称太师、称先生，慰谕甚至。六年五月，帝始冠。三月，立妃王氏为后。十年六月，大学士张居正卒，上震悼辍朝，遣司礼太监张诚，监护丧事，赐赙甚厚。两宫太后，及中宫，俱赐金币。赐祭十六坛，赠上柱国，谥文忠。

未几，废司礼监冯保，南京闲住。冯保每裁抑中贵，毋与朝政，内侍多怨之，又每辅上以正，上亦恨之，故坐贬，时潞王婚礼，所需珠宝未备，太后以为言。上曰：“办此不难，年来廷臣无耻，尽献张、冯二家耳。”于是御史羊可立，追论居正罪恶。一时攻之者，锐气不可解。诏夺张居正封诰赠谥，籍没其家，家财不甚丰，株连颇多，荆州骚动。其长子敬修不胜刑，自缢死。其弟张居易，次子张嗣修及张顺、张书等，俱发烟瘴地面充军。刑部尚书潘季驯上言：“居正家产，奉旨抄

没，国法已正，众愤已平，但其八旬老母，衣食不周，子孙相继死亡，殊失罪人不孥之意。”上恻然，乃诏有司保全之。自是大臣无敢实心任事者矣。以申时行、王锡爵入阁办事，天下亦治。及张位秉政，奸人史锦、王君锡等请开矿。二十四年冬，张位以为天地自然之利，可益国，无病民，采之便，于是遣太监张忠往山西，曹金往两浙，赵钦往陕西，鲁坤往河南，一时各遣内官四出开矿。编富民为矿头，而矿实无银，勒民间纳银以代税，违者即破其家。遣内监采木于川、贵、湖、广间。又遣内监开皇店于各处。又命内监采珠于广州，兼征市舶。又设福建市舶。又命采云南大理石。诸内监各处肆虐，民不堪命。临清民变，殴税使马堂几死。税监陈奉勒居民黄金，拷及妇人，并拘钟祥知县邹尧弼，远近大震。武昌民变，逐陈奉，奉匿楚府中，众执奉左右六人，投之江。有旨降知府知县为民。太监孙隆采税浙江，驻苏州，激变市人，饥民倡义，杀其委官七人。抚按诘乱民，有葛成者，独引服，不及其余，下狱论死。云南矿务太监杨荣，恣行威福，杖毙数千人，榜掠指挥樊高明等，指挥贺世勋、韩光大倡众杀荣，焚其署，徒众辎重，皆为灰烬。事闻，上怒不食。曰："荣不足惜，何纪纲顿废至此？"于是世勋下狱死，光大戍边。御史况上进、王立贤，给事中杨应文、包见捷、田大益，刑部侍郎吕坤，礼部侍郎冯琦、郭正域，户部尚书赵世卿，辅臣朱赓，皆上章极言矿使之为害，勿听。凤阳巡抚李三才上疏，言矿税繁兴，万民失业，千里之区，中使四布，加以无赖亡命，附翼虎狼，沿途掘坟，得财方止，奸淫子女，侮官虐民，圣心安乎，不安乎，试观朝廷有如此政令，天下有如此景象，而不乱者哉！不报。

历来朝鲜国，即高丽国，与辽东接壤，舆地六千里，饶庶有华风。国王李昖，湎与酒。而倭酋关白平秀吉起人奴，篡

立。以枭雄据六十六州。倭酋，即日本。关白，犹华言宰相也。平秀吉闻朝鲜弛备，遂攻陷之，李昖奔辽东求救。上以其修贡谨，遣总兵祖承训率兵渡鸭绿江援之。攻平壤，失利。上复遣宋应昌为经略，李如松为大将，援之，遂败倭酋于平壤，而明师精锐亦多丧。会倭酋遣使请朝贡，于是群议急图休息，遂撤兵还。朝廷以李宗城充正使，杨方亨为副使，封日本平秀吉为王。宗城经行之处，在在索赂。次对马岛，太守义智饰美女，更番纳行幄中，宗城安之。宗城闻义智妻美，必欲淫之。义智大怒，诳其左右曰："倭将有变。"宗城惧，遂弃玺书逃回。事闻，下宗城于狱。乃改杨方亨为正使，沈惟敬为副使。倭酋复攻陷朝鲜，上复命邢玠为经略，杨镐为经理，以麻贵、刘綎为将军，讨之。凡三年，平秀吉死，倭酋陆续遁归。麻贵、刘綎等，分道进兵，追击，破之，擒平秀政、平正成等。二十六年，南海遂平。

二十七年，四川播州宣慰使杨应龙，即北宋杨业后也。置关据险，劫掠州县。令诸苗对父奸女，面夫淫妻。或令妇女裸体高卧，用团头箭，射中其阴以为乐。或烧蛇入妇女阴中，使之号叫踊跳，以至人蛇俱毙。蜀臣奏闻，上命将军刘綎等发兵讨之。刘綎督将士，分道并进。应龙子杨朝栋，率苗兵数万迎敌，官军夹攻，大败之，退守关险。刘綎从间道，攀援直入娄山关，营火烛天，应龙大惧，遂同二爱妾，阖室缢死，擒其妻子，献俘阙下，遂以其地为遵义、平越二府。

时有姚安知府李贽，寄居麻城，谓大道不分男女，作观音问，引诱士人妻女归教，用邪术掩人耳目。诡言入房中传道，白日行淫。诏逮系狱，贽自经死。又有凤阳人刘天叙，与其党，拾一小佛像，历乡村募化。妄言有法术，能指天天开，画地地陷，且能知人生三世事。引诱愚人妇女为徒，择美少妇女，

声言传道，即携去行淫。聚徒万余人，遂谋反。将据城僭号，有司捕擒之。诏为首者磔，为从者斩。

初申时行为相，性宽平，所斥必旋加拔擢。自是沈一贯为相，以才自许，不为人下。文选司郎中顾宪成以言事被谪归，讲学于东林，故杨时书院也。孙丕扬、邹元标、赵南星等以蹇谔自负，每与政府相持，皆附之。而宪成讲学，天下趋之，结淮抚李三才，遥执朝政，号东林党。而沈一贯持权求胜，附一贯者，科道亦有其人，号为浙党。其后二党更相倾轧，垂五十年。上晚年，因有足疾，高居深宫，惟宠郑贵妃，全置国事于不理。于奏疏，概留中，无所处分。惟言路所纠，其人不待旨，竟罢去。于是台省之势，积重不返，有齐、楚、浙三方鼎峙之名，诸臣结党相攻，章奏日烦，上皆不理，甚至告老乞休表章，亦不发。诸臣不待命，竟归。诸司员缺，皆不补官。镇抚司缺理刑官，日久无人问断。监犯淹系死亡，家属百余人，聚哭长安门。辅相不问是非贤否，俱为言官所劾，乃以模棱为工，群臣但为己私，不复为国。南北科道，互相攻诋，纷如聚讼。户部库银，现存止八万两，国事大坏，天下将亡。

是时满洲国主努尔哈赤，崛起辽东。当万历四十六年，建元天命，是为清太祖，起兵入抚顺，大败明师。明以杨镐为兵部右侍郎，经略辽东。明神宗恐师老财匮，下廷议。于是大学士方从哲，兵部尚书黄嘉善，兵科赵兴邦等，发红旗，趋杨镐进兵。镐不得已，分四路出师，计胜兵十余万，命马林督金台失兵，攻北路，命杜松攻西路，李如柏攻南路，刘𫄧督朝鲜兵，攻东路。时蚩尤旗见，长竟天。又彗见东方，星陨地震，识者知为败征。四十七年，正月十九日，出兵，值大雪，兵不前，师期泄。杜松欲立首功，越五岭关，先期抵浑河，既渡遇伏，杜松血战，力竭而死，兵无存者。马林由三岔堡，抵二道

关，闻松败，结营自固，满洲兵乘胜攻之，林败，游击麻岩死之。刘綎独领兵，由马家寨口，深入三百余里，克十余寨，满洲兵冒作杜松兵，为向导，诱入重围，众溃，綎没于阵。惟清河一路，李如柏以经略令撤回，获全。或曰："李如柏因前者游击李永芳已降满洲，阴通结纳，故得全也。"是役也，军士死者四五万。事闻，京师大震。于是满兵克辽东诸城邑卫所，明起前御史熊廷弼经略辽东，逮杨镐、李如柏进京听勘，皆论斩。

初明神宗自即位以来，立王皇后，无子。王恭妃生皇长子，郑妃生皇三子。上宠郑妃，进封贵妃。给事中姜应麟，主事孙如法等，上言，以为恭妃诞育元嗣五年未闻进封，郑妃一生子，即封贵妃，天下不能无疑。上大怒，俱谪为典史。自后沈鲤、申时行、许国、王锡爵、王家屏等，九卿科道，交章请立太子不休。上恶其激聒，愈置不理。迨皇长子十三岁，辅臣王锡爵坚请，始命与皇三子同出阁，讲学读书。河南大饥，人相食，上与郑贵妃览奏恻然。郑贵妃请出私蓄五千金发赈，上喜，亦给内帑五千金，河南赖之。诸臣日请立太子，至二十九年，始立长子常洛为太子。时年已二十二矣，始冠。福王、瑞王、惠王、桂王俱冠，始册立郭氏为太子妃。有粘匿名书于各处者，其书一夕间，自宫门迄于衢巷皆遍。大约言郑贵妃欲危太子，题曰："续忧危竑议。"竑者，宋宁宗嗣子名。宋宁宗欲立竑，及宁宗崩，史弥远矫诏，杀竑而立理宗也。事闻，上大怒，中外危疑。下令捕妖书甚严，长安中无敢偶语。吴江人沈令誉以疑似捕治，并捕高僧达观弃市，株连甚惨。最后得皦生光，生光不胜刑，遂自诬服。侍郎李廷机，尚书赵世卿，劝辅臣沈一贯，朱赓力持之，狱始具，磔生光于市，妻子戍边。然妖书实非生光所为，其后中书舍人赵士徵疾笃，自言为此，肉碎落如磔而死。四十一年，群臣合辞请福王之国。武人王日

乾，讦奏奸人孔学，与郑贵妃宫中姜内相插盟，请妖人王三诏至家诅咒太子。上大怒，徬徨莫知所处，至掀翻御案。辅臣叶向高具密揭奏曰："王日乾、孔学等，皆京城光棍，此事大类往年妖书。但妖书匿名，无可究治。今告者与被告者皆在，一审，其情立见。"上默然，霁容，遂不复问。向高因密请，速令福王之国，上纳之，令福王之国河南。四十三年五月，蓦有男子闯入东宫，以挺掊仆守门内侍一人，众共执之。皇太子亲奏，送部鞫审。是犯名张差，御史刘廷元疏言，其迹涉风魔，貌似黠猾。刑部郎中吴士相等，定为风癫，提牢官王之寀重加诘问，言有马三道，诱至庞、刘二太监处，教之行事，语多涉郑贵妃弟郑国泰。科臣何士晋上疏，请穷究其事，于是群臣纷纷劾奏不已。上大怒，传旨止将本犯张差，即时凌迟处死，不许波及一人。寻毙太监庞保、刘成于内庭，事遂寝。四十八年，夏四月，王皇后崩。五月，上不豫。七月，上疾大渐。召阁臣方从哲，托以后事，遂崩。

太子常洛即位，是为光宗贞皇帝。诏以明年为泰昌元年，令停止矿税，撤回诸内监，简补诸废官，发帑银一百万两以赈九边，天下称庆。八月，上不豫，内医崔文升下通利药，上一昼夜三四十起，支离床褥间。封元妃郭氏，才人王氏，为皇后。又谕选侍李氏，侍朕勤劳，著封为贵妃。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铅丸，上服之，少愈，可灼复进一丸。九月朔，上崩。在位一月，寿三十九岁。或曰："郑贵妃用泄药所鸩也。"内急宣召诸臣，诸臣趋进。给事中杨涟曰："李选侍非可托少主者，急宜请见嗣主，呼万岁以定危疑。随拥出宫，移住慈庆为是。"诸臣皆然之。大学士方从哲，率群臣哭临毕，即请叩见皇长子。良久未出，诸臣力请之，皇长子始出。诸臣遂拥皇长子至文华殿，行五拜三叩头礼，呼万岁，群臣请即日登极，谕

初六日即位，复拥入慈庆宫。阁臣刘一璟奏曰："今乾清宫未净，殿下请暂居此。"时李选侍犹居乾清宫，御史左光斗，给事杨涟，请选侍立刻移宫。选侍不得已，及移居仁寿殿。皇长子由校即皇帝位，是为熹宗哲皇帝。诏以本年八月起，至十二月止，为泰昌元年，以明年为天启元年。

初光宗服李可灼药而少愈，方从哲拟旨赏银五十两。至是群臣交章论崔文升、李可灼以弑逆大罪，发法司究问，俱遣戍。立妃张氏为后。时经略熊廷弼在辽东修筑城池，训练军士，通商贾，集粮饷，竭力支撑，方得二年无事。乃御史冯三元、顾慥，科臣姚宗文等，以私忿，劾其无谋而欺君，廷弼不去，则辽之存亡未可知。又嗾其党魏应嘉、郭巩、张修德、魏应科等，交章前后疏论，熊廷弼回籍听勘。兵科杨涟疏救勿听，诏廷弼革职家居。以袁应泰经略辽东，满洲复兴兵攻沈阳，明兵大败。总兵贺世贤、尤世功、陈策、童仲揆、石柱，土官秦邦屏等皆死之。满兵克辽东，明兵又大败，经略袁应泰、巡按御史张铨、守道何廷魁、监军崔儒秀等，皆死之。事闻，京师大震。初辽东巡抚薛国用，以病辞官，至是以参议王化贞为辽东巡抚。御史江秉谦上疏，讼熊廷弼之冤，言廷弼若在，决不使辽事败坏至此。乃诏廷弼至京，复命为辽东经略。时辽西尚未失，廷弼驻扎右屯，以为挫败之余，无兵可战，且宜固守。而王化贞误信西人之助，力主进战以复辽东，廷议主之，遂趣战。令总兵刘渠移军振武，而广宁遂空。满兵至振武，大败明兵，斩刘渠，王化贞股栗，不战而逃，从者数十人，走闾阳。适经略熊廷弼，自右屯引兵至，化贞向廷弼大哭，廷弼曰："公不召募敌骑，不撤广宁兵于振武，当无今日。此时惟有护百万生灵入关，勿以资敌足矣。"乃整众，西行入关，辽西复失，明兵遂严守山海关。逮王化贞、熊廷弼听

勘，而廷臣复以私忿恨廷弼，议与王化贞并坐斩，而熊廷弼反传首九边，于是忠良解体，而明事不可为矣。

时辽东紧急，征兵于四方。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与子奢寅，素有逆志，请提兵三万，赴援辽东。遣其将樊龙、樊虎。以兵至重庆。四川巡抚徐可求点核，汰其老弱，发饷，饷复不继，龙等遂鼓众反，杀徐可求，已而引兵逼成都。左布政使朱燮元悉力捍御。石柱土司秦邦屏战死于辽，其妹秦良玉掌其印，提兵赴援，与燮元大破贼于成都城下。崇明父子拔营走，遁归重庆。事闻，以朱燮元为四川巡抚。奢崇明既败，乃诱其亲党贵州水西土目安邦彦同反。邦彦据平彝、龙里等地，破乌撒进围贵州，用诈降计杀巡抚王三善。贼兵大炽，约三路兴兵。一攻云南，一攻遵义，而奢寅专攻永宁。奢寅性凶淫，遇部下妻女有姿色者，必淫之。富于财者，勒索之。不遂，辄死。其下苗老虎、阿引等恨之，候其酣歌醉卧，刺杀之，逃降明朝。而奢崇明与安邦彦为乱犹未已，直至崇祯年间，总督朱燮元讨平之。

又有山东妖贼徐鸿儒，于万历末年，以白莲教，聚众数千人。深州人王森，以救一妖狐，狐令断其尾藏之，能知人休咎。见人，即放妖香，人闻其香，即自归附，得资巨万。至是其子好贤，与景州于宏志约鸿儒同反，破郓县、邹县、滕县、巨野县，攻长镇，掠粮船四十余艘，众至十余万，遂据兖州、济南等地，势甚锐，自五月至九月，巡抚赵彦讨平之。然此等贼，俱无损与明，其有剥尽明朝元气，遂致亡明者，内贼魏忠贤与客氏是也。客氏故定兴民侯二妻，生子国兴，年十八，进宫，乳太孙，又二年而寡，遂在宫奉事太孙。魏忠贤初名进忠，肃宁县人，少黠慧，无籍，目不识丁，好酒善骑射，有胆力，因赌博不胜，遂自宫，隶司礼太监孙暹名下，导太孙游

宴，甚得太孙欢心。因通于客氏，人每疑夫既宫矣，何物与通。或曰："用天灵盖，及割童子阴，锻炼和药服之，自能抽出，久服，长大无比。"或曰："宫中有鸾胶，乃外国所进，希世宝也。于所割处，去其皮，割驴马阴七八寸，傅以鸾胶而缝之，立时生就，亦能伸缩，知痛痒，惟不能生育，如欲验时，割去，傅以鸾胶，贴以去毛羊皮，或鸡皮，亦立时生就，无所痛苦也。"时魏朝亦私于客氏，上既即位，一夕魏朝与忠贤争拥客氏于乾清宫暖阁，争先后，嚣声达御前。时上已寝，俱跪御榻前，听上命。而客氏久厌朝而喜忠贤，忠贤言于上，乃退朝而与忠贤。忠贤矫旨，发魏朝于凤阳缢杀之，而遂得专客氏矣。司礼太监王安，素刚正，上之立也，与诸大臣同受顾命，见忠贤侵权，欲重惩之。而忠贤遂嗾给事中霍继华劾安，客氏从中附和之，因矫旨革安职，谋杀之。于是客魏相通，恣为不道。御史王一心、倪思蕙，科臣侯震旸等，相继疏劾，皆降谪。魏忠贤设内操万人，皆裹甲出入，钲鼓之声，喧阗宫禁。内监王进，试铳上前，铳炸，伤进手，上几危。御史刘之凤、李应升、黄尊素、宋师襄交章论之，忠贤皆矫旨切责。光宗选侍赵氏，与客、魏不协，矫旨赐死。上裕妃张氏方妊，客氏妒之，谮于上，绝饮食，闭襁道中而卒。冯贵人尝劝上罢内操，客、魏恶之，矫旨赐死。李成妃从容为上言之，乃矫旨革封，绝饮食，成妃鉴裕妃饥死，密储食物壁间，数日不死，客、魏怒少解，斥为宫人。皇后张氏，素精明，客、魏惮之。后方妊，腰痛，客氏密布心腹宫人，陨焉。又于上郊天日，掩杀胡贵人，以暴疾闻。荫客氏子，及忠贤弟侄，赐以田地官爵。都御史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，下旨切责不少贷。盖上并不识字，旨出魏忠贤，忠贤又不识字，其党李永贞、李实、李明道、崔文升等，阿其意而为之也，群臣见之，无不愤激。于是南北科

道卿寺，魏大中、周宗建、左光斗、赵南星等，继涟申奏者，不下百余疏，无不危悚激切，而上不识字，何以得省。诏削都御史杨涟、左光斗籍，罢尚书赵南星、都给事魏大中等。一时正人尽去，部署为空。大学士魏广微等附忠贤以自固，而崔呈秀、阮大铖、倪文焕，武臣田尔耕、许显纯等，俱以邪媚进用矣。

四年三月，刑科傅魁诬参左光斗、魏大中，词引故内臣王安，及中书汪文言。遂逮治文言，受杖，革职为民。十二月，御史梁梦环复论之，大理寺丞徐大化，复诬劾杨涟、左光斗，工部主事曹钦程；复诬劾赵南星、周宗建、张慎言、李应升、高攀龙、魏大中等，受熊廷弼赂，以汪文言为过付。诏复逮治汪文言，命锦衣卫指挥许显纯勘问，辞连赵南星、杨涟、左光斗、魏大中、缪昌期、袁化中、王之寀、施天德、周朝瑞、黄光龙、顾大章等，锻炼两月余。文言不为屈，最后严鞫，备极酷刑。文言不能堪，仰视许显纯曰："任汝巧为之，我承焉可也！"显纯教诬魏、周诸人，以受熊廷弼赂。文言蹶然起曰："天乎冤哉，以此污蔑清廉之士，有死弗承！"下杨涟、左光斗、周朝瑞、顾大章、袁化中等于北镇抚司狱，捶楚甚酷，俱毙之于狱。赐魏忠贤印，文曰："顾命元臣。"客氏印，文曰："钦赐奉圣夫人。"

时魏大中被逮过吴，苏州吴县致仕吏部主事周顺昌家居，与之周旋，留连累日，即以其女，许配其孙。缇骑趋大中行，语侵顺昌。顺昌张目叱之曰："汝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？汝曹归语魏忠贤，我即故吏部郎周顺昌也！"及大中下狱，御史倪文焕，即以缔姻事劾顺昌，忠贤矫旨逮之。丙寅六年三月，缇骑至吴中，吴中沸然。士民素德顺昌，闻其逮，不胜忿。顺昌改囚服出门，士民拥送者数千人，俱恳巡抚毛一鹭疏救。一鹭流汗，不能出一语。缇骑厉声曰："东厂逮人，鼠辈何敢

置喙。”于是市人颜佩韦等，直前问曰：“旨出朝廷，乃东厂耶！”缇骑曰：“旨不出东厂，将谁出？”众怒，哄然而登，丛殴缇骑，立毙一人。顺昌为书别亲友，私行赴京，下镇抚司狱。许显纯严刑酷拷，毙之于狱。毛一鹭奏闻民变，有旨密拿颜佩韦等五人斩之。

是年八月，满洲太祖努尔哈赤殂。第八子皇太极嗣立，是谓太宗，改元天聪。明熹宗佞臣浙江巡抚潘汝徵，请建魏忠贤生祠，又乞赐额，诏从之。遂建祠于西湖之麓，备极壮丽，赐额曰：“普德”。于是四方效尤，请建祠宇，几遍天下。各曲意献媚，务穷工作之巧。象以沉香木为之，眼耳口鼻手足，宛转如生人。七年八月，上不豫。无子，召御弟信王入，谕以当为尧舜之君，及善视中宫，委用魏忠贤等语。信王出，上崩。在位七年，寿二十三岁。忠贤欲篡位，不敢，遂自出迎信王入。王危甚，袖食物以入，秉烛独坐以待旦。次日，信王由检即皇帝位于中极殿，受百官朝贺，忽天鸣有声，改明年为崇祯元年。魏忠贤乞辞位不许。命奉圣夫人客氏出外宅。御史杨维垣首参崔呈秀，语侵魏忠贤；吏部主事钱元悫，疏参魏忠贤。嘉兴县贡生钱嘉徵，疏参魏忠贤十大罪。十一月谪魏忠贤于凤阳，守皇陵，籍其家。忠贤既行，拥徒繁众，上闻之，赫然震怒，著锦衣卫擒赴治罪。忠贤行至阜城，知不免，因自经。上清宫，得宫人妊身者八人，皆客、魏两家侍妾，因已孕，纳之宫中，冀如吕不韦故事也。上大怒，立命同客氏等，赴浣花局掠死，籍其家。客氏子锦衣卫指挥侯国兴，与魏忠贤侄宁国公魏良卿等，皆伏诛。魏忠贤、客氏磔戮其尸，斩崔呈秀、许显纯、田尔耕。凡附逆奸党，以七等定罪，天下快之。无奈明朝元气丧尽，上天不佑，旱蝗为灾，流贼群起，明遂以亡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八回

## 李自成　寇京邑　明社为墟

诗曰：

濯濯春风旧柳条，昔年曾斗楚宫腰。
繁华去后行人绝，犹自枯枝拂板桥。
板桥霜冷马蹄忙，为送行人下夕阳。
多少遗宫成瓦砾，无穷战垒聚锋芒。
旧京芳草铜驼卧，故家冬青麦饭香。
野老早知兴废事，一蓑烟雨钓沧浪。

却说明之将亡，灾异特甚，如太白昼见，日食地震地裂涌血之类，不一而足。闽县有少妇，摘蔬园中，虎逾园，攫取妇淫之，妇惊怖几绝，家人共驱虎，逾时乃去，后产一虎，弃之郊外。余杭周氏与龙交，一产四蛇。太原乐静县民李良雨，忽变为妇人，与同贾者苟合为夫妇。睢宁大雨河溢，五龙见云中。是日，有龙为蛛网所挂，不得脱。须臾，复有一龙，纵火焚其网，龙乃脱去，蛛死山中，丝网尚弥山谷。万载县有巨石，自天而坠。张方伯修甘州城，得小棺五百余具，约长二尺余。启视，内敛小人，男女老少不同，而皆纱帽红袍，凤冠霞帔。其少妇，皆美丽动人，去衣视之，体皆莹白可爱。南宿州村民妇，一产七男，肤红白青黑诸色各异，以为妖，嘱人瘗之。是夜，里中有长者，梦神谓曰："明日有七将军在阨，过尔门，尔当救之。"长者起觇门外，果见有人携一筐，以衣覆其上，

内有群儿啼声，问而知其故，遂如神言收养。及长，皆勇猛异常。崇祯时，俱为盗首。甲午九月初六日夜，一星圆大似碗，色如血，红光烛地，霎时变为五聚，各如碗大，俱血色，至三更，复并为一，至四更，复分为五，至五更，总归为一，大如米箩，俱血红色。顺德县民生一女，暴长，甫月，已如成人。甲辰二月，厚载门皇城一带，忽影出城郭、山川、树木、人物之形，又有铁骑无数临城，城上皆竖旗帜。京城大水，有巨人从北来，着白衣白帻，耳有坠，高二丈余，两目炯炯，火光射地，望南而去。苏州城东，陆太学邦杰家人妇，产一肉胞而无血，破之，中裹小儿百数，皆一二寸长，能蠕蠕动。苏城吴乙妻，产金色鲤鱼，长四尺，投之渊。山东一带人家，藏仓小黑马料豆尽飞不见，雨于仪真，人检收，一有撮可至二三合者。壬戌六月，日正午，北有一星明显，随日而转。当涂县民产一物，如鸦而无羽毛，倏化为血。平阴县人养蚕上簇，未成茧，忽一夕变为黄旗，长皆丈许。崇祯即位，将就宝座，大声忽发于殿之西，若天崩地塌然，仗马皆惊，百僚震恐。于五凤楼前，得一黄袱，内有小函，题曰："天启七，崇祯十七，还有福王一。"戊辰七月廿三日，杭州仁和县牛头堰于望云生一子，甫弥月，忽大潮涌至，于家惶惧奔逃，子随潮去。次日，赭山港王渔户获一大鱼，重百余斤，抬至彭敬全家易酒米。初破鱼，肠中一小儿，端坐不动，以为神异。彭无子，遂乳哺为己子。于望云亦无子，闻之，往彭敬全家求还。彭不允，于讼之官。府尹判鱼腹全子，千古异事。著两家合子之，待长，两家各为娶妇，其宿于于家妇而生者，即为于孙；宿于彭家妇而生者，即为彭孙。后各生数子。松江莫翁女已适人，忽化为男。河南大旱，密县民妇生旱魃。河南草木，生如战斗人马披甲持矛之形。孟县民孙光显祖墓，及同陌王氏党氏墓中一带，有葡萄

草，夏抽新条，条列万状，有为美人书生达官者；有为龙凤龟鳞雀鱼蛇鼠者；有为蝉为孔雀鹦鹉者；皆五彩，点染奇巧，生动可爱。和州芥菜结茄。宣城出血。京师城门哭，声如女子啼。炮空鸣，鬼夜哭。山东雨血。京师宣武门外斜街民家白鸡，羽毛鲜好，喙距纯赤，渐大，重至四十余斤，占曰："此鹜也，所见之处国亡。"己卯，凤翔大鼠成群，食牛，咬入人腹，食人见骨。四月，有星陨于凤翔袁画师家，不及地旋转如冶金，良久，渐高飞去，照数十里。各处鬼夜哭，咆哮有声，逐之有影。松江有大鱼，长数十丈，目中可容三人而无睛。襄阳春山乡获一牛，两头二目。德安府天雨鱼。庚辰九月之望，两日并出。壬午顺天三河县，空中忽堕一龙，牛头蛇身，有鳞有角，宛转叫号于沙土中，以水沃之，则稍止，三日而死。泰州两大山合而为一，其居民两山间者，皆不见。京师铁炮自鸣。四川水变为血，并鸣有声。山东妇人生一儿，人身双猫首，首有角，角之颠有目，手垂过膝，兼雌雄两体。嘉定一男子无家室，忽腹大面黄，人以为蛊，其邻夜闻呼唤声，启户视之，见生一男儿，邻人以闻于官，其人抱儿遁去。蕲州有鬼，白日成阵，行墙屋上，揶揄居人。奉先殿鸱吻忽落地，作披发鬼，哭出宫而去。癸未正月，京营巡捕军，夜宿棋盘街之西，更初定，一老人嘱曰："夜半子分，有妇人缟素涕泣，自西至东，勿令过，过者厄不浅，鸡鸣则免矣。吾乃土神，故以告也。"夜半，妇果至，军如所戒，不听前，五鼓，偶熟睡，妇折而东，旋返，蹴逻者醒之曰："我丧门神也，上帝命我行罚此方，汝何听老人言阻我，灾首及汝。"言毕不见。逻者奔归，告家人，言未终，仆地而死，疫乃大作，人鬼错杂。薄暮，人不敢行，一时贸易，多得纸钱，乃置水投之，有声则钱，无声则纸。大疫定后　河北小儿见一人白而毛，逐之，入废棺中，发

棺则白毛飞满空中。俄而羊毛疫大作，渐染至江南，群相戒曰：“无食茄，食茄必病。”既而验之，以手折茄，中分之，辄有羊毛。此病投以药，皆死，惟刺中指节间，出紫血，去羊毛，即愈。汤溪李生黄瓜。义乌有牛生两头，一身八足。癸未十月初十日，黄昏时，御库银一片飞出，银边相触有声，自西飞向东去。光州雨绵絮。宫中黑眚见。杭州鸺鸟见，鸟身人面，两翼四足。沅州、铜仁连界处，掘出古碑，上有字二行云：“东也流，西也流，流到天南有尽头。张也败，李也败，败出一个好世界。”凡流贼所至城邑，三日前，必有鬼先至，其鬼千百成群，先大而后渐小。至则一城之人，皆不知所为，恁其奸淫屠戮，其余灾异，多不胜书。所谓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也。其崇祯何以亡国，请得而粗言之。

崇祯，明谥怀宗，清谥为愍帝。愍帝既诛魏忠贤，天下歙然望治。无奈愍帝虽英明，勤俭爱民图治，而性刚愎自用，专以察察为明，反为群臣所壅蔽。而且吝于粮赏，既不知人，又不知兵，毫无经济驾驭之才。而二三文臣，皆系章句腐儒，无益于用，但知结党朋比，惟为身谋，并不知有天下国家之大计。而二三武臣，又以贼灭，则太平无事，必为文臣所欺凌，且难淫掠，故虽屡败贼，而必不肯灭贼，盖欲挟贼以自重。所以民谣有言，甲申十七年三月十八日，明朝诸臣送礼于李自成，具柬云：“谨具大明江山一座，奉申敬，文八股顿首拜。”盖忿腐儒之亡国也。

愍帝即位之初，即起袁崇焕为兵部尚书，兼右副都御史，总督蓟、辽、登、莱、天津军务。而袁崇焕遂以私忿，杀左都督毛文龙。先是游击毛文龙，奉辽抚王化贞命，安抚猪岛、广鹿岛等处，以二百人据铁山皮岛，招集亡命，众至十余万，逼近辽东，为满洲患。于二年四月被杀，辽东虚若无人矣。

戊辰崇祯元年，陕西延安大饥，府谷民王嘉胤倡乱，又有不沾泥杨六郎等同起，延安人张献忠从乱。献忠阴谋多智，贼中号为八大王。又有白水盗王二兵起应嘉胤，比与嘉胤合，众至五六千，掠延安、蒲县、韩城等地。米脂人李自成，往从嘉胤。自成家贫，性狡黠，善走，能骑射。既而参政洪承畴击贼，破之。不沾泥杨六郎相继俘获。自成走匿延安山泽间，得免。己巳二年，官军剿平汉南贼。张献忠据米脂十八寨，乞降于秦抚杨鹤。而杨鹤昏懦无能，遣官四出招抚，贼魁黄虎、小红狼、一丈青、龙江水、掠地虎、郝小泉等，俱给免死牌。贼名虽降而实叛，但不焚杀，而淫掠如故，百姓吞声，自是而大患成矣。

冬十月，满洲太宗率兵南下，过京城，群臣欲遂取明，太宗以山海关未下，恐明军袭其后，遂班师而还。明逮蓟辽总督袁崇焕下狱，磔于市。因都城警，诏天下勤王，山西巡抚耿如杞以兵入援，其所统兵，皆沿边劲卒。会京师解严，兵部屡调其兵不已，又不与粮，哗于涿州，大掠良乡。朝廷逮耿如杞论死，其兵遂叛，为盗，大扰山东，与李自成合众万余，共推高迎祥为闯王，李自成为闯将，流寇山西、河南等处，淫掠极惨。庚午三年，秦地大旱，米粟腾贵，军饷告匮，兵无粮，往往亡命山谷间为盗。时东事甚急，廷议核兵饷，各边镇共厘汰至数十万，多哗而流亡倡饥民为盗。又给事刘懋请裁定驿站，谓可岁省金钱数十万，上从之。岂知河北游民，向藉驿糈，至是无所得食，遂群起为盗，而盗风大炽。给事吴执御请罢加派、捐助、搜括三项，以苏民困，勿听。又请于沿边诸邑，择贤守宰，畀以本地钱粮，训练土著兵丁，各自为守，使贼无所掳掠，再发兵讨之，将不战自息矣，亦不听。六月，曹文诏击斩王嘉孕于阳城，其党复推王自用为首，号紫金梁。其党自相名目，有老

回回、八金刚、闯王、闯将、八大王、扫地王、闯塌天、破甲锥、邢红狼、乱世王、混天王、显道人、乡里人、活地草、革里狼、左金王、曹操、关索、混天星、过天星，独行狼、蝎子块、一字王、射塌天、混十万、可天飞、混天飞、点灯子、王老虎、金翅鹏、满天星、混天猴、上天龙、马老虎、独头虎、上天猴、黑煞神、飞山虎、一只虎、撞天王、翻山鹞、整齐王、紫微星、托天王、十反王、小秦王、混世王、上天王、一连莺、一盏灯、钻天硝、开山斧、一座城、通天柱、爬天王、抓地虎、滚地狼等名号。以上诸贼，或一人为一营，或二三四五人合为一营，分为三十六营。而张献忠等亦皆叛去，分寇陕西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、四川、湖广、江西、北直之南、南直之北，其杀戮之惨，亘古未闻。有缚人之夫与父，而淫其妻女，然后杀之者。有驱人之父，淫其女，以为戏，而后杀之者。甚至裸孕妇于前，共卜腹中之男女，剖而验之，以饮酒者。又以大锅煮人油，掷孩子于内，观其跳跃啼号以为乐。或注婴儿于槊，或列木为高台，聚稚子千百于其中，焚其四面，听其哀号，以为笑乐。或杀人，去其肠胃，实人血米豆于内以喂马，使腹壮而能冲敌。或裸少年美妇千人，以攻城，使詈于城下，少愧阻，即磔之。或裸妇女千百，沓淫讫，断其首，倒埋之，露其下私以厌炮，而攻城者。沓淫，谓众共淫之也。其入人家，妇女欢然从淫，一家或有生理。若有守节不从者，则以棒闩缚其手，以绳高悬其足，裸而沓淫之，执缚其夫与父，使以口舌净阴，不从，则割其肉，淫讫，即于阴处，用刀刺杀之，并杀其夫与父 枭首号令于市。或竖长木于舟，车驴背上，木首造如阳物状，下用木闩，中为宽孔，放于木中。妇女有不从淫者，沓淫讫，用绳缚其手，而缚其足于闩两头，复以绳缚闩于下，以阴器承木端，坐其上，名曰人旗，以游行号令于

市。数日后，木灌肠胃，及心而毙，出口乃止，严示众也。以故妇女从淫，甚于娼妓。盖淫以救死，不得不然耳。其所掠妇女，必使艳妆，而裸其下体，游行营内。临行不及移，多杀之以去。惟欲再过者，则勿杀也。又诸贼曹操等，每寇城邑，精选妇女之极美者，共数百人，教为戏，声色极一时之盛，以备饮酒淫乐焉。逮总督三边都御史杨鹤下狱，以主抚被欺也。时诸贼败则就抚，旋抚旋叛，廷臣任其所为，于是有官贼之谣。而官军亦复到处淫掠，于是民不聊生，尽皆为盗，几于无民矣。

八月，命洪承畴总督三边。洪承畴、曹文诏击贼赵四儿擒之，即点灯子也。壬申五年，秦贼流入山西，大掠四出。山西巡按罗世锦，归咎于秦，谓以邻国为壑。给事裴君钖，晋人也，上言，请责成秦抚，驱之回秦，然后再议剿抚，当事之无识如此。洪承畴、曹文诏大败贼于西澳，又败之于铁角城，斩可天飞、独行狼等。曹文诏忠勇无敌，屡建大功，而为文臣所排，其后力竭，自刎于娑罗寨。时文臣结党营私，武臣观望畏缩，诸贼寇陷城邑无虚日，有一过者，有至数过者。其数过者，则妇女人民庐舍皆尽，惟有空城而已。又八大王张献忠，所过蒸美女婴儿为食，兵则以老弱妇女为食，而收其精壮为兵，焚其庐舍无孑遗。凡献忠陷城邑，必择妇女绝色者为妻妾，使之艳妆，亦许着裙，而裸其下体，夏则或竟裸逐，或着五色背心一件。数日前，恩情倍至，数日后，即被蒸食矣。癸酉六年，上命诸内臣，各视师行营。诸内臣动以威倨上官庶司，于是上官庶司，群相壅蔽，而军事愈多掣肘矣。张道浚擒满天星，总兵张应昌擒一盏灯，延绥巡抚陈奇瑜击斩钻天硝、开山斧、一座城。山西、陕西大饥，人相食，民投贼者愈众。甲戌七年，总督陈奇瑜围李自成于车厢峡，会连雨四十日，贼

无所得食，遂大窘，乃自缚，乞降于奇瑜，奇瑜受之。已而贼既出栈道，遂不受约束而叛。闯贼先锋高杰，因窃自成妻，乞降于贺人龙。山西巡抚戴君恩，诱斩贼首通天柱。山西、陕西大饥，人相食，贼益炽，削总督陈奇瑜职，听勘。洪承畴奏言，贼兵猖獗，动至数十万，而官兵不过一二万。贼多精骑，每跨双马，而官兵马三步七，不能追逐。贼到处攻掠城堡，即可得食，而官军必待转运，若不大发兵饷，何能克敌哉！河南大旱，贼众益炽。

乙亥八年，秦贼数十万，出关，分而入晋、入豫、入楚、入蜀。河南贼入江南，趋六安，陷凤阳，焚皇陵，恣意淫掠，闯、献皆与。皇陵报至，上素服避殿，亲祭告太庙。蕲黄村民擒斩爬天王。爬天王父子，日啖人肉，双目俱赤。丙子九年，武举陈启新上言科甲之无用，惟知虐民剥民以自富，民奈之何不穷且为盗哉？势不以皇上之天下，断送于章句腐儒之手不止也！上异之，擢为吏科给事中。然启新实无奇才异能可用，至十四年，以匿丧被劾，下抚按讯，遂遁。总理卢象升败贼于谷城，斩贼首黑煞神、飞山虎。是年四月，满洲太宗建国号曰清，改天聪十年，为崇德元年。七月，明陕抚孙传庭擒闯王高迎祥，及刘哲等，送京师，磔之。贼众共推李自成为闯王。副将祖大乐败贼于永城，斩贼首混天王，而紫金梁、扫地王诸贼，归于闯王。丁丑十年正月，老回回等，趋桐城，总兵秦翼明败之于麻城。老回回所部整齐王、八大王九营，溃而为四。一支走罗田，一支走团风，一支向蕲水，一支趋岐亭。闯塌天等诸贼，又分两路至江北。一自桐城，犯庐江舒城。一由光固，逾霍山六合东行。又分为数十股，分扰江北。时诸贼混天星侵轶商洛，李自成纵横西安，过天星盘踞汧龙，独行狼屠毒汉南，蝎子块焚掠河西，而贼势大盛矣。左良玉大破贼于舒

城、六安间，连战三捷。秦翼明败闯塌天于细石岭，擒贼首一条葱、新来虎。贼窜入大山中，张国维檄左良玉入山搜捕。良玉惮于入山，兵将日拥贼中夺回美女数千为乐。国维三檄之，始自舒城进发，而贼已饱掠出境矣。诏革左良玉职，俾杀贼自赎。命陕西巡抚孙传庭，兼理河南，以熊文灿为兵部尚书总理直隶、山、陕、川、湖军务，督剿流寇。戊寅十一年正月，左良玉、陈洪范破贼于郧西，张献忠再降于陈洪范。八月，曹操会群盗革里眼、过天星、托天王、十反王、整齐王、小秦王、混世王、整十万等于陕州，犯襄阳。熊文灿次襄阳，遣副将龙在田邀击革里眼、射塌天于双沟，大破之。老回回奔枣阳，群贼披靡四逸。曹操独留内淅山中，势孤，乞降于提督太监李维政。维政为言于熊文灿，文灿檄止诸军，曹操九营俱就抚，授为游击将军，供亿甚备。罗汝才自言不愿为官，愿为百姓耕田，乃分屯群贼于房、竹、郧、均诸邑，与居民错壤而居，文灿一切羁縻之。时张献忠就抚，屯谷城，汝才遥为声援。李自成陷泸溪，洪承畴、孙传庭大破贼于襄阳，闯贼困于潼关。

初闯贼父守忠，祷于华山，梦神以破军星为之子，生自成，呼为黄来儿。自成妻韩氏，故娼也，县役盖君禄与之通。自成杀淫者，偕李过亡命甘州。后妻邢氏，又与高杰通，杰窃之以降于明。及潼关原之败，其再娶妻小及女，尽为官军所得，止从十八骑过谷城，依张献忠。献忠与之饮酒，半酣，献忠抚其背曰："李兄盍亦从我降，而仆仆奔走乎？"自成仰而嘻曰："不可。"献忠乃资以衣马，走依老回回营，卧病半年。老回回授以百人，使同诸贼出阶文，向陕西。左良玉大破贼，射塌天降之。射塌天即李万庆也，降后屡立战功，官至副将，守襄城。后李贼陷襄城，杀之。时诸贼几平，而总督熊文灿庸懦无能，调度失宜。己卯十二年，张献忠复叛于谷城。飞

蝗蔽天，食禾稼殆尽，饥民并起从贼。罗汝才九营复叛应献忠。七月，二贼合于房县，左良玉追及之，大败而还。事闻，逮熊文灿弃市。以大学士杨嗣昌督师讨贼，罗汝才、过天星七股入蜀，犯夔州。石柱女帅秦良玉邀击之，斩东山虎。秦良玉帅师勤王，见邵巡抚，公然带美貌男妾十余人。

时李自成向陕西，势复振。九月，秦兵大破李自成于函谷关，自成众略尽。秦兵蹙之于北，左良玉扼之于南，自成穷蹙，不得他逸。食且尽，自经者数四，养子李双喜救之。诸将围自成甚密，督师杨嗣昌曰："围师必缺，不若空武关一路，待其走而执之。"自成因尽杀军中所掠妇女，以五十骑，冲围而南，诸将不能御，遂自武关逃入郧阳。时河南大饥，民从之者数万，贼复大振。杨嗣昌，即杨鹤子也，父子前后误国。庚辰十三年，秦军复大破闯贼于淆函，斩首数千级，诛蝎子块。而整十万、扫地王、小秦王、金翅鹏、托天王、过天星、关索、满天星、张妙子、邢家米、大天王、镇天王、一条龙、小红狼、九梁星等，相继降，闯贼溃围而出，走河南。

时南北、两京、山东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浙江大旱蝗，人相食，草木俱尽，贼复大炽。又开州人袁时中，聚众寇开州，旬日间，众至数万。时官军不能杀贼，反日肆淫掠，杀避难男女以邀赏。其在家稍富者，府县等官，又加以通贼之名，杀而籍没之。其有美貌妇女，则收为婢妾。其实通贼者，反畏之而不敢问。民无逃生之路，遂群迫而为盗，盗日炽，而亡日逼矣。辛巳十四年，河南、山东土寇，尽归于李自成。自成会群贼攻陷河南府，脔福王，杂以鹿肉，名为福禄酒，饮之。福王，神宗之爱子，母郑贵妃，富厚甲天下，其后宫珍宝山积，俱为闯贼所得。闯席卷子女玉帛入山，以兵围开封。周王恭枵，出金五十万，募兵御却之。献贼袭襄阳，焚襄王府，执

襄王。献忠据坐王宫，坐王堂下，劝之以卮酒。曰："吾欲断杨嗣昌头，而嗣昌远在蜀，今当借王头，使嗣昌以陷藩伏法。"遂斩之。淫掠宫眷，其军资器械山积，尽为贼有。三月，督师杨嗣昌自缢于军中。闯贼陷归德，牛金星降于贼，自成以其女为妻。金星荐卜者宋献策，善河洛数。献策长不满三尺。见自成献图谶云："十八孩儿，当主神器。"自成大喜，拜军师。

时闯众已五十万，曹操复与之合，贼益强。赦故兵部尚书傅宗龙于狱，以为陕西总督。闯贼攻项城，宗龙将兵救之。贼破宗龙军，宗龙骂贼而死。遂陷项城，分兵屠商水扶沟，复合陷叶县，将军刘国能死之。国能即降将闯塌天也。时诸贼弱而稍知礼义者，半降于官军；其强而桀骜者，半归于闯部。惟老回回、革里眼、左金王、曹操、八大王及袁时中尚存。老回回即马守殷。革里眼即贺一龙。曹操即罗汝才。八大王即张献忠也。回、革、左陷宿松、英山、潜山等处。张献忠陷郧西，有众数十万，掠信阳，左良玉大败之。献奔李自成，自成将杀之，献因东走，与回、革合。回、革、左、献会闯于河南，众逾百万，陷襄城。

先是陕抚汪乔年发自成祖墓，得一蛇，若龙形，飞空数日，咋口而堕，乔年即斩以殉。至是将兵救襄城，兵败被杀。又米脂令边大绶，掘自成祖墓得一物，鳞甲满身，醢而灰之。贼陷南阳，唐王遇害。闯、献合兵陷禹州，徽王遇害。复围开封，周王恭枵与巡抚高名衡、总兵陈永福，竭力固守。永福射中自成左目，自成退屯朱仙镇。壬午十五年正月，自成攻开封益急，以洞车附城，执汴人凿城搏土而空之，纵横丈余，凡为数十窟，辇火药数万斤实之，而实土砾于外，成邱阜以蔽之，贼环甲持矛，望城崩，即拥上，乃以火燃药，岂知旧土实而新土虚，火药一发崩天，砖缶皆飞鸣外响，贼之布围于外者，人

马皆成血糜，乃大骇，解围而去。回、革、左、闯、操，群盗八十万，屠陈州，陷睢州、太康、归德、宁陵、考城等处。督师孙传庭，斩总兵贺人龙。人龙米脂人，以诸生效用，屡杀贼有功，上疑其与贼通，密敕传庭杀之。贼闻人龙死，酌酒相庆曰："贺疯子死，取关中如拾芥矣。"

山陕有妖鼠，产于虾蟆腹中，一产数十，食禾稼立尽，民大饥，人相食，贼愈炽。回、革、左、操、闯、献三围开封，守臣告急，总兵许定国以山西兵渡河援开封。时贼兵势盛，众皆畏之，溃于覃怀。督师丁启睿，及援剿诸军杨文岳、左良玉、虎大威、杨德政、方国安等，溃于河上。山东总兵刘泽清援开封，立营朱家寨，贼攻之三日，诸兵不至，泽清亦引兵去。开封久困食尽，人相食，开封城北枕黄河，巡抚高名衡等，恃引黄河之水，环壕以自固，贼乃大决河水灌城，河流直冲入城，势如山岳，水骤长二丈，士民溺死数十万，贼亦淹死万余。高名衡、陈永福与周王等，咸乘小舟，逾城而过，至城西，上山寻路而遁。城中遗民，尚余数万，贼浮舟入城，尽掠之以去。张献忠再陷六安，将州民尽断一臂，男左女右。总兵黄得功、刘良佐将兵救六安，败绩。献忠遂谋渡江，入南京，僭号改元。献忠南下，黄得功大破之于潜山，刘良佐再破张献忠于安庆。十月，献忠引兵西走蕲水，黄得功忠勇无敌，时人号为黄闯子。闯贼合诸贼，屠汝宁，陷襄阳，掠崇王由樻，及世子诸王妃嫔以行。贼陷武岗，杀岷王。癸未十六年正月，李自成陷承天府，巡抚宋一鹤、钟祥知县萧汉死之。

初李自成流劫秦、晋、楚、豫，攻剽半天下，然志乐狗盗，所至焚荡屠灭。既而连陷荆襄、鄢郢，席卷河南，有众百万，始侈然以为天下莫与争，思据城邑，擅名号，群贼俱奉其号令，推自成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。自成据襄阳，号曰襄

京，其余所陷郡县，俱改易名号。修襄王宫殿为宫，设官分职。老回回降于李自成，革里眼、左金王虽与闯合，恃其众，意不相下。三月闯贼置酒宴左、革，杀之席上，并其军。闯贼命罗汝才攻郧阳，久不下，所部多死，因怨闯贼。四月，闯贼以数十骑，突入罗汝才营，汝才卧未起，入帐中斩之，一军皆哗，七日始定，所部多散亡，降于秦督孙传庭。袁时中欲归款于明。五月，闯贼攻杀时中。自后止闯、献二贼，陆沉中原矣。

去年十月，张献忠既西走蕲水，是年正月，夜袭蕲州陷之。令缙绅孝廉文学，各自东门入，西门出，尽斩之，遂屠蕲州，惟留少年美妇，裸之以毁城，稍不力，即杀之。三月，复屠蕲水。遂自蕲水疾驰至黄州，乘大雾以攻城，黎明，城陷，贼执副使樊维城，不屈死之。献忠沿江而上，悉师破汉阳，由煤炭州渡江，直逼武昌城下。时库藏空虚，楚王有积金百万，长史徐学颜，请王发数十万金以赡军，王不听，而募兵助守城。贼攻城，参将崔文荣御之，多有斩获。而楚府新募兵，为贼内应，城遂破。文荣与前大学士贺逢圣，及楚府长史徐学颜俱死之。贼执楚王，沉之于西湖，获宫中积金百余万。屠楚宗，戮士民，投尸于江，浮尸蔽江而下。遂据楚王府，而裸淫其宫眷。僭称武昌曰京城，伪设六部五府，铸西王之宝，开科取士，授郡县官。李自成闻之怒，遣人贺之曰："老回回已降，曹、革、左皆被杀，行将及汝矣！"献忠惧而恨之。七月，方国安合左营副将徐懋德、马士秀，率步骑二万，夜击贼，胜之。左镇诸军并进，献忠令别贼守武昌，而已趋岳州，官军复武昌，遂复汉阳，并诸属县。献忠陷岳州，复陷长沙，拆桂王宫殿于长沙。以长沙为京城，开科取士。献忠遣兵取江西，陷瑞安、临江、新喻、分宜，淫掠焚杀一空。又陷袁州、

吉安。十一月，江督吕大器兵复吉安，左良玉移镇武昌，令马士秀等趋长沙捣贼，后令马进忠等趋袁吉，击其前，诸军奋击，贼大败，遂复岳州及袁州，尽诛诸伪官。十七年正月，献忠遂弃长沙，引步骑数十万人入夔州。六月，献忠陷涪州、泸州，蜀王告急于江南。献忠陷重庆，瑞王阖宫被难。八月，献忠陷成都，蜀王阖宫被害。献忠自称西王，改元大顺。献忠大索全蜀绅士，至成都，皆杀之。既而悬榜试士，云不到者斩。诸生远近争赴，献忠以兵围而击杀之，咸挟笔握策而死。蜀中士类俱尽，复大杀蜀民，或剥人皮，或割人手足，或割少妇阴与足而食之，全蜀数千里无人迹，惨矣！

闯贼自十六年五月，并袁时中之后，大造战舰于荆、襄，谋自王于荆州，遣亲信大帅二十九人，分守各处郡邑要害。以刘宗敏总步，白旺总骑。闯贼行军，虽左右不知所往，鸡再鸣，并起蓐食，鞴马以俟，百万之众，惟自成马首是瞻，席卷而趋。遇大川，则囊土壅上流而渡，不携粮，随掠而食，饱则弃余，饥则食人，兵各携所掠美女为妻孥，惟供淫乐，生子则弃之，不令育。惟掠男子十五岁以上者为养子，每有谋略，集众计之，自成不言可否，而阴用其长者。其攻城，望风降者不杀，守一二日，则杀十分之三四，或五六日以上，则必屠，无噍类矣。杀人数万，聚尸为燎，名曰打亮。性最酷，断耳剔目，指截折足，剖心锯体，日以为常，谈笑对之。其兄自秦中来，自成执而杀之。无子，以李双喜为养子，嗜杀更酷于自成。

时流贼之乱，十余年，自北京以南，南京以北，纵横数千里间，白骨满地，人烟断绝，行人稀少。上召保定巡抚徐标入见，标曰："臣自江淮来，数千里，荡然一空，即有城池，仅余四壁，蓬蒿满目，鸡犬无闻，曾未遇一耕者，陛下将何以致

治乎？”上闻之，欷歔泣下，为祭难民，祭阵亡将士，祭各亲王，作佛事于宫中，以祈太平。下诏罪己，趋督师孙传庭作速剿寇。八月，孙传庭次阌乡，克宝丰，诛伪州牧陈可新，遂入唐县，贼家口悉伏诛。孙传庭复郏县，李自成将兵逆战，大败。时孙传庭前锋，尽收左、革故部，皆致死于贼，而高杰所统诸降将，备悉贼中曲折。自成复遣其弟一只虎李过逆战，三战三北。自成奔襄城，诸军进逼之，自成累败，挑土筑墙以自固。已而食尽，有饥色，自成谋所向。牛金星请先取河北，直捣京师。杨承裕欲先据河南，独顾君恩曰："否，否！先据留都，势居下流，难济大事，其策失之缓；直捣京师，万一不胜，退无所归，其策失之太急；如先取关中，为元帅桑梓之地，秦邦百二山河，足以建国立业，然后旁略三边，资其兵力，攻取山西，后向京城，进退有余，方为全策。”贼从其计，正欲进取关中。会大雨连旬，孙传庭军乏饷，兵噪于汝州。降盗李际遇阴通于贼，贼率诸骑大至，官军与战，堕贼伏中，遂大败。孙传庭与高杰走河北，自成向潼关，孙传庭亦整兵向潼关，众尚有四万。一只虎陷阌乡，疾走潼关，获督师大纛，贼以纛给守关者，突入潼关，官军大溃。贼既入关西行，一只虎陷华阴，孙传庭退屯渭南。冬十月，贼合众数十万，陷渭南，孙传庭没于阵，杨暄被执，不屈死之。贼屠渭南，李自成陷商州，商洛道黄世清死之。李自成陷西安，陕西巡抚冯师孔，按察使黄炯，长安知县吴从义，指挥崔尔达，秦府长史章世炯等，皆死之。贼据秦王府，掳秦王，伪授权将军。秦藩富甲天下，拥资数百万，尽为贼有。贼分兵徇诸郡县，皆陷之。李贼改西安府为长安，搒掠巨室助饷。十一月，李贼陷延安，复陷凤翔，屠之。总兵高杰，引兵奔山西，高杰即翻山鹞，后率兵入江南。李贼陷榆林，备兵副使都任，总兵尤世及诸将，

一城男妇尽死之，无一人屈节辱身者。贼捣宁夏，宁夏以降。贼陷庆阳，屠之，执韩王。贼陷平阳，杀西河王等数百人。山西郡县，望风款附。贼遣伪牌，遍行山西，其辞甚悖。

崇祯十七年甲申正月，李自成称王号于西安，僭国号曰顺，改元永昌。贼掠河东，河津一路俱陷。李自成伪牒兵部约战，言三月十五日至。上忧寇，临朝而叹。大学士李建泰曰："主忧如此，臣敢不竭力，愿以家财佐军，提兵西行，剿寇立功。"上悦曰："卿若行，朕当仿古推轮礼行之。"遂命大学士李建泰出师，上以特牲告庙，廷授节剑，驾御正阳门，设宴作乐，亲赐卮酒曰："先生之去，如朕亲行。"建泰顿首起行，上目送之。是日大风扬沙，占曰："不利行师。"建泰肩舆，不数步杆折，识者忧之。建泰出都，闻山西烽火甚急，家已破，进退失措，次于涿州。未几，为贼所执。二月朔，上平旦视朝，忽得伪封，启之，其词甚悖，末云："限三月望日，至顺天会同馆缴。"一时相顾失色，朝罢，遂不复问。李自成至太原，太原无重兵为守。巡抚蔡懋德，遣骁将牛勇、朱孔训出战，孔训伤于炮，勇陷阵死，一军皆没。贼移檄远近，有云："君非甚暗，孤立而炀蔽恒多，臣尽行私，比党而公忠绝少，甚至贿通宫府，朝廷之福威日移，利入戚绅，闾左之脂膏尽竭。"又云："公侯皆食肉纨绔，而倚为心腹，宦官皆龁糠犬豚，而借其耳目，狱囚累累，士无报礼之心，征敛重重，民有偕亡之恨。"人读之，多为扼腕。蔡懋德知事必不支，写遗表，令监纪、贾士璋间道奏京师。贼陷太原，执晋王，巡抚蔡懋德，中军盛应时等，皆死之。李自成兵趋正定，知府邱茂华叛降贼，贼遣数骑入城，收帑籍，近京三百里，寂无言者。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，请弃山海关，征吴三桂入卫京师，廷臣皆以弃地非策，不从。

李自成兵薄宁武关，总兵周遇吉，悉力拒守，大炮击杀贼万余人。会火药尽，或言贼势盛，可款也。遇吉曰："战三日，杀贼且万，君辈何怯耶？能胜之，则一军尽为忠义，万一不胜，缚我以献，若辈可无恙。"于是开门奋击，衣服旗帜，悉与贼同，而自为记别，贼大乱，杀贼数千人。贼惧欲退，或为贼策曰："我众彼寡，请去帽为识，见戴帽者击之，可歼也。"贼引兵复战，皆脱帽以自别，明兵大败。遇吉阖家自焚，身挥短刀力斗，见执，骂贼而死。贼遂屠宁武关，自成叹曰："使守将尽如周将军，吾安得至此！"李贼陷大同，杀代王。总兵朱三乐、巡抚卫景瑗等死之。上以贼兵日迫，问战守之策，群臣默然。上叹曰："朕非亡国之君，诸臣尽亡国之臣耳！"遂拂袖而起。钦天监奏帝星下移。李自成兵陷保定，御史金毓峒及其妻王氏与其从子振孙等皆死之。贼执督师李建泰，自成长驱向宣府。监视太监杜勋，与众约降。巡抚朱之冯独巡城，见大炮，命众燃之，众不应，之冯乃自起燃火，兵民竞挽其手，之冯乃夺士卒刀，自刎。宣府军民俱降贼。时帝内库银，不肯发饷，必取给于户部。户部用竭，乃征勋戚大珰助饷，遣太监徐高，谕嘉定伯周奎为倡，奎谢无有，不得已，奉捐乃金。太监王之心最富，上面谕之，仅献万金，其余各献多寡不等，惟太康伯张国纪输二万金。后贼拷王之心，追现银十五万，他金银器玩称是。周奎抄现银五十二万，珍币复数十万。贼警益迫，有劝上南迁者，上怒曰："卿等平日专营门户，今日死守，夫复何言！"分营都门，设大炮，给九门守者人百钱，召前太监曹化淳守城。南京太祖孝陵夜哭。贼自柳沟，直抵居庸关，伪权将军移檄至京师云："十八日至幽州，会同馆暂缴。"京师大震，诏三大营屯齐化门外。贼陷昌平州，总兵燕守镇，骂贼不屈而死。贼焚十二陵享殿，传警至京

师。上乃下前吴麟征疏，飞檄吴三桂入援，然已无及矣！贼骑过昌平，太监高起潜弃关走西山，贼分兵掠通州粮储。

十六日，上方御殿，召考选诸臣入对。问裕饷安人，滋阳知县黄国琦对中旨，授给事中，其余以次对，未及半，秘封入，上览之色变，即起入，诸臣立候移刻，命俱退，始知为昌平失守也。是夜，贼直犯平则门，竟夜焚掠，火光烛天，京师内外雉堞，凡十五万四千有奇，时登陴守城，止羸弱五六万人，又无炊具，市饭为餐，饷久阙，仅人给百钱，无不解体。贼潜遣其党，辇金钱，饰为大贾，列肆于都门。更遣奸党，挟资充衙门掾吏，专刺阴事，纤悉必知。十七日，上早朝，召对诸臣而泣。俄闻贼大至，方报过芦沟桥，俄攻平则、彰义等门矣。城外三大营，皆溃降贼。火车巨炮，皆为贼有，贼反炮攻城，轰声震地。诸臣方侍班，襄城伯李国桢匹马驰阙下，汗浃沾衣，内侍呵止之。国祯曰："此何时也，君臣见求相见，不可多得矣！"上召入，国桢奏守军不用命，鞭一人起，一人复卧如故。上因命内侍俱守城，凡数千人，上括中外库金二十万犒军。是日，细民有痛苦输金者，各授锦衣卫千户。十八日贼攻城，炮声不绝，流矢雨集。贼仰语守兵曰："亟开门，否且屠矣！"守者惧，空炮向外，不实铅子，徒以硝焰鸣之，犹挥手示贼退，乃发。李自成对彰义门设坐，晋王、代王左右席地坐，太监杜勋侍其下。因呼城上人莫射，我杜勋也，可缒下一人以语。守者曰："留一人下为质，请公上。"勋曰："我杜勋无所畏，何质为！"提督太监王承恩缒之上，因入大内，盛称贼兵势重，皇上可自为计。守陵太监申芝秀，自昌平降贼，亦缒上入见，备述贼犯上不道语，请逊位，上怒叱之。诸内臣请留勋，勋曰："有秦、晋二王为质，不反，则二王不免。"乃纵之出，仍缒下。勋谓守城内珰王则尧等曰："吾党富贵自

在也。”初误传杜勋殉难，赠司礼监，荫锦衣卫，立祠，至是方知其从贼也。

上下诏亲征，召驸马巩永固，谋以家丁，护太子南行。对曰：“臣等安敢私蓄家丁，即有之，何足当贼。”乃罢。申刻，彰义门启，盖太监曹化淳献城开门也。李自成率大队疾驱入，沿途杀掠。大学士蒋德璟宿会馆，被创。上亟召阁臣入，曰：“卿等知外城破乎？”曰“不知。”上曰：“事亟矣，今出何策？”俱曰：“陛下之福，自当亡虑，如其不利，臣等巷战，誓不负国。”命退。是夕，上不能寝，内城陷，一阉奔告。上曰：“大营兵安在？李国桢安在？”答曰：“大营兵散矣，皇上宜急走。”其人即出，呼之不应。上即同太监王承恩幸南宫，登万岁山，望烽火烛天，徘徊逾时，回乾清宫，朱书谕内阁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，夹辅东宫。内臣持至阁，因命进酒，连沃数觥，叹曰：“苦我民尔！”以太子永王、定王分送外戚周、田二氏，语皇后曰：“大事去矣。”各泣下，宫人环泣，上挥去，令各为计。皇后顿首曰：“妾侍陛下，十有八年，卒不听一语，致有今日。”拊太子二王，恸甚，遣之出，后自尽。召公主至，年十五，叹曰：“尔何生我家？”左袖掩面，右手挥刀，断左臂，未殊死，手栗而止。命袁贵妃自尽，系绝复苏，上拔剑，刃其肩，又刃所御妃嫔数人。召王承恩对饮，少顷，易靴出中南门，手持三眼枪，杂内竖数十人，皆骑而持斧，出东华门。内监守城，疑有内变，施矢石相向。时成国公朱纯臣守齐化门，因至其第，阍人辞焉。上太息而去，走安定门，门坚不可启，天且曙矣。丁未十九日鸡鸣时，上御前殿，鸣钟集百官，无一至者。遂仍回南宫，登万岁山之寿皇亭，自尽。亭新成，所阅内操处也。太监王承恩对缢。上披发，御蓝衣，跣左足，右朱履，衣前书曰：“朕自

登极十七年，逆贼直逼京师，虽朕薄德匪躬，上干天怒，然皆诸臣之误朕也！朕死，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，去朕冠冕，以发覆面，任贼分裂朕尸，勿伤百姓一人。”又书一行，百官俱赴东宫行在。犹谓阁臣已得朱书也，不知内侍持朱谕至阁，阁臣已散，置几上而返，文武群臣，并无一人知者。先是大内有秘室，锸键甚严，相传刘诚意藏秘记于内，非大变，戒勿启。至是事急，启之。得绘图三轴，末一轴，图像酷肖圣容，身穿白背心，右足跣，披发中悬，于今无异，诚天数也。

时方昧爽，天忽雨，俄微雪，城陷。贼骑塞巷，投矢，令人持归，闭门，得免死，于是俱门书顺民。贼经象房桥，群象哀鸣，泪下如雨。太子走诣周奎第，奎卧未起，叩门不得入，因走匿内宫处舍。初上之出至南宫也，使人诣懿安张皇后所，劝后自裁，仓卒不得达。宫中既乱，懿安皇后青衣蒙头徒步走入成国公第。尚衣监何新入宫，见长公主断肩仆地，与宫人救之苏，负之而出。既而贼入，宫人魏氏大呼曰：“贼入大内，我辈必遭所污，有志者早为计。”遂跃入御河死。顷间，从死者一二百人。自成毡笠缥衣，乘乌骏马，先使人清宫，遂入宫。问帝所在，大索不得。乃下令，献帝者，赏万金，封伯爵，匿者夷族。明日午刻，始得先帝凶闻于煤山。自成令以双扉舁帝后于东华门侧，殓以柳棺，覆以篷厂，莫有敢往哭者。贼分宫嫔，宫人费氏年十六，投眢井，贼钩出之，见其姿容，争相夺。费氏绐曰：“我长公主也，若不得无礼，必告汝主。”群贼拥见自成，自成令内官审之非是，赏部校罗贼。费氏复绐曰：“我实天潢之胄，义难苟合，望将军择吉成礼。”贼喜，置酒极欢。费氏怀利刃，俟贼醉，断其喉，因自刎。自成大惊，命收葬之。内臣献太子，自成封为宋王，太子不为屈。辛亥，改殡先帝后，出梓宫二，以丹漆殡先帝，黝漆殡先后，加帝

翼善冠衮玉，渗金靴，后袍带亦如之。明亡，凡十六帝，共二百七十七年。

诸臣闻变，大学士范景文，并妾；户部尚书倪元璐，并一门，共十三人；左都御史李邦华；副都御史施邦曜；大理卿凌义渠；兵部右侍郎王家彦；刑部右侍郎孟兆祥，并妻何氏、子章明、媳王氏；左谕德马世奇，妾朱氏、李氏；左中允刘理顺，并妻万氏、妾李氏及子与婢仆辈，阖门一十八人；太常少卿吴麟征；左庶子周凤翔，并二妾；检讨汪伟，并妻耿氏；户科给事中吴甘来；御史王章；御史陈良谟，并妾时氏；御史陈纯德、赵譔；太仆寺丞申佳允；吏部员外许直；兵部郎中成德，并母张氏、妻张氏及子；兵部员外金铉，并母章氏、妾王氏及弟锿；光禄寺署丞于腾蛟，并妻；新乐侯刘文炳，并祖母与弟；左都督文耀及妹，子孙男女共十六人；驸马巩永固，并乐安公主及子女五人；惠安伯张庆臻，并阖门男女；宣城伯魏时春，并阖家；锦衣卫都指挥王国兴；锦衣卫指挥同知李若珪；锦衣卫千户高文采，并一家十七人；顺天府知事陈贞达；副兵马司姚成；中书舍人宋天显、滕之所、阮文贵；经历张应选；阳和卫经历毛维张；儒士张世禧，并二子；百户王某，失其名；顺天府学教官五人，俱失其姓名；长州生员许琰；俱死之。诸臣死难，惟孟兆祥守正阳门，死于门下。王章、赵譔，骂贼而死。范景文、申佳允、刘文炳、卫时春，赴井。金铉、滕之所、阮文贵、张应选投御河。施邦曜饮药。凌义渠扼吭。巩永固及乐安公主、张庆臻自焚。其余皆投缳自缢而死。襄城伯李国桢，闻贼舁帝后梓宫于东华门外设厂，百官过者，莫敢进视。国桢泥首去帻，踉跄奔赴，跪梓宫前大哭。贼执国桢见自成，自成以好语诱国桢使降。国桢曰："有三事，尔从我即降。一祖宗陵寝不可发；一须葬先帝以天子礼；一太子二王不

可害。”自成悉许之。扶出，贼因以天子礼，葬愍帝于田贵妃墓。惟国祯一人，斩衰徒步往葬。至陵襄事毕，恸哭，作诗数章，遂于帝后寝前自缢。布衣汤文琼，见愍帝梓宫过，恸哭，触石而死。贼既窃据，一时诸臣，尽节稍不决烈，即被其拘执于朝，极刑搒掠，追胁献金。献不满意，仍复受刑，受刑不过，复自寻死。贼兵充塞街巷，恣意淫掠。惟殉难诸臣家，贼戒不敢骚扰。贯城罪囚，一时尽放，京师汹汹。

早有官民劝进，劝进表文有云："比尧舜而多武功，迈汤武而无惭德"之句，出自才华，一时相传，为士林之羞。李自成称帝，即位于武英殿，每升御座，辄目眩头晕，见白衣人数丈长者前立。命铸永昌钱，字不成文。又铸九玺不成。又于明朝制度，任意纷更，识者已知其终于贼矣。

时明总兵平西伯吴三桂守宁远，奉召入援，途次闻燕京已陷，不敢前。李自成执三桂父襄，并其家属，迫襄作书招三桂降，三桂允之。嗣闻爱妾陈沅为自成所劫，大愤，疾归山海关，整军抵御。陈沅一名圆圆，玉峰歌妓也，有殊色。初为田贵妃父田畹所纳，宠号专房。会乱亟，田畹惧甚。适三桂入觐，畹浼其保护。三桂初闻圆圆名，至是得见，索为侍妾，畹不得已允之，三桂遂携圆圆去。明廷促三桂出关，三桂即赴宁远，留圆圆在京。既闻圆圆被劫，遂仇视自成。适清睿亲王多尔衮，率师略山海关外地，三桂遣使乞援。多尔衮得三桂书，兼程赴急，将至关，李自成方率精锐二十万，击三桂，又分二万骑，绕出关外夹攻。清师至，败关外贼。三桂开关迎清军，即剃发为誓。翌日出战，多尔衮令三桂先进，自率英王阿济格、豫王多铎，登山观战。自成悉众阵关内，横亘至海，张两翼围三桂数匝，三桂军殊死战。及午，风发尘起，阿济格等，率铁骑横跃入阵，所向摧残。俄尘开，自成见辫发军，大惊

曰："满洲至矣！"遂遁，余众大溃。三桂追至京师，自成遣将求和，不许，与战又失利，缚吴襄及家属于城上，尽杀之，惟陈沅不与焉。三桂攻城益急，清军亦踵至，自成焚宫阙，挟明太子西走。故明文武百官，遂出迎三桂及多尔衮入京。多尔衮禁兵士入民家，百姓安堵，秋毫无犯。寻为崇祯帝发丧，令官民等服丧三日，谕礼部太常寺以礼改葬。多尔衮命修筑宫殿，遣迎銮大臣屯齐、喀和托至沈阳，奉帝迁都，于是入关定鼎之局定，时顺治元年五月也。欲知清室源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九回

## 清室兴　平世乱　戡定中原

诗曰：

长白山头王气钟，觉罗遗种竟成龙。
留传十叶从头溯，犹记灵池天女踪。

却说清之先世，实为女真。女真为蒙古所灭，其别族散居辽东。辽东海滨，有长白山，即清室发祥之地。山之东有布库里山，山下有池，名布尔湖。相传有天女三人，同浴于池。适神雀衔朱果，置季女衣。季女名佛库伦，取而吞之，遂孕，生一男，命姓爱新觉罗，取名布库里雍顺。爱新译言金也，觉罗即姓氏之义。布库里雍顺生而伟岸，及长，天女编柳条为筏，令布库里雍顺乘之，顺流而下，至三姓村。三姓方争为雄长，日相仇杀，见布库里雍顺舍筏登岸，群惊为神，迎至家，议推为主，妻以女百里，奉为贝勒，贝勒犹国主也，其争遂定。贝勒居长白山东之鄂多里城，国号满洲，数传至都督孟特穆，徙居赫图阿拉地，今奉天省兴京县是也。孟特穆生子福满，福满有六子，四子觉昌安承先业，居赫图阿拉城，余五子环城分居，并称宁古塔贝勒。觉昌安生子五人，四子塔克世，生子名努尔哈赤，即为清太祖。觉昌安多才智，收服邻近部落，辟地渐广。有长孙女嫁古埒城主阿太章京，互敦和好。会苏克苏浒河部图伦城尼堪外兰，勾结明宁远伯李成梁，合兵攻古埒城，为觉昌安所闻，急偕塔克世往援，与明军战，互有杀伤。尼堪


清太祖努爾哈赤
世祖順治帝

外兰，诡辞招抚，诱城中人杀阿太章京，旋复屠其城，并杀觉昌安父子。努尔哈赤闻而大恸，立遣使者诘明边吏，明遣使归其祖父丧，封为龙虎将军，并给建州都督敕书。努尔哈赤复索交尼堪外兰，明不许，努尔哈赤遂率遗甲十三副，攻图伦城。尼堪外兰遁入明边，边人拒之，寻为努尔哈赤所执，杀之以复仇。会满洲附近浑河部，入寇赫图阿拉，努尔哈赤大破之，擒其主李岱，乘胜并苏克苏浒、董鄂、哲陈诸部，统一满洲。又降服鸭绿江部，尽有其众。

是时满洲北有扈伦四部：曰叶赫、曰哈达、曰辉发、曰乌拉。叶赫最强，其主扬吉驽闻努尔哈赤英武过人，妻以幼女。后生子皇太极，嗣位为太宗。扬吉砮死，子纳林布禄嗣，遣使至满洲求地，努尔哈赤不允，纳林布禄遂纠合哈达、辉发、乌拉三部，并扈伦西之蒙古部落，及长白山部落，共九部三万人，分三路来侵，努尔哈赤大败之。哈达、辉发、乌拉三部，旋为努尔哈赤所灭；长白山部，亦被其征服。叶赫大恐，乞援于明。明发兵二十万，由辽东经略杨镐统军出塞，进图满洲。努尔哈赤自称为帝，建元天命，追尊孟特穆为肇祖原皇帝，福满为兴祖直皇帝，觉昌安为景祖翼皇帝，塔克世为显祖翼皇帝，立宗庙社稷。以七大恨告天，率师攻明。明杨镐正会合叶赫、朝鲜各军，来攻满洲，交战于萨尔浒山，明军败溃，事见三十七回。努尔哈赤遂灭叶赫，擒贝勒金台石，缢杀之。金台石临死时，语刑者曰："吾后世虽存一女子，亦必覆满洲。"先是努尔哈赤兴筑宫室，掘一碑，镌有灭建州者叶赫六字。至是闻金石台言，益有戒心。第因皇太极生母，为叶赫女，不忍绝其宗祀，惟垂戒子孙不得娶叶赫氏。后来慈禧后为叶赫后裔，竟三次临朝，颠覆清室，详见下文。叶赫亡后，努尔哈赤屡攻明，得辽沈地，复迁都沈阳，嗣称盛京。天命十一年，努尔哈

赤殂，寿六十八岁，庙号太祖，第八子皇太极嗣。

皇太极尝随父征讨，所向有功，兄弟皆敬服之，故推为嗣主，史称太宗，改元天聪。明宁远巡抚袁崇焕，遣使吊丧，微示议和意，卒未协。遂发兵征朝鲜，朝鲜世奉明朔，杨镐出塞，朝鲜兵亦来会。太宗嗛之，故遣贝勒阿敏等往讨，朝鲜王李倧不能御，奉币乞和，约为兄弟国，乃班师。转略明边，毁大小凌河二城而还。蒙古诸部落闻满洲强盛，争遣使朝贡，太宗命蒙古兵为向导，再兴兵攻明，由长城喜峰口入关，围遵化，趋蓟州，明蓟、辽总督袁崇焕，入援明京，清太宗用反间计，致崇焕下狱弃市。明将赵率教、满桂相继战死。太宗恐师劳饷绝，竟还军。

天聪七年，明故将孔有德、耿仲明，航海来降。孔、耿本毛文龙部下，毛为崇焕所杀，乃降清，太宗待以殊礼。孔、耿导清兵攻旅顺，总兵黄龙阵亡，副将尚可喜亦降清。寻太宗收服内蒙古察哈尔部，得历代传国玺，为元顺帝所遗。爰祭告天地，受温仁圣皇帝尊号，国号清，改元崇德。设国史秘书宏文三院，每院置大学士一人。又仿明制设六部，及都察理藩二院，官制大备。惟兵制自太祖时，已编立黄红蓝白四旗，及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，共八旗。太宗复分设蒙古八旗。至崇德七年，又分设汉军八旗。每有调遣，地广则并进，地狭则序行，交战必互相策应，攻城必列阵始登，军律森严，信赏必罚，故所向克敌。太宗复欲发兵攻明，征朝鲜兵不至。改元时，朝鲜使臣入贺，又不拜。遂督军亲征，长驱入国都。国王李倧穷蹙乞降，称臣奉质，如事明之礼，太宗乃还。至是屡遣将攻明，明蓟、辽总督洪承畴，率八总兵御清军，败绩。承畴被虏，太宗欲降之，承畴不屈。太宗妃博尔济吉特氏，有殊色，亲诣劝降，承畴惑之，乃降清。崇祯帝闻承畴遭擒，料其

必死，为之筑祠，将亲制文以祭之，嗣闻承畴降乃止。太宗以崇德八年崩，寿五十有二，第九子福临嗣位。

福临系吉特氏所生，年甫六龄。践祚后，尊嫡母生母俱为皇太后，改元顺治，是为世祖。郑亲王济尔哈朗、睿亲王多尔衮辅政，二人皆皇叔也。顺治元年三月，命多尔衮为奉天大将军，督师略明山海关外地。适明宁远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乞援，遂入关驱李自成，迎世祖入明都，即中国皇帝位。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，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，并赏赉满汉各官有差。尽除明季加派税饷厂卫诸弊政，畿内大悦。吴三桂觅得爱姬陈沅，益嬖之。嗣受清命封平西王爵，偕英亲王阿济格及尚可喜等，追剿李自成。闻自成已自晋入陕，乃由大同边外，沿长城而西。豫亲王多铎，亦率孔有德等，由河南赴陕，夹攻自成。自成腹背受敌，南走湖广，七战七败。窜至通城，尚有残众十余万，因食尽，四出抄掠。明湖广总督何腾蛟邀击之，自成大败，余众多降腾蛟。自成仅以数十骑遁，掠食山中，为村民击毙。截其首献腾蛟，腾蛟验之，左目伤镞，始知为自成。或曰："自成以二十余骑祷九宫山，村民疑为劫盗，聚击之，锄碎其首，糜烂不可辨，未知孰是？"

是时畿南一带，溃贼群起。山东诸州县，亦争杀自成所设伪官，据城自保。明福王由崧，又称帝于南京。多尔衮命直隶巡抚卫国允等平畿南，肃亲王豪格平山东，调豫王多铎师下江南。多铎循河而东，所过州县皆迎降，江南大震。

福王之帝江南也，凤阳总督马士英实主之。福王为神宗孙，与从父潞王常淓，避寇居淮安。崇祯殉国，马士英迎立为帝，改元弘光。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，初以福王庸暗，议立潞王。及福王入南京，马士英以拥戴功入阁，遂出史可法督师江北，统辖四镇。四镇总兵，为刘泽清、高杰、黄得功、刘良

佐。泽清驻淮安，杰驻瓜州，得功驻仪征，良佐驻寿春，各不相能。福王又肆意纵淫，广采美女入宫，日夜取乐，朝政则一委马士英。士英引用魏阉余党阮大铖等，骫法舞弊。可法上书屡谏，不之省。多尔衮闻可法贤，贻之书，责以屈服，可法不屈，唯遣兵部右侍郎左懋第等报书。懋第被囚，嗣以不遵剃发令，为清所杀。可法锐图恢复，进师清江浦，将屯田开封，为战守计。会闻清师南下，飞书告急，士英置若罔闻，各镇亦拥兵观望，无急公者。独高杰自瓜州进次徐州，联络睢州总兵许定国，期合力备御。不意定国已纳款清军，反诱杀高杰，导清军进破泗州，可法闻变流涕曰："中原不可为矣！"驰赴徐州，移高杰部兵至扬州。会宁南侯左良玉，拥兵武昌，与士英不和，扬言入清君侧，引兵东向。士英急召可法及四镇兵入援，沿淮无守卒。可法至燕子矶，闻良玉已病死九江，其部众为黄得功击退，乃复驰回扬州。适清兵渡淮而东，直抵扬州城北。可法檄各镇兵会援，皆不至，惟总兵刘肇基，自白洋镇趋赴，与可法分陴固守。凡七昼夜，城卒陷。肇基率所部巷战，力竭而亡。可法被执，大呼曰："我史督师也！"亦被杀。可法在军，食不兼味，行不张盖，与军士同甘苦。每上疏，披胆沥陈，闻者泪下。乃以权奸内忌，悍将外争，终死于难，世人比诸宋末之文天祥焉。

多铎既入扬州，屠戮十日，河流尽赤，遂渡扬子江。明侍郎杨文骢，总兵郑鸣逵，皆自京口遁去。清兵陷镇江，越丹阳句容，直抵南京。福王闻警，亟率宫人宦官走芜湖。士英、大铖先后奔杭州。明忻城伯赵之龙以下，开城迎降。多铎入南京，遣贝勒尼堪、贝子屯齐，追袭福王。福王走依黄得功，得功率兵御清军，中流矢死。明总兵田雄、马得功劫福王降清军，江南悉定。清英王阿济格，亦顺道至九江，接应多铎，途次收降

左良玉子梦庚，得部兵十万。因闻南京已下，乃遣章天声暨降将金声桓略江西，自率兵北还。多铎既掳福王，解送京师。复派博洛徇杭州，马士英迎战不利，又遁去。清军涉钱塘江，扎营江岸，江潮三日不至。明潞王常淓，正流寓杭州，至是开城出降。多铎遂奏改南京为江南省，设巡抚以下各官，班师北去。清廷命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，偕内阁大学士洪承畴，出驻南京，镇抚南方。

会明鲁王以海，监国绍兴。唐王聿键，称帝福建，改年隆武。以海为明太祖十世孙，由明故兵部尚书张国维等拥戴。聿键为明太祖九世孙，为明故礼部尚书黄道周及南安伯郑芝龙等拥立。二王有叔侄谊，据地自王，东南对峙。唐王遣给事中刘中藻，颁诏浙东，鲁王不纳。寻复遣佥都御史陆清源，赍饷银十万两，犒劳浙东军士，为鲁王麾下总兵方国安所劫。且历数唐王罪，唐王大愤，杀鲁王使陈谦，以此益不相容。清廷以人民携贰，遍下剃发令，东南遗老，遂相率起兵。明故给事中陈子龙、总督沈犹龙等，联合水师总兵黄蜚、吴志葵，起兵松江。故兵部尚书吴易，起兵吴江。故行人卢象观，奉明宗室朱盛沥，起兵宜兴。故中书葛麟，奉明宗室朱盛澂，起兵太湖。故主事荆本彻、员外郎沈廷扬，起兵崇明。副总兵王佐才，起兵昆山。故通政使侯峒曾、进士黄淳耀，起兵嘉定。故吏部尚书徐石麟、平湖总兵陈梧，起兵嘉兴。故典史阎应元，起兵江阴。故佥都御史金声，起兵徽州。或通表唐王，或归鲁王节制，但各据偏隅，势如散沙。清贝勒勒克德浑，大学士经略洪承畴，及贝勒博洛，自江浙分兵四攻，诸遗臣先后战死。嘉定城陷，侯峒曾、黄淳耀自尽，城被屠，三日乃止。后人称扬州十日屠，嘉定三日屠，最为惨烈。江阴阎典史，守城八十一日，亦被清降将李成栋、刘良佐攻入，阎遇害，满城男妇，悉遭淫

戮，所存只五十三人，匿寺观塔上，乃得免。自清兵南下，罹祸最甚者，扬州、嘉定外，莫若江阴。

清贝勒博洛，复统兵临钱塘江，窥绍兴。明尚书张国维与总兵方国安，隔江拒战。国安营灶，为清兵红衣大炮所毁，国安即拥兵数万遁回。挟鲁王奔台州，国维尚孤守江上。适夏旱水涸，徒步可涉，清兵由上流渡江，明营骇溃，国维亦退守东阳。马士英、阮大铖奔方国安营，嗾国安执鲁王献清。鲁王走脱至海滨，遇故定西侯张名振，航海去。国安、士英、大铖遂降清，导清军入金华，转攻东阳。国维知不可守，投水死。国安、士英、大铖后皆为博洛所诛。博洛乘胜图闽，闽中大恐。唐王在闽，颇奋志有为，唯事事受制于郑芝龙，号令不行。芝龙率兵守仙霞关，闽中空虚。爰令黄道周出关募兵，徒手号召，无所得。至婺源，为洪承畴侦悉，袭执之，嗣被杀。唐王闻道周死，益耸惧。适明湖广总督何腾蛟，收集闯众，分为十三镇，列戍两湖，势颇盛。明兵部侍郎杨廷麟，募民兵二万，峒蛮四万，据赣州，取吉安，军容亦盛。两人各受隆武封爵，遣使迎驾。唐王欲由赣入楚，依腾蛟，为芝龙所阻，不得行。芝龙阴受洪承畴招抚，诡言海寇入犯，驰还安平，且尽撤水陆防兵。清贝勒博洛，长驱入仙霞关，唐王急自延平出奔。博洛遣将昼夜穷追，至汀州执唐王，及其妃曾氏。曾氏通诗书，明礼义，被掳后渡九泷江，投水自尽。唐王被逮至福州，绝粒而亡。闽地平，博洛凯旋。郑芝龙降清，其子成功不服，投海岛去讫。

是年，清肃亲王豪格与吴三桂率兵西略，平定陕西余乱，分兵入川。张献忠部将刘进忠迎降，导清军攻西充，与献忠遇，发矢殪之。献忠淫恶异常，至是伏诛，远近称快。豪格班师，留三桂镇守四川，西陲亦平。明兵部侍郎瞿式耜与两广督

臣丁魁楚，闻唐王覆没，迎神宗孙桂王由榔于梧州，监国肇庆，寻称帝，改元永历，传檄远近。时杨廷麟已败没赣州，江西各郡县，由清降将金声桓略定，独湖广尚为腾蛟有。腾蛟奉桂王檄，与云贵督师堵胤锡连署劝进，誓守臣节。独故大学士苏观生，奉唐王弟聿𨮁至广州，称帝改元，招海上徐、马、郑、石四姓盗魁，授为总兵，与肇庆对抗。二百里间，两帝并立，互相争哄，不遑外御。清贝勒博洛，遣副总兵李成栋，率偏师至广州。观生仓猝自尽，聿𨮁被擒，亦自杀。成栋分兵攻高雷各郡，自督兵进攻肇庆。式耜请战，魁楚与宦官王坤，请西奔。遂弃肇庆走桂林。成栋取肇庆，连陷梧州、平乐，桂林震慑。王坤又劝桂王奔全州，式耜谏阻不从，愿为留守，乃许之。丁魁楚走降成栋，成栋杀之，并戮及妻孥，竟率兵攻桂林，式耜督参将焦琏固守。其夫人邵氏，以簪珥充饷，兵民感奋，各无叛志，成栋不能下，退兵昆阳。会明遗臣张家玉、陈子壮等，起兵东莞端州间，合趋广州。清督佟养甲，急檄成栋回援，家玉、子壮皆败死。式耜独乘间复广西郡县，表请桂王还都。桂王在全州，为镇将刘承胤所制，不能行。承胤本何腾蛟属镇，即三十六镇之一也。桂王往依之，承胤劫桂王至武岗，矫旨封拜，诸镇离心。清廷命恭顺王孔有德为大将军，与尚可喜、耿仲明等，率师入湖南，何腾蛟不能御，退保衡州，堵胤锡亦遁，各镇闻风四溃。刘承胤以武岗降清，桂王脱走柳州。腾蛟又奔至桂林，与式耜定议，划地分守，遂移镇全州。清军攻之不能克，转攻桂林。因腾蛟还救，亦引退，桂王乃得还桂林。

未几，清降将金声桓，以略定江西，未沐升赏，遂怨清归明，杀巡按董学成，囚巡抚章干天，迎故明大学士姜日广，共守江西，通表桂王。李成栋转战东南，亦因赏不副功，怏怏失望。成栋有爱妾，名珠圆，系云间歌妓，被掠为妾，宠号专

房，至是亦劝成栋归明，且自杀以激之。成栋遂劫总督佟养甲，以广东归桂王。桂王封声桓为昌国公，成栋为惠国公。同时蜀中故将李占春及义勇杨大展等，分据川南川东，愿为桂王臣属。清降将姜瓖，镇山西大同，亦叛清附明。何腾蛟复自全州发兵，收复湖南大部。于是桂王诏敕，复及两广、云贵、江西、湖南、四川诸省，且遥至山陕。清廷忧甚，亟遣都统谭泰及和洛辉，会耿仲明、尚可喜征江西、广东。亲王济尔哈朗及勒克德浑，会孔有德攻湖南。郡王博洛及尼堪击姜瓖于大同。留吴三桂徇川、陕，洪承畴镇江南。金声桓方围赣州不下，闻清军南来，急回南昌，中途被清军要击，大败，入南昌城固守。谭泰、和洛辉等围之，复分兵绝其粮道。声桓遣使至成栋乞援，成栋逾岭赴急，为赣州清守将高进库所阻，不能进，退屯信丰。南昌势益孤，卒被陷。明臣姜日广殉难，声桓中二矢，投水死。清师援赣，进逼信丰，成栋兵溃，走死城东川中，江西复入清。清亲王济尔哈朗等，亦于此时进湖南，各郡县守将，莫有斗志，皆奔溃。何腾蛟入守湘潭空城，长沙清守将徐勇往袭，执腾蛟归，杀之。济尔哈朗令孔有德、尚可喜分军南进，有德连取衡永，直逼桂林。瞿式耜檄诸将军拒战，无一至者，惟戎政总督张同敞，自灵川至，见城中皆溃散，遂与式耜对饮待死。有德入桂林，拥二人去，幽诸密室，劝降不应，惟隔屋赋诗相唱和，寻见杀。式耜孙昌文，为清降将王陈策所获，劝有德戮之，未就刑，陈策七窍流血死，有德大惊，旋诣城隍庙祷祭，见同敞南面坐，亟奔还，乃命立双忠庙于独秀岩下，迄今犹存焉。桂王先自桂林迁肇庆，命杜永和为广东总督，驻广州，严兵守庾岭，清将尚可喜不敢进。嗣由明镇将罗成耀等，密为向导，从间道入庾关，抵广州城下，相持数月，始破广州。杜永和遁，桂王由肇庆奔梧州，闻桂林亦陷，又走

南宁。两广州县，次第归清。济尔哈朗班师先归，孔有德留镇广西，尚可喜留镇广东，南方渐定。大同镇将姜瓖，与清郡王博洛等相持，几一载。清英王阿济格，督师继至，城中食尽，姜瓖为其下所杀。吴三桂亦收降李占春，并平陕西余寇，回镇川中。向之通表永历者，至此殆尽矣。

清摄政王多尔衮，勋望日隆，尊为皇父。羡太后吉特氏美，竟私焉。顺治六年，多尔衮元妃卒，太后下嫁摄政王，命礼部创定礼仪。礼部奏上，奉旨有皇太后独居无偶，寂寂寡欢；皇父摄政王，又赋悼亡，朕躬实深歉仄。今由诸王大臣合词吁请，佥谓父母不宜异居，宜同宫以便定省。爰择本年某月某日，恭行皇父母大婚典礼云云。届期诸王大臣，俱上表庆贺，颁诏大赦天下，以嫂妻叔，恬不为怪。张苍水有“春官昨进新仪注，大礼恭逢太后婚”之句，指此事也。多尔衮意犹未足，复讦肃亲王豪格罪，逮系至死，纳其福晋博尔济锦氏。豪格为多尔衮从子，福晋博尔济锦氏，即其侄妇。满人向称王妃为福晋，以侄妇为妃，乱伦尤甚。清朝东华录，只载多尔衮纳豪格福晋事，不及太后大婚，闻由乾隆朝纪昀所删，未知确否。多尔衮弟多铎，南下扬州，掠妇女多人，以孀姝刘三季为最美，发长委地，光可鉴人。多铎迫令侍寝，三季以死拒之。北归后，多铎妃殁，许三季为继室，三季乃委身事焉。多铎卒年三十有六，多尔衮卒年三十有九，皆以纵淫亡身。多尔衮以顺治七年卒，是年春，出猎山海关，犹纳朝鲜女子二人。及冬，殁于喀喇城，丧仪悉如帝礼，祔于太庙，号成宗。

顺治八年，世祖亲政，近侍苏克萨哈、詹岱穆济伦，首告多尔衮私制帝服，藏匿御用珠宝，指为蓄谋不轨之证。郑王济尔哈朗以下，合词证成其狱，且及逼死肃王，遂纳其妃之罪。乃撤去庙享，追夺其母妻封典，停嗣子多尔博袭爵。凡从前之

阿附多尔衮者，皆罪之。或谓世祖不慊于母后，因示意近侍，罗织成狱。案定后，太后吉特氏亦出居睿亲王邸，至康熙二十三年而殂。雍正五年，葬昭西陵，不合葬太宗，微示绝于太宗之意，仍称陵者，以世祖所自生也。多尔衮既得罪，多铎亦追降为郡王，惟肃王豪格得复爵。嗣册立皇后博尔济锦氏，后为多尔衮指定，世祖与之参商。顺治十年，降为静妃，改居侧宫，另册科尔沁镇国公绰尔济女为后，世祖之怀忿深矣。

其时中原已定，惟云南、贵州二省，犹为张献忠余党所踞，推孙可望为长。既而李定国、白文选、刘文秀等与可望争权，各不相下。可望乃纳款桂王，求王封，桂王左右持不可。迨桂王窜南宁，势日蹙，乃封可望为秦王、定国为西宁王、文秀为南康王，促其出兵。可望迎桂王居安隆，使文秀图四川，定国图广西。文秀入叙州，败吴三桂军，嗣出川峡规湖南，清都统辰泰等击走之，乃遁还云南。定国出沅、靖、武岗，袭击桂林，孔有德不能守，死焉。还攻辰州，杀清总兵徐勇，屯守武岗。清命亲王尼堪、贝子屯齐南征楚、粤，尼堪殁于阵，屯齐战胜定国，定国走南宁。会可望跋扈贵阳，擅杀明宗室，桂王惧，密敕封定国晋王、文秀安南王，召之入卫。定国遂入抵安隆，扈桂王至云南，与文秀联合。可望大怒，举兵攻桂王，定国、文秀合军御之。可望麾下诸将，皆不直可望，倒戈鼓噪，可望骇走，奔湖南。适清经略洪承畴，移镇长沙，收降可望。探知明将内讧状，遂奏请乘机大举。清廷本不欲穷追，因承畴奏，乃令贝子洛托会承畴军，自湖南进。平西王吴三桂，偕都统墨尔根等，自四川进。都督卓布泰与提督线国安，自广西进。三路向贵州进发，合陷贵阳。清信郡王铎尼，复奉命为安远大将军，总统三路，率禁旅至贵州，令承畴、洛托一军留贵阳理饷，亲督诸军入云南，定国不能拒。先遣将扈桂王走腾越，自伏精

兵于高黎贡山，以待追者。清军前队已中伏，得降官卢桂生言，泄定国计，急舍骑为步，发炮轰击，伏兵四起，互有杀伤。定国见事不成，赴腾越，至则桂王已走缅甸矣。

时郑芝龙子成功，亡命海岛，招集旧属得数万人，据福建海滨之金门、厦门，明鲁王走依之。成功奉永历正朔，鲁王乃去监国号，为寓公。鲁王臣张名振、张煌言与成功交甚睦，协图恢复。名振旋卒，鲁王继逝。成功与煌言谋大举，通使桂王，受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之职，兴练水师，乘清军入云南，进窥江、浙，破温、台，达崇明，乘风入江，陷瓜州、镇江，直薄南京。令煌言别领所部，进取徽、宁，东南大震。世祖幸南苑，集六师议亲征。寻由崇明总兵梁化凤，赴援南京，出成功不意，大破之于仪凤门外，成功亟航海还厦门。煌言军亦为贵州凯旋兵所败，遁入山中。于是全国版图，尽为清有，世祖混一之业以成。

世祖践阼十有八年，自亲政后，鉴明季宦官干政之失，屡诏裁抑，且惩贪墨，除苛扰，美政迭书，询英主也。惟废后事颇累盛德，十七年秋，皇贵妃董鄂氏卒，竟追封为后，弃嫡宠妃，不无可议。十八年正月，世祖崩于养心殿，年仅二十有四，皇三子玄烨嗣位，是为圣祖，以明年为康熙元年。或曰："世祖以贵妃之逝，伤感过甚，遁五台山为僧。"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，有"可怜千里草，萎落无颜色"之句，是暗指董妃。又有"回首长安城，缁素惨不欢。房星竟未动，天降白玉棺"之句，是暗言帝实未崩，遁迹五台，朝中以大丧告者伪也。或又谓董妃名小宛，系南中词人冒辟疆妾，为清军所掳，辗转入宫，大被宠眷，用满洲姓称董鄂氏，亦讳莫如深之意，是姑不必细表，且看下回述康熙朝事。

# 第四十回

## 康熙帝　靖内外　创制显庸

词曰：

珥笔记康熙，武功文德，赫赫声灵振蛮貊。中原平靖，又把外夷荡辟，有清三百载推贤辟。世事日非，追怀帝泽，青史虽留尽陈迹。蠲租免税，只付后人称述，遗风何处也江山碧。

却说圣祖嗣统，年只八龄。奉世祖遗诏，以内大臣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遏必隆、鳌拜辅政。遗诏颁至江苏，巡抚朱国治以下，相率哭临，独秀才倪用宾等十八人，聚哭文庙，并至府堂进揭帖，讦吴县令任维初罪。朱国治指为震惊先帝之灵，聚众倡乱，摇惑人心，请旨严惩。朝命侍郎叶尼等往谳，定为大逆不道，一律处斩，才子金圣叹与焉。嗣复诛郑芝龙，并杀郑氏子弟在京者。以郑成功不受招降，屡为边患，杀其父，所以惩其子也。成功闻父死，益仇清。因厦门一隅，不足为根据地，乃令长子经守厦门，自率舰队向台湾。台湾系福建口外一大岛，明时为荷兰人所据，成功以兵击之。荷兰知事哥依德，拒战败绩，兵士死者千余人，不得已与成功议和，愿即迁让。荷人去，成功入居台湾，与厦门作为犄角，势颇张。欧罗巴洲人称成功为国姓爷，盖成功曾入侍唐王，受赐国姓，故云。成功之母，系日本肥前人田川氏女，芝龙降清，其母曾自杀，亦一女杰也。张煌言自徽宁败归，变姓名，出山航海，遗书成功，劝

其率兵内响。成功图再举，适罹疾，以康熙二年卒于台湾。长子经入台嗣立，厦门旋为清所夺。张煌言避居海岛，卒被官军袭执，死于杭州。鲁、唐遗臣已尽。桂王由榔，与其臣华亭侯、王维恭等，亦为吴三桂军俘絷而归。

先是云、贵告平，诸将帅皆奉命班师，独吴三桂极陈边患，愿俘桂王以绝根株。清廷乃命内大臣公爱星阿等，赴滇会剿。康熙元年，清军入缅甸境，严檄缅人，令执献桂王君臣。缅酋巴哇喇达姆摩，适篡兄位，思见好于清，遂劫执桂王及其眷属从臣，献三桂军。明晋王李定国，先自腾越奔景线，闻明遗臣马九功、江国泰等，流寓古剌、暹罗各国，遂遣使通殷勤，拟联各国拒清军。谋定将发，三桂已俘桂王北去，定国愤懑死。桂王被俘至云南，三桂缢杀之，并杀太子。太子年十二，临刑大呼曰："我朝何负于汝，我父子何仇于汝，乃至于此！"三桂佯若罔闻。明华亭侯王维恭等百余人皆死焉。明室宗支无噍类，吴三桂之力居多，洪承畴次之，耿仲明、孔有德、尚可喜等又次之。承畴以平滇归乞休，幸得令终。有德自裁于桂林。吴、耿、尚三族，皆以叛逆被夷，事见后文。

自康熙元年以迄六年，国家政务，皆由四辅政大臣裁决。索尼为四朝老臣，资望最优，遏必隆、鳌拜、苏克萨哈，则相次也。鳌拜骄横，勾结党与，倒施刑赏，康熙四年，擅杀内大臣费扬古。五年，又擅杀大学士苏纳海，及直隶总督朱昌祚，巡抚王登联。索尼不能与争，郁郁死。圣祖亦隐嫉之。乃于六年秋亲政，鳌拜擅权如故。苏克萨哈与鳌拜有嫌，恐罹祸，疏请守陵。鳌拜劾其怨望，并讽王大臣奏列二十四大罪，圣祖悉其情，持不下，鳌拜攘臂强奏，卒坐苏克萨哈处绞，其子查克旦等凌迟处死，弟侄皆斩决。圣祖强为容忍，隐召宗室少年，入直内廷，习拳演技，成为童子军。八年夏，与内大臣索克图谋，

召鳌拜入见，数其罪，鳌拜不服，童子军起而执之，讯得罪状三十款，革职拘禁，籍其家，其亲党班布尔善、穆哩吗、塞本德、阿思哈、噶褚哈、泰壁、图纳莫等，皆斩决。雪苏克萨哈及苏纳海诸人冤。复厘订官制，改内三院为内阁，设殿阁大学士，满汉并用，互相牵制。各省督抚提镇，以及布政按察巡道各官，量为增损。文武异途，兵民分治，渐成中央集权之制。

会广东留镇尚可喜老病，受制于长子之信，之信酗虐，可喜恐罹祸，疏请归老辽东，留子镇粤。圣祖正有徙藩意，遂令尽撤兵回籍。诏下，三藩乱起。三藩者，云南、广东、福建是也。顺治十六年，云、贵平定，曾命平西王吴三桂镇云南，平南王尚可喜镇广东，靖南王耿继茂镇福建。继茂即仲明子。仲明早死，继茂袭爵，是为三藩并建之始。三藩中，吴三桂功最高，兵亦最强。桂王受俘，清廷更隆厚赏，晋封三桂为亲王。云、贵督抚，咸归节制。用人行政，听其自由。三桂广为封植，遍树爪牙。子应熊，尚太宗第十四女和硕公主，居京师，朝政无不悉。以此根蒂益固，渐蓄异谋。及闻朝旨令广东撤藩，内不自安，佯请解兵纳土，以试上意。耿继茂子精忠，适父死袭封，亦如三桂计，上疏请撤兵。圣祖下廷议，多主张勿撤。惟户部尚书米思翰，兵部尚书明珠，刑部尚书莫洛，议从其请，圣祖准之。撤藩命下，三桂遂反。

康熙十二年十月，三桂杀巡抚朱国治，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，蓄发易衣冠，以明年为周昭武元年。贵州巡抚曹申吉，提督李本深，云南提督张国柱，皆从逆。云、贵总督甘文焜，仓皇趋镇远，战败自杀。警报达京师，阖廷震动。大学士索额图，请诛米思翰等谢三藩，圣祖弗许，只止闽、粤两藩勿撤。特布三桂罪状，削其官爵，下吴应熊于狱。命都统巴尔岱等，率满洲精骑三千，由荆州驰守常德。都统珠满，率兵三千

由武昌驰守岳州，阻其入湘。命西安将军瓦尔喀进屯四川，阻其入蜀。特简顺承郡王勒尔锦，督大兵讨之。师未集，三桂已遣将马宝、王屏藩分道寇湘、蜀。马宝入湘，陷沅州，执总兵崔世禄，湖南巡抚卢震弃长沙，遁走岳州。王屏藩入蜀，四川巡抚罗森、提督郑怀麟等，款屏藩军。三桂命屏藩窥陕西，自率师出湖南，陷常德，分兵据长沙，直达岳州。卢震复遁，参将李国栋以城降。清军云集荆、襄，莫敢渡江。圣祖杀应熊及其子世霖，更命贝勒尚善，助尔锦图岳州。大学士莫洛，经略陕西，为瓦尔喀后应。未几，广西将军孙延龄，复叛应三桂。耿精忠囚总督范承谟，亦据福建反。分三路发兵，遣曾养性窥浙东，白显忠窥江西，马九玉窥浙省之金、衢。圣祖再命康亲王杰书，偕贝子傅喇塔，出浙江。安亲王岳乐，出江西。简亲王喇布镇守江南，策应各路。遥饬靖南王尚可喜，与总督金光祖讨孙延龄。三桂闻精忠起应，自长沙遣将犯江西，入袁州，陷萍乡、安福、上高各城，又诱陕西提督王辅臣，攻杀莫洛，下平凉，东西响应，势益震。圣祖议亲征，群臣力谏乃止。会信郡王图海，自蒙古靖寇归，奉命赴陕，大破辅臣军，辅臣降。三桂方命王屏藩援辅臣，亲率军至松滋。将取道秦中，以攻京师，会闻辅臣败降，屏藩遁还，乃折回。清亲王安乐，乘三桂西上，已略定萍乡各邑，出醴陵攻长沙。勒尔锦尚善，亦自荆州渡江，进规湖南。适三桂军还，勒尔锦等遁回。安乐亦退守江西。时耿精忠方约台湾郑经，及潮州总兵刘进忠，内外夹击广东。三桂亦嗾广西提督马雄攻肇庆，尚可喜东西受敌，又内制于其子之信，力不支，飞奏求援。诏以江西将军舒恕，及副都统莽依图赴之。甫至，尚之信已受三桂伪札，改帜易服，严兵防父，移檄诸郡。粤督金光祖亦怀异志，牵制清军，使不得进。可喜以忧死，三桂封之信辅德亲王，使之出师，于是三藩

并叛清。既而耿精忠背郑经约，经夺其漳、泉诸郡。康亲王杰书等，乘机下浙，破马九玉，降曾养性，长驱入仙霞关，进攻延平。精忠惧，急遣子显祚，献印于清军，自杀范承谟以灭口，率所属文武出降。其在江西之白显忠，早已为岳乐所败，反降浙军。闽藩平，郑经亦退守厦门。尚之信因精忠失败，势遂孤，阴萌悔志。三桂又遣官索饷，派兵监守，之信遂与金光祖议，仍通款江西清军。适清廷又命都统赖塔，自闽赴粤，遥应莽依图。于是莽、赖两军，同时入粤，之信即迎降军前，刘进忠亦以潮州降，粤藩亦定。孙延龄者，故定南王孔有德婿也。有德殉难广西，遗女四贞，蒙养宫中，视郡主食俸，长适延龄。延龄叛，四贞尝泣谏。至是失粤东援，乃浼其妻入京转圜，并约傅宏烈迓清军。宏烈旧为庆阳知府，尝讦三桂于朝，坐诬谪苍梧。及三桂叛，独募义勇五千人，移檄讨三桂，受封广西巡抚。闻延龄反正，愿为先容，迎清军于韶州。三桂诇延龄怀贰，遣从孙世琮，引兵入广西，陷桂林，擒杀延龄。宏烈返援不及，与世琮相持者二年，卒复桂林，世琮走死。初三桂之叛清也，其爱姬陈沅，曾劝阻之，三桂不从。陈沅辟室茹斋以终。及陕、闽、粤皆为清有，三桂失三大援，颇思陈沅言，但势成骑虎，不能再下，乃思窃帝号自娱，且藉以笼络人心。

顺治十七年三月，三桂僭号称帝，建元昭武，以衡州当兵冲，自长沙徙都之，改名定天府。殿瓦不及易黄，髹以漆；朝房不及筑，代以芦舍。适天大风雨，潦草成礼而罢，识者已知其不永矣。衡州之门户为永兴，相距仅百里，为清军所踞。三桂召集马宝、王绪、胡国柱诸将，悉锐进攻。城垂克，三桂暴卒，诸将解围去。三桂孙世璠，自云南至衡州，始发丧，退居贵阳，改元洪化。诸道清军，破衡州，复常德、长沙、岳州等郡，湖南平。信郡王图海，率提督赵良栋、王进宝等，亦于此

时由陕入川，击毙王屏藩，进拔成都，四川亦定。伪周所有，第云、贵二省而已。圣祖召杰书、岳乐二王归，逮勒尔锦、尚善、喇布、巴尔岱、珠满、瓦尔喀、舒恕等至京，以劳师疲民治罪。改命贝子彰泰，继岳乐后任，统湖南各军趋云、贵。并令湖广总督蔡毓荣，节制汉兵先进。授赵良栋为云、贵总督，领川师入滇北。饬贝子赖塔率闽、粤各师捣滇南。

康熙十九年冬，湖南大军克镇远，由平越达贵阳，世璠奔云南，彰泰督军西进。翌年，贝子赖塔亦至，两军相会于曲靖，并指云南。世璠遣将郭壮图，率象阵迎战。彰泰、赖塔两军夹攻之，敌死战，五却五进。蔡毓荣纵火焚林，象惊，反践敌军。郭壮图不能止，遂大溃。世璠据五华山宫城，誓死守御，累月不下。世璠乞师于达赖喇嘛。适赵良栋军自川而南，获其书，兼程驰入，与湘、粤军合围，攻益力，并绝其粮道，城中食尽援绝，开城降。世璠及郭壮图等自杀，伪相夏国相、伪将马宝等皆就俘。析三桂骸骨，函世璠首献阙下。诸将争取子女玉帛，惟良栋禁掳掠，独簿籍藩产以献。吴氏亡，云、贵悉平。圣祖乃追论耿、尚二藩罪，召之信入京，令自尽。逮耿精忠下狱，磔于市。尽撤藩兵还京师，籍藩产入官充饷。别设八旗驻防，垂为定制。中央集权之局，自此成矣。

台湾郑经，退守厦门，复遣将刘国轩等，入犯闽中，下海澄，围漳泉。闽督姚启圣，及水师提督万正邑，击却之，乘胜复海澄，并夺金、厦二岛，经与国轩遁台湾。时贝子赖塔在闽，曾致书郑经，许以台湾为栖身地，彼此不相犯。经报书愿如约，惟请留海澄为互市场。姚启圣持不可，议复寝。经于云、贵平定之年卒。长子克壑贤，为侍卫冯锡范所惎，指为乳婢子，不当立。成功妻董氏尚存，信之。锡范遂袭杀克壑，立经次子克塽。塽幼弱不任事，国内乱。姚启圣奏请乘机出师，

且荐提督施琅，习海道可用。圣祖从其请，施琅遂进军澎湖，逐守将刘国轩。长驱逼台湾，至鹿耳门，水浅不得入，泊舟旬余，潮骤涨，舟师浮而进。国轩望而骇曰："先王得台湾，鹿耳涨，今复然，天也。"乃拥克塽出降。圣祖令克塽入都，封海澄公，隶汉军。郑氏自成功传三世，三十八年而灭。收其地，设一府三县，置吏治之。台民悫悍不易治，时思蠢动。至康熙末年，复有贩鸭徒朱一贵之乱。一贵诡称明裔，结党起事，七日陷全台，自称中兴王，号永和，假优伶冠服衣之。闽督满保出驻厦门，急檄提督施世骠，总兵蓝廷珍入台湾，收复全台亦七日。世骠，琅子也。擒一贵，送京伏法。台民谣曰："头戴明朝冠，身着清朝衣。五月号永和，六月还康熙。"此系后事，因连类而附记之。台湾既定，清威震海外，琉球、安南、暹罗诸国，皆遣使朝贡。远如荷兰、意大利之在欧洲者，亦通使修好，请开海禁，求互市。廷议准海滨通商，设粤、闽、江、浙四关，置吏榷税，中外互市，此其始也。

圣祖以海内大定，乃思出幸。于二十二年二月幸五台山。九月，复奉太皇太后至五台，太皇太后中道还。圣祖造谒诸寺，乃回銮。厥后巡幸五台，又三次，相传为省觐世祖，故屡巡幸。其末次有幸清凉山诗云："又到清凉境，巉岩卷复垂。劳心愧自省，瘦骨久鸣悲。膏雨随芳节，寒霜惜大时。文殊色相在，惟愿鬼神知。"盖其时世祖已殂，有霜露之感，故云。清凉山，即五台最高之一峰也。西巡后又南巡。康熙二十三年十月，车驾至山东，登泰山，祀东岳，阅黄河诸险，命河道总督靳辅，添筑堤防。渡江至江宁，谒明太祖陵。江宁，即南京，古名金陵。还经泗水东境，幸曲阜，谒孔林，赐衍圣公书籍裘服等，遂回銮。嗣后南巡又五次，每巡必阅河，所过辄蠲粮免税，所以示恩意也。二十四年又北巡，命都统彭春等，率

兵出黑龙江，备俄罗斯。俄罗斯为欧洲大国，幅员达亚洲东北。清太宗时，略地至黑龙江外，俄远征军亦至，两军相值，各罢兵。迨世祖入关，不遑远顾。俄将喀巴罗，乘隙据黑龙江上流北岸，于尼布楚、雅克萨二处，筑城居之。圣祖既平内乱，复务外攘。先遣都统瓦山往黑龙江，偕将军萨布素，窥雅克萨城，日久无功，乃继遣彭春往。即于是年夏破雅克萨城，逐俄将图尔布青，毁其城而还。越年，图尔布青，得俄将伯伊顿援，复偕至雅克萨，筑垒自固。清军又攻之，炮毙图尔布青，伯伊顿代之守，逾年不下。圣祖命荷兰使者，致书俄皇大彼得，责其越境构衅。俄皇乃遣使费耀多罗，来勘界，与清内大臣索额图，会议于尼布楚城外，索额图以万人为后援，俄使亦以千人当之。既开议，俄使欲以黑龙江分为界，清使欲以黑龙江上流之尽处为界，议未协。清使拔营向尼布城，示决裂意，旦夕且宣战。清译官天主教徒张诚等，往复调停，互为让步，乃以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，沿外兴安岭以至于海，岭南属中国，岭北属俄；其西则以额尔古纳河为界，河南属中国，河北属俄。毁雅克萨城，地归中国。两国猎户人等，不得越界，彼此不得容留逃人。惟行旅有官许文票，得贸易不禁。约文共七条，用满、汉、拉丁、蒙古、俄罗斯五体文字，勒碑于黑龙江西岸，是为尼布楚条约，成于康熙二十九年。清使之与外人立约始于此。俄约成，圣祖下诏亲征噶尔丹。噶尔丹为厄鲁特部酋长，居蒙古西，与漠南北内外蒙古，皆出元裔，独支派不同。漠南北蒙古，系出元太祖。厄鲁特系出元太师脱欢，及明也先瓦剌可汗之后。支部有四：曰和硕特、曰准噶尔、曰杜尔伯特、曰土尔扈特。准噶尔最强。噶尔丹为准噶尔汗，兼并四部，与漠南北蒙古邻。漠南蒙古，早臣服清室。漠北蒙古，与厄鲁特蒙古，犹以荒远未服。噶尔丹既并厄鲁特，且欲据漠南北蒙古

为已有。漠北蒙古分土谢图、札萨克三部，各有汗，译言主也。札萨克汗有美妾，土谢图汗诱而夺之，因起内哄。噶尔丹阳为调停，阴肆吞并，突率骑三万越杭爱山，袭土谢图。土谢图汗仓皇东走，适清使索额图与俄议约，道出车臣部，土谢图汗驰使乞援，索额图第晓谕噶尔丹，噶尔丹知清不遑顾，且东西击逐札萨克、车臣两汗。三汗部众数十万，皆投漠南请降。圣祖命尚书阿尔尼，发粟赐三汗，且传谕噶尔丹，使返地罢兵。噶尔丹不从，反选锐东犯，侵及内蒙古。于是圣祖亲征，命裕亲王福全，率师出古北口，为左翼，副以皇子胤禔，恭亲王常宁，出喜峰口，为右翼，副以简亲王雅布，及信郡王鄂札。圣祖自率王大臣等，出边外以节制之。常宁遇敌，战不利。噶尔丹深入乌兰布通，去京师仅七百里，与裕亲王福全军遇，用橐驼万条，缚足蒙毡，号为驼城，以拒炮火。清军聚炮攻中坚，驼颠仆，断阵为二，乘势蹙之。噶尔丹大败，夤夜遁。翌日，遣使谢罪，誓不犯边，圣祖乃班师。越年，复出幸古北口阅兵，受觐蒙古各部落，责土谢图汗启衅召侮，令具疏谢罪，然后使入朝。还京后，征噶尔丹朝贡，不之报，且屡书索土谢图汗，并诱内蒙古叛清，科尔沁亲王以闻。圣祖密令复书，伪称内应，使其来而歼之。康熙三十四年，噶尔丹果入寇，沿克鲁伦河而下。圣祖又亲征，自出中路。令将军萨布素出东路，大将军弗扬古出西路，约期夹攻。翌年春，圣祖至克鲁伦河，东西两军，道阻不至。大学士伊桑阿等，力请回銮。圣祖不许，遣使喀尔丹，告以驾至。噶尔丹登山，望见御营，大惊，宵遁。圣祖亲追至拖诺山，不及而还。费扬古闻敌西窜，急率军邀击于昭莫多，设伏以待，敌冒死酣战。至日暮，费扬古命左右翼绕击其后，袭其辎重，毙敌数千人，殪其可敦阿奴，敌始溃。阿奴颀晰善战，为噶尔丹妃，准部称汗妃为可敦，至是亦

毙于炮，噶尔丹以数十骑遁去。圣祖得捷奏，率师回京。翌年春，圣祖又亲征噶尔丹，渡黄河，至宁夏，命内大臣马思哈，将军费扬古，分道深入。噶尔丹兄子策妄阿布坦，据准部，通使助清，拒绝噶尔丹，噶尔丹穷蹙自杀。其族丹吉喇，以其骸骨及一女来降，策妄阿布坦夺献军前。圣祖乃勒铭狼居胥山而还。令漠北蒙古三汗，各归游牧，岁修朝贡礼。

朔漠平，西藏事起。西藏，即唐朝吐蕃，俗尚佛教。元初，藏僧拔思巴为国师，受封大宝法王，衣冠皆赤，称红教。至明永乐时，西宁卫人宗喀巴，入山修道，别立教宗，服黄衣黄冠，称黄教。红教得娶妻，黄教禁之，以教徒为嗣续，有高徒二：一达赖喇嘛，一班禅喇嘛，居前藏拉萨地，谓世世以呼毕勒罕出现。呼毕勒罕，系藏语，即传世化身之义。清顺治年间，达赖五世罗卜藏坚错入朝，受封为西天自在大善佛。及归，用其下桑巴计，结和硕特部固始汗，逐后藏藏巴汗，移班禅喇嘛，治其地，居扎什伦布。固始汗助藏有功，得前藏喀木地，留子镇拉萨。桑结又嫉其干涉，闻准酋噶尔丹强，阴为联络，使略和硕特以挫其势。康熙二十一年，罗卜藏坚错卒，桑结匿丧，乞封爵。圣祖封为图伯特国王。嗣得桑结欺诈状，赐书切责。桑结诡词乞怜，立假达赖，圣祖方征噶尔丹，不遑讨也。

噶尔丹死，桑结失援，和硕特部复盛。固始汗曾孙拉藏汗，攻杀桑结，立新达赖伊西坚错为六世，废假达赖，执献清廷，清封为翊法恭顺汗，使镇藏地。青海、蒙古，别立噶尔藏坚错于青海，两部纷争。准部酋策妄阿布坦，遂谋袭西藏。策妄多狡谋，自通好清廷后，思并吞诸部。先娶土尔扈特汗女为妻，复嗾其妻弟逐父，得父诉，又发兵逐妻弟，据其地。至是又娶拉藏汗姊，复以元配女赘拉藏子丹衷，不令归，谋藏之心

益急，恐拉藏得清援，发兵至哈密，掠清属五寨，以图牵制。甘肃提督闻于朝，朝命吏部尚书富宁安等出巴里坤，屯兵为备。并饬拉藏汗严防。拉藏老而嗜酒，不以为意。策妄遣丹衷夫妇归，阴以兵随其后，突入前藏，击杀拉藏汗，执拉藏所立达赖六世，幽之，藏中大乱。圣祖命西安将军额伦特等，自西宁赴前藏，道出喀喇乌苏河，与敌遇，敌据河以拒，分兵截清军饷道，相持月余，额伦特等粮尽矢竭，全师皆覆，时已康熙五十六年矣。圣祖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，督诸路军征藏。改四川巡抚年羹尧为总督，治饷济军。胤禵至青海之木鲁河，以西宁军属都统延信，出青海；以川军属护军统领噶尔弼，出四川，分道入藏。青海、蒙古诸部，亦率兵扈新达赖随征。诏就军中封新达赖噶尔藏坚错，为六世达赖喇嘛。于是延信自中路入，噶尔弼自南路入。延信方与准部将策零敦多布相持，噶尔弼前锋岳钟琪，已迭越重隘，直入拉萨，诛喇嘛助逆者五人，幽九十余人，僧俗慑伏。策零敦多布进退受敌，遂溃遁。新达赖六世登座，以拉藏旧臣康济鼐掌前藏，颇罗鼐掌后藏，留蒙古兵二千守之，此康熙五十九年事也。

大将军胤禵尚未归，而宫廷之隐祸作。圣祖有子十余人，胤礽以嫡长当立。甫二岁，即立为太子。及年长有失德，状类狂疾，圣祖乃执而废之，幽禁咸安宫。皇八子胤禩，觊觎储位，联结皇长子允禔，日夕营谋，为圣祖所诇察，穷治之，得胤禔魇魅太子，及胤禩结党潜谋状，乃幽胤禔、胤禩，复立废太子胤礽。越三年，又废黜禁锢，自是不复言建储事。康熙六十一年春，召集千叟宴，夏幸热河，冬幸南苑行围。自南苑返，回驻畅春园，得疾，拟飞召胤禵归，传之位。皇四子胤禛入侍，圣祖仓猝，驾崩，寿六十九岁。

当时大臣中之承顾命者，惟尚书隆科多一人。隆科多，胤

禛元舅也。或言圣祖遗诏，传位皇十四子胤禵，胤禛与隆科多谋，窜改御书易十字为于字，且亲为圣祖更衣，逆谋隐秘，莫能知之。胤禛遂奉遗诏即位，改明年为雍正元年。圣祖为清代第一英主，武功已如前述，文治亦卓越一时。自鳌拜伏法后，惟大学士明珠，以骄恣闻，圣祖辄裁抑之。此外名臣，如魏裔介、魏象枢、汤斌、李光地等，通理学；于成龙、傅拉塔、张伯行、熊赐履、张鹏翮、陆陇其等，著廉名；彭孙遹、高士奇、朱彝尊、方苞等，达文史，皆治世选也。圣祖又好学不倦，五龄后即日夕读书，至老犹手不释卷，上自天文地舆历算音乐法律兵事，下至骑射医药及蒙古西域拉丁文书字母，无所不览。尝撮取大义，令文臣编撰书籍，所成者为佩文韵府、渊鉴类函、数理精蕴、历象考成、音韵阐微、康熙字典、韵府拾遗、骈字类编、分类字锦、子史精华各书，遗惠士林不少焉。康熙初，任汤若望、南怀仁为钦天监正副，二人皆意大利籍，用人以才，不分中外。且自奉节俭，待民宽惠，蠲赋免税，时有所闻。晚年复定滋生人丁，永不加赋之制，可谓仁矣。庙号圣祖仁皇帝，不为尽谀。惟四兴文字狱，用法太苛。浙江庄廷钺私辑明史，死且戮尸，连坐甚众。江南沈天甫、吕中、夏麟奇等，以撰诗触忌弃市。湖北朱方思与其徒刊刻秘书，又见杀。翰林院编修戴名世，著南山集，采录方孝标之滇黔纪闻，关涉清事，以狂悖罪论斩，并戮方孝标尸，连坐者七十余人。此为历史所仅见之惨状，延及雍、乾两朝，犹未已焉。康熙一朝，大略如此，且看下回续述之雍正朝。

# 第四十一回

## 雍乾朝　拓版图　清室全盛

诗曰：

一代枭雄算泰陵，相传文献岂无征。
禁门未辟刀光落，恶报原来总有凭。
六秩皇图付史编，武功文治迈前贤。
华夷混一天难限，此是清朝极盛年。

却说皇四子胤禛嗣位，改元雍正，即世宗宪皇帝是也。即位后，命贝勒胤禩，十三阿哥胤祥，与大学士马齐，尚书隆科多，总理事务。复命抚远大将军胤禵回京，一切军政，由川督年羹尧接续办理。世宗之得立也，内恃隆科多，外倚年羹尧，故亲政后即有是命。元旦受朝，颁朱谕十一条，训饬各省督抚以下文武各官，词多严厉。至八月，定建储特例，密书太子名，置诸匣，藏置宫中正大光明殿匾后，别书密旨贮内府，留待对勘，垂为永远家法。又增改官制，收揽政权。清初官制，多仍明旧。封奏章疏，属通政司；稽察部曹，属六科给事中；票拟批答，属内阁；参赞要政，属议政王大臣。世宗命诸臣密奏直达，不由通政司间接。六科给事中隶都察院，不另分曹。增设军机处，以满汉大臣充职，选部曹及阁掾为僚属，称军机章京，职司在密拟谕旨，明颁内阁，或暗递外臣。因此内阁无实权，议政徒存虚名，不过为满人之兼衔而已。

会青海作乱，即命川督年羹尧为大将军，率提督岳钟琪等

讨之。青海本唐吐蕃地，明时为蒙古部酋所据。清顺治时，和硕特部长固始汗，尝遣使通贡。康熙朝，嗣子达什巴图尔复入朝。达什卒，子罗卜藏丹津嗣，随清军征藏有功，丹津以下诸部长，获封王公者甚多。丹津欲乘机独立，竟于雍正元年，召诸部与盟，令屏弃清封，各复故号，自称达赖珲台吉，统领诸部。时策妄阿布坦犹为准部长，丹津阴约为援，胁从番众二十余万，分寇西宁。惟其同族郡王额尔德尼，及亲王察罕尔津不从，先后挈族内奔。世宗令兵部侍郎常寿往抚，反被执。于是年羹尧奉命出西宁，分兵四守，饬岳钟琪巡弋边疆，相机剿抚。自川边至西宁一带，皆征服。丹津技无所施，乃送还常寿，并谢罪。世宗知丹津狡蹙，益促令羹尧进兵。羹尧拟缓期四进，钟琪议兼程直捣，上于朝，世宗从钟琪策，令专任西征事。钟琪于雍正二年出师，日夕迅赴，歼敌中哨探，直入丹津所驻地。丹津衣番妇衣遁，其母弟及妹，不及奔，皆就俘，降番众数万，追丹津不及，乃还。青海部落悉平，特设西宁大臣辖之，钟琪受封三等公。羹尧于雍正元年，已授三等公，至此进爵一等。父遐龄亦封一等公，长子斌得子爵，次子富得男爵。

羹尧坐是骄恣，入觐时，公卿有跪迓者，羹尧不之顾，在世宗前，亦箕踞无人臣礼，世宗皆优容之。相传羹尧与世宗为潜邸交，胤礽之废，主谋者实世宗，羹尧与有力焉，故宠遇特隆。既而胤礽死于禁所，胤禩等有后言。世宗先遣置胤禟于西宁，革胤祹、胤䄉郡王爵，复出胤禵守陵，以孤胤禩之势，胤禩益不平，对众咒咀，且与胤禟往来通讯，有异谋，世宗为文告庙，屏胤禩、胤禟于宗籍外，逮禁之，改胤禩名为塞思黑，胤禟名为阿其那，满语所谓猪狗也。胤䄉、胤禵俱坐罪禁锢。阿其那、塞思黑且于雍正四年，先后暴毙。六年复降诚亲王胤祉为郡王，责其失人臣礼，寻复拘禁，终世宗朝。惟胤祹得复爵，

余不赦。世宗之待遇兄弟，刻薄甚矣。胤禩既得罪，年羹尧亦同时被劾，改调杭州将军。幕客有劝其叛者，夜观天象，喟然曰：“事不谐矣！”至杭州，连降十八级，为驻防防御，罚守涌金门。羹尧素严厉，部属违命，立杀无赦。守城时，鬻薪卖菜者，犹不敢出其门，曰年大将军在也，其余威尚如此。羹尧卒以是伏辜，廷议列九十二大罪，诏令自尽，父兄皆革职，子年富处斩，余子戍边。羹尧记室汪景祺，著有西征随笔，涉及圣祖事，斥为大不敬，斩立决，妻子为奴，此为雍正三年事。

越二年，尚书隆科多又获罪。隆科多为孝懿皇后父佟国维子，袭公爵，官吏部尚书，加太保，世宗尝以舅舅称之。羹尧之狱，隆科多以徇庇获谴，削太保职衔。河南抚臣田文镜，复希旨弹劾，廷议为四十二重罪，律应诛，改为永远禁锢，诸子革职充戍有差。隆科多曾奏称仁庙升遐，尝带匕首卫世宗。又言白帝城受命之日，即死期已至之时。后人目世宗为隋炀，隆科多为张衡，有由来也。

世宗除亲王，杀功臣，复遍置逻察，臣下有纤细事，无不闻，刑赏多出人意料。王殿撰云锦，尝于元旦朝贺归，约友人作叶子戏，寻失一叶，觅不获，乃罢。越宿召对，世宗问元日何事，王以实对，世宗嘉其不欺，出袖中一叶还之，故其时王公以下，隔宿无事，即相贺，清代君主之严刻，莫过于此。且吹求文字，株连大狱者凡数次。礼部侍郎查嗣庭，典试江西，出题为维民所止，讦者谓去雍正二字之首，并以嗣庭日记有悖乱语，立逮下狱。病殁，仍戮其尸。其子坐死，家属流放。未几，御史谢济世注释大学，毁谤程朱，指为怨望朝廷，坐罪遣戍。粤人陆生楠，曾在军前效力，作通鉴论十七篇，论封建养兵隋炀等事，目为狂逆，命即正法。又有曾静、吕留良一案，惨核尤甚。留良号晚村，浙江石门人，尝评选时文，有论夷夏之

防，及井田封建等语。湖南曾静慕之，闻留良已死，乃与其徒严鸿逵、沈在宽等相投契，并复以川督岳钟琪为宋岳飞后人，令徒张熙投书钟琪，劝其反正，历数世宗罪恶，如害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鸩酒淫色戮贤共九条。钟琪以闻，立拘曾静、张熙解京。并命浙督李卫，拿解案内人犯，到京讯谳。谳定，鸿逵已病逝，锉尸枭示，沈在宽凌迟处死，杀吕留良子毅中，并戮留良尸，罪犯子孙，遣戍，妇女入官。独曾静、张熙，以误听流言，得免罪释放，特刊大义觉迷录，颁行全国。既而又杀庶吉士徐骏，以其所著诗文，有讥讪语故也。

专制既固，复勤远略，遣内大臣四格，侍郎图理琛，暨外蒙古郡王策凌，与俄罗斯使臣萨瓦，勘定漠北蒙古与俄属之西伯利亚界线。西起博木沙奈岭，东至额尔古纳河，为两国分界。所立约章，如通商传教之制限，置吏安边，驰驿递书置堡互市之地点，以及互交逃犯，各禁偷越等事，共十一条，是为雍正五年之恰克图条约。

是年，准酋策妄阿布坦死，子噶尔策零嗣，遣使特磊入朝。世宗以罗卜藏丹津，曾由青海窜入准部，先时曾向策妄索交，不报，至是复谕特磊，令还执丹津以献，策零仍不奉诏，世宗议讨之。大学士朱轼，都御史沈近思等，奏从缓。独大学士张廷玉与世宗同意，议遂决。令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，出屯阿尔泰山，自北路进；川、陕总督岳钟琪出屯巴里坤，自西路进。策零佯请献丹津以缓清师，阴遣大小策零敦多布，率众内犯。傅尔丹出军拒之，至科尔多，误信敌探言，以万人袭博克托岭，抵和通泊，遇伏被围，后军往援，索伦兵先遁，诸军继溃，副将巴赛、查纳弼等皆战死，傅尔丹仅率二千人遁还。诏降傅尔丹职，命专守外蒙古，代以顺承郡王锡保。又令大学士马尔赛屯归化城，为后援。准部小策零多布，乘胜侵外蒙

古，由间道入三音诺颜部境。三音诺颜，旧属土谢图部，自额驸策凌，留京尚主，携眷北归，乃许其独立，为三音诺颜部。三音，译言善也；诺颜，译言君长也。策凌善用兵，闻小策零至，迎战于鄂登纳楚河，击走之。诏晋封为亲王，时雍正九年也。翌年，噶尔丹策零大举入寇，顺承郡王锡保，檄策凌御诸本博图山，策凌西出，噶尔丹策零侦知之，潜袭其帐于塔密尔河，尽掠子女牲畜。策凌闻警，告急锡保，请夹攻，自率兵驰还，遇准兵于额尔德尼昭，大破其众，夺牲械无算。而锡保兵不至，策凌复檄马尔赛邀击，截其归路，马尔赛亦按兵不动，噶尔丹策零遁归。事闻于朝，诏赐策凌超勇名号，诛马尔赛，削锡保爵，并以岳钟琪久屯老师，召还夺职，交兵部拘禁之。命平郡王福彭代锡保任，副以策凌。适噶尔丹策零遣师乞和，世宗亦厌用兵，许之，乃班师。

会云贵总督鄂尔泰，改定苗疆，奉召入觐，授职大学士，袭封襄勤伯。岳钟琪之被劾，鄂尔泰为领衔。世宗即命为陕、甘经略，班师后，鄂尔泰还。至雍正十三年，贵州苗疆复乱。苗民向居南岭中，为上古九黎三苗遗裔，历代令其自治，第选其酋长为土司，余不问。苗民习成犷悍，往往四出焚掠，屡为边患。鄂尔泰督云、贵时，创改土归流之议，令游击哈元生、总兵石礼、知府张广泗等，剿抚并用，辟苗疆二三千里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。云南、广西诸苗酋，亦相率震慑，先后缴印，纳军械。惟台拱九股苗，尚未附。巡抚元展成蔑视之，遽遣兵屯驻。苗疆吏又苛切激变，台拱苗遂发难。号召群苗，逐戍兵，戕疆吏，连陷边境各州县。朝授哈元生为扬威将军，与湖广提督董芳会征。元生主剿，董芳主抚。诏复命张照为抚苗大臣，察其利害。照倡弃地议，密陈改流非策，全局几尽变。鄂尔泰以前功不成，自请罢斥，乃夺伯爵，解大学士任，食俸如故。

是年秋，世宗不豫，越日暴崩。或谓为吕四娘所刺。四娘，留良孙女也。当时大江南北，擅拳勇者八人。其首为僧了因，吕四娘次之，又次为曹仁虎、吕元、路民瞻、周琤、白泰官、甘凤池。世宗御极，屡饬各直省督抚捕甘凤池等，卒未获。独吕四娘为祖复仇，有志竟成。相传聊斋志异，有侠女一节，实隐指吕四娘事。所谓须发交血模糊之头颅，即元首也。宫中尚疑为妃嫔所为，经辅政大臣鄂尔泰、张廷玉等，力持大体，不致穷究。只雍正以后，妃嫔侍寝，须尽褫亵衣，外罩长袍，由宫监负入，复除外罩，裸体入御，所以严防行刺，乃知世宗暴崩，不为无因。世宗崩，年五十八岁。

皇四子宝亲王弘历，奉密旨嗣立，是为高宗，改元乾隆。高宗初政，矫严为宽。甫即位，释宗室之圈禁者，复胤禩、胤禟名籍。纪元后，赦汪景祺、查嗣庭兄弟族属罪，令回浙。二年，释岳钟琪于狱。复以傅尔丹、陈泰，于雍正季年被禁，亦释之。赐胤祴、胤禵公爵，屡命刑部理狱减囚，颇有干蛊之意。

时苗疆未靖，张照等久出无功，逮之还。特擢张广泗经略七省，统制诸军。广泗建暂抚熟苗，力剿生苗之策。乃分兵攻台拱苗，自率精兵设清江下流各寨，所向皆捷，苗众尽窜入牛皮大箐。箐亘数百里，危岩丛树，人迹罕经。广泗饬诸军分把箐口，以次进剿，俟苗众饥困，冒险捣入，斩馘万余，其颠仆崖谷者不胜计。复搜剿附近熟苗，毁千二百四十二寨，赦三百八十八寨，苗疆肃清。

高宗好文术，元年即试博学鸿词，取刘纶等十五人，并授翰林院官。二年又补试，取万松龄等四人，授职如前。六年，令各省探访名人著作，旋复令内外各大吏，举经术士，得陈祖范、吴鼒、梁锡玙、顾栋高四人，均授国子监司业。嗣后南巡

江浙凡六次，所至地，辄召诸生试诗赋，荣以科第，无非偃武修文，歌颂升平之意。

乾隆十二年，大金川安抚司莎罗奔叛，于是兵端又开。金川在西蜀边徼，为大渡河上流，分大小二支，以临川诸山有金矿，故名。土俗信喇嘛教，清初从事羁縻，授小金川酋卜儿吉细土司职，继复授大金川酋嘉勒巴演化禅师印。嘉勒巴孙莎罗奔，以从征西藏有功，封安抚司，势渐强。小金川酋泽旺袭职，其妻阿扣，莎罗奔女也。阿扣有姿色，憎泽旺粗鄙，与夫弟良尔吉通，诉诸父，言泽旺有异心，令劫泽旺去。自与良尔吉纵淫，俨若夫妇。莎罗奔叛清，侵邻近土司，高宗调张广泗督川，率军进剿，良尔吉至军，诡请为兄复仇，广泗信之。良尔吉密报莎罗奔，使为备，乃导清军深入，为番众所困。副将张兴、游击孟臣皆战死。高宗复命大学士讷亲，经略四川，起故将军岳钟琪，赴军效力。讷亲至，锐意破敌，战辄败，丧总兵任举，参将贾国良，自是不敢专军事，仍委广泗办贼。广泗以讷亲不知兵，有轻视意，且仍信用良尔吉。莎罗奔竟以阿扣妻之，使通消息。钟琪察其奸，言于广泗，不见从，乃密奏其事。讷亲也劾广泗，朝旨革广泗职，逮京治罪，以大学士傅恒代讷亲。傅至军，诛良尔吉及阿扣，率岳钟琪分道入，连克敌寨。莎罗奔惧，诣军前乞降。高宗杀广泗，赐讷亲自尽，促傅恒班师归。凯旋时，高宗亲御紫光阁，行饮至礼，以诸葛、郭子仪比傅恒，赏赉特隆。傅恒皇后富察氏兄也。相传傅夫人尝入宫，高宗幸之。后数诮让高宗，高宗不能堪，于乾隆十三年，率后东巡，至德州，逼后坠水，以暴疾闻，谥贤孝。或曰："傅恒子福康安，为高宗所出，故待遇其父子，始终从优，然傅恒固将才也。乾隆十六年，高宗复奉太后南巡，至杭州，独幸海宁故大学士陈元龙第，驻跸安澜园。海宁陈氏，夙

称巨族。清初出仕者甚众，陈诜尝仕工部尚书，诜子世倌及从弟元龙，皆官至大学士。高宗驻园，流连最久。及回銮，议复古衣冠制，闻为太后所阻，不果行。后人疑高宗为陈氏血胤，致有世宗以女易男之说，未知确否。高宗继后纳兰氏，与高宗亦不相协，屡反目。至乾隆二十七年，车驾又南巡，后与焉。比至杭，忽自剪发，失其常度，先送还京师，次年病逝。满洲旧俗，最忌剪发，故高宗谕旨，谓其行事乖违，理应废黜，姑存名号，以示优容，所有丧仪，止照皇贵妃例行，大臣谏不听。及嘉庆五年，始改从后礼。或谓后以剪发故，留杭州为尼，则系传闻之讹，姑不细表。

自大小金川乞降后，越七年，又有准部用兵事，准酋噶尔丹策零，以战败乞和，定议以阿尔泰山，为准、蒙分界，不相侵越。既而策零死，次子那木札尔嗣，童昏被戕，庶兄喇嘛达尔济继之，部众不服，欲立其弟策妄达什，喇嘛达尔济先发制人，杀其弟，并及贵族小策零子达什达瓦。达什达瓦部下萨拉尔率族内附，大策零孙达瓦齐，独联结辉特部酋阿睦撒纳，袭杀达尔济而自立。阿睦撒纳，丹衷子，噶尔丹策零之甥也。丹衷父拉藏汗，为策妄所戕，丹衷亦被戮，其妻改适辉特部酋，有遗腹，生阿睦撒纳，寻嗣为部酋长。辉特部游牧地，即土尔扈特故址，在塔尔巴哈台。阿睦撒纳既干涉准部，遂思扩充部落，先并吞杜尔伯特部，渐及准部边境。达瓦齐为自卫计，屡遣兵攻之。阿睦撒纳虑不敌，走降清。先是萨拉尔内附，曾请征准部，阿睦撒纳至，怂恿益力。高宗乃遣尚书班第，率阿睦撒纳出北路；陕甘总督永常，率萨拉尔出西路。于乾隆二十年春，入伊犁。达瓦齐走保格登山，清军追击之。复南窜，逾天山，入回疆。乌什城主霍吉斯，执之以献。同时青海叛酋罗卜藏丹津，亦为清军所获，献俘京师。高宗御午门受之，皆赦其

死，论功行赏有差。阿睦撒纳已封亲王，至是食亲王双俸。时班第与西路参赞鄂容安，尚留伊犁，与阿睦撒纳筹善后。阿睦撒纳欲总长诸部，班第以闻。高宗不许，诏即军中诛之。班第因兵少，不敢发，惟促之入觐。阿睦撒纳中道遁，密召番众，攻杀班第、鄂容安。朝命策楞、玉保、富德、达尔党阿等出讨，皆无功，先后逮还治罪。遣巴里坤办事大臣兆惠，及故亲王策凌子成衮札布，大发兵剿准部。兆惠出西路，成衮札布出北路。适西路诸部多内讧，又瘟疫盛行，兆惠兵至，皆败溃。阿睦撒纳穷奔入俄罗斯界，患痘死。清廷移檄索之，以尸归。兆惠搜剿余孽，所至无孑遗。举厄鲁特蒙古地，悉入版图，建官筑城，置伊犁将军统辖之。今之新疆省天山北路，及西域、蒙古，即其地也。

惟天山南路，旧为元太祖次子察哈台领土。数传后，回教徒和卓木子孙，侵入其境，反客为主，握政教实权。回教远祖为摩罕默德，唐时建大食国于西方，和卓木即其后裔也。准酋噶尔丹策零，曾拘和卓木兄弟，幽之。大和卓木曰那布敦，小和卓木曰霍集占。清军入伊犁，释那布敦，送还叶尔羌城，使统旧部。留霍集占于伊犁，使掌教务。阿睦撒纳叛，霍集占附之。阿走死，霍集占南窜，嗾兄同叛。乾隆二十三年，命将军雅尔哈善讨之，与敌遇，两战皆胜。两和卓木入库车城，将成擒矣。雅尔哈善不为备，被其宵遁。诏诛雅尔哈善以下诸将，命兆惠移师南征。翌年，兆惠转战至叶尔羌河，被围。副将军富德赴援，为敌所阻，不能进。会巴里坤参赞阿里衮，以兵六百夜至，与富德大呼驰薄，敌惊遁，兆惠亦突围破敌，同还阿克苏。乃议两路进师，连战皆克。两和卓木皆遁去，清军追至巴达克山。山酋索勒坦沙，擒杀两和卓木，函首送军前，兆惠并籍其家属以献。霍集占有妃，国色也，体有异香，不假薰

沐，世人称为香妃。至是被俘入宫，处之西内，高宗欲纳之，妃誓不从，且袖出刃示宫人曰："国破家亡，死志久决，第欲得一当以报故主耳。上如逼我，我志遂矣！"太后微闻其事，屡戒高宗毋再往。会长至郊祀，高宗出宿斋宫，太后召香妃至，问其意。妃曰："死耳！"太后使人缢之。及高宗得报，返视妃，已早绝矣，面如生，犹仿佛含笑也，乃厚其棺殓，以妃礼葬之。

未几，又有乌什之乱。乌什系回疆一大都会，前城主霍克斯，曾擒献达瓦齐，后被召入京，代以哈密伯克阿布都拉。哈密亦回城，伯克回官名。阿暴戾，不足服众。回疆办事大臣苏成，亦驻乌什，尤纵酒渔色，尝宣召回妇入署，令侑饮侍寝，且使与兵役裸逐为乐，回民大愤，遂聚众为乱，杀苏成，及阿布都拉。阿克苏办事大臣卞塔海，与喀什噶尔纳世通，先后驰剿，皆无功，朝命皆诛之。调伊犁将军明瑞往讨，围其城，敌内溃，缚首逆以降。嗣昌吉城屯官，张宴中秋，遍召回妇，迫使尽讴，亦为屯民所戕。都统温福驰击之，克日即平，西域乃定。

至乾隆三十一年，复有缅甸之役。缅甸与云南接壤，吴三桂追明桂王，曾一至其地。云南商民吴尚贤，赴缅开矿，设茂隆银厂，劝缅酋麻哈祖入贡。缅酋乃遣贡使至京，赏赉如例。旋滇吏以尚贤中饱厂课，执而毙诸狱，茂隆场亦解散。既而缅酋为木疏土司瓮藉干所篡，建新缅甸国。桂家及木邦两土司不服，遂相攻。桂酋宫里雁战败，遁入滇边。滇督吴达善索贿不获，逐之，转投孟连土司。雁妻囊占美，孟连土司刁派春，执雁献滇督，留囊占欲以为妾。囊占袭杀之，奔孟艮，闻其夫为滇督所戮，吁请孟艮土司入犯，边境大震。朝命刘藻代吴达善，藻书生不知兵，檄总兵刘得成等，三路防剿，皆败绩。诏

削藻职，命大学士杨应琚代之。藻惧，自刎死。应琚至滇，逐孟艮土兵，檄缅酋内降。缅酋反引兵陷木邦、景绿，副将赵宏榜赴援，败还铜壁关。缅人入关肆掠，应琚匿不以闻。事发，逮应琚，调伊犁将军明瑞征缅。明瑞复木邦，进攻缅都阿瓦，以失道退归，途次被围，力战死焉。高宗授大学士傅恒为经略，阿里衮、阿桂为副将军，再出征缅。缅酋瓮藉牙已死，其子孟驳嗣，遣使乞和，诏不许，傅恒乃率水陆军入缅，破缅兵于蛮莫江，入攻老官屯不下，将士多病瘴者，阿里衮卒于军，缅酋再乞和，乃许之。缅允修表贡礼，及清师还，缅贡不至。其酋孟驳，称兵灭暹罗。暹罗，缅甸之邻也。嗣暹民愤缅无道，推中国侨民郑昭为主，驱缅人，再兴暹罗，都盘谷。既而昭遇弑，其子华统兵在外，入靖内乱，遂嗣位，通表清廷，受册为暹罗国王，尝侵缅报怨。缅酋孟驳弟孟云，嗣兄位，徙都避之，虑清为暹援，乃遣使乞封，定十年一贡制。

暹罗之东为安南，旧分大越、广南二部，黎氏王大越，阮氏王广南。康熙初，大越王黎维禧，奉朝贡，册封安南王。至乾隆朝，广南土豪阮文岳，与弟文惠，起灭广南，复入大越。安南嗣王黎维祁，出亡，乞援于清。高宗遣粤督孙士毅等，率师讨阮，出镇南关，自谅山分道进，沿途破敌，直入河内，逐阮氏守兵，复黎维祁位，有旨令班师。士毅欲并俘阮惠，悬军月余，又骄不设备，阮兵乘间攻之，维祁挈家族先遁，士毅继溃，提督许世亨以下，皆死焉。高宗逮还士毅，代以傅恒子福康安。阮惠惧，更名光平，赍表谢罪。且言阮、黎世仇，非君臣，蛮触自争，不敢抗上国，愿立庙祀死绥将士，并亲觐京师。高宗嘉其恭顺，许之，封光平为安南王。乾隆五十五年，高宗八旬万寿，光平入朝，并祝嘏焉。

大小金川复叛，莎罗奔从孙索诺木，与小金川酋僧格桑，

屡寇边。僧格桑，泽旺子也。莎罗奔曾释泽旺返小金川，泽旺老病，僧格桑用事，联结索诺木，订攻守同盟约。川督阿尔泰不能制。高宗以其养痈贻患赐自尽。命大学士温福讨之，以阿桂为参赞。军至金川，僧格桑不能敌，走大金川。温福檄索诺木缚献僧格桑，不应，乃与阿桂分军进剿。温福至木果木，为敌所袭，中枪死，师大溃。独阿桂军无恙，转战深入。索诺木恐，鸩杀僧格桑，献其尸，乞停战。阿桂不应，攻益力，敌守亦益坚。自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年，各险乃迭下，索诺木及莎罗奔，皆就俘。改两金川为厅，直隶川省，戍以重兵，川边乃安。阿桂献俘京师，磔莎罗奔、索诺木，悬僧格桑首于市，大赏功臣，照前年准、回例。

迨乾隆五十一年，台湾土豪林爽文，聚党结天地会，官兵捕之，遂叛，陷彰化、新罗二县。凤山盗庄大田，亦起应之，直犯府城，总兵柴大纪力御获全。翌年，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，陆路提督任承恩，各以兵渡海至，累战无功，惟柴大纪攻克诸罗。诏逮回黄、任二人，代以闽督常青，及将军恒瑞，又畏缩不敢前。敌愈炽，合围诸罗，赖大纪固守，得不陷。朝命福康安代常青，海兰察代恒瑞，又命大纪捍卫兵民出城，再图进取。大纪以诸罗为府城保障，奏请死守，高宗览奏，至垂泪，立封大纪义勇伯，改诸罗为嘉义县。福康安至台湾，赖海兰察力，连战皆捷，驰入嘉义城，乘胜进攻，擒林爽文，俘庄大田。大纪反以忤福康安获罪。福康安之至嘉义城也，大纪出迎，不执櫜鞬礼，福康安遂劾其奏报失实。会侍郎德成，自浙返京，亦劾大纪罪。提督任承恩逮至，供亦同。高宗信之，遂逮大纪至京廷讯，大纪诉冤，高宗谓其始终负气，命处斩，黄仕简、任承恩反减罪。后人疑福康安为龙种，其以此欤！

厥后复命福康安、海兰察等，征廓尔喀。廓尔喀与后藏

邻，自古不通中国。高宗七旬万寿，后藏班禅喇嘛，入京朝贺，寻卒，资送归藏。其兄仲巴据其资，弟玛尔巴无所得，愤诉廓尔喀，导之入寇，藏人不能御。高宗遣侍卫巴忠，及将军鄂辉等往援，反调停贿和，阴令藏人给岁币，达赖喇嘛持不可，喀兵复大举深入。乃命福康安等，兼程驰剿。乾隆五十六年，清军入藏，逐喀兵，尽复藏地，进攻廓尔喀，喀人乞和，不许。福康安冒险轻进，为敌所败，赖海兰察驰救得免，乃许喀人和，定五年一贡例。先是雍正二年，曾设驻藏大臣正副各一人，监藏政。至此复留兵戍藏，并创达赖、班禅相传法，颁金奔巴瓶于西藏大招寺，遇达赖、班禅转世化身，互报差异者，书明于签，纳诸瓶中，由驻藏大臣会同喇嘛等掣之，自此垂为常制。惟藏俗迷信宗教，地广人稀，向有一夫多妻，及一妻多夫之习。地不辟，民不蕃。虽设驻藏大臣，大都尸位素餐，未知教化，殊可惜也！

清室版图，以此时为最广，国势亦最盛。高宗历图功臣象于紫光阁，并亲制十全记以昭武功。十全者，两平准噶尔，收回部，再定金川，靖台湾，服缅甸、安南，并降廓尔喀至再是也。每遇凯旋，赐宴赋诗，辄与群臣相唱和。又令群臣编撰巨籍，不下数十种。乾隆三十六年，开四库全书馆，网罗古今文籍，成一大部，令河间才子纪昀总其成。纪昀字晓岚，长文学，善诙谐，与汉之东方朔相类。书成，以三部饷士林，于江苏之镇江扬州，浙江之杭州，各建阁贮之，听士人就观，或传写焉。然杀故内阁学士胡中藻，戮浙江举人王锡侯，及徐述夔尸，绞大理寺卿尹嘉铨，俱以文字遭忌，置诸重典，则仍一康雍故辙也。乾隆六十年议内禅，自发密缄，立十五子颙琰为太子，定于翌年禅位。大学士和珅等，谏阻不从，诏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。欲知内禅情形，待至下回分解。

# 第四十二回

## 嘉道继　兵祸兴　国祚中衰

词曰：

江山无恙夕阳西，空余征马声嘶。休言祸乱本天机，一半君迷。狐鼠凭陵城社，豺狼充斥京畿。上和下穆又耆伊，苦我遗黎。

却说高宗御极，盈六十年，多福多寿多男子，尝有十全盛遇，五世一堂之谕。皇六子永瑢，曾绘岁朝图，进呈孝圣皇太后，高宗御题一诗，末句云："永绵奕载奉慈娱。"其后即以永绵奕载四字，为子孙命名。乾隆四十九年，皇玄孙生，取名载锡。因于宫中悬五代五福堂额，诚古今帝王中所仅见者。高宗自谓即位之初，曾以周甲归政告天，不敢上符圣祖历数，故于六十年冬，决议受禅，王大臣等皆奉命维谨，独和珅不乐。和珅本满洲官学生，应役銮仪卫，选舁銮舆。一日，驾将出，仓猝求黄盖，不得。和珅谓典守不得辞其责，高宗颇嘉之。旋召问，以奏对称旨，擢总管，升侍卫，累迁至尚书，授大学士。自乾隆四十年后，向用益专。高宗最爱十公主，尝使作男装，随驾微行，和珅亦从之。十公主戏呼和珅为丈人，后竟下嫁于其子丰绅殷德。和珅故无学行，既得志，贪婪无厌。督抚如国泰、王亶望、陈辉祖、福崧、伍柱、纳浦霖辈，皆以受赇伏法，实则皆和私人，及罪发，无从蔽也。故乾隆初年，若史贻直、孙嘉淦、梁诗正、刘统勋诸大臣，多以廉直称。至晚年

和珅擅权，贪风大肆，清之衰，和珅为之也。高宗内禅，和珅恐失宠，阻甚力，高宗不从。即于嘉庆元年元旦，行内禅礼，尊高宗为太上皇。嗣皇颙琰即位，是为仁宗。

先是黔苗石柳邓，聚众为乱。湖南永绥苗石三保，镇筸苗吴半生，乾州苗吴八月，同时蠢动，川、湘、黔三省边境均戒严。云、贵总督大学士福康安，与四川总督和琳，湖、广总督福宁，奉命会剿，破石柳邓，擒吴半生。独吴八月负隅乾州，并据平陇，诡称三桂后裔，僭号吴王。石三保、石柳邓，皆走附之，势转盛。福康安平昔立功，多赖海兰察。至是海公已死，失臂助，先后奏益兵数万，不能收效，既而诱擒吴八月。八月子廷礼、廷义，犹抗据如故。福康安、和琳相继殁，朝旨以侍卫额勒登保、德楞泰继之，又令将军明亮，自湖北往会，于是俘石三保，斩石柳邓父子，及吴廷义等，毁吴氏庐舍，事未竣，而移征川楚之命下。

川楚之乱，始自白莲教首刘松。松安徽人，假治病持斋为名，造经咒惑人，旋被捕，遣戍甘肃，其徒刘之协、宋之清等，复授教传徒，遍川、陕、湖北。日久党众，以同教子王发生，诡托明裔朱姓，煽民图乱，事觉，各伏辜。惟刘之协远飏，有旨大索。吏役遍闾阎，民情怨愤。湖北荆州教徒聂杰人、张正谟等，乘机诱胁，于嘉庆元年正月发难。巡抚惠龄调兵进剿，擒聂杰人，戮其党齐林。齐林妻王氏，美而悍，声言为夫复仇，联结襄阳教徒姚之富扰襄阳。仁宗命都统永保往湖北，会合川、陕各军剿之，寇势少衰，西北分窜。四川达州土豪徐天德，与太平东乡民王三槐、冷天禄等，起应襄阳教徒，自川逼陕。朝旨责永保纵敌，逮入京。令惠龄继之，亦无功。乃移明亮、德楞泰之征苗军，剿天德、三槐。四川乡勇桂涵、罗思举，以勇悍闻，助清兵夹击，杀敌甚众。会襄阳教徒由陕入

川，与三槐、天德合，势又张。诏夺惠龄职，令陕甘总督宜绵，总统军务。宜绵倡四面兜剿议，督诸军分道要击。襄阳教徒复东窜，明亮、德楞泰悉锐追蹑，连败之。惟天德、三槐犹在川，与教徒李全，焚掠川境。宜绵奏请别简大臣，任川事，自督师办贼。诏留宜绵治军需，别简威勤侯勒保，总督湖广，代统军务。适明亮、德楞泰等，追襄阳教徒至湖北，鏖敌于三岔河。齐王氏、姚之富，坠崖死。襄阳首领，始就败灭。或谓齐王氏屯寺中，桂涵、罗思举夜袭之，斫其一足，齐王氏受伤死，众乃溃，未知孰是！勒保复诱执王三槐，以生擒首逆奏，得封一等公，其弟永保亦免罪。大学士和珅，且晋封公爵，无功滥赏，当日之军务可知矣。嘉庆四年，太上皇崩，仁宗始专政，夺和珅职，宣布二十大罪，赐死。穷治私党，下户部尚书福长安于狱，追夺和琳封爵，勒令大学士苏凌阿休致。福长安，即福康安弟，为和珅密友。和琳，和珅弟。苏凌阿，和珅戚也。凡向之阿附和珅者，皆治罪。惟额驸丰绅殷德，得赦免。籍其家，除金银外，珍宝不计其数，富逾皇室。不数日，教徒王三槐解京，仁宗亲讯，供言官迫民反。仁宗怒诘曰："官皆不法耶？"三槐曰："只一刘青天。"盖指建昌道刘清言也。继复称巴县令赵华、渠县令吴桂为良吏。仁宗恻然，命禁三槐，暂缓行刑。立奖刘清等数人，拿问酿祸各官，如达州知州戴如煌、武昌同知常丹葵等，分别治罪。又逮宜绵，罢惠龄，下哀痛诏，申刑赏律令，优恤乡勇，予敌众自新。专任勒保为经略大臣，明亮、额勒登保为参赞，以一事权。勒保乃令明亮、额勒登保及德楞泰等，分路痛剿。自春至夏，惟额勒登保斩冷天禄，并歼其党萧占国、张长庚，所向有功。德楞泰与徐天德转战川东，多胜少败。明亮驰驱陕境，迄未获胜。勒保安坐达州，无一策。诏逮勒保回京，擢明亮经略。明亮仍玩寇无

功，复褫职逮问，代以额勒登保。额满洲人，旧隶海兰察麾下，每战，辄先陷阵。海曰："子将才，惜不识汉字。"取三国演义，释满文授之，卒成名将。仁宗亦以其不识汉文之嫌，未授特权，旋以统帅乏才，卒任为经略。德楞泰为参赞，军务方有起色。额勒登保，驰剿徐天德，为其党冉天元所败，乃约德楞泰夹攻。会川北教徒王廷诏，又乘间扰陕、甘，牵制官军。徐冉二人势益张，诏起明亮赴湖北，勒保赴川，分办军务。命德楞泰专剿冉天元，额勒登保移征王廷诏。嘉庆五年，德楞泰擒冉天元于马蹄岗，以搜剿余党事属勒保，自赴额勒登保军，夹攻廷诏。适教首刘之协，就俘河南，解京伏法。自是教徒失倚，势日衰。王廷诏被获于西乡，徐天德溺死于均州，悍目已尽，更搜剿余孽，至嘉庆七年冬，始报肃清。是役也，军费二万万两，杀伤数十万人，乡勇平民，死亡不可胜计。额勒登保、德楞泰，以功封一等侯，勒保一等伯，明亮一等男，以下各赏赉有差。越数年，又有宁陕之变。川、楚、陕之役，多募乡勇佐官军，事平后，即以乡勇补兵额，称新兵，于陕西添设宁陕镇辖之。陕西提督杨遇春入觐，宁陕总兵杨芳，署提督，副将杨之震护宁陕镇。适朝议减饷，布政使朱勋，竟停饷不发，兵大哗。之震笞治哗者，营卒陈达顺、陈先伦，劫库狱以叛。旬日，胁从至数万。是时额勒登保已卒，朝议令德楞泰驰办，并饬杨遇春回镇。遇春至，与战不利，乃与杨芳谋，令入叛兵营，说其酋蒲大芳，使反正。大芳故隶杨芳麾下，服其为人，乃诱缚首逆二陈来降。德楞泰尽释归伍，以叛兵穷蹙乞降。奏，仁宗怒其专擅，夺职留任。降杨遇春为总兵，谪杨芳戍伊犁，降卒蒲大芳等二百人，皆随戍，寻皆诛死，惟杨芳得赦还。二杨为额侯部将，以忠勇蒙冤，当时多惜之。

至苗疆之靖，实出同知傅鼐功。自明亮等移师川、陕，苗

众犹四扰。湖南巡抚姜晟，月给盐米羁縻之，苗盗骄。凤凰厅同知傅鼐，独招募流亡，集团设碉，为守御计，苗屡攻不克，焚掠边境，姜晟且欲以启衅罪劾鼐，适镇筸苗吴承受，纠众内犯，朝旨切责晟，鼐为擒之，乃奏加鼐知府衔。嗣贵州石岘苗叛，鼐得云贵总督琅玕檄，率乡勇会剿，尽破诸寨。琅玕奏闻，诏令鼐总理边务。鼐平余逆，立屯田，并设书院义学育婴堂养济院等，苗疆大定。鼐于嘉庆十五年卒于任，苗人感其德，哭声震郊野焉。

当川、陕之将平也，海盗蔡牵、朱渍，扰闽、粤海滨，为商舶患。浙江提督李长庚，与巡抚阮元议，造大艇三十艘，名霆船，配以大炮四百余门，任浙海防御。嘉庆八年，牵进兵普陀山，至定海，长庚掩袭之，牵仓卒遁，被长庚追击，几不免。伪乞降于闽督玉德，玉德檄浙师还，牵扬帆去。九年，牵、渍连艅犯闽。总兵胡振声战死。诏以长庚总统浙、闽水师，专剿海寇。长庚大破牵、渍于定海北境。牵复犯台湾，沈舟塞鹿耳门，号召土匪万余，攻台南府城，自称镇海王。长庚亟引军赴援，五战皆捷，檄闽师截阻不至，牵复遁去。长庚列状上闻，诏褫闽督玉德职，代以阿林保。阿至闽，召长庚与宴，嘱以冒功邀赏之策，长庚不允，阿遂连劾长庚，赖新任浙抚清安泰，白其诬，乃得久任。转战闽、粤沿海者复两年，阿犹屡促歼敌，于嘉庆十二年冬，击牵于南澳海面，几擒牵，为牵奴林阿小发炮所中，没于阵。事闻，追封壮烈伯，谥忠毅。长庚，同安人，习海战术，风云沙线无不悉，每战必自持舵。家故与蔡牵同籍，数过县境，未尝一顾，以厄于奸佞，卒于海上。裨将王得禄、邱良功嗣其任，愿为长庚复仇。牵复与朱渍合，游弋浙海，被击退。渍走闽，为总兵许松年击毙。牵势日孤，朝命方维甸代任闽督，联合浙、闽水师为一致，蹙牵于定海之渔

山。牵惧，东南遁，追及之于绿水深洋，围攻一昼夜。牵自知不免，举炮自裂其船，沉于海。王得禄以功封二等子，邱良功二等男。先是英国舰长度路利，率舰来粤，入虎门，进泊黄埔，投书粤督吴熊光，愿助剿海盗，熊光拒之，封禁水路，严断接济。英舰迁延数月，始去。诏责熊光办理迁延，夺其职。寻任百龄为粤督，追降艇盗郭学显、张保等，亦得赏云骑尉世职。海盗悉平。

会仁宗五旬万寿，御太和殿，受朝贺，盈廷欢呼。越二年，彗星现西北方，钦天监请星象主兵，应在十八年闰八月，至移改闰历以禳之。仁宗令百官修省。至十八年七月，竟秋狩木兰。木兰在长城外，地近热河。康熙时，始仿秋狝木兰制，示不忘武事之意，仁宗屡出狩。是年又循行，天理教徒遂乘间作乱。天理教亦名八卦教，与白莲教略同，授徒甚众。以直隶大兴人林清、河南滑县人李文成为首，文成党数万最盛。清则贿通内侍，外结文成为援。伪造二八中秋，黄花落地之谶。欲乘仁宗出狩，约文成入京起事。滑县令强克捷闻之，拘文成，刑断其胫，其党劫狱据城，戕克捷，祸延山东、直隶间。诏命直隶总督温承惠，与山东巡抚同兴，河南巡抚高杞，会三省兵剿办。林清以文成事泄，不及待援。九月望日，使其党二百余人，由宣武门潜入内城。至日晡，分犯东华、西华门。内监阎进喜、刘金高、广福等为内应。东华门甫入数人，为卫军关门格拒，皆奔散。其入西华门者，反关拒官军，进袭隆宗门，门已阖，不得入。皇次子绵宁闻变，与贝勒绵志，登垣了望，见有手白旗攀垣入者，连发鸟铳，殪其二人，绵志亦发铳殪其一。教党欲火隆宗门，忽天大雷雨，乃奔。诸王大臣率禁旅入，搜捕之，教党皆就擒，并擒内监之通敌者。越二日，获林清于黄村。仁宗自行在闻警，急驰回，下罪己诏。回京后，亲讯林

清及通谋诸内监，皆磔之。封绵宁为智亲王，加绵志郡王衔，赐强克捷祭葬世职。令陕、甘总督那彦成，驰剿河南教匪，以固原提督杨遇春副之。文成既据滑，以胫创甚，不能出，遣党围浚县，别萃精锐于道口镇，阻官军。温承惠、高杞、同兴，皆按兵不敢发。遇春至，率固原兵奋击，敌惊走，相骇曰："髯将军至矣！"遇春美须髯，故云。遇春遂夺道口，进围滑。文成轻车突围，入辉县山，据司寨。那彦成遣总兵杨芳追剿，文成穷蹙，自焚死。河南平。山东盐运使刘清，署直督章煦，亦以次肃清境内。那彦成受封三等子，杨遇春二等男，杨芳、刘清以下皆蒙赏焉。

自教徒海寇，骚扰十余年，疲敝国力。清廷遂严海禁，斥教士，排斥外人，不遗余力。嘉庆十年，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，锢德天赐于热河。粤民陈若望，坐递送西人书函罪，流伊犁。十六年，饬各省地方官查拿教士。二十年，湖南耒阳县，访获西洋人亚月旺，以传教惑众，处绞决罪。二十一年，英使亚墨尔斯入京，不肯行跪叩礼，逐之。尚书苏楞额、和世泰、穆克登额等，以不善谕英使坐罪，皆夺职，闭关之见深矣。

二十五年，仁宗又行秋狝制，驻跸避暑山庄，遇疾崩，寿六十有一。智亲王绵宁，扈跸热河，奉遗旨嗣位，是为宣宗，以明年为道光元年。仁宗朝，颇多贤相，如刘墉、朱珪、戴衢亨、董诰、刘权之等，皆以称职闻，因鉴于和珅覆辙故也。刘墉工书，董诰工绘，后人多珍藏之，姑不细表。

宣宗即位，奉梓宫回京。治丧毕，始御乾清门听政，习以为常。宣宗改名旻宁。即位后，首尚节俭，减御用，省内政，后妃以下，悉屏繁华，放侍女出宫多人。又命亲王贝勒等，务从俭约，不得广纳姬妾。豫亲王裕兴，奸侍婢寅格，致之死，诏即夺职拘禁。以此臣工多敛迹，顾壅蔽之习，即因之酿成。

乾隆季年，英灭印度，鸦片为印度所产，英商尝运华贩卖，吸者日众。嘉庆间，屡下朝旨，示禁无效。宣宗改元，即申鸦片烟禁。二年，命广东督抚及海关监督，严缉鸦片烟。三年，定失察鸦片例，嗣后禁令迭下，贩者吸者，皆处重罪。然禁令益严，秘密卖买亦益盛，识者已知其壅遏之弊矣。

天山南路参赞斌静，性渔色，贪暴不法，失回众心。会大和卓木遗孙张格尔，匿居浩罕，诵经祈福，传食诸部，为回人所尊信，至是遂纠众数百，入袭喀什噶尔边境。领队大臣色普征额击走之，擒敌百余人，皆为斌静所杀。仁宗疑其肇衅之由，命伊犁将军庆祥往勘，得斌静贪淫纵虐诸罪状，逮入京，代以永芹。芹亦未善抚驭，张格尔出没塞外，煽惑回众。诏命大学士长龄署伊犁将军，调庆祥代永芹任。道光六年，张格尔招安集延、布鲁特两部回兵，共五百余人，突入回城，拜其先祖和卓木墓，回城距喀什噶尔城只八十余里，庆祥即发兵袭之。张突围出，纠合各回部，旬日，得万人，攻庆祥。庆祥令乌凌阿、穆克珪布等迎战浑河，败绩，先后殁于阵，喀城旋陷，庆祥自缢。英吉沙尔、叶尔羌、和阗三城，相继失守。朝命陕甘总督杨遇春，提督杨芳，与山东巡抚武隆阿，各率兵往剿，以长龄为扬威将军节制之。大破张格尔于浑河，乘胜复喀城，余三城亦以次克复，惟张格尔遁去。宣宗以渠魁漏网，严旨切责，令杨遇春还陕，以杨芳代为参赞。长龄、武隆阿，请以所复之四城，封和卓木子孙。宣宗斥长龄悖谬，与武隆阿均革职留任。复命直隶总督那彦成，赴回疆筹善后。长龄悬赏缉张格尔，并纵反间诱张入塞。回众向分白山、黑山二派，黑山回往诱张，诡言官军全撤，喀城空虚，张遂入寇。长龄、杨芳邀击之，杀敌殆尽，追至喀尔铁盖山，擒张格尔。捷闻，封长龄二等公，杨芳二等侯，令槛张格尔至京，举行献俘礼，磔张

格尔，绘西征功臣像于紫光阁，得四十人。军机大臣曹振镛、王鼎、玉麟诸人，因办公勤谨，亦列入。御制碑文，勒石大成殿外。长龄以献俘还京。那彦成檄浩罕国王，令献张格尔家属，不应。诏令严守边境，逐浩罕人，禁其贸易。自是渐撤西征军，那彦成、杨芳先后归。浩罕王摩河末阿利，愤商人被逐，迎张格尔兄玉素普为和卓木，复入寇。参赞大臣札阿隆，仓猝拒战，将士多败没，喀、叶二城被围。伊犁参赞容安，奉命驰援，迂道和阗久不至。幸叶尔昌办事大臣璧昌，奋力退敌，提督哈丰阿，自阿克苏至，解喀城围。杨遇春、杨芳、长龄等，奉诏驰至，浩罕兵已遁。容安以迁延罪充戍。长龄拟进征浩罕，适浩罕遣使乞和，长龄以不便劳师，奏请允议，复准浩罕通商，惟须为中国监守和卓木。议成，移喀什噶尔参赞于叶尔羌，屯兵守之，时道光十一年也。

翌年，湖南瑶人赵金龙复作乱。瑶即苗种，为楚、粤奸民所欺，聚众复仇，杀奸民二十余人。官军剿之，瑶窜蓝山，胁众数千，推赵金龙为首，掠宁远。参赞成善不能敌，败退。提督海凌阿等往讨，中伏战死。朝命总督卢坤，及提督罗思举赴剿。至永州，瑶已裹胁万人，分三路出没山中。罗思举建驱敌出山之计，三面夹攻，逼瑶窜归一路。瑶果东窜，为官军兜围，不得遁。金龙中枪死，其子弟妻女皆被擒，歼瑶数千。卢坤、罗思举，得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。湘瑶平，粤瑶复起。粤东连州有八排瑶，亦受奸民猾吏之困，出掠报怨。总督李鸿宾，令提督刘荣庆，署按察使庆林往察之。刘主抚，庆独主剿，鸿宾从庆议，引兵入山。瑶首八人出迎，皆被杀。妄奏歼瑶七百人。瑶据险死拒，鸿宾与战不利，士卒多阵亡，反以硝药失火焚烧入奏。诏饬尚书禧恩，将军瑚松额及提督余步云至粤，得鸿宾等罪状，逮罪治问。调卢坤为粤督，禧恩闻坤将至，急

欲以平瑶为功，遣按察使杨振麟，贿瑶招降。瑶贪利踵至，仅获三人抵罪。即以逆首已得，余党乞降奏闻。禧恩封公，瑚松额、余步云，均世袭一等轻车都尉。卢坤至粤，禧恩交印即行，宣宗亦未尝闻问也。

宣宗初政，披览章奏，常至夜半。某夕有宠妃取而裂之，翌晨即遣出。至回疆迭平，渐萌逸豫，苦章奏不能遍阅，用军机大臣曹振镛言，视章奏之稍误者，严斥不贷。以此臣下多徇隐，无敢直言者。且自道光三年始，停秋狝制，奉孝智王太后居绮春园。绮春旁为圆明园，宏敞无匹，历雍、乾两朝建筑而成。宣宗以便于定省，随时临幸。于是佞臣窥伺上意，冀邀宠眷。穆彰阿、琦善、耆英、伊里布辈，相继登进。穆彰阿最佞，洊升大学士，得君最专。鸦片之战，洪杨之变，所由来也。道光十三年，皇后佟佳氏崩。越年，册立全贵妃钮祜禄氏为后，钮祜禄氏为侍卫颐龄女，美而慧，尝用乞巧板排成六合同春四字，呈御览，宣宗甚爱之，故得继为后。越年太后六旬万寿，宣宗亲制寿颂诗十章，后亦恭和御诗，传诵宫中。至道光二十年正月，太后赐酒一罂，后服之，竟暴崩。宣宗因孝亲故，不之究。以后所生子奕䜣，命静妃博尔济锦氏抚字，升静妃为皇贵妃，终身不再立后，密旨以奕䜣为皇太子，所以报后也。

后崩之岁，适鸦片事起，中外开衅，鸦片愈禁愈盛。御史米成烈，鸿胪寺卿黄爵滋，力请严禁。湖广总督林则徐，语尤痛切，大旨谓烟不禁绝，国日贫，民日弱，十余年后，不惟无可筹之饷，抑且无可用之兵。宣宗韪之，特命为钦差大臣，赴粤查办。则徐抵粤，传集英商，限三日内尽出鸦片。英商不奉命，则徐停贸易，杜粮道。英领事义律惧，乃令各商船尽缴鸦片，得二万二百八十三箱，奉旨于海口销毁。乃就虎门海岸，

凿坎投烟土，倾石灰焚之。又宣告各国商船，令具不夹带鸦片甘结。义律不遵约，为则徐所逐，遂怂恿英政府宣战。英开议会，决战事，集水陆军攻粤，则徐率水师提督关天培击败之。英舰赴闽，侵厦门，闽督邓廷桢防甚力。英舰转攻浙海，陷舟山，入定海，浙东大震。有构造蜚语罪则徐者，权相穆彰阿，素嫉则徐，谮于廷。宣宗乃令两江总督伊里布，赴浙视师，并责则徐空言无实，疆事遂坏。适英海军统将伯麦与义律驾舰至天津，投书直督琦善，索偿烟价，及辟通商场。琦善以闻，且密陈抚议。朝旨遂调琦善赴粤查办，并褫则徐职，留粤听勘。

琦善至，力反则徐所为，撤沿海兵备。英将伯麦及义律还粤，于前索诸款外，复增割让香港议。琦善不许，英水师突攻沙角、大角两炮台，副将陈连升战死，炮台陷。琦善大惊，允英要索，以危词奏闻。伊里布亦奏请主抚。宣宗怒，褫琦善职，召伊里布还。命御前大臣奕山为将军，提督杨芳、尚书隆文为参赞，赴粤东。调江督裕谦赴浙，任浙防。英义律闻和议决裂，急攻虎门，水师提督关天培死焉。进攻省城，陷城西北各炮台。奕山束手无策，惟恃杨芳为守，不得已使知府余保纯出城议款。义律索偿军费六百万元，烟价在外，香港再议。将军参赞，退屯城外，英军亦退出虎门，奕山皆允之。即竭力搜括，偿英军费。并偕隆文退屯金山，留杨芳驻城弹压。隆文愤恚死。奕山犹饰词上告，谓英人止乞照旧通商，宣宗不之诘，惟追问历任疆吏罪，谪林则徐戍伊犁，革伊里布职，发往军台效力，定琦善罪为监斩候焉。是时闽督邓廷桢，亦已遭谴去闽，颜伯寿继之，增筑炮台，防多力分。英大使璞鼎查及海军少将巴尔克等，又至，复犯厦门，陷海岸各炮台。转入定海，总兵葛云飞、郑国鸿、王锡鹏皆战殁。进逼镇海，提督余步云

先溃，总兵谢朝恩独力拒战，中炮死，钦差大臣裕谦自尽。朝命协办大学士奕经，及副都统特依顺、侍郎文蔚至浙，分三道攻英兵，皆败退。浙抚刘韵珂，力主和议，奏请起用伊里布，至浙调停。宣宗从刘言，复命宗室尚书耆英，署杭州将军，与参赞齐慎同赴浙。伊里布先至，议无成。英舰又航至江南，攻吴淞口。江督牛鉴，及提督陈化成拒战，击沉敌舰二艘。化成中炮死，牛鉴急奔回江宁。英舰长驱入江，陷镇江，副都统海龄，阖门殉难。英舰直逼江宁城下，牛鉴无他策，惟日促耆英、伊里布至江宁议款。朝旨亦命耆英、伊里布及牛鉴为全权大臣，与英使璞鼎查议和。璞要索多款：（一）索偿烟价六百万元，商欠三百万元，军费千二百万元；（二）割让香港；（三）开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五口通商，并许设领事；（四）两国往复文书，用平行款式。余如释放汉奸，交还俘虏等款。末请钤用国宝，以昭诚信。共约文十三条。耆英等飞书驰奏，宣宗览之，愤甚。穆彰阿谓兵兴三载，无尺寸效，不如抚之便。乃如所请，订约于江宁城下，称《江宁条约》。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成立，英舰乃退，战局终结。逮治牛鉴、奕山、奕经等，交部治罪。余步云情罪较重，斩决。以耆英督两江，伊里布为广州将军，筹善后。时大学士王鼎，自河防归，大愤，服药自尽，遗疏呈穆彰阿等欺君误国之罪，并荐林则徐可大用。穆彰阿闻之，使人以危言怵其子，疏竟不得上，第以疾卒闻，予谥文恪而已。

台湾总兵达其阿，与兵备道姚莹，且为耆英所劾，遣闽督怡良往台，逮二人治罪。先是英人乘厦门之捷，分兵窥台湾。赖达、姚二人督兵击退，俘白人二十四，黑人百六十五，炮二十门及英军所得浙东器械等件。至江宁议和，台中仅遣还白人。濮鼎查捏称台中所获，均系遭风难民，由镇道乘危徼功，

请沿海疆吏会奏惩处等语。耆英以闻，及恰良渡台查办，居民合词诉冤。怡良阳许昭雪，阴承耆英旨，奏称其铺张失实，请从重治罪。宣宗颇知其枉，仅从革职例，然琦善、奕经、奕山等，卒以穆相转圜，仍复起用。伊里布至粤病死，调耆英督粤，与英使濮鼎查订定通商章程十五条。法、美亦遣使至粤，请援例通商，耆英皆与缔约，大旨如英约例。至道光二十七年，瑞典国亦遣使求互市，复由耆英与订约章，门户洞开，自此兆矣。通商局定，英兵始退尽，且要求舟山群岛，不得让与他国，并许英人入粤城，耆英皆从之。惟粤东绅民集团，阻英人入城，势颇张，耆英乃与英使约，乞延期二年。届期耆英早去粤，继任者为徐广缙，英人以兵舰入粤河，申前约，仍为乡团所阻，不得前。徐广缙单舸前往，告以众怒难犯，英使欲留广缙为质，见两岸乡团林立，有戒心，乃更定粤东商约，以英人不得入城语，载入约中。事闻于朝，宣宗封广缙一等子，时护理粤抚为叶名琛，亦得封一等男，粤民亦蒙嘉奖焉。宣宗以道光三十年正月崩，皇四子奕詝，奉密旨嗣位，是为文宗，改翌年为咸丰元年。其时老成迭逝，宿将尽凋。文臣如卢坤、陶澍、阮元辈，武将如杨遇春、杨芳、罗思举等，先后谢世。清廷威信日替，大乱遂蔓延矣。欲知后事，请观下文。

# 第四十三回

## 洪杨起　英法来　世变日亟

诗曰：

红巾四扰已堪哀，况复狼烽逐海来。

灵囿被焚天子走，可怜一去竟难回。

却说文宗嗣位，即封奕䜣为恭亲王，其余兄弟封郡王。奕䜣，宣宗第六子也，宣宗最钟爱之，欲立为太子。侍读学士杜受田，在上书房行走，正授文宗读，默窥宣宗意，思设法挽回。某日宣宗命各皇子校猎南苑，受田教文宗毋猎兽，并嘱以应对各语。文宗出至围场，如所教行之，宣宗问其故，文宗谓时方春和，鸟兽孳育，不忍伤生命，且不欲与诸弟争一日长。宣宗大喜，嘉其仁。且因孝全皇后之暴崩，始终不忘，遂决立之。惟遗旨有封奕䜣为亲王之嘱，故文宗不敢违。文宗念静贵妃抚育之劳，尊为康慈皇贵太妃，旋尊为皇太后。又忆杜学士拥戴功，立擢为协办大学士。杜感知遇，颇尽忠告，因此求贤旌直之诏，连篇迭下。其缘事降革诸员，若故总督林则徐，漕督周天爵，台湾道姚莹等，皆以时论所推，相继召用。旋以穆彰阿妨贤病国，宣罪夺职。耆英同恶相济，降为六品员外郎，海内称快。不意洪、杨变起，酿成大乱。

粤东花县人洪秀全，训蒙卖卜，往来江湖间。尝师事上帝教首朱九涛。九涛死，秀全更取基督教义，附会成说，赴粤西鹏化山中，蓄发传教。同邑冯云山，与秀全同师，阴助之。武宣

人萧朝贵，先入教，妻以妹洪宣娇。厥后桂平人杨秀清、韦昌辉，贵县人石达开、秦日纲等，陆续依附，辗转传授。会粤西岁饥，群盗四起。巡抚郑祖琛，老病惮事，盗日炽。秀全乘势谋变，伪作死状，七日乃苏，自言能知未来，谓世有大灾，惟入会拜上帝者，可免。凡入会皆平等，男称兄弟，女称姊妹，称上帝为天父，以耶稣为天父长子，称天兄，己为其弟。密造真言宝诰等书，分途劝诱，附从者日众。道光三十年六月，秀全至桂平县之金田村，聚众起事。诏促郑祖琛出省剿寇，复令固原提督向荣，故云南提督张必禄，至粤会剿。时盗贼遍四郊，向荣等往来击逐，寇少衰，惟洪氏转盛。朝夺祖琛职，遣戍，起林则徐为钦差大臣，兼巡抚事，迅赴广西。秀全闻则徐将至，大惧，欲航海，则徐至潮州病卒，秀全乃复炽。故两江总督李星沅，奉命代则徐，周天爵署巡抚。令张必禄攻金田，败殁。向荣移师往剿，亦失利。秀全进屯大黄江，分攻桂平、武宣、平南等县，扰及象州。广州副都统乌兰泰赴援，与向荣分道防战，相持不下。星沅、天爵，又以事相龃龉，疏请统帅，诏遣大学士赛尚阿，驰往接办，召天爵还。授邹鸣鹤为巡抚，赛尚阿至粤西，遣军往讨。

秀全自大黄江趋永安州，陷之，自称天王，建号太平天国。封杨秀清东王，萧朝贵西王，冯云山南王，韦昌辉北王，洪大全天德王，秦日纲、胡以晃以下，各称丞相、军师。部众皆蓄发，裹以红巾。呼官为妖，官呼为发逆，俗号长毛，外人称为太平军。赛尚阿督诸军围之，四阅月不下。咸丰二年，秀全突围北走，乌兰泰追擒洪大全，进至六塘墟中炮死。向荣料敌趋桂林，急由间道返省城，偕邹抚固守，故县令江忠源，募乡勇驰援，战屡捷。秀全围桂林月余，不能破，遂北陷全州，劫民舟顺流而下，入湖南境。江忠源邀击于蓑衣渡，败之，炮

毙冯云山。秀全弃舟登陆，东破道州，分陷江华、永明、蓝山各县，及桂阳、郴各州，直趋长沙。诏罢湖南巡抚骆秉章，代以张亮基。亮基未至省，萧朝贵已率太平军抵城下。骆秉章率提督鲍起豹坚守。赛尚阿驻永州，湖广总督程矞采驻衡州，皆相戒不敢前。幸总兵和春，及江忠源驰至，守乃固。赛、程皆夺职，以粤督徐广缙兼代之，并促向荣赴援。向荣抵长沙，亮基亦至，击毙萧朝贵。洪宣娇闻夫死，请秀全复仇，秀全悉众攻长沙。宣娇募健妇，自成一队随其后。适长沙援军四集，秀全猛攻不下，惧为所乘，乃解围西去，渡洞庭湖，破岳州，得吴三桂所遗军械炮位，势益振，遂入汉阳，陷武昌，湖北巡抚常大淳死焉。秀全在武昌渡岁，得浙人钱江，封为军师。钱江请速趋江南，秀全从之，遂弃武昌东行。诏逮治徐广缙，授向荣为钦差大臣。并命两江总督陆建瀛，出防江、皖。建瀛率舟师堵九江，遇太平军溃退。九江、安庆相继失守。安徽巡抚蒋文庆等皆死。太平军沿江而下，拔太平、芜湖，长驱至江宁，昼夜环攻，城遂陷。陆建瀛被戕，将军祥厚，副都统霍隆武以下均死之。

秀全欲进取河南，闻清廷起用故大学士琦善，在河南屯驻。又信老舟子言，河南水少粮缺，遇困莫解，乃决议以江宁为国都，改称天京。建龙凤殿，置百官，定朝仪，封王数十，立约法十章，大旨禁蓄妾贩奴买娼缠足等弊。以三百六十六日为年，有闰日，无闰月。每七日一礼拜，赞美上帝。其军制，则仿古时军师旅卒成法，秀全自为元帅。又开科分男女两榜，男科题为蓄发檄，女科题为北争檄。池州男子程文相，文中有忍看辫发胡奴，衣冠长玷，从此簪缨华胄，髦弁重新等语，选为男状元。江宁女子傅善祥，文中有直扫北庭，痛饮黄龙之酒，雪仇南渡，并摧北伐之巢等语，选为女状元。以下复有榜眼探花

诸名目，男女同制。东王杨秀清，权出秀全右，纵恣无度，即召傅善祥等，充东王府女簿书，昼夜行淫。掠童子阉之，以充府役。并与天妹洪宣娇私，秀全虽知之，不敢问也。清钦差大臣向荣自湖北追至江宁，结营孝陵卫，称江南大营。琦善亦自河南至扬州，立营城外，称江北大营。洪杨分军堵御。且遣丞相林凤祥、李开芳等，引兵北犯，由扬州出滁州，破凤阳，入河南。又遣豫王胡以晃，及丞相赖汉英、石祥贞等，分攻安徽、江西，通长江上游。

时中原承平日久，绿营老朽不堪用。林凤祥孤军深入，所向披靡。及进攻开封，方为官军所败。西涉黄河，围怀庆府城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，偕尚书恩华等，驰救怀庆。江北大营琦善，又会学士胜保，率军蹑凤祥后，前后会攻，毙太平军丞相吉文元，凤祥解围去，由间道入山西。讷尔经额凯旋直隶，方次临洺关，凤祥已破山西平阳府，直入直隶境，诈冒清军旗帜，掩袭讷军。讷军仓皇奔溃，诏夺讷尔经额职，以授胜保，并命惠亲王绵愉，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，督师守御，败凤祥于深州。凤祥转攻天津，由胜保力疾驰堵，乃退据静海，分屯独流杨柳青等处，为自固计。旋皆为僧格林沁所破，分窜连镇及高唐州，又先后失据，凤祥、开芳皆成擒，河北肃清，洪氏北犯之策遂失败。惟长江一带，自胡以晃、赖汉英、石祥贞等分道进攻，安庆再破，南昌被围，太平军势甚嚣张。江忠源已擢道员，署湖北按察使，道出九江，闻南昌围急，兼程往援，战屡捷。赖汉英分军入腹地，吉安土匪又起，遥为声援。忠源急向湖南乞救，在籍侍郎曾国藩，正招练乡勇，仿明戚继光兵法，部勒成营。至是遣勇三千，营兵六百，属夏廷樾、罗泽南、江忠济等，率往江西。先平吉安土寇，继至南昌，赖汉英等解围走湖北，忠源追至田家镇，与战不利，黄州、汉阳二府复被陷。

新任湖广总督吴文熔，急驰守武昌，各防军亦分道抵御，敌乃自汉阳退黄州。湖北未靖，安徽大扰。胡以晃、石达开、秦日纲等，相继赴皖，由安庆出集贤关，破桐城、舒城，直逼庐州。诏授江忠源巡抚江西，促其往援。忠源力疾赴急，驰入城，秦日纲、胡以晃等，率众麇至，围数重，城守空虚，月余被陷，忠源投水死。朝命漕督福济代忠源，与江南提督和春，规复庐州。且饬湖广总督吴文熔，迅复黄州。文熔赴黄州督师，为敌所乘，师溃，死之。太平军乘胜取汉阳，连陷德安、随州、枣阳。石祥贞且绕出武昌，拔岳州，入湘阴，进窥长沙。曾国藩方在本籍湘乡县，督练水陆各军，成陆师十三营，水师十营。陆师以塔齐布为先锋，周凤山、储玫躬、林源恩、邹世琦、邹寿璋、杨名声、曾国葆等分统之；水师以褚汝航为总制，成名标、诸殿元、杨载福、彭玉麟、邹汉章、龙献琛、夏銮、胡嘉垣、胡作霖等分率之，悉军出援。水师至湘潭，敌闻风遁。陆师至岳州，前队溃退，敌袭入湘潭。国藩邀击于靖港，又败，发愤投水，以左右援救，乃免。塔齐布驰至，大破敌军，水陆十战十胜，复湘潭，并克岳州。石祥贞复入湖北，会合随州、枣阳诸太平军，再陷武昌。巡抚青麟，弃城遁长沙，奉旨正法，以杨霈代之。国藩出湖南，连战皆捷，至螺矶失利。褚汝航、夏銮以下，死者数百人。湖南巡抚骆秉章，重莅任，造舟助国藩，再逐敌至湖北，会合荆州将军官文兵，收复武昌、汉阳。总督杨霈亦复黄州，国藩乃进图江西。攻九江不下，分兵入鄱阳湖，败绩，为敌所断，内外隔绝。敌复西上，败杨霈于广济，入汉口，破汉阳，又陷武昌，巡抚陶恩培死焉。诏革杨霈职，命官文总督湖广，擢布政使胡林翼为巡抚，图规复。国藩方赴南昌，整理内湖水师，闻武昌复陷，拟遣将往援。适塔齐布卒于九江军，国藩急驰赴九江，以周凤山

领其众。塔齐布满洲人，在湖南叠著战功，以都司洊升提督，至是围攻九江病卒，时论惜之。罗泽南以欲攻九江，必先据武昌，请率所部行。国藩从其言，命赴湖北，与胡林翼会，合攻武昌。会太平翼王石达开，乘虚入江西，连破新昌、瑞州、临江，南昌大震。国藩回南昌，与巡抚文俊拒守，并檄九江军退援，势危甚。泽南闻警，欲急复武昌，回援江西，极力攻城，中弹而殒。泽南与国藩同籍，讲学宗程、朱，国藩募兵，泽南实助之，统兵者皆其受业弟子，大小二百余战，辄身先士卒，朝旨擢为道员。阵亡后，胡林翼以其高弟李续宾代之，令返援江西，此咸丰六年间事也。

是年夏，皇长子载淳生，其母为懿妃那拉氏，叶赫之后裔也。性敏慧，通经史文籍，为故安徽道员惠征女，以秀女入宫，甚得幸。国藩以乡兵破敌，大学士祁隽藻，谓匹夫起闾里，一呼百应，恐非国家福，文宗颇疑之，赖懿妃暗中斡旋，始专任。文宗除立后钮祜禄氏外，妃嫔多人，皆无嗣，及载淳生，益加宠眷，懿妃遂以此预政，国藩果忠诚如懿妃言。江西被困，郡县多失守，幸国藩死守南昌，省城得屹立。惟江南大营，被各省太平军之牵掣，势分力薄，竟坐陷。先是江南大营，威望出江北大营上。江北三易统帅，先琦善，继托明阿，又继德兴阿，仅克一扬州城。江南大营，始终倚任向荣。向荣因江、皖一带，敌兵四扰，尝分军援剿。太平军乘虚进袭，自江宁、镇江两路夹攻，向荣不能御，众大溃，总兵张国梁，翼荣出，退保丹阳，荣忧愤而卒。诏命江南提督和春代之。时和春在安徽，复庐州、舒城，奉命赴丹阳，与国梁击退敌兵，军势复振。太平天国又内讧，于是长江一带，始有转机。

初向荣卒，太平诸王群相庆，洪、杨益骄恣。洪秀全纳妃八十八人，杨秀清纳妾三十六人，皆称王娘。秀全纵淫，不理

事。秀清日治军务，夜拥丽姝，爱则嬖之，憎则戮之。傅善祥乘间逸去，朱九妹、赵碧娘等，隐图秀清，事泄，皆被杀。金陵李氏女，行刺秀清，不中，为所执，施以点天灯刑。用帛裹人，渍油使透，悬竿焚之，谓之点天灯，秀清所特创也。秀清既揽权，徐有自立意，令其下呼万岁。秀全恐，密召韦昌辉、石达开，令图秀清。昌辉自江西先归，秀清招之饮，昌辉于席间刺杀之，尽戮其家属妾媵。达开至，责昌辉过酷。昌辉怒，将杀达开。达开缒城遁，纠合安徽太平军，向江宁。昌辉杀达开母妻子女，又谋攻天王府。秀全急召秀清余党，袭杀昌辉，赤其族，达开乃退。自是与秀全起事之诸王略尽，军政皆出秀全兄弟仁发、仁达，渐拂众意。江南提督和春，令张国梁取镇江。江北大营德兴阿，亦拔瓜州，乃进逼江宁。湖北巡抚胡林翼，与总督官文，合军复武昌、汉阳。武汉三失三复，自此始屹成重镇，为东征后援，林翼之力居多焉。官文满洲人，有嬖妾，生日张宴，司道无先至者，林翼独往贺，乃毕集，官文大喜，与林翼约为兄弟，军事皆取决之，故得以成功。武汉既复，湘楚各军合援江西。国藩弟国华、国荃，亦募兵至南昌。南昌围解，江西各郡县，亦次第规复。会国藩丁父忧回籍，朝命其墨绖从戎，不之应。诏以杨载福统领水师，彭玉麟副之。厥后载福克彭泽，玉麟克小孤山。只九江已被陷，六年由太平悍将林启荣踞守，相持不下。李续宾自楚返赣，率陆师八千余，锐攻湖口，克之。复会杨、彭水师，合围九江，又岁余，不能拔。曾国华继至，始毁城入，杀敌万七千余人，启荣与焉。太平军中衰，洪氏所据之都会江宁外，惟一安庆而已。

乃粤东启衅，海氛迭张，内乱未靖，外患又炽。咸丰六年，英人巴夏礼，为粤东领事，与粤督叶名琛不相能。名琛代广缙督粤，喜大言，尤好扶乩。巴夏礼与争入城事，辄不理。

适有华船悬英旗者，入粤河，巡兵疑为奸民，毁其旗，絷舟中十三人去。巴夏礼责名琛谢罪，遂以兵舰攻黄埔炮台，旋攻广州，以兵少，不久退去。粤民暴动，纵火焚各国商馆，英、法遂联军图粤。于咸丰七年冬，致书名琛，迫偿侨商损失，及重订约章。名琛置不复，乃宣战登陆，据炮台，攻省城。将军巡抚等筹守备，名琛安若无事。问之，则曰："过十五日必无事。"此盖乩语也。是时，已为十一月十四日。是夕，省城竟被陷，英法军虏名琛去。将军穆克德讷、巡抚柏贵，与英法军议和。英法军驻广州者凡三年。名琛被虏至印度，未几病死，以其尸归。英、法军复贻书清相裕诚，索偿改约，俄、美亦与焉。清廷用裕诚名，分别答复，令各就疆臣议之。四国军舰，径达天津，攻陷大沽炮台，京师戒严。乃命大学士桂良，尚书花沙纳，赴津议款。又起已革大学士耆英偕行，耆英往谒英使，不得见，遽返京师，诏令自尽。桂良至津，英索立约五十六条，最要者为增开牛庄、登州、台湾、潮州、琼州等处为商埠。又于长江一带，许选择三口，并偿商亏二百万两，军费二百万两，此外则改税则，准传教，侨民得挈眷居京等事。法约四十二条，与英略同，军费赔款减半。美约三十条，俄约十二条，除军费赔款外，皆如英、法例。是为咸丰八年之天津和约。

太平军乘英、法之衅，复四出为乱。自江西败溃者，分窜浙、闽。浙之处州，闽之邵武，皆失守。诏起复侍郎曾国藩援闽、浙。国藩由湘乡起程，至南昌，闻浙、闽之太平军，已回趋江西，抚州、建昌两郡戒严，乃进驻建昌。太平英王陈玉成，为后起骁将，从江宁出攻浦口，破德兴阿营，越扬州，陷六合，顺流而下，据桐、舒，再夺庐州。清荆州将军都兴阿，与杨载福水师，正攻安庆，李续宾独率万余人，攻克桐、舒各城，分军驻守，自督精锐，向庐州进发。抵三河镇，与敌军

遇，大破之，平其九垒。三河距庐州五十里，为陈玉成屯粮储械之所。玉成闻警，自庐州率大队至，太平侍王李世贤，纠合捻党张洛刑，亦趋集三河，众十余万，围续宾军数匝。续宾突围不能出，乘夜跃马入敌阵，死之。曾国华及诸员弁从死者六千人，湘军精锐歼焉。续宾弟续宜，收抚散卒，屯黄州。都兴阿等，亦撤安庆围，退驻宿松，皖、楚之间复大震。

时胡林翼以丁忧去位，诏起复原职。林翼亟莅任，进驻黄州，拊循士卒。太平军已上犯宿松，为多隆阿、鲍超军击退。多、鲍二将，系都兴阿前锋，楚军之选也。湖北少舒，湖南为石达开所攻，又告急。达开自江宁再出，不复禀承天王命，历走江西、福建，皆受挫，乃返攻湖南。湖南巡抚骆秉章，委军事于左宗棠，飞檄召诸将入援。刘长佑、江忠义、田兴恕等，皆至，匝月成军四万人，湘防乃固。左宗棠，湘阴人，为骆抚幕宾，有文武才，故骆抚尝器重之。达开入湖南，围衡州，不克，转攻宝庆，刘长佑等赴援，互有杀伤。胡林翼遣李续宜督军援之，乃击走达开，城围始解。于是曾、胡二公，会议图安徽，相偕入皖境，分驻宿松、华山。奏请以多隆阿总统诸军，鲍超、李续宜等为辅，大举入太湖。陈玉成纠众至，连营百余，多、鲍合军大破之，毁敌垒七十余座，玉成遁。玉成骁悍绝伦，眼下有双疤，清军号为四眼狗，是役乃第一大创云。多军方进规安庆，江南大营又溃。当德兴阿之败绩湖口也，有旨夺职，令和春兼辖南北。和春颇骄蹇，军事全赖张国梁，国梁转战无虚日，兵力渐疲，浙、皖诸路太平军，伺隙麇集，环扑大营。国梁苦战八日，不能支，退至丹阳，敌踵至，国梁创甚，投河死，和春突围走常州，亦呕血而亡。国梁初为盗，名嘉祥，旋投诚易名，隶向荣麾下，以善战闻，保障苏、浙郡县垂七八年，及死，常、苏皆陷，江、浙境内均告警。诏令曾国

藩署两江总督，督办江南军务。国藩志在图皖，拟克复安庆，继及江、浙。适其弟国荃，募勇至，自请攻安庆，乃令国荃率军先进，多隆阿、李续宜等，为后援。复奏保左宗棠为四品京堂，襄戎机。起在籍道员沈葆桢，办江西、广信防务，通饷需。自调鲍超、朱品隆各军，渡江驻祁门。祁门，徽、宁往来之要道也。时在咸丰十年。

是年秋，英、法联军复入天津，诏促南军北援，事益棘。先是天津和约，应各钤国宝，以一年为换约期。咸丰九年，英、法各使以换约抵津，适僧格林沁设防大沽，令各使从北塘入。英使不从，突入大沽，击炮台，守台军还击之，英舰受创去。翼年，英、法联军复北犯，窥北塘无备，直入内港，复僧格林沁军于新河，陷大沽炮台，进据天津。诏命桂良赴津议和，未协。飞饬南军勤王，胜保自河南驰至，与联军战，伤颊坠马，师奔。联军逼通州，怡亲王载垣，又奉命议款。英领事巴夏礼，已为参赞，载垣与议约，巴夏礼佯睡不语。英使额尔金，且衷甲欲袭载垣，载垣退，密告僧格林沁，诱擒巴夏礼解京。英军益奋，入攻京师，文宗率后妃人等，北狩热河，留恭亲王奕䜣居守。奕䜣释巴夏礼，主和议。巴既出，纵兵毁圆明园以泄忿。俄使伊格那提也夫，力任调停，于八年原定和约外，英增九款，法增十款，偿英银千二百万两，割粤东九龙司界英，更辟天津为商埠，偿法银六百万两，战事乃结。美使于上年从北塘入，已换约。俄则于咸丰年，与黑龙江将军奕山，立瑷珲条约，已攫去黑龙江北岸地，至是又因居间索酬，复订续约十五条，以乌苏里河东岸地让俄，是谓北京条约。乃谕止南方勤王之师，令专剿太平军。国藩时驻祁门，太平军侍王李世贤与忠王李秀成等，三面环逼。文报饷路，几皆不通，亟檄鲍超、张运兰各军，分遏其锋，敌焰不少戢。左宗棠募军至乐

平，连破敌军，乃通赣、皖饷道，祁门少安。国荃围安庆益力，太平英王陈玉成，纠众十万援安庆，被国荃击退。东北走桐城，又为多隆阿、李续宜所破。改图入楚，陷黄州、蕲州、德安诸郡县，李续宜还救，败之。再至安庆，筑垒菱湖，为城中援应，国荃不少却，国藩又派鲍超军，及杨载福水师，助攻安庆，胡林翼亦遣成大吉军辅之，扫平敌垒，击走陈玉成。遂于咸丰十一年八月，毁城入，斩守将叶芸来，歼敌无算。安庆陷敌已九年，与江宁为犄角，安庆克复，江宁乃岌岌矣。捷书方上，文宗已崩于热河行宫，遗诏立载淳为皇太子。

文宗北狩逾年，东京王大臣，因京师已靖，屡请回銮，为载垣、端华等所阻，不果行。载垣、端华，皆清廷宗室。咸丰初，已袭爵亲王。端华弟肃顺，以郎中供奉内廷，工迎合，洊升至协办大学士。三人盘结，久干国政。肃顺尤狡黠，以科场事杀大学士柏葰，又借铸钱局事舁大狱，官商多嫉之。是时皆扈跸行在，与大臣景春、穆荫、匡源、杜翰、焦祐瀛同受顾命。因太子载淳，年甫六龄，不能亲政，俱称为赞襄政务大臣。尊皇后钮祜禄氏，及皇太子生母懿贵妃那拉氏，均为皇太后，拟改元祺祥。御史董元醇疏请太后垂帘听政，太后下王大臣议，载垣等力驳之。恭亲王奕䜣，由京奔丧，欲谒见太后，杜翰以嫂叔避嫌为词，不予见。奕䜣微服入行宫，终得见太后，密谋诛载垣等。议定，即还京。太后亦即下谕回銮，载垣等复力阻，不听。遂命肃顺护送梓宫，载垣等扈从太后等，先从间道还京。大学士贾桢等，合疏请太后垂帘，钦差大臣胜保，亦应和之。太后遂命定垂帘仪，拘载垣、端华，并逮肃顺于密云。谳定，令载垣、端华自尽，杀肃顺，革景寿、匡源、杜翰、焦祐瀛职，穆荫充戍，尚书陈孚恩、侍郎黄宗汉等，皆坐党附罪，夺职遣戍有差。或曰是皆那拉氏主谋，钮祜禄后坐

受其成而已。皇太子载淳即位，是为穆宗。奉两宫皇太后听政，东西列坐，世人乃以东太后、西太后呼之。旋上皇太后徽号曰慈安，生母皇太后徽号曰慈禧，改祺祥二字为同治，以明年为同治元年。恭亲王奕䜣，得授为议政王，垂帘之局大定，后事须阅下回。

# 第四十四回

## 东西后　秉朝政　内难敉平

诗曰：

东南大局由规定，西北余氛又扫平。

假使慈禧身早死，后人谁不仰英名？

却说两宫太后，垂帘听政。慈安后秉性恬静，凡事多归慈禧后裁决。慈禧后果断有为，听政后，即命曾国藩统辖四省军务，所有江、浙、皖、赣文武各官，悉归节制。其时太平忠王李秀成，侍王李世贤，俱窜入浙境，陷严州，破绍兴，进逼杭州。提督张玉良，率军赴援，中炮死，杭城被围。玉良本隶向营部下，颇善战。咸丰十年，杭州已为李秀成所陷，江南统帅和春，遣玉良至杭立复之。嗣因江南大营失败，玉良遂留浙，出任防堵，至是没于阵。杭州陷，巡抚王有龄，将军瑞昌等，皆死焉。国藩奏荐左宗棠为浙抚，诏允之。嗣因苏、常糜烂，上海告急，复荐道员李鸿章，才大心细，堪膺疆寄，诏乃令鸿章署抚江苏。鸿章安徽合肥人，以科第登籍，曾任福建道员，国藩闻其才，延为幕宾。既奉诏抚苏，即回募乡勇，照湘军成制，督练淮军。国藩又遣湘军名将程学启、郭松林助之。国荃于克安庆后，决攻江宁，曾回籍增募新勇，与季弟国葆率之东下，任规复南京事。适胡林翼殁于任，朝旨倚重国藩，授为协办大学士，仍督两江。于是国藩建节安庆，指挥众军。除左宗棠赴浙、李鸿章赴苏，曾国荃赴江宁外，江北有多隆阿围庐之

师，李续宜援颍之师，江南有鲍超进攻宁国之师，张运兰防剿徽州之师，肃清下游，有杨载福、彭玉麟之师，皆承国藩调度。余如袁甲三，及李世忠淮上之师，都兴阿扬州之师，冯子材镇江之师，亦由国藩统筹兼顾，权有专归，军政乃肃。

多隆阿自桐、舒进兵，围攻庐州，破陈玉成营，遂入庐州城。玉成奔寿州，为城守苗沛霖所赚，擒送颍州。沛霖系安徽练总，初叛清，曾授太平国封爵，后为胜保招降，授道员。胜保正剿捻至颍，得玉成劝之降，玉成不从，乃槛送京师，诏命于途中正法，遂杀之。玉成妻绝美，胜保纳之，宠专房，随军次焉。嗣胜保以罪被逮，甫至河，其宠妾又为德楞额截留，语人曰："此陈玉成妇也，不得随行！"胜亦无如何云。玉成与秀成，同为太平国后起悍将。玉成死，秀成失一声援，尝流涕焉。玉成党陈得才，由玉成遣扰陕西，与川寇蓝大顺等，互为应援。胜保、多隆阿先后奉调入陕，李续宜亦以母丧回籍，旋病逝，江北乏一劲旅。曾国荃克芜湖，会杨、彭水师收金柱关，下秣陵关，进军南京。国藩以江北乏援，恐蹈孤军深入之弊，屡止之，国荃不可。适鲍超攻克宁国府，走太平辅王杨辅清，军威颇盛，足为国荃后应，故国藩允国荃议。国荃遂进军雨花台，南京太平军出战，辄败回。洪秀全促李秀成、李世贤入援。时秀成至苏州，与谭绍洸拒淮军，因南京围急，率大队趋江宁。国荃军合水师不满二万人，秀成军倍蓰之，围国荃营数重，日夜轰击，国荃裹创苦守。李世贤在浙攻衢州，为左军击败，亦率所部至江宁。开隧袭粮，皆无效。相持四十六日，国荃见敌势已懈，开壁出战，大败之。世贤、秀成，相继遁去，官军亦伤亡五千人。国荃弟国葆，以病后过劳卒。是役也，江南苦疫，营兵多死者。宁国鲍超军，金柱关杨彭水师，皆为敌所阻，不得前。国藩檄苏、浙分兵往援，又以围攻要地，不

能应命。幸国荃竭力支撑，太平军亦悍不如前，故卒挫大敌，不蹈向、和覆辙，国荃以是升巡抚。越年国藩自安庆出巡，至国荃营，见围师稳固，始罢退军之议焉。于是苏、浙捷音，联翩踵至。

李鸿章初至上海，适上海设会防局，联合外国兵御敌。英提督何伯，法提督卜罗德，美人华尔，屡却太平军。鸿章复募勇三千人，会华尔教练洋枪，称常胜军。鸿章部下衣服多朴陋，外人见笑之。鸿章曰："兵贵能战，不在华美，待吾一试，笑未晚也。"既而李秀成自浙返苏，破太仓、嘉定，进攻青浦，洋兵皆败走，卜罗德中枪死。太平军逼上海，薄程学启营，学启奋呼出击，鸿章又率兵继之，敌骇奔，斩俘无数，自此淮军之名乃著。太平慕王谭绍洸守苏州，遣兵窥上海，又败之。会华尔战死，代以美人白齐文。白屡索饷不听命，鸿章撤退之，以英将戈登领其军，嗣是连克太仓、昆山、吴江、江阴各县，进逼苏州。谭绍洸偕李秀成协守，鸿章亲往督攻。水师提督黄翼升，率师助之，城内颇汹惧。秀成以江宁促援去，太平纳王部云官，刺杀绍洸，以城降。学启恐其难制，请于鸿章，尽杀云官等。苏州肃清，调学启攻浙西，克嘉兴，学启受伤卒。时左宗棠已破李世贤于衢州，会合新至之蒋益澧军，克龙游、兰溪、浦江等县，直入诸暨。暨邑有包村，村人包立身，习奇门遁甲术，聚村民拒太平军。太平军与战屡失利，纠众围攻，绝其饷道，乃陷之，立身死焉。左军至，太平军皆溃遁。宁、绍台道史士良，亦先后用法将勒伯勒东、德克碑等，收复绍兴。蒋益澧拔富阳，薄杭州，太平守将听王陈炳文，出战败回。法总兵德克碑，用炸炮轰城，炳文惧，宵遁，杭州亦下。左宗棠移驻省城，与益澧筹善后事宜。寻复德清，降石门，全浙郡县，以次荡平。

骆秉章时调川督，亦擒杀石达开于川边，歼其党。太平天国遂坐困江宁，无外援。苏州军复克常州，镇江、扬州诸官军，又收丹阳，复金坛，江宁益蹙。国荃因各路告捷，攻益力，迭扫城外诸敌垒。以同治三年六月，用隧道轰城，亲督部将李臣典、萧孚泗等，逾城入，城遂破。洪秀全已于五月间服药死。太平军自毁天王府，挟其子洪福瑱突围去。国荃闭城搜杀，毙酋目三千，生擒李秀成、洪仁达。捷闻，诏封国藩一等侯，国荃一等伯，李臣典一等子，萧孚泗一等男，东南统兵诸将帅，各赏赉有差。国藩自安庆至江宁，验洪秀全尸毁之，磔李秀成、洪仁达于市。洪福瑱辗转走江西，为江西军席宝田所擒，磔于南昌。秀全兄洪仁政，弟洪仁玕，及其党黄文英等，皆与焉。自秀全起兵历十四年，蔓延十六省，蹂躏六百余城，至是乃亡。仅存李世贤、汪海洋一股，窜入福建，袭汀、漳诸州。按察使张运兰，署福建提督林文察，先后为敌所乘，皆败没。江、浙诸官军合蹙之，世贤、海洋尽入粤境。海洋又刺杀世贤，自据嘉应州，官军四面环攻，海洋中炮死，余党悉降，太平军乃无孑遗。时同治四年十二月也。

粤寇既平，捻众尚炽。捻者捏也。不逞之徒，聚捏成队，肆行劫掠，故谓之捻子。或因其明火劫人，捻纸捻脂，亦称为捻匪。安徽、河南、山东、湖北诸省皆有之。洪杨发难，捻首张洛刑，亦踞安徽之蒙城为巢穴，四出骚扰，与洪杨为声援。清廷命太仆寺卿袁甲三往剿，日久无功。嗣命钦差大臣胜保，督办安徽军务，降捻酋李兆受，令改名世忠。练总苗沛霖，素通发捻，亦降胜保军。旋沛霖有贰心，安徽巡抚李续宜拟讨之，胜保袒沛霖，朝命胜保赴陕西，剿发捻余党。别简亲王僧格林沁，统军南下，攻蒙城捻巢。捻首张洛刑，遁宿州，为知州英翰擒获正法。其从子张总愚，代领余众，走山东。苗沛霖又叛，

据寿州怀远，勾结群捻，窥蒙城。僧军连破沛霖，沛霖为其下所杀。僧格林沁移师追张总愚，总愚与任柱、赖文光诸捻，互相纠合，集众四万，待僧王至曹州，覆其师，僧格林沁死焉。时江宁平定，已将一载，乃调两江总督曾国藩，赴山东剿捻，以李鸿章暂署江督。国藩出徐州，捻众又回扑安徽，被淮军击退，乃北窜。于是国藩建设四镇，为圈剿捻匪之策。安徽以临淮为老营，山东以济宁为老营，河南以周家口为老营，江苏以徐州为老营，遣将张树声、潘鼎新、刘松山、刘铭传分驻之。一省有急，三省往援。并设黄河水师，扼河防捻。捻众多善驰突，往来飙忽。国藩复于山东之运河东岸，河南之贾鲁河、沙河西岸，沿堤筑墙，分汛设戍。同治五年，河南长墙，被捻众窜破。张总愚趋陕西，任柱、赖文光入湖北，分为东西两捻。朝臣相率劾国藩，国藩亦自请罢斥。诏命回江督原任，代以李鸿章。鸿章仍主圈捻议，筑防如故。任柱、赖文光，由湖北窜河南，由河南窜山东，溃运河东防。鸿章饬倒守运河，进扼胶、莱，任、赖二酋复突破胶莱防。提督刘铭传，亟追至日照县，枪伤任柱。柱奔江苏临榆县境，其下潘贵升，杀柱以降。赖文光东走寿光，败退扬州，官军追之，擒斩之。东捻乃平。西捻张总愚入陕，陕西正乱事蔓延，益以总愚，乱愈炽。同治元年，太平扶王陈得才，纠集发捻十余万，入陕，陷汉中。诏调胜保往讨，无功赐死。川寇蓝大顺，又与得才合据周至。多隆阿续调至陕，攻周至拔之，大顺走死，多隆阿亦负伤卒。再调杨岳斌督陕、甘，岳斌即载福也。陈得才回窜湖北，总督官文檄各军会剿，杀毙甚众。适江宁已破，得才退无所归，服毒自尽。

独陕、甘回民，时抚时叛。陕回白彦虎，甘回马化龙，为叛回渠魁，四扰不休。西捻张总愚至陕，与叛回勾结，回势益盛。总督杨岳斌以病归，朝命左宗棠代之。宗棠莅任，议先剿

捻，后征回。乃令提督刘松山等，率军驱捻。总愚窜山西，入直隶，京畿戒严。盛京将军都兴阿入援，李鸿章、左宗棠两军，先后驰至，追总愚入山东，蹙之于黄河、运河间，尽歼捻众。总愚携数骑走茌平，为官军追及，投水死，西捻亦平。宗棠还陕，土匪董福祥适犯绥德，遣军击败之。福祥降，宗棠分道出军，攻陕回老巢于董志塬，破其寨。回酋白彦虎走甘肃，依马化隆，提督刘松山等进击之，屡败回众。旋松山中炮死，从子锦棠统其军，筑长围困化隆。化隆惧，出降，磔于市，白彦虎遁去，酿成新疆战祸，事见后文。

陕、甘回乱，云、贵亦未靖。回酋杜文秀，据大理，占领五十三城，西及四川，东及贵州，建筑禁城，自拟王制。云、贵总督恒春自缢死，继以潘铎，为回将马荣所戕，兵吏无如何，清廷亦不暇问。独粤西诸生岑毓英，带勇入云南，屡败叛回，积功至按察使，署藩司事。潘铎被害，毓英密抚回将马如龙，合击马荣，斩之。及劳崇光简督云南，奇毓英才，委以军事。适黔苗陶新春兄弟倡乱，即令毓英督军往剿。毓英至贵州，击毙新春等。未返，崇光卒，代以刘岳昭。杜文秀大举犯省城，全滇震动，毓英已受命为巡抚，亟还援，仍约马如龙协力击回，连破敌垒，斩杀几尽，所失州县，次第规复。文秀退守大理，毓英令杨玉科等，乘胜进捣，毁其外城。文秀穷蹙，服毒图自尽。毓英亲至城下，城回舁文秀出，乞降，斩以徇。令各回缴械投诚，各回期半年。毓英袭入城中，坑死数万，获文秀子女及党酋，皆戮之，全滇底定。

自两宫太后垂帘听政，各省乱事，渐次敉平，至此乃一律告靖，时人称为同治中兴。两宫迭加徽号，慈禧太后之名益著。有太监安得海者，慈禧太后之内侍也，垂帘之成议，安实与谋，故慈禧甚嬖之。同治八年，安矫旨出都，托词至江西，织办龙

衣，涉河南下，驾巨舰，载龙凤旗，挈男女多人，沿途奏乐，过德州，为山东巡抚丁宝桢所闻，密词奏劾。清制内监不得出都，违者杀无赦。恭亲王奕䜣览奏后，即饬宝桢拿捕，就地正法。宝桢立命总兵王正起，追至泰安获之，押解济南枭示。随从陈玉麟、李平安等，皆处绞。及慈禧太后赦旨至，已行刑矣。慈禧太后始嫉奕䜣，并憾慈安太后。安伏诛，继其后者为李莲英，骄恣亚于安，而狡黠尤过之。

越年天津人民，讹传天主教堂，有迷拐幼孩，挖目剖心，以供药料等事。又以义冢内尸骸暴露，亦指为教堂所弃，人情汹汹，遂聚众毁教堂，并殴毙法国领事丰大业。时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，因病乞假，朝命力疾赴津，与通商大臣崇厚，会同办理。法使罗淑亚，请以府县官抵偿。崇厚欲许之，国藩不可，但以知府张光藻，知县刘杰有疏防之咎，奏请革职。津民谤崇厚，并及国藩，国藩病剧增。法国又有兵舰到津，诏遣尚书毛昶熙，往津会办，并调李鸿章督师，驻扎近畿。嗣仍由国藩与法使议结，于赔修教堂外，定滋事人民十五人正法，军流二十一人，张光藻、刘杰，皆遣戍黑龙江，案乃结。两江总督马新贻，被刺，国藩又回督两江，直督由李鸿章接任。国藩至江宁，钦差大臣郑敦谨，亦奉诏来南，与国藩会讯马案。刺马者为张汶祥，连讯无实供，竟处极刑。相传汶祥为友刺马，马淫其友妻，并杀其友，故汶祥刺之，以泄忿焉。

又越年，日本遣使至天津，请援照各国通商立约。直督李鸿章，受命为全权大臣，与日使伊达宗城，订立修好条规十八款，附通商章程三十三款，是为中日立约之始。既而日人至台湾，为生番劫杀，又遣使诘责。清廷置不问。日本派中将西乡从道，率兵至台湾，攻生番。船政大臣沈葆桢，及福建布政使潘蔚赴台筹防，且迫令日本撤兵。西乡从道不允，葆桢咨直

督李鸿章派兵至台。及淮军十三营至，将决战，日本复遣使大久保利通至京，索恤款及军费。英使威妥玛，代为调人，乃由各国总理事务衙门，与日使定约，出抚恤银十万两，军费赔款银四十万两，日兵始自台湾撤归。各国总理事务衙门，设自咸丰十年，专司外交。外洋各国，援英、法、俄、美例，乞互市。咸丰十一年，与德意志定通商约。同治二年，与丹麦、荷兰；三年与西班牙；四年与比利时；六年与意大利；八年与奥斯马加，皆立约通商，由总理衙门总其成。曾国藩、李鸿章等，因外势日渐，相形见绌，力请创办新政，改习洋务。大学士倭仁等，皆以为非计。两宫太后倚任曾、李，颇采行，于京师立同文馆，于江南设制造局，于福建置船政局。既遣同知容闳出洋，办机器。复遣钦差大臣志刚、孙家谷，偕美人蒲安臣，游历西洋，与美国订互派领事，优待游学等约，募生徒赴美学艺。且命江督充南洋大臣，直督充北洋大臣，兼理洋务，创办机器局，及轮船招商局。至同治十三年，又筹派使臣驻外洋各国，中国之注重外务，于此为初步焉。

同治十一年二月，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卒。国藩讲求理学，以词林起家，治古文，工书法，公诚之心，形于函牍。及洪杨乱兴，率湘勇出征，卒夷大难。生平善驭将，以知人闻。与骆秉章、胡林翼为莫逆交，左、李诸名臣，皆出门下。捻寇一役，首主圈剿，朝议皆以为迂缓，后卒籍此收功。至天津教案，因大乱初平，不惜遭谤，屈意求和，是故一清代名臣也。殁谥文正，子纪泽袭爵。

是年九月，册立阿鲁特氏为后。后父崇绮，系翰林院修撰，任侍讲，嗣擢为尚书。翌年两宫太后，撤帘，归政穆宗。穆宗既亲政，以全国承平，颇耽逸乐，拟借奉养两宫为名，修复圆明园。恭亲王奕䜣力谏，乃改命整理三海。三海者，明郭守敬

所浚，有南北中三水通流，即所称西苑是也。既而奕䜣子载澂，辄导穆宗微行，奕䜣又谏阻之。穆宗不怿，降奕䜣为郡王，并其子载澂，亦革去贝勒郡王衔。旋奉两宫懿旨，赏还原爵。穆宗每夕必出游，慈禧太后屡戒不悛，放任之，终以沉湎酒色，染毒致疾，惟命军机大臣李鸿藻代批章奏。至十一月，病益剧，传谕在廷王大臣，只云朕于本月遇天花之喜，所有内外陈奏事件，呈请皇太后披览裁定。所云天花者，饰词也。十二月遂崩，年仅十九，无嗣。两宫皇太后，召恭王奕䜣等入宫，会商立储事宜。恭王奕䜣倡议立长，奏请立溥伦为嗣皇。慈禧太后不从，欲立醇王奕譞子载湉。载湉与穆宗为兄弟行，甫四龄。廷臣迎合太后意，遂决议，入为文宗嗣子，承继大统，是为德宗。德宗之母，慈禧太后之妹也。慈禧太后初入宫，得宠幸，遂以妹妻醇王奕譞。清制无兄终弟及之例，此其创始也。王大臣复奏请两宫训政，允之。封穆宗后为嘉顺皇后，即以次年为光绪元年。嗣复颁发懿旨，内称大行皇帝无嗣，俟嗣皇帝生有皇子，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。内阁侍读学士广安，奏请颁立铁券，以昭信实，奉旨申饬。嘉顺皇后素悫谨，沉默寡言，动必以礼，惟不为慈禧太后所宠爱。穆宗崩，慈禧太后尝斥责之。后恸甚，誓以身殉，竟不复食，遂谢世。距穆宗之崩，未百日也。越四年，合葬惠陵。吏部主事吴可读，襄办陵工，既葳事，还蓟州，仰药自杀，遗疏请太后明降谕旨，预定将来大统，仍归承继穆宗嗣子。疏入，命诸王大臣议奏，均以继统似涉建储，不敢参议。慈禧太后特谕嗣皇帝诞生皇子，自能慎选元良，缵承统绪，其继大统者，为穆宗嗣子，皇帝必善体此意，所有吴可读原疏，及王大臣会议摺，并谕旨，均另录一份，存毓庆宫云云。

德宗既改元，遂派钦使往驻各国。郭嵩焘、许钤身使英，何如璋使日本。又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，督办新疆事务，并处

置俄国交涉事宜。新疆回乱，由回民阿浑妥得璘起事，与参将索焕章相连，戕提督聂布冲，及都统平瑞，据乌鲁木齐，自称清真王，附近各城皆被陷。独和阗回民不服，乞援浩罕。浩罕方受创于俄罗斯，只东城安集延酋帕夏，与张格尔子布苏洛，率兵援应，陷喀什噶尔。布苏洛不道，帕夏复逐之，连陷天山南路八城，号召汉民徐学功，攻妥得璘。妥得璘败死，帕夏遂踞乌鲁木齐，自称毕调勒特汗。陕回白彦虎遁出关，亦依附之。俄罗斯乘隙发兵，蚕食边境，并入据天山北路之伊犁城，声言代为防守。左宗棠奉命西征，自驻肃州调度，令京卿刘锦棠，提督张曜等，分道进攻。锦棠以骁将谭慎典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，及玛纳斯城，复会张曜军南下，攻克达板及吐鲁番。帕夏欲遁回浩罕，浩罕已为俄所灭，归路断绝，遂自杀。其子伯克胡里，尚据英吉沙尔、喀什噶尔、叶尔羌、和阗四城，白彦虎复走助之。锦棠率军进擒，连战皆克。伯克胡里、白彦虎，均遁入俄境，俘帕夏妻及幼子斩之。宗棠晋封二等侯，锦棠封二等男，其余诸将，皆受优赏。宗棠以新疆已平，向俄索还伊犁，俄不允。光绪五年，命侍郎崇厚使俄，议收还伊犁事。崇厚擅与俄订约十八条，偿俄兵费二百八十万，割伊犁西南二境，各数百里与俄，并增开口岸，添设领事，暨勘界行轮，运货免税等条件。中国所得，只一伊犁城。事闻，朝野骇然，廷臣交章劾崇厚。诏逮崇厚归，命曾袭侯纪泽代之。纪泽至俄，商改俄约未谐。左宗棠请用兵进取，俄遂增兵防戍，并遣军舰游弋海上，为恫吓计。诏召回左宗棠入军机，以刘锦棠督办新疆事务，曾国荃、李鸿章等，严守海防。会俄皇被刺，俄乃允改原约，彼此商定，计改前约七条：（一）归还伊犁南境；（二）喀什噶尔界务，不据崇厚所定之界；（三）塔尔巴哈台界约，照原约修改；（四）嘉峪关通商，照天津条约办理，西安、汉

中、汉口等均删去；（五）废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讷专条；（六）仅允于吐鲁番增一领事，余缓议；（七）俄商至新疆贸易，改均不纳税为暂不纳税。此外添偿卢布四百万元。以光绪七年签约俄都，乃结案。越三年，刘锦棠巡抚新疆，改新疆为行省，行郡县制，于是中国本部十八省，及东三省、台湾外，复增新疆，共二十三省。

是时日本已据琉球为冲绳县。琉球在日本南，乾隆时曾入贡受册，至是为日本所灭，清廷与争不之理。美总统格兰德出面调停，亦未协，案悬未决。会慈安皇太后暴崩，年四十有五，谥曰孝贞显皇后。慈安太后未崩时，慈禧太后曾患病，御医诊治无效。一病数月，慈安太后独视朝，临崩之晨，犹召见恭亲王奕䜣，大学士左宗棠，尚书王文韶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，慈容和怡无疾也，但两颊微赤而已。退朝后，午后四时，内廷忽传慈安崩。王大臣奉召入，皆惊讶。但见慈安已小殓，慈禧太后坐矮凳，第言东太后向无疾，不意暴疾至此。王大臣仰慰顿首，出议丧礼。曩例后妃薨逝，必传戚属入内，瞻视后始小殓。慈安崩，椒房无预其事者，且丧仪甚草草，慈禧后竟不持服，以此廷臣多疑之。或谓文宗在热河，临危时，曾密授朱谕一纸，与慈安后，谓懿贵妃如持子为帝，骄纵不法，可按祖宗家法治之。及文宗崩，慈安尝持以警慈禧，慈禧遂曲意事慈安。慈安偶婴小疾，服太医方不甚效，嗣竟愈。忽见慈禧左臂缠帛，诧之，慈禧曰："前日人参汁中曾割臂肉同煎，聊尽心耳！"慈安感甚，取密谕对慈禧焚之。慈禧遂日渐放肆。至安得海之死，嫉慈安益甚。故相传慈安之崩，由慈禧致之，自此慈禧得独秉朝政无他虞矣。欲知慈禧专政情形，且至下回续叙。

# 第四十五回

## 外患迫　增国耻　百日变法

词曰：

辽海战云生，鼙鼓轻鸣。养军千日孰干城，一败乞和甘忍耻，割地丧兵。　列辟太凭陵，圜起相争。帝心愤怒震雷霆，谁料反违慈母意，功败垂成。

却说慈禧太后专政后，用人行政，犹仍旧章。只朝鲜国忽生内变，由署直隶总督张树声，遣提督丁汝昌、吴长庆，及道员马建忠等，往靖内乱。朝鲜王李熙，以支派入承君位，其本生父大院君李昰应摄政，性喜保守，拒绝外人，第与日本交通已久，日人往来朝鲜，尝受大院君苛待，以此日人曾诘问清廷，清廷以不预朝鲜外交为解。会李熙年长，王妃闵氏用事，闵族执政，多主和平，与日人结江华条约，开元山津与仁川二口岸，为通商地，清廷亦不过问。光绪五年，且由直督李鸿章致书朝鲜，许其与各国通商立约，因此美、英、法各国次第与朝鲜互市。李昰应正失权怏怏，其党多不直政府所为，遂借入清君侧之名，杀大臣及外交官数人，并袭日本使馆，戕日本兵官数名。清提督吴长庆等，率军入朝鲜，诱昰应至营，执送天津。日本亦遣兵至，由朝鲜偿金谢罪，并允日兵防驻，事乃寝。昰应至津，朝命免其治罪，安置保定，此光绪八年间事也。

是年与俄国定喀什噶尔东北界约，完结伊犁旧案，西域边



慈禧太后



宣統帝

光緒帝

境，又不免损失云。

翌岁，越南与法兰西订立顺纪条约，外衅又起。乾隆朝，越南王阮光平入觐受封，传子光缵。故广南王后裔阮福映，假法国兵灭之，仍遵故例入贡清廷。惟福映所许法国酬金，止给其半。咸丰季年，又因杀害教士，与法国构兵，越南屡败，不得已乞和，割南圻之嘉定、边和、定祥，名为外三省，畀法人。同治季年，又开兵衅，再订和约，复割永隆、安江、河仙，名为内三省以畀法。自是南圻全为法据，改嘉定为西贡，旋成大商埠。既而法人又迫越南王，公布耶教，及红河通航等事。适太平余党刘永福，侨寓越南，越王援为副提督，辖宣光、兴化、山西三省，屡率部下黑旗兵，抗拒法人，法人不能胜，乃再与越南讲和，认越南为独立国，令断绝他国关系。嗣越边有吴终及苏帼汉等，迭起乱事。越南王叩关乞援，诏命粤督刘长佑，提督冯子材等，由龙州进攻，讨平之。法人寻责越南负约，遣李威利攻河内，为黑旗兵击毙，法遂大举犯越南，陷河内、南定、河阳等地，往攻山西，刘永福击走之，转陷越都顺化府，越王不得已乞和，愿认为法国保护国，且让东京与法，是谓法越之顺化条约。事达清廷，朝论大哗，命驻法公使曾纪泽，严与交涉，且下懿旨力图振作，斥恭亲王奕䜣因循误公，撤退军机，其属宝鋆、李鸿藻、翁同和等，降黜有差。慈禧之嫉奕䜣久矣，借法、越事以报怨，故有此旨。旋曾纪泽与议未谐，乃遣岑毓英出关督师，与刘永福协力防法。会直督李鸿章与法总兵福禄诺，订和约于天津，许以东京让法。约未布，法将突勒至谅山，为清军所击，伤失甚众，遂索偿金一千万磅，清廷严拒之，竟开战。法增兵攻陷谅山，清勇将杨玉科阵亡，法又遣军舰出南洋，袭踞台湾之基隆，分攻沪、尾。清督办台湾事务刘铭传，力击退敌。法将孤拔，复率军窥福州海

口，清学士张佩纶，自命通才，方偕黄超群等守马尾，与孤拔战，大败，被毁兵舰七艘。佩纶遁，法人进破福州炮台，毁船厂，且占领澎湖岛。会法政府分和战两派，国是未定。清提督苏元春、冯子材等，又克复谅山，岑毓英亦败法兵于临洮，进捣河内。孤拔困守澎湖，以炮伤增剧死，法势中衰。曾纪泽自法京电告政府，须还我宗主权，方与议和。督办粤东海防彭玉麟，且锐意主战，李鸿章独主张和议，与法使巴特纳讲和，会订越南新约共十条。大旨承认法人占领东京，越南归法人保护，中法兵防，以北圻为界，云南边境之蒙自等处，许辟商埠，惟不偿兵费，为法人之让步焉。

其时朝鲜又生内讧，东学党金玉均、洪英植等作乱。先是朝鲜遣使朴咏孝，至日本谢罪，金、洪二人为副，睹日本维新，心甚羡之。归国后，屡劝国王取法日本，不见从，乃阴结党羽，称东学党，召日本兵入宫，胁王行新政，戕闵妃，戮闵族贵官。清提督吴兆有，帮办袁世凯，方屯驻朝鲜，急发兵击败东学党，杀洪英植，金玉均等遁日本。日使竹添进一郎，亦退归济物浦。日本遣井上馨至朝鲜，索得偿款十一万元。又遣伊藤博文至天津，与李鸿章订定专约。略言中日驻朝鲜兵，均撤去，此后若须派往，应互先通知。约成，清兵自朝鲜归。大院君李昰应，因朝鲜国王之请，释放回国。鸿章两主和议，舆论多诋为汉奸。御史梁鼎芬，且奏称可杀，致挂部议云。

光绪十一年，英国由印度派兵进据缅甸，云、贵总督岑毓英以闻。时曾纪泽已调任英使，奉旨抗议缅甸事。以立君存祀，仍修朝贡为言。英不允，仅许代缅入贡，按期赍呈方物，另派员互勘界务，彼此争执数年，至光绪二十年，始定约。仅得滇边土司科干地，与野人山毗连之昔马，及孟连、江洪两土司之领土权而已。自法得越南，英得缅甸，两国遂各争暹罗。

嗣经彼此协约，剖分暹罗所辖南掌地，乃许暹罗独立，两不相侵，惟废入贡中国例。于是中国之南服屏藩，丧失殆尽。

清廷以外交日棘，筹设外防，曾于越南事寝后，创办海军，置海军衙门于京师，命醇亲王奕譞为总办，李鸿章、曾纪泽为会办。鸿章请资，屡不允。会奕譞巡阅北洋海口，总管李莲英，奉懿旨随往，与鸿章密商，拟借兴办海军名目，移经费之半，为修造颐和园之用。颐和园，即清漪园故址，旧与圆明园相连，慈禧欲重筑之，以备游养，苦无款，莲英设计移款，爰有是行。御史朱一新拟奏，有恐蹈唐代监军覆辙之言，大忤慈禧意，降补主事。及莲英还，遂下诏修造颐和园，动用海军经费数百万两，莲英中饱不少，慈禧反益嬖之。自此莲英益擅权，宫监称为九千岁，其势可知矣！

光绪十三年，德宗年已十七，慈禧太后命亲政，醇王奕譞，礼王世铎等，疏请太后再训政数年，许之。至十五年，册立叶赫那拉氏为后，后父名桂祥，慈禧之侄女也。大婚后，德宗乃亲政。河督吴大澄，请饬议尊崇醇亲王典礼，奉懿旨申斥。醇王益韬晦，未几，即病逝，其福晋为慈禧胞妹，曾蒙赐杏黄轿，亦不敢坐也。德宗亲政之岁，祈年殿遇灾，殿在天坛上，高九丈九尺，共八十一楹，为皇帝祀天祈谷之所。是年七月二十四日，雷击殿额，俄顷，火起，光如赤虹亘天，至夜残乃熄，时人群目为不祥。既而左宗棠、曾国荃、彭玉麟、刘长佑、岑毓英、曾纪泽等，先后逝世，老成一空。云贵苗倮，及台湾生番，迭滋乱事，幸即敉平。长沙道员周汉，开设宝善堂邓懋华书铺，刊刻诋毁洋教书籍，布散甚多。并捏造总督署公文，煽惑众听。因此教案叠起，当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查办，搜得鬼叫该死，辣手文章，擎天柱，灭鬼歌等书，内多残缺不全。周汉查缉无着，其侄周德供称其叔疯狂，行踪靡定等语，

乃奏请革周汉职，即了案。

至光绪二十年，慈禧太后六旬万寿，命各省疆吏，到京祝嘏，将仿康乾故例，踵事增华，于颐和园大开庆贺。适朝鲜事起，中日宣战，乃中止。朝鲜之东学党，复起于全罗道之古阜县，陷全州，进攻王京。驻朝清使袁世凯，因朝王请援，电告直督李鸿章。鸿章奏派提督叶志超，及总兵聂士成往朝，并遵天津条约，咨照日本。日本亦派兵急进，东学党遁去。清使以朝乱已平，约日本同撤兵。日本欲改革朝鲜内政，拒不允，竟率兵入朝京，幽朝王，使大院君主国事，令其独立自主，勿认为中国藩属。袁世凯屡争不得，航回天津，力主战。李鸿章犹主和，廷议则令筹战备。鸿章不得已，租英商高升轮船，载兵两营赴朝鲜，并令济远等兵船翼之进。日舰袭击于丰岛，沉高升船，济远兵船管带方伯谦逃归。叶志超在平壤，毫无布置，日军分道进逼，左宝贵、马玉昆两军，颇鏖战。宝贵中炮死，兵遂乱。志超急悬白旗，乞止战，率全师乘夜遁还。平壤陷，日军乘胜西来，清海军提督丁汝昌，方率全军出发，与日舰遇于大东沟。日舰凡十二艘，由中将伊东祐亨统之，清舰凡十艘，定远最大，汝昌乘此督战。甫交绥，清舰扬威、超勇两艘，先中弹，超勇沉没。致远兵船管带邓世昌，素忠勇，开足汽机，追逐日舰吉野，吉野驶避，致远舰中其鱼雷遂炸沉，世昌死焉。经远兵船管带林永升，亦猛追日舰，致触水雷，被轰裂，林亦殉难。济远舰骤遁，反撞沉扬威舰。广甲、济远二舰，先后被毁。清军失船五，余舰不能支，皆逃回。李鸿章连年经营之水陆二军，均失败。鸿章被谴，方伯谦伏法。乃复起恭亲王奕䜣，总理海军事务，并命四川提督宋庆，奉天将军依克唐阿等，各率军驻守九连城等处。日兵至，各军皆溃，九连城陷，凤凰城、金州、大连湾、岫岩州、海城陆续失守。日兵

攻旅顺，船坞总办龚照玙先遁，诸军继之。旅顺为北洋海军第一要口，至是亦沦失。日兵南逼威海卫，击沉中国定远、来远、威远、靖远等舰，丁汝昌被困刘公岛，仰药自杀。威海卫复陷落，所遗海军舰队，悉为日掳。清军无战不败，惟聂士成守摩天岭，稍获胜。廷议乃主和，遣张荫桓、邵友濂赴日会商，日使伊藤博文，以非全权大臣，拒之，乃改派李鸿章往。甫出发，日兵又北占营口，南据澎湖，及鸿章至马关，与日使伊藤博文、陆奥宗光会议，伊藤等要索甚奢，停战议和两问题，俱未协。鸿章自会所归，途次被日人小山丰大郎所击，中左颧，创甚，警问播欧美，议甚沸，日使乃允停战。旋商定和约十一款，其最要者为朝鲜自主，偿军费二百兆两，割让台湾、澎湖及辽东半岛，并开沙市、重庆、苏州、杭州为商埠，是谓马关和约，成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中。俄人慧日得辽东，联合德、法抗日，各遣兵舰至辽海，将与日开战。日人惧，允还辽东，另索军费，由三国公断，出银四十兆两。台湾人民，不服割让命，由主事邱逢甲，创议自主，推巡抚唐景崧为总统，守台北，总兵刘永福，守台南。未几抚署兵变，景崧遁还，刘永福支持台南数月，饷竭亦归，台湾亡。是役也，时论咸归咎鸿章，御史安维峻痛劾之，且牵及李莲英。慈禧太后大怒，革维峻职，令充戍。又以战衅骤开，致停万寿庆典，迁怒德宗，并及瑾、珍二妃。二妃侍郎长叙女也，册后时选入为妃，德宗颇宠之。对日主战，二妃与焉。太后以其干预政治，降为贵人，于是德宗与太后有隙。德宗后，为太后侄女，亦与帝不相能。醇王福晋又继逝，内失调停，宫廷之间，积嫌愈甚。

嗣俄以辽东交涉事，欲索酬。乘俄皇加冕，李鸿章奉使往贺时，迫订密约。协拒日本，俄得在东三省境内，建筑铁路，并租借胶州湾为军港，此外如驻兵开矿等件，皆列入。鸿章

归，外人渐有知之者。法人亦索得滇边陆地，及广西镇南关至龙州铁路权，并辟云南省之河口、思茅为商场。惟德未获酬，尝思乘机进取。光绪二十三年冬，山东曹州府巨野县闹教，戕德教士二人，德兵舰遂入胶州湾，占据炮台，由德使海靖提出要约，除偿恤外，索租胶澳与筑路开矿等事，政府不能拒，与定约，以胶澳四周百里，租与德国九十九年，胶州至济南铁路，及路旁百里之矿山，归德人承筑采办，案乃结。俄以胶澳为密约租借地，有违言。乃复令李鸿章与俄使磋商，易以旅顺大连湾，租期二十五年。英又以均势为词，索租威海卫，期如旅大例，并要拓九龙租界，期如胶澳例。已而法国兵官，被戕广州，法人以兵舰踞广州湾，亦仿胶澳例订约。德宗迭遭激刺，日图自强。适工部主事康有为，先后上书如帝旨，乃决议变法。时徐桐、翁同和，同直枢机。徐直隶人，曾授穆宗读；翁江苏人，曾授德宗读，权力相均，意见未合。徐为北派首，喜守旧；翁为南派首，喜维新。德宗袒南派，太后袒北派，故其后称为后党帝党。后党诨名老母班，帝党诨名小孩班，彼此轧轹，赖恭王奕䜣暗中调和，变少戢。

光绪二十四年，奕䜣卒，两党益不协。荣禄、刚毅等皆后党，以太后引进，皆大用，德宗嫉之。独深信康有为，屡召见，与论变法事宜。遂开经济特科，设京师大学堂，汰冗兵，变武科，罢废制艺，改各省书院为学校。守旧者多不悦，谗构太后前。太后静居颐和园，或泛舟，或听戏，或以书画消遣，颇厌闻政事。德宗尝到园请安，必须馈宫监银两，乃得入见。所施新政，亦屡白太后，太后初不之阻也。李莲英有妹，貌颇佳，性尤慧黠。莲英令入侍宫中，得太后欢，呼为大姑娘，每进膳，必命待食，且赐坐。莲英初意，欲效汉李延年故事，德宗烛其奸，益疏莲英。莲英恚甚，乃与守旧党勾结，日施媒孽。

太后乃迫德宗斥翁同和，勒令休致。且授荣禄为直隶总督，以固内外之防。德宗仍信任有为，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，且擢其高弟梁启超，赏加六品衔，令办理译书局事务。外如杨深秀、杨锐、刘光第、林旭、谭嗣同等，皆与有为同志，亦擢为京卿。主事王照，劾礼部尚书怀塔布、许应骙等，阻挠新政，即予罢斥。礼部侍郎坤岫、徐会礼、溥颋、曾广汉四人，亦连带革职。且以改行新法意，一再布告。守旧诸臣益侧目，群至颐和园觐太后，请复出训政。太后尚未允，有为闻之，见德宗，密谋杀荣禄，劫太后，尽除守旧党。德宗意动，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入京，令专办练兵事务。旋命有为出办上海官报，密诏遣世凯杀荣禄。世凯赴津，泄德宗言，荣禄疾驰入京，至颐和园告变，太后信之，即矫诏称帝疾不能视事，由太后临朝训政，并幽置德宗于南海之瀛台，监以李莲英。珍妃跪乞恕帝罪，且有皇帝为一国共主，太后亦不能擅废等语。太后怒甚，命牵禁别室。又暴康有为罪状，严捕之，并及其党。有为时已出京抵上海，乘英国轮船出走，梁启超亦先期遁日本。惟杨深秀、杨锐、林旭、谭嗣同、刘光第及有为弟康广仁，被捕下狱，均杀之，时呼为六君子。尚书李端棻，侍郎张荫桓、徐致靖，御史宋伯鲁，湘抚陈宝箴等，皆以保康梁，或与同志，禁锢谪戍有差。夺前学士翁同和职，令地方官严加管束，力反新政，多仍旧章。设前后左右中五军于京师，饬宋庆、聂士成、董福祥、袁世凯分领之，荣禄领中军，兼节制各师，驻扎南苑，专卫宫禁。又诏各省求名医，诊视帝疾。江苏医士陈莲舫，尝应诏入都，入宫诊病，体制甚严。太后与德宗对坐，病状俱由太后陈述，德宗不一言。陈跪诊毕，乃退出开方呈军机，即贿通宫监，托故南归。比返苏，据言实茫然未知病状，诊脉时，第虚按以手，亦未悉脉象之何如也。此外应召名医，

辄逃归，皆云帝实无疾，第借此以息舆谤耳。此皆光绪二十四年间事。是年岁次戊戌，世称为戊戌变法，仅百日而罢。慈禧太后至此，已三次训政矣。欲知后事，下回再详。

# 第四十六回

## 母子争　酿拳乱　悔祸嫌迟

诗曰：

自来哲妇实倾城，轻信权奸酿祸生。
豆粥芜蒌何足惜，难堪巨款负穷氓。
独揽威权五十春，临朝三次抱冲人。
亡清叶赫虽成谶，到底牝鸡莫主晨。

却说德宗被幽瀛台，由慈禧太后三次临朝。后党密谋废立事，太后持以慎重，先探询各省督抚意见。两江总督刘坤一，致电荣禄，首抗议。上海绅商经元善等，亦联电力争，各国公使亦相率反对。废立事不得行，后党引以为恨，遂议筹款练兵。命协办大学士刚毅南下筹饷，刚毅甚顽固，嫉视新法，且深恚汉人，尝有汉人强，满洲亡，汉人疲，满洲肥之语。自奉命南下，由江南至广东，竭情搜括，共得数百万两，及返京，适端郡王载漪练虎神营，即出所筹饷给之，载漪遂奏称训练有效，奉懿旨议叙有差。载漪有子溥儁，甫十三龄。太后因信任载漪，竟立其子为皇子，呼为大阿哥，继承穆宗为嗣。载漪宣宗孙，溥儁宣宗曾孙也。大阿哥既立，废帝之议复起。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奏阻，被詈斥。然废立事卒不果，仅命崇绮为大阿哥师傅，徐桐辅之。

是时山东有白莲教遗孽，专习拳棒，名梅花拳，号义和团。自言受玉皇大帝差遣，除灭洋人，所持符咒，能不受炮火。

山东巡抚毓贤，视为义民，贻书朝贵，谓有神技可用。载漪、刚毅等信之，欲利用拳匪，驱逐外人。地方官虽奉诏严禁，然暗希载漪等不敢剿，匪焰日张。光绪二十六年，毓贤调抚山西，继任者为袁世凯。袁独主剿，拳匪遂窜入京畿。直督裕禄，载漪之党也，亦隐袒拳匪，许其练习。拳匪有技术二，一名金钟罩，一名红灯照。金钟罩能避刀械，拳技中向有是名。红灯照系拳匪特创，用女子习之，衣红衫裤，左手持红灯，右手持红巾及红色折扇，习腾跃术，持扇自煽，谓能蹑空掷灯，使成烈焰，实皆子虚之谈，不足取信。尤足噱者，或称齐天大圣附体，或称杨兴武、纪小唐、黄飞虎附身，所念咒诀，为唐僧、沙僧、八戒、悟空八字，荒诞绝伦，不值一辩。自春至夏，所在建坛，有入坛者，由大师兄曹福田，二师兄张德成，为之焚符诵咒，教以拳技。其所谓老师傅者，名王德成，拳匪首领也。红灯照女首领，系津门土娼，为匪首姘妇，捏称黄莲圣母，能疗团民伤痛。圣母以下，有三仙姑、九仙姑名目等。昼演法，夜肆淫，莫可究诘。直督裕禄迓大师兄入署，待以殊礼，又迎黄莲圣母入庙中，向之参拜。愚民鉴总督屈尊，益拜跪不已，自是附和日众，以灭洋仇教为职志。凡洋人及教民，与为洋人服役，通洋语，用洋货者，分别等差，有二毛之目，一落其手，辄杀之。且纵火焚洋楼，毁教堂。外人屡请剿匪，副将杨福同至涞水缉捕，被戕，各匪乘势毁京津铁路，及车站，乱愈炽。各国公使，欲调兵保护，朝旨乃有严拿首要，解散胁从之命。旋派刚毅、赵舒翘往近畿查办，反招集入京。董福祥所率之甘军，又与匪联络，焚掠街市。太后竟惑载漪言，令管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副以启秀、溥兴、那桐，专司交涉。庄王载勋，偕刚毅等率领拳匪，准备战守。日本书记生杉山彬，往永定门外，迓日兵入京，途次为甘军所戕。德使克林

德，乘舆往总署，诘问，随带手枪，舆中误触枪机，旗兵疑为击己，还枪击之，德使殒焉。于是各使飞电本国，英、俄、日、法、德、美、奥、意八国兵舰，齐集大沽口，推英提督西摩尔为统帅，攻大沽炮台。太后集王大臣会议，载漪等皆主战，唯荣禄奏阻。太后尚未决，会启秀以外人照会进，内有请太后归政皇上，废大阿哥，并许洋人万名入京等语。太后见之，怒甚，李莲英从旁怂恿，遂宣战。后经荣禄调查，方知照会出于伪造，特借以激怒太后云。战衅既开，甘军围攻使馆，胜负未决。大沽炮台，已被各国联军攻陷，乃征集各省勤王军入援。南方督抚不奉命，推江督刘坤一，鄂督张之洞领衔，会同商约大臣盛宣怀，与各国领事，结保护约。沿江一带，赖以无事。独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，带兵入京。时联军统帅西摩尔，已统各国兵至杨林，被阻折还。复添集大队攻天津，畿卫前军统领聂士成，率游击宋占标等，拒战甚力。士成素嫉拳匪，曾剿匪于黄村，击毙甚多，为匪所憾。至是乘士成拒战，哗噪而入。士成不及防，身受七伤，腹裂肠出，与占标等时殉难。载漪且斥其偾事，无厚恤焉。天津陷，裕禄遁杨村。吏部侍郎许景澄，太常寺卿袁昶，三疏请保护使馆，驱逐拳匪。载漪谮诸太后，即以大不敬正法。并杀尚书徐用仪、立山，内阁学士联元，以其亦主剿拳匪故也。联军据天津后，复分路进攻。提督马玉昆御于杨村，败退，裕禄受伤自尽。适李秉衡至京，受载漪命，拒敌通州，所部夏辛酉、张春发军，不战自溃。秉衡见军无斗志，气愤郁结，仰药以殉。北京大震，李鸿章先事见机，出督粤，及裕禄死，调任直督，授为全权大臣，命电商各国，请先停战。鸿章至上海，逗留不前。联军已进逼京畿，太后挈帝、后、瑾、妃、大阿哥，及端王载漪，庆王奕劻，总监李莲英等，微服出奔。临行时，命崔阉牵珍妃至，语

之曰："予将率尔行，拳众如蚁，土匪渐起，尔年尚韶稚，倘遭污莫如死。"崔阉闻言，遽以毡裹珍妃，推诸井。乃启德胜门西走，甫出门，白旗已遍悬城上。日本兵先入，各国兵继之，划地分驻。禁城由日兵保护，得无恙。拳匪俱逸去，居民多竖某某国顺民旗，迎迓联军。在京王大臣，如肃王善耆，尚书怀塔布，御史陈璧等，曲意媚外，且愿为联军役。惟前黑龙江将军延茂，祭酒王懿荣、熙元，侍读宝丰、崇寿，翰林院庶吉士寿富等，俱于城破时死之。徐桐亦自缢。荣禄、崇绮至保定，崇绮旋自杀。刚毅出亡，道病死。太后等匆匆就道，随身无长物。行至贯市，仅食冷绿豆粥一碗，夜宿荒驿，以簸箕为枕，卧土坑上。翌日抵怀来县，知县吴永迎入署，太后居吴永妻卧室，始取其衣，具梳洗焉。是日，军机大臣等，始有至者。太后复启行，至宣化，乃下罪己诏，决幸太原。命庆王奕劻回京，会同全权大臣李鸿章议和。庆王曾直军机，拳匪之役，依违两可，颇与洋人无忤，太后知之，故有此旨。寻又派刘坤一、张之洞会办和议。联军犹未允和，改推德国瓦德西为统帅，遣军攻陷保定，杀布政使廷雍，复分兵占山海关。有名妓赛金花者，姓傅名彩云，本皖人，曾卖笑沪上，寻为内阁学士洪钧妾，携至都下。洪擢侍郎，出使英国，彩随之，英女王维多利亚，年八十矣，见彩叹为极艳，与之并坐拍影，留传中外。比返国，洪旋殁。彩与仆私，居然夫妇。无何私蓄渐罄，所欢亦夭，仍返沪操淫业，改名赛金花，苏人公檄逐之，流寓津门。德帅瓦德西，喜猎艳，闻赛金花名，召入侍，大加宠爱。德兵初入京，以报戕使忿，纵淫掠，彩为请于瓦帅，乃申禁。及李鸿章抵京，先密使关说，始见瓦谈和议，瓦首肯，乃与各国公使会商。俄、美先允和，英、法等使继之。惟要求先惩罪魁，与两宫还京。鸿章与庆王联衔，奏陈行在，太后允惩载漪

等人，但挈帝由太原走西安。嗣绍庆、李协商再四，乃草定条约十二款：（一）戕害德使，须派亲王往谢罪，并于被害处立碑；（二）严惩首祸，并停肇祸各地考试五年；（三）戕害日本书记官，亦应派使谢罪；（四）污掘外人坟墓处，应立碑昭雪；（五）公禁输入制造军火材料凡二年；（六）偿外人公私损失，计银四百五十兆两，分三十九年偿清，息四厘；（七）各国使馆，画界驻兵界内不许华人杂居；（八）大沽炮台及京津军备，一律撤去；（九）由各国驻兵留守通道；（十）张贴永禁军民仇外之谕；（十一）修改通商行船条约；（十二）改变总理衙门事权，并各驻使觐见皇帝礼节。约成，奏入照允。惟惩治罪魁，初议从轻，经外人屡请加重，乃命将端王载漪，及其弟载澜，发往新疆极边，永远监禁。载勋、英年、赵舒翘赐死，毓贤、启秀、徐承煜斩决，董福祥革职，追夺刚毅原官，徐桐、李秉衡褫去故职，撤销恤典。旋又开复徐用仪、立山、许景澄、联元、袁昶原官，并检出五月二十四日后，七月二十日前，所有矫擅妄传各旨，分别撤除。外人以所求既遂，允签约。当由庆、李两全权，于光绪二十七年秋，双方签约，是谓辛丑和约。随遣醇亲王载沣赴德，侍郎那桐赴日本，谢罪。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为外务部，权出六部上。庆王奕劻为总理，王文韶、瞿鸿玑为会办。复下诏变法，设立督办政务处，由奕劻、李鸿章、荣禄、昆冈、王文韶、鹿传霖主其事，刘坤一、张之洞遥为参预。再改文科，罢武科，广设学堂，选派出洋肄业生。未几，鸿章卒，以王文韶代之，与外人办理和约未尽事宜。外人促两宫回京，太后乃挈帝东归，至河南，废大阿哥溥儁。溥儁品行粗劣，入宫后，仍好游行。拳匪事起，亦效为跳跃，执刀嬉戏，及随驾出奔，放纵益甚，且与侍奉太后之宫女有私，太后遂决意废之。既回京，追赠珍妃贵妃位

号，并谪崔阉。太后尝语人曰："予向言珍妃遭乱不如死，非必欲死之，崔某遽堕诸井。今见崔，予心犹怦怦动也。"越数日，即受觐各国使臣，及各使夫人，备极和蔼，太后排外之心，盖已变为媚外矣。

当拳乱之披猖也，黑龙江将军寿山，阴助载漪，欲拒俄人。适海兰泡俄兵，请假道齐齐哈尔，至哈尔滨保护铁路。寿山不许，反进攻哈尔滨，并由瑷珲攻入俄境。俄军分道南下，东路由珲春，中路由三姓城，赴援哈尔滨。西路陷瑷珲，击毙副都统凤翔，尽驱海兰泡屯内之满人，投入黑龙江，进陷齐齐哈尔。寿山自杀，妻子俱殉。俄军合趋吉林，转向奉天，所至残虐，无敢抗者。奉天将军增祺，受俄胁迫与订密约，阴听俄人节制，俄以十八万兵镇戍之。迨北京议和，俄使以东三省须归另议，故和约内不之及。嗣俄迫李鸿章承认东三省密约，中外多有违言。鸿章病殁，乃缓议。光绪二十八年，奕劻、王文韶，与俄嗣雷萨尔，订交收东三省条约。俄兵分三期撤退，限十八个月撤尽。第一次届期，第略减兵数，第二期反增兵驻吉林。日本以迫还辽东之耻，蓄志报复。闻俄兵延期未撤，遂与英同盟，并联合美国，劝清廷开放满洲，为各国通商场，俄使多方阻挠，并欲干预朝鲜事。日人不能忍，遂与俄直接协商，迫俄如期撤兵，又未协，日遂布告东西各国，与俄决裂。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宣战，以辽河东为战场，中国仅保辽西，称中立，遣提督马玉昆戍之。日人以此次激战，关系全国兴亡，男子多荷械从军，妇女撤簪珥助饷，海陆并举，同时大进。海军统将东乡氏，先击灭仁川之俄舰，进攻旅顺口。俄海军提督马哈罗夫，率舰拒之，战不利，败还。日兵堵旅顺，舰长广濑武夫阵亡。再战，沉俄舰数艘，击死马哈罗夫，俄亲王几利尔亦受伤，退守待援。日本陆军，亦自奉天登陆，入辽东半岛，

迭败俄兵，九连、凤凰、金州、牛庄、海城各处，次第占据，仅留旅顺一隅，前后受围，久持不下。

英人乘俄日交战，有密图西藏之举。自英人并吞印度后，与西藏仅隔一喜马拉雅山，先收西藏南境之布丹哲、孟雄两部，为属地，遂与藏人屡生交涉。光绪十六年，因边事龃龉，英兵入毁藏南要隘。清驻藏大臣升泰，代为调停，与英国总理印度大臣兰士丹会议，定藏印条约八款，勘定边界。越三年，又由清参将阿长荣，与英订藏印续约，开亚东为商埠。俄闻之，密遣员联络达赖喇嘛，令毋践约。达赖倚俄甚英，信之。至俄日战起，英将荣赫鹏带兵入藏，责达赖愆约不行，达赖倚俄员为谋主，与战辄败。荣赫鹏由江孜入拉萨，逼走达赖，与番官私订条约十款。大旨为重改原约，另勘边界，增辟江孜、噶大克为商埠，商务由英、藏派员监督，沿途不得增设关卡，并撤去武备，更偿英兵费五十万镑，此后藏地及藏事，非经英人照允，无论何国，不得干预。驻藏大臣升泰以闻，廷议以藏境为中国领土，力阻画押。驻京俄使，怂恿尤力，乃特派全权大臣唐绍仪，与英议废约。英不许，只承认中国有西藏领土权，除非经英人照允，无论何国不得干预外，概由中国承认，于光绪三十二年四月签押云。

俄人在旅顺被围，飞书至本国求救。俄皇特遣波罗的海舰队，绕道非洲好望角，鼓行而东。未至，旅顺粮竭出降。日舰齐集朝鲜海峡，待波罗的海舰队，航至海峡附近，一鼓歼之。俄大失势，美总统罗斯福劝和，日俄各派全权大使赴美，会议于朴子茅斯。协定和约，俄国许不干预朝鲜，愿割让桦太岛南半与日本，且将向时所得之奉天权利，与南满铁路，及旅顺大连湾租借权，悉让归日人，两国驻满洲兵尽撤退。是役自光绪二十九年始，至三十一年终，凡历二十一月，战局乃定。日本即

遣小村寿太郎来京，与奕劻、瞿鸿玑、袁世凯三全权，订中日新约，承认日人继受南满利益外，并与以安东至奉天铁路权，及另辟日本租界，又鸭绿江右岸，准开中日采木公司，名义上虽归还满洲，实际上已不啻守府焉。慈禧太后自西狩回銮，尝与各政务大臣，讨论新政，停科举，试留学生，改订刑律，商禁鸦片贸易，以及开矿筑路等事，依次设施。又因驻法使臣裕庚回国，令裕女入直禁中，充翻译。裕女有二，长名德菱，次名龙菱，二女敏慧，通西文。入直后，为太后译西报，款西宾，颇得宠遇。德菱著有清宫五年记，述宫中事颇详，兹不备载。

太后因日俄战后，俄败于日，舆论多出专制，尚立宪，不得已与各大臣商定政策，简命载泽、戴鸿慈、徐世昌、端芳、绍英五大臣，出洋考察各国政治。甫起程，至正阳门车站，突遇炸弹，载泽、绍英受微伤，遂一律折回。抛炸弹者为革命党人吴樾，已炸毙车内，余党大索不获。旋改派尚其亨、李盛铎二人，会同载泽、戴鸿慈、端方，复往外洋。自日本达美国，转赴英、德，遥奏请预备立宪，采择外国制度，期以五年。太后意尚踌躇，及五大臣回国，申请宣布立宪宗旨，爰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，下预备立宪诏。有大权统于朝廷，庶政公诸舆论等语。又命载泽等，编纂官制，首定改革基础。京内官制，如内阁军机处，暂仍旧制，部分十一。首外务部，次吏部，次民政部，次度支部，次礼部，次学部，次陆军部，次法部，次农工商部，次数传部，次理藩部，每部设尚书一，侍郎二，不分满汉。都察院改为都御史一员，副都御史二员。大理寺改为大理院；太常寺、光禄寺、鸿胪寺，并入礼部；国子监并入学部；太仆寺并入陆军部。外省官制，于督抚下设布政、提法、提学三司。沿江濒海各省外交事务，设交涉使。产盐诸省，仍留盐

运使，或盐法道。东三省设民政、度支二使，代布政。裁撤分巡、分守各道，增置巡警、劝业二道。又分别审判厅，增改佐治员，随地变通。自是开宪政编查馆，建资政院，中央立统计处，外省立调查局，规模似粗具焉。

惟庆王奕劻任事，性贪黩，贿赂公行。其子载振，任农工商部尚书，年少风流，耽恋酒色。御史张元奇，初劾其为京妓谢珊珊傅粉调脂，失大臣礼，摺上留中。既而载振奉命至东省查事，返经天津，悦歌伎杨翠喜，段芝贵立鬻以献。及段署黑龙江巡抚，御史赵启霖，据以纠参。朝命载沣、孙家鼐确查，复称杨翠喜为商人王益孙所买，于载振无与，启霖遂以诬毁夺职。言路大哗，载振乃辞职，旋复启霖官。载振弟载搏尤渔色，亦纳京伎洪宝宝。某酒楼有题壁诗云。“色不误人人自误，真成难弟与难兄。”指此事也。

其时荣禄已死，满人除奕劻外，以那桐、荣庆为最。汉人以瞿鸿玑、王文韶、鹿传霖、袁世凯为最。奕劻与鸿玑不协，学士恽毓鼎承奕劻意，劾之，奉旨著开缺回籍。王文韶以老病乞休。其余满汉诸臣，皆惟奕劻之言是从。太后倚畀甚专，临朝之暇，辄至颐和园游览，酷爱观剧。名伶谭鑫培、汪桂芬、杨小楼等，先后入园供奉，屡沐重赏。以此亲贵中，亦多善唱戏者。肃王善耆，尝与名优杨小朵，配演翠屏山，都人传为笑柄。有志之士，知清廷立宪之不足恃，乃竞谋革命。

粤人孙文，为革命党魁。于光绪十八年，创设兴中会。二十一年，谋起事于广州。事泄，遁海外。及康梁出奔，又立保皇会，散放富有、贵为等票。沿江一带，多有入会者。湖南人唐才常，党康梁，拟起自立军，至汉口被获，才常等二十余人皆被杀。其后保皇会浸衰，兴中会渐盛。朝命大索孙文，驻英公使龚照瑗，闻孙文匿英京伦敦，诱执之。因英政府干涉，乃释

放。其党史坚如在粤，谋炸粤督德寿，无成死之。湖南黄兴，与同志宋教仁等，立华兴会，欲在长沙举事，又被泄，走日本。适孙文至日，遂合创同盟会，密购军火，纠合会党，谋益亟。光绪三十一年，会办练兵大臣铁良，筹款至河南。党人朱元成、胡瑛、王汉，邀击于彰德府。不中，王汉自杀，朱、胡走东洋。及五大臣出使，遇炸。刺客吴樾，亦其党也。翌年朱元成、胡瑛回国，号召萍乡矿工，扰湖南浏阳县，为官军击败，朱就捕，下诸狱。又越年粤东韶平县黄冈之会党，与福建韶安县会党，劫黄冈协署，败溃。惠州会党，谋变七女湖，亦被营团击散。安徽道员徐锡麟，击毙巡抚恩铭，徐被获，处以极刑，其徒陈伯平、马宗汉皆从死。绍兴女士秋瑾，与锡麟同籍，尝留学日本，适回国，与徐往来，图革命。安徽事发，秋瑾在籍，知府贵福捕之，胁供无实据，第书秋雨秋风愁煞人一语。贵福竟以谋叛闻，就地处决。黄兴入攻钦、廉二州，亦无效。孙文进攻镇南关，又以军火不继而败。光绪末年，黄兴复率党人入滇边，据河口南溪，旋败退。安徽马炮营队官熊成基，劫军械攻城，不克遁关东，至哈尔滨被捕，死于吉林。政府虽严密防禁，且命满汉联姻，思融畛域，而革命党不少衰，前仆后继，固未艾也。

各省外交案件亦日多，江西南昌县令江召棠，由臬司余肇康命，拘犯罪教民，为神父王安之赚入教堂，拔刃相迫，中江喉，江令以是卒。王安之赴抚署，捏称江令自刎。巡抚胡廷干查办不力，竟激变，教堂被焚，毙法人六，英人三。事达外务部，亟与英法二使商，以偿恤结案。江令之冤终莫白焉。各省铁路，多归外人承办，或借外债兴修。光绪三十一年，始有收回粤汉铁路之举，以七百万金，向美国合兴公司赎还。又命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，与英国银公司磋商，废苏杭甬铁路草约，

收回自办。银公司不允，苏浙士民哗然。苏杭甬路草约，由英人借款代筑，订立于光绪二十四年。嗣因逾时已久，苏浙绅商，拟自办，拒绝外款。各派代表至京力争，卒由宣怀调停，将英款作为存项，部借部还，用否听苏、浙自便，争路风潮乃平息。既而粤东复有三辰丸日轮案，粤水师提督李准，侦悉革命党运军械来华，由日本轮船装载。遂密派兵轮往查，果得二辰丸，截留虎门。日领事不允，电外部与日使交涉。日使益强硬，外部不敢争。卒以赔款服礼，买回军火，惩罚官吏了案。自辛丑和约后，与外人交涉，多遭损失，所差强人意者，惟与英人商禁鸦片，限期十年，一律净尽而已。

庆王奕劻于光绪末年，奏进宪法大纲，凡应行筹备事宜，分九年进行。太后即命刊刻誊黄，悬挂京内外各官署，责成依限举办。会达赖喇嘛来朝，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。太后因万寿期近，留为祈祷。万寿届期，达赖偕至仪鸾殿祝嘏，德宗亦至，病容憔悴，见者已料其不永矣。是日下午，太后同妃嫔福晋太监等，往游湖中。太后扮观音，余人扮龙女、善男、童子等，李莲英则扮韦驮、拍像以为纪念。至晚始归，伤寒病痢。翌日，犹召见王大臣如常。达赖赍呈佛像一尊，谓送往太后万年吉地，可镇压不祥，太后即命奕劻送往。越数日，德宗疾大渐，促奕劻归，会议立储。奕劻拟立溥伦，以其出宣宗长支，年亦较长。太后独主立醇王载沣子溥仪。溥仪母，荣禄女也。太后念荣禄功，故决欲其外孙为嗣皇。议定，即饬迎溥仪入宫，授载沣为摄政王。十月二十一日，德宗崩，寿三十八岁。即由太后传谕颁帝遗诏，以醇亲王载沣子溥仪入承大统，为嗣皇帝。奕劻禀太后，请以溥仪继穆宗，兼祧德宗，太后未之允。经奕劻跪请至再，乃许之。溥仪甫四龄，改元宣统，由摄政王载沣监国。尊太后为太皇太后，兼祧母为皇太

后。越日太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崩，谥曰孝钦显皇后，享年七十有三。三次训政，威权盖世。临殁时，遗训以妇人预政，太监擅权为戒，殆有出人意料者。然清室元气，已为之斫丧殆尽矣。本回就此结束，下回殿以宣统朝。

# 第四十七回

## 仆专制　创共和　清帝退位

词曰：

三户亡秦由来久，残局凭谁守？听四面楚歌，无限凄凉，闷杀清太后。　人心已去天难佑，无奈权轻授！帝位忍长辞，痛感沧桑，往事空回首。

却说醇王载沣摄政，奉慈禧太后遗命，全权处理国事，有重要者，乃禀询德宗后那拉氏。宣统帝嗣位，上德宗后徽号曰隆裕皇太后，并颁行监国摄政王礼节。随命奕劻以亲王世袭罔替，并加恩王公大臣等有差。摄政王为德宗亲弟，戊戌之变，由袁世凯密语荣禄，乃有瀛台幽帝之祸，德宗饮恨以终，摄政王知之最悉，以此不慊于世凯。世凯遂以足疾辞职，许之。宣统元年，以邮传部尚书陈璧，用款糜弗，调员冒滥，夺其职。陕甘总督升允，奏阻立宪，令开缺。嗣梓宫奉安东陵，宫廷内外，靡不恭送。直隶总督端方，令人在隆裕太后行宫外摄影，被人奏参，立即褫革，廷臣颇惮摄政王英明，不敢肆。既而大学士张之洞、孙家鼐、鹿传霖等，皆谢世，亲贵益专政。载洵、载涛皆摄政王弟，少不更事，摄政王独任之。以载洵充筹办海军大臣，辅以萨镇冰。载涛管理军谘处，佐以毓朗。御史江春霖奏参奕劻，则斥为莠言乱政。浙路总理汤寿潜，电诋侍郎盛宣怀，则责其措词荒谬，分别降黜，徇情庇私，无可讳焉。隆裕太后威福，虽不逮慈禧，然于宣统纪元，即于大内御花园侧，

兴修水殿，四围浚池，用玉泉山水环绕之，殿上窗棂承尘，皆嵌玻璃。隆裕能作擘窠书，自题匾额曰灵沼轩，俗呼水晶宫。至宣统退位，尚未峻工，糜费可知矣。中元节日，旦为故太后恭造大法船一只，长约十八丈有奇，宽二丈，船上楼殿亭榭，陈设悉备，所设侍从篙工，高与人等，皆著真衣，中竖十丈高桅，悬一黄缎巨帆，上书普渡中元四字，无数红莲，围绕船外，真巨制也。是日在东华门外焚化，观者如堵。闻此项报销，亦数十万金。宫监小德张，得幸隆裕，说者谓不亚李莲英云。

当时京畿虽靖，时局实危，海外各国，皆订关于中国密约。俄营北满洲，日营南满洲，所有路矿等件，悉归垄断。吉林延吉厅属和龙峪等地，毗连韩境，日人改名间岛，派兵驻扎，并要求新法铁道营口支线，抚顺烟台煤矿，安奉南满沿线矿务，及京奉铁路延长诸利权。政府屡阻之，不见允，反自由行动。卒因五案允办，乃得收回间岛地。时论以大局日亟，应速开国会，缩短实行立宪期限，为救亡计。适各省开谘议局，遂公推代表孙洪伊等，赴京师要求速开国会。至都察院，递请愿书，都察院抑置不奏。孙洪伊等，又遍谒当道，竭力吁请，旗籍亦举代表入请愿，始入奏，朝命以筹备未逮为辞。

宣统二年，日本并吞朝鲜，国王被废，亚东震动。俄人又进窥蒙古，英兵亦入据滇边之片马地。于是各省政团商会，及外洋侨民商会，各举代表，联合谘议局代表议员，呈二次国会请愿书，仍无效。会资政院开院，请愿代表团，上书资政院，请提议速开国会。资政院一致赞成，呈三次请愿书。各省督抚，亦电请内阁国会，提早设立。乃命缩改期限，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，并饬各省代表，即日散归。舆情尚未惬。东三省代表，要求甚急。朝命民政部驱回原籍，并饬各省督抚，开导弹压，如有违抗，查拿严办。以此人民侧目，革命党运动尤力。

宣统初，党人倪映典至粤，游说广州军队，议发难，卒因弹药缺乏，皆溃散，倪被轰死。二年汪兆铭、黄树中等，谋刺摄政王，事泄被拘，命永远监禁。三年春，广州将军孚琦，与总督张鸣岐等，往燕塘阅试飞机。飞机为粤人冯如所制，冯自美国游学归，制成飞艇，在燕塘试演，各大吏亲往验视。孚琦先归，甫至城，为炸弹击毙，拿获刺客温生才，立置诸辟。黄兴、赵声等，更图大举，于三月间攻广州督署。张鸣岐闻风先避，由水师提督李准，调兵拒战，击败党人，伤毙颇众，擒获七十二名，皆杀之，葬于黄花冈。惟黄兴、赵声及胡汉民、李燮和数人，脱走香港。赵声病痈死。廷议以缩短立宪期限，派溥伦、载泽等，纂拟宪法，并提前颁布内阁官制，组织新内阁。撤军机处，裁吏礼二部，增海军部。总理仍属庆王奕劻，那桐、徐世昌为副。每部设正副大臣各一员。惟梁敦彦主外务，唐景崇主学务，盛宣怀主邮传，属汉人。此外民政部属善耆，度支部属载泽，陆军部属荫昌，海军部属载洵，司法部属绍昌，农工商部属溥伦，理藩部属寿耆，均以亲贵充选，舆论哗然。各省谘议局，以皇族组织内阁，不合君主立宪公例，请另行改组，呈都察院代奏。奉旨以黜陟百官，系君上特权，不许议员干预。施设军谘府，复以载涛、毓朗充任。置弼德院，院长为荣庆，右满抑汉如故例。盛宣怀且倡铁路国有政策，拟借英、美、德、法四国及日本银行款，兴办各省铁路。从前批准铁路各案，一律取销，干路均收归官办，惟支路得由商民酌行。于是争路风潮，因之以起。四川铁路公司股东，开保路大会，吁请将军玉昆、总督赵尔丰代奏，川路暂归商办。朝旨不允，反严加申饬。川人大哗，俱供德宗牌位举哀，罢市辍学。适端方至京，谋起复，愿入川查办。乃命自湖北带兵赴川，川人举代表诣督署，乞阻端方兵。尔丰虑端方夺位，曲承朝旨，佯允代奏，诱拘保

路会长邓孝可，股东会长颜楷、张澜及谘议局长蒲殿俊、罗纶等。人民环求释放，统领田徵葵，率官军开枪，击毙多人。事闻，朝命尔丰相机剿办，又令前粤督岑春煊往川协理。尔丰遽兴兵焚杀近省民团，捏奏剿办得手。春煊至武昌，与鄂督瑞澂议入川事，春煊主抚，瑞澂主剿，未协，遂称病乞归。

时清廷方更新军制，令组成三十六镇，每镇设步队二协。湖北正编成一镇，又混成一协。

八月初旬，总督瑞澂，统制张彪，侦知革命党至鄂，严令搜缉，陆续捕斩数人，并破获机关数处，搜出名册，多牵涉各营新军，军人势成骑虎，遂于十九夜起事。由工程营先发，夺楚望台军械局。辎重营纵火攻督署，各营相率应之。瑞澂仓猝走楚豫兵轮，张彪亦弃营遁。各营兵齐集督辕，自号民军，公推协统黎元洪为都督。元洪字宋卿，湖北黄冈县人，曾肄业北洋水师学堂。毕业后，列入北洋炮队。中日之战，愤投海中，遇救得免。嗣由烟台入江南，江督张之洞器之，乃留焉。张调鄂，黎随往，及张入京，黎仍在鄂。寻任混成协协统，待军士有恩，故乐推戴之。以谘议局为军政府，选议长汤化龙为民政长，军民分治。元洪分军下汉阳、汉口及兵工厂。遂与各国领事约，请守中立，凡从前清政府所订约章，继续有效，嗣后概不承认。各国侨民财产，一律保护，惟各国如有阴助清政府，及接济清政府军械，应视为仇敌，所获物品，悉行没收等语。约成，分檄各省，指斥清廷，令协图光复。

清命陆军大臣荫昌，督兵两镇前往湖北。海军统制萨镇冰，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，各率兵舰赴援。革瑞澂、张彪职，令带罪图功，克日收复武汉。元洪闻清军趋集，择于二十五日祭旗，立红黄青白黑五色旗为标帜。派队抵御，与清军相持数日。清军不能克，反被败。清起袁世凯督两湖，又令岑春煊督川，皆

未赴。九月湖南长沙军，起应鄂师，推焦昱为都督，陈作新为副都督。巡抚余诚格遁，防营统领黄忠浩被杀。江西九江府亦起民军，举标统马毓宝为都督。陕西民军又响应，都督推张凤翙。清廷大震。群归咎盛宣怀，劾其违法行私，贻误大局，乃夺职，民军焰仍未息。贵州又告警，杨柏舟为都督，占贵阳。庆王奕劻，力保袁世凯可大用，敦促出山，授为钦差大臣，节制水陆各军。世凯奏称足疾未愈，不奉诏。鄂军势益炽，萨镇冰、程允和所统各师，皆败却，各舰有投顺民军者。瑞澂潜逃至上海，朝命江督张人骏逮京治罪，卒未获。山西巡抚陆钟琦，以军队谋变，图抑制，立被杀，阖家死难。协统阎锡山为都督，逼京畿。摄政王载沣大恐，下罪己诏，并开党禁。资政院奏请改组内阁，不用亲贵，所定宪法，交资政院协赞，皆许之。会云南、江西，又相继光复。云南推蔡锷为都督，统制钟麟及布政使世增死焉。江西推吴介璋为都督，巡抚冯汝骙走死。

清廷再促袁世凯督军，令陆军荫昌，至世凯原籍项城县，殷勤敦请，乃应命，出信阳州。荫昌奉召回京。是时清军之在湖北者，以冯国璋统领第一军，段祺瑞统领第二军。二人皆袁旧属，闻袁至，奋击民军，进踞汉口，纵火毁汉口华界，居民逃避一空，遭劫者亦不少焉。袁以大局已去，无意主战，遣蔡廷干、刘承恩至武昌，与元洪议和。元洪要求清帝退位，方可言和，因未谐。奕劻已辞去总理，仍与摄政王商，召袁返京，另组内阁，即命袁为总理大臣。诏甫下，奉天二十镇统制张绍曾，与混成协统蓝天蔚等，奉调赴敌，至滦州，电请实行立宪，并宪法由议院制定。第六镇统制吴禄贞，亦有此请。摄政王不得已允之。即命资政院起草宪法，拟定重大信条十九条，由摄政王代表宣统帝，宣誓太庙，布告天下。并谕统兵大员，宣布朝廷德意，妥速安抚，此后当与民更始，不忍再以兵力从事等语。

各省玩视如前。

湖南都督焦𫎇、陈作新不孚民望被杀，改选谭延闿就任。吴禄贞奉清命署抚山西，至石家庄，又被刺。或谓系江宁将军铁良所使云。摄政王无术可施，再释汪兆铭等出狱，期平众怒。然势已燎原，不可复遏。浙抚增韫被拘，前浙路总理汤寿潜，由民选为都督。江苏巡抚程德全，徇军民之请，宣告独立。安徽巡抚朱家宝，及广西巡抚沈秉坤，亦如之。惟广东屡运动革命，将军凤山以知兵名，为党人炸毙。总督张鸣岐，勉持数日，卒以军民反对，潜遁去。党人胡汉民，前曾在湖北拒战，至是因图粤南下，遂公推为都督，福建亦响应之。粤统制孙道仁，由民军拥戴攻督署，总督松寿仰药自尽，将军扑寿，率驻防兵抗御，战败被杀。山东巡抚孙宝琦与奕劻有姻娅谊，迫于军民要求，奏请独立。独南京军队，屡谋起事，为总督张人骏、将军铁良、提督张勋所持，不得逞。于是苏、浙、沪各民军，会攻南京。推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为总司令，进攻秣陵关。绍桢初战失利，退守镇江。苏、浙、沪增兵继之，连克要隘，南京始不支。

会袁世凯入京，诏命入阁办事，世凯屡辞不获，乃组织内阁，多用汉人，受任者，不及半数。且国帑空虚，和战两难，不得已与摄政王商，令支故太后遗资，以济要需。江督等屡乞援，不之应。第运内帑至鄂，颁给将士，令猛攻汉阳。黄兴方在鄂充总司令，至汉阳拒北军，败走沪上，汉阳复为北军有。黎元洪亟收抚溃卒，濒江固守，武昌得不陷。山东复取消独立，孙宝琦还京，代以张广建。时局几一变。赖苏、浙、沪军，攻取南京，张人骏、铁良、张勋等，皆出走，民军复振。川军推蒲殿俊为都督，杀端方于资州，传首至鄂。未几，蒲殿俊去职，改任尹昌衡，又杀前川督赵尔丰。外蒙古库伦亦宣布独立，逐办

事大臣三多。袁世凯乃再主和议，委任唐绍仪为全权代表，南下议和。民军公推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，举博士伍廷芳为外交总长，与唐绍仪协商和约，南北先行停战。乃择定上海为议和地，以英租界之市政厅为议场，并由德、英、美、法、俄、日各领事，从旁调停。开议数次，唐代表主张君主，伍代表主张共和，卒未洽。唐代表乃电达内阁，请开临时国会，公决政体。时摄政王载沣，已辞监国职，退归藩邸，朝政多取决于袁总理。袁从唐议，惟选举方法，及召集地点，须由北京专政，民军不从。

革命党首领孙文，自海外归国。至上海，十七省代表相率欢迎。嗣在南京投票选举，俱推孙为临时大总统，组织临时政府，建号中华民国。改用阳历，即以是年阳历元日，为中华民国新纪元。孙就职，又由各省代表，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。以黄兴长陆军，黄钟瑛长海军，伍廷芳长司法，陈锦涛长财政，王宠惠长外交，程德全长内务，蔡元培长教育，张謇长实业，汤寿潜长交通。各部得人，政府粗定。乃传檄北伐，号召各省民军，声威大振，亿兆欢呼。民军相约联合，学界商团，亦有辍业从军，愿随北伐者。一班女学生，亦组织北伐队。沪上名伶阔妓，且各恃色艺募捐助饷。唐绍仪见民军声盛，竟辞职，由袁世凯直接电商。各洋商见时势危急，恐碍商务，联名电达清皇族，请早日改建国体，安定大局。清廷开皇族会议，或主战，或主和，莫衷一是。当由袁世凯复申前议，与民国熟商，电传络绎，终以国会地点之龃龉，不能就绪。嗣民国更迫清帝退位，方罢北伐。袁世凯乃禀白隆裕太后，固请辞职，太后不许，续开御前会议，仍未决。军谘使良弼，力持不可，皇族多附和之。

既而新疆将军志锐，为民军所戕，推前任将军广福为都

督。东三省前设保安会，至此亦风声日亟。河南屡逮捕党人，谋变益甚。清廷已成孤立。袁世凯因公出东华门，遇炸未伤。独良弼为民党彭家珍炸折一足，越二日死，皇族益短气。在鄂统领段祺瑞，复联合北方将弁四十二人，电请逊位。隆裕太后无可如何，乃授袁世凯全权，与民国商酌退位条件。当由双方议定，凡关于清皇室优待条件计八款：（一）清帝辞位后，仍存尊号，中华民国，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；（二）由中华民国，岁拨银四百万两，给清帝之用，俟改铸新币后，易为四百万元；（三）清帝得暂居宫禁，日后移居颐和园，侍卫人等，照常留用；（四）清帝宗庙陵寝，永远奉祀，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，妥慎保护；（五）德宗陵寝未完工程，如制妥修，经费由中华民国支付；（六）以前宫内所用各项人员，可照常留用，惟以后不得再招用阉人；（七）清帝原有私产，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；（八）原有之禁卫军，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，额数俸饷仍旧例。又关于清皇族待遇条件，凡四款：（一）清王公世爵，概仍其旧；（二）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私权及公权，与国民同等；（三）清皇族私产，一体保护；（四）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。又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，凡七款：（一）与汉人平等；（二）保护其原有私产；（三）王公世爵概如其旧；（四）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，应设法代筹生计；（五）八旗生计，于未筹定时，兵弁俸饷，仍旧支放；（六）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，一律蠲除，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；（七）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，听其自由信仰。袁世凯以条约既成，禀复隆裕太后，太后允之。乃由内阁拟定退位谕旨，大致以全国人心，倾向共和，予不忍以一姓尊荣，拂兆人好恶，用特将统治权公诸全国，定为共和立宪国体，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，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，为一大中华民国云云。此外

如宣布优待条件，及晓示京内外各官。又有二谕，俱有宣统帝奉行懿旨，颁告天下。隆裕太后钤用国宝时，泪犹涔涔下也。

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五日，即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，清帝逊位，清亡。统计清自顺治入关，至宣统退位，凡十传，共二百六十八年，袁世凯电告南京政府，协商统一办法。临时大总统孙文，以世凯推翻清室，有功民国，特将总统权让与。派蔡元培等北行，迎袁南来，以便交代。元培至京，骤遇兵变，以趋避得免。袁以此不愿南下，遂电商孙文，设总统府于北京，履任民国第二次临时大总统。南京政府，因是撤消。嗣复召集国会，正式当选，副总统仍黎元洪。隆裕太后退养宫中，不闻外事，未几，以腹疾告终，谥曰考定皇后。袁就总统职，历五年，拟改行帝制，不果行，怏怏而殁。此为民国大事，应俟后人续编。小子只将清代始终，叙述大略，为新昌吕氏二十四史之续。下回踵吕氏旧制，补叙历朝年号及历数，作为最后之尾声。

# 第四十八回

## 稽历数　及年号　演义告成

诗曰：

一年又过一年春，百岁曾无百岁人。
能向花中几回醉，十千沽酒莫辞贫。
一月主人笑几回，相逢相值且衔杯。
眼看春色如流水，今日残花昨日开。

本编演义，自盘古始，至民国止，事迹虽略，大纲已具，统计不下数万年。惟洪荒之世，书契未兴，历数无从详核。相传自盘古至今，共六万九千一百有九年，数之确否，无从证实。故吾国所有编年史，多略去黄帝以前事，但就黄帝后考之，迄于民国纪元，相距共四千六百有八年。历代相传之绪，可得而稽者，以黄帝为首，次少昊，次颛顼，次帝喾，次帝挚。挚被废，以尧继之，乃冠以朝名。尧禅舜，号曰虞。舜禅禹，号曰夏。禹以后成世袭之局，多则数十传，少则数传。夏亡商继，商亡周继，由是而秦，而前后汉，而三国，而东西晋、而南北朝。隋号统一，唐承之。至五季又成分裂，除辽以外，割据者十国。宋初称混一中原，然燕云十六州，终属辽。辽为金灭，进踞两河，宋室南渡，号南宋。宋止于元，版图最大。元亡于明，明亡于清，清之疆域，虽不逮元，但葱岭以东，阿尔泰山以南，凡东海、南海以内地，无不隶属。纵横并计，居全世界陆地十分之一，亦有元之亚也。历代所称正统之

主，计二百四十七主，窃据一方者不与焉。

若二十四史之名，则就历代史家所遗之著作，汇集成名。宋以前仅传十七史，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后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周书》、《隋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新五代史》是也。宋以后加入《宋史》、《辽史》、《金史》、《元史》，为二十一史。及清增《明史》，复以《旧唐书》、《旧五代史》羼入之，称二十四史。

年号始自汉武帝，武帝前未之用也。由汉武至宣统帝，则又相率遵循，成为习惯。至民国变更政体，乃并旧制而尽革焉。本编述历代事，于年号历数，未尽表明。爰踵吕氏之旧，顺序编列。吕氏所谓较异同，考后先，决不可少者，诚哉其然也。惟与吕氏原编，又详略不同，列叙如下：

**黄帝**在位一百年。

**少昊**在位八十四年。

**颛顼**在位七十八年。

**帝喾**在位七十年。

**帝挚**在位八年。

**唐**尧在位一百年，后有尧丧二年。

**虞**舜在位四十八年，后有舜丧二年。

**夏**禹八年，启九年，太康二十九年，仲康十三年，相二十八年，少康六十一年，杼十七年，槐二十六年，芒十八年，泄十六年，不降五十九年，扃二十一年，廑二十一年，孔甲三十一年，皋十一年，发十九年，桀三十五年。

**商**汤十三年，太甲三十三年，沃丁二十九年，太康二十五年，小甲十七年，雍己十二年，太戊七十五年，仲丁十三年，

外壬十五年，河亶甲九年，祖乙十九年，祖辛十六年，沃甲二十五年，祖丁三十二年，南庚二十五年，阳甲七年，盘庚二十八年，小辛二十一年，小乙二十八年，武丁五十九年，祖庚七年，祖甲三十三年，廪辛六年，庚丁二十一年，武乙四年，太丁三年，帝乙三十七年，纣三十二年。

周武王七年，成王三十七年，康王二十六年，昭王五十一年，穆王五十五年，共王十二年，懿王二十五年，孝王十五年，夷王十六年，厉王五十一年，宣王四十六年，幽王十一年，平王五十一年，桓王二十三年，庄王十五年，厘王五年，惠王二十五年，襄王三十三年，顷王六年，匡王六年，定王二十一年，简王十四年，灵王二十七年，景王二十五年，敬王四十四年，元王七年，定王二十八年，考王十五年，威烈王二十四年，安王二十六年，烈王七年，显王四十八年，慎靓王六年，赧王五十九年，东周君七年。

秦始皇十二年，二世三年。

汉高祖十二年，惠帝七年，吕后摄位八年，文帝改元者二：前十六年，后七年。景帝改元者三：前七年，中六年，后三年。武帝始建年号，改元者十一：建元六年，元光六年，元朔六年，元狩六年，元鼎六年，元封六年，太初四年，天汉四年，太始四年，征和四年，后元二年。昭帝改元者三：始元七年，元凤六年，元平一年。宣帝改元者七：本始四年，地节四年，元康五年，神爵四年，五凤四年，甘露四年，黄龙一年。元帝改元者四：初元五年，永光五年，建昭五年，竟宁一年。成帝改元者七：建始四年，河平三年，阳朔四年，鸿嘉四年，永始四年，元延四年，绥和二年。哀帝改元者二：建平四年，元寿二年。平帝年号元始五年。孺子婴三年。

新莽篡位，改元者四：初始一年，建国四年，天凤六年，

地皇四年。

**东汉**光武帝改元者二：建武三十二年，中元二年。明帝年号永平十八年。章帝改元者三：建初九年，元和四年，章和二年。和帝改元者二：永元十七年，元兴一年。殇帝年号延平一年。安帝改元者五：永初七年，元初七年，永宁二年，建光二年，延光四年。顺帝改元者五：永建七年，阳嘉四年，永和六年，汉安三年，建康一年。冲帝年号永嘉一年。质帝年号本初一年。桓帝改元者七：建和三年，和平二年，元嘉三年，永兴二年，永寿四年，延熹十年，永康一年。灵帝改元者四：建宁五年，熹平七年，光和七年，中平六年。献帝改元者三：初平四年，兴平二年，建安二十五年，延康一年。

**三国**

**蜀汉**昭烈帝年号章武三年。后主禅改元者四：建兴十五年，延熙二十年，景耀六年，炎兴一年。

**魏**曹丕称帝，凡五世，四十六年。

**吴**孙权称帝，凡三世，五十二年。

**晋**武帝改元者四：泰始十年，咸宁六年，太康十年，太熙一年。惠帝改元者七：永熙一年，元康九年，永康二年，永宁二年，太安二年，永兴三年，光熙一年。怀帝年号永嘉六年。愍帝年号建兴五年。

**东晋**元帝改元者三：建武二年，太兴四年，永昌二年。明帝年号太宁四年。成帝改元者二：咸和九年，咸康八年。康帝年号建元二年。穆帝改元者二：永和十二年，升平五年。哀帝改元者二：隆和二年，兴宁三年。废帝改元太和六年。简文帝年号咸安二年。孝武帝改元者二：宁康三年，太元二十一年。安帝改元者三：隆安五年，元兴三年，义熙十四年。恭帝年号元熙二年。

**南北朝**

**宋**武帝年号永初三年。少帝年号景平二年。文帝年号元嘉三十年。孝武帝改元者二：孝建三年，大明八年。明帝改元者二：泰始七年，泰豫一年。苍梧王年号元徽五年。顺帝年号升明三年。

**齐**高帝年号建元四年。武帝年号永明十一年。明帝改元者二：建武五年，永泰一年。东昏侯年号永元三年。和帝年号中兴二年。

**梁**武帝改元者七：天监十八年，普通八年，大通三年，中大通六年，大同十二年，中大同二年，太清三年。简文帝年号大宝二年。豫章王年号天正一年。元帝年号承圣四年。敬帝改元者二：绍泰二年，大平二年。

**陈**武帝年号永定三年。文帝改元者二：天嘉七年。天康一年。临海王年号光大二年。宣帝年号太建十四年。后主改元者二：至德四年，祯明三年。

**北朝魏**道武帝建元，至孝武入长安，凡十一主，共一百四十九年。东西魏分峙，东魏孝静帝十七年；西魏文帝历二传，共二十三年。

**北周**篡西魏，孝闵帝历四传，共二十四年。

**北齐**篡东魏，文宣帝历五传，共二十九年。

**隋**文帝改元者二：开皇二十年，仁寿四年。炀帝年号大业十四年。恭帝侑年号义宁二年，恭帝侗年号皇泰二年。

**唐**高祖年号武德九年。太宗年号贞观二十三年。高宗改元者十四：永徽六年，显庆六年，龙朔三年，麟德二年，乾封三年，总章三年，咸亨五年，上元三年，仪凤四年，调露二年，永隆二年，开耀二年，永淳二年，弘道一年。武后篡唐为周，改元者十八：文明光宅共一年，垂拱四年，永昌一年，载初一

年，天授三年，如意一年，长寿三年，延载证圣共一年，天册万岁二年，万岁登封万岁通天共一年，神功一年，圣历三年，久视大足共一年，长安四年。中宗初号嗣圣一年，迨复辟，改元者二：神龙三年，景龙四年。睿宗改元者三：景云二年，太极一年。玄宗改元者二：开元二十九年，天宝十五年。肃宗改元者四：至德三年，乾元三年，上元二年。代宗改元者三：宝应二年，广德二年，永泰二年，大历十四年。德宗改元者三：建中四年，兴元一年，贞元二十一年。顺宗年号永贞一年。宪宗年号元和十五年。穆宗年号长庆四年。敬宗年号宝历二年。文宗改元者二：大和九年，开成五年。武宗年号会昌六年。宣宗年号大中十四年。懿宗年号咸通十五年。僖宗改元者五：乾符六年，广明二年，中和五年，光启四年，文德一年。昭宗改元者六：龙纪一年，大顺二年，景福二年，乾宁五年，光化四年，天复四年，天祐一年。哀帝年号仍天祐三年。

**后梁**太祖改元者二：开平五年，乾化五年。末帝改元者二：贞明七年，龙德三年。

**后唐**庄宗年号同光四年。明宗改元者二：天成五年，长兴四年。闵帝年号应顺一年。潞王年号清泰三年。

**后晋**高祖年号天福九年。出帝年号开运三年。

**后汉**高祖改元者二：天福一年，乾祐一年。隐帝年号仍乾祐二年。

**后周**太祖年号广顺三年。世宗年号显德六年。恭帝年号仍显德一年。

**宋**太祖改元者三：建隆三年，乾德五年，开宝八年。太宗改元者五：太平兴国八年，雍熙四年，端拱二年，淳化五年，至道三年。真宗改元者五：咸平六年，景德四年，大中祥符九年，天禧五年，乾兴一年。仁宗改元者九：天圣十年，明道二

年，景祐四年，宝元二年，康定二年，庆历八年，皇祐五年，至和三年，嘉祐八年。英宗年号治平四年。神宗改元者二：熙宁十年，元丰八年。哲宗改元者三：元祐九年，绍圣四年，元符三年。徽宗改元者六：建中靖国一年，崇宁五年，大观四年，政和七年，重和二年，宣和七年。钦宗年号靖康二年。

**南宋**高宗改元者二：建炎四年，绍兴三十二年。孝宗改元者三：隆兴二年，乾道九年，淳熙十六年。光宗年号绍熙五年。宁宗改元者四：庆元六年，嘉泰四年，开禧三年，嘉定十七年。理宗改元者八：宝庆三年，绍定六年，端平三年，嘉熙四年，淳祐十二年，宝祐六年，开庆一年，景定五年。度宗年号咸淳十年。恭宗年号德祐二年。端宗年号景炎三年。帝昺年号祥兴二年。

**辽**太祖称帝，至天祚帝，历九世，共二百十年。

**金**太祖称帝，至哀宗，易九君，共百二十年。

**元**世祖改元者二：中统五年，至元三十一年。成宗改元者二：元贞三年，大德十一年。武宗年号至大四年。仁宗改元者二：皇庆二年，延祐七年。英宗年号至治三年。泰定帝改元者二：泰定五年，致治一年。天顺帝不逾年。文宗年号天历三年。明宗年号至顺四年。顺帝改元者三：元统三年，至元六年，至正二十八年。

**明**太祖年号洪武三十一年。惠帝年号建文四年。成祖年号永乐二十二年。仁宗年号洪熙一年。宣宗年号宣德十年。英宗年号正统十四年。景帝年号景泰八年。英宗复辟，年号天顺八年。宪宗年号成化二十三年。孝宗年号弘治十八年。武宗年号正德十六年。世宗年号嘉靖四十五年。穆宗年号隆庆六年。神宗年号万历四十八年。光宗年号泰昌一年。熹宗年号天启七年。庄烈帝年号崇祯十七年。

清世祖年号顺治十八年。圣祖年号康熙六十一年。世宗年号雍正十三年。高宗年号乾隆六十年。仁宗年号嘉庆二十五年。宣宗年号道光三十年。文宗年号咸丰十一年。穆宗年号同治十三年。德宗年号光绪三十四年。宣统帝年号宣统三年。此中国历代年数之较大也。西历纪元，以耶稣基督生年为始，即中国汉平帝元始元年，为西历纪元之岁，至中华民国纪元，适当西历一千九百十二年。西人多崇奉耶教，故虽国不一国，朝不一朝，年系固犹是耳！中华全史演义，自此告终。以后沿革不能预测，告往知来，俟诸明哲。

歌曰：

浑沌之世不可稽，盘古氏出乃有史。
天皇地皇人皇氏，名曰三皇居上世。
太皞炎帝及轩辕，唐虞绍之为五帝。
夏商周秦西东汉，后汉魏吴三国判。
汉亡于魏魏禅晋，晋又平吴全国定。
扰西晋者为五胡，中土分外南北隅。
南为东晋居江左，宋齐梁陈踵其都。
北则五胡而后魏，东魏西魏分为二。
东传北齐西禅周，周又并齐禅隋帝。
隋能灭陈号混一，曾几何时禅唐室。
唐祚终兮为五季，梁唐晋汉周相继。
宋代周兮海宇平，中南渡兮迫于金。
并金灭宋是蒙元，统摄华夷九十年。
明逐元兮一统定，李闯陷京思宗殉。
清兵入关驱流寇，十主相传专制久。
民军崛起清社倾，首创共和兆太平。

中华全史演义　　　　吕安世原辑　蔡东藩增订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　　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1 插页 2 字数 467,000

1981年3月第1版　1981年8月第2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03·198　　　　定　价：1.66元

统一书号：10103·198
定　　价：1.66 元